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八册目次

名山藏一百九卷（三）

〔明〕何喬遠輯

明崇禎刻本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闕析

盧熙　青文勝　馮堅　周公輔

陳雅　張聰　徐珪　葉錄

盧熙崑山人洪武四年以人材被薦爲睢州同知時天下初定戶口彫耗歲復洊饑熙到官一意休息之亡何州守缺熙爲假守清軍御史銳急必得軍所至凌轢藩府鞭笞長吏吏莫誰何第籍民應之熙曰民且千繫尺籍者百之一軍則軍民則民吾爲長吏可

誣民爲軍耶詣御史曰明臺必欲籍軍軍則盧同知御史械繫州曹吏且劾熙阻格詔書熙不顧也卒於睢無一金之藏僚列爲其殯櫬行之日雨甚吏民輓哭塞道野夫田叟皆爲制服熙兄熊守兖州亦廉公能其吏

青文勝一作紋勝四川大寧人洪武二十四年以庠生爲龍陽典史地濱江率陷沒民盡逋散縣稅額三萬七千有奇虛額而已時賦額初定撓令者必重譴文勝走闕下上書言狀三上三不報歎曰吾爲民死自經於登聞鼓下太祖聞之而使覈之得蠲免三之二龍陽人祀焉其妻子不能歸贍之公田百畝弘治中提學陳鈇爲龍陽人私謚之曰惠忠

馮堅者未詳何許人洪武末任南豐典史均賦稅鋤奸黠民作德政謠歌之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濁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後嘗建言九事上覽之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多可嘉也擢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周公輔■中爲寧海丞邑有瀕海塗田五十餘頃不勝稅公輔爲民請命未施行縣復被檄役民二萬爲象山縣築堤黃巖縣浚河大府吏曰不可慢公輔

曰吾縣當築當浚者殊多歲之不易無敢輕役民乃役民爲旁縣復欲以鬧同官曰君奏未行又再奏耶公輔歎曰古有尸諫死吾身而有救於民庶上聞之乎遂雉經於官舍邑民走弔哭失聲曰公爲我死而爲我圖天乎天乎

陳雅晉江人正統中以監生任宣城縣丞潔己惜民攝邑遇旱引罪責己自枷其項署曰皇天不下雨陳雅不開枷天遂大雨

張聰浦臺人天順中爲忠義前衛右所千戶吏劾奏石亨曹吉祥賣官以二千計直隸山東饑上言六事

大請賑濟皆見施行後任南昌司獄司司獄學士張元禎語之曰子官甚卑而論甚讜而陰功甚大金匱之編永世有辭

徐珪應城人弘治中爲刑部典吏時太監李廣用事掌東廠者皆其私人輒迎廣意旨羅織人罪有千戶吳能者貧千戶也出其女滿倉兒付媒氏鬻之以餬口媒氏乃以滿倉兒鬻之樂婦張張謬告能曰周皇親家買之樂婦張攜滿倉兒入臨淸州爲娼者三歲復挈歸一再鬻而屬於樂工袁璘而千戶能已死矣有告能妻聶氏女所繇聶氏從璘所訪之滿倉兒恨其

母鬻之樂人鬻又再三轉不毋之也聶與其子政攘女以歸璘失滿倉兒則訟聶於刑部尚書白昂使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聽其辭判女歸聶璘不服詈之數日死凡獄中有死屍故事主事一人御史一人相埋之相璘屍者爲主事孔琦陳玉第御吏仵報詞曰病死既埋璘妻白作求屍作又不告之處走訴東廠掌東廠者太監楊鵬鵬之姪嘗私於滿倉兒又雅以請囑御哲陰使旗尉教令反異考掠聶令毋敢他言乃執而庭訊之樂婦張與媒氏及滿倉兒云非聶出一口而曰聶氏女媒則先鬻之周皇親家矣鵬遂以奏上下哲等錦衣獄曰人倫民命之至重三法司錦衣衞必究實則索女皇親周或家或故未嘗買女也而聶張久執一詞不決乃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朝聽之始知哲所斷是左都御史閔珪等奏哲因公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琦玉及聶之子政皆不應罪杖

珪上疏言臣胥也役於刑部三歲矣每見鞫問賊囚多從東廠鎭撫送至因有言旗尉挾私誣陷者有言旗尉代人報讐者有言旗尉受首惡財以之爲從令傍人抵首者東廠一切任其擅刑誣服送至刑部刑官擬罪但據送詞更不體究縱使洞見眞情莫敢擅

改一字往者臣雖知之猶未謂然今觀哲事乃深信也夫滿倉兒之獄丁哲所斷甚允太監鵬其姪嘗私是女且素憾哲而欲中之乃因袁璘之死令賈旗尉者教女密令反異而與旗尉勝私拷聶氏使自誣伏遂妄委罪刑官偏酷故勘蒙亂成獄皇上下令法司錦衣會問莫敢辯雪必待朝鞫乃見眞情羣臣之畏東廠此一徵矣且既知滿倉兒爲聶氏女女不毋母罪不容誅而僅擬以杖哲與聶子政等皆無罪被誣反加杖徒一事之微輕重不衷羣臣之畏東廠又一徵矣臣因此益私爲昔年枉死諸人嗟嘆不已乃知

傷天地之和召四方之災有繇然也臣願陛下褒揚
鵬叔姪并賈旗尉及女于市旗尉勝等與鎮撫司官
謫戍極邊丁哲孔琦王爵陳玉各進一階以酬誣辱
之苦從茲革罷東廠永不開置不則推擇謹厚中官
如陳寬韋泰者用當此任仍選大臣一員與之共理
鎮撫理刑推選在京各衛及刑部主事一人同涖其
事毋專用錦衣庶幾旗尉莫敢擅刑小民不至誣累
夫臣不難卑賤之身爲民請命披露至此顧一介微
軀前後左右孰非東廠鎮撫之人臣將不免虎口願
斬臣首而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歸骸骨臣死虎

口不若死國門之下上以珪妄誕命■等考訊之坐
奏事不實擬贖還役大理寺卿王軾等審允以聞上
又責都察院何不具實奏請大理輒輕允之使各疏
對既對並罰俸珪贖徒畢發爲民而哲等獄辭不得
命者久之刑科給事中龐泮等以爲言乃命滿倉兒
杖畢送浣衣局哲賚給袁璘埋葬發爲編民爵琦玉
皆贖杖還職居頃之戶部進士孫磐奏近言官忌言
最甚粉飾循默苟且塞責而排寵幸觸天聽者反出
吏胥之賤臣竊羞焉請定建言爲四等不避艱險亢
彈貴近者爲上上激揚補拾爲上等建白裨體要者
爲中等粉飾苟且者爲下等因此以定不次之擢平
調之除黜罰之令則言者莫敢妄言而直者有所兢
勸上下其奏所司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疏珪忠
直請錄用之上亦知珪下吏部奏授桐鄉丞明年升
哲亦予官珪後歷贛州通判有平寇功加知州尋致
仕

葉錄同安人以貢士爲常山開化二縣丞爲開化興
文學除奸豪門廡肅然公退則荷畚畤蔬編竹爲器
身農圃事每食一蔬而已參政方豪者其部內縉紳
訪其廨出王瓜青稻及閩中檳榔與共延款民號爲

一葉側仕終感恩知縣

晉江何喬遠　譔

儒林記上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求爲人者所以求合天也天地生人道生天地求合天者所以求合道也一墮於人即非天地之心非天地之心即非道矣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危而道心微道心微而非天地之初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其爲物不貳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斯如是而後

能復天地之中得乎天地之中大本達道從此而出而後謂之孰矣聖也者學也學也者以口耳入者也故其文從口從耳而從王王也者君萬物者也以爲萬世口耳之君故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產萬物者聖也聖通明之謂也仲尼一生好學人也而當其身魯國之人已謂之聖人今欲爲聖人而不繇學可乎堯舜之時人徒知其洪荒之世而不知其學問之極夫自有伏羲神農以來聖人遞出而君之雖無有文字之教其嘉言善行當已布滿宇宙之間堯舜出而後集其成而禹皐陶稷契之徒皆以聰明聖智之人先後左右煥爲文明今但不見伏羲神農所遺之書無繇得聞伏羲神農之教徒曰禹皐稷契所讀何書其不昧於聖人之甚者耶故曰下學而上達非聖人之謙也聖人之待顏子至矣博文約禮所以教顏也朱氏生於有宋諸儒之後直欲上接乎洙泗之傳推明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其論實本於是惟其遷移大學之古文使學者不能無疑於其間至今辯訟而未決令其當時一從博文約禮推而明之則何至於操戈壘守之喧煩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爲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而優

游於德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而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而無顓門之教自餘姚王氏者出始卓然自振其始爲知行合一之論其終又爲致良知之說若謂一切見聞皆淺與粗反而求之本心之自然可以證聖此其說亦本於呂氏當時已爲朱氏之所辟至今則天下翕然歸之自王氏之後竊其緒者多別摘一言一旨以爲顓門其意皆欲逆躬而歸諸實而其弊也不免於高虛寻聞頓悟漸次出乎佛氏而佛氏亦有二義焉本於文字而進之之謂佛不繇文字而悟之之謂禪今不知佛氏之教

佛爲尊乎禪爲尊乎大凡脩心反知不俟學入者但
可以鼓舞比屋可封之民而非所爲雍容魯國之士
夫儒則未有不學者也有明諸儒二百年來從祀孔
子之廟者則有薛河東陳新會胡餘干餘姚四子其
他篤行尚俟更僕然就論四子之學則河東餘干恂
恂乎聖人之教而新會以靜餘姚以頓論者皆疑其
入於陸氏之禪予觀新會少年盡讀天下之書晚節
俯仰天地萬物嗒然而悟而後教人以靜餘姚故馳
騁經史文字最後得良知之說則皆未嘗不以學入
者夫奈何以之入門不以設教也吾師乎吾師乎學

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十室之人必有忠信如某者不
如某之好學也元者善之長也故君子體仁以長人
仁者元也元者乾也乾者天地之心也聖門從學以
求仁斯所謂維精惟一允執厥中吾何間然哉今著
諸儒所講論建立于篇其未從祀孔子之廟者亦著
其爲入

曹端　薛瑄　周桂　劉觀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
處兩甎皆穿事父母孝志愉色父好善信佛見端居
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
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爲道非
率性之道人繇之路也其言辯析甚精父好之卒向
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將十載以憂去去
及六年俱廬墓下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
上疏爭留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
服其準矱矩度而不忍黜殭価僨監臨大吏過者敬
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又六年卒于霍霍人罷市巷
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葬遂葬霍子曰
瑜曰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
張敬建祠於澠池其從有黃編修者謁澠池祠詢端

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令其魂客殊鄉
哉捐貲屬縣令弁其二子改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
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
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學士
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
祀孔子廟庭

薛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
母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喤必
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爲元氏教諭

永嘉徐懷王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舊儒謫戍玉田貞禮爲瑄師於是豁然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貞繼改鄢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鄢陵生徒從來無舉貞乃使瑄補鄢陵學生舉河南第一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楊榮楊士奇楊溥慕瑄欲見之瑄自以御史糾劾之臣避不往正統中陞山東提學僉事不事榎楚親爲講授教人務盡其才或觀行步或聽講誦或試詩賦數無一有者使儒冠拜於其祖然後乃遣而退之有生貪欲祈退故試無有教官爲言

瑄曰雖然生祭祀有掌乎教官曰掌磬瑄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磬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太監王振於瑄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爲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以瑄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瑄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卿王太監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則改瑄爲大理卿瑄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

薛卿三楊爲語固將來也李賢瑄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瑄獨立振望見頎而立者瑄也因爲親恭也而中銜之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戸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者下御史自誣服瑄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劾瑄是古非今故異成獄有詔廷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當引嫌辭避文怒奏瑄強囚不服問理坐當死下獄瑄挾周易詣繫正統八年坐秋後處斬凡兩覆奏如律瑄子淳等三人願一

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允且行刑矣王振之僕泣于爨下振自問之曰僕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僕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爲振言瑄平生振少解既三覆奏得不刑久之出歸弟子從者甚衆振死以薦起大理寺丞尋致仕戸部右侍郎江淵言瑄心術正大操行淳潔宜復召用景帝召瑄還職進南京大理卿尋召爲大理卿蘇松民饑貸粟富室不得火富人室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皆坐謀反衆莫敢言瑄力奏得誅其魁首文大恨曰猶昔瑄也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上嘗短衣小冠召瑄便殿瑄望見遽卻上起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之義于謙王文得罪且坐麥遲刑瑄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開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上初復位日召見瑄而頃之曹吉祥石亨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御史楊瑄張鵬等皆得罪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去益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風雨不及館人飯不足以接餕子淳慍見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益衆瑄所學一遵伊洛微

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耳其脩已教人專務復性引之居敬爲功深探密玩或通夜不寢潛思有得宵燭記之其言平易簡切歸於精微有讀書錄二十卷年七十六卒其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門人洛陽閻禹錫曰良輔咸寧張鼎其著也禹錫仕國子監丞張鼎仕戶部右侍郎知太原有惠政僉都右御史巡撫保定築路牆以禦衛寇騎盜繕治雖煩民率賴之孝宗初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眞實學術端醇無媿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瑄上眞知篤躬行仕則體國

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道治天下辯眞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瑄鄉九年刑科給事中楊廉言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世宗時四川參政讚直隸御史瞻御史維持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瑄學行純備出處姱峻明與眞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以胡踐華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縻如綫

殄兹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抑瑄學遜諸先臣等敢任諸矅論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故仲尼曰信而好古必以狠藉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穆宗時給事軏楫遵御史弘祖三樂純樸等先後如前請詔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博等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

周桂字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戍蘭州年二十

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叚可久集諸儒論
時往聽焉可久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
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濂
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爲長友遂爲
遠邇道宗西安李錦詳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
鎭陝是爲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
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始令子就學後移
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
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延芳之於可久始若
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迨

老以父雲游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
猶在隴西間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傳子史經傳
靡不貫穿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
一明年登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
起脫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旦祗謁先聖畢即凝坐一
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戉爲築書
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
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爲誠明敬義四箴以自
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吳文正之
言尊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儁孫鼎李中而觀尤篤
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平先生而稱觀曰
臥廬先生鼎廬陵人永樂中鄉舉爲松江教授以孝
弟立教中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爲刑部主事論妖
僧閣宦謫驛丞累官副都御史學以求仁爲主閑邪
爲功以天命流行何思何慮心中洞然爲實際羅洪
先嘗受其學

吳與弼　胡居仁　陳獻章　賀欽
李承箕　張詡　林光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

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朱
子以程子繼統于終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是已
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
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誓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
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敢同
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阿弼談有富貴
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毅
堅忍痛自浣厲恒念學之無成道之不立至於中夜
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爲人寤寐見之
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驪者也所讀書小學

種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人居
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發有感魚風雲之
象開館授徒郤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
其教人繇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
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閫者少矣正統
十一年山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
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种
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賄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
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
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

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眞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
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
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
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
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寵
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齎勅往
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上口授左春坊
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幷納還齎幣
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
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

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上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
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
疏辭得以儒冠人侍復請待病間一接秘閣羣書以
益聞見上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
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上必強之就職州是堅辭
上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
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
條陳十事而迈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強常以克已
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爨光
冬夜用苧帳覆腹斬然峻絕郡邑藩臬有司深加禮

揖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
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
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
詩篇爲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
州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畓弟復謀斥賣與弼
訟之守守張璝鷙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
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
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張璝番禺人見後）年七十
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没百餘年小敗人婦人不
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屨端拱坐

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胡九韶妻諒其高第諒子性郎曰胡居仁陳獻章皆淵源與弼胡陳之學已著於世而與弼尚有遺論何哉論者謂其訟田於公及爲石亨作譜跋稱門下士而已有糸不飭而與弼計及先人之祭束腰跪庭用部民禮以見有司猶屬質哉予讀譜跋寥寥數言耳石亨當時有震主之功槩以處之亦或當爾至其辭職不受意殊可見陳獻章曰東海張公能辯千古是非人物乃近遺吳公何耶夫吳公易知耳予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縣濂洛關閩上達洙泗尊師道而身負荷如立千仞之壁一代人傑也王守仁撤記與弼鄉祠吳公方其貴近之薦固可見好德之同及夫宮爵之辭尤足驗先幾之哲蓋宣和之疏於龜山無嫌而明堂之留在漢儒爲媿出處不至於失已學術何待夫立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從學塾言動如老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子同字世衡爲松江太守）及聞吳與弼講義理學盡棄舊學而學爲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會親死哀毀踰節柴毀骨立不入寢室者三歲喪葬之儀一依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鵰兒所扼不得已訟官則壘衰以入於是縉紳先生始知居仁爲特立獨行之士也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臨妻子如賓位應接士友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區別精審沒齒不相殺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資用匱窘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履繩端莊凝重而性度寛和議論亹亹四方士樂從之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戒謹恐懼爲宗以其人於聖賢之域至其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大學躬行之言也其辭辯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權非尺幅拘攣之比也嘗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麗澤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爲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眞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陛瑞家日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憂悶之志羅欽順稱其大類尹和靖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謚曰文敬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居母孕父琯死母氏抗節鞠之始讀孟子志于天民年二十舉正統中鄉試二十七棄科舉之業受學吳與弼與弼師道尊嚴獻章爲薪地編籬研墨捧茶如是以數月比歸白沙閉戶讀書湛思忘寢食者累歲未得也乃自築陽春臺置水一盂終日兀對屐不踰閾以十年所其儼焉孳孳求進古人者有如七十子從孔子之篤一日喟然歎曰惟道何間動靜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至矣學士錢溥謫在順德一見以爲聖儒勸之卒業

成均而邢讓爲祭酒使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大驚曰眞儒復出矣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藏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淑餘芳持此木鐸聲其如警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求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生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羅倫莊泉皆來定交而賀欽執贄爲弟子既南歸遂有終焉之志從學者益衆廣東左布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先後爲聞

請如吳與弼故事吏部謂獻章聽選之人非隱士比請移文行取而獻章以母老疾辭朱英勸駕曰先生竟不出耶英已題薦疏之末曰臣英旦夕趣之就道矣先生不出毋謂英誑獻章勉起赴京吏部用故事召試之獻章心謂移文行取當有優待至乃召試見如選人因兩至部門尋托病歸上言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君臣之義知之久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檄就道聞命驚心伏惟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錄狄采不遺卑賤之德至厚至深此不速就以圖報稱非有矯情不獲自盡就敢驚空名飾虛讓趦

趄進卻於日月之下臣遺腹子也臣父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方臣之幼無歲不病至于九齡用乳代哺臣非臣母久塡溝壑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尚如孩穉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臣於臣母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有司奏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又用臣母荷陛下高厚獨深顧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羈闕下臣母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以病軀憂臣老母年未暮而氣先

衰心有爲而力不逮矣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諒臣之微終有所避不能自盡伏望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念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倘母養獲終臣病全愈臣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之賜書奏上授獻章翰林簡討使親終疾愈仍來供職既歸一意斯道而其光霽之懷超然自得之意往往於詩乎發之時時臨池作書世人競傳賞焉（獻章論詩曰天道不言時行物生焉往非

詩之用會而通之一眞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魚飛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左右六經小技乎哉其論書曰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深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意足而奇溢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乎藝也）歲有薦辟援詔不行曰漆雕開以孔子爲的者也苟其未信師不能強吾自知甚明惟有飭厲素履庶幾丘園之義少裨明時耳弘治中年七十三卒獻章之學不立文字以自然爲宗忘己爲大無欲爲至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滯之神四方來學者但教之端坐澄心使其渣滓潛融境界內朗世或疑其爲禪而獻章獨曰爲學之功當從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得及門之士有嘉魚李承箕番禺張詡增城湛若水東莞林光皆能紹明之臨沒謂其徒曰道止如此毋他求也自號白沙又號石齋又號古岡老人而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姜麟嘗見獻章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姜麟字仁夫蘭谿人）張詡稱獻章之學繇知而好繇好而樂而李承箕銘其墓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萬曆中御史詹事講王學曾疏請從祀孔子廟庭久之賜謚曰文恭

郎曰予讀國史載獻章之學無以踰人嶺海宿學有

仕於朝者皆不之許獻章授官之後稱病不謝而去途中擁騶從列叉操揚揚得意聞者笑耻疑而不信取獻章所著書讀之而後知獻章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十人古人舉動亡也久矣末世耳目宜自異也所謂嶺海宿學詎丘濬耶

賀欽字克恭世定海縣人其先戍廣寧後屯遂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不倦讀近思錄得其旨要遂厭俗學而學焉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一介之饋非義不受取孔子鄙夫之言題於壁上數拉僚長言事僚長不言乃自言之成化四年旱災抗疏上言自劾

求退不允陳獻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我何用爲遂執弟子禮於獻章上疏解官晝像事之獻章謂欽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鋩要須和平沉深欽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弔喪問病不出也精思實踐靜居數年歎曰萬古聖賢惟此一理深契力行同歸無二遂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眞儒以隆師友之臣其一請興禮習樂罷斥教坊其一薦陳獻章可大用其一請嚴絕內官毋使干政疏入報聞正德

初劉瑾下括田之令東人疑擾義州守臣又以貪官濟之民囂然聚變顧相戒毋入欽里欽即往諭曰慮汝當悔顧未晚也第不殺人使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兵至言且大勦衆皆呼譟曰賀黃門教我生路當無謾語皆往跪里廬下欽曰第無殺人如吾前論事遂定欽眞切懇到穎守聖人之經佛老莊列不以寓目其虛懷誠受見善不及人人愛而敬之孝弟忠信實體諸身化其鄉人顓蒙閭壹莫不式誨嘗曰學之無成政教之不舉風俗之不美世道之不泰皆坐本蹶實喪而崇事虛彌耳其繇

朱子以入孔顏之途眞譜學脉可尋而正大光明之心篤信謹守之意可質鬼神而無疑者也所居醫巫閭山西時時游釣凌溪之滸其卒也鄉人爲釣臺祀之稱曰醫閭先生子士諤舉入博學篤行嘗論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辭疾不仕

李承箕字世卿爲諸生已厭科舉之學矣所司迫應不得已就試成化中與其兄承芳同占湖藩鄉書久之承芳登進士授官大理承箕獨不肯會試從白沙受學於陳獻章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往見者四獻章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渫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

方久之辭歸獻章送之文曰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吾無不與世卿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也承箕爲人凌邁高遠讀書山中故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坐一室洗滌身心不以著述自見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思一刬去之不得而更推波助瀾乎客至與劇飲賦詩醉起更書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其爲文辭出入經史縱橫跌宕滚滚而不休久之承芳謝歸大理相與日聚黃公臺更唱迭酬伯仲間自相師友學者稱承芳曰

東嶠先生承箕曰大厓先生年五十餘無疾終
張詡字廷實父瑣舉進士爲撫州知府抑制奸豪無
所徇枉吳與謝與弟訟田致而蹏之者也仕終壽州
知府詡登成化中進士養晦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戶
部主事復謝病歸從獻章學亦受其詩法獻章與語
每喜其玄微有會爲人清虛高邁忘已無欲論學以
敬畏爲宗曰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必先有事
乎此然後浴沂風雩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可漸至而
深得也辭疾隱居二十餘年既用薦起南京通政司
參議尋辭歸

林光字緝熙成化中領鄉薦任襄府左長史初不即
仕誅茅攬山杜門而求朱考亭之學獻章與語終日
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都無
分別都無盡藏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
在我矣會點浴沂風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光恍然
有得獻章書其所記以貽賀欽而番禺復有何廷榘
者棄諸生業率諸士首先事獻章在獻章門徒中長
而且賢其厲學若負重遙進而不敢懈休

右胡陳而下皆吳宗派

陳眞晟　蔡清　丁璣　陳琛

羅欽順

陳眞晟字剩夫泉州人入戍籍于漳之鎭海衛遂爲
漳人弱冠人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
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
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
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
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
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
靜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
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鐵門

關主一二字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眞知之則
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此聖門
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頤
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
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
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
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寢歸家
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已治人
崇正學廸正道等語喜曰此學較正教也然學較既

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可爲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眞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眞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程朱以來先生學得其眞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旣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繼眞晟之後者漳人有蔡烈嘉靖中詔舉遺逸郡

守以烈應詔以母老辭烈之言曰道固察天地端則始夫婦若屋漏無媿天地自位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幗清聞言大哭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郞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郞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嘗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

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人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蔽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臣予生於八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巳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畱之且

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篤引名上
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
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内辯與論
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
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
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
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鍼之詞兢兢
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
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
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

道不著故與其徒若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
朱子之意常帷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
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
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林玭字廷珍年十九舉于鄉天順八年會試第三人登第後侍親家居十有七年以易學授徒四方來學甚衆閩中易學盛於東南實玭倡之既終大事赴京除授南京刑部主事陞浙江按察僉事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擄掠傍及閩中致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勅浙江鎮巡等官勅捕諸公以事屬玭玭發諸屬縣兵快分據要害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薄其穴賊出拒收之棄入稿奔至閩松溪之柴口據高險陰衆舉之玭曰賊勢已蹙前途道悪嚴攻必下鼓之獲渠魁殲其數百人餘走慶元及政和閩道宿景陵玭節制諸巡捕官就玭之戮死外又獲三百餘人玭麾散遣山谷官屬請乘勝殲之玭曰無能爲也恐濫及無辜亟出示令早降兩省以安時又有逆賊黃蕭聚衆日至萬人各伏所穴未發閩景陵賊破皆聽寨玭又謀爲形勢疑之皆自解散陞雲南按察副使雲南夷夷雜處舊政因仍惟恐或有改張衆心恐動玭日撫既入華富以華治爲別名分重禮教勸綁司之月功歷賞者數十人皆論成鄉邊玭行誼政治本自過人而文學復優所至上下翁然歸重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天下
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閒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
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
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曰文
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丁璣字玉夫鎮江人少而凝永早悟慨然有求道之
志年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二十二成進士授

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汝並名古意汝年長踰倍
尊璣爲益友陳獻章至京師璣日接其講論久而歎
服益自刻勵成化二十年除夜星殞其明年元日星
晝殞有聲璣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
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爲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
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
末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先是林俊以論建寺張黼
以救俊先後下獄璣危言繼之衆謂不免竟罷會中
書舍人徐莊以寫成誥勅送尚寶司請寶所具勅數
少一道尚寶司官用寶復誤多二道莊等十九人並

下獄贖杖而璣以建言故特旨謫爲普安州判官普安夷酋持酒贄入見請先飲酒示無毒璣曰何不相信飲其酒却其贄夷酋感畏終璣不專殺一人輸納以時尋以公委北上行次辰州憲宗崩璣聞訃三日不食孝宗初吏部尚書王恕聞璣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輒曰佳士佳士方欲引爲吏部屬爲忌者所沮僅判廣信廣信有人以私隙誣隣民爲盜斷其舌而汚衊其妻女隣斃獄中璣宿驛舍夢若聲冤者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同官有坐事璣爲曲處同官乞爲改印易牒璣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

果誰欺耶以父喪去郎家授興國知州旋丁母喪既闋倪岳爲吏部尚書復郎家起爲南儀制郎中尋遷廣東按察提學副使璣德器克完涵養深粹信古任道崇正闢邪居喪悉遵古禮哀毀骨立伯叔不分財而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可嫁娶其爲政以風化爲先教人以身心爲本四方從學屨滿戶外歲餘人賀道清遠山水暴漲在舟中度不免衣冠端坐與其一家十一人俱死僅遺一子時論惜之林俊曰璣於聖學己造疆畛天假之年吳澄許衡不足多也桑樞蓬戶環堵蕭然絃歌屢空不知於古人何如耳

陳琛字思獻資禀朗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闢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談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荅尚書稱數罟洿池若充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盜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就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砠水涯閒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

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達之先人亦贊曰望風標似神仙怪物聽議論如濂洛眞人世論以爲平當邑人與琛同時者舉人王宣撫州同知蔡元偉亦皆究心學問王宣受業蔡清之門擬鄉科初試不第遂以養親爲志終身不復應舉爲人靳落豪邁俯視一世仰觀千古精研前聖之遺洞貫百家之旨意欲代前人之蕪穢揭六籍於日星林希元稱其高明之資不淪於卑汚自得之學不滯於章句絕俗之行不混於塵俗而薦之朝巳蔡元偉字伯贈宋忠惠襄後總卯受學則己有孝弟稱既爲諸生窩副方豪延致家塾爲其手師夙興夜寐己自嚴矣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日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非聖賢書不覩非孝弟之志不存天地古今之運化英雄豪傑之作用無以入其思也領嘉靖辛卯鄉薦不謁有司告歸爲養既十年就授羅川學所以教諸郎畢生

之中默誇之聖賢錄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劉鳥本
退食飯小學之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二子粹
言揭觀成論郎升堂亦補以出日非日忘之誠慮心
官少擬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還抗州府通判
入覲事竣乞終養家宰李默知元偉命考功懸留歸
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下車數日遂
拔御史委督樂安適樂安素稱刁邑元偉寬命令
去轅皆相繼輸納復還府治者民送者盈路無何
樂安復有劫庫之變再被委往怨流賊敗千焚掠南
豐等鄰邑縣故無城元偉召鄉民之精銳者設險阨
自若戎衣演武教塌賊閩不敢近先時縣獄久壞
風莫蔽因遇雨荷蓋立被繫者復不以時問遣至
滿寒不能容時蒸癘疫元偉欲作新獄居之縱四歸
獄成乃至獄成因並如期至復委署崇仁崇亦無
不數日報賊突至東西二者衣帶隔耳元偉督兵渡
河率戰日數合殺賊數十餘既五日皆遁散丁外艱衰
葬畢以象中陵棘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
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寘方惟在飲食衣服男
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
點簡少辨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曆

自識平生名考德錄而自序曰吾之考德有二一則
時常省克而時識之以自稽其理欲分數之多少一
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開即便劄記以驗器識之
高下淺深以爲進德之助居常服膺翁之言以爲
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脩身爲
究竟法賴天之靈幸有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歷
官雖久此心淡然中變遺家難備嘗變故每自嘆所
遭之窮而此志終顛撲不破晚年閒靜之中咀嚼益
旨行以不息之功加以未死之年不有得於今必有
得於古不有合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不知不慍
之地或可幾焉一焉又有四
書析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
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
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
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爲民

瑾誅復官累遷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轉左遷南京
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
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
璁桂萼用事欽順恥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
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
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
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
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爲微惟精所以審其幾
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爲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
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
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
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智見爲智百姓
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
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
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
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
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
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
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間而皆斷於苦思
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

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氏習莫不率厲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欽順有弟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予二酌欽德次之予一而獨酌欽順三

郎曰陳眞晟而下皆不立門戶不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躬脩君子也蔡清身自力學而教人恒循舉業

以入曰不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羅欽順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守仁尤篤也

儒林記

王守仁

晉江 何喬遠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晉王覽之裔六世祖綱有文武才劉基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彥達年十六裹屍苗中蔬布終身以志父痛高祖與準精易究禮徵聘不就父華及第第一以講讀侍孝宗經筵受上知武宗朝用不附劉瑾傳旨致仕爲人孝友剛直母岑夫人壽至百歲華事之終老不衰

守仁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岑夫人夢天僊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叙爲改守仁而即能誦讀矣居八歲有志神僊之事十五從官京師出遊居庸慨焉壯圖十七就婚於江西遊鐵柱宮得蜀中道士與語悅之見婁諒談朱氏格物之旨故跳善狎雖任俠之氣未除乃已知砥學自厲既舉於鄉應試京師求朱氏遺書讀之再上京師値邊警講求兵法陣勢以勖學病從道士談養生弘治十二年舉進士觀政工部遣造威寧伯王越墳即其家益得其平生用兵法還授刑部主事審錄江北還朝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瓘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南都顧璘姑蘇徐禎卿濟南邊貢工苦古文辭又復病告歸闢陽明洞爲書舍更講神僊之事已而悔之居一歲當大比朝旨用國初故事從御史禮聘考試官守仁應山東聘因北上改授兵部武選司遂與庶吉士湛若水講聖賢之學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官戴銑薄彥徽以論劉瑾忤旨逮繫守仁疏救亦下獄已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瑾使人尾之守仁行至錢塘恐不免置衣履江岸爲詩其處若投江者因附商舟於

舟山爲颶風漂至閩界闘戍詰出之夜莽莽造山寺寺不納前宿野廟廟前後虎穴也數殺人守仁明亡害廟道士異之扣其出處而告之曰察君意欲遠遁避禍顧念公方在朝怒公者逮誣及尊公尊公不免矣爲筮得明夷之卦守仁乃返赴龍場廟道士者鐵柱宮所見道士也龍場在南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錄之意有所會輒爲訓釋而不必其盡合於先賢者期有七月五經之旨畧備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軒閣而居之學士稍稍來集居一年瑾誅擢廬陵知縣尋陞南京刑部主事調

爲吏部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而從游益進陞南京
鴻臚寺少卿十一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等處時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
惠湖廣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嶺岫綴連峯賊
窟穴其中都御史文森受命往治稱疾不行兵部尚
書王瓊深知守仁才劾罷森薦守仁代之守仁至首
平閩廣劇盜詹師富溫火燒等因言盜賊日滋繇招
撫之濫招撫之濫繇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繇賞罰之
弛今賊連絡數郡蟠據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
以掃蕩臣謂調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亦不下盜兵

衆聚雖日久聲彰比得舉事魁首已逃橫罹妄殺其
所不免班師未幾嘯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揀
練二千有餘部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
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許之有旨改巡撫爲總督軍務
聽便宜從軍法是時瓊雅知守仁可屬大事咨示方
畧謂峯盤據江湖閩廣間其在南安橫水桶岡諸巢
則接境湖郴其在贛州浰頭諸寨則連界閩廣接境
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險山谿連界閩廣者賊狡而
勢聚結援黨與宜先攻橫水次桶岡末乃與廣東會
兵以圖浰頭守仁悉如其計身率都指揮許清守備

郟文知府邢珣唐淳季斆伍文定以其冬攻橫水桶
岡諸巢俘斬六千有奇因請置立崇義縣於橫水以
屬贛而浰頭賊有上浰中浰下浰守仁攻橫水時恐
浰賊乘虛出寇使人入巢諭告之賜以銀布其酋長
黃金巢等皆願投詣惟大賊首池仲容不肯池仲容
者捉戮官吏荼毒三省二十餘歲矣金巢至守仁厚
撫之藉其衆五百從攻橫水橫水破仲容懼亦使其
弟仲安領衆來其時方攻桶岡守仁亦藉仲安之衆
使截桶岡賊而故遠其截賊處召隣賊民備問仲容
狀皆言仲容兇狡異諸賊必不可撫今已僭號設官

候官兵至舉事有期及桶岡破守仁使人賫賜仲容
牛酒則仲容備益嚴度不可隱謬語齎賜人鄰巢盧
珂鄭志高陳英者吾讐也且見襲不得不爾時珂等
已歸附爲新民矣仲容故脅珂與俱作賊珂不應以
故有讐隙守仁故移文責珂而珂等急來上變陽怒
鞭繫之陰令其聚衆圖犄角因使人諭購仲容時方
歲盡守仁以賊平提兵還贛矣下令贛城中賊已平
臘幾盡何不爲蜡樂因大饗兵衆散遣之亦使仲安
以其衆歸仲容大喜而購者間語仲容王公待汝厚
當往謝仲容來謝守仁令人入珂巢令珂等陰洩其

所部聚待命頜其道必經仲容巢則教之謬語曰軍門以珂戾言生事捕繫其家衆者賊不復爲意仲容至贛見城中晏如市肆歡樂覘盧珂錮繫獄益喜守仁郎以其夜釋珂令馳還以其部衆攻仲容巢豐犒仲容㡿之過數日爲正月癸卯度珂等已至巢椎牛置酒大爲春宴賜仲容衆綵縷銀花以次入領緩其時晷使其出皆不相及而次第行斬之益趣諸縣兵與會分入諸巢自提兵擣其大巢於下浰大破之仲容餘衆奔九連山九連地廣谷陝峻兵不得入守仁以所得賊衣衣兵混進因得據高擊賊賊走伏而殲

之撈捕月餘賊黨皆空老弱脇從號呼乞命乃皆籍釋之凡擣三十八巢擒斬賊酋二十九中酋三十八小酋二千有奇因請立和平縣以屬惠而郴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復會兵三省夾勦之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世襲千戶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守仁方承命處置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變以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欲之時寧王已出攻安慶守仁與文定等攻其省屬於南昌寧王反兵而鬭遇之湖擒之語在分藩記方寧王反時懸賞格能捕者封侯至是詔旨褒勞令兼巡撫江西地方世宗即位召還赴京且行宴賞會以甫有武宗大喪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疏乞便道歸葬其冬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如故三代幷妻一體追封子孫世襲幷存問父華賜羊酒明年疏辭不允守仁故以才畧爲王瓊器任用能早膺閫寄屢立大功乃守仁亦歸德於瓊每有捷奏必上推朝廷制馭之威靈下及王瓊居中調度之勞美瓊以此益善守仁故牀平生得其像貌焚香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手抱孫兒右手執讀守仁奏至勵㬰輒擊節賞歎顧

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入請於朝盡行所奏其使得便宜行事皆瓊從中主之守仁益得自發舒寧王反王瓊曰亡憂有王伯安在可定也及是果然守仁所定寧用閒用謀非一端其始慮寧王遽出南昌北犯南京則僞爲兩廣應檄兵符以示傳遽及爲迎接北來大軍文牒故以達之寧王所又僞爲通李士實劉養正書離閒之使其遲疑不發我軍益集寧王既發則遍懸榜文誘示歸義之人削木爲小方子歸義者免死書之數千而投之湖復爲大方大書寧王己擒無庸戰者及戰寧王之人逃潰相繼業以身講

聖人之道謀聞之術非所示人又不敢瑣瑟塵御報
捷之書不復叙及又宸濠當其結謦士大夫時士大
夫有名高者無所不傾下守仁亦與無崖異且使其
門生冀元亨往說之莊語宸濠自爲善守仁密謀陛
完來得爲江西巡撫用是其形跡不能無疑於士大
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忌者益鑿響醜詆至謂守仁
陰附宸濠莢不勝而後背之者至請黜守仁爵一時
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核平生用考功法
抑絀之守仁益疏辭伯爵言國家急難之時苟有從
我雖門庭之寇反面內向可以論功况其翕然生忠

義之心伸指臂之力追核平生抑絀不叙獨論臣功
臣益不敢承此時守仁門生方獻夫黃綰與所善席
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於上而張璁霍韜亦極推轂
上不報守仁疏守仁伯自如守仁之封上及祖父命
至之日父華垂盡成禮而卒守仁戒家人勿哭加冕
服拖紳含襚畢具一慟頓絕居喪三年從游益衆譏
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獨守前說也六年廣西
田州土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久
征不克張璁桂萼薦守仁特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
江西湖廣軍務疏辭不允守仁至梧杳諭士大夫軍

民皆言蠻夷反側緣異時大吏處置失宜安之則已
因上書請可無征而定之則悉撤防守兵蘇受等喜
詣見守仁軍門守仁杖之百而已旬日閒夷人來歸
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捷聞賜奬勅銀幣而斷藤峽
牛腸六寺仙臺花相諸猺者自韓雍大征之後無所
懲艾久縱肆有八寨猺賊尤爲兇猛與相通結守仁
既撤防守兵從便宜留湖廣會衆解甲而休之南寧
默以報効之機責蘇受新附之人蘇受踴躍用命遂
以會卒歸途之便從便宜掩而征之報捷三千先是
守仁捷奏歸功王瓊至是布政使林富等亦襲其體

頌守仁功甚至凡上奏故事先叙下司呈文後結已
撰守仁如富所呈列叙奏首結以己疏上業怪守仁
奉命征田而顧撫之藤峽無命乃復征之及覽疏疑
守仁誇詐倒置恩威姑賜勅奬諭而已餘賞悉格罷
方獻夫霍韜言臣等廣東人備知諸猺患廣歲久兵
則費人餉則費財安静亡幾跳梁踵至王守仁乘百
年破敝之後感聖明特起之知片言馳諭厥角如崩
舜格有苗何以加此至八寨藤峽猺賊深阻獸伏禽
棲開國以來不及征勦守仁因歸師將降人掃清窟
穴如拂塵几仁足以懷綏向化之民義足以討服梗

治之寇兩廣黎庶得安生業勞苦功高矣而兵部功賞未見下須戶部覆題又待再按夫揆之詔書則有便宜從事之旨稽之傳志則有大夫出疆專成安利之文忠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竊惜之誠恐經畧善後策不得施機會一失逋賊復熾其爲兩廣患不淺上許守仁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病矣日冒暑與疾出入諸寨相度地宜議移衛所設縣治而病益進遂上疏乞骸臥舟待命江廣界上行至南安卒守仁臨卒南安推官周積入問師何遺言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卒擁至南安贛州士民遠近擁哭南昌御史儲良材以下凡百有位趨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

迅不可以舟良材撫之日先生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從至有日矣須臾迎風遂行抵越會葬者數千人上聞怒守仁專擅不候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狀聞而守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困可知儻在原宥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會官詳定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無得護庇詹事黃綰給事中周延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報綰疏責延朋黨謫判太倉州已吏部會議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不與則若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

傳習轉訛詩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殁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便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久之許其子襲錦衣衛副千戶穆宗卽位詔大臣有應得卹典贈謚者科道奏

議定奪於是言者皆言守仁下吏禮二部會議守仁生前之論已定身後之典宜優制詔贈新建侯謚文成而科道官復謂宜予世伯從之守仁初溺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辭章四溺於神僊五溺於佛氏而歸正于聖賢其始尚沿宋儒之緒貶謫之後沉思格物致知之語超然爲異則講知行合一之學其意欲歸重躬行以捄末學口耳之弊若謂名物形跡可以盡廢惟當一及而求之心一時高明之士喜其頓而惡柙之士樂其便翕然從之宿學名流尊朱既久羣然譏攻謂流於禪而守仁講之益力最後本孟子

良知之論以合大學致知之旨以爲致知之知卽致此心自然之良知訓格爲正訓物爲事心身意知而莫作物格致誠正而莫非事自謂其與朱氏異者直在入門之始究恐有毫釐千里之殊所以提醒本原開悟來學獨爲深切蓋朱學先致知而後誠意先窮理而後盡性先道問學而後尊德性而守仁反之以爲致知者直誠意之功窮理者直盡性之功道問學者直尊德性之功必先立其本而後用力以副之守仁天資高邁隨問而答無不響應四方及門麇至麇集聽講之後莫不暢豁欣快惟其事功以用兵顯其

俶儻權變百譎千幻於蹈險出危之間不無異時任俠之氣而世學譏其霸儒至其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指切心體使人猛省而內證其於攻心救世比之武事亦可謂雄偉而不常萬曆初從祀孔子之廟而制書美之曰聖賢之學管葛之才

郎曰王守仁以致知爲致本心之良知有宋呂氏已有是說而朱學闢之其旨誠不知於大學何如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擴而充之其近之歟若其俶儻權譎以之蹈險出危孔子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至夫搰朋講學雖在兵間倥傯不廢臨成敗晏然無所懼喜可謂加齊卿相不以動心所謂豪傑之士耶所謂豪傑之士耶

王　艮　　鄒守益　　歐陽德　　劉文敏
徐　愛　　薛　侃　　錢德洪

王艮故名銀泰州人泰俗負鹽艮父故爲鹽商第名其子曰銀耳銀成人父爲娶婦矣父將走公門銀寢而聞其號驚起問故父曰吾欲走公門頮而不及湯水冷吾面也父出銀痛哭曰吾已成人令父昧爽頮寒而尚子乎及暮父歸請代父役父曰役于公當識數汝不知也何能吾代銀則走學數既習數告父曰

可矣自此掃舍捧席哺啜定省如禮久之父曰汝尚不識字銀走之塾師習字乃粗識論語孝經章句遂邈然有希古聖賢之心信口談說如或啓之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地如是有年入未識也有吉州人來爲塾師聞銀論說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王公王守仁也因爲道其良知之學銀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銀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銀與王公也卽走謁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入門行中道守仁異之迎以賓禮據賓位而坐坐定守仁問

何冠也曰有虞氏之冠問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學其服耶抑并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拜爲弟子居有閒未諧心卽復就賓位守仁拜而還其拜已卒稱服乃卒拜爲弟子於是爲之易名曰艮字汝止居亡何歸省道金陵至太學前欲以所學諭六館士六館士覩艮冠服異常環問所治經曰治總經守仁以外艱歸艮從居越四方來學咸屬開導久之篤小蒲輪隨二僕入京所至爲人講說以廣衍其道艮風格既高所爲又獨同志盼愕匿其蒲輪勸之

歸留一月迈其後再見守仁陳格物之旨守仁曰待君自明也守仁卒開門授徒遠近皆至艮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盼顧使人意消所引接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貴顯至悍戾不悅者亦悔謝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别及他事以破本疑機疾響應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獨不喜著述或有酬應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導意而已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御史洪垣搆舍居其學徒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疏薦聞不報艮之學旨其仲子璧能傳之在士大夫間則布政使徐子直傳之大學士趙貞吉參政羅汝芳傳之吏部侍郎楊起元又有朱逸韓樂吾二人逸樵夫也易麥稱擇精者供母糗其糲秕以樵一日過艮間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艮謂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逸因附牆竊聽講論聽訖樵去以爲常艮弟子宗姓者顧謂之曰諗子雅志甚苦願奉數十金爲子生理免樵作勞且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曰子非愛我力却之韓樂吾陶人也從學子逸逸死從艮仲子璧三紀尚鰥璧屬門徒醵錢爲婚既娶出婦篋中裙布分給所親與約曰吾不梁鴻非若夫而不孟光

非我妻所至誨誘人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荆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挐舟别聚徧講如前舟中與弟子賡唱互詠自得也嘗與諸公講學有談及别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作此泛語或稱引經書相難則又大恚曰當下不理會却此訟陳言趙貞吉稱艮契聖歸眞生知之亞也銘其墓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而貫一轂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仕按察僉事守益年十七舉鄉試尋母卒治葬廬墓既舉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賢遂辭官歸踰年

守益亦引疾歸養四方人士皆來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而疑之曰子思受學曾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何首愼獨也時王守仁都御史贛州就問之守仁爲講合一之旨超然有悟遂肅贄爲弟子宸濠反守益聞變率羣從趨吉從義起兵守仁喜曰君臣師友在此舉矣世宗卽位出就官復入越見守仁參證月餘旣別守仁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至京復職會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明年再疏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見守

仁於越而後履任守益蒞官臨民一以誠心相感延王艮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久之陞南京主客郎中日與湛若水呂柟同門薛侃錢德洪王畿商究學問任滿給繇道請告歸過蘇訪魏[illegible]諸賢發知行敬義合一之旨入越哭王守仁喪存撫其孤聚同學會講還里會程文德量移爲安福令質之方田均賦邑民賴之居數年薦起爲南京考功郎中世宗將建儲吏部奉旨簡宮僚以譽望召入爲司經局洗馬當事者以非己出不悅會偕霍韜上聖功圖因搆之禍幾不測賴衆抹免竟經筵講官請從祀薛瑄孔子廟庭

其時與徐階羅洪先趙時春唐順之互相資切御史毛愷張元冲胡宗憲咸從之游士類興起居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篆當事者忌而遠之毛愷上疏乞留亦調外任尋改南國子祭酒亡何九廟災循例自陳疏中寓交儆之意讒者因中傷之竟辭官歸歸與其鄉人劉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眞諸書院爲四鄉之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賢士大夫偕與遠者年聚近者月至小會人百大會人千絳帷一啓雲擁星羅或更端稟承或簪筆述記

守益溫言和氣隨機轉受若無往非可教之人無感非可動之物蓋自受學以後四十年閱歷壯至老無非會友明學之事眞若饑食寒衣之不能已者守仁標良知爲門守益復推愼獨戒謹恐懼之旨以發明之（守益之言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愼獨便無學聖門志學見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脩德而日用踰矩何以主善協一自戒自懼顧天命而順帝則此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只是一矩其發易損卦之旨云懲忿則火不炎上窒慾則水不下流是謂水火旣濟長生久視之方也又承其徒曰同會之友精進者少因循者衆喜怒屢遷而以爲任眞言動多苟而自以爲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敗聲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虞於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往生枉此生上辜師門下誤後學中夜循思自悲自艾可進又日求飽求）

安是乎罪斷過之案曰從古聖賢皆從不求安飽[illegible]
煉出來又曰天常健而不已聖學常健而不息健是
自然之太極強是自然之眞性過來學者以困勉爲
平等以嚴密爲過當于古人求懼憂惕幾若長物恐
非師門自然宗旨學者有以出處當守益者守益曰
頓塗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
乃無往不潔淨也
湛若水年九十有一往游衡山來過于吉守益率諸子及同志往迎預誡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辯論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酳一準古養老禮嗣月大水連舟送至虔滸泗而別時年六十有一矣若水重加歎異王公之門得人如此年七十有二卒寢疾時召門人訓飭不異平時穆宗改元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子義美俱舉于鄉而善以進士仕至太常

卿

歐陽德字崇一弱冠舉于鄉見王守仁贛州受其學不與計偕者再嘉靖二年進士時會試策問心學其意陰闢守仁門人徐珊不答而出德與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而亦登第出守六安進刑部員外尋改編修累官禮部尚書講其學者半天下德之學一禀守仁而必槩諸躬應變閒暇如無事時或問何以能此曰吾求吾心耳心知其是雖害不顧心知其非雖利不爲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嘗貽羅欽順書曰佛氏知覺與良知名同實異凡視聽言動皆知[illegible]也而[illegible]羞惡恭彼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致知[illegible]循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而擴充以極其至所謂致曲求誠故曰致知知至則意誠矣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酬酢之能也然而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者則爲善而不爲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其位分脩其日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虧歉者也日積月累日就月將而不能已不知[illegible]旦晝所爲梏其良心而違禽獸不遠矣此聖門篤實眞切用力之地沒身後已與佛氏異者也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劉文敏字宜充安福人少時矜莊堅勵動必繇禮入越謁王守仁稱弟子守仁曰公不遠千里而來何爲者文敏曰來爲性命文敏爲諸生及貢矣棄之去不復應舉其學以躬行爲主虛談爲戒嘗謂學者當循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己過刮磨克治以消融氣禀之偏絕去外誘之害徵諸倫理事爲之實無一不儀於心而後爲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己百己千之功何自得之彼高談虛悟炫末濶本德之賊也時士人聚講者衆惟文敏無奇僻語或終日危坐貌肅神凝諸生竦然憚之而視其自爲庸言小節率中準

繩其推爲訥言敏行君子爲聶豹推重其人曰海內眞布衣其邑人御史劉陽學行長者亦廟文敏於陳眞晟劉閑之開文敏有弟曰邦采亦棄諸生從守仁學督學聞其名促之試邦采曰脫巾露體以求功名非士節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通省諸生並以常服入而邦采得中式已仕嘉興同知

徐愛字曰仁守仁妹夫也與蔡希顏朱守中受業守仁獨先希顏深潛守中明敏而曰仁溫恭舉進士爲南京郎中與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

積郭慶欒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箎華日夕績礪不懈告病歸與陸澄課耕霅上爲同志久住之計年三十一卒所聞守仁語悉裒集之曰傳習錄其卒也守仁哭之慟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與兄尚哲爲國子助教並從學於守仁自咎罪疾嘗以輕傲爲戒秀水人沈謐素慕守仁執贄未遂後爲行人聞侃講學京師歎曰師雖歿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繇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

錢德洪字洪甫餘姚人錢鏐之後父希明三歲失明而博古能文章守仁倡道德洪與王畿首師事之推尊發明爲獨至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王華卒守仁使門弟子紀喪因才任使偬居人金克厚者爲人謹厚守仁使司廚克厚語德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進嘉靖五年德

洪與畿厚同舉進士而德洪畿相謂曰吾斯未信引疾歸卒業於守仁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志定有入方與請見八年當殿試方北上聞守仁喪遂輟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之構天眞精舍當湖海之交像祀守仁收錄遺言與答問語曰傳習錄旣殿試乞教授蘇學以便養遷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遷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坐械繫郭勛忤旨下詔獄與楊爵趙都督白樓講學獄中勛死乃釋隆慶初薦復原職以引年進階朝列大夫今上卽位復詔

進一階德洪自少至老守其師說旣早廢周遊四方號召同志所至學者迎事而受業焉畿學雖師守仁而在官好干請武進人薛應旂爲南考功郎中黜之應旂亦坐補外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訟言應旂下吏部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如仇去姦若脫宜復京秩以勸後來應旂得復官畿後遇應旂下拜而謝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文苑

高皇帝起畎畝間少罹孤賤質學無從渡江以後馬上詩書兼操間作膚思天授神藻泉流雖不同於學士大夫字句之勤勞而其見悟出於臣民之上雄奇超於翰墨之表古質奧暢卓偉英傑異矣哉帝王之文矣文皇御製條遠宏邃如萬騎千乘馳驟植立於平沙大漠之中而仁宗有典有則模範雅訓不啻學士宣宗神敏兼賦下筆立成自亦以爲會心英憲孝

宗並體元黃屋流情緗素世宗中興藩服淹貫經史傑作奇思遠繼高帝臣愚無知以爲高帝世宗之文典謨盤誥兼具依稀而成祖列聖湯武殷宗良足次也高帝雖以文章雄視上古至其授旨臣下但取明達無貴棘艱一時翰墨知遇之臣無過宋濂學士濂遠沿元季靡縟之遺習近承聖王不棘不艱之明旨蔚然而森列浩乎其平夷不亦宜乎方孝孺道法政治寄於文詞列在頑臣不暇次載大學士楊士奇臺閣之體當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通亦繇揆端之務未遑該洽相沿百餘年間有依經之儒而無擅場之作漸使然也孝廟之時政洽道熙其時百官委蛇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莫不酒食相聚討訂文史朋講羣咏時則李夢陽崛興北地何大復並起汴中蔚然左馬之業而李東陽以先輩白眉兼任黃扉汲引英流究極華實李何二子遂褎然名一代矣延及正嘉其風未泯唐順之王愼中名於嘉靖之初或規摹於蘇氏或體裁乎歐曾乃有歷下李攀龍吳郡王世貞振而大之二子者捫管則橫眺乎當世登壇則相遇於中原駿聲並馳高名獨盛但按其所作亦有可述攀龍自前漢先秦邁而上窺雜取詰詞貫

珠駢玉法則匠心言終芻狗時專長乎塵塵未狠藉乎郁郁者也王世貞武庫之儲河瀉川流蕩蕩浩浩卽有穠冶之世情尚未根源於遇德稽之於經似或遠焉嗟乎文章一途其理則已盡於天地之間其法則已極乎今古之變惟夫深造以道富有日新擬議成之斯其根抵自非庸德庸言禮樂先進烏能彬質有其文詞者哉今具列文苑詩賦之家並亦綴屬

郭傳　林鴻　孫蕡　聶大年
張弼

郭傳字文遠會稽人洪武七年太祖御武樓賜學士

宋濂坐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論議崇巍根據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濂因持其文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卽日召見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隸應奉翰林文字自是日侍左右備顧問賜予便蕃每命題撰著輙加賞賚已陞脩起居注遷考功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中薦辟試龍池孤鴈二詩

稱旨授將樂訓導官終膳部郎中與閩縣周玄鄭定候官黃玄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偁見永樂臣林號閩中十才子周玄字微之黃玄字玄之鴻門生也號二玄晉陵舍人浦源有詩名特來謁鴻鴻使二玄見之鴻讀所爲詩驚歎曰此我家詩也遂所居舍之源名日益重周玄仕祠部尚書郎黃玄泉州府學訓導鄭定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隸書陳友定辟爲記室友定敗亡交廣間已入長樂居之洪武中舉明經爲延平府訓導末年爲齊府紀善永樂中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永樂中以永豐知縣朝京師與修高廟實錄陞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爲總裁官成祖每禎祥令節輙命從臣賦詩親第高下褒元夕應制稱旨改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中進士官陝西按察副使高廷禮初名棅字彥恢自號漫士永樂初與王恭皆自布衣名授翰林待詔遷爲典籍博學能文工書畫事親孝謹與人交無賢愚新故盎然若一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行於世王恭字安仲家貧樵郡山中自號皆山樵者永樂中以修永樂大典强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戲謂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

自無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強然後起若朝陽之鳳陳亮字景明元儒生也二祖皇帝累詔不出曰唐堯在上下有箕潁作讀陳摶傳以見志其後閩中能詩有布衣傳汝舟高瀫盒正德中人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才美絕人爲文操筆立就負節槩不妄交游耕夫販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于南園開抗風軒以延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李德黃哲別駕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

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豪吟劇飲更唱迭和而蕡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稱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東莞何眞求蕡作書歸附曲盡誠欵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蕡典郡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蕡首舉于鄉至京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爲虹縣主簿加意勞來兵燹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爲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亟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便敏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爲莫及也居三載求出爲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校操版築之後蕡謳吟爲粤

聲督工者聞上名至今陳所爲詩皆忠愛語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名爲蘇州府經歷又久之以事謫戍遼東竟以黨禍見殺臨刑歌詩一章天下寃焉門人同邑黎貞者亦奇士時佥在戍奉蕡柩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泣祭之番禺趙紉稱蕡究極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爲嶺表儒宗嶺表人至今有文學皆自蕡倡之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目重瞳穎悟卓絕日記數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繇經明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諭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爲憾其詩多爲諸公稱賞而葉文盛直諒三十年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常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徵詣翰林困於譏謗臥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詞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槖火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曰

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

張弼字汝弼華亭人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謫官弼慷慨作詩送之授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爲南安知府弼博學工詩文尤雄於草書踵門乞書名遍天下而弼恒若不自屑每論古今人是非得失介不容髮敦尚行履鳳節自好其得科第晚徊翔省署又爲貳佐所涖政簡且不久處落落而已而益負其有不能居下所治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久爲民患弼悉捕㓕之大庾嶺民無他生活爲兩廣商人肩挑轉貨南雄貑民欲奪而專之至樹黨爭命弼爲

立界定博換伐石立碑二郡民益得有所衣食既毀淫祠爲社學表章境内往哲寓賢爲唐張丞相說宋李丞相綱作祠爲周茂叔作吟風弄月臺爲劉元城作鐵漢樓鑿梅嶺巖以便行人梁横浦崩湍人無病涉者去而民祠祀之弼草書神怪捷出備驟風急雨崩崖墮石之勢狂鋒醉墨流落人間以爲張顛復出雖海外之國亦知購求而弼自評所能以書不如詩詩不如文一時謂弼英雄欺人然觀弼之文精鑿無腐漫之氣詩學陸放翁而肆筆所至時有過之者亦知弼之不自誣也子弘宜弘至益舉進士曾孫以誠萬暦中及第第一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邊貢
顧璘　鄭善夫　陳沂　朱應登
康海　王九思

李夢陽字獻吉系出開封扶溝曾祖恩從外舅戍慶陽死事邊徼籍慶陽矣而其父正爲周諸王教授夢陽弱冠就河南試不得名以其故籍走之陜則陜士且入塲夢陽向主司大言曰塲未得解元主司試之賦立就收之果發解首連舉進士弘治六年也授戶部主事以次擢郎中始以主事治關用法通商嚴格勢求勢人不利坐搆繫詔獄久得釋數數言政令丕平官府殊法一涉宦邸即呢不問不報十八年應詔上書言今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漸不可長者六書凡五千餘言其言學賈誼末言壽寧侯驕恣横暴上不禮栽之非所以厚張氏侯奏辯深詆求疏中語謂夢陽稱皇后曰氏是時張皇后權獨盛皇后母金夫人至爲皇后泣訴上前上下夢陽詔獄塞金夫人請而左右輙秉間言請杖戒使還職上不聽奪俸而已金夫人求上痛治上推案起曰張氏者槩舉之稱豈一門皆后耶它日謂劉大夏曰左右謂我少杖夢陽而戒之實欲痛杖云耳吾慮羣小乘此困夢陽當

是時也天下以此聖孝宗皇帝明興詞賦之業館閣專之諸曹郎皆尠習至夢陽而崛起爲古文詞館閣諸公笑之曰此火居者耳火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夢陽之文詞出風人雅鳳矯龍變而其道大振與同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陳沂朱應登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間一日道遇壽寧侯大數罵侯過惡舉鞭鞘擊落侯齒二侯恚忍罷武宗卽位狎閹宦劉瑾者八人戶部尚書韓文退朝與曹屬言上居起輙泣數行下夢陽

曰公國大臣也徒泣奚補文曰爲之奈何夢陽曰夫劉洛陽李長沙謝餘姚三閣老者顧命之臣也比聞諫官彈劾諸閹三閣老必去之持其章甚力公誠率諸老上章伏闕繼之三閣老必以諸老交贊也易爲辭是公叻三閣老也文曰善卽子爲我草草具文與諸大臣懷之伏闕瑾等相與號泣上前上不忍於是健遷竟去文坐落職久之瑾知奏草出夢陽謫夢陽布政司經歷致仕又久之羅織夢陽它事械繫之賴康海救得釋而瑾之家僮姜老亦從傍申救瑾反欲官夢陽康海曰李君得歸已感公德矣此時夢陽名

重天下瑾誅起江西提學副使至官謁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公奉勑治軍夢陽奉勑治諸生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故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輒不往御史江萬實大不堪夢陽手鋃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實謹避而已他日淮王之卒有與諸生爭者夢陽笞焉淮王以奏下萬實案驗夢陽因與萬實互訐又下之陳金金以轉屬布政使鄭岳岳方欲爲夢陽解而夢陽則又與爭此時寧庶人宸濠重夢陽甚而岳在官數裁抑庶人庶人故憾之因爲夢陽執岳吏脅報

岳子沺與通賄以奏聞因沺拷治之而參政吳廷舉者請從夢陽爲詩夢陽笑弗善不應也至是以職事相左亦上疏論夢陽遂自棄官歸太守劉喬者奸有贓嘗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喬僞爲奏草一通以白萬實曰是李提學僞爲公草奏欲劾陳都公者以示金而怒之於是金不付岳案驗遷以奏朝廷特遣大理卿燕忠出治夢陽坐繫廣信獄而諸生擁抹無數忠至羣入請曰李提學江西百餘年來未有此人正人君子也明公當爲天下扶持之忠曰彼直以文章冐時名耳安得王人君子夫且不講於老氏已召入

摭案團手罵且教之曰足下劾張壽寧劉太監時眞男子也此時亡知不知皆識足下今胡爲此欲上人者於士大夫閒夫足下何不講老氏老氏也者守其黑雌以爲谷谿忠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及岳喬贓私有實皆宜罷廷舉論事過當擅棄官罪次之詔黜岳喬爲民岳子沺充戍奪廷舉俸一年而夢陽冠帶閒住矣夢陽爲書遍其座主楊一淸曰夢陽自沾餘馥廿年於此平生忠誠不欺願學司馬君實不動心富貴願學范希文慨然澄淸願學范孟博世不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憚權貴興

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墮拔寃伸抑植善鋤強皆置不說而妬者目爲生事異者倡爲尚氣仇者指爲奸邪私者誣爲善訐排者劾爲害人喜諂者見秀才不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輭無爲則曰强臣奪其權問贓官者不唾罵則曰舉贓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嘗不流賈傳之涕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論今人陳士賢曲庇諸生諸生有爲盜者釋不問也凡上司面試莫諸生何敖靜之拳毆唐御史爭小試甚至挾刃入御史發疽死楊繼宗對人罵贓官不輟口有事其境者沿途伺察其動靜雍世隆爲按察使途辱知府爲都御史鞭參將爲布政時人惟知有雍公而已不知兩臺都御史若御史也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夢陽蓋對燕卿大言曰公案舉矣顧非紀綱所繫元氣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中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法吏然後能懾服勢雄繫屬渙散潛泯亂階而燕卿曰應有後詞耳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者天地之元氣也今爾爾矣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苟非其人雖位極公侯同捐館舍而已夢陽既廢歸居開封從閭里俠少

射獵縈吹二臺開自號空同子而海內慕重之若吳郡黃省曾山陰周祚皆無夙昔之知貽書歸心極所推伏方岳部使者過汴亦來造夢陽廬領夢陽年位不尊往往隅坐客客率怪怒去宸濠之誅也御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差之劉養正李士實復坐逮錦衣獄公文下開封守鍵痛責一老人守提之老人臀血淋漓坐罵夢陽門夢陽不得已出浮繫開署中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護持之得免逮竟以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免守鍵尚出刑部爰書張夢陽門以辱之而自後交游斷絕大梁賈客求文齋金爲壽而已夢陽得金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爲富貴容殊驕奢年五十八卒卒而人稱夢陽死尚有餘於才子枝舉進士有甥曹嘉諫南巡被杖嘉靖初爲御史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人爲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嘉亦有文辭頗好鬬無禮卽夢陽亦畏避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父信渭源驛丞景明八歲能文十二隨父渭源臨洮守李紀奇其才延師教之師他出景明危坐朗讀如師在守竊窺愛重之召置門下紀爲人剛方好讀書政治嚴明人人惴慄已郡事治乃自緩日與察寀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竽時從

衛官擁旌旗伐金鼓出城行射穀儀信能訴說去官紀資助車馬送餞郊亭曰君吾老友令子吾小友也信爲河南承差時會汪直過河南都御史以下上謁皆蒲伏行直左右命都御史劉愚括名馬都御史唯唯然手戰不能得汗簌簌下信從旁奪御史筆代之劉曰都御史大臣也不當傾吏事已見提學陳選長揖不拜歎息曰眞男子也景明年十五舉鄉試第三時尚禿丱諸公貴人轉相負視爭覩宿之所至遮觀十九舉進士與李夢陽邊貢造語相合共爲古文擬於秦漢居二年授中書舍人劉瑾用事上書吏部尚書許進曰某素未伏謁明公然慕義甚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見主上幼冲權閹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謬究人事考變異莫甚此時

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昧知明公有深憂也比聞權閹多來干撓或謂宜少貶爲容某竊爲明公畫二端守正不撓不容權閹自貶求容不容天下共是不容守正不容可以激頹靡流聲烈自貶不容則頹靡益恣聲烈且敗其輕其重明公宜審擇之瑱之謝病歸踰年瑾盡見諸在告者官景明坐免瑾誅李東陽薦起舍人直內閣經筵官李夢陽坐累江西獄景明奏記吏部尚書楊一清曰僕聞聖人哲士取人衆惡明主顯相識賢集毁夫獨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潔被黜何也獨行者同情所謬而廉節者衆口所姤也夫李夢陽者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氣多憤激量乏兼容訓昧致柔戒犯必折僕誠不敢爲之辭至其飾身好修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屈之勇在野有宛旦之武在公著素絲之忠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汪同黨交搆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遭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尋達至爲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法吏深鞫惟恐摧之弗披辱之弗窘嗟哉甚矣謂其爲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卽攻之將爲患害則夢

陽之害不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虐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任事謂橫伐奸謂訐建樹謂標己振起謂輕事問民隱曰特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夫其詭俗諸衆之人相傲爲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如讐當今仕宦不貶損就時其能免哉明公秉進退之權扳廉直之士夢陽夙知猶困於人何況門牆之外萬里之遠然僕於夢陽肝膽素交始聞人言猶或疑之又況明公顧嘗究西人之議參上民之公皆言夢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又曰使其得位可使盜賊屛跡權勢斂手今京師之

士昧影議形摹情共怒閙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畏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僕竊傷焉昔孔融鶚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夢陽文藻才辯匹禰儔白拘簡端閑則尤過之伏惟明公少加援答久之乾清宮災上言時政留中不下轉吏部員外郎陞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初年以疾乞致仕撫按官言景明學政嚴明才稱其職不宜聽去然實病唯上裁下吏部請暫聽致仕病愈起用報可抵家六日卒年三十九景明癯秀不勝和煦近人志大行堅榮辱毀譽不動於中交游取與一無所妄其以中書齋

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貴使者聞景明名咸來贈遺寶貨有熊太監者贈物尤厚景明堅謝之太監豁然歎曰彼年方少所見如此吾局局黷貨寧不媿哉遂自解去錢寧持古畫索題留之一年送還曰不敢污公名畫師御史客死京師中貴人廖鵬爲買棺郤而共賻焉曰吾友生不苟受死可汚之其雅操如此初與夢陽契好後論詩不合乃罷交游所著有何子十二篇

郎曰明興宋濂楊士奇以文取重人主自後相沿名爲學宋歐曾而萎弱已甚夢陽景明起而學先秦兩漢之文操觚之士翕然稱之然李則譏何捨筏登岸自開戶牖自築堂室何則譏李依傍太過不繇心造今讀二氏之文何蓋倣秦漢之體法李蓋學秦漢之何讀何暢而近於弱李俊而寡於密何似依傍李乃捨筏何者體未有也至二子之詩景明婉縟流麗夢陽跌宕慷慨出入李杜間矣

徐禎卿字昌穀長洲人幼精文理不繇教廸著交誠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躐曹魏長宿驚歎初舉進士則與上海陸深拉知名武宗既授大理評事厭司法比請移學職便養當事者坐好異

抑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數年不調專門詩學究訂體裁融會折衷備厥文質幽憂中選平生所爲文及所譚藝錄日廸功集長宿見之曰官止是乎年三十三竟死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笑曰常事耳平生自附於李夢陽欲爲其日休龜蒙至是抱廸功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孝宗一日祭貢不與孝宗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擢兵科給事中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和用藥之誤又劾太監苗逵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

琳用兵之失劉瑾擅權貢不能善事顯貴人伺瑾頗
色以太常丞出爲衛輝知府尋改荆州擢山西提學
副使丁父憂復除河南尋丁母憂嘉靖初即家起南
太常少卿累太常卿提督四夷館牓四夷文字體名
地殊八館諸生學無師授貢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
成一家之學遍遠人之情累擢南戶部尚書東南財
賦制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閡貢曰部主
會計院主覺察又何妨焉人稱其通練識體尋以疾
乞歸貢平生僻於六書所蓄不啻數萬既歸遭回祿
之變殘盡仰天大哭曰嗟乎甚於喪我疾遂篤尋卒

貢美姿風流饒吏事所交與皆天下豪俠能酒酒屆
其座客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
不爲怪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體貌修異聲響清逸舉進士方
弱冠敏贍嗜學多交名侶遇士大夫曲躬卑敬人人
得其歡知廣平縣臨斷如老吏以年未三十不與風
憲授南吏部主事陞郎中南曹無事益肆學交友正
德中知開封府鎮守中官廖堂圉奪自恣璘摧抑捍
蔽迹折萌芽堂罷中官主宏代之堂語宏曰顧守素
與我輩抗惟責守賄責守拜可以難之宏果以二事
難璘璘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逆竝生之
操非禮責拜損士大夫之體願棄官去璋留不許遇
冬至見宏長揖而已宏誣璘怠慢勑書欺侮鎮守賄
錦衣朱寧矯詔逮繫錦衣獄鎮撫張瑾責璘伏狀璘
曰禮迎勑不跽且前有三司後有諸爲何獨責一守
耶冬至拜鎮守亦無其禮上不見答則下不致恭蓋
兩失之鎮撫曰然則誤逮君耶今太監將也君何多
言璘曰錦衣詔獄也安得但言將勢不論國法鎮撫
以復寧復遣校尉至開封按其它事無所得惟裝池
過多耳竟文致慢勑罪轉謫錫三階知全州擢知台

州府去台之日扶哭不斷嘉靖中歷浙江左布政陞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乞終養忤旨落職以布政使
致仕久之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往時巡撫
爲尊重坐治而已即出巡歷必藩臬隨之璘輶軒四
遍謝遣藩臬傔從簡約偏邑下鄉不知都御史來也
所至勸農振業平繇復稅摘伏省徵軌跡夷易而憑
軾誦讀撰著亦復不少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上治
顯陵承天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璘
治陵程省調發長於料簡費少功倍改南京刑部尚
書繩引三尺不顧鄉舊平生禮數簡率任情進止高

覩濶覽侃侃奮迅會一時同事者多新進而璘猶前輩臨之坐是怪謗並興爲言官所醜指竟鬱鬱沒璘居恒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爲本根以倫理爲楨幹以學問爲菑畬以事業爲結實以文章爲花萼其詩篇淸麗文詞雅質多傳千世所居息園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植修竹後挺嘉木前列芳卉美草四時周除曰壘山鬱林負物性損天趣絕不爲也又名知人巡撫湖廣時見張居正毀齒中呼爲小友語諸公曰此子將相才也解帶贈之曰表吾虔意耳子他日故不止此出其少子峻相託後張居

正當國竟敍錄獻陵功廕峻從弟英玉官按察使有廉名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初爲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告歸築少谷草堂金鰲峰作遲淸亭曰俟天下之淸也巖居六載交游寡絕日晏未炊欣然自適有司勸駕奪起改禮部主事員外郎武皇將南巡善夫約諸曹郎伏闕上疏上怒杖之闕門罰跪跪時善夫別作疏草置懷中囑其僚曰死爲我出之其疏曰臣聞天子端外屛以示嚴也非郊社不離宗廟以承重也宮禁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邪側目

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遠不見曹欽近不見劉瑾又不聞英廟事乎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誰保無虞陛下以威武大將軍鎭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誠爲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擧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尊於天乎天以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付陛下誠欲陛下敬其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也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非所以事天也禘嘗不親非所以尊宗廟也圜丘之

上烈風揚沙太皇大后祔廟之夕七月雨雹此天戒也五嶽之神不啻天之僕隷慢於主翁恭其僕隷不待智者知不饗矣陛下連歲北巡爲陛下啚行者抗言有害而未嘗見害也非惟無害反有利焉宜陛下之厭之也然臣愚謂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遁去歎曰疾在膏肓不可及矣當今民窮財盡靑齊淮楚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臣恐今日之形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臣今以天子之尊貶而稱公莫大怪也非但大怪且有大憂若有不順藩王以公

禮處陛下將安之耶抑責其不臣也堯舜恭默無爲
萬世言治陛下自謂雄資大畧衽金革暴霜露手格
單于身甚勞而功甚鄙也陛下不師堯舜則亦已矣
獨不聞先皇帝先皇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倖
絶遊畋亦惟自正其心爲天下本而文武効用不勞
以治先帝何故不勞自治今復何故身勞而亂陛下
可靜思也臣久伏草茅絶心仕進痛惟先帝視天求
才不忍以無用自棄抱此悃誠久欲上獻明知職非
言路寧觸忌諱以死者誠惜陛下英明不忍天下之
日敝也善夫竟不死居頃之歎曰世道如此可爲討

哉復乞告歸徘徊越山水探天台鴈蕩者久之入武
夷山中善夫厓羸善病而好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
元薦起吏部驗封郎中道病卒善夫始振風雅之道
晚乃勵志聖賢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
道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要諸遠矣善天交遊
盡海內名人其詩規倣少陵兼目時變故寓幽憂雖
才韻弗克古邑精言高映霞表與山人孫一元及衢
州方豪鳳陽殷雲霄最相善方豪仕爲崑山令以不
能教其縣自繫獄中民羣入獄請出雲霄自縣令仕
至南京工科給事中方峭克約邵寶記其文法于經

穆孔暉論之曰近夫恥不善不啻負穢近夫死葬者
千人咸哭之失聲近夫雲霄字也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鄞人父鋼令黔陽判長沙
有惠政沂少有文譽久淹章布舉正德十二年進士
與顧璘王韋稱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嘉
靖初執議大禮世宗不問也擢侍講經筵講孟子徒
善徒法章講末獻規云望陛下恩溥雨露量開天地
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爲議謫戍諸
臣發上問沂名心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習民
事沂得江西布政參議隨事竭力殊忘外徙擢山東

參政募耕民與牛具以救荒饑鉅野盜未發先事捕
治之爲沂莒諸州除免馬種薪木運布諸征按治郡
縣定九等賦皆手自筭注凡所廢興悉切民情沂在
江西遇桂萼於安仁萼曰恨不能畱公講筵沂曰凡
諸內外孰非王臣某視議禮戍役諸臣已爲叨竊此
諸臣者若得因公放歸是卽公之畱某也及在山東
遇張孚敬亦深相勞苦曰公毋憂卽召入也沂曰東
民困甚公行某疏勝公德某連忤執政坐久不召竟
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
釆朗秀骈子可照少好蘇氏學人謂其筆勢瀾溢縱

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窟不以綺麗競能時人以沂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二十餘舉進士歷雲南參政廓落易直善下仁賢兼容謭劣所至以文雅飭吏政理教行爲文叙綴贍麗泉涌錦燦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而芽蘖蹊興然高舉濶視渺不爲意也同時有江都趙鶴仕至山東提學副使晢清膠庠汰士過當爲詩言言自作更不隨人曰此道不

宜浸浸毛膚焉足試乎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夙禀靈秀不事章句擬揉旨奧融通大義而已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爾矣論道則以無定爲眞論學則以適用爲是論文則以達質爲良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常自疎濶其後李夢陽下獄瑾幾殺之矣夢陽之妻弟曰左國玉者年二十餘爲書通海劉公方持衡天下必不以私怨殺人且其人平生惜才即殺人必不殺李子公見重於劉公而好李子也重劉公則當匡之爲名

宦官好李子當請劉公生之海謝國玉卽曰我固自達於劉太監也乃何惜生李子卽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卽攝衣出迎坐海上坐留海飲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在帝左右瑾意指已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

不識海曰公何謬稱其一人者今李白也海卑卑耳瑾固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此好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海卽起辭曰海不敢道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我知我知公但飲酒明日入奏出夢陽瑾諷海欲以爲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匡正而亦自是益親海丁憂還家途遇盜貽書於瑾都御史呆知府維皆坐降官奪俸瑾敗坐瑾黨奪官爲民海抗行不隨而短於原人亦復纍喙故其所

沙毀譽變騰既廢益自放於絲竹聲伎手抱琵琶和歌也呂柟過之曰先生何量之褊乎海曰吾放浪形骸游情酒伎聊患越縱耳猶稱褊哉柟曰先生矩於登仕越於廢居非褊而何海笑納之海雖生夢陽乎厥後夢陽乃爲中山狼雜劇以刺海文士之相嫉如此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眉目清秀顏色克和如神僊中人姿儀冠朝士登弘治丙辰進士李東陽當國爲清新流麗之詩和平暢達之文士林宗尚而九思亦學其體考選庶吉士契東陽意遂得選首授翰林簡討

一時爲之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言其文體一律也及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爲子字股畚以其互稱子爲重也劉瑾調諸翰林爲諸曹郎九思得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拒絕請託雖瑾亦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復官東陽以其文異己言官至郎中者可無復九思仍吏部居頃言官深惡王納誨幷劾九思堂上堂下一陝三吏部非瑾黨何從得此堂上謂尚書綵也坐出爲壽州同知至則與州人士評說古文辭州人士翕然樂向太監錢寧舊鎭守雲南雲南人苦之及九思

居壽之明年朝廷將復遣寧鎭守雲南人羣欲阻寧給言其地大霧三朝不見天日而朝議謂如此天變大臣當人人自陳皆內不安往來司禮監言非關大臣蓋緣劉瑾餘黨去之未盡九思仍以瑾黨罷九思閒美風流不羈拘禮節而談笑有韻座有士則言文章座有釋則言禪定座有道則言攝養座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之談說無不欣快下及艷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次之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皆其小令艷曲之行世者也嘉靖初有薦

九思纂修實錄者其所同罷吏部摘游春記毀于當路云記中所借姓名李林甫者指李東陽也楊國忠者指楊廷和也賈婆婆者指賈詠也坐此竟已九思聞之更作小詞自嘲云（馮夢禎曰王渼陂初作北詞舉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於是渼陂延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遂能與金元人爭奇）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人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右弘正閒十才子

楊愼

楊愼字用修楊廷和子也廷和遲子禱神見夢則五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補之遂生愼

年十一工古文辭擬過秦論廷和曰吾家賈誼也十八從廷和禮闈較士得崔銑卷心奇之而考官未錄以呈廷和錄爲經魁銑後稱愼小座主云二十四狀元及第時廷和方在内閣人未知愼才學號爲面皮狀元旣授翰林編修上書諫武宗巡邊不報移疾歸三年出而値世宗卽位時正德中權閹張銳于經坐論死竟以進金銀免愼當講筵講虞書金作贖刑言聖人開人自新之路贖者用之於小過若元惡大憝則不在此典明年遣代祀江瀆詣京口見楊一淸閱一淸所藏書叩之疑義一淸言言成誦遂大驚益肆

力於學又明年與修武廟實錄又明年以執議大禮倡率朝士跪門伏哭首觸闕世宗久厭廷和固執人後之議至是大怒以愼唱首下之獄旬而再杖之創甚幾復甦時跪門哭者二百八人或死杖下或削籍或左遷或配或戍而愼得戍雲南之永昌雲南巡按御史郭楠上議救愼幷爲諸臣請亦逮繫黜爲民而自是無敢救愼者愼戍永昌三十五年與昆明胡廷祿晉寧唐錡大理吳懋李元陽永昌張含相倡和放浪湖山閒所在擁聲妓雜嘲笑隤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傅粉作雙丫插花諸門生舁行市中諸妓捧觴從

諸酋夷欲得愼詩翰則以精白綾作裓遺妓妓服之酒閒輒從愼乞書裓上以酹諸酋諸酋便購歸裝潢愼聞亦以爲快有規愼者愼答曰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廷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顚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旣七十餘還蜀有終焉之意而雲南巡撫昺者俗戾人也授四指揮鋃鐺使卽愼家鎖之來至則昺已墨敗然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明興士大夫博學饒著述無如

愼者謂周禮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幸其書不列學宮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此古典靈光也觀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干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稡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用似張錦機百綵惟取乃手錄爲周官音詁謂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毛詩楚辭悉謂叶韻實不出此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篇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耳作轉注古音畧謂伏羲觀圖畫卦文字所

生虞書依律和聲音韻所出至于周公文制六書詩
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備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
有不通此者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
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咸
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爰逮求近取旁披
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嶁之碑周宣岐陽之鼓
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
古文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
韻唐玄度九經字様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
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功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

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李
文正公友太原喬希大永嘉林應龍亦以斯藝相取
今日此學景廢響絕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
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乃取說文所
遺諸家所長師友所間心思所得累稡成編以古文
籀爲主名六書索隱又捜諸家書合于六書而又叶
于八法名分隸同構又以楚風魯麟風之逸也堯衢
舜薰雅之逸也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爲三百三百
篇而外皆逸詩也粤稽魯論兩見稱引偯止兩韻約
僅五言其餘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内外傳若

汲冢沈史若諸子璅語綱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有
之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貍首鷺誦蠶蝌龍蛇後
代詞人刻意莫逮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不啻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而已於是首錄中古先秦歌詩爲風
雅逸篇凡十卷復謂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子漢京
遊子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
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宜是
儷律本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
尾創自唐年爰取六朝儷篇名曰五言律祖謂六代
之作其旨趣雖不足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

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遂起漢迄梁昭明文選
之棄餘北朝陳隋昭明所未及選者詳其旨趣究其
體裁爲選詩外編謂葛稚川抄撮衆書總其精要王
融亦好抄書寓目疏記自謂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
東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于其有意見
偶所發明聊撝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此愼之
自述也其他撰著編纂尚有七十餘種而至論王導
之賊晉室大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周
公春秋五霸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
以辯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

李漢韓文序以辯文公與大顛書之僞駁歐陽氏非
非堂之說斥戴石屛之無行傳節婦唐貴妃之死節
則又其證據古今闡揚幽隱者也愼在翰林時武宗
下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此何星也
欽天監翰林莫能對愼曰槨星也世宗覽奏疏得禹
宇嵬瑣四字問內閣所出內閣不知適愼在取荀子
書實之他日世宗問內閣欲得博洽之臣以備顧問
內閣以愼對世宗默然愼在永昌安鳳兩土舍叛攻
城愼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與副使
張峩謀固守賊來攻木密會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

戰城下愼促城中兵鼓譟開門出夾擊賊遁去此愼
見才之一班也隆慶初追贈光祿寺少卿
郎曰楊少師所見夢旻曾奇武臣也戍籍乎輔以中
庸十八章所謂追王太王王季者也大禮之兆矣予
友滇中劉文徵嘗令新都爲予言至用修家觀其書
朱黃手澤識以年月不翅充棟於戲此其家之子雲
也

王廷陳　高叔嗣　王愼中　王維禎

陳　東

王廷陳字稚欽別號夢澤黃岡人兒時便文敏記絲
竿風鴟狎游邏獵其父參政齊舜挾朴之輒呼曰大
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耶正德十二年舉進士改庶
吉士讀書翰林每翰林學士入館廷陳時登館中樹
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學士大恚佯不知也武宗
將南巡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江暉曹嘉舒芬馬汝驥
等上書劾江彬罪學士石珤聞而止之廷陳賦烏母
謠書翰林壁閒其謳曰烏母謂烏子弋人在傍汝勿
啼弋人得知將汝歸我但高飛起焉能捄汝爲竟上
疏居數日撤館授給事中竟與芬暉嘉以忤旨補外
爲裕州知州廷陳爲州臺省監司過者皆不出迎亦

無所託疾曰是皆盲子足當王生迎耶臺省監司相
戒莫道裕巡按御史喻茂堅行部且至裕會藩使陳
鳳梧亦至鳳梧廷陳師也廷陳出候鳳梧鳳梧好謂
曰足下候我以師生故固厚御史即來候之當倍謹
我夫御史銜上命者也廷陳曰諾前迎茂堅茂堅素
知裕州守亢驁故欲裁抑之輒以小過榜廷陳吏廷
陳過跽爲吏言茂堅故益甚廷陳大罵曰陳先生誤
我直上堂搏茂堅恐呼其吏卒出從守勿更侍御史
鑰御史門且具奏御史窘不能具朝餔縣鳳梧稍爲
謝僅夜去尋劾奏廷陳會其州中豪民亦告廷陳廷

陳坐囚大梁獄獄中作左賦神難二篇其左賦篇曰夢澤子不善宦見閔有司黠民乘之坐是拘繫自傷疾惡反中乃作左賦詞曰晝晦宵明川停嶽行隆冬劇燠六月而氷墜毛不揚石舉輿升麻聲振韻奮霆無聲羣欣逐臭乃厭蘭芳猜鸞駭鳳精粻飼梟仁蹻德跖勁弧射堯恬海狎江险瀆沈舢風虎殽嘯土兕面號曠聽旣收聾司音矣彼之朦朧五色分矣跛足則縛蹇服乘夷侏儒引臂上捫星矣醜女專寵淑媛不御讋懾惠鴟踏市首屨適郭揖違擇潦而步育獲閉勇尫夫勁兮麓兎折趾獵者競兮不根而葉李爲

孟兮亂曰被黴之烏載拔其翎彼寔酗酒謂爾何醒寇踰其垣導寇以登彼田不治懟隣之耕其神難篇曰予獄既久請于神曰蓋聞之洞舛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傾不折妖體必離亂魄見禨欷衷毋迷故剌聖之刃必斷毒賢之鴆必覆掩正之網必裂墜良之穽必夷是神職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憒志恍兮惚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妍修夫短讐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挬珠懷珍而贊瓦礫彼有跛躄稱之駃騠隣姬之瞽而曰是則明肸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滌彼髮不括若已蓬首是瞽隣姬明

跛躄而擲瓦礫也女奚無罪予曰天之畀予厥鑑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予曷敢予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搔首者尾隨宅腴者瘠依言勢忌失也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孺或褻焉鸞折其翼而鷙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趨壑誨擠者也去重卽輕易擲者也服冤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耻若疾掩耳目嘗貪主人之利而憚進苦劇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虎搏隣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

者弗禁有在野也讐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攘隣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買戾夫存隣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羅遭虞之疾是眩者爲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雞雛其母奮翅知不能庇愛弗已也夫聞啼助戮良所弗忍予不知罪四難曰象直頌行不勝單佞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黠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幹不伐決脹不遏爍焰不撲疾骨不解奔飆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摧而孱士之庇汝奚無罪予曰吾寧吾涉之

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孱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强
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曰不拔之道
存乎託也衆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烏弋人弗射
皇閭之兔猊予不逐集賛之蠅忍而弗鄉若木之條
引手莫牽蕢荚生陛弗剪弗踐其附然也故陽區無
凍蟲仁壤無槁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膚托而
予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
僵衆侍面不怵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
莫知其名手握雷霆奔轟閃耀旭昃倏忽殊態改視
傴僂而趨儹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豊積磬折之腰

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頤祿是永故勁項者孱剛膝者
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完既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
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
己倨咎人之僭茲搆之繇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
哉予乃俯伏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
復以對神不復難廷陳秉性高潔以名節自許然恃
才輕世殆無人理始在裕州夏月祼跣聽訟或見飛
雀集庭樹輒語訟民曰且止取彈彈雀民有應榜者
彈之十彈曰速吐實其當鍰者令入十紙或二十彈
丸或磨墨一研兔其笞世宗即位大錄武廟朝直諫

者而廷陳獨以吏驚罷廢廷陳廢居尤甚閒衣紅紫
騎牛出市嘯歌自若其衣窄袖自別人競效之乃更
爲長袖尺餘楚巾醫卜諸人多角巾綺服混雜儒生
廷陳乃自圓帽布衣而令其從者十餘人角巾麗綺
從其後舒芬嘗貽廷陳書大意欲廷陳矜飾名行以
酬聣知廷陳答曰辱承書教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
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
吏務爲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
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搆扇中僕惟
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很忤要津虞禍莫已莫敢

張口伸舌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
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隷爲
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
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
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
妬行乖完璧而欲免瑕摘難矣然猶苟全首領生還
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
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
莫且竹林之侶假蒭蕘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
人困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

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毹煩多之縶然亦不敢踰
大閑胥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
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燎於寒灰俟完於墜
甑幾翔於鎩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
晚績也無乃與僕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在豐草
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腴詞
之廝籠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眢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
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
僕誠欲効之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

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作者書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
修農圃之業急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
太平之民惟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畢矣嘉靖十八
年詔修承天大志都御史顧璘上疏薦廷陳與故臺
州知州顏木備局書成賜金幣竟不用廷陳廷陳爲
文織疎驕辱摹倣東京每有所造輒讙呌示人大梁
何景明最服之而薛蕙鄭善夫與相好延陳雖卒坐
傲誕廢然當世論文必及之也顏木隨人罷官家居
故人爲湖廣參政至隨訪木匿不見既行部他邑有
田父荷糸雞甗酒絲中道入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

共飲至醉委甗擔去不知其方沔陴浙人所著有亶
爰集好爲奇詭字使人不能竟其辭妻甚妒與之反
目陴自縊死故曰文人無行大抵然矣廷陳有曾姪
孫一鳴與余同門進士能文亦好奇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臂毛逆生束髮就傳著申情
賦殆萬言弱冠登朝亳州薛蕙一見歎服既雅見重
益自貴珍謝絕流品因心師古每有屬綴佇興而就
寧復羅閣不爲近淺其篇什往往刮抉浮華獨妙閒
曠有應物之沖澹兼曲江之沈雅體王孟之清適具
高岑之悲壯詞質而腴典近而遠雅性亢潔不喜凡

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野郎事賦懷屢有憂生之
歎仕終按察使年三十八卒任官有治獄之才

王慎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遵巖名盛而兩號並
稱海內盡知爲王仲子也仲子年十七八以嘉靖乙
酉丙戌連舉科第選戶部主事官暇讀書作爲古文
詞與毗陵唐順之陳東輩號八才子改官禮曹吏典
大司馬李遂給諫曾鈞提學江以達學士華察屠竣
製大祀詩八章漢詞選體文聲騰布諸公閒辛卯命
京朝官出主鄉試仲子得廣東張孚敬忌諸翰林出

之別選部屬改充衆望無如仲子季敬欲仲子一見仲子不往遂罷改吏部員外陞驗封郎而同列有短於季敬者因覆張貞人衍慶請封疏坐謫判常州陞戸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而皆在南則從王畿講王守仁之學而遂有得於聖賢之道乃盡發宋儒書讀之有味乎曾南豐王荆公歐陽文忠之爲文也始仲子起家子大夫操觚學古非先秦兩漢不道其所爲廣東辛卯録文苑然賈誼鼂錯之詞章至是則盡棄之色相蹊隧出入王曾閒寄示順之順之駭怪仲子言此大難事君後當自知亡何順之有味其言亦變

而隨之矣陞山東提學僉事轉江西參議則王守仁政教所及之地仲子尋陳跡講新知往來白鹿鵞湖閒吏與聶司馬豹鄒司成守益羅殿撰洪先歐陽大宗伯德講學交游公事不廢遷河南參政督率有司以安民爲務章聖皇太后梓宮過河南僚屬畏供帳不辦下吏有欲亡去者仲子獨任之調度有方奉迎無失歲饑王侍郎奉旨出賑檄仲子將事侍郎大善之方薦於朝尋以大計罷仲子之罷蓋中旨也仲子爲禮曹郎時夏言爲尚書其時仲子不能善事之至是以屬銓部考黜銓部從中調書考不及而言取中旨罷仲子之爲文也以意定爲主有歷旬經月求不得一意意得郎下筆隨之詳贍豐縟委復曲折按之分部呼之應聲援古以譽今推小而至大順之稱爲二百年中興之文迨其後也濟南李攀龍弇州王世貞諸子者出見謂毗陵晉江學宋而傷之理而仲子之文行海內卒不掩阻濟南掹世弇州晚歲亦不能出仲子之徑而沈深切至反爲讓之矣仲子攝生至經歲不酒肉但覺不快謝客閣書室兀却聽啜水納吐以洗中垢曰吾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亡慮疾矣竟年五十一卒仲子十八而登第三十三而

罷官五十一而沒所著遵巖集行於世

王維楨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翰林侍讀乞養母不許遷南國子祭酒便道省母會關中地大震遂殞歿維楨之文豁達疎宕若泓瀾流江明霞楨天其始入門學司馬子長所推尊當代則其鄉先達李夢陽蹐之聖境其始載筆承明修賦頌之業用其深沈之思引繩墨修詞海內宗重居十餘年戎馬生郊一時天下北絓胡南困倭乃出而與士大夫講方畧論戰守居恒自歎服在史官大之不能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又無緣統偏帥

之任效一割之用奉軀充位老死筆研閒太倉鼪鼠耳又自言其爲人淺中狹氣戇直樸畧人有不相能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平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淆曲直見亂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爲邪口不息國是不定諸所爲非其甘意往者卽一時雷附然竟作攢眉狀昔人直弦曲鉤之誡自亦念之顑卒不能忍亦猶其生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造化陶冶不可移易至居常論士大夫處世當勉効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捄瘵瘝亦庶幾當世之路彼遠棲林莽屐跡不入於市客問廬匿不與接此

古人鑿坏之意道傍槁立死木耳其蔭且不足休行人矧可以上棲九日下覆八埏其論用世大臣不在夫謙約卑減惟其能保黿人民盜賊止息水旱亡憂卽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蓋察于一物而未達大人之觀其慨然有志當世可知也與南禮部尚書孫陞善陞序其文曰王子産二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地坼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邪

陳束字約之鄞人也爲童子時泛濫百家海內士爭尙之會稽董玘有女待年必得佳壻張邦奇謂曰公欲芝草琅玕陳生其人玘艤舟甬江呼出視之垂髫儒衣纚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漆黑難之古書滾滾應對試以詞賦食頃就也旣舉進士高第授翰林庶吉士益厭薄時作游神埃壒之外以極所至每一編出諸學士諦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耶束施施自得無所貶改竟調祠祭主事世宗建四郊都御史汪鋐請徙近郊壇民居塚墓束上言月令布政春則掩骼西伯善養恩則澤枯近郊壇一二里內民居不下數百墳墓亡慮數千一壇如此諸壇可推蓋所從來久遠矣一旦改移無力可具土地棺槨其稍有力具

土地棺槨矣死者久滅莫得形體是以命下之日痛哭匍匐莫可控訴聖人舉禮與天下樂之古人因郊肆赦今將興大禮而使死者流離於泉壤生者悲號於遠近恐非所以昭天地安百姓不報已徙儀制員外郞世宗博選雋才以備制作更調諸曹郞於翰林相張孚敬束鄉人也又才束束得改編修束在翰林所日與過從論文惟與屠應埈唐順之田汝成王愼中數子他諸高貴人時任駕通款輒閉戶謝且私有彈刺口語藉藉聞所繇得孚敬以進更自疎外孚敬根之刺骨坐外補湖廣僉事分司辰沅時顧璘開府

楚中與大相得而東念所處遠惡地悒悒不樂寄屠應埈書曰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内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邇來湖上三見朱明矣磷淄塵㹻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黄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欷噓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荆州便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今古異代同歎東上辰沅蠻夷所都青山萬壘巑岏造天黑霧千尋黯黲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泣䖒獸窺形螣蟲射影然斯

涉歷之囏辛非愚心所悲也若乃羈縛洿塗婆娑行列積憤誰乎裒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造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謂妻其侄偬不知人生之樂况其他乎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及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來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㨿矣蚤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吾道垂廢斯文有在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没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負瘵未平力諭不悉遂上

書乞骸骨不報已徙爲福建布政參議稍簡括案牘出周旋學士先生頗戢鋒穎就柙括比休舍輒仰屋嘅嘆憤恚蹋踏家人莫覦第左右羅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忽大嘔血數升久之徙河南提學副使竟以校士勞瘁卒年三十三耳王愼中方爲河南參政枕之肱而哭之唐順之爲刻其詩稱其參錯韋孟之間出入陰何之室而皇甫汸序之曰陳子之作蚤鑄四傑晚鎔二張逌軫平原驂駕康樂可傳不朽異乎無稱者焉

李攀龍　王世貞　徐中行　梁有譽

吳國倫　宗　臣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自其爲諸生厭薄佔俾嘐嘐古文詞學中弟子指目爲狂攀龍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刑曹多暇諸郎徵逐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扢切劘號爲五子其後中舍人吳國倫亦來相聚稱六子布衣臨清謝茂榛間與會或曰七子攀龍論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爾其所結撰摹倣尚書莊左檀弓考工司馬撥其菁華而襲其言詞湊合鉤割

巉劇鬱突條貫支理至於不可眕測莫不聱牙嘔心
操觚之士驟然讀之莫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
翱躍鏘鳴怪色淵光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逮
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于法不
必有所增損而但出其中情解語兼綴而全收之一
時名攀龍文駭當相半至於其詩靡閒言也出爲順
德知府謝客無所逢迎手削牘臺使者牘率古文辭
臺使者謂其名高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
三輔前後慰薦亡慮數十滿考擢陝西提學副使其
鄉人爲陝巡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文可檄耶拂衣

歸於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雪
其地鮑城前望泰麓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
交絡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公屏息
于庬納屨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報第日與
友人長史許邦才大學士殷士儋驩飲劇集而諸公
謂攀龍簡貴攀龍居恒恨不得一當世貞也會世貞
副使山東至濟上攀龍烹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酹劇
談盡一瓠濕且盡攀龍睨謂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
爲文章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並驅
一掃萬古奈何不更評摧所至令百歲後傳耳者雖

黃也王君足下請爲世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爲耳
爲當不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
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
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閒乎吾以句若以篇諸
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
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
下即小進固厲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
爲歌行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
吾無待也子雪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
無極我之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攀

龍曰善請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子之
錯於材也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
而世之疑子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其疑子也又甚
於我離然謂子險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攀龍大悅
更起迭爲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
偶而物無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世
貞瞪目不答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聃耳隆慶初攀
龍薦起浙江副使俄遷左參政頃之遷河南按察使
中州士大夫聞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摧亢
爲和圓方互見客稍稍進亡何以母喪歸病心暴卒

年五十七姑蘇劉鳳爲文誄之曰於維浩淳龐深混
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儲與誕精穆允乃
初劭質以正逖亂爽耀式遏三靈梴以日慆疵汰焉
取麗靡之降淩以謾侮弊擻嫗掩流散隳靡不有高
張更節易柱風之蕩蕩不圖庸瘉粤乃皇造惠諗九
土矯矯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纏戒婁
分星璣錀熠時文峻命疇不祗肅昌徽茂符見象川
瀆苗裔肇啓漂黃歷虛襲殷逮周窮於汗竹聃始著
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既湛畜氣之和雍遐不熙
淑時乃有挺虓虓其詣恂美沈梁敦備醇至介以幼

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待甚洪承顯休迄我敷
賁駿發於文薄於霄戾偈奇麟振駭疾龍掣倏出閒
入莫知其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
志踸踔玄昧幽理翳翳力自標揵黜絕侈粹古有休
則是惟弘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時與道裂重茲言
懣河洛騰湧滔音恣濼結駟方馳鳴鑾顛蹶乃徂自
東奮彼千裔式從遴造一有揚藝翮其飄翔載惟專
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勸時之淪踰獨我其繄誰謂翳
淹以先朝嘐誰謂邃遐欲及吾世淸追爰始排伉謇
諤隱軫雄深騤騀佻易鬱勃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
驅焉復曩態計吁他拓落逢時偃蹇曹闥對吁徒抗論振
矜正色抵袂朝右畢傾英賢以彙猋淵雲烝籍甚蠢
氣懸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獎厥懿推瀾泝
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叙致調上徵急節峻音
比格以慨憤偏宕沈鷙激則哀促疾則強枝壯絞彌
極慘不傷奮騁藉無當脫畧睢恣在衷斯喩諷而無
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焉寄乖乃兆
衰競亦知沴齊氣之奮不乃侘傺質文相變代有所
毖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徉自放御有逸轡譎而能
整切人不婧極所蕩沃排調貴位與既洪鬯芒亦廉

劇倘漭不殊曾是足畀所務快心違忤觸計衆或側
目從之鬱類乃顧發紓託於沛齊遠棄刻埒非謂則
醉偭彼如茶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
恚觀者自失莫敢婞娟据理心閑刺史高第稍用庠
遷受憲關濊封傳薄移紛擁髦旄輔以文法胡寧藝
事縕籍無害雅所湛漬德之休明膠庠所覶敦維在
寬國中策篹誘啓嚮成遴績上最聲勤累積榮聞塗
曳云何涓涘不可涉揭惟薰自煎皦固來忌英儁竝
澌愠於大戆容與濟上旬請斎稅芳之不郤豈惟鶡

擕相學攜手隨踵言逝取酒貰壚織絢忘倦千里命謝憑口獨喟緯其弘高徐然域外屬運更始乘天之濟惠此羣公徵命遑遽無余舊疆推擇言造致令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逸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匆庸以次再陟作監益此未歲昭茲僞功榮寵相稱茂楊豫土匪亟來字追綜名閎赫赫分地庶其益躋隆我鼎司（叶息利）慈養倏違畫焉摧毀在疚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郎之云悴人倫岳隕典墳靈隆有識纏哀豪彥輿涕斯緒適造失之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懿

雅周道款言江汭死生契濶胡㳂之嗟間承燕間殷奉崇議刋酌流畧軌程篇制騁觀三五育渺閎遂揞擊作者鈎深探秘標之適崒嵂稱雄惋非之先學餮後悔百氏流靡餘波方潰于輿視之豈獨無裁仰一時綜足齧款卽有避回辭何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卽冥昧嗚呼傷哉公首闢沈越在輯玉代輿依誰錯衡是繼操馭學篤其功不啻經想容覿郁何棣棣狀不甚偉視精而鋭踈縱不拘敢往開敍遊辰彌海雲清霧霽比並絜度云孰能企萬務粃糠才術低隸蒙叟與芬膴祀遙酹哈然俱亡惟爾清識嗚呼傷哉故以昭垒議君之出（叶只）不固其節庸有所觖忠蹇投軀奬恤赴義業雖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厚終可謂不匱艮友瞿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遂傳被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聆吹瀣總一厥文徊遑歎噫（叶烏界）包洞鬼神含朗方星九原可輿嗟孺子款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王世貞字元美晉王覽之後世爲浙人宋漕貢進士來家崑山之湖川遂爲太倉人祖倬父忬倬成化戊戌進士癯然儒者富於經濟起家知縣累遷右副都

御史整飭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禦虜馬蘭峪有功進兵部右侍郎忬嘉靖二年進士以行人授御史虜犯古北口忬按順天趨守通虜大來竟不能渡河西爲世宗所知特旨擢僉都御史三十一年命巡撫山東亡何倭寇浙直且侵閩中命提督軍務巡撫浙江兼轄福建忬倚俞大猷湯克寬爲將奏釋繫獄故將盧鏜尹鳳卒用破浙直閩中寇明年虜入大同殺將覆師世宗手勅忬左副都御史移撫之忬會宣府兵大破虜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副都御史移鎭薊遼擊敗把都兒之擁衆入犯者又擊敗

犯遼東虜明年擊敗虜小王子又明年授兵備裨勳
江南倭有功四年坐虜入灤河奪一官尋以鹵虜馬
畜過當復之四敗東虜於遼東又二年虜大入犯走
之明年大破遼左虜斬首八百餘級忬治邊屢有功
自以受世廟特知不復媚事上左右又不復修禮用
事相嵩父子嵩父子恨忬久之最後授指按邊郎按
邊郎奏忬不事事嵩擬旨責忬其後虜突過灤淺薄
都城嵩客嗾御史論忬下獄世蕃削讞牘所叙斬首
虜八百餘級詆忬罪忬坐論死是為嘉靖三十七年
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

五為寶劍詩有奇句十八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則嘉
靖二十六年也授刑部主事閉戶讀書與李攀龍諸
子修詞賦之業過從無日夜相彈射復相稱詡動曰
吾黨動曰我輩動曰我二三兄弟動曰海內動曰中
原其聲華意氣睥睨諸公間至前無古人世貞雖與
攀龍輩修詞賦之業乎其當官視中貴人錦衣帥幸
用事者蔑如中貴人錦衣帥或有不得請求政府為
地亦不為理相嵩才而欲致之意弗善也時有議詆
在酒杯口角間語流聞嵩嵩謂世貞惡少年矣兵部
郎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橐饘繼盛妻訟夫冤世

貞為定草繼盛被刑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也
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為提學使者為美選吏部推世
貞嵩格之得兵備青州青多盜世貞謂盜不在遠在
左右左右椽吏是顛倒秘迂其行事不可端倪購重
賞收募閭里輕俠少年用之青遂無盜始世貞至官
山東諸公見謂文少敢賦奕飲為俊舉而已既見精
嚴練事發奸隱如神明以為趙子都之流也大加歎
服聲聞京師相嵩父子益忌其父忬灤州少失事遂
醸罪搆下獄矣此時世貞棄官走長安市與其弟儀
制郎世懋叩闕請代輦上貴人語世貞曰此無益適

趣乃公斃耳世貞世懋曰冈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
搏顙請抹諸柄人側目嵩無所敢言忬竟坐誅世貞
號跣歸柩倚廬哀痛禫除猶苴履葛巾為心喪居久
之莊皇帝卽位赴闕訟父言殺臣父非先帝意本相
嵩父子不然何臣父劾首功八百餘級不論論灤州
虜小入至死伏惟陛下哀憐詔復忬官此時世貞稱
通賓客論文字宴游山水閒矣世貞為園曰弇州盛
有水石花木之致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弇園
中不惟世貞之文名也而弇園亦名於天下南北臺
省謂世貞父冤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兵備大名世

貞思痛不出應詔上八事竊書當路此八事也世貞
所以報主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當路解而殺
之世貞出而世貞之友尚有尼世貞者世貞曰夫如
是則仇君且也敢勝崇伯子遷浙江參政治吳與三
郡吳越新罹兵火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內
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
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之人以爲此緣王使君
遷山西按察使聞母病投牒歸中道得訃矣服除以
薦補臬旋轄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督治鄖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也

會楚地再震荊州盧舍多壞世貞引京房占有臣道
太盛語又嘗遺京貴人書言江陵淫耳目好非社
稷福其人泄之居正積不平數言於人人然客有請
世貞文壽居正父母與其壽居正世貞復盛有所稱
引至比居正父於衆父比居正母於稷妻嫄居正於
世貞若忤若合手書不時至殊亦款款世人又謂世
貞居正之人也稍遷南大理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歸
此時居正遭父喪奪情起服吳中編修吳中行簡討
趙用賢上疏論居正居正欲杖此兩人者學士王錫
爵詣居正所責之忤居正歸世貞故與錫爵同里相

善也亡何錫爵有女以守節蛻化其未化時感冥契
立恬澹教門世貞俛之尊之曰曇陽大師拜爲弟子
於是焚筆研謝賓客與錫爵結廬合居戒食梵誦甚
苦異時所嗜好古圖籍若三代彝鼎名墨酒鎗棄爲
他人有悉不問於是言官希居正論錫爵世貞兩人
者家居譸張爲幻而一日用賢及門稱弟子而人又
謂世貞非居正之人也世貞於文字其宿好久之終
不能焚筆研謝賓客又復應人求請復游於酒人詞
輩緇流羽侶間居正卒起南刑部侍郎改南兵部侍
郎以三品考與官蔭一子時已遷南刑部尚書矣有

言其嘗被劾不當得考者乞休歸而壽卒贈太子少
保子祭葬嘗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士人人自標
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絕一世其所蒐獵子史百
氏皆以意鎔練翕然爲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
其詩使事搆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块圠大海
渟泓中無餖飣蹇促鑱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高游
道之廣聲力氣象能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
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廢也客既亡論酒人詞輩
緇流羽侶日踵世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絕其所饋
入亦往往緣手散施咄嗟盡有時削牘薦人多者或

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
希聲傳影轉相引重蓋嘉靖之初王守仁以講學開
門能鼓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大類
其時客或故於廣衆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戍
陰持幕中頫笑私語賣世貞世貞恩及人而人不知
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即負
大恚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虜入
都門即負大慮已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痛隆慶
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負大慙庚
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僭也即負大悔吾他無深

嗜嗜讀書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憂之際亦復賴以
活文章稍益吾身後而實小之且吾以酒得生以生
得議以文章得譽以譽得謗以議謗得挫挫之與議
謗也蓋天所以憐我而我之所以自解於辟也世懋
字敬美既晚出游於其兄諸子間其爲文章稜稜有
氣岸諸子命之曰小美仕至南太常寺少卿小美之
爲仕也好爲條教煩不至瑣曲暢物情而能因事爲
功世貞子士騏亦舉進士仕吏部郎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也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
爲諸生窶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貴人
也妻以甥女楊既舉鄉薦學古文詩詞前輩劉麟與
爲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祥爲刑部
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見二子而大
悅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寡合而中行居
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慕而願交者一無所拒
益與權貴傾貲贍遺至假貸爲客費出知汀州府遭
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郎時賓客爲奸利考察論議
家居頗其客日益進中行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其
故謝避嘗爲書通世貞曰山栖中市朝書畫中商賈
杯酒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

障若官治簿書者市朝商旅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
牘也吾所頗得廓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既不謝
避客客有名一能者求見中行悉得其所欲中行所
餽客但取咄嗟辦恨斃耻耳其酒態頗唐諧調悅客
歎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
不怒客有求其尺牘爲先容雖數十函無恡倦聞度
不能中客欲而猶強應之曰奈何使其有慚色中行
既善待客客亦畢其技力佐中行中行名亦用客益
盛而諸公皆歎中行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行自
謫起屢遷至江西左布政使所至皆有治行其文步

起古昔所竝卓爾詩格高逸近體宏麗而悲壯妻楊
妬不子也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御史有譽秀穎日誦
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李攀龍
輩結社爲聲詩有譽業先成家嚴世蕃欲親有譽有
譽恥爲褻狎遂謝病歸卒年三十六嶺南詞客繼有
譽而起者有黎民表區大任諸人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
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遷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
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歲棄去治田
下雉嵩敗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再知高
州擢貴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識高
氣峻不能逈合而閎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
以七子得名京師遂徧海內宦遊在所懷刺過從投
所著作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遊奄至乃拓湖
澨營北園列亭環卉穿沼搆梁當園之中壘石爲洞
名曰甂甄燕賓之餘獨坐吟諷暢然得意或夜泛舟
入富川湖載嘯載歌與月出沒賓從雖衆才品體分
不使凡流猥參高會就坐禮畢飛觚錯行善詭解頤

清歌驚聽已復自起捲褰撾鼓家僮從傍橫奏朗笛
風流不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而黃岡人黃同
執欽人方尚賛吳人俞安期後進遠來爲世屬目國
倫奬誘爲多國倫嘗山所撰著屬鳴鳳較理且誘以
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累曰子相儁而不
深公實麗而不壯蓋靈箕歷逼則然于鱗嶽挺雲端
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易閒與公遇氣勢相壓
公徐逞沈思鬱致泮渙以進脩之組繡各出所執而
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文則元
美閎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千鱗學語史漢閒

不醇之撥而苦是矜乃詩顧獨有齊氣子與朗暢似
其爲人然倡和裁堪託乘不能過也國倫蹶然起曰
何期今日復睹典論隨問先輩誰爲最勝鳴鳳曰蕩
除積習恢復古初北地汝南亡敢輕議正嘉之際黃
岡王廷陳稚欽亳薛蕙君采清韻秀藻良爲競爽後
來亦鮮其儔必也大梁高叔嗣子業乎國倫曰信然
雖然何以益我鳴鳳曰諸公才能曠世學竝兼人傳
後無疑也惟篇篇意自我先語忌人後則善矣國倫
起謝曰荷益不淺國倫李鳴鳳素衣式臨悲響迸溢
詩罷而誄目爲之青國倫所著詩文名甂甄洞集

宗臣字子相揚之興化人父周爲蜀中守臣秀眉豐下目光傍射豪俊自喜年二十餘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李默見臣文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郎吏部郎故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臣爲考功與李攀龍王世貞輩切劘如故久之謝病歸讀書百花洲中居二載默復入爲尚書移書趣臣臣爲强起序遷稽勳員外郎默與相嵩交惡見法而楊繼盛死臣嘗賻之金竟出爲福建布政參議至則閩中有倭難臣分守西門開門納避倭民登城擊倭壽遷提學副使卒於官臣與攀龍輩居相語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

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朝即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方吾屬詞比類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將迎之間既竭吾才不得一辭窮日之力不得一語及夫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詠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黔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屏息避之耳蝕而人厭信而人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

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得輒聞焉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一人是比肩而至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詠歌言危則情性峻潔語優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也奈何而冀幸不可倖之富貴沾沾乎游大人以成名也臣於詩好建安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其理疏以達其節急以短至於橫放雄厲務出意氣之表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居常持論寧瑕而璧寧癖而千里至其論

人亦然寧爲籍母爲季年三十六無子卒之日衣冠坐手書三詩飄然有御風凌雲之意擲筆而逝寄言其父死葬我金陵是時周方爲南比部殯臣金陵久之周曰金陵遠家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乃葬之百花洲其故所讀書處

晉江何喬遠　撰

俘賢記

蔡子英　伯顏子中　簡礪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至顯官常依止之明既定天下擴廓帖木兒敗走子英單騎跳關中轉入河南山太祖使人圖形徵捕得之傳詣京師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者七年關中人復跡以獻械過洛陽見信國湯和長揖不跪抑之不得和怒火其鬚至京師太祖置之外舍

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不受退上疏曰仰惟皇帝陛下掃除群雄混一宇內蠻夷狄戎無不賓貢臣猥以游魂假息幽僵山澤被執道亡久煩蹤跡其在常情死有餘罪陛下以萬乘之尊垂憫匹夫之志憐其所苦賜之解推許以名級臣非大馬豈敢忘恩自惟學本韋布遭罹亂離操戈行伍智術粗淺遇蒙主將薦仕七命躍馬肉食十有五年媿無尺寸可荅國士國家板蕩又復失節更何面目班冕晧紳古人有云不正之女中士羞家爲不正之人中君羞臣焉陛下底定天下兵士大張器械大利府庫大充實金城湯池大堅固興學以爲養明倫以爲教褒節以爲風獎忠以爲勸天下之士鵲起麇興臣之一人何足有無若以無義俘囚厠維新之朝班賢士大夫之列亦非所以提綱挈常爲示於聖子神孫功臣德輔也臣聞王蠋閉門自縊李帶闔室受屠非惡生全樂死亡也所以求仁處義而成名於勇也臣被獲以來追咎無身今日獨有不仕稍可塞心陛下若察臣而全其志禁錮炎邊使終蒿里死雖死癡感恩巳極若以威加海內必伸匹夫之誅則臣仰止古人死無所恨伏俟斧鉞太祖覽奏面重之命館之儀

曹一夜大哭不休人問故曰思舊主耳上勅送子英塞北去

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元鄉薦再仕爲建昌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司贛破爲漢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鬭城下不勝間道入福建陳友定辟爲員外郎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進至吏部持節發廣西何眞兵援閩至則廖將軍永忠巳破降何眞子中跳墜馬求死不得自折一足永忠義而

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賢縣北山下先是高帝數徵求
予中不得而錄取其孥于京師予中曰吾已無身匿
遊州郡買鴆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事稍解
遁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不應者坐大辟論
江西布政使沈立本密言予中于上上束帛徵之使
者至予中曰死後矣且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為歌七
章飲鴆而亡
簡祖英東莞人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從何眞起兵障
鄉里廖永忠旣下廣東徵祖英赴闕上宴勞之賚以
纁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
恃長嫠用世以報昊天向食元祿為何眞參佐適值
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
囚擄臣竄趨莅不能即死茲遇聖朝率土普天維昔
嚙鼠血鐵骨鎖臣母得以生還臣即不孝無所逃死
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完鰥鳥再效臣雖九死其
何能報茲寸祿臣寄以民社此臣効命之秋也而臣
惟顧愆恧不敢受命者實以嘗事元朝瑕纍已深臣
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
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寻北堂之私歡臣母子
拭目清平謳歌日月上俯從之其時何眞部又有南
海人高彬者故為萬戶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為
武職固辭不就久之把筆學詩隱居學易
郎曰右俘賢三人不列於元史幾佚其名大祖出而
全之抑何大也而風示遠矣

晉江何喬遠　譔

宦者記

高皇帝懲自古宦官專政之弊閹寺令守門闥給灑掃而已不得預朝政終高皇帝世有雲奇先忠欲抹卒然之厄吐辭未終斃於蹕前可以見當時宦者不得開其喙矣成祖既耴大位恐中外人心不盡附已遣使鎭守遂爲故事然不敢有所扞觸至于仁宣之世英宗沖幼王振竊權賴張太后時裁抑之然當其時群臣有過動以上旨論之死刑朝爲列卿夕有小

犯徽纆纍纍囚首跣履若牽引奴隸然百官締結不敢出一辭有一劉球上章及之匕首箠刑夜碎其膚矣縉紳罹禍至於此極土木之變身家不免未足償也憲宗之朝則有汪直武宗之世則有劉瑾肆行暴作禍毒亦甚其他大要傳奉官爵嗜嗌賦稅其於蠹耗官民靡費巳甚令臣子不得執法則巳亦不敢有所壞亂然阿丑爲戲孝陵出守張永一言付獄法市若嗜蠛蠓然可以見祖宗之法行而列聖之斷武也世宗卽位廓然一新盡罷鎭守初年張孚敬用事宦者見而畏之不敢闖出一言而中官之勢大詘其後雖久居西內顧閱章奏無虛日異日書旨奏牘中宦竊跂而睇世宗立手御硯擲中其頭賜死於外此時麥福黃錦最稱上意皆以恭謹不懈得終而穆宗之朝滕祥亦稱焉今錄其賢者而王振汪直劉瑾之徒別見之雜紀

沐敬建文時太監從成祖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而上意未巳敬陳請再四上詈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孰是敢反者上益怒命曳殺之顏色不動尋曰我家養宦官皆如此人豈不有益遂赦之

鄭和永樂初太監是時上有意招徠遠人將過道於

乖夷隔蠻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擇舌人馬歡輩從行總率巨艅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往復幾三十年自占城西南通困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固以六七數天方最遠錫蘭山王不共朝俘之以歸語在東夷記自是明月之珠鴉鶻之[illegible]沉南龍速之香麒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克舶而至凡窮島日域來賓紛如而天堂印度之國亦附職方

阮浪交阯人博通群書以禮自持自成祖時被選入

披庭正統初以左少監侍英宗恭愼不懈英宗居南
宮浪復入侍錦衣指揮盧忠尚衣太監高平兩人相
厚善謀令較尉■奏浪與內使■瑤謀糾衆復辟拷
掠百端欲浪旁引內外勛舊織成罪狀浪雖極慘毒
終自承之浪死而瑤見殺英宗復辟特贈御用太監
賜秘器殮葬浪如禮收忠平磔于市三日籍其家
金英不知何所入優於學行爲累朝所器嘗言奉御
范弘於宣宗而宣宗大用之正統中奉使南京還朝
之日公卿出餞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而英心重焉
歎讚於廷曰南宮好官惟薛大理一人而已已已之

變徐珵議南遷英大言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
之師以圖宗社計遷都者罪當誅卒言太后用于謙
石亨而國事大定景帝意欲易儲閒語英曰七月二
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
蓋謂憲宗景帝爲之默然范弘者交阯人讀書有文
章正統中被蒙眷遇凡經筵講義若制誥之令主脩
實錄反五倫書皆以命弘弘剛毅果敢勇於爲善與
土木難死焉

興安景帝時中官也于謙病景帝使安與舒良往問
疾見謙衾裹不再娶宿止朝房留一養子侍食無重
味衣無侈服歎息而去因計謙資用至鹽醬蔬菜之
屬請悉輟尚膳賜之謙須竹瀝和藥景帝爲幸萬歲
山伐竹有言上待謙太尊重安曰試擧在朝不要錢
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日夜爲國家分憂如于公者再
有一人邪則擧爲代然吾意于公而死莫代者矣其
知所重如此

覃吉廣西人成化中孝宗在東宮吉爲典璽局郎讀
書識大體輔導勤作悉規太子於正口授太子學庸
論語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
至宦豎專權蠹政之繇退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願

天下有賢主上賜太子莊田吉請太子曰天下河山
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太子嘗隨他
宦念高王經吉至駭曰老伴讀來矣郎耴孝經自攜
吉跪曰無念經乎太子曰否方讀孝經其見畏如此

懷恩蘇州人本姓戴父綸爲給事中侍宣宗於皇太
孫時以諫獮忤旨繫獄死恩幼被宮賜姓懷成化中
掌司禮監性正直長學問憲宗雅重之林俊之劾梁
芳僧繼曉也上怒甚下俊獄且不測恩叩頭爭曰自
古未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
治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逼俊訕我不然彼知宮

中事擲以御硯不中怒仆凡恩伏地免冠左右掖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芳繼曉令後死者不得獨生徑託疾臥家頃之上意解遣醫勞問亦釋俊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乞於上凡馬房傳奉者毋動上許之敏特疏謁恩跪於庭下恩徐曰起起病不能爲禮問何言敏言故恩大罵曰今日星變專爲我曹壞法法甫欲正汝又壞之他日雷擊汝首矣此坐吾不能居汝來汝來敏故驕貴又老輩也陰啗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死章瑾以進寶石得幸上命傳旨爲錦衣鎮撫恩不可曰鎮撫詔獄武

臣美選也奈何貨得之上曰汝違命乎恩曰臣懼違法也而敢違命都御史王恕論事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常左右之以免於禍初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千萬景泰末頗事奢靡英宗在南内閲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矣乎及復位往視缺一角耳自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事興於是十窖皆盡憲宗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空於爾二人矣芳仰曰臣仰祝萬歲彌天之福豈敢浮費因爲上數建造佛寺道宮上不懌起曰吾巳矣後有汝治者芳懼或爲芳謀曰今上鍾愛興王而萬貴妃有寵盍說

貴妃勸上立興王公保富貴無憂矣芳大然之即入求貴妃貴妃言之上上曰此事止在懷恩間名徵示之恩免冠叩首曰寧萬歲殺奴毋令天下人殺奴也因伏地哭上不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守陵鳳陽孝宗即位名還掌司禮時刑部侍郎何喬新人望所屬萬安輩不利其內薦爲南京刑部尚書恩詣安曰新天子即位正宜使親近賢人君子奈何遠之於南京及科道交章劾安上令持疏示之安殊無去意恩擿安牙牌曰公出矣是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實刑餘恩名還不兩月卒

上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忠

栢玉不知何許人鎮守大同數有所干于侍郎劉璉璉一切拒之璉卒玉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嘆服之人曰公何所從知劉公曰玉時干以事劉公一切見拒豈無所恨耶久而思之劉公所執是吾非也玉卒嘆曰此大同我國家後門夫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望勿壞我所爲備

阿丑事憲宗爲侍中善詼諧時于上前打院本而上時喜之汪直既得罪安置南京丑於上前作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矣罵如故曰駕來矣罵如故曰汪太

監來罵者大驚趨避之問曰駕來不驚何驚汪太監曰當今之人但知汪太監而已直倚兩都御史王越陳鉞成事越鉞婿直爲死黨丑作直爲將狀仗兩鉞行旁一人曰公何非鉞不行也曰吾將兵但仗此兩鉞而已且吾鉞皆有名姓一姓王曰王鉞二姓陳曰陳鉞丑爲垓下之戲作楚歌稱渡江子弟六千皆散其一人爭曰嘗言八千何言六也曰君不知耶其佚掌團營兵役其二千造私第矣佚爲上聞之也卽撤二千人還丑更一日作六部差遣人選擇而使之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於今無所用之次一

人姓正名道主者曰正道亦難最後一人姓胡名塗忻然曰當此之時胡塗大可也遂得遣焉而上時時爲之歡笑

蕭敬南平人英宗初以長隨侍便殿勞賚近臣金錢填集敬執籌筭無差英宗察其心計滑倚任之上閱射命敬敬三發三中陞太監僉書監事奉使荊襄所過以清約聞憲宗初以內官監督倉會計明允宿蠹搜剔殆盡孝宗朝入掌司禮公愼未嘗涉私燕閑賜問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臣劉健等同承顧命武宗卽位嬖劉瑾等八人時時內廷娛戲敬諫曰梓宮在殯鐘鼓之聲日聞於外謂天子何上不聽時外廷知上有所嬖狎顧不知八人者姓名他日劉健將進講敬書八人名使小豎持投之曰公胡不諫健講畢上內豎所投書上怒問主名健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之所使因共譖毀之楊一淸爲相敬時以上命至閣中政事有所乖違一淸托敬附奏故時抗語侵敬敬不爲動世宗卽位年八十餘尚侍左右進止無所踰越及九十一卒敬遍觀典籍能詩好草書歷事六朝謙勤儉約常如一日正德中見諸近倖田園第宅半京師輒嘆曰此豈吾輩福哉有侄孫二人韶歆

俱爲進士

鄧原弘治中鎭守江西諄諄以愛恤小民勸州縣長吏小吏有非法酷虐廉得輒以其刑刑之嘗道過郡邑學宮諸生請謁文廟原辭不往曰我等名教罪人何面目見先聖哉久之移任福建民遮道乞留河南宣府撫按官各奏鎭守河南太監藍忠鎭守宣府太監劉淸守己愛民宜賜勅獎勵兵部議可幷言福建太監鄧原浙江太監麥秀二人爲輿論所與請亦勑旌仍遍諭他鎭使知感發從之上有所遣內官亦時時問曰得如鄧原麥秀者否正德初疏求謝事福建

軍民群赴巡按御史愬乞奏留御史以聞時群小用
事方夤緣求出鎮竟擠而代之原所至安靜不擾代
者需求四出民益思焉與原同時者又有鎮守河南
甄瑾亦以安靜聞

何鼎餘杭人倫素好讀書弘治二年爲長隨奏曰竊
見錦衣衛官校行事得陞蔭國家立法之時人心未
定權爲此緝伏奸雄之具非欲守此爲常也因循爲
例本衛官多不啻數百糜費廪祿繼例而陞年久益
繁夫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而祖宗建官本意也皇
上御極之初下沙汰之令中外稱快但漏網猶多近

來復有夤緣臣聞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求
則官爵不重伏望覽古今壞事之源懲姑息之弊嚴
履霜之戒時勑吏兵二部文非考中本等程式武非
軍功升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則功
賞不濫人食無浮吏兵二部覆奏竟寢是時張皇后
家驕寵甚二齡出入宮禁無忌孝宗嘗與二齡飲起
如廁除冠二齡戲尚冠者手玩上冠又倚酒汚宮人
鼎心忿之一日二齡搴窺御帷鼎持大瓜錘之張皇
后聞之大怒頃之極言祖宗法度外人不得妄入宮
禁近皇親觀燈禁城無所忌畏事在必懲且言上若
用臣必有以報下錦衣掠治究所主者鼎曰有主者
兩人但不可執而按之耳曰姑言曰其一姓孔其一
姓孟給事中龐泮御史黃山論救亦及宮闈事上曰
鼎輕率上奏自薦求用朕繫之內事爾爾等何繇知
責對狀罰其俸六月而禮部主事李昆吏部辦事進
士吳宗周言內官何鼎因言下獄言官營救非有私
也陛下不惟不宥鼎罪而反推鞫不已不惟不聽言
者而反致詰所繇鼎一近侍臣直言之禍至於如此
陛下美德以求言爲盛今反罪之得無欲入而用之
門乎乞俯聽合詞出宥愚戇既而戶部尚書周經等

亦以爲請上詰責曰爾等職居大臣錢穀民瘼自有
掌者奈何妄營捄張皇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死鼎
也鼎死上思之命諭祭而勒其文於碑

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並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
拔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淸同討永至安化王已
就擒一淸卽嘆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餘也國家內
變行且不測公奈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淸曰公豈能
一日忘情哉顧無爲公畫者耳因促席書瑾字永曰
彼日夜在上左右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耳目廣矣
且奈之何一淸曰公亦天子信臣上付討賊不他人

必公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詭言請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安化僞檄檄中所云禍皆緣彼且述彼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變將興上英武必悟悟且大怒怒則彼誅而公用公矯枉反正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顧言時須有端緒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即得上信公頓首請毋後永勿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還見上如一清言瑾果誅寧庶人反江西王守仁生俘之矣江彬張忠等請上止其俘親征之上命永自浙江入邀止

守仁將復縱寧王於江與上遇而上親禽焉彬忠數毀守仁於上謂守仁故與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後以爲功永至浙江宣書曰上命仗鉞撫臣不得抗禮閽中門者累日守仁一日直入館中坐永臥榻上永驚巽之已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壹靡然顧尚持氣岸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盍早投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共成國事耳永曰我故非負國者公不見我安化事乎守仁曰公不負國何爲令主上南征永曰南征何害守仁曰寧藩圖釁江左久虐頃繼以軍興郊郭數千里間亡不折骸而炊易子而食餘孽竄伏江湖尚覬時候王師果南非直此輩乘間即百姓不支且揭竿起矣永大悟則曰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我安用此則以俘歸永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且功時彬等方日夜毀守仁於上會上與彬奕戲永從旁間語曰是得王守仁不然上安得此樂上遣較之江西永佯驚較焉往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上曰聞守仁與宸濠有私豈非同謀耶永曰逮謀反者固當第守仁不反耳抑守仁爲人强而辦彼當論劾劉瑾時橫遭酷訊無所改辭令逮至當置對左右日侍

上有能折其口者否則請已彬等復言上上試召之召不來守仁眞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與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上然上疑則已解

周縉晉州人世宗朝以尚實監出鎮山西專以仁惠感人先是鎮守供億繁盛縉一切栽省之所居左圖右史屢事前隙地多植菓蔬有行事必與撫按議合乃行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夫人擾之耳鎮者靜也守者保也靜以保民吾職爾矣旣朝命罷鎮縉還山西人遮道爲之阻留久之使提督東廠縉在鎮故仁

惠感人至提厰則立法嚴峻時世族鉅豪縱家奴非價貿易商人苦之緡上罪狀窮竟諸姦世宗嘉焉許內府乘馬歲給祿米若干一時以爲榮

郞曰祖宗朝宦侍皆出俘孥罪囚至景泰中乃有自宮求進者覽置之罪竟得收用自是畿甸之民以至山東西齊魯關陜之間其希圖避徭役以幸富貴者家有數子輒一閹之名曰淨身男子上書求用至以千數其無所附託流爲棄人乞于者亦相屬矣正德中于經得志經父來見下簾笞之曰爾忍閹兒後乃上堂稱父子抱持而泣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列女記一

范氏清江人宋范梈孫女洪武初名爲女史授孺人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纂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爲仁孝皇后次爲代王妃季爲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云仁孝皇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成祖聞其賢欲聘而立之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上意女官直抵妙錦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面有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睇視曰尊貌明瑩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班矣女官出遂削髮爲尼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養髮如舊仁宗張皇后自其爲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數服之宣德初皇后爲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之禮及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中私相語曰此薄皇后而不爲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

郭眞順潮州周伯玉妻幼受書於其父教諭因旁通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歸伯玉家伯玉從外入値眞順方櫛怫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正委墜失容卿猝至使人窘逼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焉元

亂避地居村寨衆推伯玉爲寨主眞順語伯玉曰吾觀寨衆皆矜能輕敵必敗事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久之寨衆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多務積粟眞順獨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日索綯而已亡何賊至盡焚農家子所積粟眞順請伯玉引索貫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捕鹵也恣其行眞不問因得從間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歸附再遣指揮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恐誅眞順作俞將軍引遞道上之并言寨人無逆狀俞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於縣西之

後池子三稓彥敬禰彥作礦彥器分授之三經坐而聽其夜誦各與百錢記遍數誦聲如流必錢盡乃已後皆以儒徵彥敬仕棲霞令彥器終朝列大夫貞順卒年百二十五歲遺命喪不供佛祭不焚楮子孫遵行之彥敬妻曰莊氏國初賊起時鄉人共竄入宂莊有難色彥敬强之曰不入且虜與其及也莊曰男女無別生不如死立引刀自裁彥敬義之大慟仰天誓不復娶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彥敬鰥終身郭貞順俞將軍引■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煙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驛底群雄盡流血馬蹄踏得淮河水涸向江南作霖雪潮陽餅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

子亦念選方民將軍高名遺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邀龍文大關蕃衞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賦布德民大悅把茱一笠謹歌奉黃犢春耕葛隴雲紫龍夜眠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將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歌爲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筆嗣屬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畫鐫山石

高妙瑩字叔琬解關之妻縉母也父若鳳元時知封州元末世風奢僭妙瑩獨尚簡整從父官郎悉通經史傳記善小楷曉音律算數女工極其敏妙既歸事舅姑孝謹與關相敬如賓元末舅氏解子元起兵攻賊爲賊所執死之而若鳳亦攻賊廣中中流矢死兄鑑鉅銓皆以舉義兵死於軍外內家屬流離妙瑩喪葬合禮絶葷逾三年時亂離無書妙瑩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授縉與其兄綸爲言宋元來政治民事記及時日無所遺謬臨盡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十餘孫子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與汝曹永訣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下家人皆泣遽止之曰死猶枯株體魄如遺送葬備物於亡無益金珠寶貝更能爲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依近地素衾結髮樸棺深隧遂端坐而沒所著有酒食議女德議若干卷高文海死節事一卷文海卽其兄鉅也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氏上言

妾夫父母生夫一身貧病之境逼於桑榆妾夫坐刑舅姑必死妾請代天子嘉其意釋之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衞州入爲閻州守失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連及守守坐累死家入皆遣戍金齒衞宋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閒使者以聞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閻守之祿養其姑郵壁詩■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扶親姑憩茅屋抱薪席地暫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上千戶奉勑運糧大都回金牌勑賜雙飛虎弟兄晦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芳年嫁向閻州城夫壻好學明詩經羅驛子史遍披覽意欲出仕魁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別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閶闔泥金捷報來抵廬承恩紫除閻州守飄然書

聯西貊行到官授賢訪遺老要把奸兇盡除屏汚穢執厭升堂訊公務夜則挑燈理文案守廉不使纖塵染汚執洪憲教條佐察府推獲罪苦相攀察院來提誰與訴陰行橐橐無錙銖權有舊日將去書辜衣父老泣相送送遠留未于爭號呼後將役贓勤論鳥安大自料無從辦竟畏拷打不成招捺贓誣家人負送飯仁何繇死獄圄中頻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雁門戶豈期一旦詞成空觀陳情妾負如沉紋敍殷勤饑行李零丁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遠錢能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關船木幾子病倒未醫問上皆相難保武呂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不憂家為而今予死姑年高縲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淒常德促裝登程孤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佛百戶日發放來取齊雨霧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履來走向營中宿晴思紛紛倦無力五更睡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顛思昔日閨門內邊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闌干花落庭前鳥雀啼聲實髮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看嬌繡牀前料雙蝴蝶生久尚覺春風饒誰云今日

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來姑蓋舉目向來一荒嬬天台人情樣薄若秋空雲變夫未經數十日畫君重嫁豐商君血色紅裙羅襦繡騎睹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眉笑指青山小古來節義重陳扶日饑身肝膽真哉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誰黃金妻心汪汪濃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迴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天存念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讒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傍聞者擔懷慨腸斷家猿叫何許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懼為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既被擄為兵卒從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逅其叔父乃贖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於成都之尹氏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攜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為業衣之小兒衣以便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聰父所業善聰乃往依之詭姓名曰張勝與李英粥販同臥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襦襦溲溺必暮夜踰年與偕歸究然笄矣善聰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驚曰我故無弟善聰曰我是善聰也泣語姊故姊曰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聰曰如不分明則妹甘死姊名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聰為婦人教大驚愕歸如有失姊謂妹年均郎以妻之善聰曰果爾又不分明隣里强之不得事聞三廠

驚異遂勸為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新會李宗長妾陳氏宗長卒有男女四人則皆嫡出也宗長卒時當元之亂家業飄零陳謹收其譜籍券契攜子女出濡飢口天下既定遂還居宅逐佃作治生宗長世業不失尺寸而宗長子若孫尊陳為母陳不敢居也家有祭若宴則請其主婦主席親戚曰母氏有功於李何所不當尊陳曰吾李氏妾也堂上有我位次耶臨卒謂諸子曰歛我也以布奠我也於廡下瘞我也於老孺人之墓足粵中君子曰謹名分辨

上下陳氏有爲人而知此也豈有妾婦乘其夫可以
風矣
林淑圓莆田人父眆永樂進士坐事發營建北京淑
圓方七歲擊登門鼓訴寃仁廟監閔矜其幼賜之飯
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捄母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已巳冠黄蕭養驟攻
廣城與治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率軍人婦授兵
登陴皆盔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粤人謂之女子軍
胡盧桂陽人都御史朱英之妻事姑至孝和氣蒸家
門從英宦遊嘗攜其族孫奇與俱奇得癘疾不可近

盧親與湯藥夜爲虔禱族孫疾以瘳正統已巳虜薄
都城英時以御史治盜閩浙留盧京師或謂盧盍去
諸盧面叱之名諸子曰虜何能爲有不幸死君義也
奈何去之盧謂食祿之家惟侈易流男未冠女未笄
不使識繒帛珠翠之華雖貴紡績不懈自奉布裙鐵
簪而已
教諭周濟妻朱靜庵生成弘間博覽群書酷嗜吟咏
所著有靜庵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袠
李淑人安陽人尚書李鐩女參政崔陞妻禮部侍郎
銑母也父[illegible]爲户部侍郎淑人少從父京邸聽石彪

曹欽之驕聲知其必敗從陞官京師二十年日令家
僮拾馬通自炊薪爨以助陞儉時時勸陞却饋遺之
物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陞出守
延安銑時尚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遍賄
漸也爲官者多以妻若子好貨敗名及銑官翰林矣
醉歸夜詈婢比曉名銑跪責之曰婢誠可怒何不待
醒爾爲儒爲天子法從可酗詈乎見諸孫有華好衣
則責婦曰吾中年舉銑愛矣終不與以華好衣銑雖
獨子於吾無所敢求夫貪以未成子求母阻尚懼而
知恥子求母徇何弗爲也銑妻李亦有賢行事姑至

孝姑沒衣衰食素者三年或餽銑騾銑曰母嘗恨無
騾今見且喜李曰君尚未知勞生而致之先姑喜耳
未必喜餽銑大慙
林大輅妻黄氏莆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爲工部員
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黄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鞏等
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跽大輅偕同官蔣山卿何遵
疏捄曰罪不及臣臣實恥之疏入亦廷杖百下詔獄
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黄日夜焚香籲天祈大
輅免於罪而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
妻爲咀呪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黄入獄當廷鞫銅

拶鐵箝備極毒楚至斷指不承惕者徵諷之黃哭曰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輿勿出宗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敢娩爲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不任刑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輅嘉靖中歷官都御史

戴綸妻佚其姓綸故客京師從娼郤金寶宿遊後爲京營參將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無可寄委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委郤而屬之曰吾生

死不可知顧獄中無以爲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羸者盡子金也郤策綸日費以其餘結驩權門貴公子益市少妓得錢展轉布置公子得綸金不貲竟因以出綸綸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遊擊而郤提金還綸更四千有奇綸益德郤與俱之官綸妻聞之自家中來爲高坐坐郤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荅居旬日語綸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爲夫子出力乃在故遊娼妾不能爲夫子妻妾歸矣郤與夫子居惟夫子念之垂涕而別

沈束妻張氏妾潘氏束嘉靖中自徽州府推官擢入爲禮科給事中始至京則發憤欲訟相嵩擅權納賄狀方有所待而言者瀕於嵩嵩心銜之會總兵周尚文卒其家上書請卹嵩素惡尚文無所往來殺不行束疏尚文平生忠勇其卒也邊人莫不流涕身後靳卹典非所以勸將來抑亦縣大臣以愛憎爲予奪無體國奉公之義疏入嵩大恨世宗亦怒束庭杖之幽繫之詔獄而繼束後上疏言嵩者凡三人其一人錦衣經歷沈鍊其一人御史趙錦其一人刑部郎徐學詩皆浙人也上既久繫束嵩復惡浙中人不爲束上言而久之嵩敗死又久之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訟

海瑞上怒下以尚獄乃始出束束繫獄十有八年矣始束入爲給事中急趨命則先獨身入朝而令張自後隨之此時束尚未子張買潘氏女爲妾與之俱及至則束下獄張謂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也且未見主公自審擇之潘曰主公抗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乎與張俱守京師日夜治女紅給束橐饘之費及嵩敗死時束父八十有七矣張伏闕上疏請代夫繫獄放束歸養三上不報則與潘治女工給橐饘如故及束出獄對張稱謝并謝及潘潘驚泣扶掖不敢當也束久繫有心疾歸而家益落[illegible]身執爨令潘當夕隆慶

徭役東官稍遷南通政皆不就家居十餘年竟卒無
子亡何潘繼之山陰令徐貞明表之曰一門風節
徐德英莆田人父廷龍嘉靖中仕同知德英好讀書
善屬文適俞氏子所著有建文紀孟母仇氏等賛及
五言古近詩坎壈多病鬱鬱以死嘗作悼志賦其辭
曰金天氏之遐蹤兮廸烈祖乃肇聲昔遭世之紛濁
兮民沸騰其靡寧奮義武以鷹揚兮實奠夏而攘狄
爰帶礪於南服兮遂燕翼而貽則承惠澤之汪濊兮
雖永世而靡忒肆大考之振墜兮敦仁厚以式轂洎
嚴君之揚華兮蓋有光於先烈歷伯昆而降予兮歲

上章吾以育顧薄軀之陋微兮具二氣之靈淑承家
世之儒風兮敢浮沉於流俗奉嚴慈之明訓兮竊前
脩之芳躅列圖史以鑑戒兮覧經書以自勗欽栢舟
之貞烈兮慕關雎之賢哲哀晨牝之禍國兮惻桑中
之自賊悵去古之日遠兮傷徽音之莫續念盛年之
不再兮虞日月之逼促惟聖學之宏深兮懼寡陋之
弗格勵予志以力追兮恒斯夕而驚惕理雖振而必
究兮事何幽之罔燭吾又綴寶璐以爲佩兮紉明璣
以充褘集桂荃以爲裳兮索蘭茝以爲衣芳與澤其
雜糅兮芬郁郁而馡馡美棣萼之並茂兮同厥志而

弗違進承歡於膝下兮退切磋以委蛇追遐風於上
古兮指二南以爲儀奈流光之蹉跎兮歲忽忽而若
馳倏玉枝之摧折兮又鴻鴈之分飛感離居之寂寥
兮情睠睠而懷思慨賦質之凉薄兮嗟性命之多否
疾疢軫其頻仍兮又酷烈之交罹氣鬱鬱而不解兮
愁悄悄而莫支中腷臆之苦辛兮魂怔營而莫持悲
華年之漸再兮悵素志之終違泝女子之生世兮雖
顯揚之罔恃試歷覩於今昔兮亦垂休於彤史或際
遇之赫熠兮播昌烈之文詞或振藻於芳褘兮亦增
輝於門楣哀余生之薄祜兮徒撫躬而懷悲念鞠育

之劬勞兮恩浩蕩而不訾會涓埃之莫酬兮顧惟疾
而憂之中心慼以忉忉兮神悵怳而飛颺惟天道之
昭昭兮善惡降以禍祥嗟軫患之纏綿兮緊百艱而
備嘗抑吾愆之積稔兮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
自省兮余懷嘶其孔章也長太息而自悼兮淚浪浪
而沾裳稽往哲之儀履兮諒天命之弗爽懷宵堂於
共姬兮賦綠衣於莊姜韞何才而屯阨兮釆胡烈而
參商何彼懿哲之茂行兮亦遘災而遭殃牛路道而
疢夭兮睢恣雎而壽康豐肆穢而獲考兮王履貞而
燔亡信玄理之可徵兮悵天道之茫茫心膂感而不

釋兮招靈氣使爲予詳循往軌之冥昧兮何邇鑑之有常孰非仁而可蹈兮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井得兮蘭與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旣以巳矣余何爲而獨傷具憂戚以玉汝兮豈徒迍邅而無當守天衷之秉彝兮循至性而毋忘盡吾生之大道兮等壽夭於彭殤觀大化之微茫兮曠千古而猗徉苟余心而日休兮雖沉痾庸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兮媮懷永歎愴中腸兮遵道履仁吾何傷兮抱貞委順樂未央兮

吳扶陽晉江人刑部主事何琚繼妻也父希淵伯父

長樂令希澄兄弟孝友以家法閑扶陽數歲兄兄讀書輒守几不去久之曉所謂語父曰生爲女子然亦可以有所爲乎父異之使希澄敎之名曰扶陽爲說所名義卽應曰大人微旨固欲兒副此名也父兄擇所歸以爲琚繼室時琚巳舉進士矣扶陽曰兒固不計年齡長少也毋謂吾家慕宦貴乎父兄以琚清脩吉士決意許之旣通盟琚母歿扶陽素衣蔬食居處變常終喪來歸琚羸弱多疾好觀書史扶陽斂躬約飭誦文質義攝理之轄嚴於師友琚郎刑部公退輒勸以愼決捷詳傳比刑部屬員以次司犴獄當一月宿獄琚當次扶陽嘗以手劄問讀書疑義月滿琚還衾枕衣履簡帙筆硏安置不移其初琚大服其謹靜琚以使事過家疾甚扶陽夜跪禱北辰日一食朝夕侍臨決許琚剪髮納琚棺中以殉斷一縷爲琚魂帛自藏其半衣履書冊推酌琚意奉尊給卑具有纖悉去之一月爲文祭琚復作書與內外親永訣曰爲人臣而滅義君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醜也自昔慷慨之士淸貞之女皆舍所生輕若鴻毛吾夫之死上無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戀死生之際難以自訣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

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於黃泉與夫子相見庶幾栢舟令女吾目瞑矣琚死五旬而扶陽死臨死拜哭几筵尊卑內外瞻視凜然舉止詳整王愼中爲私易名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女事聞賜旌表吳氏予族毋也去之五十年而予兒九轉爲邑諸生夭亡予婦王承靜亦死殉之其事類吳氏

名山藏卷之

列女記二

晉江何喬遠　譔

韓太初妻劉氏　黃珍　夏氏陳淑眞合傳

郭丑　高裴二家節婦　海州侍小花

湯節婦　唐方妻丁錦奴　石孝女

趙康妻袁氏　黃三苟妻陳小奴

祥符六烈女　吳金童妻莊氏　俞烈女

李氏二女　杜元昭妻費氏　華亭二節婦

陳細秀　唐貴梅　張氏女秀

陸門婦　何氏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

趙一鳳妻陳氏　張四桂　鄧閏秀

戚世華妻楊氏　劉粉兒　鎭撫張福妹

朱昱妾陳氏　潘聖姑　陶恒妻楊氏

史義姑　郭東山妻王氏　何雄二女

熊氏女　徐亞長　許希曾妻

張隆嬌　林淑溫　蔣氏　歐陽妙聰

山陰周氏女　范氏二女　張桂秀

江原妻秦氏　侯節婦　譚貴妻何氏

周楞妻應氏　張貞女　興化陷倭節婦四十三人

董綵娘　貢士游銓妻張氏　謝婦李氏

趙尚貞　胡氏　侯氏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國初徙和州奉母甯以南劉氏事之甚謹甯道墮傷劉刺臂血和湯以進甯愈道復病再進再愈抵和二年甯患風痹久臥暑月蛆生枕席劉耴齧之便不復生驅拂蠅蚊晝夜靡懈後甯病危齧劉指與訣劉不悟復斬指血和粥進甯復愈甯卒遺命權厝以俟歸葬於新樂後五年弗得歸哀號如袒括之日事聞高帝名至厚賜之遣官爲歸殯旌門復其家

黃珍寧海人郭仁壽妻尊事仁壽甚至仁壽談辯好客珍極意營集爲仁壽娛客不使見窘狀一日仁壽入台城殁旅舍珍聞慟絕數四靈車至庭撫棺一號仆地移刻布苫柩側臥不解衣者三月耴石爲枕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請以木易之不許如是三年珍不直事夫謹在家事父母亦至孝

李宗頤妻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部卒扼而欲汙之夏氏紿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頤入國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宗頤

博學宏詞南昌有十才子宗頤與焉與宗頤妻同時
死者又有同郡陳淑眞淑眞七歲能誦詩鼓琴友諒
寇南昌淑眞取琴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絶絃於
此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明日友諒
至赴東湖死

鄒丑字道安六合人通詩書善持家隆冬盛寒篝燈
持歲恒至夜半纂組烹飪不經師授悉精其能父彬
絶憐愛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曰必力
學玄往力學年十九竟妻玄玄問舉古烈女難之一
一能稱述丑婦道既脩姿容復美其舅有惡念丑彈

指曰人倫之變難以語人潛出沉河而死洪武十年
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河淸水潭上一日
玄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鈎
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次夕
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

高裴二家節婦皆遼東人高本困姑人從夫戍遼故
亦居遼東洪武中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高帝訪
問遼風俗名祖具對因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爲
亂兵所掠力抗不服右腕被斷死其妻劉氏携行十
餘里罵不絶口亦死之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藥師
奴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僧保避難高麗至中途
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行及娶朝混
一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有季弟
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高麗人扃混灘自
縊死於馬攊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爲父讐誣陷死
妻金氏與姑耶氏縊死於魚塢所居室一門五婦皆
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瘟
死妻李氏女眞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
葬陳祭辭柩自縊於屋西桑樹是皆臣耳目之所聞
見上動容稱歎郎日詔有司旌表

海州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往夫家成喪持服
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中採訪使上其
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朝例兵部侍郎徐宗實
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婦
能哭夫於策嫁之初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劓目截耳
亦無以加豈可與尋常守節比例同科朝論是其言
下郡邑旌之

湯節婦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人鄧林洪武
末林卒湯年二十五僅一女鄧族利其居址迫使歸
湯不可鄧氏之人遂質居於巨室張氏湯泣曰我守

天骨於茲上當與同存亡奈何棄之卽欲自盡張義而去之旣而曰鄧利吾財耳盡以家貲還鄧織維自給所居荒野沮洳中患水者再寢處自如而是時湯女已適人矣操舟來迎請至其家避水不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吾守此六十年矣縱沒溺從汝父地下甘心焉學士錢溥傳之曰宋伯姬不避火湯節婦不避水生死不同同歸於貞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奴押卒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鬢錦奴擲梳地下子卒卒掠畢持還錦奴罵不受竊

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爲計行至陰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從肩輿躍下投水中衣厚未沉以手斂裙隨流而逝押卒數輩驚救至則死矣今稱其處曰夫人潭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籍沒繫京獄妻吳走依父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吳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投大窖中泯其屍將孝女繈褓耳旣長問母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其家廟邪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奈何及星期已届治裝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雉經室中衆驚愕告其母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爲父報讐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爲治殺潛之罪

龍安府庠生趙康妻袁氏趙一作嚴永樂中康至興文關棧道墜江死袁聞計哀號奔至溺所自投家人兩月不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並于崖側詔書旌門

黃三荀陳小奴夫婦家居臨海之康功里三荀出傭作日暮未歸小奴抱女迎候于門忽聞三荀爲虎所拖遂棄女于地手執門關追至山足奮身號叫掖持夫足於虎口中捉關擊虎虎驚疑去負三荀歸而三

荀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爲女御史有土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衆搶迫以歸小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奠亡夫燒除靈座卽從來土豪從之奠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乃陽笑而詭遁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美潭上屬襁緻女碎面毀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爲收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爲土豪喝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祥符六烈女鄉人爲立廟於開封府之西門而李夢陽爲之傳若贊六烈女者天順中有陳女年十八聘

楊瑄亡何瑄卒女獨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
不許女則竊剪髮齒嫉氏曰必往寘死者懷中於是
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裹髮寘瑄懷葬焉後聞其父母
爲改聘自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
葬瑄求陳氏骨合焉葬三年而岐穀了瓜產其墓張
氏名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傑病且死握其手
曰我死汝必更雖然善侍後人矣張泣自矢也傑死
謂棺匠曰大之夫性喜寬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
不棺棺成自經死高氏者夏永昌妻嫁三月而永昌
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

死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語之曰汝今年十有九
年奈何乎死高氏曰嗟嗟母謂百年永耶等死耳竟
縊死萬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覘婦有決志
引登樓與同臥起婦曰婦不食者數日矣饑渴甚請
下樓而飲水既下遂縊死時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
妻林病貧無以療賣衣辦湯藥夜籲天求代不得林
死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鋭妻也鋭嘗刲股療母母死
廬墓三年孝子有甥宿孝子舖而夜役其鄰客盜其
財於是孝子逮獄死屍出猶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曰
書爲孝子我不能爲節婦邪竟死夢陽贊曰貴非必

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氏甘心赤
家槁骸竟雙益帶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纖
與奮義秉貞隕軀舍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牛犢鴻
毛死而遂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
賤無識不識郎跡揆心驗獨符同古今一感人心至
公熊掌耻譬瓦全是耻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于新會儒作
劉銘家銘見莊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梁
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推殺之海中越三日莊見夫
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物色其

衣服金也即歸攜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沒時年三十
二翌日三屍隨流遶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感傷共
殯祭之然未知殺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人有司
遂捕銘并狗寘之罪奏聞旌表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蚤亡母窘衣食欲改適烈女泣
曰不幸無父失母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
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怏怏不自得亡何母卒斌前
妻子遣婢潛說欲污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
則殺汝矣烈女曰吾寧不義生一日斌有他適前妻
子操刃脅之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不能辱前妻子

遂剚殺之斌歸捕前妻子置之死而郡中大旱守何文淵大禱禜不應曰郡有冤乎耆老以烈女事告文淵大驚爲文往祭天立雨

李氏二女芮城人成化甲辰歲大饑二女年及笄天姿秀懿父歿乏食鄰婦曰父箱篋中猶有粧奩可出鬻也二女慚羞竟不出户伏箱餓死閭里爲之嗟吁

生員杜元昭妻費氏平陸人元昭亡費年二十撫孤樹節身不厭糠覈而奉姑極其敬順至賣衣供甘旨人謂之曰衣得無盡乎衣盡何賣費曰姑存有限物盡復來姑歿乃自縊而從之

華亭二節婦者朱氏之婦一薛一翁娣姒也皆年二十餘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不許曰身事人者不可失也言許人者不可食也步而家門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可折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夫何求哉且鄰家如吾少而寡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至於老豈少也竟不受旌二節貞志旣同娣姒之交終老如一

陳細秀金谿人父宦遘疾幾殆細秀年十四禱天求代或語細秀縣中軍山懸崖千仞有疾者捨身崖下則愈細秀偕祖往旣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攀緣下至深谷聞語聲覘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愈

唐貴梅貴池人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百端弗聽至繼以炮烙體無完膚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全吾名而汚吾姑非孝也夕易袿襡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

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大慟哭親黨咻姑曰生以不孝訟之死稱嫗心又何慟哭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月顏如生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揚慎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跡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明年病死女聞計易服悲哀若已嫁者葬之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即尹氏執喪舅姑

不忍也勸之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姑母宋疾甚亟
歸省宋思鹿蕘潛刲股作羹進之宋疾以愈

陡門婦宣城人正德間夫婦居陡門巾邑大旱偕其
夫行乞金寶圩夫與約曰爾止此吾往行乞得食當
還餇女去數日不返圩人唐甲者悅其貌邀與俱歸
不可遣妻孥數輩誘致之堅不往與之食堅不食竟
餓死

何氏泗州人父死家貧有不知名夫婦寓居州中與
其母求聘爲婚既至則徙居他縣逼之爲娼何氏不
受楚撻持刀自刎夫婦皆逃去有司聞禮葬之其後

天旱人疑爲何冤所致淮安守詣祭其墓天乃雨正
德中旌門

瑞州府通判姜榮妾竇氏瑞無城正德間華林賊來
劫府榮時攝府篆倉卒授竇篆出禦賊賊突府解捉
竇并其嫡子婦持刀脅之竇氏以身翼蔽嫡子婦肩
被刃者數處輒曰寧殺我告賊某處衣服具在可往
取賊取衣服竇懷篆藏於後園池中少選賊復至繫
縛竇氏如前驅竇上馬竇不得脫紿途罵賊衆欲殺
之賊首曰是婦婿麗且聰其縶至巢中落吾手矣同
時被虜者有唐氏盛豹一父子竇因好謂賊曰君既
虜予可放父還歸報我主攜金來贖我也賊信之遣
豹一還竇氏呼豹一私語之篆處曰歸語我家我命
盡矣前行見道傍井假以渴飲遂下馬自投於井中
賊驚嘆去正德中旌表

崑山縣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斷髮
自誓居三歲二孤繼亡歎曰不死爲孤孤亡吾死待
葬畢耳偶聞外議諷之登車即用石灰自瞎雙目居
一年葬夫畢举首觸石絶復蘇即自置棺沐浴更衣
臥棺中不語三日死

[illegible]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與母貧居紡織爲業

里中惡少年王守素窺覸之女自持端嚴他日母出
牢踰垣逼之桂堅執據其牀欄欄毀身終不移罵不
絶聲牢用鍤斷女頭去官爲治牢罪

鄧閨秀新淦人生十五歸曾景昭郎能善事其祖姑
若姑諧和妯娌閨里俗爲商其家多金婦人則粉黛
紈綺習情侈閨秀衣布紡織日覆額不休或諷其模
而自苦曰布素常也侈則爲妖麻枲婦功惰弗婦矣
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剽奪淫汚閨秀聞而憤曰狗
鼠乃爾謂人盡懼死邪一日黎明盜來遶屋閨秀曰
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匿所生女櫥底

其子從姑出走盜得之索其賄嚳與之曰爲姑與子請命賊竝脫之獨縄閨秀頸驅之行閨秀且行且哭顧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後人來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寡而家散楊無子獨一女幼而世華之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或語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家居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乃僦其夫鄰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盡設夫主奠酒饌盡哀召姻戚飲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根

之問不缺女長贅倚爺脩甃爲內外規

劉粉兒高郵人少許秀才吳作正德中作得末疾微殆私謂其母欲得聘妻而見之母往以意諭劉女初無難意遂與母偕詣作家人作臥內語移時作得見聘妻喜而病愈久之復思之而轉病竟卒女聞引被蒙首而內面臥家人呼之飲食不應尸歷然起盡瓜其平日自爲之屬凡爲嫁奩者滿一襆使持送作家默默屏坐而已父他出以■婦慇遣女女無異也好復其父其夜結束紉合投其門前之市河死其父母昇與作合葬焉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道妻劉氏子輝年方六歲親戚憐劉少寡諷使嫁妹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嫁與其嫂撫孤孩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曰義姑塚

武進人朱昱妾陳氏昱無子陳事嫡妻甚謹嫡妻亦甚愛之亡何嫡妻死昱亦危疾綿惙陳度不可起泣曰主母既亡主父歸盡妾年少也不免見奪孰若先之示心主父自縊而死弘治初旌表

潘聖姑錢塘人許聘孫登名登名卒聖姑聞訃即欲

奔喪守制父母不許遂毀粧垢面服縞斷葷閉門不出富室爭求聘之輒欲自盡父母抹甦久之登名母死女聞哀毀幾絕密於室中置飯一盂遙奠夫姑遂裂衾自縊鄉人祠之以勵女節

廣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被獲悅其色欲污之楊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脅之楊罵益厲賊剖楊腹剜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史義姑許聘宜興縣邵一龍未歸而一龍沒義姑書中心不改四字自刺面上父母不能奪其志

宜興縣學生郭東山妻王氏早孀守節有堂姪英無賴於王鄉里勸妝英長跽哭訴王倉皇不敢當英誤執王手王以爲汚遂執刀截斷之嘉靖中旌表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饑欲以二女爲人婢妾不果又欲賣人爲娼二女不從以死自誓雄强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旣三日雙屍挽手竝浮水面逆流而上衣襟如故

熊氏女麻城人許于劉康康疾篤女割左股遺康康食之竟卒計聞女號慟必死父母多方曉譬不能解曰不哭於劉我終不生許之往哭劉絕復甦姑泣勸

之曰未適吾兒汝何必死女曰以股食之以身事之矣不死何歸以首觸柱而死萬曆中旌門

徐亞長者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畜於徐爲義子生亞長四歲添男死母以亞長還其主人翁去而別嫁亞長十餘歲勤勞井臼恬靜寡言笑居賤不絕出入常有凜然難犯之色養子進旺欲私之不得一日王人翁使亞長雜穢于北洲之荳田進旺跡而强之亞長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被人牽輒自引斧斷之吾今女也身被摸索如此何以生爲遂投北洲江而死

臨高民許希曾妻嘉靖中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無汚地魂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張隆嬌興寧人嫁于陳其姑有外行隆嬌請歸寧自縊而死詔書旌門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訃即日去盥櫛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奮身投海賊急救之欲殺其父母以逼其從女曰辱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齧舌而死賊憫焉乃釋其父母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

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爲之媒蔣曰已從夫而致弟失所非仁也況能保吾蔣于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爲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爲娶婦家財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瞻之女永瞻妻生妙聰及子四人而永瞻卒久之二男子繼喪永瞻妻痛不自勝歎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所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家至貧事母至孝母哭傷目瞽妙聰朝夕奉事焚香籲天目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

身男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鄰母鄉人稱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山陰周氏女年十九適蕭山汪欽欽兄弟五人俱夭歿獨父湛及母在夜有劫盜湛起禦之遇害盜盡掠其貲去周號泣曰貲不足惜何乃刃吾舅誓不與俱生挺身訴于官不獲則走奏京師荼茹三年竟獲盜三十人斬于市

范氏二女會稽人幼好讀書通列女傳長適江氏一

月而寡次將歸傅氏而夫亡二女同築一垣圍屋數椽田十畝於垣內相守以石當種穫時父率傭以入餘日皆閉戶雖灌田亦溝引而已如是者踰三十年復自爲塋死而合葬焉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鬻綿爲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予美少年懼女素剛不可動乃俱佯出鬻少年逼近之女覺紿曰俟沐浴以從浴竟執父所業綿槌奮擊少年少年仆女自縊死既葬墓上草棘不生

江津人江厚妻秦氏年二十四厚溺死屍停山下秦[illegible]所號泣投水者數衆持之不果屍停之水洶急溺無獲者秦誓死不還臥水次九晝夜竟獲屍人謂誠心所感

巴縣侯節婦夫戍松潘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刀刺心而死

興業縣民譚貴妻何氏年十八夫卒刺貞節孝順四字於膊事姑育子慈孝兼備後子汝 萬曆中舉粤西解元

周楞妻應氏臨海人嘉靖中楞以姻屬橫逮死無子應年二十五即欲同死以姑老無依乃殯夫山埛誅

茅剃棘聞績作自活所居比鄰懸遠豺虎魑魅日相狎逼風雨祁寒或不舉火者累日偶得舉火即以養姑節日忍饑姑臥病十年起坐扶持如一日邑令劉大直表其門歲給粟帛台守譚綸樹其里曰節孝

張貞女嘉定人嫁汪客之子客老矣又嗜酒客姬多與惡少私客昏昏不省也姬則從諸惡少攜酒客家貞女初歸客子客姬名貞女出拜諸惡少貞女不肯則語客子曰夫日來我家者何人也而其口殊不及正義客子曰是吾父好友也通家久矣貞女曰好友乃如此若長大毋如此不媿死也一日姬與惡少浴

呼婦提湯貞女見惡少驚反走歸母家日夜哭毋彊
問其哭故語實居久之媪陽謝貞女貞女歸歸則百
苦之貞女時時泣語客子謝絶諸惡少也乘間從容
勸客曰請舅氏少飲酒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媪備榜
掠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媪逼貞女誘逼不應一
日直逼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杵擊巖終夜
哭泣自旦至暮巖與媪恐事泄縶諸牀守之貞女哭
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椎斧
交下貞女曰刃我刃我一人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
椓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

其室天反風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得其狀媪
■惡少曰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縣令坐媪死縣
有貞烈祠壇令暴媪尸壇上毋得收其家夜收之雷
電暴至群鬼百數啾啾來逐始令鞫獄時出貞女尸
貞女經暑三月矣儼臥如生也其頸脅創孔有血沫
諸惡少籲天以祈免血乃從其兩腋出而貞烈之祠
先三日祠旁人聞鼓樂聲從天來火出祠柱中矣吳
人歸有光曰於是見節義天所護然天護之不能護
之使無害者何也

嘉靖四十二年倭陷興化城與難者四十三人其事
可哀其志皦如也庠士林觀頤妻柯氏倭圍城語娣
娌曰城陷死矣賊至被執至顧提學池亭賊稍侵之
遂赴水死庠士林須恭妻劉氏年二十六姿貌殊麗
賊強侵之劉抗拒刃剚其腹同伴者見其屍仆地猶
手執梘檽賊感動爲之具棺殮高翰妻翁氏賊入城
翁抱姑哭賊殺姑礪刃翁頸曰不從砍矣翁伸頸罵
曰賊奴便砍何可從也賊復殺其幼子而擬以兵曰
砍矣翁復罵曰姑死子死吾獨生乎伏姑屍大哭遂
被害陳復拱妻黄三姐年十七垢面冀免汚賊獲逼
之梳洗黄哭罵奮前奪刀賊大怒拽之出黄且指且

罵賊劈之五指俱落仍剚殺之同伴者覆以青袍積
薪焚其尸知縣鄭文煥繼室郭氏賊執欲汚之厲聲
罵遂遇害焦臺尹鄭任妻陳氏賊入滅時即投井家
人捄出之同夫被執入營奮必死既而夫釋獨留遂
罵賊死歸殯之顏色如生知縣黄約妻高氏城陷抗
賊死節庠士蘇繼茂妻唐氏城圍急指後庭井中謂
臧獲曰城陷此吾死所矣倭入城盡室逃竄唐氏投
井死鄉貢士方繼曾妻林氏夫沒貧且無子忍死養
舅城陷亟扶舅縋城舅老悴不能下乃垢面男髻扶
舅歸伏其夫棺側賊獲之詈舅請以身代賊兩釋之

戒諸黨勿執其居庠士周大佐妻游氏城陷被[illegible]
責贖金露刃臨之游無懼色値他賊逼欲以金代贖
游駡愈厲遂被害庠生鄭東野妻陳氏年二十五賊
入城即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駡賊死庠士林
觀文妻陳氏年二十四守志又四年被執不屈賊生
縛而投之火中庠士鄭肇妻鄒氏肇被執舅引姑及
鄒匿鄰舍天明賊獲之逼使前鄒奮曰死即死不可
前也賊怒刃刺洞胸血被地猶屹然坐姑驚號賊所
姑頻愈憤駡激烈賊刺其喉死庠士宋茂淳妻張氏
賊逼之具脂粉使自飾張號詈盡碎其具賊欲刃之

受以頸乃禁之密室潛自牖出抱乳兒下井死庠士
李啓謨妻黃氏方盛年賊至匿其男舜嬪中覆以麥
草與二女赴水死州判黃采妾朱氏張氏城陷朱自
經死張與采被執賊屢犯不從執采焚之張自投烈
火死朱年二十五張年二十李塗妻陳氏塗嬰疾陳
事姑甚孝年十九倭執而逼之駡賊投水死庠士鄭
日新妾蕭翠環與其婢同爲賊執日吾必死之即以
所生子付其嫡妻既至賊逼之不從佯欲殺之即引
頸受刃如是者三婢勸之日何自苦乃爾怒駡愈厲
賊刃之吳緒妻鄭氏年二十八夫亡勵節城陷死爲

林文鋱妻王氏早寡撫孤有孫矣城陷賊欲刃之孫
廷準曰祖母守節請殺吾賊殺準王得釋準妻黃氏
縋城遁入山聞夫計不食死準弟廷澂以護幼弟出
城爲賊所殺未娶婦鄭氏適被擄亦自投白馬潭中
黃懋志繼室翁氏莊重美姿賊見而悅之紿以更衣
自縊死王大勳妻張氏年二十二夫亡姑老自吃糠
覈以米啗姑遺腹生男撫教之賊入城與婦朱氏扃
門燔死吳應桓妻陳氏年二十七寇獲之大號曰一
死便休從汝虜耶什地不起賊斬之黃士寵妻陳氏
士寵宕子也陳爲俛拾仰取生有男女矣而士寵沒

服闋舅姑欲嫁之涕泣踞庭自明志義亡何男女夭
喪志節益堅賊且至城中屢驚語人曰吾聞死而辨
辱則魂魄不媿竟被擄赴水死郭景順妻何氏年二
十五猝遇賊勒之不從欲兵之曰可死不可辱賊五
舟聯爲一舟縛何氏出刃摩其頸以示同俘諸婦時
冬方衣絮絮領故厚何自抑衣領伸頸受刃謾駡賊
死賊怒殺之投屍海中鄭若濟居江口倭至江口妻
蕭方入城若濟遇害訃聞蕭哭投江橋死阮有道妻
黃細娘居海上聞倭警攜二子附舟避之賊追至赴
水死有道從弟道充妻陳氏遇賊亦赴水年[illegible]

餘蕭奇烈奇照兄弟也其二婦皆林氏同孀共節儀
至城二婦相語曰吾二人嫠居十年不可辱也當求
所以生二孤耳奇照妻縋兒城外投城下從之奇烈
妻則毀面易乞人服從城門出奇照妻足傷尋卒奇
烈妻被傷仆地力護其兒居月餘亦卒雍士悳妻林
氏倭歸城姑方臥病林不忍去姑賊至將殺姑林請
代賊見林色悅之免其姑縛林去至渠河林紿曰不
須縛也願自行賊信而解之遂投河死陳在良妻方
郃娘城陷與姑若夫出避賊賊擁至姑若夫俱相失
賊逼之郃娘罵賊投河死林承芳妻鄭氏遇賊罵不

從賊怒割其左耳罵愈厲復割其右耳又復罵賊大
怒割鼻逐之劉氏二女被倭擄繫入知府林介祠中
倭飲而酣遍視繫中得二女出之姊妹也姊年可十
七八有殊姿倭先耴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汚
賊倭莫知云何詢吾人具以對微笑命懇之曰若從
我終當詢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
歸耶倭知其不然以姿故乃憮背作款語狀女雄視
罵益甚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復侵其妹
妹大罵曰我姊爲汝死我肯汝汚夷雖不辨其音然
見其色厲甚露刃脅之女不爲動曰死即死倭無可
爲計欲强汚之女知之紿吾人曰吾固願從姊燒未
化吾不忍也化姊屍從汝矣倭聞譯言有喜色身負
薪爲諸酋先火熾女又赴火死倭恚甚連劊其屍殺
其被遂四五人以洩怒黃河妻陳氏河陷賊賊質以
索鏹陳氏遍過宗人無所得乃自人虜圍請代告賊
曰必放夫出鏹乃可得逾旬河不至賊以爲紿已引
出割其乳立斃西門女子者賊至匿西門涵竇中賊
得之據地不起賊怒刺其喉四五日顏色如生但頭
微俯如支頤之狀二丱女姊妹也賊欲汚姊姊厲聲
大罵値火發遂赴死已而意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

舌去溝頭泡嫗者賊將殺一男子嫗固抱持云夫也
賊奪而殺之嫗捫屍裹血哭移時亦被害北門嫗者
賊殺其姑抱哭同死水關旁女子者賊執之罵賊賊
斷女子舌寸斬焉後村婦人者容色甚盛不受賊汚
曰請受刃賊戀之置之房乃自垢其面請死甚切賊
不忍復以火燬面皮決之如癩賊舍之釘壁女子者
抗賊不屈賊釘其手足於梅峰寺前之壁間以死槐
樹下女子與父同執賊欲就女耴贖金女曰吾女流
無能爲也可放吾父賊出其父女遂代父死衣紅女
子丘家女也容色麗都賊往西洲得之厲聲罵賊死

李遇陽妻董線娘浦城人遇陽畫史也以宕子游江湖間去之二十載方歸歸數月輒復去此時舅姑咸年踰六旬而夫兄不事生業所以養舅姑皆自線娘十指出而自後畫史之音信絕矣舅沒夫兄潛與姑許爲夫書囑之改適線娘痛哭自縊姑憐而止之嗣是家日窶夫兄出亡線娘養姑不懈姑歿典衣襄事歸家依其兄嫂居或日不爨爨亦不飽也萬曆中乃知畫史贅馬瑚府富人家挾貲至千金前一歲物故線娘號泣曰死吾不媿矣遂不食死年五十一

貢士游銓妻張氏政和人適銓奉匜沃盥有賓案儀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已嫁季方笄也嘉靖季寇發建寧張氏慮且莫測數提誨其季女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幾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聞讓曰婦言不祥無喪而憊者歟張曰婦聞士尚其節必崇於夙女愛其身必明於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辭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居亡何寇攻政和陷之張度不能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頷之即赴井死張隨之閱數日賊窺井出骸割其帶索中簪珥得金數十時銓與其兒俱被執于郊外銓幸先脫後賊拘銓兒押之赴家取貲視其母妹則既死矣賊知其故亦相愕曰維母與子各挾其貲可以得生何非爲也烈哉烈哉覆之以衣而去萬曆中旌門

謝婦李氏崇仁人幼許聘謝黄九黄九商於楚數年不返李既笄以家貧歸謝與黄九未一面也踰五歲黄九書來曰已他娶李氏矢志自守家人知其不可強遣之歸寧父母多方諷之亦不語自歎曰一馬一鞍天定之矣其父田夫也不克成女志私以許人李聞之自縊死

趙尚貞江華縣民趙志倫女幼聰慧嘗辟纑燈下聞其舅弟讀孝經因通書義一日父取官給諭民歌聖諭解說帖壁上尚貞就讀至婦職婦德之條聳然有悟隆慶初富川苗賊數十人至志倫家虜尚貞去尚貞怒罵臥地不行賊割髮恐之罵言愈厲賊繫頸拽之尚貞乘間抽賊刀刺賊肋群賊大怒斷其手足支解以去時年十八萬曆中旌門

胡氏衡州人年十六適庠生謝恩賜恩賜讀書鴈峰下遇方士授之丹術謂仙可立致絕欲養生父母不知也爲娶胡胡善事尊嫜敬奉夫子內外咸宜顧未嘗一接枕席居二年母始知之泣謂恩賜曰吾子從

汝奈何不爲嗣續計不念新婦獨不念二老人耶恩
賜終不移而胡無幾微見顏色又八年恩賜死舅氏
繼之胡哀號累日夜亡何姑病亦危籲天願代姑幸
無恙憐其尚處子也爲奩具欲嫁之胡大慟曰新婦
去姑誰與養旣醮矣可再乎仰天誓死姑見其誠乃
爲恩賜立嗣不半載所立嗣亦死姑慟欲絕胡朝夕
侍曲爲解譬姑安之姑以壽終胡喪葬皆如禮
方廷淮妻侯氏樂清人家貧甚僅有長凳一每食不
敢與夫並乃跨卓其上與夫對食如賓攻苦茹淡家
益以饒

郎曰賢淑之女世之所不易得見也存之可以輔世
道貞之與烈郡國志比比有乃其事雖甚難而跡多
相類余又不勝叔焉蓋於此有幸不幸矣若夫深山
巨野之間奇節艱貞不登於君子之載至泯泯乎無
聞者烏可謂無人哉則又余所不得而叔者也

晉江何喬遠

臣林雜記

紀綱臨邑人爲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鈎人意嚮輒先發之王日益幸綱以爲千户旣卽位擢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子旣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爲忠謇欵無間郎淇成諸公見綱自匿引而綱遂窮意爲非行指揮敬江千户謙春等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上久亦頗疎之中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卽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史狀綱罪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佷薄騃儈陰斂陽郤攬挖蠆尾包藏凶心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償人牛立槁卽獄喝持大貫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爲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肌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氏人貲等第舍莊宅十七所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鋼二白金鞍轡二從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貞保道貞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鞓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之陽爲言見上赦若誘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煞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喜

道姑陳妾首欲買置腰爲都督祿所先綱遇祿大內持鏝鏝祿首腦裂祿懾噤不敢語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道誣持其目賞事捶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廣耴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旣試可令出持歲綱輒簿錄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入故大豪沈秀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秀子文度頗爲人把持因綱令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綺四十疋願得從贅御列爲外府外廐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

白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又度吾後庭未充爲我徵吳中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當端午上射柳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子折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不中瑛折柳鼓譟竟射無敢糾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爲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綱罪罪爲死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等比周爲誣罔亦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須示於天下

門達豐潤人弱冠襲父職爲錦衣百户機警深沉正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薦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者爲達僚佐而達善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外罪繫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旗較逯杲數捕告誘訕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爲賢然杲已爲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杲爲人陰賊憸害亡所避事爲上緝察中外撫拾羣臣細故濫及無辜上用杲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駭然不安杲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以私上益德之其官與達埒杲念故爲達所逐棄時時欲害達達惴惴幸自保而已杲既爲上伺察石亨曹吉祥兩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杲以叛杲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及其繼杲乃亦欲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曹欽誅後上居常不自安內借達爲强而呂貴言於達曰逯杲激叛曹欽以有東華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責之術求親於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爲然分遣官較行緝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及於僚庶上以爲能至

與學士李賢並委矣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達所繫罪囚獄隘不能容至別置獄舍囚不承輒稱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爲奸利念一時能言已於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語具彬賢記達鍛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什錦衣之門扉中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間憲宗即位以典璽局局丞王綸事坐達與交通謫之達衛達既得罪訴寃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浮於[illegible]詔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鞫之左都御史[illegible]賓等言達恃恩竊法玩弄威權網苛細大獄

慶興內直垂簾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貪官較
驛驗子弟交通爲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一是上命
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羿亦如之
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詔謫
戍南丹而達死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雜記二

石亨渭南人方面豊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髯亦過膝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衞指揮僉事其伯父巖亡子亨得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膽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斧挽强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都指揮使彪亦以舍人授大同衞鎮撫正統中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遷至都指揮

巳巳之變亨坐不援虜與總兵楊洪並繫獄虜至京城下景帝名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殺虜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誘至彰義門更與戰虜潰追及淸風店虜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紿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虜人以爲然皆反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人始知石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虜中論功封武淸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兵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諸子姪並陞千戶當此之時于謙爲本兵亨與楊洪爲將皆一時朝廷所倚虜人稱亨曰爺稱彪曰王也景帝不豫會當郊使亨攝名命於楊前亨見帝委頓出與張軏張輗陰約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爲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爲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於上殺之上卽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名彪大同以爲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西文武百官奔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

賂人白上學士大夫有惡於亨者言上輒得罪上嘗坐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彥敬進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腹心人臣所謀迎陛下皆與議上立擢爲錦衣指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工部侍郎孫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爲請以爲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所不可乃再侍郎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爲暴橫也而內故不相能會上使亨擣虜延綏御史楊瑄奏亨吉祥奪河閒民田而上頷之亨從延綏還謂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我與公何可不結

驕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譖徐有貞李賢於上陽洋解兵柄以動上哀憐上爲謫有貞於外謫瑄及御史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三十五以下者悉外謫會以天變已亨日於上前言事上悉可其奏人懲百戶銘冒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卽言臣當時舉事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冒功者付臣審覈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辭五軍營軍物故老疾諸營當送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違限若數少者請毋送法司聽臣決治然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

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命閽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上使工部爲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顧而問永謝不知恭順侯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王府孰敢然上顧大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名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耶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彪業以亨功一再遷爲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遊擊將軍警虜大同遇虜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斬虜首犯禿王寨其旗幟衣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上封爲定遠伯其明年名還又明年虜屯賀蘭山後使彪往彪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野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虜酋鬼力赤平章生擒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駝馬五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上命贈死賊者都督僉事周賢官名彪還進侯加祿米賚金幣然亨雖驕恣尚麤豪直爽軒豁無機彪險譎矜詡矣彪在大同旣誣陷都御史年富復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

屢名還而彪乃令大同千戶斌等五十餘人詣闕乞留爲鎮守上覺其詐會北虜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王益疑之下彪獄使鞫斌等杲然彪所使上下諭文武官從此無得輒交通往來遣左僉都御史王儉與錦衣指揮僉事逯杲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使諒等百餘人械治京師已亨病告謫其家屬寧等十餘人於嶺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杲與錦衣指揮使門達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競言鞫彪獄得其繡蟒龍衣違式寢牀亨私遣義男後衛同知瑄出居庸市木兵部名瑄不得向亨索亨佯不知臣今直使

人自大同械至彪弟慶數自居庸抵大司禮乘官馬索官司飲饌不當意罵參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代王增歲祿彪言王臣與父亨爲王請王長跪謝彪因索王伎奉酒博野王生子彪賀王延款至暮送香囊等物彪還京師臨川王遣其長子攜酒禮造餞玉林衛軍一女美彪強污之耻至其家十日軍人且告彪繫之獄竟瘐死於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上命亨閑住天順三年也四年春逯杲上章言忠國公怨望益甚其姪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旨斥爲民後日與亨造怨謗爲妖言曰土木掌兵權亨有所愛都督

同知杜清其云土木杜也還者光祿寺火亨曰此天火亨昔無賴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覲其心怏怏且不軌上曰朕念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生他望錦衣衛其執而廷鞫之遂命籍亨彪家及其莊田之在渭南大同者下諭羣臣致書諸王使知亨負朝廷非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疏其罪榜告天下上命完尸瘞之彪與後皆伏誅始亨得志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僉事張通者嘗與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亨迎駕時通方屏居使人告之張公賄我祖孫並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欺君耶且吾亦甚貧卒辭亨

曹欽太監曹吉祥之姪以爲嗣子英宗論吉祥迎復功封欽昭武伯其兄鐸弟鉉及其從兄鐙皆累官都督而一門盡富貴曹吉祥者不知始所以進正統間征麓川及福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多選達官驍射以從以能有成功爲人煦煦小惠諸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爲之請恩澤其迎復英宗皆用其力以成事事成之後與石亨並貴官鬻爵爲奸利於上前多所求請亨既敗凡緣亨冒功者上皆令自首革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緣吉祥冒功者獨見庇

錦衣衛指揮僉事逯杲者始亦緣吉祥進既爲上覺察石亨彪復覺察欽吉祥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犒諸達官金帛倚爲腹心諸達官亦虞吉祥旦夕不測而已後其後相與爲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爲先生欽居常悒悒有異志未有以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郡貿易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逯杲奏捕之欽遣其家奴亮追獲福來箠楚之幾死科道官

闖而劾欽上是之出劾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罰無赦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昭武伯欽家人百户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追獲華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乎朕念欽赦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顯縱干犯憲常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上之誅石彪也亦下諭羣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逯杲伺欽甚急會是秋虜入西北邊上使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上命掌欽天監事太常

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爽土視朝授命於是欽與其諸昆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者我輩復爲石彪矣先一日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殺鏜昂等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爲內應遂以其夕飲諸達官酒厚贈之酒半可二鼓矣鏜與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方待朝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孛羅完者禿脫脫呂數人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鏜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罅急聞上

上止開門縛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從席上亡去殊恐遂號名其死士先馳至逯杲門杲正出門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若故善欽後乃與諸言官共劾之欽亦以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深方瀕著靴鐸刃砍深肩破其身爲兩長安街中甲卒馳百官造朝但以爲征西軍旣知各倖散而庶吉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去索之戶外之呼洶賢驚悅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賢肩傷耳刃蹈擊賢背少選欽提逯杲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逯杲必欲譖滅之耶杲

頭在也今日直爲此人賢曰此人魚肉人多矣誰不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卽可誠告之主上欽曰公可爲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翺處借紙筆爲欽書奏奏成與翺投入長安左門罅門久不開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岸甎以塞門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與尊公作碑文耶因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欽乃與鐸他去索馬昂是時廣寧侯安亦被傷而天已向曙懷寧伯謂其子軏若弘曰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賞征西諸軍毋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懷寧

伯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從者亦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鏞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覘猝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藉懷寧伯執斬潰者以徇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伯子軏遇欽於道奮砍中其髆軏亦死益懼率數騎還攻朝陽門不

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雨甚夜竄歸懷寧伯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欽猶戰數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即予之皆奮呼入欽投井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親黨同謀者一空是夕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市并追磔欽鐸鏞等以徇籍其家伯顏也先湯序馮益等皆伏誅餘黨並落官職流嶺南追封瑾梁國公贈深太子少保幷予諡軏百戶世襲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鄒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榮兼大理卿鏜道爲侯陞弘千戶琮加祿歲二百石進馬亮阿的納等爲右軍都督僉事並加官賞有差而楊瑛亦贈爲編脩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誅獨其妻父賀老免先是賀先見欽貴盛絶不與往來欽欲爲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以父籍較尉從睿皇帝於興得事世宗與邸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歷都督僉事掌衛事爲人謹信識大體於上前時有所解釋而炳少以力幹强敏稱登武科襲父官世宗幸承天至衛輝行宫倉卒火宿衛大臣皆遲至獨炳直宫門負上出火中上德之不欲顯其狀車駕還

京詔掌衛事洊加都督遂以驟貴嘗捶殺兵馬指揮爲御史所糾詔弗問也炳貴與其父黨同列炳陽敬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己者又善事閣臣以此日益重閣臣言有寵炳謹事之言亦愛而暱炳亡何御史糺炳亂鹺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大驚行金三千解救不得長跽泣謝乃已從此銜言刺骨矣言與閣臣嵩爭寵不勝死炳諜嵩發言所與邊帥國節書言坐誅嵩從此益引與計咸寧侯仇鸞用事初與嵩好已相軋密奏嵩父子不法事而意憚炳炳外曲事鸞內出重金帛探得鸞陰事鸞病且

死發其逼虜狀鸞死上怒斲鸞棺僇其尸加炳少保
兼太子太傅歲支伯爵祿而嵩復緣此得幸炳選用
衛士緹騎皆京師中大豪多布耳目所睚眦立碎中
貴人馬廣李彬皆擅重有氣勢炳前後詗刺並坐下
獄死京民貲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其所
用耳目諸豪小有犯亦即置之死諸豪以其方幸上
言上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拔寘與同列亦以此畏
而爭慕趨之至士大夫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炳
縱之不令即死俟上解即聽諭出金錢爲治道里飲
食費炳武舉出吏部尚書李默門默所得大用皆炳

於上前陰推之後坐誣死上意叵測莫敢弔者炳經
紀賻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於治官戴星
出入與嵩及上所親近中貴人錦結婚姻盤據相重
益揣合上意上春秋高奉玄永壽宮詔成國公朱希
忠等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賜在外乘
肩輿禁中得騶騎食伯爵俸炳益遴驍騎七千人置
裨將別領之其所名募畿輔秦晉齊魯駢脅超乘所
號之士以千計鮮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兵
部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嵩縱其子世蕃攬文武諸曹
涯炳從中調持諸曹亡所不關白方鎭督撫大臣非

反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謁門下者亦三
之三四炳所蓄金珠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
妾紈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備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
田店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遺內閣中貴
人亦以萬計諸閣臣以地望相追外相倚爲驩而又
以其素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
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諡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爲
指揮僉事穆宗即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郎曰石亨淸風店之捷李夢陽所謂賦石將軍戰場
歌者也夢陽詩曰淸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己巳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鏃尚帶勤王字憶昔

蒙塵實慘恒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荊關頭晝吹角殺
氣軍聲滿幽朔胡兒飲馬彰義門烽火夜照燕山雲
內有于尚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官軍若雷電天清野
曠來酣戰朝廷既失紫荊關吾民豈保淸風店牽爺
負子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牀頭伏鼓角野
人屋上看旌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胡不異草與蒿
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
掃父子英雄古今少天生李晟爲社稷周之方叔今
元老單于痛哭倒馬關羯奴半死飛狐道處處懽聲
噪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師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
朝郭子儀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
落日古骨白沙礫慘淡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
馬坐望居庸口却憶千官迎駕初千乘萬騎下皇州
乾坤得見中興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梟雄不數雲臺
士楊石齊名天下無嗚呼楊石
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亨讀而悲之亨威名
震主不知挹推以及於難虔誅一時稱快久之謂朝
廷失驍將焉曹欽雖叛臣哉激起於逯杲陸炳與嚴

嵩逼賄亦頗有所保持貴臣常禍傷於寵所從來矣

臣林雜記三

晉江何喬遠　譔

李孜省南昌人小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何興以祈禱術見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爲言官所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轉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劒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耴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皆被譴孜省益自肆遂幷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脩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璲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論主事王範翰林侍讀學士焦芳脩撰曾彥編脩王勑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以次譴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右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

秩又採耴譽望之士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通多出其口矣孜省巳戍邊衞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敢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衞獄孜省不勝拷掠至是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爲家奴能死事劉瑾尊順因得見武宗能左右手拓弓武宗悅之賜國姓爲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户瑾敗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旣典詔獄權益重伶人臧賢回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爲幻咒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寧內侍上外招權納賄郎諸大臣造謁恐後諸司事必關白之小觖意輒遭其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樞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資投寧求爲鎮守總兵若加以危急事亦往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寧爲父寧使岌密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光斥逐之張銳者東廠大閹寧威勢與埒中外稱曰廠衞有衞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衞卒語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爲民華降一級外調之錦衣

衞千戶注與寧有瘫有幹者善歌出入注家瞽者之兄與人鬬不勝注執鬬者搒掠之鬬者死鬬者家訟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纘不敢問也員外郎劉秉鑑署郎事卽據衆證成獄注求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給卒獄因嬴糧移供食錢爲公費浴習已久寧陰諷東廠發其事遂収繫前後提牢者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嬴請窮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子麟及兩侍郎造寧謝寧佯不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

始詣刑部麟及兩侍郎與注揖拜若賓客讞大理卽報允寧乃寢因糧事不治調懋德桂爲州同知而兵部尚書王瓊者故著單刺帽帖裏衣入豹房侍武宗飲酒與寧輩相懽也左都御史彭澤與諸言官論及寧輒忿曰恨不手刃此奴瓊聞致澤其家匿寧屏後故言寧激怒澤澤復大罵寧寧銜之澤既致仕以處置土魯番事至欲逮繫籍其家竟傳旨罷爲民然寧雖熏灼傷枝乎布政使方良永發其家人賣鈔竟不報害胡世寧繫獄優恤之諸公中亦有德寧者寧既得寵甚子永安六歲爲都督下至走使養子授錦衣

衞指揮及千百戶者千餘人寧與鋭念富貴已極上無子欲結一强藩爲地寧庶人宸濠久蓄異志外有賢孝名他日冀嗣上必寧藩子宸濠亦私結寧鋭兩人寧鋭爲宸濠復護衞屯田之數且令數進金銀玩好於上日泄上動靜於宸濠宸濠謀出旨名世子司香太廟爲它日地寧不敢言上念無以荅其求意以玉帶綵幣附其與實鋭馳歸詐稱上賜令府中官屬服緋稱賀凡宸濠府中人入京師者皆主臧賢家有所賂請繇賢達寧其達金銀玩好又繇寧達上於是諸大臣多受宸濠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爲多會鋭與

寧有隙欲有以傾寧而宸濠賂求撫按官保其賢孝以求褒旨卽撫臣若孫燧按臣林潮皆爲上奏御史熊蘭者南昌人也宸濠時時虐蘭家蘭欲上變不敢蘭邑子謝儀者出入鋭所鋭愛之蘭因勸儀告鋭儀備述宸濠謀不軌狀於鋭以危言動之鋭悟許潛發寧宸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黨姓名授御史蕭淮鋭先入言上而寧未知也方約求見上盛稱宸濠賢淮誣奏鋭託故不行寧自言上上不應毁蕭淮上又不行寧心疑既上使太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夕白上繫宸濠所遣盧孔章二人錦

衣衛獄私馳報於宸濠歸罪臧賢賢謫戍邊行未百
里使按偽為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上
南征留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發私求扈從駕既
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進問止
之使輦皇店役遂道白其通宸濠狀上曰黠奴我意
之即令縛管寧臨清遣人密收其妻子家屬駕還寧
與陸完裸而接伴前行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
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財貨不
可勝計世宗即位磔寧市揭寧罪狀繪處決圖榜示
天下子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之

江彬者宣府人初為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
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大同遊擊將軍隨總兵
張俊至過冀殺一家二十餘人為功賊平得大賞時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
健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臺
諫交章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不可
詰旦竟內降於是錢寧言彬於上上名見彬彬為人
黠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詡上悅之以為左都督
賜之國姓留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奕不遜千戶周
騏名叱之彬竟陷騏榜掠至死於是左右皆畏彬彬

時以武事欸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
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中禁或
時為角觝戲手搏虎圈人號邊軍為外四家其軍悉
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彬言上請創西官廳上
以彬為提督彬乘上喜益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
都指揮神周勇略得名入豹房亦賜國姓為義兒時
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雖與彬
表裏德權然寵出彬下彬於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
獵近郊並上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請
上幸其處上欣然馳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一不及從

彬為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
彬時時夜入人家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為薪
而上樂之忘歸稱曰家裏而虜寇陽和轉掠應州上
與諸將擊之壽引去論功封彬平虜伯三子並官錦
衣指揮而琮周皆為都督故邊將許泰亦封安邊伯
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
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為副上還
京數念宣府不置稱曰家裏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
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璧裘馬數十萬令邊
官各獻虎豹犬馬逼金錢又萬萬計縛辱官吏縱兎

巳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燗災陳言言邇來勳戚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駎地錢復科私稅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縶私獄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等覆參當禁得旨令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嚴勘未覆給事中章允賢復言皇上側身脩行特咨民隱一聞臣等豪强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即令都察院指實奏聞命下四十餘日遷延不舉畏豪勢慢朝廷如國典何得旨勳戚私開大店橫索民財白晝大都敢于公行作姦犯法該院既已參論必是廉得其眞如何逡巡畏勢久

不回奏其亟以實上于是院以五城御史車邦祐所覈京城內外諸勳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勛事跡爲多因參勛驕貪恣縱請勅錦衣衛逮其奸黨惡少孫澐等上曰國家榷貨之法自有宣課等司先朝權奸假託朝廷開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即位初年已經降革治罪勛等乃敢茂視國法廣置店舍幾千餘區濫收無藝用官刑阻絕經商賠損國課奸黨惡少其悉逮送鎭撫司拷訊令勛從實陳狀既而副都御史胡守中復訐勛以族叔憲理東廠刑而以復府監獄侵虐無辜甚衆得旨勛朝廷自有處分憲已辭退餘犯

著法司一併拷訊勛疏辯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壇索地錢所令看守經理之人乘機生事臣多不知上准勛辯初春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弊多端乞勅團營提督文臣與勳臣同爲派撥上允之命給以勅勛私心不便勅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官復參其抗肆作奸植黨勛疏辯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惡其不遜責王廷相扶同抗違不自奏白令從實對狀革廷相職爲民于是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遂盡發勛奸利事且言其交通張延齡者上方惡延齡令錦衣逮勛送

鎭撫司併問加時俸一級尋念勛舊勞令衛司釋刑具即問奏處分已鎭撫司參鞫具奏奉旨送法司擬罪當紊亂朝政律論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報可其奸黨惡少孫澐等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頃之上復諭法司胡不如言官劾疏詳列勛罪者于是十三道御史周亮等因參鎭撫司指揮孫綱刑部尚書吳山所司郎中錢德洪本科主事馮燁與鎭撫司掌印指揮倪旻扶同罪得旨下綱燁法司逮問德洪鎭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勛未盡奸惡數其變亂朝政凡十三事并列其使孫

綱拷殺官軍多命詔並下法司究問已都察院擬德洪罪有旨刑官不習法律何以厭服罪人之心且旨令衛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即與不領勑者罪均德洪下鎮撫司重加拷訊于是法司集官會訊始盡依科道諸疏所指悉從供實應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論死孫鋼比依官挾私故禁平人因而致死者律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勑令法司詳議孫鋼處絞如律家產沒官馮煥降邊方雜職錢德洪革職為民孫澐等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產沒入久之勛子守禮請襲侯上許之曰郭英勛戚未可便因凶嗣

廢祖功

仇鸞寧夏人祖鉞以儤卒給事總兵府便嬖適總兵意遂令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游擊將軍安化王寘鐇反鉞屯堡在外自度妻子昌及孫長生皆在城中昌病風不足惜長生六歲桀黠可念也遂帥師歸垂欻解甲入見即稱驟中風風甚不能出指揮周昂丁廣者從寘鐇反就鉞視疾問計既出頗疑鉞疾無狀謂其下曰明日再來省仇仇不出猬與入殺之其下以告鉞度衆心動可暢與成事謂僕曰昂廣來則撲殺昂廣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甚喜立庭中與語反事方手茶相盤辟僕立搏昂廣斬其首遂提首示城中城中兵皆反正而寘鐇就擒封咸寧伯以總邊軍滅流賊進封侯子世鉞愼事人江彬用事諸將黨比多及禍鉞獨以侯終鉞死昌疾鸞嗣侯長生鸞小字也兵部尚書彭澤為名鸞字之曰伯翔鸞居京師小巷儉如京官第而澤為鸞延譽公卿間世宗欲征安南使鸞為總兵鸞至廣東挾所捧勑書欲鎮守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蒲伏見珣不聽鸞遂劾珣上責鸞輕傲召鸞還其後復總兵寧夏以副將軍扈從承天再為河西總兵加宮保坐與曾銑構

下獄及銑自下獄鸞自獄中訐奏銑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鸞鎮守復宮保如故有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侯榮者太原伶人二人便巧可用鸞嬖之鸞復多收陝西兵之為通事者用為耳目屬虜逼大同鸞念前將敗則大驚義榮曰主公無憂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即為鸞持貨幣走入虜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即過大同毋入也俺荅受義榮貨幣遺之箭藁以為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義榮曰虜騎東主公宜自請入衛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

郎佯奏臣偵虜東行日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便宜應援或躡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為防守惟上之所命而上壯之詔鸞留壁居庸關聞警入援鸞郎露開市意於天子言諸邊虜患宣大為最縣虜巢穴在我邊內我有墩臺虜割守之我有軍士虜與往來交通虜得我逃民叛卒輒撫安之虜齒浩繁百事仰求之不得則必入寇彼聚而強我散而弱彼以撫安我叛卒逃民知我動靜而我坐而昧彼事機是以每歲深入無不得利往歲請貢廷議未定前將周尚文乘其効順私與市易虜稍如願得不入寇夫與其使

邊臣私通於下孰若朝廷明賞于上如皇上霈然發詔令與遼東甘肅薊州喜峰一體互市彼且世世為外臣比於邊寇吏自相結納者功相萬也上是鸞疏而馬市之議自此始矣居頃之虜果絲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上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日虜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騎趨安定門外鸞不能戰尾之而已珏邀虜白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匹鸞即以聞上上喜謂鸞功即軍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治鸞尾虜至東直

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之是時巡撫保定都御史守謙亦帥師入援上亦擢為兵部左侍郎乃守謙慎戰不敢直犯虜上益謂鸞能矣先是朵顏三衛夷索賞亡厭薊鎮都御史王汝孝出境撲殺之諸夷怨遂引虜數盜邊虜之此來實朵顏引之虜故稱朵顏軍為遼陽軍也乃鸞所部通事輒自詭遼陽軍辮髮胡服掠京南諸處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則捕繫之上捕繫儀曰大同兵首先入復即有犯出饑疲爾何窮之兵部尚書丁汝夔承上旨下令毋得捕治大同兵也而民間終以為遼陽軍汝夔女婿方為遼陽

軍將汝夔又山東人民即訛言汝夔庇女婿私其鄉人而民間苦鸞兵過虜矣既虜西退鸞出兵尾至白羊口白羊守將扼之反東還鸞軍猝與遇大驚散鸞更道取死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既還朝上加鸞太保兼太子太保而汝夔守謙誅矣於是上奮然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以鸞為都督使吏部右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協理之故翰林編脩趙時春主事申旌知兵事起添註兵部主事為巡視凡鸞所言上上無不從者賜範金圖書得密論事而鸞始謀軋大學士嵩即大受寵

軍諸將賄賂奏起之益張虜勢陝西人多知鸞通虜
者鸞恐發覺因言頃者營制一新臣仰嚴旨欲大振
往時玩愒之習但恐人情不便或興搖謗乞責臣等
毋有所避幷禁戢流言者上許之復許鸞自擇戰將
不必繇兵部必驅虜三千里外如皇祖時鸞對方冬
虜馬肥請以來春乞假臣經略名臣赴宣大適中地
伺虜動靜爲進止必不貽皇上北顧憂上喜優荅之
示鸞對於兵部頃之申幾上書言戎政事於鸞牘有
指上示鸞鸞言上上下鎮撫司拷訊遂革巡視官其
明年馬市議成使經略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

繼盛諫阻坐斥爲狄道典史矣而鸞尚於上前大言
謀擊虜其所言調軍卒脩車馬皆誕謾非計然兵部
不敢盡阻鸞說而上更命悉從鸞鸞不能發一矢向
虜虜藉市往來無忌所市馬要以瘦老鹵獲不可生
者卽復叚布數十萬厭飫漢珍美酒果官寺有司麇
餽稍拂意輒閧詬黠者易漢人服入堡姦婦女邊將
畏而不敢嚴虜虜小入閉不聞軍士拒死虜者抵死
之矣我有叛人蕭芹教虜擾邊鸞旣不能發一矢向
虜則與史道賂虜以求芹虜送芹來鸞遂言將義縛
得之以爲義功叢得陞指揮僉事而鸞加太子太保

益祿及廕矣時中朝皆知與虜市非計顧上寵鸞深
不敢有所言虜更言貧者無馬可市徒有牛羊請以
易菽豆於是朝議皆言虜無饜不可許鸞乃請罷而
上召史道還其秋八月鸞又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
有奇賞戶兵工三部夫馬糗械各數萬赴白羊口關
關險又不敢直趣虜則言朶顏引虜入犯請移兵先
征之總督何棟言鸞此行費軍與數萬爲征虜也而
暇移力於朶顏鸞議格居一月還會我有導虜敎人
哈舟兒陳通事道入朶顏棟誘而擒之上亦論鸞功
加太子太師益祿予廕而其明年虜數盜邊朝議籍

籍各鸞鸞益謬言每鎮選敢死萬人待臣戰虜入犯
令諸將毋遏縱其南臣死戰於內出精兵外搗夾攻
而破之兵部尚書趙錦駁鸞說纖輔也可使虜衡行
戰之捷也都邑尚震驚若其不捷將如之何頃之虜
犯大同益數鸞不自安請往征上問嵩嵩久與鸞相
失幸暴其敗缺卽對宜從鸞言然必擒斬虜酋始得
論上功上慰鸞曰零賊耳第調兵逐勦之居有閒虜
大入指揮僉事王恭死焉上諭嵩以示兵部兵部尚
書錦言臣智識寡昧不能仰副陛下靖虜安邊至意
還令調兵食審虜情機臣事也大將軍鸞所謂兵總

三萬八千諸路梟銳略盡此而宣大額兵十二餘萬不在此數殄絕兇類以報陛下是在大將軍上乃命鸞帥兵至大同車馬糗械復半前秋之役會虜戰泥河鸞家丁先入其巢軍敗賴遊擊時陳殿得免參將歐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還而大學士嵩益言鸞不戰非計上傳示鸞必一大創虜鸞反言前月兵出泥河斬虜首二十餘坐遊擊陳參將安不勇未大捷臣當秣馬礪刃以犁庭功鸞在大同與其家丁爭姑守備沙瀰不吾事鸞鸞挾苦之瀰自刎死邊人惡焉居一月上言臣出師鎮川堡至貓兒莊虜伏起溝下

我軍雖有死傷顧斬虜首五級獲馬三十因爲諸將請賞兵部尚書錦言出師伐虜當取全勝非若羌胡起殺一卒應之者得血戰爲功也上曰諸將暴露賞之更大賞鸞而以虜報急召鸞還止勿調諸邊兵鸞復不自安乞罷不許遂歸亡何虜報復至鸞疽發背詔與疾赴軍上知鸞不足恃止之詔納還勅印以時陳代鸞而大學士徐階遂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左右行財奸用事者悉知銖兩顧欲即發鸞尚恐無案驗令入誘義榮亟亡入虜義榮信之各亡去炳使入

邀擒之乃言鸞鎮大同時私通虜遺貨幣諸物虜亦與鸞箭蠢爲信契義等久承遣往來今懼發亡虜中欲引之入犯是爲鸞死前一日上大怒而鸞已死即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當謀反律宜追戮詔剖鸞棺梟鸞首傳示於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悉發遣發配有差而炳以此加少保兼太子太傅矣給事中郭鋆言兵部尚書錦故自大同巡撫召入爲本兵緣鸞進光祿寺卿董懋中向爲職方郎中並與錦曲意事鸞既見邊事日非敗形露乃外稍示抵

牾持兩端顧其誤國朋奸不可一二數上曰朕亦知之今錦充軍極邊懋中發口外爲民而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皆坐竄其子姓籍伍中冒功爲千百户廷扑削爲民鸞以口辯數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國朝八佩將軍印者惟朱永仇鸞兩人而已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雜記四

萬安　劉吉　嚴嵩　趙文華

萬安眉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授爲編修累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刺骨在宮初無學術外事噣進內結閹宦而已萬貴妃有寵於憲宗其兄通爲錦衣都指揮通妻出入掖庭安喜與同姓陰使人結通往來于家於是通妻母子之間設語相譏妻問母曰及記家貧時以妹妻人今安在母謬曰第記適眉州萬編修者安聞曰吾舊爲編修正是因謬使其妾通通妻相呼以小字叙姊妹悲懽而安與通乃爲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內閣矣商輅去位安進爲首相所以媚貴妃益至至時私進房中術於上妖懽繼曉所繇得倖皆緣安進江西人李孜省者以能幻術幸上安從學士彭華與深相結也貴妃居昭德宮寵聞中外中外有賄緣內使以實貴進昭德者即傳旨貴賜或與之官一時府庫竭而爵賞濫安與劉珝劉吉同相殊無諍匡時人爲之語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嫉侮方正深於仇讎

保養奸回親於內骨交無離合有內援者則與之上無賢愚有內援者則進之同時詞臣若邢讓陳鑑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疏斥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珝別爲一黨與安華相傾久之安以計排去珝越與旻相繼罷珝鄉人在朝者爲一空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劾安耴罪矣孝宗即位言者謂紀太后所以暴崩繇萬貴妃請逮治當時諸醫幷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安驚曰我與萬家不往來久矣他日孝宗簡安所進憲宗疏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疏則曰是大臣所爲耶安慚汗不能出語已爲科道官所糾劾恩復持科道疏令人捧讀安跽起頻仍愴惻自解初無去意恩摘其牙牌曰請公出矣安在內閣者二十年初有諷之去者安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既出道中猶望三台星也安貲貯鉅萬安死妾媵子弟懷以奔人無餘者于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皆淫縱不度後相繼死而安絕

劉吉博野人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萬安同時弘治初累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爲人沉深不見辭色遇事有斷外爲正論陽

恥名內陰剡憲宗朝在內閣者十九年萬安尹直罷
吉更爲首五年左庶子張昇因天變上言爲政以人
才爲先尤重輔導之臣臑者言官交攻大學士萬安
尹直劉吉安直以次罷吉儼然獨存寵信殊過乃阿
結諸言官皆暮款門許以超擢柔佞傾側冀免劾糾
以致人無復言奸計獲遂臣姑舉吉一二貴戚萬喜
依憑宮壼兇焰肆行吉與締姻泰山是倚及喜下獄
猶爲營救吉與父異居殊釁父死甫殮亟賄貴戚近
倖圖獲起復對客笑談無復戚悼盛恥艷姬朝夕淫
樂閭巷相傳以爲笑柄吉請託遍公府貨賂委私門

李林甫之口腹蜜劒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
伏望奮發乾剛亟行罷遣都給事中韓重監察御史
魏璋等皆吉之人劾昇嘗侍春宮因從龍恩轉不愜
所望遂歸咎吉左遷昇南工部郎人目吉曰棉花吉
裁抑湯鼐鄒智李文祥諸人議王恕好名凡事與之
相左恕不敢明言屢疏求退而已吉票旨留恕初無
溫詞第曰不必深辨居久之上欲封張皇后家伯爵
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后子弟乃可上素惡吉使諭之
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上皆削去罪所辭不允
四字及再陳遂許致仕瀕行京師人擱街指目棉花
去矣而好事之人舉所辭不允與不必深辨爲四字
對云初或言於吉曰公棉花者監巾一老舉人爲之
謂公耐彈吉因奏定舉人監生毋過三科試吉去禁
除吉家居大盜入其舍驚怖死

嚴嵩者分宜人童言宿生穎悟絕人瘦削而神甚王
溫如也始爲翰林請告歸鈐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爲
文章清潤雅栗交游皆知名士士以此慕之嘉靖中
積資至禮卿以和媚稱上遂名入內閣年六十餘矣
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恃天子寵傲然据嵩上而
嵩事言甚謹嘗具啓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

虛坐展啓跽讀嵩每見言卑諷下氣於是言以嵩爲
伏已不之防也世宗既用河套事怒言嵩故厲聲抗
聞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言誅而嵩爲首相
矣始上尊事上玄西苑壇而醮命輔臣冠道士冠詣
壇上香言不奉旨嵩獨籠紗帽而入既詣壇脫帽見
冠上香言故以此得罪而天子久內親嵩嵩既爲首
相念自幸於天子即朝夕直苑中板房不敢洗沐私
家天子稱嵩忠勤敏達每名對便殿輒至夜分賞賜
頻繁踰等嵩相二十許年不近女色精心從上奉玄
別以文章交驩士大夫而以朝政內委其子世蕃凡

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商
世蕃以父任爲工部侍郎役諸有機智頗記識往牒
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提也然參所見
以對其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嵩益謂世
蕃能世蕃嗜酒兇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無忌
受四方財賄累數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借上旨殺
之於是嘉靖之季嚴氏之勢震天下然上在位久要
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
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揣上所欲殺而不得免
者無所匡諍而已世蕃既外引嵩所左右者示德於

天下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矣嵩嘗請上
建延恩閣其里中以奉貯所賜玄像及先後諭札江
西都御史張岳給千金爲之布按兩司爲請益岳輒
不宥曰此之爲多矣岳寒骨稜稜有馬革一張而已
已嵩貽書謝岳公伯夷之桀也林一新者以僉事分
巡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
其能重賢士大夫若此也乃有鄢懋卿趙文華數輩
爲世蕃狎客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者至以粉墨塗面
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爲乾子尤密數從世蕃干預
朝政外貪橫於有司中朝恣睢公卿間於是嵩名益

汙辱世蕃雖私狼藉淆亂綱紀京師稱大小丞相嘉
靖末債帥懦將大壞邊事時論皆以咎嵩嵩爲相二
十餘年年八十餘上雅意望壽考數問嵩卿如何長
生以是久見寵嵩父子諂諛以欺上貪汚以率下守
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
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而天下之士風壞矣嵩
妻死上厚其卹典過故事而世蕃不欲扶柩還嵩乃
爲請曰臣老不可一日無世蕃侍許之令世蕃無守
制世蕃挾客曲宴擁姬妾日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
京師兩廣都御史爲上功曰在軍門殺賊效忠死以

次孫鵠襲晉叙爲錦衣千户而嵩家僮羅龍文列銜
中書齒縉紳間矣家僮年世蕃所暱士大夫之亡耻
者競呼年別號稱爲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
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經歷沈鍊南京御史王宗
茂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
張翀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於譴繼盛至坐誅沈
鍊挿入妖人爰書論死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嵩結
諸奄人偵西内動靜朝夕數至嵩隨鉅細裒金勞
之因得以將迎上心上所欲爲唯唯從順上雖微知
世蕃外所爲念嵩爍嫵不欲發久之方士藍道行以

箕進上問箕今羣臣孰貪箕下書相嵩貪天子心動
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爲應龍
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
首以謝嵩父子嵩乃以得罪令致仕去世蕃戍烟瘴
地世蕃子鵠及龍文皆邊遠充軍年錮于獄而有滬
爲民使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悒悒不
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毀道行道行亦坐
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林潤
劾言其南通倭北通虜且爲亂天子於是卽令潤家
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嵩財產守巡官至嵩家點簡嵩

從旁視之歎曰吾壹不知至此籍時得爬一箱綠四
角兩角繫蝗螂金鈎皆怪不知所製久之知奉爲夫
人經襪襠矣有送白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其穢
籍如此然潤所劾嵩財過當有司竟旁連其親黨乃
得足世蕃短項肥體眇一目久繫獄殊不知上意欲
殺之一日隸梲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緹騎之
士標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至其處
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於野寺
亦病死

趙文華慈谿人秀才時爲入授舘東家出二三杯飲
文華文華醉擲破之既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蔚然有
文名坐豪宕不飭謫東平州同知復改爲南京稽勳
主事改刑部主事歷陞通政使拜嚴嵩爲乾子嵩告
世宗曰師生爲人豪縱慓悍好以氣勢凌人爲通政
者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爲鄖陽巡撫文華不喜補
外會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寵賂
滋章鄉黨縉紳合詈共鄙亟宜罷黜以重臺憲文華
不德鏜推舉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
萬鏜意在出臣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鏜前
爲右都御史復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欺通倖等考今

文以不得一品心懷怨望上怒黜鏜并伯辰爲民文
華留如故頃之陞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華上禦
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上方尊事上玄文
華言合上意上爲之罷兵部尚書聶豹文華遂得視
師江南以祭告海神往文華負挾恣睢黷貨殃民稍
睚眦立推仆之是時禦倭者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上
委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府辟名經
慷慨平賊顧雅貴侈襲承平風氣而所倚大將何卿
沈希儀老不可用新進慓猾之士果往速退連戰不
利望實不無損文華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兩自

甞負謂經不足辦滅倭頤指發其上而經以大臣爲自重不與文華深計文華疏劾經坐誅文華謂倭無足滅日夜與宗憲督戰而倭益猖獗復委言代經者周玩病不任而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嗜酒上罷玩爲民天寵坐論死而宗憲代天寵矣時江南倭有二出掠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溧水倭南下至滸墅蹦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恐其合陶宅倭與僉事董邦政扼而殲之文華聞欲攘爲功趨至滸墅邦輔已奏捷輒大恨與宗憲身將浙兵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勦陶宅已皆敗文華掩不言反劾邦輔邦政

不協攻疏下邦輔坐不得敘滸墅功而下邦政總督都御史逮問矣給事中濬栻先後言文華欺誕負覇命江南人稱邦輔功不容口而文華妬捷掩敗上不聞也邦輔見文華劾已整兵與再擊陶宅倭則又敗他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狎聞文華乃知賊未易卒圖會遊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有小捷文華遂有歸志遽言賊解請還闕許之是爲嘉靖三十四年明年文華還顧倭日甚不能蔽即言臣還時南寇大都滅獨零賊未盡耳上疑之數詰問嵩嵩爲支吾對時代玩總督者楊宜文華因言南中零賊所未

盡者坐宜不稱帥獨宗憲可以代之上又爲之罷宜也吏部尚書李默推代宜者不用宗憲以他名上默自其爲郎時受上知所至尚書皆上特簡用是不附嵩惡文華時時於公卿間沮折之文華大恨至是慮情露密奏臣還京時零賊可指日滅至今未殄坐督撫不稱此繇吏部尚書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爲之報復臣論劾曹邦輔默嗾給事中濬栻媒孽宗憲及臣久留邦輔今江南事壞矣而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上他名默黨逆不容誅抑默部試選人策目引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與晚節任用匪人以至敗默

誘訕無憂國奉公之心上大怒逮默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而文華爲工部尚書矣默旣下獄文華過默直房謂禮部尚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滌除之吾旦夕與公同直也蓋上是時欲用文學之臣以備玄撰嵩舉文華文華僞得之然上竟用中允份也已而江南倭猖獗日甚上復數論嵩令嵩語文華以實情對時上已遣兵部侍郎沈良才復視師於江南嵩知上覺文華欺教文華自以意請復往而內言上良才不勝任也江南人引領望文華上復命文華往賊勢旣已衰則與宗憲竟平之其明年歸仍爲工部尚

壽方士金製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嘗
服之是以壽上問嵩嵩不知卽對臣之能老不知其
故非關仙酒也嵩詰文華君何誣罔至是上賜文華
衣文華飲世蕃所歸醉拜賜上聞滋不懌是時巳覺
其在江南殃贖狀正欲斥之會上欲亟脩殿以觀
於述職朝貢之使文華不趣辦遂命回籍心謂未盡
辜乃科道官無敢論者上怒無所洩而文華子錦衣
千戶恩懌請送父歸家其上疏之日犯上所禁封遂
革文華職削恩懌官邊戍之中外大快當文華誣訐
李默時有舉人江宗上文華書曰宗不才曩歲之秋

與宗母兄同遊太學其時望見公嚋衆中踔然有獨
立之風倏然有遠舉之致雖皆年少實知慕義願一
投交旣而幸獲所圖果歡無間時吾三人意氣自許
固將上師大賢下摩勝友俯仰今昔忽焉如昨人事
代謝莫可勝說母兄雖博一第邅廻仕途不遭而罷
宗奔走道路未嘗有一日之幸行迈丘壑以卒餘齒
天實爲之公道與時逢命隨才達受知聖主千載一
時宗與公自信形勢邈絕心志孚邇誠謂公今日位
大矣寵盛矣聖主知而信矣切計以疇昔自樹之心
感慨願効之節而當國家安危之計生民休戚之關

必念之至熟籌之至精于斯之時有舉朝蓄縮不敢
形口者公奮其剛遇上報遇命則言焉必合策焉必
行著不朽之令聞流美譽于冠紳也不意聞諸道路
疏論李公黨逆謗訕以爲罪詞宗時伏枕攬衣遽起
肅然歎曰李公誠然則堯代共驩公無妄發宜爾宜
爾既而稍徵事實則所謂黨逆者訐其與鄉人比而
所謂謗訕者摘其引策目諷也宗傷愕移時喟然長
吁不覺泣下夫李公[illegible]厥位奸以就列則亦明數
其章竊之迹誅殛流竄[illegible]上所裁今也惡其人求其
罪知不足用爲撲滅之計乃獵其無據之誕詞不明

之隱慝使俛首吞聲以就戮辱不亦悲哉李公黨比
與否非宗得知至其援古發策則率爾應酬常慮不
遠苟深求逆探何所不有讒者流聞于公公亦過聽
文致周內以逢天怒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主上
神聖有過唐虞公不能縣羣后德讓之風以共承臨
御寬簡之化顧有詩人謫訛背憎枝忒相傾之智豈
不爲盛明顯比之朝一大累也臣銜論治以爲公卿
大夫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寬柔和惠則衆相愛
嗚呼吾何緣得見此于今日哉顏子戒叔孫武叔之
好譏議也曰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巳也言

人之枉非所以正巳也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故忿慾繇是而懲仁恕繇是而行夫豈竹以喜怒之

私亂是非之實與誣搆之禍哉唐開元中都督有罪

張嘉貞請加詔杖而張說以慮及爭朝宋富彥國惡

高郵守餽遺海寇將請殺之而范希文以手滑悟友

故夫君子上存國體下爲士大夫儆措足之地議法

尚寬慮事欲遠也今李公六卿之首百僚之率也摧

敗酷烈於俄頃之間單詞片言未繇自白行路傷心

士類掩泣而莫能知其負國之驗實非黨之繇來公

於此時豈本心邪直初不慊其人嫌嚙久之遇於一

發而不可制亦不虞横潰至是今亦豈無惻然之意

噫其巳甚之悔乎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又曰思其終

也思其復也宗與公有久故之誼蒙被周恤匡導之

勤載在肺腑適以此時數在左右遇公行事有不然

者令徒内懷憤切而隱情惜巳甘同凡人豈惟自失

初心竊計公悔悟之餘當亦無取宗之循默也文華

嗜酒病蠱被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死

晉江何喬遠 譔

宦者雜記

王振　汪直　劉瑾

張綵　焦芳　劉宇　曹元　冊

王振者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宮及卽位掌司禮數以
武導上上使閱武於將臺振試騎射殿最之所舉首
輒超遷於是漸與政賴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
便殿名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入見數振罪女官刃
加頸以上故罷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溥

鄉故僉事士奇鄉故也溥欲坐僉事抵命士奇欲坐
僉事因公殺人爭論不決請裁太后振言二人皆挾
鄉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斷品降調是爲得之
太后如振言振自是漸摭內閣過失而權漸歸振矣
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大興隆寺壯麗甲京城費以鉅
萬天子至親爲臨幸麓川酋思任發叛令王驥發江
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役自振發之翰林侍講劉球
上封事言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自是
中朝士俛首杜口望風拜跽稱爲父翁雖賢者慮禍
亦不免爲卑巽兵部尚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俱[illegible]
事振而佑尤爲最不肖佑美而無鬚振忽然形問佑
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鎰王文能臣也見
振竝俛首長跽連唯急諾有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
氣節蕩然矣宮門外故有鐵牌高三尺許鑄內臣不
得預政其上是洪武初所置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
薛瑄持振姪子山獄幾刑西市祭酒李時勉坐伐國
學堂前樹枷脰國子門霸州知州張需旌異賜宴坐
杖牧馬者劾需將殺之李御史見不跽亦下錦衣捶
楚幾斃於是振勢轉橫雖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
成宴百官上使覘振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

爲不可與百官宴上聞蹙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聽振
從中出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一年賜振白金
寶楮綵幣諸物命振姪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賜
振勅曰朕唯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
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
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旣隆勤誠
彌篤肆我皇考[illegible]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
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
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勅賞擢爾
[illegible]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昕夕念勞爾

至意國家有無疆之休國亦有無疆之聞而振權益重十四年春虜酋也先遣二千人來貢馬詭千振怒其詐減所貢馬直也先大恨其冬大舉寇大同邊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謀挾上親討之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諍不得上行大臣扈從匆擾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洶敗書數至諸臣連疏止上行振下令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枕籍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促上北向逆之益迫勝動重成國公朱勇至滕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軍中欽天監正彭德清

諍曰象緯示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乘輿陷草莽誰任咎振怒罵卽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旣而雷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怪適前軍沒虜敗書復至鎭守大同中官郭敬以爲言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請車駕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鷄鳴山虜已迫事兵五萬禦之爲虜遮殺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豎儒安知兵事明日上至土木日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又人馬不飲水者三日虜見我師不行僞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逼和上名曹鼐草勅遣二通事往和虜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隨博我兵我兵大亂虜蹂陣出人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乘輿遂北邊堡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爲虜得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護駕突圍復箠死虜百餘人死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毛某俱在朝中爲百官所毆死郕王命籍振家幷其黨振從子山斮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

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二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六十有餘天順改元上尚思振諱言其爲忠所殺詔復振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智化寺祀之賜額曰旌忠

汪直者大藤峽猺種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昭德宮內使陞御馬太監爲人便譎足任而憲宗寵之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內宮有物焉或如狸或如犬能侵啗人其來如風不可捉捕上怪之未幾易州民有侯得權者出家爲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誅自喜復遇道士田道眞

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居母孕
十四月而生生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人姓李名
子龍得權閹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髮往來
眞定間夤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面受學
稱爲上師而得權晏然受之錦衣官較聞而發其事
執下獄與其黨與皆伏誅上自是銳意詷察外事以
使直直布衣小帽乘驢騾往來都下莫重也久之大
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聞上悅之爲別創西廠使
錦衣官較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戶韋瑛者
故無賴子投內官爲家人蒙其姓從征冐功得陞百

戶正欲從直刺事無錫而福建人都指揮楊曅者少
師榮曾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勘亡入京師營解匿
其姨夫中書舍人董璵所璵爲求瑛許之以資賄瑛
因潛往報直而直亦正欲用其恣睢未有路則喜甚
夜過瑛酣飲發較尉掩捕就鞫之搜得其擬賄日數
內閣商輅及法司堂上官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
有名旦奏下追所擬賄黃白二金皆不服使較人琶
之琶凡三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入骨節輒離寸
許曅璵被琶不勝苦卽妄言寄曅叔武選主事仕偉
處直不用駕帖令數較捽仕偉至拷掠如之卽捉掠

其妻孥翰林侍講陳音與偉比舍乘墉罵所捉掠人
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耶音曰我翰林侍講也其
人卽以其妻孥去音莆田人問學深博學者庸不能容爲古文歌詩簡而有則固方驕者無虛日爲人孝友姻里族寓者視貧富疎戚爲賙施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樂易信厚有過則歲切不少貸平居細事多不經意或遺物譁無所較至分別義利界限截直有毅然不可奪者顧仕偉
實不受寄金被琶之楚哀號徹晝夜曅仕偉皆以數
日死直復使瑛入福建籍曅貲產逮其家口赴京又
搜得其歲賄巡按御史及當道籍禁齡之曰吾且言
上於是右通政方賓刑部郎中武清禮部郎中樂章
御史黃本太醫院判蔣宗武諸人直執使瑛先後執

繫獄鞫無實者不以聞奏而縉紳士大夫重足側目
矣至其煩密苛細民間鬭罵縱犬爭雞者並竊捶責
有犯封閉其家或夜搜之所掠辱妻孥皆去衣受杖
遣人四出偵王府鎮守總兵諸處亦輒私有擒械而
人情大騷江西男子福者爲崇府內使或言其貌似
直福卽妄爲直挾亡賴子爲較尉自言奉命詷察歷
江以南莫不震動其熏灼如此居一年大學士商輅
萬安劉珝劉吉等言近日京師伺察太繁法令太急
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懼非承平之世宜容皆
緣陛下委聽汪直而汪直寄心羣小往者曹欽之變

皆繇逯杲生事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因疏直十罪聞上怒曰用一內臣奈何輒係安危於
天下使中使懷恩等至閣傳旨詰問上令汪直緝奸
有何壞事輒欲害之誰先主者輅曰朝臣無大小有
罪皆請旨収問而汪直敢擅執三品以上京官大同
宣府北門鎖鑰守者不可一日缺直一日擒械數人
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捕之朝廷近侍
直輒自換易汪直不去安乎危乎臣所不敢知也輅
等同心一意無有先後而翊奮泣曰臣等侍皇上東
宮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忽爾汪直爲

害遠近不安臣等何忍坐觀之安吉亦皆相繼有言
懷恩以聞上傳旨曰朕不知汪直壞事乃爾卿言良
是便革去西廠散遣官較皆頓首謝而兵部尚書項
忠者嘗遇直於塗不覺直騎過趨謝之直心不驩於
是亦倡率諸部大臣共劾直上遂使懷恩數直罪責
之退還本監譎戍瑛於宣府而人心大快直所執繫
獄其人猥多皆無籍按至是西廠騾革各自散去而
蔣宗武衣因衣逐其家家人猶未之覺也初直在西
廠士大夫無與往還獨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而吏
部尚書尹旻因越與厚輅疏之明日忠會諸大臣具

草使武選郎壁持赴旻署名旻曰疏出本兵卽本兵
自首之壁曰公長六卿旻怒曰今日方知有六卿長
耶卽遣人報瑛雖署名實出自兵部是爲十三年之
三月直旣退泣訴上前曰奴得罪皆黃賜陳祖生爲
之非外廷意而南京御史戴縉者柔奸人也會以考
績入京乃上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
京大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
不聞羣臣革何宿弊劾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奸
捕貪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警衆直其部下韋瑛等行
事張皇大臣奏允卽蒙革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及

時行政卽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決自聖衷復西廠
如故始上心疑商輅諸人受楊曅金徒以大臣故置
不問至是出賜祖生司香南京用直剌事如故蓋踰
月耳而御史王億亦言汪直所行不特可以禁戢一
時且可以傳之後世四方傳聞鄙誚縮億比之奮行
矣直銜項忠之劾己也旣出廠卽嗾官較發江西都
司僉書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於兄太監黃賜
囑武選郎壁得繇京衛陞江西都司科道宮交論忠
違法詞連其子錦衣千戶綬上命三法司錦衣廷鞫
忠忠坐贓罷而商輅亦致仕矣於是大臣附直者乘

勢焰科道詆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劾退者百餘如尚書薛遠董方都御史李賓侍郎程萬里滕昭遠等俱乞休致而戴縉未再朞內傳奉累遷右都御史矣尹旻見直益行長跪禮而諸卿皆從之王越即向旻曰豈有跪人六卿旻曰吾膶公矣不敢自異越爲都御史直復州錦衣千戸吳綬爲指揮緝京事內外相比奸如山也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直建州夷入貢誣以爲盜邀執之諸夷忿將爲亂上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鉞不自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厨傳叩伏趨走甚

恭直見之大悅而馬文升捘直平覗交揖而已鉞即使其子父直更言文升於直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馬公禁阻鐵器出關彼無以爲鋤鎡不能安生相率反耳直還言文升於上上下文升獄戍之自是鉞與直兩相得也鉞故爲山東布政使爲巡撫者年俸俸鉞兩人並强幹苛刻不相能鉞復言俸於直直還會俸以議事來京直發俸貪暴事奏逮之并逮其所屬官吏侍講學士江朝宗者俸姻屬皆連逮貶謫拷掠牛俸究贓以萬計俸不勝拷行賄於綬綬諷所逮屬官吏代俸輸牛乃罷謫戍之鉞說直曰公今威名赫

奕顏因別有捕寇斬虜功乃可以自結於上而外著動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即上言虜酋伏當伽將合三衞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入告上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郎中王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人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攜老弱焚其廬幕掘枯髏爲功是年邉餉之積倉儲滿盈爲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進爵保國公鉞加秩右都御史尋改戸部尚書宗彝陞太僕寺少卿尋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矣未幾虜以復

讐爲辭大肆殺掠巡按御史强珍劾鉞直罪直怒亂中旨械珍下詔獄即戍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附者■家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縉趨走其門矣直更欲用兵安南爲職方郎陸容劉大夏所沮而兵部尚書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春直被命監督十二團營其冬巡大同邊與都御史王越出師至威寧海伺虜近邊駐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而是時張頤爲巡撫都御史傾府庫以媚之盡報爲功次復加直祿米頤陞工部右侍郎越得封爲威寧伯諸家子姪奴僕隨征者皆得陞錦衣官

有差直既啓邊釁虜輒數犯邊得中國人輒毒害之皆以執仇爲詞上固疑之會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共事互生嫌隙寧則恐直見陵直則忌寧相軋儻猝遇虜寇且僨邊事上降勅切責調直南馬監先是直有巡邊之役所至都御史鎧甲戎裴望塵伏道須過乃興至館易小帽曳撒叩頭監道出半窺有如役隸時人爲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如燒葱其熏灼如此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避匿不見困卧驛館孤燭夜熒而已直先出使道出定州知州裴泰故以供具爲直所悅至是以事至曲陽直向泰求食曰吾非復曩比矣上意且不可測爲語曲陽公詰卒騎使得就道足矣十九年八月御史徐鏞等極論直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結黨欺國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上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奸邪當置顯戮姑從輕典乃降直爲奉御除王越名安置之安陸州戴縉吳綬並革職爲民張頤致仕而文升忠珍各復職致仕陳鉞以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其黨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淨軍種菜孝陵籍銘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不絕者累日

劉瑾陝興平人故性淡景泰間自宮爲劉太監名下因其姓純帝時領教坊見幸敬帝初攢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爲太子所悅太子卽位爲毅帝時瑾掌鐘鼓司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八人中瑾尤猾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爲人也劉健謝遷李東陽聞上與八人爲亡度之戲連疏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之帝遣司禮太監李榮王岳范亨徐智等入閣諭曰朕將改矣姑置之健等曰八人者祖宗罪人也惟陛下立決而正之刑帝不忍至驚泣不食使岳亨智等持議日三反曰且安置之南京劉健椎案慟哭曰必無赦岳剛厲嫉邪方掌東廠健等因密語必不可得諸臣且伏闕爭公等從中應之皆曰諾其明日帝召諸臣左順門使榮傳旨曰卿等勸朕早朝則朕聽勸朕罷晏樂則朕聽惟去八人者朕不聽也吾少狎焉長習焉諸臣相顧未發榮轉詰文此舉出公公云何韓文進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陛下始踐祚遠舊故弛萬幾游宴亡度而狎宵人文等備員卿

執靡匡救得無言邪榮曰上豈不知今欲寬之耳上
固有處諸公退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
在榮榮頸褁鐵邪敢誤國及入見岳亨智與之偕切
言上誅八人上勉許之遂使捕付外會日暮而吏部
尚書焦芳者先泄其謀八人夜繞帝前泣搶地曰微
上恩奴儕磔餧狗矣瑾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帝曰
何也曰岳掌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
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
否乃獨咎奴儕帝怒曰吾収岳矣瑾曰夫狗馬鷹犬
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亡忌者繇司禮監無人也

有則倡優侏儒之歡不絕於前馳騁弋獵之觀不輟
於■快意當前惟陛下耳帝於是立趣遷瑾爲司禮
太監命永成丘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瑾夜傳命捕
笞岳亨智逐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
等知事不可爲即疏辭官帝亦立聽之瑾尋矯詔追
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救健遷而
請誅斥之者褫韓文官擢焦芳爲大學士使兼掌吏
部事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急法
中之使自救不贍而莫敢進言帝喜謂瑾可任悉委
之瑾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

曰吾安用爾爲而一煩朕瑾繇是自決政用其妹夫
故司務孫聰客松江人張文冕助之李榮雖位瑾上
畫諾而已瑾選乖覺官較百餘不時四出察私事創
新例以重法繩人作大枷枷及三品以下官員坐事
罰米動百千石委科道官査盤邊歲錢穀非侵盜難
浥損者悉鈎索令償又使倍之科道還報以參劾多
而賄賂重者爲稱職不則繫捶隨至於是縉紳相毆
自爲呑噬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合家収捕坐及鄰
佑無鄰者坐四遠華衣怒馬時時至下邑偏州而入
入重足立矣瑾之爲司禮監也蓋正德元年冬其十

二月使禁直指揮點視六科官辰入酉出毋離其次
矯旨令左都御史張敷華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
隨致仕三年以戶部員外郎李夢陽南京御史潘鏜
黨韓文兵部主事王綸黨劉大夏矯旨諭夢陽綸官
褫鏜職爲民以官寮下錦衣獄者指揮僉事牟斌善
視之矯旨杖斌三十降爲百戶巡按江西御史王良
臣論救給事中戴銑矯旨械杖黜爲民東廠旗較言
尚寶司卿璿按察副使祥郎中瑋有與都門外瑾矯
旨枷以大枷暨于長安兩門戍鐵嶺東廠旗較言巡
按直隸御史王時中刻酷訟繫贓吏殆百餘人瑾矯

旨枷以大枷號于都察院前戍鐵嶺衛東廠旗校言巡
撫山東都御史朱欽嚴酒禁行連坐法使濟南推官
元魁覺察之總甲汝林之鄰人爲酒林懼自縊其母
欲奏聞元魁與知府璜子母粟若金瑾矯旨械繫欽
等詔獄令欽致仕璜爲民元魁謫永戍東廠旗校言
戶部郎中繹督儲遼東濫役人夫儲多入少出瑾矯
旨枷以大枷號于戶部門三月辛未瑾矯詔列劉健
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令罪未盡者悉致仕
跪百官金水橋南敬聽詔錦衣衛百戶景祥小旗錦
官較縉等九人坐王岳黨矯旨杖戍之瑾破故事凡

百官奉使蒞任考冊過家南京刷卷御史允中治指
揮翰等罪翰奏允中過家犯禁逮杖發遣之郝序爲
其父故刑部侍郎志義乞祭葬瑾矯旨送刑部獄主
事瑋擬杖贖瑾矯旨杖降之并及署郎印者主事承
芳錦衣衛都指揮楊玉者瑾黨順天府丞璽移玉文
用關玉奏璽輕朝廷陵武職瑾矯旨逮杖之斃杖下
兵部員外郎昆主事廸御史伯安坐忤兵部尚書宇
瑾矯旨令廸致仕昆伯安外謫之寧王宸濠厚賂瑾
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東廠旗較言御
史胤先病告借用官車瑾矯旨逮杖黜爲民七月壬

寅朔既朝退瑾止廷臣左順門出李東陽所進纂脩
通鑑摘其書畫不精者遍示科道官使劾東陽等不
敬矯旨奪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機等四十餘
人俸令太僕少卿通等十一人致仕中書舍人世隆
等二十人爲民使改書居項之書成文華殿書辦等
官駿等二十人乃皆超叙裴廣匠琄等七人陞文思
院副使暉等三人不與書率遷授謝遷子編修丕再
請告瑾矯旨黜爲民蘭州知州闓與遊擊將軍謙相
訐會虜入莊浪巡按御史高使兵備副使張天衢治
謙罪天衢弘治中爲御史廷糾瑾至是並高閎永戍

之晉府鎮國將軍表槺等其父追封爲親王身以加
封郡王請禮部尚書傑言追封親王子加封郡王高
皇帝祖訓無載也先帝時周悼王睦楝有請固不許
陛下推親親恩許亦宜瑾矯旨許之而詰傑曰祖訓
無載誰閉止睦楝封也令自劾傑言禮部尚書張昇
前左侍郎今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前儀制郎中者今
參議琮前員外郎者今知府忱前主事者今考功員
外郎台瑾矯旨褫昇致仕後所予散官人夫月米曰
使傑自劾者傑又委罪前人令與華俱致仕琮等皆
謫降之徽府爭民田知縣訥不與參政約御史陽都

御史琰如訥所上狀使戶部侍郎泮往覆之曰先朝
有賜爲瑾矯旨悉令捕繫降論之英國公懋家人文
才侵占官民田刑部尚擬減等徒杖罪瑾矯旨文才
律輕情重也大理不參駁法吏邢寺正中寺副雲鵬
評事鐸等悉降之故中山王達有賜田於無錫久失
之無錫罷吏許祿教魏國公俌與縣民塾妙相院僧
爭故田巡按御史大有使羣有司視之俌無田俌不
伏再遣給事中忱等會巡撫都御史艾璞覆勘璞使
群有司再視之亦曰俌無田俌大賂瑾瑾矯旨三遣
戶部侍郎佐大理少卿鼎等往佐等具奏有許祿云

瑾矯旨械繫前後官京師杖艾璞五十編其合家海
南加陞佐等俸一級給事中琊等奏査盤遼東諸衛
倉場有浥爛虧折者縣知州英管糧郎中蓋繹分守
參政今都御史政右參議巨故巡撫今右都御史發
致仕侍郎賜今巡撫都御史璋失驗察瑾矯旨悉逮
治之詔獄瑾破故事今外官赴任者身領憑京師毋
待人齎付三水民恕故妻與私夫謀殺恕論死繫獄
久之恕自誣爲解巡按御史洪爲改杖繼洪者御史
春論如初刑部審錄員外郎廉復如洪擬瑾矯旨褒
春褫洪廉職以都御史森失參駁令致仕四川副使

翼之故以御史巡按貴州千戶銳與百戶鑑訟翼之
繫銳銳逃使追之其僕溺渡死銳反誣奏翼之使御
史絚刑部員外郎鑑錦衣衛千戶珍即訊絚還劾翼
之第所坐故公事又赦前可無罪瑾矯旨降翼之縣
丞奪絚鑑珍俸京山縣民書倫殺人論死審錄大理
寺正習以爲可矜疑奏請再問巡按御史李天賦論
如前罪瑾矯旨驗問嘗鞫斯獄者與習並逮訊以天
賦決獄斷許霑擢京堂官巡撫寧夏都御史藍章乞
宥與之官瑾矯旨都御史四品不得肩與章不恤軍
士自便奉降爲通判給事中奎奏寧夏芻稾十四萬

三千餘束火燬也先任都御史憲管糧僉事時乃報
曰浥爛瑾矯旨逮繫憲等責償憲死焉三年吏部都
察院考察百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儼家故富瑾嘗有
所求儼不與御史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庭撻之不堪
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帷幙不脩其致
仕御史南金詐欺無病其爲民撹頭傑逋官銀監追
二年不就刑部如例類奏請保外完納瑾矯旨責刑
部玩法曲庇人不念錢穀重逮員外郎宅仁主事銓
降罰之令自後犯者即盡償家產仍枷三月邊戍之
不得以赦論巡撫四川都御史纓巡按御史章參政

彥華副使貫參議祥鵬謂蜀水惡請開通巫山道可自夷陵達夔州旨未下繆等皆去任彥華獨開道不待旨瑾矯旨幷械繫繆章等謫罰之徵世子奏民朋等負稅侵耕地朋亦奏世子貪暴遣太監卽訊辭連河南參政約南陽知府智及諸州縣官瑾矯旨發朋戍諸官俱落職以刑部侍郎陶琰故巡撫河南亦令之聞住光祿寺丞松歸省違限吏部據例復職瑾矯旨罰俸曰凡省親養病者皆曠職營私自後違四五月限者罰如松六七月者逮問八九月者致仕十月以上者削仕籍養病一年以上者致仕亡何御史學

服闋稱病違八月如新旨當致仕瑾乃黜爲民瑾破故事令陞遷府州官五品以上者悉推二人請如推風憲官者廣東雲南四川缺僉事吏部推御史善御史欽可廣東郎瑾郎埧可雲南同知山朝鳳可四川瑾破故事越吏部所上序舍置善欽連黜埧瑾朝鳳馬濱州民苦重賦遣給事中豸視豸言濱有官民活鹻地若干頃可備常賦死鹻地若干頃可折納布鈔寬民力民苦賦重者繇前巡撫都御史徐源朱欽不爲奏處瑾矯旨勒欽源爲民瑾上奏請嚴邊儲馬政之罰糧儲浥爛馬匹虧乏者商人解戶悉謫戍於是

法益酷巡撫遼東都御史鼎中錫璋參政政參議矩管糧郎中繹藎監收知州瑾英巡撫大同都御史南管糧郎中藎坐糧草浥爛皆身繫詔獄責其家人倍償於任所久之不能償鼎等奏乞詔囚任所令家人還鄉鬻產業可之猶令鎭巡官償後驗送鎭撫司奏處發爲民永平管糧郎中乾知縣議通判泰指揮英以草束燒燬下巡按御史逮問乾請遣代而後詣理以無廢邊政瑾怒矯旨令毋就御史逮訊之京師瑾與焦芳欲私其鄉較士風言官請增河陝山東西解士之額陝西六十五人瑾矯旨增至百河南八十人

以芳故增至九十五山東七十五人山西六十五人皆增至九十芳子黃中登進士瑾囑其同官得拔二甲首瑾矯旨破故事併與三甲首名並授翰林官錄其殿試所對策若一甲者判官張蘭爲其故父副都御史韋文請祭葬瑾破故事曰韋文久致仕法不得下蘭獄查盤陝西邊儲者給事中奎御史彧奏右參政思明惟學副使崇熙經參議勛都御史一清先後理儲多虧折瑾矯旨皆逮鞫於京師奎彧亦坐參奏不朋白下獄考訊枷項者久之河南民斌與其再從兄凱謀殺再從弟澤俱論死而凱已死於械繫署大理

名工部尚書楊守隨謂劾死械繫即欲輕貳駁御史
房瀛改擬杖都察院疑其輕疏請自上裁瑾故惡守
隨時守隨已致仕家居矯旨即家逮之罰贖米千石
并逮瀛與署名者寺丞鼎寺正訥評事富等謫罰有
差訥自納於瑾又免之侍郎貴以脩邊用不足請借
戶部太倉銀尚書佐言往借太倉脩邊今尚未抵不
可許瑾矯旨往歲借不抵何不索者令佐自劾并郎
中等皆奪俸侍郎瓊既遷吏部不自劾瑾曰向猶有
分職何自恕亦改之南京監察御史玉刷諸司文卷
多所奏劾瑾矯旨玉彈糾諸司殆可嘉者乃公廉者

不別舉降三級外調之兵科給事中希曾監察御史
之勵查湖廣邊儲亦有所劾奏瑾矯旨希曾之勵劾
不盡逮繫鎮撫司杖而削其籍前巡撫湖廣都御史
全右參政福副使獻民皆即其家捕之戶部郎中乾
諾坐先爲主事時監收今有虧折浥爛瑾矯旨皆送
繫巡按御史待追償保定中衛指揮僉事永以索財
捶屬吏景致死故坐故殺論刑部員外郎麟審錄以
可矜請改永戍永猶訟下御史武驗問如麟擬瑾從
之猶矯旨以麟擅出死罪降二級除之邊民登顯爲
競渡之戲旗較妄言民擅造龍舟者瑾矯旨籍其家

瑾曰益橫恣內臣有爲匿名書者籍瑾過惡陰授禁
軍使朝則棄之御道書兼追訟故尚書韓文舉太監
扶安黃偉可用六月壬辰上朝侍班御史奏瑾大怒
上退朝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
有頃命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
待衆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甯杲等東向跪曰御史
輩習知法度亦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
士者爾等敗壞朝廷事不一一稍處分即皆怨太祖
法度即不見豈不曾知聞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
視遺書處是何官立也黃偉曰四品以上朝房班餘

雜立耳遺書人寧復立故處瑾曰則皆跪之其郎中
搜必得草偉曰爲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
日僵暑中者數人悉拽出偉忿曰帖子所言皆爲國
爲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它人禍爲
瑾怒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民間匿
名固死也矧御前即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待李公
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瑾入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
內豎擲冰瓜焉榮曰公等拾啖之有頃瑾還來榮曰
來矣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
長安醫飯者爭飯百官市中蓋暴而死者刑部主事

鉞順天推官臣進士伸賜而病者亡并明門李東陽
疏救瑾微聞出內人乃罷帝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
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首掌
司禮監印於是瑾權益重內外章奏無大小先白瑾
乃敢奏奏至不敢斥瑾名外鎮巡官以白本奏聞以
紅本白瑾瑾不復干涉內閣持歸私第與聽文晁撰
僞旨付外益用其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楊玉毛倫
等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法任情陞罷陞而謝
薄者立見罷加賄又輒陞將官失律有反加封伯都
督者時從自傳奉時徵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籍

沒故大臣家收適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
巡捕巡鹽等官四出搜索增益諸邊屯田賦稅以肥
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寘鐇之變而卒及於禍太監榮
奏甲字庫收貯三梭布故備內宮內使之賞邇來以
充文武官折俸包兒皆繇內外交通是致供賞空乏
瑾命少監淮與給事中御史戶部郎中各一人盤驗
之矯旨論建議停徵及擅擬折俸者百七十三人下
侍郎儼等十三人獄奪其俸罰給事中祿御史楠等
九十五人贖罪米百石餘曰聊寬爾戶部參浙江巡
鹽御史潤督鹽價遲延瑾矯旨下錦衣獄杖之法司

望風擬潤監守自盜黜爲民因著令後有違者論死
南京刑部缺郎中吏部尚書許進疏署員外郎主事
者二人請瑾矯旨何輒用署不實授者使皆實對進
對無實授者以署亦故事瑾責進越制除官矯旨三
詰之令致仕侍郎鉞及文選司屬皆奪俸寍廟郭惠
妃弟勇言奸民侵其所賜田訟官久不決命戶部員
外郎鳳和往勘鳳和還報瑾矯旨追罰節年勘問官
戶部員外郎紀等十六人米五百石浙江巡鹽御史
伍奏蕭山等縣鹽課等司積欠水鄉草蕩價銀坐先
任運使奇等違慢不綜剔瑾矯旨令巡按御史各繫

其家屬賠追凡十六人死者罰不宥南京監察御史
葛浩陸崑先忤瑾爲民瑾怒未弭至是坐劾武昌知
府脢不實矯旨追論執杖之民如故給事中大顯御
史金參劾忤瑾意瑾矯旨繫獄杖降之故給事中智
故副使曾坐事罰邊米身死家貧戶部爲之請瑾矯
旨仍令其家輸百石京倉給事中思誠御史珊查盤
遼東倉庫并劾都御史王宗彝陳珤張鼐馬中錫韓
重前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前戶部尚書侶鍾
顧佐韓文侍郎王儼李孟暘王佐張縉郎中陳大章
參政繆昌巡按御史王獻臣查盤給事中吳舜等復

十六人瑾矯旨重者罰米千石輕者五百以參劾不
阿陞思誠珊各一級工部缺尚書吏部推南京右都
御史吳文度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珩瑾矯旨陞文度
戶部尚書乃令與珩俱致仕四川缺參政吏部推陝
西副使蕃馬湖知府鐸瑾矯旨數蕃罪過仍陞鐸左
參政令致仕已推武昌知府晦寶慶知府祥瑾矯旨
用祥數晦罪過黜之四年吏部推南京光祿寺卿祿
廣西右布政使綸可湖廣巡撫都御史瑾矯旨用綸
令祿致仕自是吏部有所推舉令致仕者種種矣給
事中儀查盤寧夏固原等處倉庫劾累年兵備等官

副使隆等十六人巡撫都御史徐廷璋等十六人侍
郎一人管糧郎中一人監收指揮鈇通判全等百八
十八人瑾矯旨令情重者罰米各五百石致仕爲民
者半之儀又查盤馬價鹽課參劾巡撫寧夏右都御
史憲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一清苑馬寺卿霆僉事時
平涼知府遠同知思忠指揮冕等八人瑾矯旨憲物
故罰米五百石一清霆致仕三百石冕等情重者二
百石輕百石德王奏賜田千餘頃被小民占種當事
承勘久不爲覈實追徵戶部覆議因舉承勘者姓名
前布政使泰璟濟南府同知文明通判佑新城知縣

瑩時璟已遷刑部侍郎泰等死久矣瑾矯旨罰泰文
明佑瑩家米百石璟三百石崇王言歲祿萬石糧米
一之粟米九之弘治間故巡撫都御史錢鉞以土之
宜秈粳易粟請如鉞給者瑾矯旨鉞易米與崇邑用
不奏擅更成法與諸藩通即死當追論收其妻孥及
藏獲婦女六十餘人於京師下法司會訊之沒其產
戍其五子諸邊雖有赦毋原仍罰承奉名長史顯等
贖罪米人千石繼鉞受事者都御史韓文等布政使
銓等御史清等府州縣官子麟等以年月久近罰米
有差嘗籍沒時浙江布政使李贊涕不忍瑾聞亦使

之致仕刑部吏遜告其本司郎中滌員外郎岳主事
承範文韜盜易贓物瑾矯旨除滌等名即以遜爲刑
部司務軍人允以鹿毫之地獻徽王民訟焉遣戶部
郎中璘往勘璘并論舊勘當事者四十四人瑾矯旨
罰見任者米百石罷黜半之瀏陽民應龍與其族人
道龍有仇前後謀殺其五人蹤跡秘獄亦久懸遣給
事中九叙往聽九叙追劾先後聽獄者御史天賦而
下十有三人瑾矯旨悉降級罰米有差以九叙參詳
舉其職陞一級俸爲後勘事官法先是劉健當閣草
詔令四方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江推擇餘姚周

禮徐子元許龍土虞徐文彪者四人瑾意四人謝遷里人也又草詔出劉健矯旨天下大矣何餘姚多隱士下四人鎮撫司鞫之辭連健遷矯旨黜爲民四人謫戍吏部尚書劉宇復劾浙江布政使林符郤寶等七人及推官諶聰知縣汪度舉不當瑾矯旨罰符等米人三百石罷聰度職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瑾以徵文譴訶內外官坐事罰米者動以千石或五百石或三百或二百以爲常因令戶部爲期示前後罰米諸官輸不如期者劾如法則大同倉輸千石者尚書韓文一人五百石者文及侍郎張縉等九人三

百石者都御史徐節一人宣府倉輸五百石者員外吳紀等十六人三百石者御史李進等三人太倉輸三百石者指揮僉事張經等四人二百石者布政周季麟等六人百石者尚書佀鍾等六十八人三十石者員外李夢陽一人宣大二鎮輸三百石者給事中吉時等三十四人二百石者給事中艾洪等十七人松潘輸二百石者都御史劉洪一人大學士李東陽言邊儲糧草故有專職者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其事而已審有侵盜固宜追賠如法今第云督理不嚴若宜寬宥者瑾矯旨切責巡撫都御史因追數其

素所惡者曰若劉健謝遷無故加關王時中酷暴張紳馬中錫等不職許進越制選官錢鉞擅改祿米諸臣罪狀平日難枚舉當其巡撫時加總督參贊等名委任非輕治邊儲無方事發竟坐倉官小民籍令監追至死何所恥償似此越律又奚恕也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鉅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上釐復請貓竹廠地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人二千五百餘墳築室倣民聽其宿娼賣酒曰供贍玄明宮香火復請建關羽廟興平馬嵬鎮令有司歲時祀乞頒勑立碑鑄祭器堂楹之數侈其鄉人示榮寵焉瑾

東西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矯旨逐京師遊食人於城外使寡婦盡嫁喪未葬者悉焚棄之京師鬨然遊食人千餘持白梃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故急賄諸司朝覲官橐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瑾欲及還治則移官庫倍償之曰京債瑾聞復矯旨分遣科道官驗天下庫藏以自文於是有司又箕斂賠庫而上下交征曰吾株吾死或有籍以自封者矣寧都民凌誅殺其大功兄坐斬屢恕下都察院勘實瑾矯旨赦凌仍罷前後問官分其罪三等前副使洒等四人俱逮問前御史恕罰米百石元三百石前贛州知府珏等

三人人六十石前巡撫延綏都御史嵩坐嘗發宮搭
名商納糧草追徵未竟瑾矯旨逮嵩詣獄嵩不勝拷
誣服自盜論斬籍其家妻孥坐戍者二十三人久之
乃得免死戍瑾破故事矯旨令吏部不時考察京朝
官毋待六年吏部言僉都御史陸完赴任違限三月
宜治罪瑾破故事矯旨令爲試僉都御史若初授御
史然者上高縣民克明誣奏其縣人致仕禮部左侍
郎黄景僭用龍袍諸不法事遣太監刑部錦衣衛各
一人往按鞫治經年無所得景嘗與人爭買產景家
坊牌雕畫龍虎宅傍井鐫黄府爲瑾矯旨籍景家永

戍之復分戍其子孫弟姪家人佃户五十八人令所
在禁錮前後御史布按二司及諸府縣官皆坐不舉
發各罰米五百石瑾復破故事巡撫在外遷轉者令
領勅於京師廣東布政使陞巡撫延綏久不赴京領
勅瑾矯旨逮訊錦衣獄查盤給事中淳御史惠奏延
綏寧夏折支拖欠虛出那移應償金萬九千三百餘
兩因劾按管及奏乞者罪自尚書都御史僉事郎中
長史而下凡三十九人瑾矯旨罰都御史楊一清僉
事耦慶府長史養浩溥米三百石致仕户部尚書顧
佐侶鍾韓文郎中鍾昭各半之猶謂淳惠不纖悉亦

言米如一清數查盤給事中澗奏前巡撫甘肅都御
史畢亨借用軍贓銀買馬誤云借之備荒所費雖經
奏辭實舛瑾矯旨罰亨米百石尚衣監太監軌進奉
還京過淮安言知府趙俊等給傳不時瑾矯旨罰俊
米三百石輸邊巡按御史趙時中亦罰百樂安縣民
能與其弟毒殺父以誣鬬者故論死刑部審錄郎中
綱以爲疑巡按御史來旬移僉事經參政嚴再讞能
母妻訴京師自刎不殊以明能罪而綱已死瑾矯旨
逮繫綱家罰米三百石來旬經嚴各百石巡按三司
官嘗聽斷者令皆以名聞臨朐縣民獄成僉事煥以

奏失列上司府縣官與聽獄者職名瑾矯旨皆罰米
百石輸邊清江民英傑失盜有索告民元陸訟之官
元陸不勝考自誣服吏遣其子奏訴久不決刑部審
錄郎中孫燧與巡按御史臧鳳白元陸寃未縱遣也
巡按御史元讞上因劾前僉事落失入及前後承勘
者布政使綸而下十一人滯獄罪燧鳳雖白寃不究
竟亦宜坐瑾矯旨逮啓下獄罰綸等輸邊米率百石
以上查盤給事中潤奏甘肅等處錢穀虧折罪繇都
御史等官侯瓚三十餘人瑾矯旨各罰米二百石致
仕者半之查盤給事中夔以大同宣府錢糧劾

前都御史今刑部尚書劉宇及去任尚書韓文運使丹賢郎中孫祿等二十餘人瑾矯旨罪重者罰米二百石輕者百石致仕者減半充軍爲民病故及已罰米者得宥竟惡夔劾宇下錦衣衛獄與御史王濬並罰輸邊米三百故事纂脩書與纂脩者當陞職至是孝宗實錄成內閣循故事請瑾矯旨追論劉健在先朝纂脩會典多靡費不當令李東陽覆定之因追革當時所陞職於是東陽及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梁儲戶部尚書楊廷和禮部尚書白鉞右侍郎靳貴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毛紀丁憂禮部尚書劉機左春

坊左庶子侍讀毛澄侍讀顧清致仕吏部侍郎楊守陞南京吏部尚書王華皆降職有差瑾猶矯旨吏部奏擬尚隱欺姑存大體不深究爲爾居數日復論纂脩孝宗實錄功復東陽等職如故而附出編修顧清汪俊王九思徐穆吳一鵬李廷相崔銑溫仁和穆孔暉汪偉翟鑾易舒誥賈詠劉龍陸海李繼先董玘等於南北部屬名曰擴充政務曰是皆更事者編脩董玘偶遺瑾復出之它奏自後令吏部揀選翰林官毋循故事徒繇內閣請上裁者兵部言肅州指揮忠弘治中出塞獲虜首三級御史晏賜高吉等勘不急

爲請賞瑾矯旨罰賜晏米二百石輸邊奪吉俸三月爲民都御史劉孟坐枉道過家逮繫京師刑部擬罪當爲民瑾矯旨枷百斤枷於吏部門罰輸邊米三百松江府輸布疋准米二石成化末尚書王恕爲巡撫都御史與尚書樊瑩故爲知府時節其米攤他稅布得五減一以相沿也至是以所輸布疎窄不中追論其繇罰瑩與前都御史彭韶侶鍾王克復知府劉璟五百石前都御史何鑑魏紳艾璞前御史饒榶前知府劉琬同知敏各七百石知府洪千石都御史鑒千五百石惟恕以舊臣得宥查盤御史岱奏兩浙鹺折

鹽課擬令巡鹽御史及運司官差次賠納毋論身死者下至運判官猶納千五百金也瑾尚矯旨坐岱漏參罰輸邊米八百石若運使楊奇久死家貧御史彭程以言論戍死於讁所皆不得臧免程親黨助程償猶不能舉其數僅一孫女乃鬻爲商人妾焉是時瑾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綵過瑾從容爲瑾言瑾殊納之印綬少監宣錦衣衛指揮同知良與刑部左侍郎鸞訟江西還宣良大賂瑾瑾矯旨降宣奉御良百戶亦命鸞致仕自巡撫都御史林俊而下三十一人皆坐不能早成獄罰米三百然終不

能改也是歲瑾矯旨清核天下屯田遣官四出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希旨過嚴義錦等州軍餘眞等不能堪因爲變久乃定瑾罰備禦都指揮僉事鳳等人米二百石執其首惡三十餘人誅之御史湯鼐者故謫戍肅州會赦歸家其里人濡有訟事鼐兄磐許耻其賂而鼐不知也濡誣奏鼐謬援赦文逃戍歸家家居多諸犯禁事令給事中磐錦衣千户凱會巡按御史璞勘問上言濡奏鼐誣所引禁例奏鼐皆謾誕無稽罪瑾矯旨杖鼐五十仍遣之故戍令所在有司禁錮之陝西兵備副使晏肅州衛指揮杲以縱鼐歸俱

下御史逮問凱磐亦以擬罪不當下獄久之仍罰米百石瑾又欲裁冗員嚴糾劾之禁雖■名士在方面者遇裁職悉罷去其官不別補御史豸御史武希旨請令撫按官得不時糾劾所屬瑾從中可之瑾所用偵事旗較雖■郡荒縣無所不涉至是旗較有言遠方吏不任者瑾悉耻中旨以爲察瑾言南方人之官旁近皆奸孰不便於是破故事令南直隸浙江兩廣俱毋選用鄰省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稽覈湖廣管糧官員如例參劾四百餘人開坐官之去留人之存亡與在事久近者請上裁瑾矯旨致仕爲民病故者

旨勿論它陞降丁憂考滿但糧有干涉者各罰米有差在事有專責而年深者負百萬石以上罰千石十萬石以上罰七百石一萬石以上罰五百石五千石以上罰三百石四百石以上罰二百石有專責而年淺與無專責而年深者遞減十之三焉陝西缺參議吏部推僉事階僉事訥瑾矯旨陞訥爲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許肩耻故都御史以歸自是羣小有向瑾乞官者瑾輒擬旨其手本吏部不用奏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李貢坐奏前任劉璥所議濟邊銀無實又先爲布政使時錢穀多逋逮罰輸邊米五百石

令致仕瑾又矯旨罰及南京工部尚書僉俊杜士忠胡瑞各米三百石既又以俊善追徵免之而獨坐忠瑞湖廣民有與楚府軍人爭田者知府金判予民楚王以奏命中官與給事中會巡按御史勘既報瑾矯旨歸田於王罰金輸邊米千石勒爲民刑部尚書缺吏部會推南京禮部尚書孫需兵部尚書何鑑需治官廉瑾屢拔不謝矯旨留鑑如故予需致仕紹興衛指揮俊督漕欲以濕漕米貿銀輸京漕運平江伯陳熊許之瑾素憾熊矯旨下俊詔獄使誣熊贓罪不法事械繫熊京師莫敢論救者遂梟俊首奪熊誥券籍

公之發海南充軍謂副都御史賓參將椿與共事不
舉奏勒賓致仕降椿職一級於是詰責科道官令吏
兵二部悉按文武官坐事爲民充軍閒住者益奪誥
勑如熊於是都給事中李憲者出瑾門下瑾有所賜
則出誇於同官曰劉公遺我也至是與六科給事中
十三道御史奏國家以爵賞待君子以刑罰繩小人
文武官蒙恩被遇榮身及親恩至渥矣奸回小人冐
名無實穢行彰灼公論難庇以至除名坐罪然朝廷
尚留寬大之恩已妻父母上及三代封贈誥勑如故
夫其冐名亡實穢行彰灼朝廷豈有賴焉不行追奪

尚冐懲後若故大學士劉健謝遷及尚書馬文升劉
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通宜奪毀瑾從中可其奏舊
賞玉帶服色並令還官凡奪六百七十餘人五年瑾
矯詔孔廟脩理歲久未就豈無欺費者工部其按奏
之工部以先後當事者名上瑾罰都御史而下何鑑
等三十九人米有差則鑑千石御史濂等八百石都
御史欽等六百石布政使元等刷卷御史崇熙等五
百石布政使璟等三百石東廠旗較言南直隸巡[illegible]
御史鳳鳴與所部指揮璽會飲教場爲投壺蹴踘之
戲瑾矯旨編鳳鳴爲徐州驛弓手罰米五百石頃之

鳳鳴納賄焉乃令御史巡[illegible]如故瑾法如秋荼矣而
先是吏部侍郎張綵復請立稽考勘合法凡兩京府
部寺類行天下勘合在外官陞任交代有未完者毋
得輒離去不者降二級新舊官交相爲那移者罪如
之於是御史斌巡按河南還禮部爲勘合未完當論
如新法瑾矯旨詰責吏部都察院科道官何不悉知
奏乃禮部自舉之皆罰俸有差禮科都給事中聰等
河南道御史賦等尤當職加杖之二十南京錦衣衛
[illegible]炳者寧河王愈裔孫與其從弟昭光爭愈所賜
宅下南京三法司勘之炳及昭光不待勘復訟辨瑾

矯旨彼中三法司刑部尚書吳洪都察院右都御史
張憲大理寺胡富何不即勘問使得復訟辨俱令致
仕刑部郎中趙永禎御史王輔寺正元稔等皆外調
之仍各罰米百石萬安人蕭明舉亡入滿剌加國變
夷名曰亞劉與其國人端亞智以國王之命來朝因
與其黨謀僞造符印入浡泥國索賞至廣東劫殺亞
智盡得其財物論罪有差瑾與焦芳惡彭華因矯旨
綴爰書之末曰江西土俗繇來玩法如彭華李裕尹
直徐瓊李孜省黃景招引物議難以盡舉今宜束其
仕進之路其地鄉試解額可損五十名仕者毋得選

除京職著爲令是時瑾與芳尚謂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欲榜其罪於朝大學士楊廷和曰盗賊往往有之王吳皆前代事偶因一盗有此舉動駭人聽聞瑾曰榜朝堂前代亦有之廷和曰非盛德事可累主上耶乃止查盤戶部主事禩奏兩廣庫藏有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見貯梧州府久不輸京師宜更使會計之瑾勅太監韋霦科道官往還報禩言誣也梧州府銀故以三之二計京貯其一焉先任布政銳巡撫都御史大夏巡按御史賢等視藏不綜刷則有之凡參劾八百九十九人瑾矯旨釋禩誣不治逮問銳等悉

罰米有差致仕右都督神英賄瑾因自陳邊鎮舊功請封拜瑾矯旨與之吏兵二部稍執奏瑾輒詰責百餘言下廷臣再議廷臣皆曰英當封遂封爲涇陽伯瑾前後五歲株連之令蔓於士庶鉗徒之役上於衣冠若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者素寒[illegible]有氣節在孝宗朝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爲三天正德二年六月朔日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給事中郗夔覆視楡林功次瑾私人冒功者多夔難所紀敘亦自經死給事中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資自刎桃源舟次終五年

間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而怪之於是士大夫雖雅砥名節者悉變爲曲學應世而諛佞者不可勝道也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其從其門下其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中高奈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視按其冠過目叱出之朝士大驚更低冠入謝瑾乃說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笞生徒有同因訐瑾聞而慼之雲鳳干思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爲令中外守之於是

給事中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璟數被詬懼當免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璟能督責意乃說而給事中澇者承委有劾奏其父銓爲都御史乃亦在劾中於是瑾以爲無所不可爲矣是時安化寘鐇者久有反謀而時會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過刻又多斂軍士金錢爲賂巡撫寧夏都御史安惟學亦數杖辱將士將士皆怨之其年之四月寘鐇因將士之怨移檄中外數瑾罪與何錦周昂丁廣殺東學爲變帝詔太監張永與故都御史楊一清討之未至而寘鐇已爲仇鉞所擒寘鐇之檄數瑾罪也莫敢聞上有指揮

龥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収人
心及聞其擒悔乃欲反之方修然自爲功謂當得大
封拜馬永成與永等皆瑾故等夷不相下瑾尤忌永
寧夏功八月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上迎之東華門
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懐中密白其反
狀永成等亦助之言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
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爲永對曰取天下
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自行至
直房執瑾怒罵曰奴反耶瑾猶以爲戲上拳之蹴之
遂繫縛菜廠封其内外舍明日降爲奉御閒住之鳳

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常招引四方術士余曰明余倫
余子仁等出入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
是有反心中外天灾地變率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
嘗私造衣甲弓弩遺瑾瑾皆受藏之竊竊有不軌圖
是月也瑾兄錦衣衛指揮景祥死公卿以下吊賻塡
門云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又爲辭靈之祭賻錢帛
益多時瑾最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巾
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甲午傾朝
送葬瑾且因爲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
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illegible]

行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
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
沸浹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
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
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
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
玉帶四千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
蟒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琺印一以上諸物又得
金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萬三千六百又得僞璽一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

千金牌三穿宮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飾貂皮
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
乃以付獄并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者指揮
使楊玉掌鎮撫者指揮使石文義皆送都察院獄於
是六科給事中納十三道御史賀泰乃共劾瑾上是
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會多官廷訊之都給事
中李憲至是亦劾瑾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鞫之
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
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郤辟駙馬都尉蔡震
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瑾曰汝不嘗爲我罷

領上直軍乎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繇汝擲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决圖於天下是日也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臠生噉之者瑾親屬傑等十五人幷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它諸謫戍有差張綵等附瑾致高位者四人其行事如左

張綵寧昌人美丰儀弘治末年官吏部文選郎爲馬文升司屬文升稱其精敏公當亡何給事中劉蘊論

其顛倒選法綵引疾不辨而去士論高之劉瑾搜求告一年以上者盡籍名綵赴京補舊官時瑾好私其鄉人綵旣爲瑾同鄉又京師諸公多薦之者瑾益有意綵綵殊未知旣謁朝尚書許進問曰自河下來矣綵曰何爲河下河下瑾所居也居數日乃往見瑾見綵狀貌益喜迎笑曰好鄉里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郎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里遲來最得也居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繇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輩屛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旣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肴頓待曰今日非都憲我顯彼老韓羞殺因歡悅竟日綵爲選郎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妾平陽知府怨有妾又欲奪之怨不與遂陷怨公罪怨送妾始得論減其性資柔悅善佞瑾故愛之至其綜覈敏練亡如也旣遷都御史吏部尚書劉宇不能舉其政東廠偵較告瑾瑾未兩月復遷綵吏部侍郎又亡何轉綵代之綵自以起郎官不兩歲至尚書因詣瑾辭瑾厲色曰公巳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爲宰相皂隷爲

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狥私要錢爲朝廷用人何管遲驟綵不敢再言復白擔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凡付諸天耳綵與朝士言稱瑾才略過人常呼爲老者進退人才不率舊章惟瑾意然綵言瑾亦無不聽時乘間爲諸公居間亦有之瑾嘗謂綵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欲大振之綵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法痛懲貪汚今乃未免示人人生百年爲期受用能幾最可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歛當時爲盡入明公之橐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

怨則歸公利遍于衆何苦乃爾公自不用誰敢多亂
耳既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難振也瑾曰微冢宰教
我幾誤一生卽今內外堆積身後好了它人我自落
得箇罵名耳乃晝暮夜辭金故事於太門之外御史
歐陽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多賂
瑾爲瑾所黜罷御史莭饋瑾未至瑾先發之捕獄論
死瑾謂綵曰鷺鶿不喫鷺鶿肉今也喫了南京祭酒
某求轉亞卿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
祭各賂我千金以上三人管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
知敗壞多少好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瑾門晝辭

金皆笑既乃知綵綵綵又言於瑾曰公左右多騙財
壞事瑾如所舉名盡逐之然綵平日惟知敬瑾瑾疎
同類同類以爲綵教之綵有所推舉悉不先白內閣
諸公諸公亦銜焉一日瑾涕泣語綵曰始谷張諸人
患外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摧折衣
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于余諸人晏然享之余未
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
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
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爲吾自立
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盌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奉旨

下都察院獄捕問午門前坐綵與瑾同叛綵詞嘩曰
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綵書生二十年位至
尚書更復何望乃忍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各
求之於心瑾雖死所親信子姪尚在請加追問有何
指證左驗何必問綵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
日卒巳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剉屍長安市
焦芳泌陽人天順中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
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同列多用才華自著獨芳
猜很無文衆盡畏其口武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
爲學士乎安曰焉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間我我不

學士者且剌華長安道初命翰林纂脩文華大訓以
爲東█進講其書獨華等數人爲之芳不與心耻焉
時當講輒摘其疵曰某當作某蓋誤芳素比尹某父
子及尹敗坐繫詔獄既出貶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
銜兩人者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
副使上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百方
時宰畏之不得已陞爲南通政以憂居家會李傑亦
故出自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遷傑故
署劉健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
芳邪溥不聽及傑人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

士未幾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撻罵健芳在禮部行
文書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
則馬文升爲尚書老臣矣亦時時孅侮之芳陰結言
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巳上者力求入閣謝遷抑
焉亦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大罵也正德初戶
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理財
無奇術惟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
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耶諺云無錢簡故紙
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損上上聞之
喜文升去遂以芳代之會八中官導上戲樂給事中

劉蒞陶諧等極詆韓文王鏊亦欲繼上疏疏當首吏
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巳既上名諸
臣左順門芳故叟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當之
乃又泄伏闕謀於瑾瑾深德焉健遷去瑾援入內閣
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舊章皆芳導佐之芳過瑾
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
口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矣芳子黃中亦傲很不
學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王鏊爲寘二甲
之首芳言瑾徑授翰林簡討又一年驟改編脩然尚
時時以其子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黃

中昨在吾家吾試之稿詩甚拙顧恨李耶瑾怒翰林
官傲巳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脩孝宗實錄
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爲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
其私人簡討段炅輩交致諸翰林密投瑾是以有擴
充政事之名芳大都惡南人其於江浙尤甚旣從臾
瑾裁江西解額著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朝官即
見一南人退一北人進輒喜雖尚論古人亦輒譽北
而詆南嘗爲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瑾其與脩孝宗實
錄也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
下所推長者名卿芳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

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爲郎時芳薦以悅瑾意可
其姦利旣綵爲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虛日綵不
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炅者見芳勢衰轉附綵盡發
其陰事互搆於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沒入家口
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目
至于操刃芳病臥黃中與其妾亂瑾對人常斥芳也
寘鐇平禮部以黃中充頒詔使瑾復沮黃中不與行
芳慙乃乞歸予致仕瑾敗革去散官月米黃中黜爲
民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趙風子等盜起至泌陽
火之發窖仆牆多得藏金焉福其先人塚墓雜燒以

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得耳芳衣冠被庭
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使羣盜糜之以白刃曰吾
得手誅此賊死不恨矣風子臨死呼市中吾非反者
恨焦芳父子二賊導劉瑾爲亂欲誅之以謝天下木
能也然老賊子已屈辱之小賊逋誅爲介介耳劉二
漢亦曰吾死國當吾家所行後孫張綵始孫焦芳綵
與我極刑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軀幹魁偉自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
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銜距所至剛愎自用
然亦有能聲嘗鑒品宇宮製鐵子砲以禦虜孝宗以

爲才正德中以虜警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
務肴糜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帳不貲至
邊宼滅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傑拜瑾爲父瑾
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論脩邊功賜金帛廕子
錦衣百户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勅未出而宇已
至國門矣宇恃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軏鞭朴之瑾以
爲能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時許進爲吏部尚書
瑾因事去進遂以宇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屢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贓賂狼藉迨轉吏部
縉紳之餽不逮債帥乃甚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也

張綵爲選郎事皆稟綵宇尸位而已綵既還宇益憤
憤瑾乃復轉綵爲侍郎佐之瑾才綵甚亟欲援之尚
書不忍罷去宇加宇大學士俾入內閣先日瑾詣閣
中賀宇爲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曰此地容彼人耶
宇聞疏乞省墓歸人謂宇偃然黃扉不及曹元流毒
善良不及焦芳也
曹元大寧前衛人徒以與瑾葭莩之舊繇山東布政
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人諧
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顧有不職之罪閣吏生
之門爲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

頃之黜爲民元老無子面盛治第京師每從瑾所餽
飫出意氣甚得瑾敗耴所藏違禁服用竊夜焚之未
幾貧悴遂市其第貴家自作墓誌曰郎死誰銘我
郎曰余傳劉瑾而一時政事之凶忍賢士大夫之僇
酷可以傷焉觀其五年之間威柄號令一出其手天
子矣瑾寢處士大夫若嚬笑報伏闕也彼何人斯云
法太祖哉余讀瑾爰書焦芳劉宇炎熱之人耳謂張
綵變亂選法故所坐偏重綵故名士也予得見其弟
繼家狀鳴黯私恨良有可信其始託非也予以是悲
之因爲草次而存之

晉江何喬遠 譔

高道記

士固有以自好者狂歌草澤之中蓬累茨茅之蹊棄繯冕而混羊豕甘葵藿而佩蘅夷或有洸洋猖狂或有委蛇支離要皆偶於道而不入於邪衺其華釆見於言辭而聲光著於世亦能使當世之士跂嚮而從之以是知狂簡之成斐德義之游囂文章之芳潤而山林之致遠也

陶宗儀　楊維禎　楊基高啓張羽徐賁合傳　徐舫　王冕　宋克
葉子奇　虞原璩　陳海雍　沈周
伍雲　孫一元　張詩　祝允明
唐寅　文徵明　王寵　黃省曾
都穆　許相卿　高濲　傅汝舟
孫宜　盧柟　宋海翁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乎居寡言笑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明初徵聘不就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宗儀所著有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漢楊震之後也元末擢進士仕不信其志棄官歸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眺陵閒雲中雲開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陟太湖南泝大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極海登小金山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吹鐵笛九竅應律聲絕人世好事者多載酒維禎所幸聞吹笛維禎爲一弄便臥遣客客或不去更臥而吹自如嘗對客曰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其登眺名山勝處想見古人風節曠邈人莫測焉始張士誠據浙西聞維禎名累使求致不能屈而撰五論反覆告以逆順成敗之說大祖在軍中聞而甚高其義及即位被命至京師年七十餘矣作老婦謠以見意上笑遣之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作移拄頰樓中曰吾欲觀化一遡起自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且久遂泊然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步履聲相接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毗陽顧瑛爲詩文友與釋臻

釋現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更詩五十卷藏于鐵崖山始維禎父奇維禎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維禎在樓轆轤傳食讀書其中者五年故以鐵崖自號宋濂稱鐵崖先生起浙河之間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其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震雷成文而寒芒横逸詩震蕩凌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鐵笛歌楊維禎驚喜與高啓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

令平陽復從坐徙白鹿爲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讒還役鍾官卒啓字季迪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爲上所知擢翰林編脩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爲魏觀作上梁文並獲罪八割啓屍羽好著述文辭典雅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涓絜當刑而免移之嶺南未半道復名懼自沉於江賁能詩善圖染有山澤閒意張士誠辟爲從事郎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察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史按粤又改刑曹陟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洮岷之軍興論死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旣應舉棄去之學爲詩人出游江漢淮浙閒與名士切礪而詩道益昌迺築室江皐日苦吟天雨雪終日釣江上不去宋濂劉基葉琛章溢同赴召買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黄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遂登舟與三人歡飲別

王冕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何

不聽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執冊坐佛膝上映長明燈朗讀至旦魔乂土偶獰惡可怖恬若無覩安陽韓性錄爲弟子遂成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乃許之登元末屢應進士舉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慷慨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便欲僊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

袂軒翁人皆笑斥為任奴北游元都元秘書鄭鷹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歸携妻孥隱九里山倣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撫卷曰卽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高帝旣取婺遣胡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之曰我能為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之策高帝聞其人名與語良悅寘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卒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劒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遨

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棼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討事會道梗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蠻橫甚數毆辱士類名克欲或勸克勿往曰酗人也克卽往坐上坐為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為壽克伉直多辯好箴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客尊賢周旋不倦時時急人困有樓君卿原巨先之風久之稍厭去杜門學書書作章草法一時學者爭効之洪武初為鳳翔同知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仕沔陽同知亦善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今古詭德匿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不敬子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研墨著草木子出獄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書稽上下之儀星曆之軌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夷戎希之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木之變魚蟲之尤律曆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記時事失得荒兵苗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虞原璩字叔囿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溫州守何文淵時時乘小舟詣之璩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璩荅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推時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蔬韭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有季德慕亦以善書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敬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飽時語人曰吾守溫州得瑞安二隱君子焉

陳海雍清江人自號龍潭老人陳獻章受學於吳與

弼嘗以周易質疑與弼曰過淸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歸如言往謁適海雍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信宿辯折疑義獻章欣服去旣去語兒輩曰吳君非知我者

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貞吉並精繪事志尚高邈家庭僕隸悉通文史周風格潔脩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蘇子瞻兼有陸務觀之體書法黃庭堅遒勁奇崛其畫得之於天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草點綴而意態橫生畫成自標題人稱二絶周事母至孝父卒

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至其含弘仁恕寛然長者也儻有失物誤指周家物曰是公物耶推而與之其人旣得物返周家物周曰非公物耶笑而納之嘗購得古書一部殊費價直客來睇視之曰吾書也示我所從來將往質焉周問驗其書果是客書舉而還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譙呵售者至其直氣倔強又復無如弘治中科道官羅泮等以言武崗知州劉遜事有旨下錦衣獄者六十餘人臺部封事無人敢納吏部尚書屠滽請以他官代之旣得旨詹事楊守阯致劄於滽言科道下獄公

卽當抗疏請貸如何但請他官代收章奏周讀之而作詩云古諫無專職士庶獲胥通今者置有位非位默而恭卿相咼其然出納代天工宮詹此劄子責善太宰公辭嚴氣則直讀之聲颯颯韓論及歐書異代而合縱旣可扶國是抑竭朋友忠百年無此言友道從而隆朝廷罰臺給株連班直空宰公乞攝曠奏上何恩恩略弗涉救援於是涉迴逄急彼故緩此意外有牢籠人情鄙茲疏詆訕紛兇兇臺爲風紀御給本絲綸總朝廷托耳目立法繇祖宗官小係則大責重望乃崇慾武以之律邪佞以之攻從則如水流不

如水壅士氣要在養養則其氣充指泚失驚訝使之抱喑聾天王本聖明人實股肱信之如蓍龜可以定吉凶慨慷能行義曰無優容難解者彭王喜怒注宸衷程罪終見釋鉞倖終弗庸公議皎如日曉及三尺童豈宰顧不諒而弗及童蒙朝廷行是罰名以懲不供因攝以寓援何不鑑爾能乞醬或得酒求魚庶離濁言患不至此何患聽弗聰所惜在諫垣兩拱一歳中歳來其娓娓履霜愴凌凍不可覦朝廷長有拒諫風鳳鳥各不鳴若鳴致時雍匪爲群諫地自樹弼亮功其日衆傳奉遠諫適相同奏名六十員珂馬

耀長衢胥靡共趨走俛默不敢顯覩者謂不祥道議起如蜂其責將誰歸未可謝匪躬當憫時不平亦可悲人窮不鳴豈瓦雞不應豈木鍾豈待七年發救焚必征伀但恐緩不及激切有緘封令人思三原當此熱心胸陳乞唯恐後剴切期必從皎皎歌白駒一往無留蹤江湖渺吾憂其言不可終嘗作題松卷詩老夫平生負直氣欲一發洩百不遂隱居只作木强人設仕亦爲强項吏白頭突兀尚不平托之水墨見一二豪來寫松三百株一一長身拔於地只嫌紙短手跼縮腕間風雨生蒼翠讀其詩其人可見也周維傳周昇勝

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每自相城至高則遠近喧傳沈先生來矣舟閧河干履滿戶限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卽販夫牧豎無不得意去然以母故亦不久留也君吳中與吳寬都穆文林相厚善而王鏊彭禮先後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後有曹太守者新撰察院成欲圖畫其楹無籍畫史周名在籍中隸之攝之周曰母驚老母旦夕晝不敢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賤公也謂貴游可匆往周曰往役義也豈爲賤役謂而得勿往乃驍自亡何太守入覲銓曹問太守沈先生無恙乎太守漫應已見李東陽閣下曰君狀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寬方爲少宰太守詣會皇走謁問諸沈先生寬具語聞平生太守曰可奈何寬曰沈先生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東陽所迎偏濵吏卒吏卒曰沈周也公故負圖院太守北宅曰我不知沈先生則已矣汝輩不爲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至廨而先詣沈先生

伍雲新會人少軒整無與讓所欲語輒語既與陳獻章游痛革素習約已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南山南有大江自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後卽所居北巖爲巖亭杜門息交閴寂幽坐別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爲人篤孝嚴先人重祀事有事先人之祀一門尊幼無敢不虔恭

孫一元字太初自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而生而秦王不敢子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束髮入太白山繼入終南泝觀恒岱躡衡廬返嵩山渡

汴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袷混遊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譚導引人疑其僊晚居湖州乃娶昏娶與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琉陸崑結社號苕溪五隱其詩悲壯激發而澤於冲和年三十餘卒湖州道場山中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郞慮囚畿內至希萬六千有奇進郞中出知紹興不謁劉瑾之官五月罷大治瑾衛之憾他事除名爲環紹興人立小劉祠以繼劉寵麟罷官無以爲家泊舟湖州一富人門富人善望氣曰吾門今日當有賢人至令人守之入恭麟從舟中起步富人門其衣巾若醫卜然門者告富人富人走出延之具知其平生遂留止之時値歲大侵

斗米百錢家有饑色士大夫相率日可使劉元瑞至
足歸安陸崑來相慰藉吳子琥施子侃綦麟涓詛析
然迎之入潮相與論道蒙山之董鳴關中孫太初方
儒居談說玄理詭相見曉會龍子霓亦至遂結社爲
湖南五隱壁取起知西安府歷雲南按察使請告嘉
靖初起太僕寺卿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相揚廷和
過麟門見其雙藤倚戶飄香載道問曰此內爲誰曰
劉卿也致意而去尋擢巡撫貴定久之爲工部尚書
請作節慎庫久之致仕會顯陵宮殿而涌追論事在
麟將落職閒住麟好樓居募力自營請文徵明爲繪
神樓圖寓意吳興人尊之曰
南坦先生南坦麟所居處也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業于呂柟繼學詩文于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几入試詩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爲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椒易廖洞野呂柟諸豪俊交遊倡和重于都下柟爲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詔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爲柟行觴焉與夢陽各作芝柈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楚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改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跖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況也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書放勁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足驅鬼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徐有貞外甥也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以舉人授興寧令稍遷應天府通判亡何乞歸爲人簡易不拘押時時游伶酒間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遊心玄間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毫疾書有若泉湧其書出入晉魏晚益奇縱爲國朝第一所得官俸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逋責盈門訶誶滿路殊不顧問與允明同時同邑者有桑悅楊循吉悅狂生也以孟軻自况論文曰今天下文惟悅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持刺謁其部使者曰江南才人桑悅年十九舉於鄉試禮部爲尚書丘濬所知垂老佐郡不偹下官禮多任誕常自誦曰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遭然悅爲文卑靡其於學博耳循吉字君謙爲儀部主事與郎不相得謝病歸久之病良已復除原官多病好讀書開卷至得意起蹕掉不休人呼顛主事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曰郎病已復病耶不可有致仕耳循吉曰何難致仕即自劾罷時年三十餘耳歸益亡復問外事踪跡益詭怪寡合久之老且貧無聊賴伶人臧賢見幸武宗上一

日問誰爲善詞者賢輿循吉有故言循吉於上詔趣之循吉冠武人冠靺鞈戎錦山既見上不授循吉官有所幸燕令應制爲新聲稱旨受賞賞亡異伶伍間謂曰能爲伶長乎循吉愧且悔自乞放歸歸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卒窮老死

唐寅初字伯虎更字曰子畏吳人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祝允明貽之書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顧子畏少加閣肆可久乃大寅一意望古豪傑意無一世輒飲酒攜小妓吹洞簫既補弟子員不能斤斤博士家語著悵悵

擁鼻二詩廣志賂恤二賦演連珠數十首跌宕自喜每會心處則般礴贏遊丹青自李唐馬夏諸名家靡不研解吳中諸公稱爲才子寅亦自雄負以司馬長蘇自況成化中試應天府弟一明年往會試時傍郡有富人子亦舉子鄉慕寅載與俱北既入試有仇富人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程敏政有私奇請幷連寅詔勅禮闈令敏政不得閱卷亟捕富人子及寅付獄逮敏政出同訊富人子既承寅亦斥爲椽縣此放浪遠遊扁舟獨邁寧王宸濠聞其名聘之寅徉狂箕踞漫罵其穢跡宸濠放之歸寅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其思常多而不盡川其詩初喜穠麗既放白傳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晚歸心佛乘自號六如居士寅里中生有張靈者與寅善靈善畫竹石每使酒作狂爲諸生以古文辭見黜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曰徵仲長洲人文天祥之後也父林爲溫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從游莊㫤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爲人廉靜靖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諫曰聞子貧甚何以爲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指其襴衫曰何綻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天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

其門前河湮曰此河一通子登第矣吾爲子通之徵明固辭曰苟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斂數百金爲賻固謝不受溫吏士謂文氏父子皆能廉脩故郤金亭以林配前守何文淵徵明初游郡學時學官以嚴厲束諸生辯色而入張燈乃散既日長諸生皆飲噱嘯歌壺奕消晷徵明獨臨寫千字文日以十本爲率書遂大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益以神釆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率更兼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自負善

篆見徵明八分詫爲並美書則人稱其兼有趙孟頫倪瓚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與故相劉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授翰林待詔可二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淸與孚敬謀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乎生平所最愼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見爲恨旣見亦不作一筆與之寧庶人貽書徵明使者及門徵明辭病亟臥不見金幣一無所受亦無所報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全寶瓶他珍寶直數百鎰爲贄使者曰先王第一於謝之王慕先生無所求也徵明曰王賜也落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後夷謂贄徵明服緋坐受其拜於庭曰示中國體竟不受贄亦不與書其他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不能博其一赫蹏獨貧書生與其故人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

徵明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穀祥善繪事點染花卉意致獨到即一枝一葉亦有生色書法做李北海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其二子彭若嘉群從伯仁亦名能精其業嘉字休承任州學正生平恬澹阿視產客常滿年九十方爲人作楷書巳擲筆逝吳中與徵明同時同業者有周臣謝時臣陳淳仇英朱貞孚而陳淳書畫兼美淳子栝亦肖其父業貞孚爲長寧教諭後來吳中又有魯治陸治錢穀治善花卉翎毛穀精山水松石小景更得神趣

王寵字履吉長洲人爲人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玉立舉止軒揭雖聲名振疊而醞藉自將少受學於蔡羽居洞庭三年旣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川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長林豐草間含毫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意長於書法國朝善書首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履約並有時名其後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如其知寵也羽字九逵爲文奧雅宏肆詩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媿死矣

黃省曾吳人爲人狂誕而矜局自位置有所慕古匪適一家虛極旣閑萬言立吐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不第遂棄去自號五嶽山人喬宇爲南兵部尚書邀往金陵乞纂遊山記草成宇曰令某爲之十年難此王守仁在越四方鴻俊千里負笈省曾執贄道席晨參暮斂每班坐請疑問至卽荅無不圓中厥後湛若水祭酒南都復往從遊謦欬之下恍增智韻王湛談

道本同因有小細往來述飾幾隋參商二門所爭譬之蕉鹿因其放勝各有超首省曾曰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公如瀵本崑崙湛公如派達萬川日必有光派何離本守仁若水遂皆重之自言思樹勲常而聽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組綬亦愛賓履而俗化蕩靡故杜門交遊知饗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蜮之觀故不蓄懷較所積萬卷皆折貲捐產不惜重購讀用未周常以為恨每湖壁必陳五經而拜之海內名舊若李夢陽康海王廷相楊一清霍韜輩或以翰札見知或以經濟加器

隱顯請交約略二千餘人有子曰娫水年十四補邑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收聲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名故人焚枯酌醴

都穆字玄敬吳縣人仕禮部郎中籌書吏事不協于情年五十餘即棄官歸加太僕少卿致仕一時士大夫見穆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交歎穆賢家居絕跡公府寢臥圖籍放意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靖初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亡何卒正嘉間海內士大夫好為山水遊者太末則方豪思道天台則蔡潮巨源而姑蘇則都穆玄敬三子者又皆善大書嘉勒創名紀跡人以比之謝靈運柳子厚蔡潮嘗爲貴州參議平肅平苗香爐之亂歷官河南左布政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三上春官不第聚書萬卷讀于靈泉山中十年乃舉進士正德末授兵科給事中道與府違恒切幽憤世宗即位連疏五六指陳時弊排擊巨璫分不諧俗遂引疾歸買山栽松為終老計久之中外交薦名禮科給事中力辭不起舊游仕者過相卿勸之相卿故與雜談農圃事間有索京師故人書者則曰君第言相卿死矣故人張璁夏言相繼當事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謝卻之對使者曰我方

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是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去矣領子一尊聊酬子意竟不答書後遂無薦者家居數歲以娛親為務父歿葬海鹽縣之金井山結廬墓次蔬水三年旦夕臨毀墓近紫雲村之茶磨山遂徙籍焉因自稱雲村病翁影不出山若與世隔者值佳風日山椒水濱曳杖行遊道逢山僧園叟相與班荊爾汝大雪則騎黃犢從一童登雲岫絕頂縱觀群峯廣野如在混沌自詫奇絕襄陽守徐咸濟南守鍾梁素善相卿造焉相卿候於翠微落照返射千峯皆紫有濤陽風致太白山人自天目來晤中秋汎

月澈湖酣笑達旦至其狷介迕俗時有背詬怒若罔聞也年且八十死而自志其墓

高瀫字宗呂侯官人父鐖正德中爲淸遠教諭邑人吳鋕曰高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能陟其巔涉其涯也瀫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蹈騎肩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隸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叫放歌醉甚即散髮赤脚飄然舉舞又自號髯僊繇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鄉有宋子者與瀫善瘧一歲弗愈一日瀫造問之宋

强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素請畫瀫染筆寫菊數本倒垂縣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泠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瘧遂就差時人爲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僊筆

傳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閩縣人方額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姚姒二十邵秀才學迺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盤雅秦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黯環奇處至不可解與高瀫齊名閩人謗曰高垂腹傳脫粟言斷斷中歌曲中歲好神僊方外學增損姓名曰傅汝舟輕別妻孥不問生產瀫說其事而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劉一企治竹筐食擔葫瓢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竈炊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口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衍斂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僊術無旁但緣倫常兩人拜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繼汝舟之後者惠安人有黃克晦永春人有顏廷榘莆人佘翔廷榘仕岷府長史翔仕全椒知縣皆善爲詩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父繼芳仕提學副使師事何景

明以景明故得盡交海內諸公諸公過繼芳輒出宜試之相與嘉歎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中舉于鄉久之試京師聞繼芳訃哭泣過哀臥病者三年旣愈遂不復就試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及遁言十七篇以見志人呼之進士不應呼漁人則應之每酒酣謳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遺世如是者十餘年尚書霍韜欲薦之固辭年五十卒所著有洞庭漁人集五十卷他雜書稱是

盧柟字次楩濬人自號浮丘山人入貲爲國學生好吟詩詩爲漢魏古風每大醉狂歌滚滚溢出一日自

太學歸過申考功之廬大哭申問故對曰今天下獨
一盧柟奈何不哭申笑而飲之酒試赤驪賦援筆立
就申大奇之濬令某者刻深人也陽浮慕柟柟跳而
出見令他日令從容語且過公柟歸翁媼治饌夜至
旦旦則令不來日昳乃至柟徐攝衣出曰以爲明府
見鄙夷夫妻斗酒相勞醉矣不能具賓主請以異日
令大恚去有讒柟於令者曰是嘗見令君文笑且唾
能具賓主耶令益怒亡何柟干掫其役夫以爲盜榜
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復加榜焉頃之役夫壓牆
死去其榜旬日矣令曰嘻纍能復倨見我耶誣柟抵

坐上獄臺府報可無敢訟言柟者柟居獄著幽鞫放
招賦以自廣亡何柟父爲盜所逼死盜又燒柟廬令
知柟苦乃稍寬柟時時從獄中假手授簡于之酒食
洗沐而布衣謝榛遊京師攜柟賦頌柟冤諸公間後
爲濬令者陸光祖乃始解脫柟柟爲九騐以謝此時
謝榛游趙王府中柟走訪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名見
賜金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柟各自爲得意柟醉故態
復發罵其坐人人人掩耳走柟亦不自得罷而最後
王世貞治獄三輔名與游

宋海翁名登春趙郡新河人其先世治農饒貲用至
登春少孤亡訾省家貧落嗜酒慕俠能挽弓馳騎盡
習詩畫里中目爲狂生亡驗知名會一歲間妻子女
五人相繼死遂橐書遠游至博陵有所善客令之二
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之京師又去之渤海人兖州
登嶧山還居長白山蕭寺中者三年又去而浮淮海
揚子登北固以望金陵過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
涉吳會訪錢塘諸勝已又走青徐歸新河又出居庸
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入于太原太原逆
旅人視海翁垢敝蔑如也會旁舍賈請詩若書海翁
信手應之旁舍賈爲海翁製鮮好衣數襲海翁拜受

而謝之轉投其逆旅人已發棧道入西川遊峨嵋溯
巴衡下荊鄂將達於潯陽迺於黃汪雲夢而北走大
梁偶甜憩禹州題詩酒肆中禹州有党中丞得其詩致
之家復自宛涉襄過京山驢蹶於唐氏之舟傾其橐
中賂之衛唐氏主人異海翁所爲要之至其家一歲
爲刻其詩傳荊鄂間轉江陵登王粲樓讀粲賦有終
焉之志依其兄子鯨耕於天鵞池之石田自號鵞池
生而吳人徐學謨爲荊州守禮重之始海翁嘗至江
陵矣遂王奇之名謁之便嚴語不合一夕逃去去數
歲至是復來後數年守廢家居海翁自江陵數千里

行乞訪守吳八謂守客遠來爭勞苦海翁海翁乃一無所謝去之二年遼王坐不法而海翁獨不及於禍隆慶中去江陵居澧州與二一瓢道人同客兗州同知署中所二一瓢道人不知何許人敝衣裘蓬跣擔筑竹掛一瓢行澧中有時鮮絳衣高髻危帽從人假騎馬擁大蓋出澧人莫測也海翁以詩以酒以畫與道人兩相得道人作畫多是大龍游戲風雨晦冥臨畫衒衣贏裸槃礴起舞瞑目一呼信手塗成署其尾曰牛舜耕曰人呼我牛足矣顧我之為牛唯舜能耕之耳澧中華陽王為道人故館也一日請華陽王為我營黃腸必速之既成坐其中令人舁之出郭而遂死

晉江何喬遠　譔

本士記

讀書懷孤獨之行而身孝悌豈非世之所謂君子者哉榮之與利人所趨也爲是行者皆必違而去之不如是不足以恬澹其心而遠於畝衰間或其人足自善而已不能有所康濟於時其行事或涉於僻以迂然使當路位人見之加敬貶躬而從之以高賢士大夫之風不肖者媿且畏豈非梓樹生於泰山而不知功德者哉其於成世助教不可無也蓋未有不身孝

弟者也余得陳謨而下若而人

陳謨　吳朴　杜瓊　林希蔭
唐璧　陳淮　黃流　李孔脩
劉閔　楊黼　吳琉　柯維騏
林兆恩　鄧元錫　王敬臣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宋濂王禕交薦爲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謨爲學涉流探源辯析歸當雖不願仕而於當世之務一一籌度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一時經生學士靡然從之稱海桑先生

吳朴字華甫詔安人書過目不忘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涉心所著有龍飛紀錄紀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又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

杜瓊吳人生一月而孤母育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今古念父早亡從人問狀往往見其容儀夢中父名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刲股已母疾有司欲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耶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母遂得旌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瓊介持有

守不爲矯異隱居城西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九卒三吳之士會葬者千餘人私諡之曰淵孝

林希蔭字宜民揭陽人幼能屬文博通五經尤精春秋父客死非命貸錢歸葬母沒廬墓三年有白鳥巢樹蟢子聚楹以數千者三日妻亡不再偶與潮士林厚相友善永樂間俱以孝廉舉希蔭謂厚曰君有父母可以祿仕我恨終天出欲何爲厚累官參政希蔭終身家食有司時賜餽遺自號貧樂天順間海寇焚劫村落獨大書其門曰林先生屋愼勿燬一日泛舟

出遇賊賊見希蔭衣冠偉坐不敢犯而去族兄與鄉人訟郡守不能决名質之希蔭涕泣曰不能化族黨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不對而出季子岩從學陳獻章積善行義不替其家教

唐璧南海之平步人祖奎國初爲增城教諭博洽群書其鄉湛菜民作亂往諭不從被執罵賊死父豫剛介無詭一鄉稱孝與里人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淮劉子高友皆德行尊嚴爲世所欽號平步六逸璧動循禮法當暑未嘗去衣冠母區氏目瞽晨夕執匙筯侍飲食後遇神醫母目忽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

皆欲薦之以母老無它兄弟辭廣東參議陳贄待璧以賓禮後遷去執手泣別曰鄉吾三益也

陳淮莆田人幼有至性在父母側飲食衣服必躬視疾侍湯藥不離頃刻父賢爲南康教諭淮從之官每日鷄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初賢入覲卒京師淮載櫬南歸至寧化輒夜宿柩傍河岸多虎亦不引避夜大雨懼河泛柩撫之號呼雨忽止淮遇父母忌縞素哭奠哀慕終日以貢充國子生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歲籍曰吾不敢遠媿司馬朔寧勳歸因上疏言太學不論賢否徒計老壯啓人僞喪士心不報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遵教無違禮法令有不便者必白之郡邑臺司一上官怫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耳

黄流居玉岐之陽有志聖人之道根據六經博綜諸史窮極造化探索事物一時名儒如羅倫陳獻章張元禎胡希仁或近接行遊或遠致書札以親老乏兄弟絶意仕進事父先意承志母病風數載隨侍湯藥後罹膈疾醫不能治涕泫籲天請以身代忽有異應母膈遂愈弘治初與同邑蕭子鵬破徵子鵬得嘉興教授流固辭不就嘉靖中詔書旌門

李孔脩字子長粤人也有庶母父没改嫁誣訟孔脩奪之產令繫鞫之俛首不辯令迫之供自供曰母訟民情眞民願坐罪令疑焉覆鞫得情出之延爲上客他令至孔脩入縣輸租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荅拱而立呵止之如故令怒笞下之不置對趨出孔脩好周易善詩畫與陳獻章游破廬敗甑蔬食不贍不肯投合於時皂帽深衣入夜不違居家未嘗出户或出遠近環視以爲奇物兒童婦女皆稱子長先生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曰子長有古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爲治葬

劉閔莆田人喪父三年不入內舍御酒肉獨居事母尤孝如禮經鄉人盡加敬恭副使羅璟立社學構養親堂延閔爲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金助養知府王弼亦置田拜平石養之閔皆求辭及母卒閔亦送田還官廬墓三年歲凶弟婦求分異閔戶自撾弟婦感悟復合如故弘治中林俊上言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所決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古人之教恐未宜然夫教所以豫之擇正人所以教之也今東宮講讀侍從諸臣固皆極天下之所登簡廷臣之所論薦然百司眾府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右侍郎謝

鐸太僕少卿儲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行幾殆庶其資序不合實德可取有三人焉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瑩粹然春風無賢不肖皆服其行時中華亭人也處士劉閔則臣縣人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布處之晏如臣每見愧畏不暇上官劉大夏徐貫知府王弼等恒延拜之閔詞藻雖稍不逮德守道風自見難比臣謂可禮致時中爲宮臣閔仍布衣入侍更以純德雅望之人常同起居必能涵煦陶薰有所裨益其後巡按御史宗彝饒榶欲援詔例薦閔經明行脩閔力辭知府陳効請遂其志榮之

以學職正德元年遂授儒學訓導曹時中故名賢其頗於秉常待也以守行聚誠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爐產有瑞芝人稱孝感再歷副使與實事者相左遂拂衣歸年六十矣人詰其故曰吾有林卑身不能忘耳抵家閉戶擁軟菲貧自守鄉有得某恭時中魁其以聖題時中名於H牛後向時中僅肆習時中以激之進鄉生言時中H是人言我而若進之是若習我也有貴公子故遊山數吹過時中門時中名之曰若如居官劣素絲之節若淸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來若是不子若也取橫逆難之貴公子自是折節爲恭謹壽九十餘無疾而終而時中有兄景學景泰進士有僕竊其金入妓館亦大淫肆景怒而訟之比部部郎捕妓竊榜之妓怨反誣景坐罷不叙英廟復辟有白景冤者上方惡景帝以其名同景泰號又景泰所舉進士也置之居頃之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儀景者謂景上閣日必若人也爲我廉而怒耳詔逮至京提騎騶入郡守某者景同年厚賂緹騎與偕至景家先令諸景爲景涖景日君命也無所逃罪檻車詣錦衣衛獄備至遂

自引伏至冬斬獻有擊登聞而覽者曰彼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屯人何面目耶請就法景乃得釋已廢歸其富林之山以詞翰自老時人爲之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

楊黼雲南太和縣蟠溪村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尤好釋典工書善篆籀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詠歌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譪群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片硯硯乾欲下桂樓取水硯池中忽已盈矣自是爲常人謂孝感父母歿爲備營葬葬畢

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將至卒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巘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吳琉字汝秀長與人世以賢雄于里琉獨退約不近聲利隱蒙山五十餘年窮徹經史百家自號甘泉子著書有三才廣志史類文編凡千卷又深曆數之學尚書劉麟與相善曰吾舍甘泉若病肺渴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領牒引疾歸張孚敬脩怨爭論大禮諸臣奏

開新例凡京朝官請急過三年者悉罷免維騏本孚敬同年以素不相聞問概在免中而維騏本非其好也鍵關讀書開門授徒弟子翕然趨之其學以誠意爲根躬行爲基粹然出於正義謂宋故正統元人脩史概與遼金同列混華夷冠履之辨作宋史新編提宋爲綱而遼金附焉瀛國二王挈而臚諸帝紀之後宋諸臣若酈瓊劉整留夢炎之徒悉目之爲叛而誅之復作史記考要十本以是正班氏之譏評漢書之增損少孫之補綴諸儒之紀載撰次莆陽文獻記其鄉之人物文章以比於益部耆舊傳家食五十餘年年七十餘卒張時徹曰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闇然實脩符曾史之淑性苞商偃之華文總五經之要妙譽百氏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人不交非地不履鞠躬君子也

林兆恩字懋勛莆田人究心儒學兼通道釋遂欲合爲一途而統歸之儒道世人名曰三教先生兆恩之言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爲儒者曰我儒也爲道者曰我道也爲釋者曰我釋也夫人性本善也本自將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時中能清靜能寂定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性不誠未有能盡其性也能盡其性而後道也教也兼舉之矣性吾之性以爲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道乃至道吾之道以爲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教乃大性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天地也者其在性之內乎性之外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莫得名言孔氏所謂聖不可知老氏所謂無名之始釋氏所謂最上乘也夫唐虞三代之世未嘗名儒名釋名道也今既名儒名釋名道矣又安能返之於無名夫惟唐虞三代之世人盡綱常也人盡四業也講其所不可知者於特達高妙

之人而繇其所可繇者於庶民日用之間此亦唐虞三代也如是則人無異還無曰我儒也我道也我釋也如是則道還歸儒也如是則釋還歸儒也如是名有三教而實爲儒者之一教也嘗欲作一書上於朝使道釋之徒脩明其老子釋迦之教並得娶妻生子入籍定賦視其寺觀之居若吾儒之有學宮然而又取吾儒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等儀叔而兼用之要以世無游民民無廢倫綱常悉備四業並生無有自外於大倫之外而登唐虞三代之世卒不果人曰子迂哉其將能乎曰吾托之空言而已矣兆恩之學

自縉紳學士下及豎子市人莫不津接又慮愚者猝未易入先引以行庭九序却病辟穀之方使漸生其道心而遺其外念凡著書積萬言無非此意江以南方內外之士群然北面而師之嘉靖之季莆城陷賊顧相戒毋犯陳孝廉茂烈及三教先生也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傳覽經史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弁以所貸爲助葬貲十九充邑諸生偏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脩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冦復馳歸侍養居二年母氏復强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峯山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繹函史諸書皆足闡衍聖賢薈萃古今范淶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

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諡爲文統先生

王敬臣吳人父庭爲江西參政敬臣孩而倍母其繼母郁氏養之羸弱早慧十餘歲誦四籍註歎曰學在是矣繇是居處以禮燕褻無惰數年父命之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歸寓佛寺讀書易眾十九籍博士弟子謁魏交而考道焉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其繼母繼母下所以婉解之萬方庭告

歸養母敬臣佐養祖母及所以事庭甚謹庭母没服闋起補參政敬臣事繼母於家不懈庭致仕歸復事庭至孝中歲得疾劇甚庭命養病别墅者一年迨歸則盧氏失繼母歡敬臣曰身不行道閉戸省愆不入寢者十有三年庭病疽敬臣舐抵之臥床下者數月繼母没哀慕終喪人不知爲繼母也庭老而患足敬臣復絶內寢臥父側者三歲庭卒哀毁有加吳俗有江左餘風見敬臣範押準繩爲之一變晩而從游弟子四百餘人敬臣刻厲責課一意聖賢要歸於愼獨之義曰愼獨之義有二要焉曰研幾也審則也幾者善惡之幾研之始知則者帝衷之原審之始得又曰親長之際袵席之閒愼獨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聽其言與起者甚衆

郎曰莊周稱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愼到之徒彼皆以一察自好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而諸人之徒出焉至於今日賢聖明矣道德一矣著書立言一詭聖人之道則三尺童子能辨之夫惟矻矻孜孜俛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始得與於斯乎始得與於斯乎

終

本行記上

晉江何喬遠　譔

人具五常之性達之於天下也所爲喪失其心而不自知者自輕其身而富貴功名之念錮之是以賢士君子尊其行若夫不目書史具足至性天生是人維世道也陋巷耕鑿傭販之徒吾尤重之天下大矣生於偏州僻邑當不絕人無有文字爲之記則其故老鄉人一時道說久無聞矣吾尤悲焉據吾所知謂之本行我所不知人其舍諸是編也蓋士大夫十之一小民閭巷十之九

鄭濂　包實夫　李得成　周炳
劉謹　姚伯華　陳圭　朱煦
樂析　孫惟中　劉昱　周敎㱆
洪祥　王原　容師偃　顧復
張鵬　趙時中　王允　黃鍾
蒙景澄　李洪　虞謙　田籽
潘選　杜蕙　史載德　衞宣
熊玻　馬宗範　徐澄　易道
何垕　王濟　謝廣　何兢
陳大韶　劉靜　傅檝　劉憲
羅璋　蘇純　李豫　向化
蘇奎章　王表　宋顯章　歸鉞
張鈞　唐儼　楊成章　周孝
周聘　劉和　何倫　彭寶
俞孜　范運吉　崔鑑　丘緒
韋起宗　潘寬　何孝　陸尚質
葉文榮　殷士望　李壯丁兒　伍民憲
朱玄昊　梁應策　陳經孚　朱泰
趙智　李學梅　何茂先　長興髻者

吳門乞兒

鄭濂浦江人其先綺綺四世孫德珪德璋皆見於宋史自綺時則已九世同居矣元末珪子德璋曰大和年八十餘爲家長尊其先人之訓內外食指二千餘雍睦而和元人表其門而復其家鄭氏家訓井井而其堂則大書曰恪遵祖訓毋聽婦言以此持其世濂綺八世孫也太祖郎位聞其名而名之得其家指之數奬借者久之入語皇后皇后曰天下紛紛陛下以獨身取天下鄭家人衆多如此而又爲義一心夫亦庸可測乎太祖亦疑之名之反而問之曰汝家人多

如此而若一心亦有道乎對曰毋聽婦言祖父之訓
所從來也太祖大釋然賜之梨一擎出至家出巨甕
注水擣梨水中而分飲之皆望闕謝太祖聞復大悅
濂兄弟六人有弟曰渻者其時以民間覆畝不實累
及巨室渻則代濂坐罪瘐死獄中有弟曰湜者家被
誣逋胡惟庸反湜與濂爭詣吏濂曰我長湜曰兄老
相推者數太祖聞之曰有人如此從人反耶名賜飲
食勞勉之擢湜爲福建參議賜之冠帶襲衣又有其
異弟洪爲藏庫提點司同官坐罪連及死獄中妻石
氏當配而絕粒從之太祖命廷臣推篤行之士爲東

宮官屬皆曰無過浦江鄭太祖曰鄭吾固知聞其里
人王亦倣鄭家法可名兩家子弟審其有文學者而
用之鄭自舉濟王自舉慟遂竝用之濟從子幹御史
楷蜀府教授楷父淵事父母孝急人困宋濂爲謚之
曰貞孝先生同時又有王氏兄弟曰子覺子麟黃氏
兄弟曰逢吉逢昌皆闡義門之風而興起者
包實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潔行人稱忠文先生實
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洪武初館於邑之太常里其
冬歸省而復之爲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類拜者
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林莽中釋而蹲實夫
亦對虎而跽語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
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苟屬汝終還汝
啗虎起曳實夫襟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李得成涞水人少孤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
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臨岸度不得脫因投河
水死時得成年十三耳居嘗痛母既長娶妻摶土爲
像與其妻銜勒負鞍爲馬朝夕立像側若待母出水
而乘之者會冬月大雨雪河凍甚厚可六七尺得成
夢母與語曰我處冰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其妻
膝行距河裸而臥冰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

有出時其妻亦跣叩臥所如是者七日河悉化水可
十餘畝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十九年舉
孝廉爲光祿署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以割肝報効
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建文中使入燕說成祖
不得報坐下獄成祖即位用得成如故得成雖不學
能數言民間不便事累仕布政使
周炳舞陽人事母孝謹母病哀號籲天願以身代母
思食獐肉炳四求不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獐入室殺
以啖母病遂愈洪武中旌門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

謹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告其向輒泣
西南遥拜年四十嘆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有無
父之子哉治喪往尋時滇夷初服道路梗塞衆勸勿
行不能尼也歷六月至其處遇父逆旅舍相持號慟
行道傷悲俄父患瘋痺即欲以身代戍而國法丁壯
十六歲以上又嫡長男始得代於是復歸攜其伯兄
子往而伯兄子孱弱未能自立又復歸悉鬻其家皆
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父父歸家徒四壁力供菽水
晨昏極其歡孝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人稱天道
姚伯華桐廬人桐廬無城元末兵起伯華父家資頗

厚挈伯華挾貲避匿之閬原山盜脅卒至父子散失
盜過其父出號伯華不得爲他盜獲去母往捄併驅
之父母中途祈免盜怒推之崖下皆墜死盜稍退伯
華行求不得哀聲徹天行數日得之崖下則已臭腐
負之行從間道夜渡桐江至其祖墳之下掩之樹葉
用木爲鍤取石作磚晝伏夜作而遂成墳其時伯華
父母年約六十餘而伯華方弱冠耳入明天下大定
乃始娶妻作家恨二親死不得命一念至號慟不已
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時屬仲春而不知其死日
每臨二月則終月不近葷酒不接賓客擁爐注淚家
人或問之益鳥咽不能聲進飲食推却之歲祭執爵
哀慟聞路人伯華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約不爽室
一夕火人家典寄之物値數百金伯華急移之他處
於巳貲一無所問火巳召主者悉遺之客有遺鈔一
巨囊於其肆下追告之去巳遠踰年過客客稽不知
其遺并忘遺處伯華提還之有兄伯榮爲永城典史
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化其骨歸葬之黄山
山寺中而歸語伯華曰兄事幸可解當得錢爲用伯
華曰需幾何如數與之內弟持錢去久之歸則曰兄
使錢幸無罪顧病死矣吾火之而寄其燼於黄山寺

中幸往取人知其內弟詐而語伯華伯華曰歸骨足
矣方逃賊時伯華構草履得走免及老常織屨以施
人子唯大洛陽知縣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
陳圭字錫玄黄巖人洪武初父叔弘坐罪當死圭自
陳願代上曰不意今日乃有孝子宜赦其罪爲天下
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
遂聽圭代而謫其父隷兵雲南
朱煦僊居人父季用洪武初薦知福州之官五月有
詔逮治天下害民官吏既至無輕重並論輸作訴者
罪益重時季用在逮中既至病痢被楚顧煦歎曰吾

死矣夫役嚴貲重禁訴復嚴兒乎兒乎吾收我骨也煦謂父僚之同遞役者曰吾父病矣訴亦死不訴亦死萬一生遂具訴通政司通政司以上聞上立赦季用復其官同時以煦訴得免而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之子吾其土矣有頃煦感疾沒十四人者痛煦如己子而季用痛之亦死

樂栟定海人也家故亭戶洪武中會稽錢許二家歲輸鹽厚自縮而追小民倍輸以掩已數上聞以浙東亭戶皆罔上賊下即遣覆竅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坐罪輸作而栟亦在逮中方治行弟梲請往栟

曰吾行雖生死不可知頑吾有三子爾未也梲走詣縣庭請代栟自縣曰力鹽皆栟也梲烏能知之使往必失對遂行可一舍許梲追及栟叱之去不聽即乘危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栟行已遠慟哭而還栟至京師果死

孫惟中昌邑人家世農也惟中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辦行會父卒皇皇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廬其側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風遠聞人爲泣下目噉淳麼二孟晨起掬雪頮面詣拜墓前久之手足皸瘃形容疼甚或勸其還哭不對里民相率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夜半攜二耆頭出風雪中抵廬下聽之惟中聞足音遽問曰何爲若戴歎息去亟上之府部使者請旌其門惟中妻劉氏亦從惟中之化居喪不酒肉者三載有子尚志爲禮部主事

劉昱山西人爲翰林小吏從事勤恪翰林諸公皆喜之永樂末年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而昱弟亦從軍隸成山侯戲下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弟屍欲待師還而化之旣還發屍就化無所取薪幸

北土剛屍未腐其乾若枯腊昱負之以行六日至開平始得薪化而裹之楊金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屍痕自言故共歎昱雖小吏士君子也處弟如此它可知已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上皇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曰路爲衛學諸生出舍外學閣之不易儒衣巾而殮至家繃庭槐亦死死後衛巾被面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爲歸其喪不易裂巾而斂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

洪祥黃栃人父病瘓年餘起臥粥飯皆祥左右伏被

垢穢祥躬浴之父憫祥勞使就婦處曰吾病且愈可留一僕待我祥陽承應而陰伏父寢父夜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什忽一人系勝父驚問誰見祥應聲持之泣曰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其妻並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黙薦鏡中祥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然無凝滯年九十餘卒

王原文安人父珣苦賦重別妻出亡不告所向入輝縣夢覺寺爲僧爨下有年矣時原在襁褓既長問父於母母告之故常痛心也娶妻月餘別母尋父母曰得

父甚喜顧去家二十餘年矣杳無音耗何處可尋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曷以爲人初去涿境東行齊魯間數年一日於田橫島日西風急止宿土神祠夜夢入古刹日將午見廟僧煮飯就乞食之與一盂曰莎米飯味苦爲汝澆甘肉汁也因曰如來如來真箇來好去好去還須去驚覺祠門軋然有聲有一丈人杖而入問原所繇以實對因語以夢丈人曰吉夢也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肉汁附子膾也當南去而求之寺中原如言趨臨清縣而上渡淇承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造夢覺寺雪夜寢寺下天將曙一莎鶴出見駭之問故知其與爨下珣同縣人語其住持住持召食之出珣與對問得其邑里姓名知其爲已子抱持哭珣曰拋棄妻子二十餘年矣何顏以歸我終爲輝山下鬼矣原首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哭住持乃强之歸住持曰法林詩僧也原有男子六人孫曾孫三十餘並耕讀守業有司鄉里皆羨重之

容師偃香山人祖悌與邑人稱爲孝行先生師偃一門咸遵悌與之教師偃父病癱朝夕在侍正統中寇父逃寇寇追急父麾師偃遁去泣曰父子更相爲命去復安之俄俱被執寇縱火焚父師偃請代遂就焚

年二十三

顧復靖江人嘗作貧士詠皆有道之意成化中以貢入京師當就銓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既母促之授官曰兒念母不願往也母乃命其女夫與偕至京師遣女夫歸曰爲吾省母未幾卒一日母於夢寐聞聞哭聲曰噫兒死矣數日訃果至及柩還故所服員帽皮諸柩上母哭則員帽輒墜地若有推之者妻子哭則否世人名復死孝

張鵬宿遷人自幼侍奉祖母併父母尊韓俱執孝敬不敢怠違祖母殁送殯之自令間家男婦洗足護務

母死廬墓三年鵬家人百餘口尸代不分成化中旌
表
趙時中羅山人仕御史聞父病殁躃踊奔訃離家二
百里廬墓苫寢朝夕哭負負土成墳時歲凶多兵䴏
盜見時中蔬食水飲澹薄終孝各自相戒三年之中
四十里內盜不入境
王允歷城人仕湖廣左布政使早喪父哀毀切至事
母至孝母卒奔赴殯絕結廬墓側負土脩塚比身於
儷人成化中旌表
黃鍾慶都人祖居頻父鑑及鍾子顯孫世儒曾孫仲

寧男婦計一百二十口自永樂至弘治元年六世同
居無兩爨其家以耕讀爲業孝養爲先鄉黨有貧乏
者常周急之擇其子弟之良者聚而教之又有泰州
民王玉七世同居武陵縣民談錄興國州民石豳六
七世同居太倉人瞿剛陵川人李需密雲人李琚竝
六世同居陵川人徐標合肥人鄭元宜都人趙思綱
安樂人朱勇歸安人張顯竝五世同居俱弘治中旌
表
蒙景澄仁化人母滯病不樂號泣焚香祝以身代母
愈踰年卒哀毀切至喪葬如禮結草廬墓少間則號

問父晚仍宿墓如是者三載父患疽景澄告天以口
吮嗜三日而瘥父卒遂終廬墓時年八十矣其子繫
念其老生疾兇懨親　　跪請以歸竟不從而終老於
廬右弘治中旌表
李洪吳橋人母患時氣命在頃刻洪曰惟天可告焚
香懇祝夜臥有神人懸空而言說生人肉可以治之
覺曰肉在我身沐浴潔淨以刀取左脇肉熟而進之
母遂愈弘治中旌表
虞謙寧波人就傅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淚尚書
楊守陳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中從兄謙以

富民戍安定已歸有司逮捕甚亟父遣謙代行謙逮
往抵安定者久之守陳習謙爲人乃爲請免弘治中
父病痢籲天請代額爲之墳及卒水漿絕口母勸之
陽爲一舉母入復輟坐臥苫塊祖髮面黑念父好老
氏日誦道德經一遍畢而哭哭久寢磚爲漬母死亦
如之而遂遠其妻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閫也如此
者十五年人號之曰瘦齋以其始本肥澤至母亡也
骨立而瘦
田耔汾州人弘治中舉人知長清縣居官鯁直一介
不取事親孝養誠至親沒廬墓哀思骨立嘗有早霜

殺禾獨近墓之禾不傷人謂孝感應籽能孝族人多
孝順者鄉邦推重與辛彥博立爲忠孝祠祀之彥博
籽同邑人故名彥德國初以歲貢入太學明經篤行
爲高皇帝所重授監察御史賜名彥博以期之仕終
浙江左布政使居官四十年委身忘宋身後子孫貧
窶里人稱其公正無邪淸脩苦節云
潘選婺源人第進士爲江山知縣屢請歸養旣陞户
部主事而父卒哀毀不勝服闋陞山西按察僉事念
母老懇求致仕不允憂熱得疾遂棄官歸至家值母
病忽思食鯽羹急不可得家人請以他魚代之選曰

欺母欺天也解衣入捕池中立得二鯽作羹進母母
遂安好母以壽終選哭仆喪次後七日而沒　中
旌表選正巳率物風裁嚴肅其爲僉事時吏多望風
解印綬
杜蕙任丘人第進士仕同知因忤權貴棄官歸孝讓
睦族四世同居父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蕙
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復哀毀廬墓者三載至
九十七歲而亡
史載德新鄭人第進士歷御史父沒哀慟殊常旣葬
廬墓朝夕哭奠小大之事先啓後行人稱事死如生

弘治中旌表
衞宣陽城人母卒廬墓蔬水自扶縣失庫金有誣及
宣者令拘宣未按先桎梏之而下之獄忽陰仝晝晦
江中迅雷掣電風雨交作令疑而釋之其夕雲月朗
霽人謂孝子動天弘治中旌表
熊玻涇陽縣增廣生年十九母病寢食俱廢湯藥身
嘗母沒披跣慟哭不忍遽葬浮厝于庭坐臥草土三
月祭葬構廬墓傍朝夕哭奠服闋歸極力養父父病
至沒並如前孝負土增塋倍高疇曩朝夕溢米形容
槁敗有數刼賊入廬欲生焚之玻出迎不懼賊因問

玻聞爾產殊厚何悴乃爾玻曰日夕思慕覺其亡
廬無長物僅有麻衣僭解送君賊驚歎辭謝去弘治
中旌表
馬宗範朔州人事父母至孝父歿廬墓昏夜有盜二
人入廬求宿告曰饑甚宗範命僮作羹飯食之聽其
哭泣之聲私相語曰可別圖生勿盜孝子弘治中旌
表
徐澄崇仁人家貧不能具甘旨借貸爲之曰債可還
也親不可易也可缺延賓不可缺奉親居處致愼滋
味致豐臥起盥櫛便溺之事皆身致之親沒廬墓有

白鵲白烏來集鄉人素薄其親者皆感化歸厚弘治中旌表

易直宜春人父被誣繫獄直請身代不得縲項散髮日跪府門守乃出父父病痰直取吞之告天而愈父卒廬墓既滿歸家母病流賊行刼舉家奔潰直抱母哀告賊亦不忍加害母卒廬墓如前歳旱鄉民請直禱直齋沐途拜三日獲澍旌表

何垕新城人第進士仕程番知府少孤力學聞羅倫學有省日夜奮淬母喪哭毀幾不能生一日病且劇所親謂之曰君毋滅性食之肉羹半盂哽咽不能下

竟郄去子疾甚引醫診視第不敢離苦次撫膺曰子死矣出殯時霜重氷膠徒跣行十餘里足破血流不自知也廬墓三年無識不識皆噓唏歎悼曰孝子孝子垕居官介甚爲郎時劉瑾聞垕有一古琴諷欲得之垕不與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入仕三十年蕭然四壁居家無贖質之金

王濟黃岡人第進士官郎中母沒廬墓寢輒哀泣吐血服闋就官一聞父疾減飡廢寢三疏乞歸父久病籲天乞代嘗糞求醫盛寒酷暑不解衣冠不入內舍者凡四載父病秘結手探取之父患病手自捧掬嘗

其甜苦及卒抱屍達旦哀毀幾滅正德中旌表

謝廣字志浩祁門人父忠母汪父出賈梁宋間忽有方外求僊之意遂久去不返廣十六讀顥考叔事廢書泣也既而曰宋有朱壽昌者豈異繄人將出求父未娶婦亦無他兄弟既長納婦七日卽別母求父誓必得之次大梁遂得父於小窑旅邸號泣抱持父摩廣頂曰兒遠來良苦吾今歸矣相依旬月父給廣曰汴北尚有浮貲吾往取之與爾同歸會廣伯若兄自魯山來會因托二人代侍緣父深惑彼道得間卽脫去滅跡伯若兄還廣躃踊幾絶莫知所趣忽傳父在

魯山卽匍匐往尋弗得有郭氏儒生若留之學曰君若居此兼可得父曰學非求仕乎仕非求忠乎不孝何忠儒生不能強也去之陳蔡鄭衛達于荆襄迄于河上舟涉陸跋酒肉弗御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懇人爲感動每每導送窮幽索險渺無彷彿家書至聞其母病徬徨走歸長路號哭歸侍疾母愈聞武當有道人影響其父復辭母往求步拜以往至則非是又聞終南山中多學僊侶衝暑躡氷雪歷風濤崖磴深入窮探足瘃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汴河又十餘年形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籲天兼

羅至家跪泣床下奉母復安又數月遂逃進曰兒初意父游想方外今窮矣嘗聞河埠館人云有徽客每二三年駕巨舶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貌行事殆類於父兒儻求之復與擁往候踰年又不至纍纍歸而母老且病矣日率妻子竭力爲養結樓塑父繪像事之母以天年終具父衣冠招魂窆焉

何競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坐事謫戍廣西慶遠衛被赦爲民家居數持吏短長貪橫其縣中縣前後令皆憚之今當塗人鄒魯者亦嘗爲御史坐罪貶稍遷蕭山其爲蕭山暴刻甚惡舜賓數裁抑之舜賓時時

對人發其陰惡魯未有以中會舜賓怨家奏舜賓非遇赦實逃歸舜賓故隸尺籍乃家居其衣冠如縉紳朝廷下所司驗狀以聞魯故隱舜賓赦牒曰舜賓被赦無驗當送故戍所審之彼戍所官乃知舜賓果赦不也訓導童顯章者舜賓門人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獄論絞獄上憲司疑之下府覆治顯章送獄時道經舜賓家入與謀魯聞輒大詬曰舜賓乃敢纂取重囚發卒圍之毁門入井捕舜賓送獄不更白上司令卒十餘人送舜賓之故戍惎卒置舜賓死卒道窘辱之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壅舜賓口舜賓呼曰

嗚呼枉生七十二歲遂死魯還欲捕舜賓妻子競與母逃匿久之魯陞山西僉事競乃募死士數十人檥舟潛歸伺其行柂之塗出鐵椎袖中擊魯傷其兩目盡拔魯髮又接魯曳登舟更溺之乃與魯連繫赴訟按察使鎮巡諸司驚愕不知所爲竟不能決魯逃歸當塗競走闕下訟寃并告魯不法事命刑部郎中刑科給事中會浙江巡按御史按驗魯競俱坐死罪競母擊登聞鼓訴寃復遣大理寺正覆按下三法司詳議罪魯死以競爲父報仇編戍之福寧州竟赦還聞浙間稱競曰孝子

陳大韶嵩明州人隨父監生忠聽選京師父没大韶不忍焚化鬻裝稱貸萬里孤身扶柩歸葬既葬廬墓墓在曠山之中獨居三年豺狼盗賊不相驚擾母没如之正德中旌表

劉靜萬安人諸生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三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攢槊殺之猶抱母不解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傅櫆字廷濟泉州南安人年十六舉于鄉二十登進士授官行人祖凱父浚並以進士爲郎櫆授官方歸娶時其祖尚在郡守諸公來賀凱治席延款櫆奉酒

行束身傍侍浚郎工部時撤以行入有事於湘府事
未竣聞母病在京師請入京師視母方再往湘竣事
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公而可教孝覆奏許之母
沒居喪遵禮其後浚娶後妻從官邸私其二蒼頭奴
浚稍稍聞之欲行處分遂暴卒櫬聞奔邸且慟且疑
密得二蒼頭狀心藏之及扶櫬歸二蒼頭驚覺遁亡
去密求者久之知其一亡之德化縣傭深山巨姓家
櫬微行至巨姓家告之曰聞有一人力作君所欲得
見之君幸無匿巨姓出奴櫬告巨姓曰是僕奴也有
罪而不可面數君幸入內巨姓入櫬出袖中錘破蒼

頭顱立殺之謝巨姓去而其一不可從矣喪葬畢慟
而誓曰父讐尚一可爲人乎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
墟間蓬垢憔悴饑寒風雨不知就避時時撰詩若文
走帖市頭坊門大率庾詞隱語然讀而詆之知其深
於道德而出於仁孝也此時親戚朋友亦不能知櫬
目櫬狂易而已乃櫬每遇迅雷爍電中夜必興正衣
冠拱立武宗皇帝哀詔至具衰杖朝夕臨終期然後
釋服至其子鼒卒不哭也或詰之曰古有喪明公何
忍耶櫬涕下曰不能爲子而敢爲父傳之諸父不忍
櫬瘁數請歸舍卒不肯久之其繼母卒乃歸蓋自廢

自棄自罪自罰者三十九年又十有五年而櫬卒
劉憲靈石縣諸生也母八十餘年雙目俱瞽憲奉事
惟謹忽強賊入城劫掠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
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賊釋之行至嶺後村憲竟爲
賊所殺賊大火城中憲宅舍隨火隨滅人謂賊雖殺
孝天實祐善正德中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手挺長鎗拒戮三賊賊
捨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
執賊剜心剖肺碎裂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
蘇純湘陰人弘治中舉人幼事父母繼祖母至孝父

病衣不解帶唾壺穢器手自浣濯父沒絕飮水形
容憊頓母命食粥咽絕復甦未幾母沒泣曰父亡而
存者爲母也母氏又亡何用吾存傷痛之形如割肺
腑繼祖母父母三喪相繼不面妻室者七年其葬母
時值隆冬積雪百凡躬親竟中寒疾卒于喪次正德
中旌表
李豫浙川縣監生父卒廬墓有白兔之祥正德中有
賊百騎過其家豫衣冠告之曰小人有母年高且病
且勿驚動財物任取賊知其孝愕然相戒并其鄉村
亦不掠之後母沒亦廬墓三年豫拾金還人推地以

葬無主者

向化靜海衛指揮向上之男也上以事得罪憤而投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忽上屍浮出潮中衣服脱落時天方霽乍爾震雷大雨既過化頭頂父衣徐徐浮至一處家人出而葬之旌表

蘇奎章錡達人博覽群書潛心理學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莫所避章倉皇流告願捨父食已虎併舍之去人咸稱異後仕岷藩教授

王表嘉定人正德中舉八年十五父没日夜號也母攜抱慰解之曰獨不念我自後奮志讀書遂領鄉薦

念養母不赴會試有司強爲治裝初至烏尤返次至瀘州返三至京師試畢即兼程歸一日母病肺喘醫藥無効表夜分焚香籲天割左股煎湯以進須之母呼表曰氣平痰靜胡乃然也表不敢泄戲笑如常它年母又病表刲右股如前母病又愈母喜醇酒表以醇酒進母喜奉佛表朝夕禮佛母喜膾間日一進膾執砧刀爲母欲誦三官經表跪誦移日提攜前後或如嬰兒或爲山歌野調以悦母母年九十無病而逝表仆絶三日不水漿嘉靖中旌表

宋顯章濮人諸生也事父至孝正德間廬父墓劉六劉七賊至曰此孝子至也遺之矢爲後賊信約百里內勿殘傷郡人依顯章者皆活顯章卒無子妻自經殉之

歸鉞吳人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後妻輒譖鉞以怒父父手擊鉞後母謂父徒手費力提大杖杖之家貧食不足炊將熟母即誹議數鉞父怒逐出之鉞不得食而後母子得以飽鉞數困餒匍匐道中以歸父母相與詈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痛杖之鉞時時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淚下鄰里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得見困販鹽市中時

時從其弟起居數致甘鮮正德中歲大饑後母不能活鉞涕泣迎養後母後母內慙顧感鉞誠即就養鉞得食先弟後已已恒饑弟尋死鉞事後母無間鉞少饑餓面黄體瘠人呼爲菜大人鉞有族子繡亦販鹽養母二弟不肖數犯法鉞悉爲周旋繡每製衣繡妻請曰必三襲以予君二弟

張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人親老不仕孝行著聞父赦太學生也赦親早亡亦痛誓不仕隱居城北村嘉靖二十一年虜大入邊至石州城下鈞號哭馳一騎賊中求赦至則赦死矣鈞哀慟殞絶盡飲父血哀痛而

斃是年虜害鼎慘石州爲親死者同時十一人而張
承相于博張永安尤著也承相者州學生少孤奉母
三十餘年負母避虜虜得之抱母叩頭號泣虜怒俱
殺之旣死尚抱母首不解博二歲而孤所居村谷從
城中學虜至博號哭下城求母母已被執奮取道傍
石擊虜虜就剚博心殺之母得逅卅年十八永安椽
吏也父爲虜逐永安持挺擊傷二賊趣父逸去身從
後護之虜創永安數十而永安死

唐儼全州人諸生也父陰柳州知州老得危病儼年
十二刲右臂愈之其師窺知以語其家人合家驚歎

未幾父沒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其後游學從兄于
亳嫡母蒙寢疾在家儼妻鄧年十八亦刲右脇進儼
聞蒙疾馳歸而疾已愈拜鄧謝之鄧曰子母我母有
二哉儼所生母沒號泣廬墓寢苫枕塊樵牧見其薪
水艱疲率來相助儼謝之曰吾爲母氏敢煩諸君知
州顧璘訪儼山中書其壁曰望母儼嘉靖初貢至京
師有司奏旌門

嘉靖十年閏六月吏部言浙江東陽縣民郭珉告有
應貢生楊成章係珉同母兄其父泰先任台州長亭
巡檢攜正妻何來任不育取珉母丁爲副室生成章
泰卒何扶櫬還鄉成章甫四歲外祖與之子而奪[illegible]
其母母剪銀錢訣別與何各收其半以貽成章十歲
何臨終出半錢與成章成章號泣拜受比弱冠娶婦
月餘卽執半錢往錢塘尋母未知母爲外祖强嫁珉
父竟不能得而還珉常見母日夜焚香祝天望子未
知其故弘治十一年七月七日有東陽典史李紹裔
巡水利來宿珉家母隔壁聞紹裔與家人作楚語知
係道州人遣珉問成章消息紹裔備語故因命珉執
半錢往覓成章會成章亦再來浙尋母相遇于江西
廣潤門螺螄橋兩船相比各問程途因漸漸道故成

章泣云我初不知母所在比有訓導會稽人趙鏞知
我失母哀情語以昔嘗教讀東陽爲珉師備知珉母
離子哀情此必汝母我是行以此珉大驚異卽各出
半錢相合抱持拜哭與俱見母悲喜交至自茲成章
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就養以終母年旣葬廬墓兩
省覈實交章奬異載在朝覲憲綱藏之部司縣府今
成章應貢在部珉亦公事至京相隔萬里不期而會
兄考居上游徒以年老隨例冠帶而孝義未白如蒙
察其孝廉量加一職庶不孤聖朝孝治之意常道表
揚激勸之道吏部覆奏楊成章刧齡失母長而知慕

行求再四孝則不衰郭琪違命壽兄不遠千里昔朱壽昌棄官求母宋神宗詔令就官楊成章孝行兩省聚實載之憲綱藏之部冊有司知不能舉臣等又論年拘例眞有媿以人事君之責請授成章國子學錄賚琪花紅羊酒制曰可

周孝揭陽人少孤問母曰我何名母曰母養子望之孝名孝矣孝曰吾能之何必讀書力田爲養朝衣冠揖母就耕暮歸如之歲旱鄉人求雨不遂告邑丞曰請命周孝子丞致孝子而遂雨

周聘桐城人諸生也事父母探志承色父母爲兄弟析著田畝聽仲叔自取之父沒躃踊哀慟者七日日三奠奠必孺子慕枕塊寢苫不離喪次母沒如之南方之人拘忌形家且難得地聘欲附葬父母於先隴之次宗人阻之哀奠至十年苫敗塊刓尚不釋服邑令聞其孝表宅助葬資宗人乃許之或謂令助葬資當詣謝聘曰明府自爲治教謝何敢哉雖然孤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罪也更服二年乃罷蓋居喪十二年矣方十二年之前能預知未來事也它日室火鄉隣趨救曰天實討孤尚敢拒命望火百拜而熄子三人漁樵給聘聘戒之曰山澤非吾有寧取其細者漁蝦鮒樵荆榛足矣一日其子釣得大鯉竊詣水處而放之

劉和廬陵人父行賈溺死於池州和年十三慟哭嘔血母解譬之自後行賈往來過父溺處輒悲憤不食設酒肴江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奔歸家益貧母沒葬玉華山廬墓其處朝夕哭奠皆織屨易之居一年風雹伐屋獨和廬不壞山多虎夜行繞不驚又一年鄉里惡少惡其矯異夜爲暴客火其廬執和苦之時已且滿喪乃歸納丁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和動効古人不恤譏訕自號耐辱居士其後老而益貧鄉人莫知重也

何倫江山人居父憂哀毀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事母孝謹假貸爲用家雖貧儉母氏常食豐衣潔母失雞豚腸爲尋覓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倫迂曰雞豚小物而使母氏掛懷便不安適盜人舍覺之不呼將取釜乃語曰請留之備吾晨炊以食吾母盜媿盡還所盜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母亡郡邑賻之葬資對使拜受終不造謝曰草土罪人周之則受何况及親造謝公庭非其分矣

彭寶桐城諸生也父母性嚴每值父母怒蹶踖叩頭涕泣至解天雨雪父醉怒詈母旣就卧寶終夜跪限外父旦啓户則寶在問何爲曰兒不能和豫兩親乞賜箠楚父曰醉詈汝母汝則何辜引入就爐寶再拜示不中寒父母自是不復反目也妻胡事母稍不敬欲出之里戚百留不聽母曰新婦事我善小失耳奈何處之不可自新之地寶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齊我耶其妻感泣卒爲孝婦寶好施掩露放生繼乃從事學問立稽過自省錄月朔正席自數書古聖賢列上坐跪而拜之曰敢憚自改年踰四

十孝敬不衰父死居喪如禮逾年而病以事母屬其子更曰喪服不畢死當以衰絰斂其卒也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俞孜山陰人諸生也父華嘉靖初以里役解流徙徐鐸尉口外防鐸過嚴鐸銜華毒而斃之而遂亡走孜聞號慟扶櫬誓以死報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往來偵伺迄亡所獲十之城隍得渙之三益悲痛欲死夜夢神語之曰若謂渙不祥獨未知一渙即在乎孜驚寤詣旦詣郡守乞助守南大吉壯而助之夜半卒驟入楊氏家佯爲尋常人與鐸立得之卒復父讎遂不復應舉養繼母以老人稱爲復讎俞孝子

范運吉蒙化人父寅自稱葫蘆山人旣補弟子員有聲當貢矣有持其短語於提學提學暫黜之山人素剛負其能旣遭斥辱不勝邑邑遂棄妻子遊楚蜀間數年歸妻趙已悲傷發病死山人益恚恨不樂家居徑去不返矣時運吉爲諸生牽裾止弗獲將棄其業行求之會當道惜其才留竣試事遂以嘉靖已酉領雲南鄉薦榜旣揭運吉與一子一僕號呼徒跣迹父所經至荆州乃滅更前應試京師初運吉爲諸生時

其失妻許女嫁之運吉以父故諸而未赴癸丑春運雲南巡撫應大猷物色之及相見京師館之別室因吉益悲思不自勝乃刻木述事本末模紙且數萬仍剪尺帛書如刻語背揭之南下所至輒以刻紙張衢要見者莫不哀憐會其從父京山教諭運吉往見之居頃將東訪父於黃鶴岳陽二樓閒會其從父以職事入承天承人陳生者方外士也爲言山人之事極悉蓋山人初去荆則經承舍于陳者旬餘因教陳以鍊氣術已而別去登武當剪髮習靜于榔梅樹底與鍊師數輩相狎後陳以禮神至其地猶見之舉手相

問勞比再往訊之則卒矣豪葬樹側運吉聞言大慟
冒暑走承遂與陳偕發細蹤之良是至其處啟遺骨
運吉鑱膚血瀝之殊滲於是負父骨歸葬於蒙化而
工部侍郎陸爲營祠碣於武當

崔鑑京師人父佑嗜酒狎娼取娼與居娼時時誣妻
佑嘗被酒窘辱之佑出娼惡詈妻妻復之娼擊敗妻
面妻入室撫牀涕泣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妻見鑑
悲慟不勝而語之故曰吾自尋死耳鑑曰母勿復憂
潛入學舍挾刀歸適娼掃廳且掃且罵鑑從旁拔刀
刺娼左脇隨斃鑑匿刀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

歸不知以爲吾母母莫自明矣卽走返佑果告妻於
官捕者至鑑曰我也從牖下出刃示之遂就獄事聞
世宗下法司議刑部尚書聞淵等議鑑孝心迫切情
在全母請釋其罪詔曰可

丘緒鄞人邑諸生也父鑑爲國子生娶余而妾黃黃
生緒以不狎於余被出鑑卒緒年十五事余至孝余
乃愛緒如己子臨卒告緒曰汝之愛我也如生母汝
自有母弗可失也緒切切求母顧母出二十年所矣
黃始醫於包既而轉徙杳不可跡一夕夢神告曰台
州金鰲寺前君母處也明日上郡憩於途一人識緒
漫問曰丘有出母乎聞其子賢也緒心異曰何從知
我問奚自則故包氏養馬廝也緒求廝跡母廝歸而
問廝之母曰里有周平者曾口其事頗今平也不在
配戍於京師矣是時緒姊夫方舉進士需次京師緒
貽姊夫書物色平會天雨平避雨姊夫邸舍姊夫聞
其鄉音問之平也爲緒問母曰適台州李憲副子以
報緒緒立裝之台至李家李已沒無子所復者遠族
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揜泣台道中或告之曰此中
有媒老矣或其閱人多儻聞之導往詢則云黃居李
無依適僊居之吳曰復詣媒且審叩之媒已老其夕

忽暴亡緒并奔行之僊居歷覼數十家見一門頗飭
躋而入有兄弟二人亦皆諸生止緒宿爲問其家諸
母有諸母者則黃故主母也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
頭問之曰適于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已殯其傍矣緒
泣曰悲乎哉此吾夢中語也雖然得撫棺泣母亦畢
吾志於是吳氏二生送與偕道祀一牛觸緒墜溝溝
在金氏之門金氏兄弟二人爲馬長傭肩輿緒從溝
中起而吳氏二生告馬長所緜馬長曰吾昔傭肩輿
舁一婦人至縉雲蒼嶺下其是乎存亡不可知願寺
傍棺非其人也馬長兄弟忽入門縛輿出曰願執廝

役送君蒼嶺下緒喜甚別二生輿而至蒼嶺與二馬長直馬長不受曰君孝子也吾兄弟感君哀苦而輿君望亘哉投金去生徘徊嶺下旬餘無所咨有織屨者曰去此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氏媪年六十矣君之邑人也然意其亡乎緒求織屨者與俱問得之則黃氏固在以爲未信遣奴詢諸陳倀倀委巷中忽一媪屹立門次探之鄞人也加其從來具悉媪亦轉詢丘氏耗語合奴馳告緒緒踉蹌奔抱持母悲號感泣驚動其閭巷陳翁無子家貧多負緒悉爲翁償理迎與其母俱歸別室奉之翁卒請母入家率妻子孝

事亡怠緒屢舉不第年六十餘及貢而卒家人聚泣請所囑張背言曰婆要緊婆要緊蓋囑以其母氏嘉靖中旌門

韋起宗晉江人生而孤母蔡寡守之起宗奉母至孝遇縉紳先生輒長跪百拜求其文詞以彰母節爲母請於朝冀得旌表假貸行錢以求之求之不得至三十餘年一日幾得復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青盲又十餘年乃得之目則明開母沒廬墓三年更念幼孤追爲父服者三年又以三年廬父之墓松蟲大生近墓松楸皆被蟲食起宗抱樹而號蟲不敢近一日雨甚聞廬外有呼聲出視之廬遂崩廬畢之日郎鑿已墳其處曰庶幾生死侍吾親既沒鄉人名其里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去之三十餘年所居火四鄰皆火獨其母旌節坊歸然完峙嘉靖中旌表

潘寬晉江人兄實爲諸生寬入學舍省兄兄方與友對奕寬推下枰子拂然去友人大驚曰君有諍弟兄老晚子一日病篤寬刲股療之股尚未進已有鬼物語兄曰君有賢弟刲股食君我是不敢侮君我則行矣頃之寬以股肉進兄曰汝豈刲股食我耶子事父母則然我兄也何至是既瘥語寬曰我老乃子老人

子寧知我出耶吾且去之弟之事我何嘗藏子寬曰兄何爲出此言視兄子如子復加厚焉

何孝六安人母患發背籲天願代有神化而爲醫教之嘗糞以試之孝嘗母糞神曰可愈母愈後壽九十餘卒既葬廬墓天集蜜蜂六十窩足以養老人稱蜂窩孝子嘉靖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人送父登舟海口風作舟將覆尚質號泣投風濤中救父父舟得濟而尚質溺死人名其渡曰陸郎渡嘉靖中旌表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弟文龍殺人坐法其母愛弟弟

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弟年尚少我長矣又有子請代弟詣官自言巳殺之竟坐法

殷士望鎮江府庠生父被强寇執縛士望徑奔賊所泣告請代賊忍而試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詞氣慨切賊義其孝皆羅拜去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虜大至壯丁兒從父母奔避山谷卒與遇虜縛母去壯丁兒取石擊虜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馬還縛母其母呼曰壯丁兒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提鐵骨朶擊仆一虜母跳得生四騎圍壯丁兒斫碎之

伍民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反遇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刃之民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臥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喃呼父三日乃絶其後人時時見之烟雨中荷戈立則輒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朱玄昊樂淸人事母至孝母性嚴厲玄昊年五十嘗受笞嘗退治生池上値寒凍誤墜水中母疑其受笞而慍也怒復大杖之衆爲跪請得巳其妻又以子婦之譏不悅於姑玄昊不敢辯第屏之十餘年寢處常在母側後以庠生應貢且行母乃悟名其妻復爲姑婦如初玄昊既行中途念母亦棄牒歸

陜西按察副使朶應䇿鄢陵人七歲母病殆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泣幾絶遇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飲之而愈二十四籍鄉書孝聲籍甚三十四中嘉靖乙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拜官父詒書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爲郎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妻侍養陞成都知府以去家遠不願之官號泣請父父大怒曰不聞孝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猶伏地不起父舉杖欲擊乃起戒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父母年並

七十躬調甘跪一茶一湯必跪進之父數過親友家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應門報至趨迎掖門入寢候寢定乃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稍不安節憂惶廢食人言脩虞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拜千有餘里時父母年並八十矣母沒哀毀如禮既葬廬墓側暮歸侍父父病痺伏枕調飲食跪榻下手擧匕筯進牏廁衣躬視滌濯如此者年餘子沒妻亡一切不問父沒合葬廬墓如前日以筐盛土首頂培墓有慈烏數百馴集廬下筐擧卽飛若前導然服闋尚不能去縉紳先生曰孝雖無窮如禮制何

拜泣徹廬嘗夢一緋衣幞頭入呼曰梁孝子我後漢肇恕葬我詰旦園丁劉士得石果肇恕之墓祭而葬之人謂至孝感通如此應策初成進士部送遼左軍餉餉並足額遼軍大懽營繕董大工精算縮出中官不得妄費改户部郎督維揚餉裁罷冗濫揚人稱之嘗得内轉爲中官所中陞知府親終撫按交薦其孝行詔褫登州練兵賑饑具有效久之陞陝西按察副使力疏投閒其卒也鄉人爲立梁孝子祠

陳經孚平陽人少孤事母至孝遇倭來負母避之竟遇之途倭索母珥環經孚護之倭以刀截耳至肩而

死手猶未釋母也

朱泰會稽人諸生也家貧事母至孝與妻吳糲褐不完而母之服饌殊極軟好母性卞逢其怒時與妻同跪欲撻則近榻以就之泰死無子或勸吳它輒號哭欲絕奉姑至没備諸辛苦

趙智趙慧鉅鹿人母避賊爲所得索財不遂將殺之智追至跪賊泣曰吾母年老願殺我慧復至跪賊泣曰吾兄成人釋以養母我則代兄智曰弟吾母所愛可殺我留弟母曰吾老矣殺母留子以存吾門賊曰慈孝人也並釋之

李學梅麻城人臬椽也世宗哀詔至學梅以椽與入臨哭獨哀臬有冤囚白按察使出之其人聞知懷金謝艴然却之有三庶弟父愛之獨與便利私益學梅大父爲學梅不平學梅曰弟吾手足也愛我弟即愛我手足祖何慰焉母死守墓三年力不能廬獨棲草間暑雨一蓋寒冬一稾而已朝出營夜必返墓次墓近溪溪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望墓呼母如是達旦一夜雪積數尺有隣父意學梅苦雪或它之往瞷之稾没雪不可辯良久始露見其會撮大嗟歎以語之人人父死亦如之

何茂先余從兄也口不二價生無二色事繼母至孝繼母病禱神願代繼母有女與子同疸女殊沉頓爲文告神願以己子易妹之生其辭曰母年已暮生僅此女民齒方壯尚可圖也竟子妹俱愈踰歲生涯疲乏貧本俱失久之乃知爲隣人竊去絶口不言曰言之彼無顔爲人矣一日赴臥床間棟將撓忽起行棟正撓其臥處人謂善孝所感

長興窶者家數椽耳而無方以養母窶者之從父富齋爲酒致客名窶者侍窶者懷楮而就席凡諸熬𩟄粿餌之屬竊竊伺候不顧眄累而寘之袖中諸客目

攝之酒閣從父出金屈卮爲客壽有間家僮報失卮客相顧曰吾輩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皆闔門搜搜先於窶者窶者自服從父曰卮今安在曰傳而出之矣待旦旦從父往索卮窶者曰金已銷化兒竟有數椽請以奉父以抵金屈卮抑去此吾母則無所居止盍待吾母有止舍即奉父矣從父聊寬之與爲期居數月客來語從父曰向夕也不佞不勝酒而先亡去置卮樓簷間今日方記憶君家定索卮不得枉君家僮耶從父從樓簷求之則卮在急召窶者窶者至猶理前說叔父曰癡兒卮在也何自誣窶者

曰大人爲酒置客名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有羞懷之楮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而思旨兒母兒窶人也方搜卮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者豈以大人猶子見饕餮於豪富人且大人致客寧忍客受不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曰我幸贏也有二子顧寧子如汝汝貧也吾寧不子汝即復爲酒置客名窶者侍言窶者於諸客諸客皆欲重即分其家財爲三等之於己子

吳門乞兒行乞吳市中夜止吳橋下以其所乞買酒缶而致之母而歌以侑懽吳中貴人乘月橋上聞橋

下有歌聲俯覷之一男子坐老嫗塊上酒而歌名門之曰乞兒有母實用爲懽有年矣貴人大嗟異之遍告於諸貴人而乞兒之孝聞吳中於是吳中諸公宴集輒置餘豆閒待孝乞兒也

晉江何喬遠 譔

本行記下

杜環 李疑 程平 顧黑子
金養 潘連 蔡通 盧陵劉僕
王芳 曹滐 韓巍 阿寄
任良幹

杜環金陵人本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焉一元所交盡四方知名士環好學工書國初被薦除學錄大祖善其書尋入侍春坊大爲皇太子所眷環爲

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故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友也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有識允恭者謂母曰今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盍往依之母如其言詣之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游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哀泣隨人往旣訪一元所在則一元已死惟環存天方雨母服破衣行入環家正對客見母大驚因問故泣數行下坐母之呼其妻子皆出拜母環妻爲母除故衣更着干衣干卽乾食寢之母問環吾兒平生所厚故人皆安在且吾尚有幼子伯章也環知故無存者卽存亦不足倚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母且止卽無人環在也雨止母見環家貧堅欲出訪環令媵女從之至暮果無所遇返環購布帛製衣衾令家人以下皆母事母母疾身爲烹藥進匕筯不敢大聲詬去之十餘年環以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道嘉興遇伯章泣語之故曰急尋母伯章曰吾亦知之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乃至母見伯章相持哭是日爲環初度家人止之環曰母人情也旣伯章見母老不可歸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後三年母卒將死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皆如君之爲

人環殯葬母歲時祭其墓環仕終太常丞

李疑南京人南京國初爲京師四方之人麕至客舍主人授一室容榻而已客朝出暮歸盥濯皆自具月責錢以數千疾病輒遣出婦孕將產以爲不祥却不舍獨李疑以尚義名疑教授小兒賣卜自給固貧甚金華人有范景淳者吏吏部得疾甚殆人不肯舍之杖而踵疑門疑爲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徵請醫師身爲煮糜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旣潰甚矢溲汚衾席手刮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曰累君厚矣必不能生無以報德囊有黃白二金可四十餘兩在故逆旅舍

君往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然何以報爲景淳曰君不取屬他人矣疑求里人偕往取以歸面發囊籍之景淳死出私財治殯取所封囊寄其里人家作書召其一子至按籍還之二子有餽却弗受更𧶘之

平陽人耿子廉械逮至京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疑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夫械逮也妻號於草中人命至重娩身之後倘犯風露死不亦悲夫婦遂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用是疑名在士大夫間

程平績溪人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

價事罹法累及平御史廉平枉喻平曰灑衆則免矣平曰不幸人誣而又誣人是欺天也平寧當罪御史歎異之尋謫延安與同郡休寧人朱仲杰同行盛暑憩道傍樹仲杰曰汝守行李吾往覓寓舍仲杰人酒家留連則不來雨大至漂其囊平自抹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平平如數償之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能醫有梅百户者請之醫明年病其家度不起悉以資斧寄梅曰待吾子來與之既梅謫守他郡而仲杰死平爲具棺殮或曰仲杰待君悍戾不道君何遇之至也平曰彼自虧德耳同郡而生同憂而來死無歸於我

乎古之道也久之仲杰子行至汴聞其父已死向所百户取父資即還家紿母曰已買地葬父矣居三年平子實往省平平乃命實送仲杰柩歸信報仲杰子令迎柩仲杰子殊不顧平謫滿歸見柩尚留殯後圃歎曰吾不憚延安數千里爲歸柩休寧績溪相去幾何且子紿其母必慚不來即令孫通送其家

顧黑子揚州人與其主顧圭以戎籍隸泉州洪武初圭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採薪給圭圭釋歸復以甘脆爲圭養圭死其子宕而窶黑子仍爲酒家傭給贍其衣食爲娶妻人歎黑子微賤面有士君子之行

金養樂淸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女婦數十

人前遁賊望見追之衆大窘養揮手主第走即扼橋格賊賊刃如林養持孤把出入死鬭良久始仆而主人遠行矣

潘連吳縣人農於胥口弘治壬子吳大水方春腐麥及萊穀苗始萌瀰湖漲中衆惕號不知所以救連率諸農負土築防桔槔雷運出其敗者於水中絡竹爲大欄疏而立之苗以復長正德庚午吳又水連趣衆急從水底掇苗壅之宅泊壞將俟潦怒洩而種之俄而水益洚加壬子者二尺連教多汎水艇取坻京之

王循岸址覆之日勞百人然不能尋丈風浪又去之連益令衆編葦卷土復撥趾上其趾漸隆稍出水外卽復以白茅苫其兩傍以拒風浪遂以成隄因集少壯布桔槔十百具幷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二尺連日夕乘艇巡視補缺塞漏增土培堤堤益固則全稔嘉靖辛壬癸甲歲竝凶乙酉乃和其秋則蝗生若蠅若蚊叢於禾端連俯視之曰蝗也吳田故病溢不省所謂蝗者連爲小網網之括之輕綃奔告縣請轉言之上官縣曰我當言審諦之連奔歸持苗入縣破根視之食者如蠐螬裂節埜視之食者如蠖告

縣曰民向者所見螟爾蟘爾今也破其根食如蠐螬則蟊也裂其節埜食者如蠖則賊也蓋四蟲具焉縣以轉白巡按御史御史繪蟲形幷牘之奏乞減租天子戚然下詔吳縣得免什之四

祭通者爲京師府軍老而代時時步行皇城下數覩石自某門至某門凡損而垝者幾千幾百有幾備書具疏走通政司奏上請脩葺下工部寢不行數年復奏復被寢又復數年復欲奏其子諫不可妻肯止之不與出備書錢通滑脫銀簪備書奏人遂走以上復下工部工部卽惡其瀆擾送法司訊治論贖罪費家貲金妻若子互詬讁而通老病死通素不識書當其具疏時對客舉其詞若流及見沮輒歎曰朝廷養士歲縻官祿數十萬孰計此者或曰此惡足與計曰正見與計也必待不可計然後計乎李東陽曰通見誠少譬如以管窺天乃眞見天有位者不能觸類而大之則誠媿通爲作都城遺老傳

廬陵劉養正僕劉養正者正德中舉人從宸濠反者也養正試京師聞人藉藉言武宗禁中事謂天下必殆焚試卷矢不仕其平生頗通天文讖諱言退見江漢間帝星明是當有王者起卽私自納於宸濠養正

之僕時時諫養正至涕泣養正家延一方士北面之一日夜分僕出叩頭方士願有請方士疑曰欲方乎僕流涕言吾主與寧王善僕觀寧王當旦夕反亦當旦夕敗僕竊觀先生有道氣抑吾主北面而事先生先生寧欲禍之耶方士聞僕言大驚旦亡去而久之養正從宸濠反矣養正死獄中僕収之養正家簿錄養正妻在行僕願從吏逐之曰僕從主母豈失也哉徒跣京師饋養正妻獄中養正妻死奉屍合葬歲上塚哭祀

王芳太倉人守敎不殺雖一蝗必活之嘗訪舊小直

活遇慈谿人費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移至巳舍與共寢食撫摩將護有如同生廷槐病潰便溺狼藉手滌除之廷槐感泣生何以報舟次呂城索筆作書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巳矣倘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匶語畢而逝目果不瞑芳祝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費兄達人而怛化耶摩之不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砉然有聲兩目漸瞑而舟人不知也三日載至虎丘乃出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僧寺寄訃其父父來

舉匶弗前遲明芳至絮酒哭送其匶乃舉廷槐父泣且謝曰雖我爲父莫能過君

曹滐句容人生平長厚不與物忤一日游城市遇擔柴者悞以鐵擔頭撞入其目瞳隨擔出血流滿地昏暈中猶强謂其人曰我兒剛直無爲若獲亟向西行項三子至給之曰其人東行矣追數十里不遇乃返

隰川王府鎭國中尉儀賓韓魏沁水人訪兄太康縣賊師尚詔王千斤攻陷歸德乘勝攻太康時縣缺令第一老主簿束手而巳城内又有賊應四五十餘人魏率衆抗賊度不能勝登樓聚矢石相持三四日賊縱火焚樓魏力竭被縛賊愛其才勇脅與同事魏大罵不輟賊鈎斷魏舌剖魏腹剜魏心至死神色不變詔書旌表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三人其季死僕妻徐氏昆弟別産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徒費我藜羹阿寄歎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爲寡婦晝策營生寡婦出簪珥委寄得十二金而巳寄則入山販漆朞年三之謂寡婦曰主母無憂立富矣寡婦年七十餘阿寄爲致産數萬金婚嫁其三女二兒

齎聘皆以千金其二男入貲爲國子生而寡婦皁然雄一邑阿寄見徐氏族雖幼必拜徐氏之人騎阿寄途遇之必控勒數十武也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家計鉅細悉剖分之曰以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旣死徐氏諸孫疑有私籍竊啓其篋空一嫗二兒麤食敝衣而巳

任良幹字直夫桂林人嘉靖中舉鄉試不第就官潛江教諭有鄞人劉姓者爲巴縣簿其妻弟王邦相攜幼子曰六兒往訪之簿拒不爲禮會亦失官歸邦相不得巳乞附舟尾又且病簿恚之至潛江推而棄諸

路旁簿偽逸去邦相父子匍伏乞市中六兒間行乞
至良幹學舍因告之故良幹曰嗟乎吾不爲計父子
同死矣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邦相病且死泣數
下良幹止之曰毋憂吾爲若治復歸若子既則買
地葬邦相石識之叔六兒與其弟同臥起而教之讀
書翰林王九思者邦相族人也其子爲順天府通判
因令六兒寓書通判所以掌印書未會通判亦卒書
未達而王氏以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居亡何九
思簡通判篋六兒掌印書在焉以示邦相妻或疑其
贋邦相妻見之泣曰吾兒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

金至滑江取六兒當是時良幹已行淑赴京行時誠
家人若鄭人來取子毋留一錢也至則家盡却其金
得遺之而劉簿之獄解良幹後爲申陽州守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印]

藝妙記

沈度　王紱　黃子久　戴進

夏㫤　吳偉　呂紀　郭詡

徐子仁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父易至孝以易學授徒輯五倫詩著孝經旁訓行于世度少力學善篆隸眞行八分書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同謫者多名人率與度交岷王禮聘之屢進直言於王館都

督瞿能家爲其子弟師能入京師與度偕行既至成祖方命翰林院舉士編脩楊溥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一時翰林如解縉之眞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眞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上獨喜縉廣若度書度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八分尤爲高古上賜度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縷度名氏塗黃金予之度弟粲與其子藻皆善書並官之近侍度事上盡誠被顧問必正對仁宣二朝皆被寵遇累官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乞致仕不聽度爲人孝友貞靜不輕附貴人門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閒暇閉戶焚香賦詩雜列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蕭然而粲爲人端厚謙抑好獎予後進館閣稱二沈云度卒宣宗遣官賜祭給驛歸喪命有司營葬孝宗善書雅好度書訪得其四世孫世隆授中書舍人直內閣

王紱字孟端■人號友石又爲九龍山人高介絕俗沐黔公行金帛求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所厚同官轉致之曰姑以是塞黔公意毋言我爲公作月夜聞隣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與羢綺各二更求配幅紱却其幣手裂畫壞之紱有

詩集行世王世貞稱紱畫竹爲國朝第一

黃子久者吳人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遂去爲黃冠往來吳越間教授子弟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畫訣傳世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臨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媚自臻凡一落筆俱入神品爲本朝畫流第一宣廟善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及進入京衆工妒之一日仁智殿呈畫進特以得意

之筆上進首幅爲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
畫家惟傳紅色最難而進獨得古法宣廟方閱廷循
從傍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鄙耳宣廟叩之對曰紅品
官服色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廟頷之遂揮去餘
幅不復閱放歸以窮死死後而人始重之大梁人有
張路者學其法頗進於神鬼佛像尤多乃不足貴而
路縮人物兼有吳偉焉進同邑方鉞學進畫已造閫
域惜其早卒評者謂戴門顏子其後復有仁和沈仕
善花卉山水稱名品仕刑部侍郎銳之子疎放不治
生能詩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累進太常
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紱至
遠夷亦購之昶兄昺字孟陽亦善書畫畫師高房山
洪武末爲永寧丞謫成雲南永樂中仲昭簡入中書
科習字上臨閱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昺亦能
書名試稱旨命與昶同爲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
又昶同時有孫太守從吉從吉善畫梅花遠夷購從
吉梅花亦如購竹於昶也後來得昶法者有朱端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趙子甲一日與趙甲
出遇一道士目異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反皆後
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技當名
天下遂别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巷
勁入神品名藉甚公卿閱憲宗名授錦衣衛鎮撫待
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偵其飲或經旬不飯人欲
得偉畫者則載酒攜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扶掖
入踉蹌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
成上歎曰眞僊筆也偉戇直有氣岸非其人雖篤請
不應即素昵一言不合輒投硯起其出入掖庭奴視
中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中貴人數短之居無何
放歸南都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

百户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祭掃武昌數
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第西街逾二年稱疾歸
居金陵秦淮上武宗即位復使使名之未就道中酒
死而趙甲者塑神鬼像甚靈異著名楚中蓋嘗刺泉
時偉先悔爲多趙飲少矣

呂紀鄞人專攻翎毛閒作山水人物屬志漢唐以來
名筆兼集衆長弘治中應例人御用監益造精詣凡
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烟靄有造化之
妙孝宗朝傳奉陞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
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

事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翎毛亦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東有林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

郭詡泰和人也自號清狂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粲然忽置冊歎曰循咫尺之諷誦市榮當世何以務浩觀立極藝遂瑰瑋之思著周流之跡乎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遍歷名山曰豈必譜也畫在是矣於是手模成畫畫已題詩詩題不盡又肆爲畫畫不盡又畫于詩同時江夏吳偉北海杜董姑蘇沈周俱以畫名董字懼男絕意仕進肆力今古詩文皆有法度尤善繪事山水人物咸臻妙境莫不延頸

願交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有貴人欲多得詡畫詡瞠目數屋梁不對盤金固索輒踉蹌狂趨叫囂跳號去弘治中徵天下善畫者被推擇應詔京師達官長者各誠舍長清狂至無留門詡雖難酒雖其人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不望酬値也寧康王荊和王好術學致賓客詡見王紋縠深衣鈎旁綴續紐繫靛青條垂兩紱如緌冠青絹冠左右有縷緣其下似側注步搖巍足[illegible]營首絲履杖斑竹杖王望見之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交友及當意之人閒學少年爲蹋踘鬪奕走馬拳猿之戲寧王宸濠召與語慨辭謝之故露拙業托微罪行念都御史王守仁習權足解脫巳往依之獻畫題詩以見志守仁悟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游遂間道走武昌至則逋訊率又貴俠者乃候虛無人時僱蒻船絕跡入德安宸濠及其黨言郭詡慷慨可借軀得詡勝一敵國矣宸濠使人賫書幣約詒以好語入見如逗梗鐵殺之其人跡至武昌不得守仁數曰鴻鵠橫絕非斯人耶而其時燕人有葉元靜者被庶人服亦能貴其藝其逋跡類詡

徐子仁南京人年十四補弟子員任放不諧竟謝黜

落餘是博極群書究作者之情自前元趙孟頫亡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溫始復振之本朝李東陽遠續其緒子仁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希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緯登神品餘若眞行皆入精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日本使臣得者什襲爲珍武宗南巡近侍上其詞翰召見行宮兩幸其宅子仁故長髯武宗手剪之以爲拂子因自號髯僊築快園于城東委曲幽清名木什卉四時不絕善製小令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常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與子仁同時者金陵人又有

謝子象亦爲諸生久不遂棄之去自號野全子子象亦美鬚髯行九人號髯九翁子象器局儁朗才情絢麗對客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坐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淸邁時擬謝玄諸郎有子少南嘉靖間以御史改翰林司直

貨殖記

晉江何喬遠 譔

太史公傳貨殖謂本富為上得非勤力治田畝躬行孝弟篤於仁義者耶高帝初定天下徵江南諸郡民稱大家者悉赴闕既至造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紀綱法度賦役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言恐其遺忘刻書摹本分賜之又名天下富人以實京師立稅戶人材之科付之事位以寓既富方穀之意維時吳人沈秀富為江

南最帝惡其力俾人主耳其聚寶盆瘞之城門之下以絕怪誕謫之邊郡風譬天下無得如古人閭巷布衣豪俠義行擬諸侯王者矣若武進人倪瓚崑山人顧仲英皆以猗頓之貲游意東晉之習茲坐見法此則惡輕浮逃虛之士不足與共興教化者也余覽傳記得富者數人倣太史公作貨殖傳而為之而指歸則異焉沈秀嘗行水畔見群蝶擁一盆浮出往取之投金銀其中則有生長名聚寶盆帝案南京城門一門濱水不就取寶盆瘞其下而遂就[illegible]倪瓚字元鎮自號雲林溪倪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檐梅里之祗陀買園建閣清閟幽絕以貲雄於鄉至瓚刮磨豪習沉酣經史多蓄書法名畫彝鼎名琴性有潔癖園中竹樹花卉晨起必課奚奴拂葢猗刺毀每雨止風収披襟逍遙詠歌自娛賓友時至笑語留連竟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聲為詩叢散沖淡時見氣節作畫簡雅神致逸入逸品其初尚率子弟營生產業作以其餘財行仁義頑盡棄散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每駕輕舡湖上香風遠髮人加為雲林舫至也 顧仲英少為輕俠通賓客豪於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彝器圖洛臺觀藻以丹綠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所交皆知名士長秋科雕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辟名不就張士誠欲舉吏輒避去既而用子恩爲尉曾錢塘縣男曉喪母甚哀毀慕廬墓覺焉洪武初與弟皆以大家爲張士誠客見法

瞿嗣興　李森　湯陰鄭氏　丁廣
姚讓　史際　馬一龍

瞿嗣興常熟人父達仕元為小官嗣興少好射獵驅逐飲酒既父失官而貧嗣興折弓矢躬力穡與其妻

蘇氏孝事二親無所不至久之貧益甚嗣興曰貧亦富之奈養父母何攜家入蘇州詣富家貸錢為小賈轉息為生乃稍裕久之居積為中賈又久之則大富於是致養於父母又行廣施所賑給單寡不使知也而陰行之或時有市易陽為忘誤而增其數市人物任其口所出不與爭錙銖歲儉來依者數十人寓大作緇室舍居撫之人言瞿孝子富而行其德子莊有學行洪武中為福建參政殛除奸吏太祖旌之詔書

李森安溪縣富人也席先世高貲田數萬畝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僮千指及森之身益蓄

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窖之凡親戚朋友若
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盜者咸取給焉
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爲其本鄉本邑作治
黌治學舍無有簡使不壯大觀它諸爲橋爲道爲寺
爲觀於閩中郡縣在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饑被
旌念鄉郡承平久即萑葦不逞爲應卒即復戒家僮
飭兵仗習拳勇鄉落盜先後發悉擒析之鄧茂七賊
及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酋黨百餘
人招撫及奪回被虜亡算寧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
漳州巡簡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多田饒財男
子力耕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不聞也諸農賈所入皆
囷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無私者成化間
歲凶其家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五老行賈於臨
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睨也

丁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廣
兄貧廣春秋供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製
衣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
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
乏過半廣一一分之粟帛足一歲州不能者復與牛
具種子爲來歲計又不能又復賙之子姓自慚忍之
不告廣察知又復賙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告所居
鄧有婚不能娶喪不能葬者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
籍席前書所助物得與廣請者以爲榮有姚而求與
者友人黃六造廣廣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
六宿食不敢言廣知之令人載糧一車貽其家有孔
景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艮方吉宅也
君有意爲鄰乎景喜過望廣即命子婿築牆造屋既
就請景居之又慮其不能力田每歲除禾在田者若
干畝與之代爲入囷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
承之遇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

鄉之耆老見其慈仁慇懃皆來取法不善者悉感化
或遠徙廣疾篤鄉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
神明日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讓其先浙人洪武初以殷實徙京師占籍上元縣
至讓而益務生節州富益不背性樂施予凡貧不能
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讓無不賙濟
橋道渠陂井閘之屬悉爲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私
財作新國子監之敝壞者其自奉疏布家人服食資
費悉有常經時有僧道乞食過門則絕之曰自不治

生誰能養汝一錢
史際溧陽人生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婿魏國公與之貲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舉進士爲吏部郎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既罷居家嘉靖中東南荐饑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饑者不給也邑多洴以淮水沙漲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豬不陂棄爲曠土有年歲矣際度東南阿可豬可防者測水而疆之請於官募民興工以爲田穮老弱就役環堤芟焉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麰菽雜食計一夫赴役可兼

食其老病不能役者二人於是役人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飿列舍相接蓊然如處村落間始因洴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如同字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爲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堤深之爲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舂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洴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興工至首夏麥熟而散所全活四千人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潦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洴之田又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

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鱉蠯蠃可食因名之曰救荒弁際既失官家富冠東南士窮困者咸仰之民無木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繼之後卒起爲富人思報際亡所所受報不知饒於子錢幾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千石助軍詔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裝資糧不仰於縣官爲縣官擒倭倭平論功官子爲錦衣世世

馬一龍溧陽人父性魯歷官有惠政爲雲南守坐事下獄使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四入貲爲國子生守闕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面奇之其秋遂發解京師是

爲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翰林爲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郎史際者一龍外家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牛十頭備耕作一歲盡墾大熟乃作農書曰農爲治本食乃民天天界所生人食其力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故知時爲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爲力勝天矣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凝陰在土其氣固嗇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

入於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亦難形
堅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叅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
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瘠不如原濕衆知
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
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滋源壯須求其固本充而過洩
者水奪斂而固結者火攻鎡基寸隙不立一毛鬱蒸
所至茁鍾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
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旣久去地而傷
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
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
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
邇爲儔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稂莠而法謹於芟耘
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雜之法數與草
齊南稉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
也物之良者必貴賓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
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
其次也橫木而耜又其次偏木而齒曲木末而鏈鑿
木首而鋤繼之以擾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本直
鍥堅無遺類矣華而欲實風雨不作及時將穫爍則
多損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
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
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
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亦不棄生今野有遺蕪人不
自力家無儲石飲食若流丐立至也旣終養十餘年
起復爲南國子司業免官歸臥疾玉華山時時策杖
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歲冬日
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爲耆

會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所記一事二
十四人者曰呂詵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
曰史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
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
民化曰陳桂曰史肇曰誢曰陳蕙曰呂庭各爲一龍
言而一龍記之詵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
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
曰陶同知子弟身供洒掃捧壺把醆侍左右不去今
士大夫家賓饗踰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騃兒喧雜絃
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

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字而有號猶然士也今村夫屠販下逮臧獲無不美號稱尊長貴人復摘號一字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紈綺之士布衣彩褲赤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裳大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廷胥肉揖數十兒拜數十叩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廛之民布在田野婦織男耕兒女輩亦擔竹筐拾路遺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賴張拳鼓舌詭遇博貨譎脇脹爲愚矣方記當時親隣和睦一家有客各攜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

稼穡商榷早晚兒女婚姻雞豚孳碩而已今比族忌嫉富貴貧賤上下欺雲聚爲貨媒散爲禍仇黨同腹心殊方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生者其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廬蕭然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嘗貸與石姓者金四十既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之飲食而反之手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矣大父曰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

則婦歸兒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爲蒙師日立二禮生卯而入塾序行列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生徒爲主賓迎送寒暄問荅謝勞歌詩而退束脩聽其自行貧者弗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撲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璧記當時子弟不輕易習舉子業即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今假千豎兒厚遺千道侍此持門戶爲權貨梯階衣食豢充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之民寡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會集壇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

類相從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無師偎鄙者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禾稻登場先春輸官有司撣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逋負官有羨餘其後叔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違慢以致影射那移變通覆護奸利衆而十室九空謀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爲御史者過家輿謁親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卑幼遇尊長道傍拱讓先履今冠入財主駕車乘馬揚揚過閭里勿救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賤皆越矣時傑記令先公嘗爲邑令貴游通刺不過

二指關大書其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遇則以土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全帖村巷青衣充斥朱函函柬縉紳大夫紅箋錦標芒字百拜矣廷鏞記當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榾柮煨芋葛煮黃虀父母兄弟妻子團坐從幼者供具衣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挾二三騶客或與兒女子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誥記吾先大父嘗以囷粟應貸粟及囷餘糠籺雜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今富者設機巧取重利貧人既貸亦不思償矣

潮記吾先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敢聲而今或弟擺兄弱反見唾詬矣暹記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枉即見輸服同室有關其不直者衆爭訶焉而今競工刀筆稱雄侶儔譊詞飾情矣民化記令先父為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木支骨肉且自譸張目擊其貧賤憂患睥睨去之矣桂記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圈四圍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寢廻廊層臺關亭池館金鑾碧相不可名狀矣鞏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為諸生博學能文家貧兄弟遞相為僕見戚里如不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今生儒輩橫臂騶途盼目布老車馬簇從赫奕臨之矣詭記當時近村數姓惟事耕讀多識為儒多力為農今頓棄二業他圖捷徑游手好閑妄生譏議矣蕙記當時須白者負戴於路少壯遇之則分肩而行老人見攜兒在路抱送彼家而今子弟彊有力則傭其父兄途得攜兒竊而去之而將鬻諸它鄉矣庭記當時良賤殊族更不假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者而今舊族貧棄新門豪扳彼此安然矣一龍曰鄙哉龍也龍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廣

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趨鄙哉龍也一龍狂宕有氣尚屬文惟意所至作草書散亂錯落位置麗混自比張旭同時者有臨清人方煥亦用其法一龍所居門闢洞廠園池匝匼而終不免豪誕之習乃其所著農書司馬遷所謂本富者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方技記

皇甫仲和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成祖北征與袁忠徹並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上至漠北不見虜名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名忠徹對如之上並械二人以待不驗死日中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上登高督戰東南却總兵廣率精兵斫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引去上

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虜酋來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征仲和老矣學士曹鼐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薇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郕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儲君土木既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固請之曰家中方喧請逐衛士逐妻與妾鬨或問仲和公曷知之曰彼時鬭鵲在屋上也

右推步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夢人授之書口讀吾書可衣緋不止衣綠他日拾得一書於道視之青烏家言也玩讀久之乃以地理聞嘗爲禹州同知漢庶人購求之不應曰須詔旨乃以府尹名聞會成祖方有事壽陵曰吾政求此人遂召入爲定陵地陵前有小阜勸上去之上曰何者曰恐妨皇嗣上問無後乎曰恐偏出耳上曰偏出何害遂不復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右相地

仝寅　張崙

仝寅安邑人瞽而聰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英宗北狩鎮守太監裴富問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龍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乃旋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王丁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午衝也必正南面故曰大

吉既也先入冠寅在石亨幕下名之筮曰吉虜無能爲也踰年也先欲奉英宗還廷議莫敢發寅謂亨曰虜送我不迎如夷狄何英宗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妄言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莫得大富貴請寅筮寅筮已叱咤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乃解英宗復辟誅忠授寅官

張崙仁和人五歲喪明受易善記精通卜筮星曆諸書論祿命多奇驗寧庶人作亂浙江鎮守太監畢眞謀爲內應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得解之象斂積賀曰渠魁授首矣何內應之有武宗南巡浙中備供帳

甚亟布政使徐蕃命崙筮得同人之離蕃曰同人親也離應南面駕其來夫崙曰不然卦體屬乾西北其位茲應迓也主上至尊人安得同之爻曰號咷後笑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悉如其言

右卜筮

金鬼谷　郭脩翰

金鬼谷吳人與富商談命肆中適貧人負薪至曰我命亦爾何獨貧鬼谷曰君如欲富不在家也當於南方千里之外負薪者歸告母母曰有姊在閩盍往求之負薪者走入閩訪姊顧姊亦甚貧夜宿之空鄰舍但宿鄰舍者必見鬼物亦且死舍是以空姊無所宿弟使暫就之及寢見鬼物入冘中掘之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遂取以歸以金鼓報鬼谷人稱鬼谷術曰金鼓金

郭脩翰吉永豐人其父僑寓興寧縣而生脩翰童子時母命爲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請易讀史手不釋卷市童衆哧之母老盲廢脩翰曰採給行傭吾不如江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讀書賣卜于市得錢供母而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不及粽迨五月三日其人迓詰之曰粽入釜矣越明日而疾作張督府岳以司

馬入名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岳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大用曰方伯得遷必中丞也何得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脩翰術以薦于丘參政民範乃言其旬日必死民範怒欲加脩翰罪以出陸薦姑遣人羈守之如期不驗當筮死至期果死貳守莫冏自惜不第恒嗟卑修翰曰公一歲入名再歲按察提刑夫果如其言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及時而病鄉士夫羅徵往問之脩翰曰而命先我猶相問耶羅以三月修翰以六日

右星命

黃廷新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城久廷新以遁法解賊圍緜是知名練廷爵者喜談兵事廷新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曰午有衣麻婦過予門予大喊三乃祭旗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隸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熾署縣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熾知其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廷新取二竹葉一揷鬢一以授

其子父子坐肆中捕人過其旁無見也既數日曰吾向以日不利故不就捕今日可矣入謁露臺下懷能眼三熾亦不之見迨吉時出能眼擲熾前熾乃見之告熾云一百二十日當乃可獲熾不許驅促之廷新出使其子置炭七枚燃七燈草而試之炭熾而燈草不焦曰第往無禍也吾則不往期未耳及期廷新走獲得之羅時雍者欲傳其術置酒邀廷新覆盤殽使射之廷新一一中鄰居道人爲人設醮歸廷新謂其鄉人往候之潛以竹葉插道人門道人方晝寢鄉人排門入不見道人惟見百雀自帳中飛出鄉人[illegible]黃先生誑我少頃廷新去竹葉鄉人見道人顏然牀簀之上一日呼其兒曰吾將丘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死所也果然廷新剛直落魄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爲黃先生則不應曰吾屠子也以能自藏用故不及於禍

右遁甲

袁珙　子忠徹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鏞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二僕保其遺孤珙少遊海上遇異僧別古崖於洛伽山奇

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暗處令仰視日至眩懸五色綵縷使隔窓映月辨別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候二鼓或五鼓燃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言無一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爲人占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氏莫不涉究好爲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鄞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曰公非直名緇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邸密言珙燕王王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徹

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雜入酒肆拉之飲珙前引王裾長跪呼殿下九人者哂曰妄也珙言益切王起入宮召珙曰聞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皺而瘦龍掌也因疑諦良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髯當過臍必爲蒼生眞主坐致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留珙珙遇列校散卒往往許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即位召入見官太常丞授忠徹鴻臚序班賜賚甚厚旣營北京父子扈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相仁宗曰人主也使相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竟定

而忠徹初在燕王府中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觴之宴畢言燕王曰都督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工部侍郎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都督僉事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左僉都御史景淸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人言楚王子重瘻者密遣覷之還奏無它異從征北虜所言皆驗仁宗爲太子時忠徹言太子前不遜及即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正宣廟中言上前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反其他游諸公間往往有記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輔人以義忠徹外雖如父內險陂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短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卿年八十餘卒

忠徹道蘇過閶門沈氏沈一子方週抱出求相忠徹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戲耳子長凶狠坐大辟

入南濠徐家生子方三日聞啼聲曰强寇也徐怒幾捶之子長以探丸論死

鄞人有爲忠徹友之僕者美且慧忠徹相之以爲不利主人使逐之友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僕去無歸往來寄食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

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命薄至是奄有此物天益不容矣守之待旦則一婦人掩涕來四顧徬徨問之荅曰吾夫軍也繫獄當死某指揮者治之吾變家產貸親鄰得黃白若干將以獻指揮今失之夫死矣僕使舉其枚數合遂以遺之婦欲分僕金不受以遺指揮夫得出旣出徧語僕於人指揮聞而異焉致之育于家指揮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指揮致仕僕以子襲職歸拜故主故主歎曰袁君之術如此疎也留遲袁至使服故服捧茶出忠徹驚起曰故

某人邪何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忠徹笑曰君無戯我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嘗行善事乎

寧波衛人盛琦少役劉指揮家忠徹過劉盛執扇旁立忠徹謂劉曰善視之進士知縣也琦後登進士仕無錫知縣

安州知州楊集髫齓時其父命過隣家黄氏時方黎明忠徹聞集呼門聲招與語集懼不應急叩門入因立候之集出天已明黄氏子式送出門忠徹注目良久問姓氏旁人曰楊姓忠徹曰惜哉吾聞聲而侯之以爲大貴也今其貌則非大貴人也然亦當得五品既指黄式曰七品也皆驗

右人相

倪維德　戴原禮　盛寅　蔣用文

周漢卿　汪機　蕭氏　葛林

陶華　吳傑　道人　李玉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内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知其與内經相發明自信不謬出而用藥往往如神維德所治疾既察天時地利又集人事雖異證奇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内必仁厚但來謁者亡論貧富有一寠人抱疾求治不但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詮解不加穿鑿獨嘆治眼　書不備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原機本之陰符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有疾反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鈌仁朋友義合者也赴其難雖水火兵革弗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用甲渠者曰乙審更用乙此徒能周赴於瘠瘓而不能攜拔於死生也是曰鈌義一身也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嗣上續下不敢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戚朋友任之狂巫瞽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鈌智儒不兼醫五常鈌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寒内傷婦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今世指某者曰專某科指某者曰兼某科復指某者曰非某科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兼能而屢遷也

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内經原禮共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時以藥餌事

太祖有効毎風雨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瘕上使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技殫矣請召原禮原禮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臣知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病使視之而亦輒愈顧語王殿下病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久之晉王薨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殿下已有言若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太祖病大漸當其少間輦出左順門召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獨不問原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爲太醫院使所著證治要訣

盛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爲木客吳人王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我耶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俟原禮出竊原禮書遂得其傳將死以書授寅寅與韓叔暘故從賓學古文詞既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爲縣醫官尋與吳江人梅某並坐事逮入南京既至駕幸北京矣坐發雲南吏梅某曰雲南天末吾死矣乃自首盗人家廟縣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捜木天壽山有監工某侯奇其貌令主書筭而先是有内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病脹寅愈之遇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予所事太監患脹正莫治與我偕視之藥數投太監愈成祖射西苑太監往觀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安得活對曰得盛寅以生與醫也明日成祖召寅寅方與梅某散歩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上養黒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爲上怒與猿鋃鐺之無何猿死上益重寅術一日雪霽與叔暘等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上諭所以戰勝狀寅曰是天命耳上默然起視雪寅又曰宜瑞不宜多叔暘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上乃賜之御膳他日與叔暘奕御醫房上猝至命終奕而觀之寅連勝三

命賦詩立就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闋仁宗在東宮張皇后爲太子妃地道不通者十月衆醫謂胎也上使寅入診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之言我也一如見有此人不令早視我及疏方皆破血劑東宮視之怒曰大誤大誤不壞胎耶數日脹益急復召診之疏方如前東宮命鎖寅禁中待妃産否妃服寅藥血大下疾遂平賞寅鎖禁時家人惶怖或曰死或曰且籍沒既三日紅仗前呼賞賜甚厚寅與袁忠徹故爲東宮所不喜至是度解釋一日上示之意則未解太恐以謀忠徹忠徹謂無傷也如相者東宮不得長仁宗即

位寅求爲南太醫院以自遠宣宗卽位召入甚信用之賜爲醫狀元今兩京太醫院祉祀寅寅有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

蔣用文句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侍仁宗隨事獻規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以是緩效時時請淸心寡欲以强聖治蓋以醫諫仁宗賜之第固辭僦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上遣問之曰卿卽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潛以潛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栝蒼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蹄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旣損法當瞽漢卿笑不答封以神膏越三日目如初華州陳明遠瞽十年矣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爲之翻睛刮翳欻然辨五色武城男子病胃痛不可忍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鼻竅中俄吐出赤蟲寸餘口眼咸具痛旋止東白馬氏婦有娠歷十四月不產尫瘠且黑漢卿胗之曰中妖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痀僂行漢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留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羸裸奔走或歌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爇家人趣治木矣漢卿爲剔竅母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脫於越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堦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不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冘血止烏傷陳氏子腹有塊捫之如罌或以爲奔豚或以爲癥瘕漢卿診脉曰腸癰也用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針射出其迸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醫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澀也爲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去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渭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機爲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脉訣刋誤內經補註本草會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癇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瞀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効機曰早晨陽分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爲木火

所乘矣諸脉皆屬目故目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有吳人葛乾孫爲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瑛爲顱顖醫嘉靖中吳人薛巳爲外科醫皆有名（葛乾孫字可久膂力絶倫擊剌戰陣百家衆技靡不精究及長折節讀書傳業書訪論有醫學啓蒙又經絡十二論十藥神書勇力之士爭言其長於武縉紳之士爭言其長於文方論之士爭言其長於醫）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久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蕭取藏之初不珍重視之花瓣中有字隱隱可見皆古醫方也大異之令其壻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聚藥煉爲丹俄見盤上有花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武廟在襁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痫作夜分召林一匕而安明日賜白金綵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怫然迫五日而足七日而靨又怫然至十四日而痂落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

會若誚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癡膚內曰吁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搆形之餘穢也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絶且移木矣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噤奈何劑也林曰無劑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凄凄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烝于下其可瘳乎如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八所著有杏塢秘訣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肉澁水結胸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百試不効服砒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可愈鄉人抱奇疾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仲景以後一人而巳然其爲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巨室不可致也繼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者無貴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響應不問報否人乃以文遠於尚文藍之青水之氷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爲世醫至傑更博通靑鳥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胗脈主方心臟焉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上淸以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鄕時當遣者若干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四十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守闕十餘年又遣還傑誠不忍若干人資斧罄絕願不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

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上謂宗周所薦多私與賄皆族醫也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按名召傑一藥而愈上嘆曰有醫若此謂族醫邪因厚賜傑詰責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上上每病屬傑治治輒立效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虎衣一上幸虎圈虎騰而驚傑愈上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上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傑愈上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傑恒從上嘗枕傑肩而臥有所摩撫上不以屬便嬖一愈上病則上進傑一官

爲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欲以禁衞銜傑賜蟒衣傑謝曰臣幸以藥囊侍陛下敢乎哉上南巡傑以醫諫繼之泣上怒叱曰汝不謂以藥囊侍我者耶自是不得從行上還道病次臨淸州夢見傑痰名之馳入見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還通州時江彬力請上復幸宣府意上病或有不諱恐誅易爲變傑診已密言謝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還內耳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葬地乎奄然之乘間曲說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上病狀卽說言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上崩彬坐誅傑有

子希孟仕給事中

道人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能刳割湔洗若華甹然人不之信過嵊縣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刳割死不刳割亦死等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寸許出痰涎數碗遵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傅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

李玉字成章六安衞千戶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玉胗視曰此蟲噉腦也合殺蟲諸劑爲末吹鼻中二三日蟲

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雙拐至者玉針之立去其拐淅有病痿不能步玉察諸醫之劑與治法同疑之乃曰藥有新陳功効亦異况疾在表而深非小小藥劑所能去乃熬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單衣坐其中續續澆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少婦有娠而吐血數升幾死玉診其脉曰此子癇也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兩都號曰神針李

右醫

晉江何喬遠 譔

方外記上

周顛建昌人長身奇壯舉止非常年十餘病顛操一瓢行乞南昌市日施力於人夜臥閭簷間常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異其言呼顛僊不數年元亂陳友諒據南昌顛避匿不見太祖戰克南昌將還建業則出拜送馬首曰告太平時時於上前討蝨喫嚙不已太祖曰何多也曰可二三斗自是太祖出或迎或攤輒曰告太平太祖厭之飲以燒酒酣暢不輟又輒曰蝨多蝨多太祖賜之鮮好衣脫故衣腰間有葛滿三寸許太祖曰何所用爲曰常服可止腹痛顛又自言入火不熱水不溺也太祖覆巨缸蒸之煅蘆薪五尺圍薪盡火消揭視之曰固甚煖如是者三乃使蔣山僧飯

顛寺中轉肆撓競諸髡不堪月餘僧言顛與沙彌爭飯怒不食旬五日矣太祖怪之名視無餒色賜之食曰能不食一月乎因閉之空室至二旬有三日出之駕親往賜之食時京師將士爭持酒肴食顛顛皆食盡然輒哇之至太祖所賜食則饜飫也食既走候太祖寺門太祖行以手圍地如桶曰破一桶或一桶顛或癡或隱出口皆應太祖令軍士顛無正語若行軍有髮鬅言輒白及征漢九江問顛曰此行可哉曰可曰友諒帝矣顛仰屋視曰非彼坐也太祖曰與我偕行顛曰諾杖筆揮擊馬前老捷者舟至皖城不風問之曰行風不行不風太祖行不數里風烈甚至馬當江豚出顛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之江旦與衆偕來太祖曰胡生也更名與同食食已曰公能殺我乎卽去莫知所之既戰鄱陽太祖使求之匡廬山中有一民曰日有一人頎且奇止我舍曰努力耕田太平矣我已告主上來後見不食旬餘入山莫知所之洪武十六年有赤腳僧者守長安門自言匡廬深山見一老人使謁明天子爲天子卜年卜世太祖恐示誕於下民不納者四歲但製詩二首寄之又二年使人問僧曰復見老人否曰不也又四年太祖有疾

[illegible]爲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周顛僊人遣某饋[illegible]藥下所藥凡二一藥一石皆名溫良上服之頓爽三服乃聞有菖蒲氣礙底沉墜丹砂非人間色赤脚僧因言居廬山天池寺時有徐道人者見過曰竹林寺現詩可同往觀之既至見有披草衣者謁天眼尊者竹林中僧曰何人也天眼尊者曰周顛也方今人主物色此人此人欲和今人主詩僧前乞觀之曰已染之石上矣尚省記也請并錄以獻太祖觀其詩意與顛疇昔所言合仍使物色之匡廬山無所得親紀碑其處而祭之文赤脚僧姓沈法名覺顯湖口人洪武

初居蓮花寺跣足不葷後入廬山天池寺脩道

張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遼東懿州人其後寓淮之安東漢天師後也生於金世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髯鬚如戟頂作會撮手持方尺一笠一衲人目爲邋遢張（一有手能那禪嘗人目爲拉嘗張）嘗與劉太保秉忠冷協律謙學於沙門海雲冐行千里所噉斗升輒盡或時瞑目旬日辟穀數月隆冬耐臥雪中遊覽寂無恒處經籍墳典過目成誦有問養生術竟日不荅至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忠孝之旨君寶在金時則修煉寶鷄縣之金臺觀至元時學道鹿邑太淸宮時荷山下童子出遊令閉目從之童子竊竊視空中也嘗往來柘城張殺家其後殺曾孫從家寶雞洪武初君寶復來寶雞與西關道士李白雲爻契有童子張朝用者君寶問知其先世謂朝州曰吾識爾高祖始生時童子後當貴善自愛越月北行朝用與李白雲送之見其足不履地其後至均州武當山居之武當山者眞武玄帝脩眞地也君寶時時語人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丘玄淸居之曰南巖菴命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

自結菴以奉玄帝菴前古木五株棲止其下猛獸鷙禽皆爲絕跡（丘玄淸富平人住持五龍宮洪武初以薦授監察御史力辭轉太常卿使從鄰祀上宿齋宮詰以雨暘之事奏對有驗　盧秋雲光化人借全眞之理永樂中無疾而化　劉古泉河南人常叢圖獨坐一夕告其友楊善澄日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　楊善澄太行西山人）其後時往來長安土洞歷隴岷甘肅舉一小鼓遺岷人楊氏鎗鍠奪大鏞（鎗鍠大聲也）一夕留頌逝土民楊瓢山買棺斂之臨空棺有展動聲發視殊活太祖晚年聞其名四求不得後乃入蜀見蜀獻王於成都而成祖靖難時眞武玄帝屢示靈助靖難之後上感神庥爲玄帝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宮觀地即

君實所結三菴以分居其弟子者而自所結菴成祖大之曰玉虛宮而前言驗矣君實一日至京師成祖召問之曰吾欲學道誰最樂者對曰食美嗜遺通利極樂事上謂其不敬欲殺之忽有所苦則不能食與不得遺方思之道逢使者附進蓑衣草數莖煎服尋愈上殊念之而欲求之以給事中胡濙有道氣使之往而是時朝用爲詹事主簿矣濙輒薦與偕上即官朝用爲均州知州而國子助教王達善者言淮安人王宗道亦與君實往來成祖名見宗道賜金冠鶴氅亦使奉書若香遍入名山求十年不得宗道字景雲一字景儼與雲水道士何無垢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忽一道士負笠覊髻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景雲與語略露半旨曰得非三丰先生乎道士曰子非景雲乎驚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曰無以爲也既授以導引[illegible]秘術數以步虛洞微之辭遊戲市肆士大夫多延致之題詩飲酒竟日不辭因言山行欲得樺皮製衲汝爲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在尋至海上西經徐沛雄陽嵩華終南大白諸山將往游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論之曰汝于在泮待其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壬申年也永樂改元景雲于乎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思見三丰人以景雲對即日遣使乘傳名見文華殿給余眞蹀足跡遍天下十五年再遣醫官欽等齎書香往來遣龍虎山道士奉書曰皇帝致書張三丰足下久仰眞儒渴思親承遣使名山遍詣虔請眞儒道超萬有體合自然朕至誠願見夙夜不忘拱候雲車惠然夙駕

毋以肅菲不副拳拳竟不得因勅正一孫碧雲建宮太和以候君實之至天順末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爲通微顯化眞人錫之誥命初胡濙之訪君實也入閩道泉州泉州有董伯華者褐而息於衢濙爲與中作禮云伯華者亦儒入天旱能致雲雨行市中責雷自給書雷童子手握而放之常有雷聲也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人號鐵冠道人高帝十餘年時遍諸道引高帝手相之曰太平天子也但尚未毋妄動他日遇徐達達亦少輒許以王侯高帝下南昌參政鄧愈薦中名至入謁曰天下擾擾命世之主非公其誰帝曰吾嘗見之轉憶曰我得之矣鐵冠道人耶因爲帝望氣曰候尚未帝曰吾舉南昌兵不血刃民今其蘇乎中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南昌旦夕尚當流血廬舍盡燬鐵柱僅存一殿耳亡何友諒將叅降復叛殺守琛如中言上夜坐燈花蓓蕾中遽剪之左右曰佳兆可惜中曰宜亟援南昌居三月友諒攻南昌之報至上將兵行名問之曰勿遲七月丙戌圍解今去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俊其首領其在南康乎丙戌友諒聞救至遂解南昌圍東出鄱

陽湖以逆上師過康郎山矢中張定邊以亥子也所
謂南康者康郎山也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中
大笑賀曰友諒死矣上見友諒卒尚力戰曰毋妄言
縛汝水次以俟中請持牲酒祭文使死囚往哭之乃
覘知友諒果死諸軍大呼喜躍殺敵百倍敵衆大潰
中徂介寡言與語稍涉倫理輒他辭亂之居都下數
年上時時問其術上待功臣嚴徐達就見中曰君相
達當王侯信矣抑達絳保全乎曰公兩顴如虎當得
保世他日投大中橋下死不得其屍巳潼關守吏上
奏曰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與投橋之日合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
遠出闢笥竊其書見國器在笥中吳元年與鐵冠道
人游白下同宿值高皇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枕斗國
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
尺餘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
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與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
天文地理律曆善鼓琴秉忠出仕爲丞相謙亦修其
儒業嘗遊霅川與趙孟頫同觀唐李將軍畫頁然効

之遂得其法又加精焉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
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綠髮童顏如年少高帝初爲協
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友至貧就求活計謙
曰吾詣君一室有贏金二錠但取無害若過取吾與
汝皆不利因畫户壁間一鶴守之其人叩户户忽自
開既入則金銀狼藉其人恣取出不如謙言而遺其
引室中他日内藏失金藏吏以引聞詔如引姓名捕
掠之其入曰冷謙教我遂逮謙謙被逮中途謂逮者
曰渴幸飲我瓶水與之且飲且插足瓶中身漸隱逮
者驚曰公毋然創吾類矣謙曰第持瓶上前亡害也

至上前上呼謙輒應上曰出生汝謙對臣當誅不敢
出上怒擊瓶片片片呼則片片應遂不知所在上
命按籍錄庫果有贏金二錠

楊汝眞揚州人自幼刻若脩全眞之道遇異人授以
玄理入蜀彭縣往來苟倦楊平二觀蜀獻王敬禮之
壽百二十一歲于丹景山尸解

尹繼先臨洮人成化間遊南都亂髮髯髻人呼尹蓬
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
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不知所
休舍或休舍閉關臥踰月時出遊彌旬始返不飲食

人飲食之亦不辭雖多輒盡或少嚐之則深自喜客李員外所員外遣僕入京上章請告一日過員外適從闕下見使者曰命下矣僕還員外核問果合其御史當仲秋耗磨日使隸名尹隸曰疇昔之夕尹觀月大中橋兩鼻孔垂涕尺許其殆死矣夫何召御史笑曰此名鼻柱非病也隸行尹扣門入矣客魏國公所晝偃睡既寤曰適遊姑蘇洞庭山魏國愕不信尹袖中出兩洞庭橘時南都尚未有此橘也南都一貴人母事尹甚謹其愛孫病瘧不治貴人母力請尹尹曰非藥所及也太夫人遇我厚當費我十年所得因令設兩榻相聯兩足相附湧泉達于湧泉其竅也若噓其蒸也若渥少年之惡汗淫淫徐而授之刀圭霍然起洛陽張生有稷下之譚軒車滿户尹垢跣走謁生危弁上坐乞兒之尹遽坐東面稍駁刺其所注悟眞篇生曰曉叅同悟眞耶尹盱衡講論玄經內典周易老莊莫不渾貫大衆悚異聽未嘗有歸則負牆立自掌其頰曰恨有勝心他日游吳中吳中有吳甘泉者精數學人令爲尹布筭精思累日始愕眙曰先天虛一之數也非僊乎何以有此劉瑾竊政尹府譏詆之一日有人訪尹贈之衣鞋值其睡數日起曰此終

南山人也知我將遠遊矣亡何劉瑾謂尹左道戍之闕右過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州人故無名其曰士能憲宗所賜也初居海州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牀上一老人披氈衣坐臥乾麧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之數日食盡老人啖之囊麧麧大苦澁乃採果蓏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子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賴顏鋇顲目光澄徹左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濟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吾祖嘗言先世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詢之盡合指揮朱顯因疏于朝憲宗勑守臣載至京師予之實鏹而賜之名云

張落魄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黃谷山觀中自稱張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塗門擊之以指晝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所晝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爲碟打碟者打點以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棗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之私以與道童瞬頃不見道陵駭其爲僊令道童追

之甫一日卽至杭州遇諸途問曰爾何能至此㧞道童背出其橐橐化爲雙蝶而去

郃道人蜀人弘治中至慶陽年六十餘矣築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少年爭來爲道人子弟道人口不言但頤色指便道人善視病爲人視病令病人張目噓氣審其可爲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前置飯道人出鐵尺橫飯上誦呪已起尺摩病人曰瘥矣若不可爲則趣出病家以死期請出指示日數不耴人錢歲自正月始活一人耴其尺布累衲衲完弗耴也病家飯之飯列卽滿案悉食盡有意爲加飯不食也若見飯是

草惡食卽喜食之更爲造美食卽不食飯或雜葷物除葷便食更造不食也善飲水鄉野人爭來求觀之道人微笑弟子前置水令鄉野人恣盛之悉飲盡齒間冬月則聞有嚼氷聲少頃面赭著汗也有老人患瘍頸爲门久求道人道人曰祟也若往聘某家女乎謂女陋也而悔盟女慚縊死此其祟云老人大驚頓首有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解矣三日而瘥居十餘年一日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設几三層往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春若戈甲士馬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道人死矣

柴道人崑山人故太學生也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藉世貲有心計家饒富未嘗涉玄門也會其母死走京師乞卹典還坐鎭江忽作書數通付僕先歸曰吾朝武當便還耳家人發其書則遍謝姻黨與其妻訣家財田產可數萬書卷可數千盡令散予內外姻族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悉至大官兩家正貴盛合衆惶駭亟遣人追至武當業祝髮受戒師事李麩子矣家人歲送金布却居道人揮金囑毋再歸布於所主道士一日乞

食均州州倅出觸其前騶倅答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謝追人曰自失進退何與官人也李麩子化去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還武當訪范小僊適靖江王施范金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繭足數千里來爲何范尚須人豢耶掉頸去范聞之尾至光化呼轉之步履如飛范再拜目送慟哭返李麩子不知何許人隱武當不火食日飡麩數合見人輒長揖曰天造化扣之不荅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朝辟不就一日遍辭山中侶端坐尸解與同時者有大瓢李虎張二人

岳壽山句容人風骨奇異豪飲嗜酒醉後顛舞若不解人世者嘗爲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督之甚急一夜遂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爲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鬻餳雲夢門年百歲餘矣餳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餳何資未售何酒笑不荅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家

萬玉山名福敎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璥邑令吳人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爲方外

友於是自號玉山後遍遊五嶽名山所至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餌鍊不啖蒜葝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它論琴擊劍蹴踘蹝蹻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窘辱之以嘗其心始受之不責一錢久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曰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甓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仆壓牆屋呼玉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人滅矣年九十二陶文仲嘗[illegible]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其後文仲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賜玉山清微神霄演法眞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繫瓢杖頭懸葯蘆出賣藥爲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西十里有趙姓者言其家有遠祖訪道未還意其是乎遍而物色之曰我非趙姓自謂乞食應城久卽改曰應童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貌如是至今無異但髮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卽剪弱寸許不旬

日卽長尺餘天雨雪露坐其中去之丈餘無雪也溽暑中向日臥不汗童日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者輒見之襄郢荆岳間歸語人曰吾見童某所某所且與之語顧童實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趙神僊趙神僊中心不以爲眞僊也嘉靖中徧辭市人曰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眞人以舟迎之旣至求長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月眞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瘗棺輕啓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語書鄉榜姓名封以寄人撤棘後盡驗後入成都坐

化

陳昉吳江縣吏也平生崇奉三教廣行陰騭唯未能斷食魚之好常蓄魚待烹一日網池作膾忽聞似人言悲哀乞命昉省悟盡放之江夜夢群魚謝曰天曹知君善念掛名僊籍矣三年後於長橋踏不上昇

卓曉春莆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僊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爲小僊幼孤行乞八歲善筭籌指掌上雖千萬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唐順之作小僊草書歌有環瑀東海黃公符巻古太蘭姬王琭藤纓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厓百鳥嘤之句）當道名之輒與抗禮有所得以施人時有善衣脫衢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往矣少時蓬跣冬月履霜著黑麻布䄂背加青紗帕子而已及長或贈之緼矣顧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日走浴溪渼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或問日烏月兔曰此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

者餘氣耳有問其鄉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江橋語人曰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折壬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取八妻皆死壽百六十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相訪者其人方自其家出門即呼妻曰急作飯若干人來矣少選云再添米更有二人皆驗一日遍語莊客曰某日有盜來切至期可同伏巷邊伺之聞磬聲各敲銅鐵器使皆散如是者數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盜盈擔歸至庵下百步許眩惑迷方但旋菴外日出若被拘縶齊至卦前卦張目視之群盜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慰以善言盜盡還竊物於故處

麻衣僊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雨輒應或以淨缾乞水得水即雨俗謂僊姑雨

荀僊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肅起敬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道且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

穴口樵蘇至輒有虎咆哮前門方之人始知姑爲上
眞投謁麕至姑應荅如響因人施喩莫不切中叩以
未來一一神驗或懷疑不誠者輒遇蛇虎終不能登
楚華陽王承嬭以姑在境內致齋奉書遣中使三迎
之乃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也王意甚厚吾
當往旣至王問道焉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脩身齊
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
去世宗聞姑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
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爲姑勸駕
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
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瀆聖聽
其至人其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抑公
大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而有書後世何觀
任廢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姑於三教百家之言
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僊
右僊

方外記下

晉江何喬遠　譔

張眞人世家

貴溪龍虎山道士張氏漢留侯後也自留侯九傳爲道陵建武中自江州令棄官入山脩道道成出三五斬邪雌雄劒二陽武都功印一授其子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又三唐天寶中冊贈漢天師宋元皆尊其道官其孫子入明而有正常者天師四十二代孫也歲辛丑高皇帝取江西正常遣使上

牋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上名見之廳樞電轉法貌昂然上曰眞天師苗裔也旣郎位正常入見高帝曰天豈有師也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眞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掌書等官爲玄幕之佐於是天師稱眞人矣陛辭還上從容謂曰卿家世與孔子竝傳卿宜體之淸靜無爲輔亐至治賜白金十五鎰二年三月上將通誠天帝特名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袞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勑太常設樂手授正常章禮成錫金幣宴文樓群弟子變別館賞賚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是秋上復名見問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寵之四年復名至京弟子鄧仲脩爲輔行賜食禁中（仲脩臨川人入上清宮爲道士探規中天根之穴及抽添朱汞之候精進遵行忽過異人仙巖石上出青囊靈書授以縱閉陰陽庵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秘洪武四年秋上名正常仲脩輔行之五年復詔中書徵有道之士六人仲脩與焉未幾留主新禁事會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雷雨隨至上悅賜之金與仲脩同時者有傅若霖上游苑中冬氣如春命仲脩與若霖賦詩奏上悅爲和之）九年上將以明年秋有事海嶽諸神遣使名忽先期至命東淸脩弟子明年與偕來旣至賜燕及金法衣五圭珮法器之屬十年率弟子入覲宴午門樓上舉爵命釂遂勑代祠嵩山旣事卒子宇初是爲四十三代

天師嘗侍正常於天心水月樓觀雲霧西北起中有金扉洞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鎧仗森列之祥洪武十二年入朝上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翁明年授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眞人十五年名赴闕命建玉籙大齋於紫金山十八年命禱雨神樂觀隨應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五年命編脩道教書明年命就朝天宮建薦揚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之瑞賜勅嘉奬七年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壇咸有瑞應厚賜還山其冬手勅俾尋訪僊人張三丰明年復以命之一日以印劒授其弟宇淸書頌而

逝永樂九年授守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眞人是爲四十四代天師十二年命使詣山就太上清宮建金籙大齋七日井龍見瑞十七年命治浙江潮患書鐵符飛弟子往投水水退遣使獎賚十九年召命脩玉籙大齋休徵尤顯宣德中加封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眞人卒而正常嫡孫懋丞嗣是爲四十五代天師嘗經山澤或謂垂木前障請從閒道懋丞曰行不繇徑頃之至烈風拔樹矣遊華盖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中隨父入朝授正一嗣教崇脩至道葆素演法眞人正統

初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懋丞通儒經敏慧能文善書四十六代天師者元吉懋丞嫡孫也自正統至成化累加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眞闡道弘化輔德祐聖妙應大眞人元吉檄雷磔妖有法力然爲人淫暴貪恣屢殺人人以四十餘莫敢問也久而惡行滋甚成化五年其族人留煥奏聞命官勘實械送京師刑部尚書陸瑜當元吉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斬絞因言元吉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民宜絕其廕封籍族屬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誑惑斯世幷毀其府第華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擬

論死禁絕印行符籙犯者用重典然符籙卒不廢元吉亦竟出獄嗣者玄慶爲四十七代天師博學能文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眞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于欽安殿感天花慶霱之祥九年朝廷遣中官齎勅俾建保民大醮于太上淸宮群鶴舞空卿雲凝盖嗣者彥頨爲四十八代天師弘治中詰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承先弘化眞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召問卿祖非神仙乎仙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爲神仙者爾顧何足道臣聞堯舜至今存然則可學亦可見願陛下

慕之倣之五年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名赴行在除之果見二妖磔死上悅勅扈駕還京嘉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淸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大眞人復賜加封勅書十六年禱雪內庭有應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明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賞賚有加旣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名之稱卿不名宅燬爲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欒巴郭憲噀酒止火彥頨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頨卒詔如列侯例錫郵典四十九代天師永

緖世宗所命名也嘉靖二十八年詰授正一嗣教守
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眞人嘉靖末年以荒淫死無子
隆慶初言官言張氏惡得比孔聖張氏之裔惡得與
孔聖公並封永緖荒天人非眞矣死而無嗣支屬必
有請封者乞革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
典止請以提點住持奉祀巡撫江西都御史任士憑
亦以爲言詔革眞人名號以裔國祥襲提點

右眞人

周玄眞　俞震齋　黃天玄同傳　劉佛子

簡雲顛　張皮雀　田光宗

周玄眞初出居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
南谷杜眞人高第也授玄眞劾名鬼神之術能呪妖
狐驅蛇鬼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雲州人步宗浩
得呼雲役雨術於莫沾乙玄眞復從宗浩受之自是
雨暘弗若郡縣請禱輒有奇應沾乙湖州人生宋寶慶丙戌從事禪觀勝不沾席者數年已自號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亟往求委身童隸事之會鄒病革盡遺去月鼎拜且泣具實告鄒驚嘆即出書相授於是月鼎名雷雨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名掌道教事以老辭歸金放於酒酣輒白眼望天陰風衡脩起衣袖閒嘗與客飲西湖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殺浮觴西溪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儵日宵暮叢觀道士中秋會飲觴既乘雲蔽月久不解道士請月鼎呈甚壇月鼎以手指空雲散如洗人疾疢來告急或出墨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嘘氣授往無不立愈者一日屬其徒王繼華示以化期及期盥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搖手噫日候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索筆書偈泊然而逝繼華得月鼎術以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眞而玄眞尤號偉特

洪武元年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李善長迎
玄眞至其日庚寅設雷壇冶城山硃書鐵符投楊子
江中波濤遽興玄眞夜半斗下存神窈冥電繞達旦
辛卯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雨翻盆大風
拔木玄眞曰未也明辰當再霑足至期黑蛇蜿蜒見
西方迨午始霽居二年上名見武樓從容賜坐訪雷
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因其運

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
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上悅玄眞
不獨具術也事父母至孝云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籙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
玄者住持宜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閩中大旱
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
私約曰吾二人雨當如其符色乃以書符硃墨二硯
分投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黑一壇水紅時竝異
之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嫗來見曰某山
毋龍也行雨失律天公震怒刼在日午望法官相救

俞曰能幻形小之乎媪作蜒蜓俞取置盂中覆以令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雷雨擊至數遍過午乃息俞曰去矣龍出仍化爲媪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媪當効力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繇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劉佛子臨高蚕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播種日即絕粒茹菜菓候成熟乃食年四十餘買耶村廣福堂後脩煉悟道嘗著屐攀椰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劒指樹其實自墜洪武中積薪坐焚里人藏其餘燼灾禱輒應

簡雲顚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善號名風雷驅役百鬼與人遊蒲澗病目色太炎曰卿無苦吾能令雷師張傘即瞑目爲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請禱雨則爲壇箕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何以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緊握曰望某方放之如其言雷轟轟然有女病魅視之曰老黿作祟昨一番蠻侮我當令此奴提之即呼叱四指須臾一番人擁陰飈踰垣入手一巨黿大三尺鏗然墮地昏什久之始能視其語侏㒧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而黿死魅絕

張皮雀一名道脩吳人體貌瓌異舉動無常師顚道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顧未甚知敬奉也霆折大樹爇其廡燼焉晝晦瞎龍見雨大注人咸股慄崑山復旱崑令來請則敬奉矣期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爲噓氣治之即厲瘧覺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適過叢祠衆方鼓舞祠神敬甚皮雀嘻笑向之祼溺而去神下教言彼張道成不敢較也嘗髽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手姿映徹數人其所捕鬼物攜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顚道士者胡道安吳江人受青城太乙眞文及斬勘術名呼風雷俄頃間時時佯狂惟所之故名顚道士

田光宗武當山道士初出家苦齋自厲不火食者三年人號之曰白齋每中夜詣三天門禮斗無論風雨大寒暑已遊衡岳歷江右久之還武當嘗三遇張三手仙人云其寓衡州有林別駕者署郡事郡有五顯神祠別駕移置他所未幾宅中怪見磚礫晝擊刀火夜飛林大駭愕知光宗有道術延使禳治光宗曰請諦其狀乃靜坐堂中竟夜明日語林曰此祟公夫人

招之耳林問故光宗曰公夫人受某賂六百金因此有寃死者神梜之爲禍耳幸非公意造猶可解乃令林夫婦因服詣堂伏地出所賂金引罪道人先切責林不能僭括亂獄戕民乃復責神不宜梜魍魎作孽遂移神故處妖患頓息嘉靖中西蜀馬宜泉下第南還偕翰林趙貞吉遊武當兩人使人要光宗于蠟燭澗是早光宗忽語弟子當有二冠冕客相迎要者乃獨將趙命光宗曰嘻尚有孝廉不冠冕耶光宗至與馬趙止宿往復數百言其大旨在淸淨無他秘語語罷自叙所歷曰某離此二十年以先師葬地未遷故

復旋耳趙遂問曰鬼蔭之説誠有之耶曰有之趙嘆曰嗟乎先母窀穸遠在蜀天獨不得道人一視光宗曰咫尺爾但言向背旣言光宗瞑目踰時曰得之矣具述其狀曰此亦佳地乃公發身又不在此趙大驚欲深叩之終笑不言遂别去又十二年馬有兄丞襄陽郡有事武當欲謁光宗行至三天門有黄冠迎問曰欲訪白齋耶入後山數日矣郡丞大駭我未言也黄冠乃先知彌山物色竟不可得

右道士

懷信　祖鐙　梵琦　曇噩

寶金　文康　淸遠　宗泐

來復　永隆　惺吉（堅改）　日瓦領

順禪師　呂海　善啓　覺曇

廻光　祖覺　智中

懷信字孚中俗姓要奉化人持鉢乞食進修精勤策勵法衆視寸陰若尺璧元末住杼龍翔集慶寺明兵下金陵僧徒風散懷信獨結跏宴坐兵入滿前見其目不旁矚無不擲杖下拜太祖幸寺聽懷信說法稱善改龍相爲大天界寺居之告終前一日太祖方駐兵江陰正晝寢夢懷信服褐色禪袍來見上問師胡

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來告别太祖還聞遷化衣與夢中同色詔出內府泉幣助喪事命形家爲卜葬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外人謂身後之榮懷信有五會語錄行世與同時分坐者有覺初恩公鑪鞴宏施烹凡鍛聖機鋒所觸扶颷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

祖鐙字無盡族王氏四明人幼時見父好謙寫華嚴經五色舍利見筆端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斯耶因求出家旣受法於日溪泳公日溪升堂祖鐙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

忽然觸著却來再問祖鑑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祖鑑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祖鑑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服勤數載出參名德既歸隱於其州西之上雲峰縛草爲菴虎狼蛇豕交跡戶外盡攝伏之日與其徒苦行自給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歲荆棘之區變爲寶坊上雲之境於是爲勝有以土田布施則辭曰佛祖乞食吾焉用此母年九十餘迎養山中衆以非沙門行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

梵琦字楚石小字曇耀象山人姓朱氏元名僧也高帝既定天下念四海兵爭將帥民庶歿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度之洪武元年秋九月詔名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無遮之會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梵琦與其列竣事上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名至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賜之三年秋復至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說者爲問梵琦以夢堂曇噩行中仁公等對皆應名至館之大天界寺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奏忽示微疾索筆書偈泊然而化時方禁火葬上特命從其教

荼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不壞說利羅粘綴遺骨纍纍如珠梵琦神觀精朗舉明正法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所莅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縱橫自如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其片言裝潢襲藏不啻珙璧有六會語行世洪武中所名江南大浮屠則吳中大祐徑山之智及竹菴之清遠聖屋之元靜五臺之寶金開元之文康圓辨之智欣

曇噩字無夢慈谿王氏子也開山浙之瑞龍院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逹旦洪武三年徵詣京師上老之放還山年八十九矣一旦無疾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湼槃後看言訖斂目坐逝曇噩脩身廣顙文思泉湧持卷軸來求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從容揮灑須臾皆盡長短精觕無不合作翰林學士承旨張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一人而已

寶金姓石乾州永壽縣之名胄六歲依雲寂温法師爲弟子既薙落受具入西蜀晉雲山中師事海眞禪

師入領道要出參諸方憇峨眉山誓不粒食採啖松
栢脇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
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其溺死七日水退燕坐如平
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
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
今日方知其眞耳急往證海眞海眞歎曰百餘年間
參學有悟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
和尚有云無用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爾
往朔方道大行也無用名守貴蓋寶金師云先是寶
金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

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寶金入曰此五臺山秘
魔巖也前身修道靈骨猶存爾何忘之既寤遂遊五
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綵敝衣赤足一黑獒隨
後寶金問子何之曰入山曰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
乃沒叩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寶金乃就
山建靈鷲庵四方聞知不遠千里負餱糧來獻寶金
悉儲之以食遊學之僧多至千餘人久之以應元順
帝召居宣州敬亭山石巖寶金既有道行兼習天文
太祖起兵時過宣州聞其名往訪之趺坐不起露刃
臨之曰汝知有殺人將軍乎飄應曰亦知有不怖死

和尚乎上異而謝之問以嚮導果決勝如其言天下
旣定名與無遮之會上欲用爲僧官大理卿李仕魯
言今天下學校未建儒風未振先奬異端非所以訓
上怒仕魯乞歸遂賜仕魯死（仕魯濮州人聞婺人朱公遷得朱仲晦之傳遂從之遊太祖識之洪武初詔求未學者郡吏以仕魯應上迎謂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對曰臣閒君求臣未聞臣求君陛下方以武定天下面臣欲以文進故有待耳上稱善除黃州同知以治行名入爲大理卿）

文康往持開善道場耽樂法乘見諸踐履念佛以乞
食爲事樹下一宿尚恐爲情末法乃一切悖之嗜慾
滋長於是著托盋之歌大槩勉人舍妄入眞超乘證

聖大祖欲建無遮大會致齋便閣問宋濂誰爲高行
僧濂以文康對因及託盋歌明日駕幸鍾山召索觀
上悅歸而和歌以賜之

清遠南昌魏氏子得傳於其舅氏全悟全悟者笑隱
訢公元末名僧也清遠善文章多聞見人稱文中虎
顧自謂曰佛法世法不相違背吾餘力及之欲以光
潤宗教耳洪武初召與無遮大會遂退居錢塘之梁
渚問道者踵至八年召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
逝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
元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

屠何有拔劍欲殺之淸遠引頸就劍兵歎息去

宗渤臨海人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全悟學經藏過目成誦自是深入秘密兼通古文詞與僧來復齊稱歷遊宛陵悅涇川水西之勝止焉高帝致天下高僧渤首應詔至主天界寺奉使西域帝喜之命與吳印蓄髮將授之官印蓄髮拜官渤竟不受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祝髮入縣之茸菴堂後避地會稽山中主慈谿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室院之東潤取陳尊宿故事名爲蒲菴以示思親之意後主鄞之天寧寺杭靈隱寺太祖聞而徵之大會

鍾山升座說法辭意剴至聞者聳省來復禪源妙悟教部精探任道德爲住持假文詞爲游戲其文濃麗演迤森嚴整暇詩淸朗橫逸有塵外思一日召見賜膳上詩稱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誦陶唐之句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歹朱耶朕德不陶唐也無而誦之慚自心耶來復玉筯雙垂圓寂丹墀之下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衆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欲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爲諸僧請命許之至雨華臺望闕再拜入龕索楮書偈取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爲奏上遇旱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煙燄麥空異香撲人群鶴飛翔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筭於是上宥三千餘人辠悉度之他日大旱上召僧錄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爲期入夜大雨上曰永隆雨也爲御製落魄僧詩

惺吉堅茂西僧也南京雞鳴山在六朝時爲北郊之岡岡下有坑塹凡誅戮者皆寘之俗呼萬人坑明興築都城包坑城內矣太祖建十王功臣等廟及雞鳴

寺于岡之陽以爲祀神演法之所復立國子監鎭壓之而舊時餘魂滯魄往往結爲黑氣氣觸人輒昏仆甚至殞命亡軀一日事聞太祖服儒服幸廣業堂試其事則妖怪寂然駕回復作於是思以神道治之遂勑使迎取西番有道僧而惺吉堅茂與七僧俱來選日結壇場具大石鉢盂三貯蓄淨水菜飯三物諸僧登壇作法忽感天雨寶花之異壇場上下黑氣充塞聚散開合宛若趨向之狀供事人役氣翳其身惟露頂額耳似此者七晝夜始滅太祖嘉其神妙搆西番殿飾黃金居之命光祿寺厚之日餼餼有餕留貯豆

中不以食人諸僧旋繞誦呪皆化爲水越數年還國
日瓦領禪伯西僧也永樂五年四月望日成祖與往
靈谷寺觀向日塔影齋心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
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果鑑朕誠則示塔影
一巳塔影見成祖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
給人足民不夭閼物無疵癘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
巳復見塔影二剎那之頃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
在鑛合輝未露俄若躍冶精光熤爗少焉如泥金布
練豪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窓絲櫺黝堊丹碧燦然呈
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

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巳而復見寶公像拱立於前
十七日成祖萬壽節也先一日復與往復默祝曰明
日爲朕初度若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巳又見塔影
二一照壁一映地與前塔影連爲七其色或黃或青
流丹炫紫紺縹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
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硨磲文彩晃耀若淵
沉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
若鳳羽陸離若龍章焱灼若霓旌孔蓋之飄搖金支
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斕斑
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

若雨霽而虹光吐若巖空而電影掣至於鈴索振搖
寶輪層疊甍瓦鱗鱗闌檻縱橫玲瓏疏透一一可數
人行走舞蹈若所服顏色若鳥雀銜過樹動花飛悉
見光中而天花雨處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大者
如盃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如
前勝妙十八日復往景大勝前有彩雲五色輪囷煥
衍低翔徘徊乍舒乍斂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
見塔影一巳而青葟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
製七生丸異香芬馥克達遠近至暮留師居寺觀之
十九之朝師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

大善自在佛像三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
色觀音像一左右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
有圓光五色覆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葳蕤上大悅曰
物影一而巳塔見多影佛道僧法於斯爲勝命圖與
師使歸而言之國人

順禪師長安人俗姓弓洪武初來五臺普光禪寺師
無念德公嘗夜中見自在身在文殊會中聞種種偈
頌後雲游名山還止五臺永樂初跏趺而逝荼毘後
有舍利及有語錄傳世

昌海太原人參徹半藏禪師深契要旨博涉群經皆

極其與與洪蓮義金譚道人呼爲海金蓮三高士戒律精嚴屢有靈異歲旱禱雨輒應隱蝸嵋山刺血書五大部經一百十三卷較正華嚴合論五臺清凉傳本宗二百問皆是手書永樂中名入京師修大藏經授太原府都綱年八十餘一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善啓字東白長洲宦族楊氏子甫能言卽通佛典父母異之令禮永茂院主爲浮屠屏跡龍山窮課經典永樂中主上海延慶寺逾年爲副都綱名纂脩永樂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服一時名公皆與爲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爲其教又曰東魯垂

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厚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合倫常

覺曇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語言未來事歷歷有驗或臥于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稱覺菩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趺坐化去月餘面如生肢體温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

廻光禪師西僧也永樂初來廻光寺演法武宗南巡駕幸寺中忽有僧從寺出與上談道圓對不窮其偈曰可惜幽廬青蓮地不見廻光舊主人書竟俄失所在武宗悟曰廻光禪師也命西域僧繙卯度眞文以識其事

祖覺嘉州人住眉山中巖唱明佛法學徒雲萃作僧史一卷及華嚴金剛經解行世

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禮月光禪師惠心淸修苦行晝夜不怠後惠心授松溪都綱智中隨去尋代其職時番夷叛服不常智中撫化莫不投伏天順中累封國師賜勅誥降銀印智中在邊四十餘年化行功著成化二年年踰七十詔歸彌陀寺優老焉

頭陀劉五長大白晳聲音北人也嘉隆間來京邸往

來城西北不過東南數日不食而無饑色氷雪滿地破衣赤脚無寒態人供以美食取灰土雜之乃食劉誠意伯夫人病乳癰甚危偶問能治否五取紙筆畫一石一木吹氣一口命縛于額上夫人如其言夜間頭痛發熱遍身出汗乳癰潰矣其酒飯謝之不食去百戶毛俊好延方士請五飯飯竟腰間取一繩要借其宅縊死俊懇求之乃笑曰君不與我死數年後定有一道人死此遂走太倉後自縊死死之日有見其渡江者有見之于揚州者至萬曆初果有頭陀闍希言過俊家飯畢沐浴趺坐而化方希言在時有杜汝

謙者問長生訣希言曰汝是横死漢安望長生後二
十年汝謙無故自投水死葢兩頭陀皆能前知如此
右僧

王享記一　　晉江何喬遠

高帝既平定天下詔諭諸夷諸夷君長或使或身悉隨使者來朝貢則高麗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眞臘暹邏占城蘇門荅剌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浡泥凡十五國臣服最先而最恭順高帝作祖訓列諸不征且示毋勤遠略之意既則撫綏懷柔令其三年一朝國王嗣立世見而已高帝之言曰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斯謨訏矣已而日本逼胡惟庸

不軌乃命絕之惟念北虜爲元餘孽時時繫心遣將剿絕窮追乃已至其嚴邊尤廑晚歲成祖有天下遠慕唐宗賓服四夷之盛近纘高帝係心胡元之切北征犂庭於斯爲烈西戎之夷吏部員外郎陳誠銜命往使歷國十七首尾往返者數於是降胡達軍盡居內地酋長部領悉署官封至夫才具可用誠心足託者往往爵之公侯布在左右雖至掖庭內宮亦有外夷之女所以示招徠之大明鞭韃之威也海中諸國則命黃頭三萬望日占風指鍼墜縴無一不至與是功者卽非斬首選法不得臧革蓋太監鄭和與王景弘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贄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闕庭歎未嘗有譯館之館充牣旁皇奕然壯觀已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養費亦不貲仁宣之間氐羌之享如常昆夷之喙猶故正統以後東南海上夷以濤波難航貢使漸稀而西北胡戎貪利賞賜增人增賞莫可阻遏我惠漸薄彼信斯疎陵夷至於北虜也先之禍其時雖貪獸之心鷙健難馴亦繇我無以應其求且內武不張徒取空言威而怒之自是以往惟有朝鮮恭順靡懈餘皆聽其不時自至而我所捍禦專北虜矣在南曰

倭雖其狡黠善戰來有時也至觀交南終棄哈密煩圖地廣難安民勞易變神聖之云豈其然歟

東南夷

朝鮮　日本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其國有汕水焉又曰近日本日之所出朝景鮮明也唐以後其王姓高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具見諸傳記矣余讀其國書有詳略顧不甚異讀元史遺漏甚多因採而記之朝鮮之國北與契丹鄰其西女眞其南日本王居松都有東西二京其始王名瞰者朝鮮人號爲高宗元太

和既平契丹使人索其國贜太祖之十九年是爲王
瞮之十二年元使者賚國贜還度鴨綠江盜殺之元
人疑絶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是爲王瞮之十八
年遣將撒禮塔往征之至鐵州虜其將文使呼州人
降文友呼勿降元人斬之圍鐵州甚急判官朱希勣
火州城中婦老小兒率丁壯自刎死至龜州將金慶
孫率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兵先鋒流矢中慶孫臂
血淋漓手皷不止却走之整陣吹雙小笒還元人至
益攻城至以人膏漬薪縱火爲焚龜州守將朴犀與
慶孫力禦之元人焚掠既慘力大不支王遣其世子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侹詣元講和朴犀尚守龜州不下數以大于浦擊其
攻城雲梯（大于浦者朝鮮人謂大刀大兵也）其明年世子侹命朴犀
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命亦守城不下侹命之降不
從王將斬之以謝元人椿命辭色不變元將曰此爾
家忠臣使釋之高麗既得和元所遣元使者齎送黃
金七千斤白金千三百斤襦衣千領馬百七十匹遺
撒禮塔金銀及金銀酒器縑緇獺皮靴子若馬又分
贈其妻子麾下亦復不貲元乃置京府縣以達魯花
赤七十二人監之既班師瞮乃盡殺元人所置達魯
花赤於是高麗苦元人無寧歲矣高麗王相崔瑀請

王遷都江華以避元江華者高麗海曲地僉升且曰
小事大禮也竄海曲棄城郭捐宗社非計夜別[illegible]指
揮金世冲排門入詰瑀曰松京祖宗之都舍此安之
瑀引出斬之遂請其王往江華王尚未決瑀怙而遂
衆剋日發送時秋兩彌旬泥行沒脛人馬僵仆國人
號哭相聞而松都人戶十萬金碧相望悉棄委之亡
何而撒禮塔復至攻處仁城有僧避兵城下射撒禮
塔殺之高麗王授僧上將軍僧辭居二年其國人洪
福源叛歸元元以爲東京總管使領高麗降民隨元
兵來寇攻高麗者五年高麗王乃入朝貢元定宗時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四

爲王瞮之三十四年故使其將阿母侃屯高麗之鹽
州民避匿山谷中者悉驅之出鹽州海中有葦島平
衍可十餘里海潮出入舊時兵馬判官金方慶使民
堰爲大澤墾闢種稃其始民殊怨及是民驅出山谷
者乃藉葦島活王保江華元人來責王出陸迎詔書
王不出元憲宗即位詔王朝還居松京而崔瑀子沆
爲相亦怙如瑀止王行元使至王使其子佺出迎使
入館王乃見元使怒居二年阿母侃洪福源言於憲
宗高麗無出陸意憲宗使其弟也窟王率兵一萬入
東界阿母侃洪福源趙北界屯大伊州[illegible]古和州高

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高麗王以其族子綧爲質子質於元也窟使之隨軍綧貽沈書請王出陸迎沈執不肯也窟陷西海道掠山城男口十歲以上皆殺之婦女小兒分與士卒王遣使致書祈哀也窟與爲期期六日王復遣其將持遺金銀酒器羅紬紵布等物請以明年也窟陷高麗城若州若縣以八所既得疾北還留阿母侃洪福源守之高麗人遣人追送之舊京且乞退兵也窟責王必迎江外遣蒙古大等十人與其使偕還見王王度江以迎蒙古大謂王曰何早不如此與酣飲別而也窟復欲坼王所居城王復

遣子淐如元祈哀凡進奉及饋遺元宮人及諸公妃王妃不可勝計居一年元使車羅大主東國車羅大問王曰王雖出陸侍中尚書等官尚未爲眞降邪王使其將長贈車羅大金銀酒器皮幣車羅大云君臣百姓出陸盡剃其髮否則以國王還王懼復遣其臣崔璘往請罷兵車羅大曰相沈奉王出陸兵乃罷是歲元虜高麗男女亡慮二十餘萬殺戮不可勝計所過煨燼高麗受元之苦莫譬說也明年車羅大還師人民入保山城海島者悉出陸而車羅大復來高麗使其臣㥠執平往見車羅大曰王出迎世子親朝兵

可罷也王使復曰自大兵還後小邦惟命是從矣車羅大曰若從命何多殺我兵屠其忠州攻山城山城人登月嶽神祠避之忽雷雹大作元兵以爲神乃退高麗復使其臣金守剛從憲宗入和林城乞罷兵憲宗尚以不出陸爲辭守剛曰比諸逐獸持弓矢當窟穴獸敢出耶憲宗乃命車羅大班師又二年復遣車羅大往曰王親來我回兵王子入朝永無後患高麗王曰大軍回世子即朝乃許之其明年車羅大復責高麗如前言而高麗王已老病乃使其世孫倎及其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達愁謂寶鼎曰必世

子世子竟不往達愁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廬舍殺掠其人民益甚高麗人睥等遂以和州迤北降元其明年高麗王誅其相竩使世子倎奉表如元而車羅大暴死竩者崔沆子高麗之相皆世官以故竩父祖世相高麗而皆不忠於高麗繼車羅大領兵者曰松吉大王盡壞高麗江華內外城督役刻急城廊摧折聲如疾雷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世祖即位方南攻宋世子南見之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自來可與俱至開平會瞰卒命倎歸爲王

明興王高麗者王顓高帝卽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明年顓表賀願世世備外蕃上喜賜之明曆封爲王予金印送還其國流人其秋王遣其總部尚書成惟德千牛衞大將軍金甲兩表貢方物謝幷賀天壽節中宮及皇太子皆有獻幷請祭服制度上名問使者政俗城郭甲兵居室之詳所以教王脩德治民守國備禦之意甚至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三年正月癸巳上齋七日御撰祝冊署名授香使者往祀王國山川之神是歲頒科舉詔其國明年入試者三人登第一人以不通華言厚遣之

頃之其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等百五十餘人來師範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輿百十三人存上名恤之上以高麗貢使頻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荅里諭之毋數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復來上悉遣還因謂中書省臣曰方諭高麗無繁今一歲間復數至旣困敝其民又使者艱涉海卽如鄭夢周輩幸免覆溺能歸言故不然不疑端耶夫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其令遵三年一聘禮或以比年所貢方物第以其所產布布十疋

安南占城西里噴里瓜哇浡泥三佛齊暹邏真臘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六年高麗王復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匹甲兩至言道亡其二及進馬則五十間之恭足以私馬問安所得私馬則云欲自進於東宮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非春秋義賜顓璽書自後無遣浮詐人爲使明年王顓遣其監門衞上護軍周誼鄭庇等表貢方物表五通其二謝前後所賜兩璽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貢繇遼入陸無涉海其一謝賜恤失風人上遂其貢賜書曰使至貢陳敷王極情聽言覽表事大之心甚

矣朕觀上古之君甸侯綏服之外不治龍天弘仁欲民安耳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卻來誠之美貢朕欲王自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誼者上宮人兄也宮人幼育元宮中上以爲宮人故高麗使誼來是年王顓卒顓之卒也蓋其權相李仁人弒之顓無子子其寵臣辛旽之子禑於是仁人立禑明年遣判宗簿事崔原來告哀言王以去秋卒嗣王禑立業遣計盜阻之又有貢使義遇朝使弒主事實遇於只與之搆義殺弒執實遇還王今巳誅義籍其家上巳聞顓爲

權臣所弑怒其誅朝使按拘原豁詢王顓所以死狀
而遣使往弔祭十年顓被弑三年矣使來請謚勅中
書省臣曰高麗國王卒已久始來請謚朕甚疑之夫
其私殺其君詭殺朝使豈能長奉邊圉篤守憲章者
哉好禮來者勿彼與知因釋原歸其冬使復來勅中
書曰高麗王被弑奸臣來者皆云嗣王拘而詢之不
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特勅遣歸未
幾復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五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
漢至今其君臣多不懷恩惟挾詐構禍爾中書其遣
人詰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政令守前則當令歲

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百斤銀萬
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所留我遼東邊民
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否則弑
賊之爲必有禍矣其明年如約貢執政大臣不敢稱
嗣王曰高麗國王世子禑詭曰嬖臣洪倫弑顓仁人
誅倫立禑也上遣其執政大臣歸勅諭之曰汝承奸
臣之詐以來誑我則不得已我今爾歸其兼言朕意
於首禍之人曰殺中國無罪使罪深矣非爾朝貢如
約且不能免問罪之師十三年不如約詔問之居頃
之高麗數遣邊臣金帛復遣周誼入遼東計事上勅

守將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吾故不令高麗朝乃堅
請與之約又不如今又使誼入我邊雖曰夷性輕薄
亦深有機自今無令彼人擅入來者止之首將無見
有貢毋得獻名誼來吾處之及誼至居之京師曰毋
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六十七年使
兩至修賄諸朝臣甚厚賄有等上得其籍惡其侮瀆
復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如約
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
自是則共命者八年上諭諸臣曰朕卽位以來高麗
王顓首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三韓之人舉安

豈意被弑而殞其臣欲自掩惡輒來請命朕數不許
聽之自爲聲教而益勤不懈索彼歲貢豈富天下哉
試其誠僞耳既聽命宜約削之令三年一朝貢馬五
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乃賜顓謚曰恭愍王封
禑爲高麗國王二十一年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是
年四月王禑欲寇遼東使其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
兵西京成桂使景屯艾州以糧餉不繼退師王怒殺
成桂子成桂率兵還過攻王城囚王及瑩景懼及不
敢歸是以降居二年來告王瑤嗣位曰王氏裔勅禮
部曰三韓之地其君臣悖亂二紀矣然而其國晏然

遣使勞瑶而觀之是爲二十四年其明年高麗知
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平議司奏言本國自恭
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國事昏
暴多殺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
而返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人弗順啓
請恭愍王妃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瑶權國事已及
四年亦復昏迷信讒離間勛舊其子奭復癡騃縱酒
色與禑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禑守門下侍中鄭夢周
者以前欲攻遼東爲李成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譖瑶
謀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戮群臣國人謂瑶不足

主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命退瑶私第擇宗親
輿望無當僉謂成桂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主國
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上以高麗僻夷非我所治事情
回隱未可爲信令禮部移諭聽其自爲聲教但取毋
釁邊使命往來而已成桂李仁人子也其冬成桂來
請更國號上命仍古號曰朝鮮其明年請更名旦從
之朝鮮國書載旦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爲金吾
衛上將軍東北南上萬戶威力倖其王矣是以其國
人皆畏服之亡何遼東都指揮使司諜知其招引女
直五百餘人潛度鴨綠江欲入寇以[illegible]使勑

責之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
詐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
金帛誘之王顓被弑殺及朝使往歲請令王昌入朝
朕不之許瑶後主國遂使子奭來朝奭還而瑶已廢
矣爾纂臣也朕徒聽爾自爲君朕封爾王爾表至仍
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逾月方朝謝
何其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我約束旋陰誘女直人
潛渡鴨綠江夫昔在有漢高麗寇邊漢兵致討懸是
敗滅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再加兵晉以
爾國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

死傷塗地唐討爾逆平爾土地爲九督府遼金至元
爾國造釁屢殺其信使繇是討伐屢加宮室焚蕩民
庶斬虜國滅君誅朕視爾國不啻彈丸歷代中國所
加征伐者非好吞併皆爾前王自取之朕又聞金世
宗時爾國表賀稱進玉帶啓函但小石數枚世宗繇
是興師破爾城數十爾比入貢復雜十數空紙罔表
函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
陸畢備區區朝鮮何足待朝食誠欲全福所覆示爾
扁幾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旦懼恐陳謝尋
亦遣子入貢終高皇帝之世委心臣欵矣而高皇帝

終以旦爲弑君之臣著祖訓絕之建文初旦老請以子芳遠襲亡何旦卒賜謚康獻成祖元年賜芳遠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給象牙犀角及中國書籍東南夷中藥物六年使其世子禔來朝及歸上製詩送之遣中官儼護之行賜王朝祭服二白金千兩絨綺紗羅百餘疋是時朝鮮納女後宮得爲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裪襲此時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近而亦益恭中國有慶率遣使表賀貢獻其他慶慰謝恩無常期或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厚待之每有大事頒

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若行人往優禮賜賚他夷不敢望焉芳遠卒賜謚恭定宣德初賜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正統間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龍衮玉帶景泰元年裪卒子珦嗣珦卒賜謚恭順子弘暐幼其叔瑈以襲位請七年封瑈爲王天順初王瑈與女直毛憐衛讐殺廷議遣使問罪僉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及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往朝鮮請寧忠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並張兩弓皆折既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慴服忠因與寧宣示威德禍福王瑈使陪臣謝復遣子入學引

咎解兵未幾諜報女直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廉得王瑈所授董山爲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僞制書以還報上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不承出僞制書示之王瑈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女直建州夷王瑈遣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鴨綠潑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賊酋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生擒二十餘人獲牛馬等畜二百餘焚其積聚遣使獻俘命禮部厚賞之五年瑈卒謚惠莊子晄嗣六年晄卒謚襄悼晄子病廢其

兄子娎嗣娎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弘治十八年卒謚康靖正德元年子㦕立㦕病風無子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賜謚恭僖明年子峼立未踰年卒賜謚榮靖弟峘立二十五年命朝鮮貢楮代蔴二十六年以朝鮮王恭愼特許其使臣同書狀官及從人於郊壇及國子監遊觀設館伴以寵之初嘉靖八年朝鮮陪臣來言臣國祖李旦系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爲司空新羅亡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爲南京千戶所達魯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子春率戒往避地東還至

至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之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春者成桂父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吏長庚之裔也請以世系付史館改正以洗祖訓所載弒逆之謬許之顧未行萬曆初遂與焉其國置八道有府有州有縣其王國平壤其設官銜名稍倣中華而義近於古其俗柔謹絕淫盜通詩書尚音律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兵器疎簡無刻刑箕子之遺風也

郎曰予讀朝鮮國書所載李成桂善射射至精豈非謎哉成桂嘗與納哈出戰三鏖其追將二十餘人最

後一人追旦及之舉槊欲刺旦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又一人當旦射之旦起立馬上矢出胯下旋躍馬射中其一人膝其一人面甲別作頤甲護面旦射中其馬馬躍其一人力引轡頤甲張旦射正中其面又嘗擊元將高安慰困其東寧城射七十餘發皆中高安慰面國書明載成桂爲金吾衛上將軍矣後世請改曰其時授武班職事尚未知名蠻夷亦能誇詐邪要以高皇帝之明威雖阻以遠豈能遁情予載元所以加兵朝鮮益元史之缺見胡人兇忍而高皇帝惡成桂弒君悉索其賦八年而罷逆而難之聽而収之大聖人之操舍也

日本古倭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徐福齎五百童男女入海爲秦始皇求仙無所得懼不敢歸遯居焉今其裔也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爲郡五百有奇皆依水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商攤摩依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貿積貲或百萬仰泉一州鼎食擊鍾謠俗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鄉哥里

其民備禮重爲邪獨伊紀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渴狭嗇役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猘剽國分爲三而總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强國人服之愈於山城其朝貢始末其載前史元時世祖遣烈的趙良弼等諭之不至使將將十萬兵往征風覆其舟於蚫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諸郡帝以即位之二年使行人楊載諭其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

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
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
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聞者山東來奏倭兵
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
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
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颿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
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良懷不奉詔
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上復使萊州同知趙秩責讓之良懷語秩曰小國雖
遠曷不慕中夏惟蒙古與我等夷輒小國我我先王

不服蒙古使其使趙姓者訹我好語語未既兵列海
涯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爲盡今使者云中國
有新天子顧使者亦趙姓其後邪豈亦將訹我欲兵
之秩徐曰今大明天子神聖生中夏而帝中夏不比
蒙古人蒙古人所爲大明天子不爲且吾非元使後
能兵兵我王氣沮禮秩有加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奉
表稱臣上賜文綺帛若僧衣遣僧仲猷克勤等八人
護送還國賜良懷明曆雜繒是爲洪武四年然其人
時時剽掠海濱不絕官軍乏舟不能追擊五年命浙
江福建瀕海諸衛造海舟德慶侯廖永忠請增造多

櫓快船來則大船蕩之快船逐之上曰善是時日本
國中有持明者與良懷爭立不定七年使來無表其
臣號征夷將軍者且有私貢益却之九年貢有表語
謾責讓之而是時丞相胡惟庸得罪懼誅謀借倭不
軌奏調金吾衛指揮林賢備倭明州陰遣宣使陳得
中諭賢送日本使出境則誣指爲寇以爲功賢聽惟
庸計事覺惟庸佯奏賢失遠人心上謫居之倭中既
惟庸請宥賢復職上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
使召賢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爲用王許之
賢還王遣僧如瑤等率精銳四百餘人來詐獻巨燭

燭中藏火藥兵器比至惟庸已敗上猶未悉賢通惟
庸狀發四百餘人若雲南守禦遣責其不恭示以欲
征之意日本王奉丞相書不遜其文曰臣聞三王立
位五帝禪授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
坤浩蕩非一王之獨擅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臣
遠疆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土不足二千里常存
知足心陛下作中華主爲萬乘君城池數千封土數
萬尚萌不足起意滅絕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
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
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臣聞大國有興戰之謀小邦

卸兵之法宵肅遵軌途拱奉天顏自古及今講
爲上罷兵爲强儻免生靈之疾苦用抹黎庶之艱
年年稱貢歲歲稱臣上怒安置其所遣僧于川陜
番寺其明年王復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自解前
罪上以其前詞慢仍却其貢設禮部爲書責問其國
王曰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
奠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王居滄溟不奉
帝命妄尊大肆侮縱盜禍有日矣吾奉至尊命移王
書王審圖之又設禮部復書責問其征夷將軍曰前
將軍奉書我朝丞相書辭悖慢將軍與將軍之君自

造禍者也大明皇帝初復中華加惠爾國爾國人至
者云使則加禮云商則與之貿遷故遣克勤仲猷二
僧護送爾使二僧至王不禮焉洪武十有二年將軍
奉書肆侮今年秋僧如瑤來陳情飾罪我群臣合辭
請誅至尊不允曰小人亡知彼實使之殺何益吾不
敢以中國自大本部既聽德音遣人涉海特問如瑤
之來王誠與否使者歸行群臣復奏天將更日本君
臣而弭其患乎其詭詐不誠縱民肆寇不不但已至
尊又不允曰我生民何罪足下畜無徒沙門忘中國
之寬人爲是非於兩端將謂元氏艨艟覆於蛇海此

待事矣夫元生紫塞長騎射短舟楫日本先王非元
仇讐不作患害天厭元武亦固其宜然當此之時元
師方盛亦謂滄溟小島失徼利而不爭今乃以敗元
爲長勝以蕞爾爲强大故非將軍禍我至尊必欲較
勝負見是非辨强弱將軍自知之十五年惟庸事覺
上追怒惟庸誅賢䜛之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
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絕之而命信國公和
江夏侯德與經略海上郡命魏國公輝祖江陰侯高
練兵命都督商文德戰命都督顯出海巡又數年命
南雄侯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盜徒蛋户籍爲水軍

以數萬人防禦之至其末年始請亡患成祖即位倭
醜劫掠對馬臺岐暨諸小島百户馬興拒戰死之尋
寇蘇松諸處是時國王名道義者獲鬼醜以獻蒸之
海上上嘉之四年以僉士吉爲都御史齎賜之龜鈕
金印誥命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
上親製文勒碑其上其文曰朕惟麗天長久者日月
之光華麗地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兩間而長久者
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高皇帝納天地於範圍
一古今之統紀九州嘉俗萬國同風朕承鴻業際天
穫衣裳冠帶咸造闕廷邇者對馬臺岐暨諸小島

有盜潛伏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爲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王朕稽唐虞之世五長廸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髳微盧濮率遏亂略爾之賢名有光前哲朕繼古封山特封日本鎭山號爲壽安鎭國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千萬世遂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貢道繇寧波船無過二隻人無過二百倭狡易叛其明年復入寇平江伯陳瑄遇于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亡筭九年以後貢一再至而其寇松門沙園諸處時有之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都督劉榮殲焉其後朱亮祖破之於溫

州徐忠破之于桃渚侯端破之於金山稍戢矣端精騎射乃槊有膂力能一手挽石弩倪行十餘步策馬坊門交手擁幡以足挾馬懸之倭寇金山衛端時以指揮同知戴士陣分兵出戰主帥出南門軍覆端以孤軍遶泉門衆不能繼與戰巷戰數十合被矢如蝟轉戰益奮賊驚以布横街欲生致之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殺而斷之賊仆地而笑繇是得出鳴鼓招散卒得百人逋潮退舟膠下令人持炬草與砲俱進至海灘焚賊舟十餘艘遂大破之當端巷戰時一劍忽墜地所乘馬口噬投端其異如此而其時我方招徠海外諸夷頗得給養互市倭國入貢亦時踰額宣德初復增例船三隻人三百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來請封與之我兵獻海上賊俘其俘皆倭人群臣請誅之上赦歸下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爾所不誅未忘爾父義持奉表謝是時倭往往以方物戎器行海上爲詐欺得間則張其戎器不得則陳其方物無所不得利至其小小[illegible]盜或不絶其上良不知也要以利給養互市其貢常先期至至正統中乃入桃渚犯大嵩劫倉庾燔舍發塚束孩於竿沃之沸湯視其號爲笑捕孕婦忖男子剖中否海濱人絶苦於是朝廷命重帥恒鎭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分番戍守以備之按堵者且十餘年成化二年復詐來稱貢遂破大嵩諸處舟汐官兵夜圍之倭立篙沙中懸燈疑我因乘潮而遯十

一年使貢及歸閩帥用金鼓送之出海隨以砲銃擊其舟多沉者正德中鄞人朱縞變姓名爲朱素卿亡入其國國王源義澄悅之遣入貢素卿與其故族人耳目爲奸利厚賂閹瑾得賜飛魚服以歸居久之國王爲源義植孱不能制諸島諸島競利先貢嘉靖二年其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僧宗設入貢居數日素卿復爲南海道海川高國所遣與僧瑞佐以來皆止寧波江下故事番使止寧波有宴先至者居上素卿賄市舶太監義先閱貨宴之坐上坐宗設衆不平攻瑞佐殺之追逐素卿抵紹興城下素卿竄入慈谿縱

夭大掠指揮劉鎬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間宗設奪舟
一艘指揮璡去事聞上切責鎮巡等官督兵追捕下
禮部議倭夷宜貢與否遣戶科右給事中穆按視區
畫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而宗設黨中林望古多
羅等漂入朝鮮界朝鮮國王擒以獻穆與巡按御史
道鞫之具上俱論死繫獄四年琉球貢使歸使轉諭
其國王捕送宗設及佐謀倡亂者會琉球使溺死九
年國王源義晴復附琉球使來言爲素卿乞宥罪幷
請復修貢獻是時夏言爲兵科給事中言夷人仇殺
之禍皆起市舶禮部請罷之而日本貢使絕矣十八

年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
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遷延不去貢若人數又
恒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虛
値轉鬻負其責不啻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夷人候
久不得頗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
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爲德如是者久夷人大
恨言挾國王貲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因盤據島中並
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時寇沿
海諸郡矣朝議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詔以巡撫
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爲之是爲二十五年紈至則

嚴勾連主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鐫暴二三貴官
家罪浙人口語藉藉罪及建議主議之臣而歙人王
直者少任俠多略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
王汝賢王滶等樂與游而滶爲直義子直姦出禁物
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
爲償紈禁既嚴諸姦商藉是益負倭競責直直無所
出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爲帥引倭結巢霸
衢之雙嶼港閩浙蠭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
聚保矣紈居浙二年盛集舟師雙嶼挑之不出會夜
風雨將遁去紈火攻之多所斬捕更令福建都指揮

盧鏜擣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餘黨遁福建之浯嶼
紈帥鏜勦平之躬督兵衆塡塞港口令不得復入倭
舟當鏜破雙嶼時許二逸不得王直收合其餘衆更
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爲一黨直計殺
之扣關獻捷以求關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直
大詬投米海中益入盜此時有佛郎機夷者來商漳
州之月港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憤
起格鬭漳人擒焉紈語鏜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
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謬言夷行劫至
漳界官軍追擊于走馬溪上擒得者紈業以厲禁爲

海中二三貴官家所不樂先是言官業請改巡撫爲
巡視以輕紈權以浙人觖望之意至是御史九德
劾紈專擅濫殺詔罷紈下鐽喬吏還都給事中汝楨
卹訊訊報則滿刺加夷來市非佛郎機行劫者專擅
濫殺誠如御史言詔鐽喬論死繫獄逮紈至京師訊
之紈驚仰藥自盡從此當事者以紈爲戒三十一年
直主倭人突入定海關移泊烈港烈港去定海數十
程而已其酉月駕船千餘有衆萬餘寇溫破黃巖縣
流劫餘姚山陰諸處朝廷以王忬提督軍務巡視福
浙許便宜從事以僉大猷湯克寬爲分守參將克寬

請募徐郅盜爲兵其明年春破其寇溫倭閩三月大
猷入烈港火賊營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掠嘉定劉
家河揚帆西六合知縣董邦政追及於吳淞直值採
淘港賊與合遂復大糾入寇羽書狎至浙東西及蘇
松淮北諸郡直於是更造巨船連舫綑木爲樓櫓入
倭據薩摩洲之松浦津僞稱徽王部署宗滿惟學東
爲將領汝賢滶爲腹心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癸是月倭攻破昌國衛屯之五日四月丙戌犯太倉
燒關廂公私廬舍蘇州同知任環夜追之賊反追環
環宰夫佩爲環死之戊子倭有失舟者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所往來平湖海寧境上殺把總一指揮四
千戶百戶七縣丞一所傷官兵亡慮數百人癸巳破
上海丁酉破屠吳淞南匯二所分掠江陰庚子掠海
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
大猷以舟師擊其歸[illegible]拱辰廣西人是時官吏多不知惟拱辰閑武藝挾悍勇家丁數十人自衛所在有功甲辰陷福建之纂嶼所五月己酉攻海
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舍癸丑復入上海殺指揮
尚文縣丞鰲焚燬官民廬舍廠倉壬戌陷乍浦流劫
奉化寧化等縣獨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火爇之倭
賊勇而慧每戰赤體舞刀前不復別生死闘浙亡人

助者十七大率皆狡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而內地
久寧目不見寇遇輒靡潰沿海諸郡僅僅保孤城賊
往來聚散如入無人之境吳越中村落市井故稱繁
盛殷富者半爲丘墟而柘林川沙窪二處陳東屋聚
之矣此時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總督金山等處以
克寬爲之出盧鏜爲福建備倭都指揮詔如忬言復
改忬爲巡撫而應天鳳陽山東巡撫都御史各敕兼
防海務六月倭留內地三月飽載出海而會曰蕭顯
著領衆三百人失風不能去屯崇明之南沙克寬及
僉事任環列守之復有倭繇華亭漴缺登岸流劫金

山衛等處移泊寶山海鹽復作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克寬禦之敗既引舟師擊其登崇缺岸者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克寬竟坐南沙敗革職立功任環守如故困顯者五月餘會歲除守卒懈顯逸其明年正月倭攻嘉定圍上海時上海新城城環馳抹敗之習家墳其三月敗之大門墩賊奔慈谿王忬設伏邀擊之顯衆既滅而克寬亦以其月擊敗抹陶港倭斬首百餘寇復入海趨江北薄通泰焚掠鹽塲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大震而鏜擊倭嘉興失利倭陷嘉善犯海寧夜襲崇明五月大掠蘇

州轉掠崇德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主事各一人調山東民兵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六千人使參將李逄時許國督赴揚州聽征經疏總督二廣有威名諸蠻信服之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許之會大同悉勇上復用忬大同而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忬七月蘇州倭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海僉大猷擊敗之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新涇橋追敗之羅店而閩從閒道襲賊至抹陶港陷伏兵潰溺死者千人

事聞逮故應天巡撫屠大山下詔獄黜為民逄時國皆論死山東兵遣還更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一督軍毋無妨原務者是月有倭萬餘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諸縣復有三千餘掠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十一月倭犯松江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與戰烏程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十二月突犯嘉善新市百戶賴榮華者福建義夫長也白汀州徵至大破賊鋒會嘉善令植棄城走無傳餐者諸兵退食賊掩殺之榮華中鳥銃死賊入城恣屠掠三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

掠塘栖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八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為進止其敗者率坐背約鋭進經念所奏調兵未至持重不發而江南人苦倭久口語籍籍罪經玩寇矣上怒切責趣期勦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出視師四月文華祭告海神于松江會田州土官岑猛妻瓦氏東蘭等州土官韋世用等各領狼兵至經屬總兵克寬副總兵大猷分領之大猷遣游擊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方至意甚鋭謂狼兵果可用厚犒而厲之狼兵貪亦數請戰諜漕涇狰過倭皆敗倭肆掠如故分其黨與三千餘過金山衛

而大猷與瓦兵邀擊之亦敗遂奔犯浙江乃文華尚直謂倭易平數趣經以狼兵戰經念狼兵貪剽未可猝用卽漕涇金山敗衄已可明度保靖永順兵且至寧少待圖犄角又念兵事秘不以語文華文華謂經輕已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者有才略豪爽跅弛與文華善文華劾經閩人也慮賊入其鄉故養寇糜財惑克寬誑言倭賊滿載去乃追擊之海上今獨御史胡宗憲與臣時時擐甲行間耳先是徐惟學者貰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為質惟學死夷求海金令爪償於寇掠海乃偕酋辛五郎聚舟結黨入南畿浙西諸

路合陳東之衆於柘林乍浦遂增人至數萬五月海率衆數千水陸奄至突犯嘉興時張經方領浙兵擣巢於松江兵空胡宗憲使人載酒兩船毒之官領船曰送官酒見賊至佯棄去賊酋得酒喜偕來痛飲高會已亦潛令村市酒皆置毒漬藥於米賊往往有飲餒死者其時保靖永順兵已至先破倭於川沙窪倭懼而出海東遯矣經聞賊犯嘉興卽以其兵分屬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遇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兵邀擊之賊奔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

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走死者甚衆自有倭來未嘗捷若此然文華劾經疏已至上前詔逮經及克寬以應大巡撫都御史周琉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之旣則王江涇捷至業為文華所攘上亦及悲曰令文華不言經宵戰邪其冬論死西市經在江南雖受有司供億僭侈然為人闓達安詳死而朝論冤之琉至見文華氣勢風生不敢有所為經所調狼土兵亦緣經逮洊渙而新倭日益來是時任環為蘇松兵備副使矣頗與俞大猷殺倭有功其他犯常熟犯上虞犯會稽流劫杭州西歷於潛昌化至殺縣令鄉官

莫禦者文華欲委罪自解復陰言琉病天寵恃酒怠廢上黜兩人為民改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代琉歷宗憲代天寵焉七月浙中有倭自紹興高埠奔竄突入歙流劫績溪旌德徑南陵蕪湖丞陳一道偕其同官領軍來援賊悉手來接我所射箭皆相顧愕貽一道麾一軍與僕子義死之（一道晉江人）轉入市市商登屋持瓦石灰雉下擊生縛其二斬首十餘賊趨太平遍其郭官兵禦之敗遂趨南京賊酋紅衣黃蓋騎而犯大安德門沿城窺覘我獲其諜乃引去八月自秣陵關過溧水縣丞珠臣署縣棄城走賊信宿之

已復趙宜興武進一日夜抵無錫我兵追及急擊之奔滸墅會柘林倭三百餘人出海失風還進據陶宅港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慮二寇且合身督副使王崇古等急擊之賜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守陶宅以兵來會賊且逃且戰欲奔之太湖我兵追及於楊橋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所殺人肉尚未寒曰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人被創死我軍蕩殲之是自高埠奔竄賊也始趣六十七人而已而行數千里流劫數郡入二縣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戮及傷亡慮四五千人歷八

十餘日始滅九月文華與宗憲親將浙直兵四十人營松江磚橋約邦輔以直隸兵分七道會勦陶宅倭倭盡銳衝浙營皆潰擠溺相蹂踐損軍千餘直隸兵趣赴蘇復欲援之至則邦輔已奏捷銜其猶謂陶宅亦陷賊中死者二百始文華闘邦輔擊滸墅倭且滅寇殘孽可剪也至是大敗此時江南人稱邦輔功不容口文華懟憤疏劾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徼倖功捷而楊宜懲張經之禍亦言邦政難功實違節制當罪兵部覆言文華所謂易者蓋言滸墅所謂難者蓋言陶宅顧滸墅寇滅則陶宅勢孤第令邦政戴罪自效

事平之日絜功罪而總之得旨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總督大臣明知邦政與婁宇功不敢言苟且論報而已是月也備倭指揮王沛擒賊於螺門參將盧鏜以大兵與合生得眞倭八十餘人斬首三十八級十月陶宅倭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身督兵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賊有開洋去者亦復回登岸巢川沙窪如故是月也又有倭二百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劫黄巖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縣上虞犯會稽十一月復有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鎭東等衛而閩中倭犯自此始矣是時浙中又有

倭二千餘人先後入川沙與舊倭合犯平陽諸處殺指揮等官而閩中倭犯平海犯福清其犯平海者千戶丘璟死之其犯福清者指揮童乾震死之閏十一月官兵攻圍周浦倭甚急倭夜悉衆東北奔爲遊擊曹克新所擊敗遂入川沙窪復與巢賊合諸兵日夜伺擊之賊乃焚巢出海總兵俞大猷與王崇古合追之及于老鸛觜勝之餘賊奔上海之新場越數日克新與倭鏖戰于嘉定之高橋所領酉陽兵先潰諸軍繼之又二日克新復整兵大擊之客兵衆多進退無律又復九敗士卒死者十四文華知倭未易殄圖設

歸朝矣十二月任環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場倭陷伏中土舍彭翅等與其所部俱死之而其自樂清岐頭登岸者官軍殲之於嵊縣典史吳成器勦之於龕山是歲立賞格有擒斬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入海先是賊來寇輒謬說曰某島某倭東南人盡知王直叛而不知寇來皆直所坐遣宗憲爲御史按浙時獨心疑之収直母妻及子于徽州寄之金華獄至是出焉豐其居奉得洲可願知可使疏請入海伺誘直名爲移論國王者宗憲謂洲可願曰君語王直第來歸立功自贖母妻

子可保也吾厚遇之矣諸國會種遍示之國家威德則直黨自攜直勢自孤是冬洲可願至見直五島直騎從簇擁款鄉舊洲等從容言曰總督胡公使𨋢生波勞足下風波忘恙直避席曰直海介逋臣督公不尺縲牽鞫之遠勞信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偉人也稱雄海曲撫有諸夷而何爲盜行直曰督公誤聽直非爲盜爲國家驅盜者洲曰是何言歟足下合亡命糾諸夷殺人剽貨坐而分之而爲之辭曰我非爲盜者是何異昏夜操畧立人池上執之則曰我非盜魚爲君護魚者三尺童子知不然矣直語

洲曰總督公統軍十萬益以他郡驍健募士之兵亦不下數萬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足下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豈不猶螳臂哉顧總督公拔出足下壽母令妻館穀甚厚此其心事可知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當世豪傑也而又公鄉人公乘機立功以保全骨肉轉禍爲福上策也直默然罷初直念犯金華繫耴母妻獄中及聽洲言竊竊喜意欲降而葉宗滿以爲非計其下皆不欲直行直有姬少華曰君謂海中王沉沉可百年哉兵久不解沿海州邑皆收保則安從得庚癸常主夷也妾爲君計莫如降降則得官

有功無禍矣少華者故金陵娼在直虜中直嬖之海上少年有善歌者沈郎故與少華通亦沒島中爲賊作直使少華歌沈郎闘而竊聽之少華見沈郎相目淡睫直察得之衣沈郎善衣使與少華隔帷夜歌直時時與少華計事少華陰幸直敗冀與沈郎歸也直聞少華言留洲爲質使葉宗滿王汝賢與義子滶養子毛烈同可願入報謝請殺賊自贖求關市通貢者宗憲從便宜爲具奏詔許之而是時徐海已擁薩摩洲夷入寇矣三十五年正月文華還朝言楊宜不稱上遂以宗憲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代宜而邪

輔亦爲文華論劾詔逮問之是月福建倭流入浙江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而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橋四月倭自浙江觀海衞登岸陷慈谿江北倭流劫至金山殺鎭江千户二人於江中而徐海擁倭分道來矣海所入寇一縣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一縣淞江入掠上海抵無錫江陰武進一縣海門人略揚州控京口衆各數千人海則自擁萬餘人逼乍浦登岸焚舟令人殊死戰導陳東所部故窟柘林者攻乍浦城且下杭州宗憲分遣麾援自引兵壁塘栖賊聞解乍浦圍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鎭以北宗憲提兵衞擊

之稍稍引去賊纔數百人來嘗輒復敗益前巡撫御史阮鶚方欲趨乍浦急入保桐鄉佐擊將軍宗禮及裨將霍貫道河朔驍將也以九百人與戰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斬首首以三百餘級海傷焉大驚阻稱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鎭撫何衞等死之賊遂圍鶚桐鄉城此時毛烈已助官軍擊賊自効矣烈問過海招之海不聽宗憲因厚遺烈所送諜使復齎金數萬與海因諜使而說之三里橋之役海業已奪氣則亦遣酋來謝約罷桐鄉圍宗憲厚遺遣之明日復遣來謝復如之又謝又如之海悅轉說東東竊竊疑海得督

府賄未之從也顧海已先解圍去則亦解懸是海東有隙宗憲微知之會吳淞江賊萬餘人西引且與海合宗憲恐使人啗海金帛而說之曰公許胡公歸矣顧公登岸時已焚舟今欲歸當無所得舟何不勒兵與胡公共擊吳淞賊且可篡奪其輜掠舟歸之爲利也海諾引諸酋逆吳淞賊於朱涇斬首若干級吳淞賊夜出海邀兪大猷邀擊連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海以吳淞賊遯不得舟屯海鹽平湖界上曠絶處將道舟歸宗憲所以供給傳送不絶海心附矣獨其書記葉麻者數阻之宗憲使人間海縛麻歸而尚欲得東

海有兩侍女其一名翠翹其一名綠姝宗憲陰使持簪珥璣翠與之兩侍女日夜說海縛東海猶豫未決東者薩摩王弟帳下書記也部最强宗憲使葉麻爲書於東令反兵殺海書故不遺東以陰泄之海海益德會趙文華復以總督尚書視師至宗憲則與文華約令文華部署欲擊海者名故所遣諜詰責之轉爲好語令其縛東斬賊級以獻則亦且疏釋之海因厚賂薩摩王弟請東代爲己書記薩摩弟送東海所海遂縛獻之海諸酋皆疑且怨而宗憲復遣諜私海曰公獻陳東矣即再艤艘海上俘斬如趙尚書語胡公

以寬公於尚書前不益便乎海自念諸酋疑怨反故
島必見殺且或我兵出㓞之業內附又不敢壘拒俛
思良久約期去乍浦手旗而麾從諸軍之所擊之於
是率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火
攻之俘斬數十百人焚溺甚衆餘賊走出海者指揮
鄧城追及之盡沉其舟於是海自以數有功內附益
囧顧尚疑未敢卽來宗憲使浙人中書羅龍文趣之
海宿龍文壘中夜半躡其足曰公何入虎穴者龍文
曰爾我一家堂奥也何穴之有因遂說海公何不見
胡公胡公所急見公者以報天子官公公官而尚何

旦暮乞貸蠻夷爲不信質我海因與龍文爲期至期
海則先一日擁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外自率酋百
餘人冑而入見宗憲平湖人皆大驚宗憲坦然受之
與文華若巡撫都御史若御史坐堂上以次受海謁
海至宗憲前一款再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撫諭之
曰我兒也與之大盆酒而先嘗之皆大喜宗憲念此
時方集兵陰収陳東餘黨度海必不安復使諜童華
出解之海見華迎罵曰官家又集兵矣紿我耶若何
來叱左右縛殺之華大笑海曰何笑華曰笑公不知
人耳麻與東也陽附公而陰仇公也胡公心愛公[illegible]

公入其穀中故以兵収東特遣僕相聞奈何仇所愛
愛所仇乎海因求華請於宗憲得自令便地宗憲爲
擇沈家莊使居沈東莊故有東西兩處中絶河爲塹
宗憲因說海居東莊而以西莊居東餘黨海謂宗憲
親已輸金二百請爲市酒米宗憲稍稍置毒遺之而
今東詐爲書遺其餘黨曰徐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
黨果疑夜伏邏卒東莊瞰之海聞使人挾兩侍女間
道投詣軍門邏卒歸報東餘黨東餘黨勒兵過海所
罵曰俱死耳何陷我爲稍而鬬海中稍衆大亂而宗
憲所密名永順諸兵亦至四合攻之宗憲擐甲大呼

入壘會風烈炬焚之海沉河死斬首千級其中酒米
毒虜首色黑者三百餘問兩侍女海安在兩侍女泣
而指其沉處遂斬海級以歸飲至轅門諸公令翠翹
歌行酒翠翹宛轉悲怨諸將吏皆憐之宗憲曰是爲
我說徐賊以配諸永順酋長不殺之翠翹歎曰誘殺
一酋復屬一酋何面目去之錢塘江上投水死是爲
是年之八月遂俘辛五郎葉麻等於京師上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而先時寇自黃浦七丫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
仙居趨彭溪鎭者盧鏜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

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惟定海舟山倭
據險結巢時出劫掠宗憲簡所調川貴兵九百人隸
總兵俞大猷會雪甚大猷四面攻之賊敗擁柵自固
我兵以樓櫓之簑捲火擲柵焚之賊潰出斬首百餘
餘悉焚死而江南倭寇盡矣三十六年四月卯午倭
犯江北諸州縣者以兩月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
昌參將劉顯大敗之安東賊乃駕舟投洋去而宗憲
念徐海已死顧未得王直至是葉宗滿等至宗憲悉
子畜之親挾滶與居起飲食如布衣交滶歸報直曰
胡公忠信可托也少華亦從旁溢曰如此人也而不

往歸亡無日矣直遂與將洲若宗滿等同來初直畱
洲者久洲因得遍諭諸島豐後太守源義鎮者亦遣
酋德陽附舟具方物奉表入謝十月直來顧未即人
見泊岑港自嚴衛宗憲夜馳之寧波使夏正爲死間
正見直而說之曰公欲保全家屬關市求官可不降
得之乎嚴衛而稱降孰信公公有大兵於此卽往見
軍門軍門敢畱邪夫入亦有命慮死降者戰亦能死
也而況胡公大欲生公直遲回久之復遣滶來見宗
憲與滶連寢飲大醉齁齁鼾凡諸將前後請戰書十
餘通悉置之几上夜作寱語曰吾欲生汝故禁無戰

汝不就活勿怨我也滶乘宗憲寐竊觀諸請戰書且
聞寱語則益喜陰報直直尚疑滶使其子澄嚙指血
寓書而决之此時直泊岑港五旬矣宗憲時時開關
揚帆也直聞徐海已敗汝度亦無脫計乃請宗憲使
滶歸守舟畱少華視其帳中寶貨身詣軍門少華度
直遠私出寶貨賂客使劾直書爲直章傳諸帳下諸
帳下稍稍散去而遂與沈郎亡歸直見宗憲好慰之
令自繫獄待命因以狀聞請姑許諸夷貢市曲貸直
等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謂
不可江南人洶洶言宗憲大得夷金宗憲恐乃易疏

言直等死在不赦唯上所處分本固復言諸奸逆意
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審處永絕禍源有旨切責宗憲
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時倭酋德陽居
丹山道隆觀毛烈輩聞直擒怒宗憲紿之與諸夷殺
夏正焚觀以德陽去宗憲疏入廷議直元兇不可赦
命坐梟示宗滿汝賢發戍邊加宗憲太子太保餘遷
賞有差而毛烈輩與諸倭據丹山沮岑港守之諸軍
攻之不克已復巢于柯梅自是竄入閩中首尾巢閩
中者七八歲連犯吳越所破滅城十餘掠子女財物
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死不下數十萬轉漕軍

食檔賞賜乾沒入橐中者費以鉅萬東南膏髓竭矣是冬倭犯福建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御史阮鶚賂以布政司庫銀數萬及絹數百匹金花千枝遺巨舟六艘買之去爲言官所劾上械問鶚京師鶚厚賂相嵩得罷爲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巳倭大至犯浙江台温福建興泉等府丙申陷福清殺縣令劫庫獄擄男婦千餘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倭自福清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六月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泰等縣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仕僉事王德亦死之南京

御史李瑚言倭所以猖獗不已皆宗憲私誘王直故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上令在廷集議皆言宗憲功當切責留用上從之十一月柯梅倭駕舟出海泊福建浯嶼而毛烈復移衆南海山造屋而居福興潮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倭犯象山縣海道副使譚綸敗之四月倭船數百轉掠揚州海門等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河廣東饒平海豐海陽倭突至者一千餘大掠去又大至福建攻福寧州不克攻福安寧德破之福興泉漳無地非倭矣江北倭趨通州據白蒲鎮副使劉景韶擊殲之再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大戰于姚家蕩賊敗走姚莊我兵焚之前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廟灣逼政唐順之攻之不克而江南三河倭復繇海門登岸犯江北景韶督參將丘陞等擊敗之于鄧莊追至鍋團馬蹶見殺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北諸兵盡歸顯連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三月倭寇六千餘流劫潮州等處是歲福建倭寇充斥破永定城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興泉漳三郡城以外皆爲賊數貧民亡賴者竄入賊中

[illegible]謀主羽翼掠行人發墳塚量其家貲索贖諸將帥冒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illegible]擊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會縱欺誕厚賄嚴氏言官交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矣四十一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游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興化府陷之殺一同知據城中者三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逮繫竟死獄中浙直總督罷不補四十二年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上從部議起丁憂參政譚綸統浙

兵三千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則令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緩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爲僉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鈔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亡筭縱所掠男婦二千餘人是戰也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疲之未能軍而繼光兵至如風火擒殺無遺興化人德繼光如親父兄四十三年繼光復擊仙遊殘倭破

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泙又追及於漳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令兩廣南贛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劾副總兵湯克寛設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四十四年二月倭犯通州呂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河副總兵郭成等迎擊之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自是倭寇絕隆慶間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勾倭入犯我亦嚴爲備非如嘉靖季矣

郎曰朱紈精嚴勇任張經持重好謀皆及於禍胡宗憲跅弛揮霍審機定變如吐雷風亦以不免邊疆之臣任事豈不難哉世譏宗憲內結嚴嵩外比趙文華以自固身沒既久浙入思之不忘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道在委蛇夫

晉江何喬遠　譔

王享記二

琉球　安南　眞臘　暹羅

琉球國居東海唐宋皆不賓貢高皇帝使行人楊載持詔其國國凡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中山王名察度山南王名承察度山北王名怕尼芝皆以尚為姓皆遣使入貢貢上嘉之使使賜三王印與皮弁冠服至則三王治兵相攻上復使諭之使其息兵養民於是中山王遣世子及國相子來學又有女師生姑魯妹二人者亦來上賜之裘葛甕餼視中國儒生加一等居頃之世子國相子與雲南生非議詔書上怒皆治罪死久之中山王復遣使貢上賜之閩中舟工三十六戶察度卒子武寧嗣武寧卒子思紹嗣思紹卒子巴志嗣而承察度卒無子其從弟能撫其國人承察度意屬之永樂中封為山南王其後山北山南皆為中山所兼自巴志以後為尚巴為尚忠為思達為金福為泰久為德為圓為眞為淸為元為永莫不內奉唯謹襲必計封必請其國故磽瘠民儉僿少勤不知禮節文字入明以來乃慕尚華風革其舊俗從

我聲教其國立法司官察度官司刑者也遏闥官那霸港官司儲者也耳目官司訪者也三官者武臣也以上世及所鎔地為姓名大夫官長史官通事官司貢者也文臣也以通中國書及閩三十六姓之後人為之王弁日視朝日三朝群臣搓手膜拜有慶則觴王王與之坐歡畢者跽侯檻陛外移時王所居甚高貫陶珠五色為簾出乘肩輿人二八前後人百數左右擁武士蒙首如蒙倛以五色陶珠為蓋又珠為小團扇集大鳥羽為大團扇其賦斂稍合中國古井田制上下有分土國有大事暫鳩而加征焉其法令簡嚴不責少文其文章亦能明佛而通經其武事刀劍弓矢皆嚴利削直射可至二百步禮尚跣敬則跣樂用絃歌童子擊柝舞親喪數月不肉食無釜甑用螺殼無絲織麻有布釜與絲者必白王不則罪用日本錢如宋季鵝眼錢也

自廣西憑祥南行四百里安南國也東抵海西界老撾南入占城於唐虞為南交秦屬象郡漢平南越置交趾刺史馬援立銅柱焉其名安南自唐始也皆置州縣長吏唐亡交人曲承美據其地其後篡奪不常而安南為夷國然皆內稱臣中國亦用爵號羈縻之

宋時丁部領者爲交趾郡王部領死子璿幼相黎桓
纂之凡傳三世二十年而安南有黎氏其後黎氏相
李公蘊亦纂其位七傳而爲昊旵老亡子有一女謝
升卿者閩人博徒也美少年亡命邕州交趾相率國
人貿易邕界上見升卿異之與偕歸納爲王女壻王
死女主國事因以與其夫而升卿變姓名爲陳日煚
再傳爲日烜元時僭稱爲越皇帝三世而爲安南國
王陳日煃安南累世皆名曰旁從火上陽之義也其
稱臣中國者一名自稱國中者又一名高帝既定天
下詔告諸夷日煃入貢求封爲諸夷先高帝嘉之使

學士張以寧持詔封爲安南王賜駝紐銀印黃金塗
雜繒四十疋頒正朔令世世毋伐其國以寧行至境
上日煃已卒其兄子日熞嗣欲即求王印以寧拖壐
書不予使請於朝而待之境上既奏上命以寧予日
熞印別使使弔祭日煃以寧乃入日熞郊迎爲日煃
位北嚮使者南嚮授詔日熞俯伏謝其明日長跪稽
首受印交人故以揖爲禮至是長跪稽首以寧還報
命上悅其詳曰是吾使者日熞居國色荒嘗以兩女
進其婉娩艷麗縫■工巧六宮無與比高帝受之既
數年後以兩女進高祖不悅曰彼謂朕漁色邪升出

簡一女送之命使者曰歸語王嫁之猶女體也日熞
竟以荒昏不治爲其叔父叔明所逼死而叔明自立
爲王懼明問其罪以高帝五年遣使貢馴象覘上意
表上禮部尚書有副主事曾魯耴視之怪其非故王
名即易世胡不以世告責狀得其情上曰叔明王法
所必誅宜正名致討其遠擇曰熞親賢立之叔明懼
上表謝罪上令且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境後
乃定之既自請老代以其弟日端許之日端與占城
搆兵相攻戰死弟日煒立與占城相攻如故上勑諭
之日煒貢四象三奴人入謝上曰安南國令其三歲

貢以土所宜久命之矣胡數數也小之事大永堅其
心豈在物耶王之封疆密邇邊陲若互生情愛亦可
福我黎民其令象犀之屬毋或再進使送一人效誠
而已叔明雖已謝事實專持其國亡何與其國相黎
季犛通弒日煒自立其子日焜爲王久之叔明死告
哀求弔上曰叔明弒臣也不誅幸矣何弔之爲因絕
其貢使日焜惡其相季犛稍裁抑之季犛不能堪以
建文元年弒日焜立其子顒益與子黎蒼顓政亡何
弒顒立顒子㷆襁褓中又亡何亦弒之大誅陳氏宗
族臣僚獨日煃弟天平者久被斥在外節祇侯裴伯

耆代其故侯渴眞禦寇東海上得免季犛謂陳裔胡舜之後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奃稱大虞皇帝自稱太上皇改元國中而陳氏絶矣成祖即位胡奃遣使入賀且言陳氏諸嗣王短命支庶皆盡已其外孫被衆推擇求封爵塡之上使行人楊渤往視其信否陪臣耆老具如奃言許之而陳氏故臣且推天平爲主以復季犛之讐季犛因遂捕天平甚急亦収戮伯耆之孥以求伯耆二人亡匿久之伯耆因爲商人負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老撾皆得詣闕見上具言季犛篡弑狀因叩頭流涕上憐之賜天平居第米廩

給伯耆鮮衣饔飧永樂二年也其冬安南使來賀年上召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廷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曰有是哉其明年使監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樞持詔切責奃奃上表謝罪請迎歸天平以君事之上使行人聶聰報曰朕君臨萬邦推心無間尚慮爾詐爾誠應朕迎君天平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傳世亡窮朕之斯言上通於天佇侯來章以領顥命奃復使使從聰人奏曰謹遣陪臣景眞迎天平還敢有二心明神殛之臣亦當率國人逆境上上曰信矣乃使天平治任以行封

胡奃煩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平行陛辭上曰齊桓晉文之事勉矣勅廣西征南左副將軍黃中右副將軍呂毅以兵五千待天平至護之還國天平至中毅率兵送之大理卿薛嵓者辯有口坐事謫廣西中謫與偕至丘溫奃遣陪臣晦卿犒師候饋安南人見天平皆拜舞踊躍黃中問晦卿奃何不至也曰安敢待於嘉林矣偶有微疾不能遠耳中使晦卿還促奃且遣騎覘之皆無所見而迎者相隨續遂度險留雞陵將至芹站山阨峻不得列騎忽伏發大呼劫殺天平中倉卒整兵前賊帥巳斬絶其橋道遙拜曰遠夷

非敢抗大國犯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肆巧僞上惑天聽今幸得殺之以謝天子吾王即當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不得進引兵還而薛嵓在賊中自經死永樂四年也上聞大怒會占城亦訴奃屢侵其國王爲塗金銀印九章冕服王帶逼賜之責之朝貢曰胡但奃明七月辛卯上命成國公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副將軍印爲左副將軍新城侯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彬爲左參將雲陽伯旭爲右參將率二十五將軍領兵十萬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其軍赦黃中呂毅

使立功自贖令大將軍成國公出廣西左副將軍西平侯出雲南成國公行車駕臨送之而勑西平侯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其與大將軍參心成事毋違以敗師成國公至龍州卒新城侯輔總其軍至坡壘關輔遣都督同知韓觀斬除箐翳繕治道路而呂毅先偵賊斬賊首四十級隘留關下遂度至雞翎關驃騎將軍榮斬賊首六十餘大軍從雞翎自芹站以西至北江之新福黎氏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來見具言賊衆水陸號七百萬守宣洮沲富良四江以保其東西都大軍遂自新福移

營三帶箇招市江口其冬西平侯亦自白鶴奪宣江江面軍次洮江北岸對壘多邦城賊地峻逼獨多邦稍衍賊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兩軍相合新城侯攻西南西平侯攻東南四鼓黃中令士銜枚以雲梯傅城西南下都督蔡福先登恣刀砍賊賊亂遂燃夜明光（夜明光火藥內府所製）鳴銅角登之賊皆躍下城走驅象以戰遊擊將軍朱廣畫狻猊蒙馬殺其帥二人追至傘圓山大軍循富良江南下擣其東都豐城侯彬雲陽伯旭擊其西都宣洮諸州縣皆次第降五年新城侯輔與清遠伯王友西平侯晟與都指揮柳琮

合兵濟江襲破之於籌江柵又破之困枚山萬劫山普賴山斬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進破之木丸江奪其艘百餘斬首萬級莫遂與耆老沛等千百二十人詣軍門言伏見黎賊不臣天朝興吊伐之師詔書必獲惟其父子及所同惡脅從無辜具釋不治訪求陳後立之甚大惠也安南本古中華地久淪夷俗不聞聲教幸遇聖明掃除兇惟陳氏子孫爲黎季犛殲夷已盡無有孑遺臣等咸願復古郡縣永爲編户輔等納而代奏之季犛復自閩海口入富良江以水陸數萬合戰新城侯與西平侯以舟師橫擊之會都

督柳升兵亦至斬殺無筭江水爲殷季犛父子僅乘艇遁新城侯輔復追之與臾海門涇鵲淺涸不可舟雨遂乘漲循舉厥江追之奇羅海口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季犛及其子僞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臣雲屯鎮兼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使等使持節雲屯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簡較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衞國大王黎澄而士人武如卿等亦擒獲黎蒼及其弟僞大原鎮兼天關鎮驃騎上將梁國王黎澈僞新安

鎭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汪其子僞太子黎芮僞郡嗣王黎滷僞郡亞王黎蒞其叔父僞臨安鎭兼大海鎭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貔其諸弟姪僞郡亞公黎原晳僞平陸縣上侯黎子騂僞御輦署一局正掌卿侯黎叔華僞淸亭侯黎駿石塘鄉侯黎廷燀僞永祿亭侯黎廷爌與其僞將相胡杜黎景琦等安南悉平詔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煃慕義嚮風率先職貢遂封爲王世有其土比者賊臣黎季犛及子蒼殺其國主戕及

闔家詭易姓名自謂陳塄誑言陳絕請求襲爵幸遂奸謀肆無忌憚僭國大虞紀年元聖自稱兩宮皇帝陽奉正朔陰昌朝儀覬覦南詔窺伺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寧遠之七寨欺弱占城奪之土疆逼與章服要其貢賦安南王孫奔竄來訴黎賊謬陳誠款乃伏兵要殺拒辱明使蠢玆兇豎敢橫大邦爰命總兵官征夷將軍新城侯輔等率師討之生擒季犛及子蒼澄與其家屬僞將相官僚季貔杜等遍求陳後立之其國吏民咸稱陳氏子孫被害已盡無可嗣繼安南本古中國郡縣願復內屬朕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

交阯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故安南國王爲黎賊所弑宜與贈謚慰厥幽冥仍爲立祠治塚墓給祭掃三千戶子孫宗族爲所害者各贈以官其郡縣官吏皆陳舊人脅於黎賊良非得已詔到悉仍其故有司敦禮耆碩養濟鰥寡孤獨放弛徭徒囚繫者有懷才抱德之士敦遣至京朕將量才用焉遂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淸化鎭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十七府威蠻等州四十七州各領縣有差以都督僉事呂毅掌都指揮使司事以黃中

爲副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置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而以裴伯耆爲右參議莫邃爲諒江知府其他府州縣吏以下使新城侯自置改雞陵關爲鎭夷關莫邃者陳氏之臣也以其祖父世事陳故不從季犛其後累遷交阯布政使卒與其子嵩皆死季犛難安南人謂莫氏世忠義之家云是爲永樂五年其年九月乙卯上御奉天門受露布獻俘下季犛及子蒼僞將相胡杜等獄釋澄芮械繫故之澄故善槍至是獻神槍法上使諸將受其術官焉（澄後仕至工部侍郞至今軍中祭兵器幷祭澄也）六年新城侯輔西平侯晟等班師

上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其餘論功有差初輔之
受降也有陳氏故臣簡定者在籍中與其黨陳希葛
中道亡去大軍既還交人阮師鄧悉等復推簡定為
主往來乂安化州山中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遏
近城諸州縣稍應之賊勢復盛上復以黔國公為征
夷將軍討之使兵部尚書僞仍贊其軍黔國公至生
厥河戰敗僞與都督呂毅參政劉昱都指揮柳琮皆
沒而阮師等復推簡定為僞上皇別立其從子季擴
詐其民以陳姓七年上復命英國公輔佩征虜副將
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友充副總兵益發師與晟會

其明年英國公進兵慈廉州攻喝門江枌社營柵皆
破之以划船敗其黨阮世每於鹹子關又敗鄧景異
於大平海口季擴懼使段自始致書曰故安南王孫
也英國公曰陳無人矣奉命討賊不知其他殺之遂
進擒簡定及希葛等械送京師伏誅是冬上征虜名
英國公璽勅黔國公晟與雲陽伯旭征餘黨晟追勦
之眞江斬首三千餘級季擴遁其明年遣人上表降
上赦之以為交阯布政使阮師鄧景異等皆授官有
差季擴陽奉順實弄兵如故明年復命英國公率衆
轉戰連年乃盡獲之交阯復平十三年英國公班師

還命鎭之置郡縣焉英國公之下交阯也凡三獲僞
王威震西南夷中而尚書黃福則數詔其郡邑吏新
造之邦新附之民毋輕虐也問疾周貧禮賢考罪一
切政令並從寬簡交人悅之輔善用兵福善字民歲
惠並流交相得也十五年復召輔還代以豐城侯彬
遣內官馬騏爲鎭守太監乂安知府潘僚俄樂縣巡
簡黎利者皆故季擴之人有反側心馬騏黷貨煩苛
常折辱之僚利皆怨十六年春利僭稱平定大王攻
劫四出彬遣都督朱廣方政先後討之多失利交阯
布政使司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皆死之而潘僚

亦反於衙儀乂安衛土指揮路文律從之妖僧范玉
自言天降劒印令爲安國主亦僭稱羅平王反塗山
其它盜賊四起豐城侯遣裨將誅討雖有斬獲竟不
得其首惡於是請屯田益兵守之利乃亡之老撾久
不出會是時豐城侯薨而上方北征虜車駕崩楡木
川朝廷無暇遣人將仁宗卽位乃使榮昌伯陳智領
其軍以黃福老臣久在外召之還代以兵部尚書陳
洽於是福撫交十九年矣交人扶檻攀號如失父母
也其時利久匿老撾已爲老撾人所逐出復還瑰止
俄樂官軍追之出其男女四百人降竟身不至麾下

都督方政指揮同知伍雲陳忠復與戰又安清化諸
處皆敗沒雲忠並死之內官山壽曰臣於黎利有恩
願往諭降之上曰可使代馳赦利罪與自新授清化
知府會上崩宣宗即位益命方政與陳智山壽持勅
往諭利利益攻劫自如圍茶籠州凡七月智政進戰
敗績交阯人琴彭者以土官知府爲假州亡其軍三
之一固守不殆竟死焉而芙蒥縣賊潘可利者從利
益劫略蓋太原宣化屬縣號紅衣賊勢益熾上乃命
大發楚蜀二王護衞軍及便附諸省馬步軍六千人
往討之選調便附諸府土兵三千餘人以爲鄉道使

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
督馬瑛充參將尚書陳洽贊其軍削智政爵使立功
自贖宣德元年也初智懦政勇素不相能內官壽一
意招撫擁兵不採故至於敗而中國之兵老交阯者
至是十年再世而不能平天子亦厭之矣上謂蹇義
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昔我高皇帝混一天下平均
四裔安南臣服最先其後黎氏篡陳奪之故太宗皇
帝爲陳討賊求陳子孫使復王及其無後乃徇國民
心許爲郡縣豈有意勞師求之哉寇訛蚍蜉豕逐鹿於
其黨中而交阯苦兵連歲一方生靈屠戮已盡中國

之人亦疲奔命先帝居守南京時惻然憫之嘗以謂
朕高皇帝太宗皇帝之意朕心藏之及先帝即位慈
仁之言形於詔旨且高皇帝有訓四方諸夷及南蠻
小國限山隔海其地不足供給其民不足使令若不
自量來撓我邊彼惟不祥彼不爲中國患我伐之亦
受其不祥昨者遣將出師通夕不寧茲博求交裔令
爲藩臣即欲如洪武永樂初故事使自爲國歲奉常
貢以全一方民亦以休息我中夏卿謂何如義原吉
對曰太宗皇帝平定茲方勞費鉅矣若以二十年勤
力棄之一旦謂國威何榮士奇對曰交阯於唐虞三

代不屬皆置之荒服之外堯舜禹湯文武不以貶帝
王漢唐之從雖爲內郡縣然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曾
不得其一錢一兵之力昔者楚子從申叔時之諫而
止縣陳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議而罷朱厓前史至今
用爲稱說彼國君巾主猶能服義包荒陛下偃兵息
民哀念元元誠大惠也犬豕豺狼寧足治耶上曰朕
心如此矣第觀之乃下詔大赦交阯罪罷交中採辦
諸雜賦王通至與黎利戰勝負相當及寧橋陷淖敗
績陳洽死焉賊遂圍東關先是通所遣人奏事皆爲
賊所遮留至是詭與利使政平州知州何忠千戶杜

勝與其酋長入謝實欲請益兵至昌江其酋知之執忠勝酌忠酒說之降忠奪杯擊酋面遂與勝及其子皆死之黎利益率衆攻圍所向猖獗於是通無復固志棄清化以南屬利獨清化知州羅通與其指揮打忠力戰賊引去轉攻隘留百戸萬琮亦擊走之宣化土官同知陶季容等追之清波縣賊獲其丞使還招季容季容亦罵賊不爲動上復以賊勢猖獗命安遠侯升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銘充副總兵都督聚充右參將出廣西黔國公晟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興安伯亨充左副總兵新寧伯忠充右副

總兵出雲南兩道並進敕兵部尚書慶贊其軍以黃福有惠於交復使撫之二年通大敗賊交阯城下諸將請乘勝追擊之通猶豫不決賊益堅與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相持昌江者九月任等大小三十餘戰力不支竟與福順及知府劉子輔中官馮智皆自殺賊轉圍諒江知府易先亦死之於是利詭言陳氏遺嗣有曰暠者竄身老撾二十年國人衆得願王之爲暠表求通轉奏通既數戰不利許之而安遠侯升至獨與其百數十騎自隘留關馳渡倒馬橋橋斷陷淖中鏢死後隊皆不得前崔聚斂升兵戰昌江亦

爲所獲與郎中史安陳鏞李宗昉皆死之黎利之守者得黃福於支稜關羅拜曰公交父母也福欲自殺守者力止之黎利曰治交者人人如公不有今日矣護還之龍州而黔國公新寧伯進至歸化等處亦爲賊所阻利因送還所鹵掠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鑄金人銀人代身使人奉暠表陳情謝罪以其實貨獻通置酒爲壇盟通乃遣人偕使入京而通師南寧曰暫出生地圖再戰也表至上示諸大臣英國公輔曰許耳先帝勞師有年矣當益發兵蹇義夏原吉對如初楊榮士奇亦對如初上目止戈爲武乃遣禮部左

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詔赦交阯使黎利與其頭目耆老具暠實以聞召通等悉班師三年通還天子下通與馬瑛李安陳智方政山壽馬騏吏瞻諸死事者官其子孫是時利已殺暠纂之矣琦汝敬至黎利曰暠死別無有陳後國人共推利守國敢自爲之也汝敬怒及宴有女樂汝敬曰吾等往來數月耳暠安得遽死且爾卽言暠死爾國嗣亡豈用吉禮時耶因盡擊破其尊壘樂器是時天晴忽陰大雷雨震焚利居室利懼起謝汝敬復遽代身金人銀人上表求哀天子業與諸大臣有成言因使復求之凡

再往返報如前乃許利權署安南國利遣使請歲貢
金三百斤以拜明賜宣德六年也利上表稱署臣而
在其國中實私自帝數誘脅我叛民侵盜邊界羅貼
浪如昔二都及斯凜古森金勒了蔦四洞者故欽州
治漢時有中州人黃姓者從馬援南征留居之有子
七人爲七洞長元時以殺賊功授世官入明皆屬欠
款望及利作賊洞長黃金廣者因以二都四洞叛附
利利納焉授之以僞官八年利死十年封其子龍代
龍僞名麟麟事朝廷恭英宗正統元年求去其署號
爲眞王上以陳氏支裔絶不若正麟位號順而撫之

遂封麟爲安南國王自後其王死皆告哀求封爲故
事麟死子基隆嗣基隆僞名濬久之爲其庶兄琮所
殺國人誅琮立濬弟思誠僞名灝孝宗即位翰林侍
讀劉戩持詔其國灝獻戩金不受灝爲戩立卻金之
亭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重載浮海與爲市戩周封安南知陸道與寧甚遐乃乘肩輿從兩傳忽抵其界夷人頗駭全日頒詔明日驩畢遂行國王恐悚金珠犀象饋貽錯落一不顧王復遣人追授諸途不與交一語安南遣使入謝表有延臣清白之語戩博學多識典故嫉邪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喜見捷出尤精論鑒見表測察升劑參將十不失一傳門寡序庚集行驗獨與王鏊相善病革鏊往視之語及國事會劉波瑕羅壽寧侯卒時已不能言忻然索筆爲詩有天斷老眼待
三月之●其王國中三十餘年頗桀驁匿保樂逋逃

侵龍州界加兵占城緬甸灝死子鏳嗣鏳僞名暉鏳
死子漳嗣僞名敬壽卒弟濬嗣僞名誼誼居國其母
黨阮种阮伯勝用事屠戮宗親鴆殺祖母國人皆怨
亡何种逼誼自殺且擁立伯勝頭目黎廣等討平之
立濴濴僞名瞯初灝生二子長暉次瑢暉生敬誼瑢
生灝瞯灝子二曰椅曰椿瑢灝俱先死以嫡當立椅
而國人謂瞯叔父立之瞯既立多行不義國人惡焉
諒山都將陳玄孫者乘國人惡瞯也與其子昺昇作
亂鄭綏鄭惟代鄭惟鐩等攻玄孫誅之遂弑瞯立椅
椅僞名譓鄭氏者譓母與妻之族也故典兵至是諸

大臣攻鄭氏綏等亡之淸華而昺昇猶據諒山作亂
有莫登庸者故爲玄孫參督自拔歸譓譓借其力以
討昺昇封爲武川伯登庸勇有力本都齋漁人也以
安南人世忠義莫氏之家詭言已爲莫遂後賄賂譓
諸左右大臣諸大臣方惡諸鄭專喜登庸起微陋因
請盡屬以國中兵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
鑄九鼎爲兵器竊取庫藏金寶潛使其弟㨢燒宮室
人居殺傷吏民若它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爲與安王
壞之謀鴆殺譓兄弟名卜卜與之誓使勿洩卜者洩
爲登庸搜譓宮殺卜者譓床下垣閉譓垣尚缺一角

桀人范縣在譓曰爾君也從我者富貴縣曰諾密約杜溫潤夜候之白虎門下夜雨譓詐游宫申令下皆酣飲盡醉遂與縣溫潤從缺垣亡去還遣人迎母及母弟椿與其幼男守者見椿等電光下急追之譓已縋城出百姓聞譓所在皆爲譓拒殺追者諸州兵亦稍稍至護之復入譓既入按誅其大臣之舉登庸者登庸因殺譓幼男立椿拒守椿僞名應以舟師襲譓大江而譓宿將皆死兵竟敗鄭綏乃迎譓居清華有其四府地譓德綏之迎已也封其子惟壿爲叙恩侯以攻登庸登庸僞應弁譓母殺之僞爲應禪文篡其

位建號大越改元稱詔頒大誥誥自比湯武削奪黎利所據二都四峒長禁其國中無得語黎氏者尋傳國子方瀛自稱太上皇於都齋都齋故其打魚處也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登庸以爲險築壕塹排三層柵下布鐵槍上坌泥草而居之時時凌波而飛持劒下刺魚得巨魚則其下皆嗷譁助登庸樂以示武海島上是時譓在清華益不支其妻淑寶爲登庸執而投諸江而惟壿與譓脫身亡入老撾竟死黎氏至是有國一百十年傳十世矣故臣因立其子樫以兵入千人保漆馬江求老撾爲外援樫僞名寧七歲耳其

群臣爲寧浮海請命以莫登庸罪狀告世宗嘉靖十五年也先是上卽位頒詔四夷使者至安南界聞亂還至是哀冲太子生復頒諸夷詔禮部尚書夏言言安南不貢二十餘年矣其國中有篡臣宜罷遣上乃問言故曰如此胡可不討罪也會其冬黎寧浮海之使至下羣臣議皆言登庸殺主絶貢罪當誅發兵擊之便兵部左侍郎潘珍曰黎氏篡逆之國也不貢者又二十餘年誠不足與爲樹且其地非可郡縣置也今北虜滋蕃烽警屢報而我士伍不充芻糧耗匱釋門庭之寇事島夷之鄉非計之急者臣請先擇一二

望臣調兵至交廣界上借之威勢令黎寧自討之不勞戍功亦一策也是時總督兩廣侍郎潘旦巡按御史余光廉州知府張岳皆請勿擊者疏亦先後至上方銳意討罪褫珍官名旦還使蔡經代之會安南夷人鮮獲登庸偵事者以聞并上其所僞造大誥上以登庸篡逆本國復僭擬天朝益怒趣發兵而莫方瀛亦上表乞降上命咸寧侯仇鸞爲征蠻將軍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贊其軍按兵境上審視方瀛所以乞降意從便宜撫勦之時嘉靖十八年也廉州知府張岳者恩信素著廉中而梧州知

府翁萬達廣州知府鄭宁愍二人故竝以才畧聞伯溫至則皆致之幕下岳曰岳固請勿擊也蔡經曰空言能兵可塞明詔乎岳曰宜要約因與萬達募死士入交察之使語登庸曰天子誠怒公不臣故誅公耳胥有利哉不如自歸天子上印章去僭號束身軍門遣子請罪獻還黎利時所竊據三都四峒如故因奉正朔世世爲臣天子必謂公卽不順於其君猶知順中國大皇帝則天兵可罷公等可生也登庸猶豫未决巳聞岳在曰有張太守要我謹如教乃盡籍其人民土地送表投降伯溫予之期卽闕除壇設黃幄蓆

羽纛如車駕將相監司以班列登庸面縛組繫頸徒跣入關北面坐伯溫受之稱詔解組與其人馳奏天子天子曰莫登庸不服中國禮義之教稱亂國中朕不能爲海外夷赦不臣子是用興師問罪責以大義大軍壓境登庸面縛軍門納土請罪稍與先朝二黎有間交人禍亂相尋亦爲名位是生人心可去王號爲安南都統使司毋輙稱國安南有海陽山南山西交阯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淸華乂安順化廣南十三路路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以登庸爲都統使統之秩二品銀章世世歲入明界

上受正朔貢以三歲期二都四峒諸夷爲莫登庸所苦常蓄歸心悉割入欽州如故黎寧果黎氏子孫與之所保漆馬江四境否則巳之其他土地人民朝廷無所利焉制下登庸方瀛皆巳死登庸將死時巳聞都統使命謂其孫福海曰天朝生我恩厚矣卽死勿葬留俟命上聞矜悼之使福海受職毛伯溫等班師論功有差嘉靖二十年也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子敬典爲壻通方瀛妻其後福海死子宏瀷方五歲阮敬因持其國中事自恣有范子儀者因敎登庸別子莫正中篡其位黎氏故臣

黎伯驪護全之正中因與子儀等亡走欽州控于朝曰宏瀷巳爲阮敬所殺詔撫臣覈實久不報子儀乃爲寇欽界上有衆三萬以匡復正中爲辭廣東都司僉事俞大猷用舟師擊之俘斬千百獨子儀脫走大猷追至海東雲屯責宏瀷捕之函首來獻上命襲封都統使宏瀷竟爲伯驪所逐出死海陽安南復不貢者二十餘年今上卽位宏瀷子茂洽始入修其故事而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檢等共立寧子寵于西都寵死無子檢等共推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檢子松輔之擒殺茂洽復據有安南莫氏

支屬奔竄欽州憑祥間而黎氏叩關求款督臣陳大利言莫氏纂黎其事逆黎氏復讐其名正先朝旣赦莫氏之愆則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於是維潭復爲都統使而莫氏支屬別居之高平府萬曆二十五年也安南王所居國都及其宮室郡縣耶士養兵之制皆竊擬中國或倣漢唐宋名號所設十三道道實不及中國一府夷人割裂猥多自誇大事其國歲再稻八蠶有魚鹽金珠之利永樂中以金珠賦又有蜈蚣株之可得明珠者人性輕悍富者役屬貧弱平居徒跣不冠帶遇節序及其主生日有爵者

乃冠帶尊者具履綦好浴善水溪澗之會臨蚳卵以薦土客別有窟居獠人用鼻吸酒擊銅鼓爲樂其山佛跡勾漏江則富良最大三江以西多險阻士馬精强器甲犀利黎氏盛時藉以威占城諸夷及其衰也猶能以數州抗莫氏而今[illegible]張地則然矣

眞臘國本安南之屬國在占城西南宋時其酋長滅占城役屬之號占臘其國自號曰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閩人賈其國方言曰東埔寨也洪武初詔告卽位其王忽兒那遣使表賀獻方物賜國王明曆及絲段等物忽兒那卒參答甘武者持達志立屢入貢給銀印黃金塗王及陪臣皆有賜二十年行人唐敬使其國國王貢象五十九香六萬斤自後不常至永樂初告卽位御史尹綬往王見綬綬辭情慷慨威信並伸旣歸圖山海所經國都所有以上上悅參考甘武者持達志之後爲參烈昆牙參烈昆牙之後爲參烈照平牙景泰以後不常至眞臘風土元時有周達觀者使其國載列甚詳且多怪異大抵地邇印度謹於奉佛

暹邏在南海古赤土地後漢赤眉遺種本名暹羅斛暹一國羅斛一國居眞臘南其音聲似東粤剪髮穿

耳跣而繚腰及骭前後珍寶之國也暹土瘠不五穀羅斛莽平宜稼暹人仰給之元末羅斛人降暹幷稱斛暹邏明初大理少卿聞良輔持詔其國其王參烈昭昆牙遣使奉表入貢賜明曆參烈昭昆牙以懦廢從父參烈寶昆牙𠰌哩哆囉祿代立以高帝九年遣其子昭祿群膺修世見上遣禮部員外郎恒寶詔送之歸稱其內齊家而外睦隣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邏也參烈寶昆牙𠰌哩哆囉祿卒昭祿群膺立二十八年遣使祭其故王賜昭祿群膺雜綺諸物勅曰朕卽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外諸蠻夷邦國君

長履境者三十六聲聞者三十一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唯暹人中華最近亦唯最好禮守德故王已逝王絡緒有道于家邦明使者往來具言朕甚嘉之玆特遣人祭故王賀王登于新敬之哉成祖即位遣使人賀十三年昭祿群膺卒子三賴波摩札剌的賴立數侵凌滿剌加國滿剌加以告制解之暹邏自永樂中貢不絕上謂暹邏謹有所賜皆及其妃乃命三年一貢許市會同館一再貿易所挾貲無稅使還廣東有司宴境上章睿以後不常至然未嘗絕也正統二年王悉里麻哈賴九年王谷戎有替下十一年

思利波羅麻惹智剌成化間有汀人謝文彬者販鹽遇風飄入其國界遂人仕焉易名美[illegible]為貢使嘉靖中遣使貢白象象道死使者肌象牙鑲以金石珍寶階貯白象尾為證尾置金[illegible]一此時其王名勃略坤息利尤池牙隆慶初年東蠻牛求婚暹邏拒之東蠻牛恚圍暹邏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上命給予暹邏既敗其後頗為東蠻牛所制萬曆間其國王引兵迎擊東蠻牛殺東蠻牛宵遁暹邏遂移軍攻降真臘從此年年用兵雄於海外其國方千里峰巒峭峻山色如

白石地濕上疎惡嵐熱無常候國中有塔曰西塔其始造時值鄭和至削其合尖後屢合之不能尖也王所居宮用黃金塗帽金帽若白抹首厠周於身以受明封獨不剪髮臣民遂見王合掌偃僂捫王足三乃自捫首三謂之頂上恩用周正蝦蟇生則拜月曰毋使食也教用釋旁行為書記大刑用烹鋸男子聽決於婦人謂其多智許其私也為樓居貫檳榔于藤四維之亦削檳榔之幹為鏢以吳牛之革為鞘行錢用貝不用貝則國必大疫其屬國曰亦坤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王享記東南夷三

占城　瓜哇　彭亨　百花　三佛齊
勃尼　須文達那　蘇門荅剌
西洋瑣里　瑣里　覽邦　淡巴
蘇祿　古麻剌　古里　滿剌加
婆羅　阿魯　小葛蘭　榜葛剌
錫蘭山　洺納撲兒　拂菻　柯枝
麻林　呂宋　碟里　日羅夏治

合貓里　古里班卒　打回　忽魯謨斯
甘把里　加異勒　祖法兒　溜山
阿哇　南巫里　急蘭丹　奇剌尼
夏剌比　窟察尼　烏涉剌踢　阿丹
魯密　彭加那　捨剌齊　八可意
坎巴夷替　黑葛達　剌撒　不剌哇
竹步國　木骨都束　喃渤利
千里達　沙里灣泥

占城古曰占不勞國在廣東東北古越裳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分爲二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稱林邑王唐時諸葛地耴之後爲都護張丹所擊破徙居占號占城宋時襲破眞臘反爲眞臘所滅名國曰占臘太祖即位方遣使詔諭其國王阿荅阿者已遣使者虎都蠻貢虎象稱賀使歸命行人送之賜璽書曰虎都蠻至奉虎與象朕悉王篤誠然王使未至朕使已在途矣正欲報王不期王先朕甚嘉焉賜王明曆一織金綺紗羅絹四其國數爲安南所侵三年來言上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詔諭幷諭安南曰朕有天下海外諸國安南臣服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占城使來言國被安南兵

朕心惻爾朕遠不能知兩國是非念爾兩國封疆毗今斯今天之限也爾兩國傳世久兩國前王必有遺訓朕爲天下治亂持危特諭爾知如果互兵上帝好生必非所悅宜聽朕命各遵其道詔至皆罷兵詔封阿荅阿者爲占城王以其通文字頒之科舉詔四年遣其臣來朝請給兵器樂器樂人使安南知其歸命本朝上曰兩國互爭獨與爾兵是助攻也樂律故同華夷音異可擇國中通華言者自來肄習之因諭福建行省毋征占城所挾貲八年以其與瓜哇蘇門荅剌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尼諸國貢使所挍

行商多行譎禁沮之十二年乃與爲更始明年遣使
入賀萬壽節復言與安南戰不利諭勅曰王爲朕上
壽甚厚萬里之外使者尅期至非王誠極意專來使
篤命曷能有此覽表知復與安南交兵不利朕所以
戒爾毋輕讐搆一勝一負時當何休好殺兵也好生
仁也維天惡兵維天好仁王再審之二十四年阿荅
阿者爲其臣門閣勝所殺上惡其弒立絕之永樂元
年使告卽位其王占巴的賴遣使來賀乞勅諭安南
毋侵掠許之四年上征安南黎季犛令王助兵兵出
遣使勅勞明年復安南所侵地獻俘貢謝詔奬之自

是屢表貢七年命鄭和等往賜其國其酋長戴三山
金花冠披錦花手巾穿瑇瑁履束八寶方帶臂腿四
腕束金鐲前後擁蕃兵五百餘人執鎗刃舞皮牌槌
鼓吹椰殼筒縢行匍匐以迎酋長乘象部領乘馬十
一年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入貢是冬兵部尚書陳洽
言王雖助攻季犛實徘徊懷兩端至化州大擄掠資
季擴金帛戰象季擴亦遣王美女王復侵奪升華府
所隸州縣其罪等安南當討上曰安南方靖勑諭之
而巳占巴的賴自永樂以來歲一貢正統二年命三
歲一貢以節煩勞占巴的賴卒孫摩訶賁該襲摩訶

賁該爲安南所虜朝命故令諸番三歲一貢而摩訶
及歸臨死謂其姪摩訶貴來曰我海外諸夷故三歲
一貢第天朝待我厚我死爾當立則歲貢摩訶貴來
卒弟摩訶貴繇襲卒子槃羅茶全襲槃復爲安南所
虜弟槃羅悅襲成化■年徙居赤坎邦都郎以避安
南而尋亦爲安南所攻殺於是遣給事中馮義行人
張瑾封王弟齊亞麻勿庵爲王使未至亞麻勿庵卒
而其臣提婆苔者受安南僞命爲王義誤以爲眞郎
以詔印授提婆苔齊亞麻勿庵之弟古來者怒提婆
苔攻殺之安南怒率兵壓境欲生得提婆苔古來懼

率其王妃王孫及部落千餘人來請封具言故於是
禮臣劾使者擅封義巳前死瑾坐謫戍復遣給事中
李孟陽往封古來爲王安南人言古來不當嗣嗣者
提婆苔爲正古來詣廣州辯訴朝命總督兩廣都御
史屠滽按驗古來實當王移諭安南數之而以聞古
來遂得封孟陽致古來於崖州受朝命王及國滽護
之官軍二千弘治三年表謝別附黃白二金若諸器
物異香謝滽辭古來卒其子沙古卜洛來乞封然不
明言其父卒有別奏始稍及給事中任良弼言皇祖
惡占城譎詐故嘗絕之太宗有事安南念其昏齒姶

通封賜然比朝鮮安南故自殊矣比年例貢乞[■]誠
自念屛削仰仗天朝震讐其鄰其實國王立不立不
係朝廷封不封也古來存沒虛實難料萬一其彼父
子素有孽釁我使至或破脅迫如往時給事中林霄
之使滿剌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餓而死君命國體不
可不惜大抵海外國無事則廢朝貢而自立有事則
假朝貢而請封占城此來豈急求封急在復安南之
侵地還廣東之逃人耳宜如往年就封事例令其領
勑之國戶部仍咨兩廣撫臣詰責安南令還所侵地
命撫臣[■]逃人諭遣庶全柔遠之道無損中國之威

下禮部集議是沙古卜洛卒沙日底當立正德八年
遣給事中李貫往封以無通事諸人爲解致命其使
而歸嘉靖二十一年再至其國候熱不霜雪禾稻甚
薄地不產茶檳榔蔞葉蠡殼之灰不絕于口以白氎
布纏胸垂足衣衫窄袖撮髮爲結散垂爲髻王腦後
髮結散被吉貝衣冠金花冠七寶裝瓔珞爲飾躡草
履無襪凡國人諸雜色悉得衣第毋得衣白衣白者
死其互市用金銀或以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民居編
茅土居鑄金酋長之居甃甎灰雕鏤獸畜兵甲藥鏃
刀鏢周垣爲防王歲時飲人膽酒又以浴有慶酋長

獻膽賀王居國若至三十許年者卽自矢不道入山
受戒令子姪攝居一歲亡恙卽復出爲王其鼓八更
其刑禁設枷鎖小過鞭藤杖當死者樹槃之以槌槍
舂其喉殊之若故殺劫殺出象蹋之或鼓鼻捲撲象
皆知人意槌熏羊皮以代紙削細竹爲筆蘸灰書之
書形如蚯蚓

瓜哇唐訶陵國也一曰闍婆一曰蒲家龍其國東古
女人西三佛齊南古大食北眞臘其屬夷有蘇吉丹
打板綢底勿數種而三齊佛亦羈事之高帝卽位遣
行人賜之璽書頒明曆遣送其故時使元之未歸者

四年國王昔里八達剌八剌蒲遣使表貢方物納元
宣勑受明封昔里八達剌八剌蒲死子八達那巴那
務立九年三佛齊國王子父死不敢自王求封天子
高帝嘉其恭使使往道瓜哇境上瓜哇謂三佛齊故
我羈事而明封與埒要殺使十三年獻黑奴三百上
切責所以要殺明使者絕其後獻而詔諭之曰吾欲
拘爾使念父母妻子之戀夷夏一也是將其國已分
爲東西二王東王王東海西王王西海矣成祖卽位
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賜其王襲衣文綺二年東王
孛令達哈遣貢求王印予之復賜東西二王雜綺幔

椀器皿羊酒及王妃緡綺諸物三年西王復使貢其
旁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小國亦附之來四年
二王皆貢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明使者在東王城
者百七十人並在擊殺中西王懼罪請以黃金三千
餘斤贖罪併請立東王子從之既所贖三不足一上
曰要使遠人知罪則已赦不問八年十一年西王歲
貢十三年更都馬板曰楊維西沙使者常不絕宣德
後乃稍疏正統中令其三歲爲期其後亦閒貢耳而
東王竟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
竟不果而遂滅一瓜哇人黥面髠跣腥食啖蛇蟻虫

豸至與犬同臥噉俗好鬭子生一歲佩之匕首以金
銀象牙爲靶名曰不刺頭忿則挾相刺殺人者能逃
匿出三日卽不復抵罪婚則男過女家者五日乃迎
婦歸婦披髮裸跣縈緡被金寶前後擁衛如軍容病
則禱不服藥葬用水火犬三惟死者所命之貴人死
婢妾隨至野委貴人屍於衆犬自焚以殉之其王蓬
首冠金葉胸縈縑腰束錦四丈之宮磚墉以居藤席
而踟趺乘象或牛罪無輕重皆用刑殺市用中國古
錢衡量倍中國鄭和至其國時遺石控可百斤其重
二千餘人不能舉也一日舉之[illegible]所國中大瘟疫國

王乃移還和所置處故志其國四鄉宮饒澹淤閩粤
西番人至久賈長子孫地廣人稠爲東洋諸番冠而
余嘗至粤下博問諸賈胡謂瓜哇窮儉酗酒嗜財好
壽刼豈隆竊良悍吏亦有時也其屬國曰加留把丁
機宜蘇吉丹主蘇吉丹國者曰吉力石吉力石有王
百餘歲能知吉凶

彭亨國在過羅之西石崖周匝遠望則平田沃豐米
穀氣候溫洪武十一年國王麻哈剌惹荅饒遣使奉
表貢番奴方物永樂十二年再至故志上下親狎無
寇盜男女椎髻尊佛其故俗也萬曆中而其國中有

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其國有副王爲人强悍
鬭狠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
亨王享副王爲置宴戚屬而有婆羅王子者彭亨王
妹之婿也贅于彭亨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爲壽其手
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許之重貲王子固靳
不與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彭亨柔佛兩國相
婚媾柔佛人猝至莫爲防不戰自廢王與婆羅王子
奔金山彭亨王妃浡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大
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也彭亨國中鬼哭三日
浡泥王迎其妹還浡泥彭亨王隨之命其長子攝國

王歸彭亨其次子亦驍悍遂毒父誅兄自立今尚爲王也

百花古注輦國南海中國也以多奇花故名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民饒尚釋貢在洪武十一年其國王曰剌丁剌者望沙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又曰浡淋屬事爪哇者也有地十五州又有旁近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種屬國主號曰詹卑其人多蒲姓洪武二年使至其國四年國主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隨貢賀即位賜明曆若諸文綺中間一再貢王卒怛麻來沙那阿

者嗣亦有貢九年卒麻那者巫里表當嗣來乞封貢犀牛黑熊火鷄紅綠鸚鵡白猴龜筒及諸雜物又貢小番奴一人帝嘉其恭厚賜之遣使者齎詔冊封賜駝紐銀印黃金塗而使者爲爪哇所要殺然久之三佛齊亦詒我他使羈留焉三佛齊扼諸番咽喉商舶不入其境者輒出舟與戰以故其地爲商舶湊而我使者欲往海外番者行不絕自羈留我使臣恐誅道不通番商絕永樂中竟爲爪哇所兼國亡廢其國都曰舊港有南海人梁道明者棄鄉里往居之閩廣民從爲商者以數千推道明爲酋長施進卿副之永樂三年指揮孫鉉使諸番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歸以聞成祖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道明隨使者入以其衆屬進卿成祖喜賜襲衣及文綺綵帛甚盛而廣人陳祖義者故有罪亡入其國久之亦有衆與進卿爭長上使中官鄭和下番和至進卿以告使招之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爲和所覺勒兵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擒之俘京師斬于市是年進卿遣其婿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二十一年進卿卒子濟孫奏襲許之復命鄭和齎賜往自是朝貢比諸番其地累甓爲城人民散處城外部領居岸餘

皆屋木筏多熱少寒土沃倍地壤彼夷相傳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穀熟多也自國破以後不逮往時矣

浡泥國西南海中國也州十四本屬事闍婆其地炎熱多風雨板城銅甲王縮髮裸跣徒行花帛纏腰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蔽胸背花帛纏腰散髮跣其俗漁煮海爲鹽瀝椰爲酒無稻麥或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漿曰沙糊燕樂鳴鼓擊鈸刻貝葉行書事佛謹明興其國王馬合謨沙也國侵於蘇祿闍婆爲發兵擊劫之洪武三年福建行省

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奉詔其國王不爲禮秩傳譯曰皇帝撫有四海極日窮月無不臣順浡泥彈丸壤何敢抗中國大天子王矍然起謝撤座設几拜授詔請後之三年造舟入貢秩曰皇帝即位三年矣四夷朝貢使者項踵相御即行尚晩何年之三也王曰非有他地瘠民貧而又被兵空國無以獻明日與其國相王宗恕圖行行有日闍婆使人言曰我實爲王郤蘇祿兵王歸中國無我矣蘇祿再來則請救於中國王惧明日秩見辭以疾秩知之對宗恕大言曰王甘臣闍婆即謂闍婆非中國臣耶宗恕入白王

王乃大會官屬遣其臣六思麻亦等四人貢與秩俱旣至高帝寵賚甚厚成祖初麻那惹加那乃爲王遣使封之六年率其妃及弟妹男女陪臣俱來成祖命中官與勞之闕中所過縣邑設食宴旣至親享之奉天門賜儀仗銀器王以下使如中國服其年王卒會同館上輟朝三日賻贈有加工部具棺槨明器葬德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夷籍中國者爲守冢有司春秋少牢祠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遣中官護行人航護之還國賜金銀有差初麻那惹加那乃請表其國之後山爲國鎮遐旺將行復以請上封其山爲

長寧鎮國山親賜之碑文曰上天啓佑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撫所覆休養生息以教以治薄極照臨臣服充奏朕嗣守鴻圖和協所統亦克承意乃者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慕尚聲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陪臣浮海來朝稽顙陳辭遠方臣妾丕冒洪恩旣庶且安夫天仰則覩之矣地立則依之矣天子補天柱地遠在中華弗依弗覩臣誠弗遑是以不憚遠險輒敢造庭崩角闕丁朕曰唯天唯皇考界予天下視民同仁予夙夜恐弗堪弗若汝言王拜手稽首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和時豊山川

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葩蘤者以實以華異禽和鳴走獸蹌舞國中之叟曰中國聖人德化所曁斯多嘉應是以矜奮而來覲也朕繙稽載籍邊遠之邦被聞四訖忽險鑿空歸身中夏蓋亦有人至于掖挾妻子率該兄弟總同臣僚款心王帛頓首階陛自古惟王西南君長無如王賢茲特封王國之山長寧鎮國賜文刻碑以著王休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浡泥所處趙景赴聲有順無忤僂僂賢王唯化之慕重譯更胥率來奔走同其婦子兄弟陪臣跂伏悅喜具言以陳內鑒鮮德弗稱所云浪泊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夷

順來怒趦以躬或難矧或家室鬱崛高山作鎮王國
傳金勒銀懋昭順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
仰我大明遐邇還國遣其叔父慶的哩哈盈等百八
十人貢方物入謝其後洪熙中復來貢表用刻金番
字彷彿回鶻書其辭固不足觀也萬曆間國王病卒
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其屬
國曰吉蘭丹

蘇門荅剌國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其
西有蘇鄰國摩尼佛生焉號其智大明使自唐時入
中國相傳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

之戊子寄形㮈暈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
擘胸而出是爲摩尼佛㮈暈者禁苑石榴也其說與
攀李樹出脇相應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
了見法性究竟廣明蓋合釋老而一之行於拂菻火
羅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滅度于波斯太祖有天下
以其教門上逼國號禁除之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
阿必丁遣使朝貢詔封爲國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
死其子鎖丹罕阿必鎮幼其妻號於國曰誰復此讐
我以爲夫國中有漁父者遂爲王妻殺花面王妻曰
夫我遂尊漁父爲王號爲老王老王遣使來貢久之
鎖丹罕阿必鎮長陰與部曲謀殺漁父而漁父之子
蘇幹剌者復謀殺鎖丹罕阿必鎮爲父報讎鄭和入
海賜諸番蘇幹剌怨朝賜僅及鎖丹罕阿必鎮領衆
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剌走追至喃浡國并獲
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貢厚賜之九年王
弟哈利之漢來貢麒麟象禮部尚書濙請表賀不許
曰朕貴異物耶遠人來不逆其意耳亡何卒京師上
曰遠人傾嚮死可憫也贈之鴻臚寺少卿賜誥治喪
葬給守塚户十年請封其子爲王其來貢至於正統
天順間其數傳於今再易姓萬曆中爲國王者其國

中之大酋奴也奴爲其大酋牧象象肥大酋喜使掌
魚入其稅奴得大魚輒上酋不以充稅酋益喜甚親
之大酋爲其國王掌兵兵皆在大酋手大酋入見王
甚恭大酋出奴曰主何恭大酋曰王也奴曰主不欲
耳欲之王矣因言我國王坐殿中甚肅第左右數人
耳主入見請王屏左右密言事王必從奴直上刺殺
王主可王矣大酋從之其計果行遂刺殺王大呼殿
上曰吾主王矣孰敢不從其殿下卒不知所爲大酋
所掌兵又在門外因誅其偶語者數人其餘悉授官
大酋益德奴與之以所掌兵他日奴又以其兵刺殺

大酋而自爲王其國風俗醇良言語和婣民居技藝與中土同賄貨充牣其地途遠至者倍利其西海中有龍涎嶼焉羣龍交戲遺涎其上是名龍涎之香其鄰有故臨國有默伽國有那孤國故臨國人黑如漆好爲寇盜那孤國即花面王所居國也或曰是國也即須文達那國須文達那宋名也洪武十六年其國王表貢請改曰蘇門荅剌然其貢物與須文達那異

西洋瑣里又曰瑣里兩國也西洋瑣里視瑣里差强大瑣里國微弱將時爲西洋瑣里所侵洪武三年西洋瑣里國主別里提遣使來貢進金葉表文上念其

遠涉賜賚甚厚五年瑣里國主卜納的亦遣使進金字表文并圖獻其上地山川上賜國主曆書及織金絲段紗羅各四亦有賜于使臣永樂元年二國竝貢詔勿征其附舶貨物其末年西洋十六國皆有貢至瑣里獨豐美二國皆產布而西洋瑣里之布尤佳

覽邦漢疎勒國也去西域遠甚好佛無賈販用錢地多沙礫產麻若麥而已其山陂陀其水淺濁有駝馬牛羊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的剌札遣使朝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國貢方物

淡巴古狼牙脩國西南海中國也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嚕遣使貢其國風景秀贍土衍水清石城而瓦屋王與其臣出入導從具威儀耕織勤生市有交易野無寇盜樂土也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與浡泥瑣里相近其國分東西別有一峒竝不相統攝永樂十五年權東國者曰巴都葛叭荅剌權西國者曰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權蘇祿峒者之妻曰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及隨從頭目三百餘人奉表來朝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旣至封巴都葛叭荅剌爲東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爲西王叭都葛巴剌卜爲峒王東王爲尊西峒副之所

以賜予良厚旣辭歸至德州東王病卒命葬以王禮上爲文碑之遣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墳畢三年而後遣勑諭其子都麻含曰爾父躬率家屬陪臣涉海尊中國朕眷悃誠錫之王封優賜護還舟次德州遽以疾逝朕深憫悼祭葬如禮今特命爾爲蘇祿東王爾尚益懋忠貞承厥父志欽哉十九年都麻含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蓋其國有珠池云其俗山涂田瘠食沙糊魚蝦螺蛤男女短髮纏皂縵煑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中國人往賈者冀其復來臨歸輒留數人爲質

古麻剌國東南海中國也國有百餘州佛宇四千餘
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率妻子陪臣來朝
封爲國王歸至福州卒諡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
時祭
古里國永樂元年酋長馬那必加剌滿遣使朝貢三
年復貢詔封爲國王鄭和下番自古里始西洋諸番
之會也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
物古里最其俗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王好浮屠
族類分五種煆牛糞爲囊佩之或以塗肢體
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諸番之會也

暹羅羈屬永樂初中使自閩中至其國繇是而達西
洋古力里士國分䑸徧往文柯升枴葛剌忽魯謨斯
等處迫其反也咸於是聚齊焉永樂七年封其酋西
剌八兒速剌爲王逮已爲國王遣使來請封其國之
西山得保疆毋生心於暹羅詔封爲鎭國山賜御製
碑文勒石系詩曰西南鉅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
同洗日浴月光景融兩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
青紅有國于玆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
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幢儀文裼襲禮虔恭大書貞
石表顯忠爾國西山永鎭封山石海伯翕扈從皇考

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衆孫子萬福崇而
自是不羈屬暹羅如舊時矣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剌
率其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上念其遠來遣中官
海壽禮部郎中黃裳宴勞之廣州有司供張會同館
既至表見獻方物上御奉天門宴勞之妃及子姪陪
臣有別宴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賜王錦繡龍
衣二襲麒麟衣一襲若金銀器皿幃幔裀褥王妃及
其子姪陪臣傔從皆賜有差王辭歸餞于奉天門別
餞妃及子姪陪臣賜勅曰王數萬里涉海朝京師坦
然無虞維王忠誠乎祐于明神朕見王甚歡便欲留

王國人在望宜往慰之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惟厥
時王尚途中彊飲食善調護賜王金鑲玉帶一儀仗
一鞍馬二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萬貫銅錢二
千六百貫錦綺紗羅六百匹絹千匹渾金文綺二金
織通袖膝襴二王其受之王妃及子姪陪臣復有賜
命禮部餞宴之龍江龍潭二驛十二年國王子母幹
撒于的兒沙來告父卒命嗣封十七年國王亦思罕
荅兒沙嗣立復率妻子朝後使來言暹羅國欲攻之
詔暹羅與平亦思罕荅兒沙卒二十年其子西哩麻
哈剌率其妃及陪臣來朝宣德九年復至宣宗念王

父永樂中舉國來朝至王益脩臣[illegible]賜王冠帶賜勑獎諭命工部繕王舟于從行二百餘人皆有厚賜正統中國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丢八沙乞賜勑書及蟒龍衣服傘蓋求一舟而將來朝焉景泰中王卒子無荅佛哪沙請封遣給事中王暉往天順三年王卒其子蘇丹芒速沙嗣遣給事中陳嘉猷往卒子烏哈木沙嗣成化十四年來請封命禮科給事中林榮爲正使行人黃乾亨副之還溺死以此遂罷遣其國正德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末爲佛郎機酋所逐而據其地使三十人者從廣東入貢時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兼海道副使議許之廣東守臣以佛郎機故不列于王會羈其使以聞詔給方物遣之歸使者留不去劫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剌加來訴御史丘道隆何鰲相繼疏言佛郎機擅奪天朝受封之夷據有其地且駕大舶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鬭殺傷此南服禍始也昔祖宗時夷貢有期毋敢闌入自吳廷舉議弛禁于是夷心無厭射利如隼揚帆如馳以致佛郎機伺隙而侮今宜驅絕之毋留詔從之而佛郎機有使者曰亞三能通番漢賄江彬薦之武宗從巡幸武宗見亞三時時學其語以爲樂他日有事四夷館

兀坐不見禮部主事梁焯焯怒杖亞三彬聞大詬曰彼嘗與天子遊戲肯下跪一主事耶焯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以諫南巡被杖世宗即位佛郎機復以接濟使臣衣糧爲名請以所齎番物如例抽分詔復絕之率其屬疎世利等千餘人破巴西國入寇新會縣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户王應恩截海禦之生擒別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餘賊復來接戰應恩死之海道副使汪鋐遂得其銃以獻名佛郎機銃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二十六年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嚴海禁漳人不敢與貿易捕逐之夷人憤起格盡爲我所殺語在日本記而廣東督臣林富建言許佛郎機市有四利焉中國之利鹽鐵爲大山封水熾仡仡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乾舊規番舶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利一也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以充軍餉備不虞利二也廣西一省全仰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科擾於民計所不免若異時番舶流通公私饒給利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利四也助國給軍既有所賴在官在民又

無不給此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從之以此佛郎機得入廣東香山澳爲市香山澳之有佛郎機若懸疣然而滿剌加國竟爲佛郎機所據漸奉之爲眞主矣佛郎機黠夷也貓睛鷹嘴拳髮赤鬚而貌皆白屬千系臘國行賈無所不至至則謀襲其國人滿剌加海有龍龜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露長牙噬人立死山有黑虎或變人形入市殺人合佛郎機爲三害云汪鋐既擒佛郎機傳其銃後爲吏部尚書會北虜入寇鋐請頒佛郎機銃於諸邊邊鎮賴其用

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其國負山面海而謹佛教今王爲閩人隨鄭和至留其國者其府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中所賜夷人嫁娶請印印背上其國嘗爲佛郎機所逐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死之佛郎機以是犇呂宋之其化

阿魯國一名啞魯其國廣入稀物產亦溥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

小葛蘭海上小國也與柯枝接壤永樂中鄭和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淨居重象牛飯和酥酪市用金錢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

榜葛剌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復至命行人宴勞之太倉王卒子賽弗丁嗣中使侯顯嘗奉詔往使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正統三年復獻麒麟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從之其國地廣人稠甲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日根肖速魯奈奈能作百戲善弄虎曆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鎖鉄翠羽兜羅錦及諸異布

錫蘭山國古狼牙須亦曰裸形國不衣也亦不穀食與柯枝對峙以別羅里爲界占城極西可望見爲其國有翠藍山獨高山外蕃語謂高山爲錫蘭也山頂產鴉鶻寶石每雨甚衝流下可拾肌海畔石有巨人武長三丈許云是釋迦足跡下有臥佛寺舍利在其寢傍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者鎖里人數邀劫往來使者諸番苦之七年鄭和偕行人諸蕃至其國王侮之欲加害和覺而去及歸復過王王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出劫之和覺擁衆回舟而亞烈苦奈兒巳先伐木拒險

絶和歸路和語其下曰賊衆大出國中必虛出不意攻之可得志潛傳語舟人盡力死拒自率兵二千以夜半間道疾走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兒并家屬頭目番卒復國城交戰數合大敗之遂以歸九年至闕下群臣請誅之上曰朕憫其愚釋而與衣食命禮部詢所俘國人擇其支屬賢者立之國人皆舉耶巴乃那十年遣使賚詔印往封并送亞烈苦奈兒歸時國人已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査爲王詔使遜位十四年借占城爪哇諸使貢方物復命鄭和等賚賜之并及諸國王自後宣德正統天順間俱入貢其國

地廣人稠貨物之聚亞於爪哇尚佛重象牛調牛糞塗地而禮佛殿之以塗體

沼納樸兒國在印度之中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國遣使勅諭之

拂菻國唐書以爲漢大秦國也去嘉峪關萬餘里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揑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使朝貢其國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illegible]蒲萄不尚戰鬬懸大金秤以金丸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一丸墜市用金銀錢絶私鑄勒王名於錢陰

柯枝古槃槃海上國也去古里[illegible]洪[illegible]年來貢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來貢十年復來十五年封爲柯枝國王使鄭和與使者偕賜之印誥并封其國中山爲鎭國山碑之文曰朕撫治華夷擬古帝王柯枝國遠在西南距海濱欣慕教化命令之至拳跪鼓舞仰天而拜曰我國數歲以來宴樂和煦皆中國聖人教化所沾朕揆德薄不能致然其長民者之應歟既封亦可里爲其國王并封國中山爲鎭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亡窮系以銘曰截彼南山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歊作彼農穰庇于斯民靡菑靡沴不若不逢海深山嶄勒此銘詩相爲始終

其國尚浮屠敬象牛每旦鳴鐘鼓灌佛頂數遍乃禮之國人五種曰南昆貴族也次回回人次哲地富有財者也次革全牙儈也次木瓜卑賤矣

麻林國未詳所在永樂十二年遣使朝貢進麒麟天馬神鹿群臣稱異上喜厚賜之

呂宋海中小國也其國王以永樂三年遣其臣隔察老朝貢而今亦爲佛郎機所有名曰呂宋實佛郎機也初呂宋王有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郎機互市其國利其爲西洋諸番通貨之會奉黃金爲呂宋王壽從王乞地地如牛皮許大許之佛郎機歸而截牛皮

綏長之方四圍呂宋王有難意業許之不得辭歸域
於佛郎機佛郎機有呂宋地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殺
王兄弟逐呂宋民入山中凡中國以貨來者皆主之
干系臘國使大酋來鎮之數歲則易一王其地邇閩
閩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澗內者其久賈以數萬
間有削髮長子孫中國人衆不能無生貪黠而佛郎
機輕侮役屬之美洛者海上國也佛郎機酋征而奪
之揀中國人助戰人以貳百餘中國人晝夜為佛郎
機發備佛郎機酋高枕而已中國人稍懈輒鞭箠或
剌殺之中國人皆怨有潘利五者夜入酋臥內刺殺

酋持酋首大呼佛郎機人大驚起不知所為悉被刃
或落水死利五與其黨大載佛郎機貨物以歸失水
道誤入交而交人掠之獨郭惟泰等三十餘人走免
酋死其子代酋遣僧人入閩訴之巡撫都御史都御
史使人招回中國人酋人給米為歸復致書訟
父冤事聞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還惟泰等于理萬
曆三十一年也三十二年天子採金方內有妄男子
張嶷上書言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可採也
天子下其書廷臣力言謬不報閩巡撫都御史使海
澄丞王時和及百户一人與嶷往佛郎機試丞酒問

丞金豆生何樹也丞無以對數目嶷嶷為大言大抵
皆金何必問樹夷酋大笑幾殺丞丞歸病悸死嶷繫
以報天子天子誅嶷傳首海外夷人故虐侮中國人
至是益疑會中國人被夷虐者怨望出大言夷益恐
盡買中國人手中鐵雖幾上刃竈上釜悉厚倍其直
諸中國人鐵皆空遂大殺中國人死者二萬餘酋猶
慮中國興兵問罪入廣東香山澳偵諜中國乃寂然
閩廣當事者草草聞上而不敢盡言上下皆呂宋無
開事端已而中國人又商販其處矣其屬夷有大港
有南旺有玳瑁港有呂潘有磨老央有以寧有屋當

有朔霧而皆佛郎機主之佛郎機破朔霧有力
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
為婚媾其人敬天稱天曰冢氏
郎曰余志海外諸夷兼時事焉余海上人習知之也
今我不述後將何闕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尚佛人淳物產薄永樂三年遣
使馬黑木來朝
日羅夏治國海中小國也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崇
佛不盜永樂三年遣文那升府鎮來朝
合貓里國小國也土瘠多山而知耕稼山外大海饒

魚虫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附爪哇以貢
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其俗質朴土瘠物薄夏天多雨雨候即寒
打回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其國數爲鄰國所苦巳乃治戰稍得自立
忽魯謨斯又曰忽魯毋思海中國也永樂七年遣鄭和往其國酋長感悅來朝十八年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駝鷄福鹿靈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物駝鷄昂首高七尺福鹿似駝而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三十餘斤雨則以車載其尾長角馬哈獸角

長過身上喜命侍臣爲賦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産大馬其酋長練兵畜馬田瘠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盡食魚腊文武醫卜技藝之人勝他國國中有大山西面異色紅如銀硃白如石灰黄如薑黄一面産鹽加紅堦鑿爲盤匜乘食物不加鹽矣
甘把里又曰甘巴里在南海中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朝貢其人鮮食多織錦
加異勒國西戎小種居人寡少寠而儒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朝貢宣德正統間一再至

祖法兒國亦曰左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皆其國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永樂中王亞里遣人朝貢宣德中復至其地氣候常秋無城郭其人體幹脩碩語言眞質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出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吹篳篥市用金銅錢錢文人形有家鷄如鶴脚二稍毛如駝走如之
溜山國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其國在西海中四面濱海有石門無城闕皆巢居穴處衣草木葉啖魚蝦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餘小溜無慮

三千失船入溜溺矣土人曰三千弱水也山傍有牒幹國皆回回人業魚種椰氣候常熱市用銀錢
阿哇國永樂三年王昌吉剌遣人來朝貢
南巫里國或曰即南泥里永樂三年來朝貢其國隷淳泥自蘇門荅剌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朴實王居類樓高廣整潔市用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番舶以爲指南土人名之曰那沒黎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依山居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爲誰輒曰阿孤楂華言王

亦或曰南泥里卽南巫里

急蘭丹國

奇刺尼國

夏刺比國

窟察尼國

烏涉刺踢國

阿丹國地瀕海近古里壘石爲城羅[illegible]石爲屋田饒粟他產亦多有國步勝兵七八千人鄰國畏之

㗖密國

彭加那國

捨刺齊國

八可意國

坎巴夷替國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禽獸鮮少尚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遣使十人來朝貢方物又有白葛達國宣德中至

刺撒國自古里舟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城屋俱以石其俗淳厚喪葬有[illegible]

不刺哇國永樂中遣使朝貢地斥鹵有鹽池投樹枝于池頃刻鹽凝其上其人拳髮圍布捕魚爲業

竹步國

木骨都刺國瀕海城屋俱石物產最多

喃渤利國

千里達國

沙里灣泥國以上海外小夷永樂中遣使朝貢

凡東夷之貢表文皆用金葉

郎曰此其載之會典人我王會者爾此外尚有柔佛國强國也其人好鬭有文郎馬神國或云馬文淵遣兵十餘家其國故有馬名其俗不奸淫者論死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有遲悶國故吉里地悶也居重迦羅東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有貓里務國卽今貓里國善國也舶人爲之語曰若要富從往貓里務比爲其鄰國烏網巾礁老所寇盜國轉貧有沙瑤吶嗶嘽二國吶嗶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陰皆呂宋一帶有班險其人皆　頭赤身其山甚奇有仙人出沒焉有美洛居東海中蕃富之國也屢與佛郎機利蘭夷爲鬭爭有紅毛番夷利蘭也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一名梨果國萬曆間欲求市於閩省閩廣守臣力拒之其人器械精利數往來海上苦諸夷獨佛郎機與之角又有雞

籠淡水夷在泉州彭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永
樂中鄭和入海諭諸夷會獨不聽約東和貽之家一
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

晉江何喬遠

王享記四

北狄

韃靼　兀良哈

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其先入主中國而爲元都北平高帝以元年取元元主攜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心未忘故都使其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來侵未至徐達與常遇春襲破之其明年遇春走其大同將竹貞曹艮臣拒却其攻通州者

丞相也速乃無復故都意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尚皆名元臣上以書諭元主及納哈出限地自守無縱部下盜邊皆不報達師遂西李思齊來降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於是上命遇春與李文忠分兵取開平克之俘斬其宗王平章數人元主益北徙居應昌而擴廓帖木兒居定西數擾邊上念窮追元永絕中國內患其明年春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使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使入沙漠擣應昌文忠至元主已卒子愛猷識里達臘立與擴廓帖木兒以其餘衆走和林遂獲愛猷識里達臘子買的里八剌及其妃嬪若重器財寶降其衆五萬上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而虜人諡元主曰惠宗上諡元主曰順帝其生也稱之曰庚申君詔曰朕卽位之初遣使四夷臨諭君長咸奉職貢漠北以庚申君故未之及也庚申君殂凡爾酋長其各來附朕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養毋爲災寇不者兵加誅于是諸酋先後歸附獨擴廓帖木兒居和林如故屢招不服五年春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征西將軍出三道討之達戰不利斂兵

守塞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敗之于亦集乃路又敗之于瓜沙文忠自臚朐河疾趨進敗虜將蠻子哈剌章于土剌河追至于土魯渾河又追至于騁海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復命達文忠等備虜諸邊虜寇武朔諸州達遣陳德郭子興馳擊之追敗之荅刺海口斬獲甚衆而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亦相繼破虜其冬達破擴廓帖木兒于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𣏌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眞珠驢身攻克其高州大石崖

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氈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苔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擴廓帖木兒卒久之愛猷識里達臘亦殂是爲洪武十一年上遣祭之文以不失待亡國禮虜人謚愛猷識里達臘曰昭宗立其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其丞相驢兒蠻子哈剌章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時時寇塞下十三年命西平侯沐英往討擒脫火赤全部以歸明年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友德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虜主二

十年春上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穎昌侯友德永昌侯玉南雄侯庸定遠侯弼將兵二十萬往擊之獲納哈出盡諭降其衆俘元官屬遺臣千有餘人上曰吾老矣今不滅虜後未弭也其秋卽軍中拜玉爲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都督忠都督恪定遠侯弼等復征之玉與延安侯窮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上察知虜勢不久存其明年復遣申國公鄧鎭等從玉師倍道兼進覆其巢穴蓋從者七侯玉深入至捕魚海穴地爨薄之破殺其太尉蠻子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部酋三千男女七萬餘人馬駝牛羊十萬餘盡焚其鎧仗遂於是漠北一空邊庭無警上大悅而賦平胡之詩脫古思妃既至坐道與玉私慙懼自殺而地保奴出怨言上投之琉球脫古思帖木兒既遁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剌河爲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依闊闊帖木兒雪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等遣使來降居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爲失烈門所襲殺部落遂潰而咬住與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

帖木兒時寇邊上命穎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燕王出古北口謂諸將曰虜地曠絕無間諜難功也發騎詗知乃兒不花處冒雪抵其迤都營使與雅故者指揮童往說乃兒不花追偕之來燕王慰接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捷奏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燕王督穎國公出塞捕番將阿失里等而和林之西有哈梅里者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貢使燕王復命都督劉眞宋晟等攻破其城走之虜益衰終高皇帝世

酋息不敢大爲寇而上亦封壯王鎮邊爲邊藩虜自
脫古思帖木兒後大臣紛拏蓋五傳至坤迭木兒咸
未幾被弒不復知帝號矣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稱可
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稍稍仍故漢官名
迎元後本雅失里於失八里居之帝遣使齎書幣往
諭鬼力赤弁勅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
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使往來通好鬼力
赤不從頃之寇遼東懿路寨官軍頗失利尋引去帝
復書諭之先時虜酋猛可帖木兒者據有西部瓦剌
地猛可帖木兒死酋分爲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

禿孛羅以鬼力赤弒其主不肯與朝會鬼力赤與阿
魯台戰敗之明年夏文皇帝遣使招馬哈木等馬哈
木等方失利遂遣使入貢上封瓦剌馬哈木爲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賢義王把禿孛羅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而
所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鬼力赤立數年復爲阿魯
台所殺立本雅失里爲王七年上遣都指揮金卜歹
給事中郭驥往諭本雅失里本雅失里謂我封其三
强酋殺之上大怒發精騎十萬命淇國公丘福爲征
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眞靖安侯王忠

安平侯李遠往擊之而本雅失里已爲瓦剌所襲破
與阿魯台徙臚朐河矣福率千餘人先至臚朐遇虜
游兵擊敗之軍未集福乘勝絕幕軍至虜衆伏鬪之
五將軍皆沒上益怒明年自將五十萬衆出塞及虜
斡難河本雅失里來拒戰上麾先鋒迎擊之本雅失
里棄輜重物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元太祖興地也
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上率精騎衝擊之亦敗
走請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
失里弱滅之立荅里巴阿魯台遂內附請爲本雅失
里復讎馬哈木亦來言請征阿魯台且言傳國璽在

阿魯台所欲取獻上兩置之然心嘉阿魯台義封爲
和寧王馬哈木怨自是朝貢不至留我使人上怒命
中官海童切責之十二年自將往討三酋掃境來戰
上率鐵騎大敗之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
至土剌河馬哈木遁去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稱病
遣其大酋以下來朝會上賜阿魯台米百石驢羊各
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千石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
罪送還所留使詞卑上曰虜禽獸也不足較受其獻
館其使者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剌戰破之使使來獻
俘未幾馬哈木死先是海童責瓦剌歸言所以拒命

者順寧王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於是上復遣海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剌貢使至馬哈木子脫懽請嗣爵上復封脫懽爲順寧王而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孛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剌復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台內附以迫瓦剌窘甚南保塞自歸上納而封之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蕃富遂慢我使者拘留之彼使歸行劫掠其部落往往寇塞下二十年春大入興和於是上復欲自將征向魯台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

爾入擾其塞吾屬虜矣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灤海側與其孥直北徙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寇上諭諸將虜意朕不復出先出塞待之諸將皆曰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爲先鋒追至宿嵬山不見虜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上封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忠勇王至京師數請擊虜自效上曰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寇邊羣臣勸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出塞數千里至荅口闊納木兒河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文皇帝凡五出

漠北三犁虜庭跋馬蒙韃與將士不異勞苦其深入虜域還望北斗乃在南天是時中外疲費計臣澶漂虜軍興然而沙漠震威遐方賓服當文皇帝世內附韃官率部落雜居塞上不異我民降胡奔卒悉見收養有用爲腹心以至公侯者矣宣德元年太平死子捏烈忽嗣封爲賢義王而脫懽阿魯台所以事朝廷甚恭宣宗念之授之官往往厚其賜于此兩王者內慕朝廷外相攻不解阿魯台爲脫懽敗走脫身入兀良哈駐牧遼塞脫脫不花王子復至塞下襲殺阿魯台妻子部屬掠其孳畜阿魯台與其子失捏子止餘

人馬萬三千徙居丹納山察罕腦剌等處脫懽復襲殺阿魯台及其子使人來告且欲獻前璽上賜勅曰王言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讎傳國久近不在璽也王得璽王自行之是爲宣德九年脫懽既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兼併賢義安樂之衆於是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曰脫脫不花王千元後也脫懽乃請脫脫不花爲可汗以阿魯台衆屬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而阿魯台之子阿卜只俺窮蹙來歸朝廷官之爲左都督傳至其孫勇封靖安伯孫其和寧王遂以和爲氏而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

者爲脫脫不花所收捕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
數入寇甘凉虜皇帝元年命都督蔣貴征之明年春
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往討皆無功
乃命尚書王驥行邊得便宜行事其冬命都督任禮爲
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明年夏
禮貴破阿台朶兒只伯于石城殘虜食盡竄于兀魯
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鎭夷開道兼
行三日夜及之擒其僞將相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
三百有奇逐殺八十餘里阿台朶兒只伯以數騎遁
逐之梧桐林追襲五百里至黑泉僞平章阿的干以

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刀力溝擒僞右丞等三
十人逐出塞千餘里奪還永樂中所封和寧王誥勅
玉圖書以歸莊浪指揮魏榮獲其姪把禿孛羅阿台
朶兒只伯亦來歸矣然亦外納款而已未幾脫懽破
殺阿台及朶兒只伯益東誘兀良哈女直貌塞下四
年脫懽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酋大號
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具可汗名而已
額下妻也先姊主臣竝使貢我亦兩勅荅之賞賜繒
綵帽纓珠寶靴刀琵琶火撥思之屬不可勝計及其
妻子部屬皆有等差釧線脂粉絲絨皆具虜人訾我

賜增人入貢歲益多屢勅不奉約使往來殺掠要索
稍不厭輒造釁端所請財物輒歲增至中國所貴無
有者益誘雜夷與偕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
兀良哈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爲寇屢疏聞勅戒
防禦而已十一年冬攻兀良哈歸遣使來乞糧行乞
見守大同者太監郭敬上勅敬毋見毋予糧明年虜
使使致書宣府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其
書洪守宣府有威名虜慕服之而敬歲私遺虜鐵簇
與虜善故虜欲見也頃之也先部下有來歸者言也
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焉吾屬受明恩何忍爲此也

先曰可汗不爲吾自爲之上旣屢勅讓也先也先益
糾結諸胡貽書兀良哈曰爾祖父皆元成吉思可汗
薛禪可汗所授官俱宜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
也先不報成吉思者元太祖薛禪者元世祖也故事
虜使歸我使送之因留明歲與俱來虜時要索中國
貴無有者使者輒許以媚虜又往往出好語迎中之
也先奏胡樂使者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還當請
爲太師賜也先言使者爲我請婚使者陽應諾已謾
之曰爲太師奏許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三年大
貢馬爲聘來者三千人而朝廷不知也所荅詔不及

婚事禮部復不盡予三千人餘予之物不及所請五
之一虜大媿怒十四年七月誘脅羣胡大舉入寇脫
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
人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偏將吳浩戰死猫兒庄羽
檄紛至太監王振方用事執文皇帝宣宗故事勸上
親征羣臣伏爭不得也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
督石亨與也先戰陽和口被太監郭敬撓軍盡敗沒
及車駕至大同風雨連朝議旋師將發阿剌襲我後
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
繼往盡敗沒克忠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

弟克勤皆死綬以空拳擊虜虜支解之既知其故山
後人相與哭之曰吾醜也故爾勇次日至土木王師
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行遂止營也先乘勝前逼
損傷士卒以數十萬扈從之臣死者五十餘人上蒙
塵坐地而虜人不識也既見上舉動非常驚問無大
明皇帝耶虜舊使來者上識其名呼問之使大驚果
大明皇帝也也先有弟三人曰伯顏帖木兒曰賽刊
王曰大同王則相與召其酋長聚議所以處皇帝者
皆有不善之意獨伯顏帖木兒不可也先卽使伯顏
帖木兒善事大明皇帝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也先數

奉車駕塞下以求入塞時兵部尚書于謙已立上弟
郕王爲皇帝稱上曰太上皇約諸將無輒納太上車
駕絕虜邀挾心上居虜時時見異兆虜不敢加害而
伯顏帖木兒與也先事上甚恭也先曰中國別立皇
帝終不使皇帝還也我當立皇帝爲皇帝之大都
以南則設宴進馬拜慶已何復率其大衆奉駕直至
京師京師閉門而不敢納也先奉上皇還乃所以事
上皇益恭時時稽首行君臣禮又時殺馬設宴召妻
妾以次上酒伯顏帖木兒亦與其妻見上皇如也先
禮大同賽刊二王亦見上皇如伯顏帖木兒禮獻馬

牛羊若牛馬湩射生物畜不絕其明年復奉駕大同
塞下守將不納上皇復去居虜營上意落落穆穆而
虜所以事上如初最後楊善往迎駕駕將歸也先殺
牛馬餞手彈琵琶妻妾奉飲居數日築土臺坐上皇
臺端妻妾酋長膜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行
也先與酋長送可半日程下馬羅拜伏地慟哭伯顏
帖木兒別送上獨遠其所部跪伏道傍善口呼大明
皇帝行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是役也我命之
曰正統己巳之變上皇歸則其明年景泰元年也自
是虜貢不絕屢請送使如故事羣臣請許之制曰使

逼虜有前事朕思絶虜也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絶
且疊制曰朕志定矣於是勅脫脫不花可汗前者使
往小人言語短長兩國傷好朕與可汗共知也可汗
請荅使朕今不復遣可汗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
須少人賞賚乃得厚别敕也先指如之時脫脫不花
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
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通中國爲己害遂治兵
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依兀■哈被弒也先盡收其妻
子殺元裔幾盡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
復使來請送使制詔所以荅之如前然是時虜使來

■不減二千益驕横稍約束即彎弓相向十月也先
自立爲可汗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田盛華
言天聖也我報書稱之曰瓦剌可汗此時阿剌爲也
先大將自言也先求爲太師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
衣賜臣也也先不許阿剌怒也先殘忍荒酒色諸部
稍解散忌阿剌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
召阿剌二子從先鴆殺阿剌次子阿剌懼詐言兀良
哈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也先使賽刋大同二
王與俱臨行觴焉中途阿剌長子亦中鴆死阿剌益
怨紿賽刋大同前渡川自後率部落三萬趨也先所

[illegible]之曰漢兒血在汝身上脫脫不花王血也在汝身
兀良人血在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也先曰
今者我裁明與汝戰退與伯顏帖木兒眞孛羅平章
等議帳中有阿剌故部曲三人轉事也先久也先不
之疑因共趨帳中拔所佩劔刺也先并殺伯顏帖木
兒等賽刋王聞變領七千人躡之既知也先死棄衆
去乘十七橐駝南爲其下卜兒荅追及射殺之而大
同王領其人馬西奔於是也先諸子分部北邊離合
不常瓦剌稍衰矣虜中有孛來者殺阿剌求脫脫不
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而自爲太師自是虜以小王

子爲尊稱而有毛里孩亂加思蘭諸會相繼爲邊患
（虜人謂孩爲父稱父曰阿孩稱祖曰阿不孩然則名孩者舉其尊稱以譽中國而中國不知也）睿皇
帝復辟念居虜中時故得伯顏帖木兒周旋遣都督
馬政齎賜其妻孛來留不遣使使入賀欲獻璽勅曰
璽非眞即眞秦物耳獻否惟爾爾何留我馬政爲天
順二年春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禦之
輙敗猶時飾小捷聞御史劉濬劾之溥行賄得釋已
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明年春虜入大
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賢都指揮李鑑戰死
其秋復寇大同直抵鴈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達京

師道都督顔彪馮宗屯紫荆倒馬二關爲援虜往來
自如勅二關兵出鴈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
守將彰武伯楊信拒却之其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
之敗績遂渡河大掠關隴震動而侍郎白圭都御史
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孛來三上書求款命指揮昇
齎勅撫諭其冬孛來遣使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
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詔青讓令仍繇大
同毋盤陝明年虜使繇大同詔毋多挾人留其餘塞
下官餼之聽與邊人交易未幾小王子沒或云孛來
弑也虜共立其從兄脫思爲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

子遣使入貢賜勅詔諭之成化元年孛來誘兀良哈
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
彰武伯率大同兵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之皆無功
而毛里孩者攻殺孛來弑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他
可汗毛里孩復弑之自稱黃苓王别酋孛魯乃亦稱
齊王遣使入貢於是諸酋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
斡羅出者結乩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始虜之來也或
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
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其部落不敢深入其後
虜我漢人劫之爲向導遂入河套據之河套者古朔
方郡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焉其地饒水草外爲東
勝衛東勝而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國初守之
後以曠絶内徙至是虜穴焉深山大川其勢在虜而
寧夏内險反南備胡矣乩加思蘭故領別部居哈密
北山天順末侵掠哈密雄視諸番竟東渡河與虜合
也二年夏[illegible]延綏上使彰武伯信爲平虜將軍都
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未至
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信至虜退其冬復入延
綏參將湯胤勣敗死而諸臣言復套者種種矣明年
春毛里孩乞通貢不許則渡河東侵大同以撫寧侯

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
毛里孩再求貢詔永駐軍而兀剌自也先死後數歲
戢至是其子阿失帖木兒者遣使來貢復稍張與毛
里孩諸酋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
其冬斡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爲平
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率京邊二軍往禦之永至亦數
以捷聞越等俱陞賞論功永世侯然虜據套自如延
綏大同塞下大擾而所調遣二鎮六萬有餘餽運艱
矣兵部亦言虜未可遽滅宜散遣塞下諸軍食於本
堡七年冬召永還以邊事委越及總兵許寧會虜入

敗參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大發兵搗套集廷議請擇遣大將專事虜於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而延綏巡撫余子俊埤山築牆設墩臺皆堅虜自是不敢大入毛里孩孛魯乃斡羅出三酋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乩加思蘭爲太師以女妻之九年秋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與許寧及遊擊周玉等分薄其營大破之師還邀敗滿魯

都等於道虜自是遠徙不敢居河套矣始乩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乩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乩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乩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而是時中官汪直少年用事王越朱永附和之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越爲直謀紿永將大兵繇他道身與直將輕騎從宣府大同俱會於楡林既至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諜虜帳在威寧海

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破之斬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詔封越威寧伯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秋虜三萬餘騎屢入寇大同邊連營者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大同總兵許寧禦之無功乃以捷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而巡撫山西都御史邊鏞亦能與參將支玉悉力捍禦然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無寧歲而是時滿魯都已衰弱

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禿猛可王卽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亦思馬因不協相攻亦思馬因死而瓦剌有兩太師一克捨一革捨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爲大師革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讐殺小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爲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我以虜僭名號其故態不問也伯顏猛可立幼恐太師專權廢不復設與瓦剌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利諸邊稍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篩火篩者脫羅子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

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漸盛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復以王越鎮陝節制諸軍明年秋越襲賀蘭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多殺掠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遛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失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之銳怯罷還代以保國公朱暉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以都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太監逵監軍暉行至河套襲

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而賞過之虜分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召還以秦紘督師鎮陝虜稍靖十七年夏歸正人報虜有異謀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時天子方銳治思一大創虜如文皇帝時而劉健謝遷諸大臣以承平久不敢決上然上猶拜朱暉為征虜大將軍苗逵史琳督師豫簡京軍分遣大臣督餉大同居庸關伏警至會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闌靈州詔督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內地總兵李祥偏將仇鉞擊走之敬皇帝崩踰月虜大舉寇宣府總

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為所圍俊疾救解遊擊蔣寶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算復命逵暉琳出禦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靈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以楊一清為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會逆瑾竊柄輔臣本兵相繼逐去一清旋致仕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驁行閫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實半輸瑾虜所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

之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寬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孛來戰子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剌入西海而西海始有虜亦不剌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讎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別部阿爾禿廝與亦不剌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

塞殺兵民頗守臣輒以捷聞甘肅巡撫張翼陷虜金
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據之自是轉掠松潘洮岷
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慘于西陲八年
夏五萬騎繇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以咸寧侯仇
鉞總兵禦虜鉞至屬虜寇萬全衛與戰失亡多以捷
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
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康彪戰死總
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
督白玉爲大將協蘭禦虜他將皆屬永等多挾從人
多所請乞未出國門已費金錢十餘萬卒無功蘭玉

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泗置壽飯田開如農家餉虜食
之多死者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明年夏入大同詔
都督劉暉侍郎丁鳳率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
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賈家灣
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王唐死之浩再戰猶敗虜遂
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
秋五萬騎入大同塞窩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視部署
總兵王勛等遇虜應州虜圍之督兵援勛艱殊死戰
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
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

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大入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
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嗔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
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
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如故嘉靖元年入
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離
鎮城築水口等五堡禦虜衛城遣卒二千五百家戍
之卒畏徙參將賈鑑督之嚴卒殺鑑及文錦多走出
塞降虜明年屢入陝西諸塞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
賀蘭山後出沒擾邊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參將王經
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塞總兵鄭卿杭雄

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
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
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寨杭雄禦之
敗績遂繇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解仇結親謀內犯
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退而怨擁十萬騎入寇
總制唐龍請許之上曰虜宜討大臣取目前計優縱
之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不得闌突以數萬騎渡河
西襲卜兒孩大破之收其部落勢益熾盛卜兒孩者
亦小王子部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厮共患邊
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李瑾治軍嚴大同卒

因是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法行誅卒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會曰吉囊曰俺荅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剌有七子長吉囊次俺荅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直關中俺荅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荅各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

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崙邊自肥日益強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測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取其子女玉帛虜因合兵急擊大破黃毛以是無反顧專事我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州大掠已分掠東西諸塞無寧日諸將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劫其營虜畏

之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總兵江桓下詔獄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尚文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塞盡破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冐再遇馬連堡又敗留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虜復掠固原會大雨道濘虜騎困弓矢膠劉天和與戰大獲殺吉囊子小十王捷聞上喜甚天和及周尚文等皆增秩諸賞賚甚渥明年秋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却之以樊繼祖督宣大山西三鎮兵道遣天爵還陰賂虜令無蹂躪己所部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繇白泉口長驅至寧武

關石湖嶺副總兵丁璋力戰死繼祖堅壁不敢戰俾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虜越而南殺掠至平遙居民揞白挺與格虜以故却而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甚浸淫平定壽陽間矣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罷歸而黜道爲民二十一年俺荅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克漢求貢大同巡撫都御史龍大有誘納之縛天爵殺受禿等假言以計擒得者上擢大有兵部右侍郎諸將吏陞賞者數十人梟天爵於市俺荅怒入寇屯朔州廣武越鴈門關趨太原諸將卒無禦者遂南下沁源襄垣長子等州縣已復

綠忻嶂代移營北屯祁門參將張世忠督兵力戰虜圍之數重自巳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俺答青台吉哄蠟哈哈剌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而已偏帥張世忠起營約戰諸將皆閉營自守虜以騎三千餘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不念血盟耶世忠傷虜矢丁馬步戰血目火藥盡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家天刑存汝這耶遂戰死虜從鴈門故道去茲入也往返踰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十餘萬人馬牛羊十倍之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萬頃皆以石天爵爲詞時上極意憂邊出京兵捐內藏有請輒應顧虜氛熾甚將士東西疲馳騖且積弱習

怯往往恣虜深入伺既去則掠一二情歸者告捷甚至殺降拾死屍轉鬻貰諸督府亦姑聽之於是戒律日弛內地之塗炭極矣吉囊歸與所鹵忻代妓日夕淫縱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於是俺答獨強盛俺答有九子長曰黃台吉其有名者曰青台吉曰鐵背台吉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俺答黃台吉勸俺答毋尽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與連和亦不剌阿爾禿厮始雖通歷西海爲甘凉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折而入虜二十五年俺答復使使詣大同塞求貢爲邊兵所殺其秋復來請上不之許蓋

虜數年開求貢而我輒拒之我既不能有所加虜虜益畜憤深入而邊臣掩敗匿功者踵至上雖憂邊亡繇知其敗壞也是時總督陝西兵部侍郎曾銑自謂見才與大學士夏言善則請議復套言秋高馬肥北中國詘時也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比及春深賊勢衰弱虜詘時也臣請用練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春夏之交攜五十日糧抵其巢穴材官騶發礮矢雷激虜不支矣歲歲爲之且擢遠徙我乃並河爲塞置衛所分戍卒修屯政用以省轉輸壯形勢中興大烈也惟陛下裁斷下兵部以爲難而上壯之命銑圖

上方略聽便宜從事其明年總督宣大翁萬達言虜自冬春來輒求貢詞恭似可許上方主銑議青萬達其明年上意則中變下廷臣再議甘肅總兵仇鸞在鎮貪縱銑劾之被逮至則言銑與夏言朋奸啟釁上怒而夏言曾銑誅矣銑善治兵虜聞銑至其穉弱皆嚙指自其誅無敢議復套者其妻十皆流徙而天下哀之其秋虜犯宣府入鎮安堡經雲州永定隆慶懷來等處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關輔大震二十八年把總指揮江瀚董暘與戰滴水崖沒全軍虜遂東犯永寧大同總兵周尚文宣府總兵趙國忠追敗之

是歲寇大同寇榆林寇宣府寇遼東而邊入困甚矣二十九年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為虜所敗死虜得二將頭遽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詔發京邊二兵備之邊兵遠不能猝至京兵市人耳其秋以數千騎寇薊鎮入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力禦之稍却虜悉衆綴我師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虜遂大殺掠順義密雲懷柔近畿諸縣吏士亡算俄犯京師京師猝不備虜駐旬日出關上怒兵部尚書丁汝夔若以勤王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不戰而汝夔守謙誅矣是役也我命之曰嘉靖庚戌之變是時

上偏喜仇鸞拜為大將軍仇鸞者故代張達為總兵知虜欲大舉入大同使其僕時義賄之東寇以有薊鎮之入鸞乃佯奏若先知虜入薊鎮者請提兵備京師兵至虛聲張遠戰上見汝夔守謙蓄縮謂鸞能專以邊事付鸞鸞多作大言而已而俺答寇歸畜產死人民疫病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乃使其子脫脫請息肩於邊於是鸞始議開馬市中虜詔給金十萬易布幣市開於五堡漸及延寧使侍郎史道主之明年成俺答出塞甚喜而是時中國人以罪亡入虜中者有丘富周原蕭芹之屬富有智略俺答待之厚至親

為掃除宮說虜墾田積粟造舟渡河大収謀勇之士俺答懸書穹廬之外曰嘗為中國舉人諸生者有幸臨吾厚遇之邊民黠智者率詣俺答自言舉人諸生俺答令富試能者統騎伍不能者給甌脫地使耕芹說俺答曰市非計也聞大同帥毒水上流陰伏甲市傍太師幾不免虎口矣大同歲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破則大獲其子女玉帛是之不利而市為俺答頗然之其左右復受芹賂為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頹者芹乃令其黨入城內應市畢則擁虜門我諸門會謀泄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入

試其術不効乃告我曰劫城者芹教我道又賂脫脫令縛芹虜因執芹并其黨數十人上聞道鸞皆進官秩然芹其小小者耳數令虜苦我邊者丘富也是時兵部郎楊繼盛言市非計上下繼盛吏議其官而虜市畢則復掠且約河西諸部內犯且請以牛羊易粟豆且為土蠻請市上見虜無厭詔罷市名繼盛還而虜以故連犯遼東於是徐階發鸞賄虜事會鸞死發棺僇其屍時義等悉論棄市三十二年秋俺答大舉入寇下渾源東寧靈丘廣昌等處急攻揷箭浮圖等峪關南大震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擊却之

虜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等縣而套虜駐鄜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屠掠且徧乃移營中部以瞰涇原會久雨乃去蓋入內地者二十餘日所殺擄擒掠無類矣三十三年虜犯大同左衛總兵岳懋與戰死復殺掠至朔凡十餘日其冬薄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上爲之動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力禦之遯去上大喜其明年連犯薊鎮宣府參將趙傾葵李光啓禦之敗死上下賞格擒斬俺答諸酋者賜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亡虜中者舍人張邦奇自言俺答有秘書寶劒在威遠堡

虜急攻堡不破去歸虜虜畜邦奇帳下其智能之不如富其愛惜之則愈富甚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動及弟浩入虜招之大同人孫廷美陷虜中心不平富所爲與浩謀刺之浩曰說之歸不從刺死之未暮也因共說富富問計於諸生計安國曰居與歸孰善汝爲我籌安國曰公歸林中羽而居則釜中鱗也官家招降之文擒俺答者予萬金寧不信耶公莫若以此時成事取功名毋失邦奇曰勿聽君無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怨購方急歸且爲他人功能取功名乎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若賣

丘公與中國耳富遂殺廷美與浩約呂仲祿內應攻大同是年趙全亡入虜全故與富皆用白蓮教惑人官捕富急富先亡至是全事覺與李自馨同入虜詣俺答俺答使與富處富故居豐州州在大同右衛大邊外崇山環合水草甘美富與全自馨城而居之搆宮殿墾水田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教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之事俺答喜加全與自馨爲酋長每出掠則置酒全所問計云丘富之約呂仲祿內應攻大同也教虜分三道入會虜諜言中國今有備關陝遊騎又皆安難樂死乃散去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

其秘書寶劒堡中卒擒之并得呂仲祿奸狀伏誅事聞命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虜入右衛抵應朔懷仁諸州縣其冬俺答子辛愛有妾名桃松寨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來降總督楊順自詡爲功送之闕下辛愛來索不得縱掠大同諸墩堡國右衛數重順恐詭言虜願易我以趙全丘富總制尚書許論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及收令哥歸出塞誘之西走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殺之不惟趙全丘富不可得虜益圍右衛亟烽火斷絕者六月餘城中薪屋食牛馬上逮順詔獄代以兵部侍郎江東黜論爲民代以楊博

其時故帥尚表在圍中率兵突圍與戰獲俺答孫及
壻與酋各一人而博與巡撫楊選總兵楊承勛嚴兵
分進虜解三十八年虜謀大舉入寇諜者偵其將入
屯駐會州屬夷影克哈孩等爲嚮導詐稱虜欲東犯
總督薊遼王忬遂分兵東兵奔頓號令數易虜遂乘
閒入潘家口事聞降巡撫順天都御史王輪二級外
調之總兵歐陽安等論死繫獄切責忬忬惶恐稱疾
上怒忬不任逮詔獄論死西市復使楊博代是歲山
西僉事張時破虜於龍門時易州人傳聞虜至私與部將計虜入必先掠龍門龍門宣府右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過近紅門此爲患不少乃自選騎卒得士百餘人趨援龍門

能虜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爲營營長可數十里時復私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屯夾道道狹難倅驟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騾馬牛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時令集民間車環以爲營以五色綵繒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於龍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執入虜壁斬騎將騎墜輒剸殺之有捕虜者詒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若此固之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車盡五綵龍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恐爲遁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殆豕死戰不可取相持于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虜困罷去卒保龍門之三十九年春虜
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大同總兵楊漢出擣其帳于
灰河虜稍遠徙其秋漢復與參將王孟夏等擣豐州
焚板升百餘居頃之虜攻山西繁道梁越關大掠循
代州以南轉掠五臺崞縣出寧武關漢乃坐革職是
時也俺答居西海患疽部下病死率衆東還犯莊浪
殺掠甚多四十二年三衛夷酋通罕叩關索賞薊鎮
副總兵胡鎮伏而執之縛其黨十餘人曰向者爾夷
來關下撲我諜卒四今送所撲我卒者來抵我卒命
通罕之子懼送撲我卒者至而通罕者辛愛之義妻
父也總督侍郎楊選則釋所送人獨留通罕令其與
諸子更迭質以牽制辛愛使無寇邊三衛夷人皆怨
道虜大入掠順義三河等處京師爲戒嚴選引通罕
父子斬之然後尾虜入援虜大掠諸縣鎮所殺鹵亡

算總兵孫臏遊擊趙溱死之既七日乃出疲極失道
衆皆擾亂諸將尚莫敢發一矢望塵尾之而已上審
虜所以入皆坐選質通罕所致而選誅矣此其大者
爾其餘終嘉靖之世寇邊者不可勝紀也俺荅有騎
七萬其精騎可萬餘黃台吉有騎二萬其精騎可七
八千青台吉有騎萬其精騎可三四千大入大利小
入小利我所以備無論春秋不待馬肥也虜有一酪
一肉分甘命酬目其大酋以及諸部皆遍而我將士
隔絕不免寒餒虜傳箭爲號令心志齊一而我施發
靡常虜馬已馬也馬始生驅之乘高絕險飽養之而

我卒養宮馬虜以搶掠爲生我徒謀逃死而已世宗自其初年已留心邊事曉飭淵居西內顧未嘗一日忘匯圍之政庚戌以後周防尤切每風霾見異輒行警戒請兵請餉毋所怪發益復明功罪邊臣邊將時有失事輕者逮繫重者就誅夷邊臣邊將益圖張功掩敗而嚴嵩當國乘上深宴多營貨賄稍有敗事唯有徙直長安冀左右上前買此七尺軀而已大農所發邊餉郎不貲多以充囊遺不肖者用肥其家矣自楊選誅後邊臣益務自覆蓋嘉靖末年遼東總督都御史劉燾知上奉玄謹疏言諸將禦虜功狀謂虜入犯

時値海水暴漲騎多陷沒者上曰此海若効靈下禮部祭告之燾等皆賞其敢於滑稽誣罔如此此時丘富來塞下中流矢死矣獨趙全在虜奉俺荅爲皇帝作朝殿燒紙上樑贊呼萬歲天忽風殿樑落虜壓死數人俺荅驚不敢坐也其所爲板升虜西掠則留居其老稚有衆千餘守之虜不耐暑夏徙帳大青山口亦不能屋居云趙全說俺荅门劑門臺垣固所徵卒常選未易卒攻晉中兵弱亭鄣稀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中國人耕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得所欲矣俺荅乃分六萬騎

爲四道入井坪朔州老營偏頭關諸處邊將皆不能禦虜長驅入嵐遂破石州殺其知州亮石州男女死者數萬人復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汾入晝夜不利引去東趨鴈門出虜入內地且以一月計損人畜數十萬是爲穆宗元年全說俺荅曰自此塞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然是時俺荅已老亡大計也居頃之三衞會匃土蠻入薊州塞大蹂昌黎撫寧樂亭盧龍聞總兵李世忠不敢出擊虜圍之閧解諸將追之有棒槌崖深十餘丈會大霧虜迷失道墮崖崖滿後騎踐之過諸將得趙

割首俺荅有孫名把漢那吉者鐵背台吉子生三歲而孤俺荅盡屠鐵背台吉諸婦使其妻養之長爲娶兀慎部女曰大成比妓把漢那吉又自聘兎撦金的女未娶而俺荅有外孫女業許配襖兒都司矣美而豔俺荅則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荅慚予之兎撦金的把漢那吉恚曾俺荅西掠土番把漢那吉攜其妻及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敗胡堡求入總督尚書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餼飭輿馬官爵之示俺荅俺荅急之則因與構使送我板升諸叛人不聽卽耆

誅那吉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
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
一屠者谷蠡秩秩那吉勢必爭我因按兵稱助推亡
固存此安邊大略也因具以上聞詔可授那吉指揮
使阿力哥正千戶俺荅自西番聞把漢那吉亡來歸
疾馳還率數萬騎軍平虜城外所樹旗志裂帛爲雜
色白如荼朱如火玄如墨趙全益教之必困我俺荅
妻哭罵俺荅曰老誇不避死信漢叛兒侵漢是速殺
吾孫也俺荅乃遣夷使來祈請崇古故不令使人見
把漢那吉引之高閣上騶從導把漢那吉其下夷使

訝問那吉耶胡爲乎漢威儀諦視果也喜還報崇古
因使虜所狎者鮑崇德與俱俺荅見崇德大悅崇德
責俺荅太師有孫忿而入中國中國官之修之騶從
而盛之衣冠太師不德乃用稱兵太師有孫在中國
人手而太師不念也不亦不愛其孫之甚耶俺荅曰
我敢犯中國我思我孫請以珍贖崇德曰中國何貴
珍也太師誠聽吾畫可無一緡費俺荅曰唯命崇德
曰叛人趙全在太師所有年矣令太師有叛人入中
國而中國納之日夜教中國若太師太師不甘心之
乎太師若以此時歸中國叛人中國誅叛而太師返

愛此寧費一緡者俺荅喜上書請約麾騎避一舍而
黃台吉未之知也以萬騎趨鎮城崇古示以把漢那
吉矢黃台吉手矢泣曰此亡弟故物遣其部虜隨使
入逢時勞之膠糯黃台吉喜遂去俺荅欲先得把漢
那吉後送全崇古不可乃使副總兵蔡宗儒之子應
質俺荅喜遣伍奴柱收捕趙全李自馨劉四等以獻
自馨者諳文字四有膂力而周原善醫閻燮先自爲
矣伍奴柱故俺荅紀綱僕自俺荅愛全伍奴柱乃出
其下至是縛全悉分其貲財把漢那吉歸祖孫嗚嗚
勞苦百拜南向因遣使入謝求貢方物備外臣上下

議兵部議未定詔三鎮並議之乃磔趙全等於市復
下廷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兵部尚書郭
乾言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之制馭長策
也九塞諸虜俺荅最雄自上谷抵甘涼穹廬萬里嘉
靖間以謝絕致憤跆藉諸邊三十餘年今儼然聽命
藩籬之外夫復何惜蕘街尋丈之地隔閡夷情惬小
皇化失神靈想望宜從其請而大學士高拱與崇古
力主之俺荅乃與崇德爲鑽刀之盟其詞曰天王佛
祖諸我盟誓兩家有違遭此鋒利於是具疏稱臣願
世世內屬詔封俺荅爲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

爲都督同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賓兔台吉等十八人爲指揮同知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爲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爲正千戶呵拜台吉等十二人爲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爲百戶俺答率所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謝恩百官班賀是爲隆慶四年昆都力哈卽老把都也頃之兵部下市令貢馬毋過五百匹上駟三十進御夷使毋過百五十人設藁街邊城無入都市期自二月以至四月爲卒大同于左衞得勝堡宣府于萬全右衞山西于水泉營黃台吉與父不相能巽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

叚絹綵紬諸貨官市畢聽民爲市其秋市成凡得馬七千餘匹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虜吉能及切盡着力二酋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紅山墩切盡着力二酋市寧夏淸水營吉能者吉囊子始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酋也帝何遺擇焉崇古令好語曰爲若請矣至是亦封吉能爲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差與切盡着力皆許市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俺答念佛表請金字經及剌麻僧詔給遣之已復以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將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兵

部議印宜予鐵鍋宜勿予卽予三十鍋使者毋聽入止而饗食之邊諸將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每市時身赴塲禀禀奉約束除王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示調停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役功車夷華固等東徙革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閒始流居宣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拔歸諸郎以黃台吉劫車夷請兵之崇古曰虜方和毋怒也請諭虜王毋口置二酋分地千旣謂之守口夷自虜市成邊境稍寧論顧諸臣始謀本謂借和修邊備其後備旣不修抑又復弛虜凌驕不如約所市

易率敗馬一入輒死而我歲直日增至糜金錢數千萬緡不給則剝士供之瓦剌自正德後稀往來宣與虜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輒以復讎瓦剌爲名大酋食諸番西北若之而東虜土蠻數入遼東塞李成梁守遼東以功封寧遠伯

郎日天道恢恢豈不大哉雖窮荒異類人彝行其間也先狠悍卒不得其死俺答無大志求貢市而已累請不許憤焉騷邊者三十餘年其晚節稽首稱外臣用以善終嵩明興以來二虜至强矣古云虜者天之驕子非也有豪傑生其閒焉則强至謂縉紳之儒專

主和親介胄之士專論征伐今乃反之縉紳之儒闒主征伐介胄之士斯議和親一嘗其難一不復其事也然予考論防邊之道無他焉謹烽火嚴斥堠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古人備矣夫人君者蓋在馭將哉蓋在馭將哉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時游海濱過綵城闕遇纈項之墟樂之封其子厭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爲大寧路北境高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各遣使來

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封子權爲寧王塡之後置大寧朶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故是名內外二邊與遼東宣府東西爲外藩成祖靖難時將引兵南向患寧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擁寧王燕府中賜予兀良哈說之兀良哈皆喜成祖行寧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寧王西入關於是取其三千人爲奇兵立三千營成祖德兀良哈天下既定盡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等處尋增置卜剌哈衛大小頭目二百七千枝歲再貢給牛具酒食布帛良厚自是其部落益

蕃我第守內邊與宣遼聲援隔絕矣久之陰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師擊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首數百擒酋長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餘萬宣德三年上出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分兩翼擊之手射其前鋒三人斬其酋渠正統中屢寇遼東延安境上怒其反覆不常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分勦之勇等擒捕其擾邊賊徒獲其人畜而左參將都督同知楊洪亦俘斬兀良哈安出等部下於克列蘇等處兀良哈亦詣伏罪自獻所獲犯邊諸人朝貢不絕

也三衛中惟朶顏據地最險兵騎最強十四年也先寇東部大寧福餘不能自立從也先爲向導隨之來貢見我所以待也先比其待三衛加優數倍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自是天順成化間與朶顏輒通北虜毛里孩阿加思蘭等入寇已輒謝罪國家輒撫納之而彼亦小小爲寇抄不絕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甚衆自是釁起陽順陰逆然亦貪我賞賜不絕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本兵王瓊請責問花當執其子償罪花當懼寧棄其子不敢絕漢奸嘉靖中

與北虜爲婚媾時時導虜入我邊詰問之輒支吾對
我中國不能爲我主與婚媾求好而已朶顏酋長近
有長昂董狐狸炒蠻夷婦大小嬖只猛可順等號爲
六兇長昂兇其子賴蟒尤兇橫恃險而强有自來矣
王世貞三衛志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
國公勇出喜峯口左都督諒出界嶺口興安伯亨出
劉家口左都督傳出古北口除樂江從柳河經大小
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敗泰寧朶顏於虎頭山
函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亨
進爵侯都督諒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恨
刺骨因通也先爲鄕導入寇矣考實錄分兵入境皆
是第未嘗以大捷獻及還師封拜諸將書及三衛怨
刺骨蓋其私記誇誕
之詞而世貞採之也
郎曰葉夢熊曰永樂八年北伐至鳴鑾戍語金幼孜

曰滅此殘虜唯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則
邊境永無事矣是棄大寧非成祖意後世謂欲借屬
夷藩籬中國誤矣至宣德五年弃開平而失之喪地
三百里遂是左右臂俱折而松關潢水險固在虜夫
不得祖宗之意而揣摩其影響以幸苟安此二百餘
年之大誤也

晉江何喬遠　譔

王享記五

東北夷

海西　建州

海西建州夷皆名女直古肅愼國後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隋曰黑水靺鞨唐開元中以其地爲靳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强盛號渤海黑水往屬之後渤海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是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臣屬於遼避遼諱改女直至阿骨打而大滅遼爲金以其地爲大寧府元滅金設軍民萬戶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黑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總攝之洪武初歸附高皇帝爲設都司衞所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鎭撫等官使因其俗自相役屬不給官祿聽其近邊駐牧保塞不爲寇而厚之宴賞永樂初成祖益遣人招諭之於是諸夷盡附皆置衞所授官如洪武時成祖又爲置馬市開原城給賜其酋長衆布米其有願居內地者於開原設安樂州於遼陽設自在州以處之皆量授以官聽其耕牧自便於是諸酋長聞風麕至成

祖先後爲置奴兒干都司一建州等衞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溫千戶等所二十其來貢諸夷又有速溫河地面等三十八地西哈魯喜樓里城別里眞站等七站又有巫里阿口等寨凡五十八所罔不內嚮歸誠稽首闕下者矣奴兒干都司朶顔衞泰寧衞建州衞必里衞福餘衞洪武間置兀者衞兀者左衞兀者右衞兀者後衞赤不罕衞屯河衞安河衞俱永樂二年置毛憐衞虎兒文衞失里綿衞奴兒干衞堅河衞撒力衞俱永樂三年置古賁河衞右城衞塔魯木衞蘇溫河衞斡灘河衞兀者前衞卜顏衞亦罕河衞納鄰河衞參蘭河衞兀列河衞雙城衞撒剌兒衞亦馬剌衞斡蘭衞亦兒古里衞脫木河衞卜剌罕衞密陳衞脫倫衞嘉河衞塔山衞阿速江衞速平江衞木魯罕山衞馬英山衞土魯亭山衞木塔里山衞朶林山衞兀也吾衞吉河衞劄竹哈衞福山衞肥河衞哈溫河衞木束河衞罕荅河衞撒兒忽衞劄

寧衞俱永樂四年置阿古河衞喜樂溫河衞木陽河衞哈蘭城衞可令河衞兀的河衞哥吉河衞野木河衞納剌吉河衞亦里察河衞野兒定河衞卜魯丹河衞好屯河衞喜剌烏河衞考郎兀衞赤速里河衞阿剌山衞隨滿河衞撒禿河衞忽魯山衞古魯渾山衞阿資河衞南里河衞荅剌河衞撒只剌河衞阿里河衞依木河衞亦文山衞木蘭河衞朶兒必河衞兩門河衞俱永樂五年置納木河衞童寬山衞兀魯罕河衞塔罕山衞者帖列山衞木興衞友帖衞不魯衞剌魯衞益實衞乞忽衞兀里溪山衞者灘河衞弗朶禿河衞阿者速河衞撒察河衞斡蘭河衞阿眞河衞木忽剌河衞欽眞河衞克默河衞塔剌赤山衞屯罕河衞訖里河衞列門河衞禿都河衞賓山衞忽里吉山衞莫溫河衞蒲列河衞俱永樂六年置卜魯兀衞萬林衞把城衞納肥河衞忽石門衞納鄰山衞木里吉衞忽兒海衞伏里兀衞乞勒兀衞愛河衞把河衞和屯吉失里木里衞阿倫衞古里河衞塔麻速衞俱永樂七年置木與河衞木剌河衞喜申衞使坊河衞甫兒河衞赤麻河衞兀應河衞法因河衞阿荅亦河衞木小山衞葛稱哥衞俱永樂八年置撒罕河衞建州

古衛只兒蠻衛兀剌衛順民衛囊哈兒衛古賁衛大潮渣衛哈兒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河衛弗思木衛郎撒衛俱永樂十年置斡朶倫衛永樂十一年置哈兒分衛阿兒溫河衛速塔兒河衛兀屯河衛亥城衛和卜羅衛老哈河衛失兒兀赤衛卜魯兀河衛可河衛乞塔河衛兀鶇忽衛俱永樂十二年置者冬河衛剌眞衛兀思哈里衛忽魯愛衛俱永樂十三年置古賽河衛亦馬忽山衛俱永樂十四年置阿眞同眞衛亦東河衛亦速河衛俱永樂十五年置建州右衛衛寶古衛阿塔赤衛塔山左衛誠討溫衛俱正統間置兀者托溫千戶所兀者穩勉赤千戶所兀者已河千戶所兀者揆野木千戶所海剌兒千戶所哈流溫千戶所兀禿河千戶所疎和兒千戶所哈三千戶所哈剌哈千戶所兀的罕千戶所可里踢千戶所兀音千戶所只陳千戶所鎖郞哈眞河千戶所得的河千戶所與江河千戶所哈魯門山千戶所古賁河千戶所數答河千戶所俱永樂間置又有速溫河地面昏純迷河地面兀兒家車地面施伯河地面卜魯丹河地面勝和兒河地面木溫地面諸卑河地面可木山地面車讓河地面欽眞河地面困只河地面兀思哈

野地面古里河地面卓兒河地面撒哈剌地面亦禿渾河地面古里罕河地面忽忽八河地面失木魯河地面把兒卜河地面木倫河地面崔哈河地面黑龍江地面也令河地面那門河地面卜忽禿河地面弗孫河地面兀魯溫河地面撒只剌河地面兀察河地面畢力木江地面約里木地面播吹地面游西地面蘇分地面失令地面亦馬阿咬東地面哈魯城葛樓里城別里眞站古代替站伏答林站別兒眞站弗朶河站五速站忽把希站播兒賓站黑勒亨右站黑勒里站五里河口那令口火名口日兒河必與河鎖失河古因溫都魯河斡的因河凡五十八處其夷有三種居海西等處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等處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國遠甚建州居中最強有貂皮人參松子之利屋居耕種服食頗類中華永樂末建州夷人居前開原者叛入毛憐衛相攻殺宣德開解撫之遂以建州老營地居開原人名爲東建州老營地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挾衛印亡入朝鮮董蒼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更給印亡何凡察歸詔予董山故印上其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衛置右衛使董山以新印領左凡察以故印領右末年也先入寇犯京師脫脫不花犯遼東邊陲不靖者數年海西女直之有名者率死於也先之難朝廷所給勑若印皆失之其子孫無所證以請襲歲入貢弟名曰舍人道不得乘傳宴不得預上廌

所貢貂若馬不中者邊臣輒却之舊時入貢人數以數百天順中裁之無過五十賞賚漸薄繇是諸夷不至屢擾邊成化二年命總兵官趙輔總督李秉督諸將擊之指揮張勝等敗之玉洲參將孫璟周俊敗之分水嶺追出邊外三百里餘璟驍將也虜人呼爲蟒孫其與諸夷戰連三日俱令軍士下馬行且鬭自朝及暮凡數十合而總兵施英者亦併力合攻賊敗走復繇鳳山人秉使指揮傳海王衡爲左哨李英徐祥爲右哨夾攻破走之已董山悔罪歸我所掠人以贖被虜諸人許之復下禮部移示邊臣遇貢夷以禮貢

物聽自効第其人建州獨多多冐毛憐衛人規賞賜守關者輒拒之毛憐建州復絲此數入犯朝廷仗都督武忠往諭之董山等悔罪來貢朝廷勅責之皆頓首謝及出就宴其部下指揮又有出嫚罵語嚇廚人銅牌者至給賜復奏求素蟒衣玉帶金頂及銀酒器不一一朝廷量賜之而已而遣行人送還約束之途中然其部落寇邊不絕也上命總兵武靖伯趙輔拘董山於廣寧使還諭其部落毋再入寇乃返之輔等召董山宣勅董山遽出袖刀刺傷通事其夷屬亦各亂刀雜刺館伴兵卒輔擒捕董山格殺其二十六人

囚餘人以俟命朝廷命王瑛爲副總兵與輔征剿之其冬輔與總督李秉督都指揮柯忠等分兵兩道抵其巢穴而朝鮮亦發兵助我遏其東道於是右監丞韋朗等破之朗家寨王瑛與遊擊將軍王銓等破之於五嶺副總兵都指揮同知裴顯等敗之將火係赤玉馬代若茹等塞摟剔之松林山輔秉言董山復歸若邊必大奏朝廷誅之安置其降人於兩廣福建諸夷心懷忿然尚貪中國賞賜時往來中國賞賜雖薄夷人往往增多人數且至千餘又求董山子脫脫襲父職而朝廷亦許之董山者貪狡夷奴雖朝貢亦潛

受朝鮮官職賞賜六年怨朝鮮助我治兵相攻潛誘作亂此時彭誼爲都御史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其酋斬之奪其馬騾器械輜重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總督都御史陳鉞勘究都督産察者散赤哈姪也方入貢管指揮懼路産察白言無有散赤哈恨之聲言且犯邊鉞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率所部欲絲撫順關進參將周俊恐赤哈見鉞則管指揮事露馳報曰海西夷素不從此關進恐熟知道路開釁他日鉞是而阻之其時散赤哈已入

關則大怒折箭誓恨復歸海西道從建州過建州三衛夷人懷董山之忿有日矣卽留散赤哈聚兵數千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獨近塞也僧格等十八族皆土著虜方有使貢恐我誤兵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鉞曰犯邊者海西人無預我我等十八番皆有人入貢未還也鉞方欲自辭與副總兵韓斌等收繫也僧格等杖殺之乘夜襲屠十八番謬言於朝曰擣巢功一月之關捷首四五至復請益兵征討之通事王英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臣屬世世豈有叛理朝廷遣行人伴送貢夷彼中途不得買賣賺

都御史貪功啓釁失遠人心公請於上往彼撫諭察鉞所爲此可爲公功英請從直喜以聞而司禮監懷恩尼之上命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往而廵案山東御史王崇之以實聞矣文升至鉞方望與圖功文升主撫而已被虜十八族盡來訟冤文升賑恤焉因言建夷叛服靡常我已招降董山而又殺之近復搗其巢穴槩及無辜失信生禍莫此爲大招撫征討唯上命之時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是文升言居頃之東虜遯犯靉陽諸堡英復言於直此時可言上擊退虜并招撫建夷爲公功直請上得行直行鉞厚賂中朝大臣與直厚者爲解脫自大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民候直過羣伏道左保任之直至鉞便服雜僕從左右朝夕其中直左右得鉞賂交口贊鉞直喜鉞甚鉞因譖文升於直并及牟俸而牟俸罹禍矣於是直請勘治建州先後失事諸臣罪請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與之俱文升坐撫夷不盡致其犯邊論謫戍直歸鉞復言於直酋伏當伽修怨怙忿當誅朝廷復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襲破之永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其五人竄其七十餘人而永緣此進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增歲祿諸

夷大忿益深入慘往特御史強珍暴其事坐謫戍而邊事益壞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請於朝許之正德間海西夷加哈叉竹孔革等爲亂旋撫諭解散嘉靖中速里武居松花所最強其地爲諸夷人貢必經道有開原城外山賊猛克者嘗邀諸夷歸路奪其賞速里武殺之十年來貢朝廷厚賜慰奬之速里武一作速里咸其後請乞頻繁大率以詐冒得官貢人浮常額乃從兵部議下邊臣嚴覈人數如舊制二十一年夷人孛撒赤哈等入寇廵撫孫禬禦之多失亡頃之於敖爲廵撫坐減賞物夷人譁敖許殺譁者夷挾怨數入塞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遼東西大困隆慶五年高拱飭邊以副使張學顏爲廵撫李成梁爲總兵其冬建夷汪住等以六千餘人入犯成梁力戰大破之驅入其巢穴斬首虜五百八十餘人斬酋首把兒大寗公提二人夷乃稍戢萬曆末復爲亂天啓初地入於夷人矣其地在混同江東開原城北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

西戎上

哈密 兀良哈附　安定衛　罕東衛

赤斤蒙古　曲先衛　土魯番
火州　柳陳城　撒馬兒罕
魯迷　天方國　默德那國
于闐國　日落國　亦思弗罕
黑婁　額郎飢　哈辛
西域去中國最遠禹貢所謂析支渠搜今之甘凉漢
匈奴右賢王地也武帝傾海內財始取之設酒泉張
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已較
尉絕北虜西番交所謂斷匈奴右臂至光武閉關謝
之唐太宗斥邊西域入貢始盛及其中葉雖六盤山

外亦爲吐蕃所據宋寧夏地入據於趙元昊不得有
外夷太祖旣定天下使征西將軍鄧愈西平侯沐英
西寧侯宋晟攘卻諸部乃置陝西行都司分屬十二
衛三千戶所于甘涼閒于張掖置甘州五衛于酒泉置肅州衛于武威置涼州衛于燉中置西寧衛于姑臧置鎮番衛又有三衛曰山丹曰永昌曰莊浪三千戶所曰高臺曰鎮夷曰古浪
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自肅而西七十里
爲嘉峪關守之成祖卽位益開邊使行人陳誠通西
域西域君長皆隨誠入貢哈密者在燉煌北大磧外
西北本古伊吾廬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西域諸
夷往來要路也其國中夷有三種回回一種畏兀兒
一種哈剌灰一種無貴族不相上下元人封其宗人
忽納失里爲武威王塡之其後改封爲肅王忽納失
里卒弟安克帖木兒繼之永樂二年遣使來朝請封
爵詔封爲忠順王賜之金印卽其地置赤斤蒙古罕
東安定阿端曲先哈密凡六衛所統三種各以其酋
爲都督佐之西域貢使悉繇哈密譯上其文聞其方
物其歲忠順王爲北虜鬼力赤所毒死無子其兄子
脫脫自幼俘中國成祖得而撫養之至是以往嗣忠
順王以華人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輔以行未幾
脫脫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王然湎酒昏縱諸

部不附九年卒封其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宣
德元年忠義王卒詔脫脫子卜答失里嗣以卜答失
里幼更立其別子脫懽帖木兒爲忠義王與卜答失
里共守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檀嗣別
名倒瓦荅失里亡何北虜瓦剌攻哈密劫王及王母
去自是服屬於瓦剌天順元年倒瓦荅失里卒弟卜
列革嗣天順末卜列革卒世絕其王母弩溫荅失里
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避請王故忠義
脫懽帖木兒外孫曰把塔木兒者成化三年封把塔
木兒爲都督暫攝國察其久而歸誠而復之亡何卒

王母署國有威嚴能御衆而土魯番者卽唐吐蕃辭
番也其酋速檀阿力約王母同掠赤斤蒙古王母不
從速檀阿力攻破哈密洗王母及金印以歸其部落
咸播遷苦峪城而把塔木兒之子罕慎獨與其餘衆
來奔肅朝廷官罕慎爲都督使高陽伯李文右通政
劉文調夷卒入哈密撫定之二文駐苦峪不敢前第
請卽居罕慎於苦峪乃使甘肅總兵王璽卽苦峪城
立哈密衞居罕慎是爲成化九年阿力稱速檀者華
之爲言王也久之阿力死其子阿黑麻稱速檀尚少
守臣言此時可納罕慎於哈密十七年璽襲破土魯

番之居哈密者納罕慎其國中朝命封罕慎爲左都
督曰能使諸夷親附則王之是爲成化二十年罕愼
爲人貪忍國人與西域往來諸夷皆怨而此時土魯
番酋阿黑麻已壯曰罕愼畏兀兒種也非脫脫貴族
安得王王哈密當我因好語罕愼曰吾與爾姻罕愼
喜許之阿黑麻使罕愼預經結盟而從後殺之因來
言罕愼病死國內亂乞自立爲王是時馬文升爲兵
部尚書議上不許賜璽書切責之阿黑麻悔懼上金
印還所據地而是時王母已死矣文升念哈密無主
國中三種夷不相下又其旁近強虜有小力禿野乜

克力數種固亦難王地當得元遺孽如肅王者乃可
爲君長彈壓之是時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安定王
者忠順王同派也文升問貢使安定王族有壯子否
貢使曰有其人曰陝巴王姪也文升曰可矣以聞下
甘肅守臣使求之而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剌阿
木郎寫亦虎僊等亦皆合詞求陝巴遂以爲王使三
大頭目爲都督往輔之是爲弘治五年奄克孛剌者
畏兀兒大頭目阿木郎者哈剌灰大頭目寫亦虎僊
者回回大頭目也三大頭目唯奄克孛剌內嚮中國
而回回種出土魯番寫亦虎僊則回回種最黠夷也

先是阿木郎故嘗與哈剌灰夷掠土魯番而寫亦虎
僊者陵陝巴欲奪之王不得至是以阿木郎激怒阿
黑麻阿黑麻夜襲哈密城哈密人死者百餘竄降相
半陝巴與阿木郎上大土剌守之圍三日不下大土
剌華言高臺也阿木郎遣諜野乜克力苑剌二部爲
援皆敗阿黑麻捉阿木郎支解之執陝巴去令其酋
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自稱可汗言已獻哈
密城池還金印而阿木郎復潛導野乜克力抄掠其
國中勦滅朝廷所賜衣若幣今故以報仇而陝巴亦
遣人入奏先是憲宗朝寫亦虎僊頻以貢獅來時時

名戲內庭賞賚良厚孝宗即位罷遠物珍奇之戲郎
名戲內庭亦不數所以賞賚不如舊寫亦虎僊失望
寫亦虎僊數往來甘肅閒習知我邊又知我重棄哈
密時時教誘阿黑麻據城奪印以邀賞又時時言我
甘肅可攻也阿黑麻以故心易中國至是奏至下兵
部集廷議皆言阿黑麻之鷙所宜聲罪第遠兵不宜
勤請書勅付其貢使歸俾自悔罪上如廷臣言又命
廷舉文武二大臣至其地經略之於是使兵部右侍
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往降勅阿黑麻曰虜王母殺
罕愼於今而三矣念爾祖父朝貢世世爾又獻降地

還金印朕不爾罪爾其還陝巴海謙至甘肅第名哈
密夷人付勅遣往而阿黑麻則盡留之海謙久待不
返乃修嘉峪關捕諸回之久通阿黑麻者二十餘輩
以歸還言西域遠夷也難興復哈密存亡不足煩中
國上怒其不任下詔獄謫免之是時土魯番貢獅之使
有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留京師文升即請安置
四十餘人者於兩廣福建閒以洩阿黑麻之鷙閉嘉
峪關絕之阿黑麻既據哈密益循掠沙州逼脅罕東
諸部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捄文升以阿黑麻非兵
不威請用漢陳湯故事襲破之知肅州撫夷指揮楊

翥者熟知哈密道名與計而此時許進爲甘肅巡撫
亦名罕東赤斤野乜克力賞勞之厚撫寄居苦峪者
結其懽心北虜小列禿子雅於吐蕃有讎殺遣知其
部落俾與野乜克力屯兵哈密土魯番閒以斷土魯
番東援牙蘭之路乃令總兵劉寧右副總兵彭清統
精銳軍往嘉峪隨調赤斤罕東諸衞番兵直抵哈密
入其故城而牙蘭已先與所部夜遁獲還忠順罕愼
妻女斬首百餘級奪牛馬三千器仗無算事聞賜勅
獎勞即遣苦峪寄居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
犂具俾爲生聚且令小力列禿及野乜克力兩部常

駐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是爲弘治七年是行也雖
不得牙蘭而明家之威亦振於西域矣九年阿黑麻
又襲破哈密令其酋撒他兒與奄克孛剌共居其所
居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守哈
密如故而是時西域諸夷坐嘉峪關久閉不得入中
國爭利皆怨阿黑麻蓋諸夷當得我茶不得我茶則
發腫病死當得我麝香不得我麝香則蛇蟲爲毒嘉
禾無收當得我大黃不得我大黃則馬畜不遺矢阿
黑麻亦悔罪請貢送還陝巴及金印於哈密易故四
十餘使之戍南方者許之於是復護陝巴入哈密仍

以三種大頭目爲都督佐之回回大頭目則寫亦虎
僊哈剌灰大頭目則拜迭力迷失而畏兀兒大頭目
則奄克孛剌陝巴歸耆酒掊尅屬夷阿孛剌等怨之
因迎眞帖木兒爲王陝巴懼逝之沙洲眞帖木兒者
阿黑麻次子罕愼外孫也年十三遣人來告鎮守臣
使諭阿孛剌等迎陝巴還守國阿孛剌不聽奄克孛
剌遂執阿孛剌等六人殺之還報鎮守臣復令都督
朱瑄等護陝巴還國而送眞帖木兒於土魯番是時
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國內亂眞帖木兒不肯還遂
居之甘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郎嗣而阿黑麻

長子滿速兒代爲速檀拜牙郎幼滿速兒屢侵侮之
因嚮從滿速兒無心奉明命久之與滿速兒同來請
眞帖木兒歸明使哈密遣人送之寫亦虎僊滿剌哈
三與偕往郎爲滿速兒所留而拜牙郎亦欲與奄克
孛剌棄入土魯番以從滿速兒奄克孛剌不聽來奔
拜牙郎竟棄城走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
亦虎僊滿剌哈三還守哈密城取金印歸火者他只
丁使人來言故請中朝守之以難明而并要賞巡撫
都御史趙鑑郎謬謂滿速兒忠徹賞之金幣使者歸
滿速兒己與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虎丁奶翁寫亦

虎僊滿剌哈三等入寇甘肅則大言要金幣萬計者
乃歸金印還哈密大學士楊廷和舉四川總制都御
史彭澤經略之澤至遣通事火信等齎遣白金諸器
及幣二千火信見滿速兒復私許以增幣信還彭澤
己乞致仕歸滿速兒見幣無增第以金印與寫亦虎
僊以哈密付滿剌哈三而拜牙郎仍留不遣寫亦虎
僊者嘗忤滿速兒滿速兒將殺之請入明求千五百
幣自贖滿速兒悅復使與其壻馬黑木入貢報前使
日得千五百幣拜牙郎歸矣是時守甘肅者爲都御
史李昆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言於昆曰向者經略

彭公楨稜了事耳不能爲國長計公其不可復益幣
昆乃予馬黑木雜惡幣羈其隨貢之人火者撒者兒
虎都寫亦於甘州曰以爲歸拜牙郎之質寫亦虎僊
念無千五百幣可以復滿速兒懼弗去而火者撒者
兒火者他只丁弟也火者他只丁聞其弟羈甘則復
奪哈密城請滿速兒移居之分遣諸番脇據沙洲糾
之入寇遊擊將軍芮寧與諸將出七百餘入禦之至
沙子垻死焉一軍皆沒寫亦虎僊子曰米兒馬黑木
壻曰火者馬黑木娵壻曰米兒馬黑麻故僑居肅州
火者他只丁既敗我軍則又遣酋斬巴思等十餘人

陽以駝馬入貢陰貽書米兒馬黑麻之父失拜苔烟等諸姻黨令與寫亦虎僊爲内應九疇廉知之執失拜苔烟并寫亦虎僊斬巴思等付獄戝至城中軍士皆出戰諸番果欲爲内應九疇嚴不得發乃戮其儸守者數人捜諸通謀者二百餘人皆繫之而失拜苔烟被捶劇死獄中火者他只丁乃引去是時惟奄克孛剌佐總兵鄭廉敗諸番于瓜州於是命舉文武大臣經略之仍使彭澤往而九疇以寫亦虎僊之罪聞移繫刑部獄其子米兒馬黑麻繫甘如故失拜苔烟于日米兒馬黑麻者入貢京師賄諸倖人入長安左

門大呼其父以寃死下錦衣衛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遣給事中臣御史春往勘勘畢議上澤奪職爲民昆九疇逮問之正德十三年也其明年逮至降昆一級九疇以禁死失拜苔烟仍令法司重擬於是寫亦虎僊與其子得出獄又明年滿速兒歸所虜人幷拜牙郎之孥以求和而留拜牙郎不歸詭稱其業走他處兵部集議請許之巡按陝西御史潘倣言虜雖悔罪不足贖也拜牙郎不歸和乃在彼兵部執議如初是時九疇須繫年餘而寫亦虎僊與其子壻得見武宗於會同館武宗悅之賜之國姓傳陞錦衣指揮使

從南幸武宗崩世宗卽位大學士楊廷和慮寫亦虎僊外知邊方虛實内覘朝廷脫罪歸必且據哈密爲邊患因草登極詔書中誅之出九疇以爲都御史巡撫甘肅三年秋滿速兒寇甘九疇與總兵姜奭左副總兵趙鎭等拒戰城西敗之夜間道行抵肅使人結瓦剌内外夾攻又敗之殺火者他只丁諸將皆言滿速兒中流矢死矣時上方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往總制經略禦甘事獻民至蘭州九疇已擊敗滿速兒亦卽奏捷言滿速兒中流矢死狀又明年西虜寇甘肅九疇復與姜奭擊敗之上嘉九疇功九疇卽上言土

魯番所以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其貿販使得稔知我虛實而啓其戎心也向者寫亦虎僊逆謀已露奸黨就擒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土之賓鎭巡等官又怵利害拱手聽命館爲上客轂擊轡聯邊境驛騷勾連接引以有今日今卽不能勤武帝貳師之兵亦當効光武閉關之舉儻或涵忍不絶如故臣恐河西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臣念番夷貢使未歸者先後已慮數百人蓋有月居撒馬天方諸國者請悉羈留之内郡繋籍土魯番哈密者則遷之兩粤沒入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而

亟誅之自此大發帑金召募勇健賜易西馬以充戰守之圖庶可壯河西之勢上下廷臣雜議未決而其時方起楊一清爲總督命待其來審處之當是時哈密諸夷爲土魯番所破多走入散處塞下前後千餘人邊臣因而撫留資給之間從逐虜有功輒加賞賚所鹵掠輒與之諸夷頗安而滿速兒爲我謝絕諸番生計殊窘則遣其屬牙木蘭款關求貢者屢矣一清至上言與我之策自治爲上今土馬虛乏城塹不完內無本根藩翰之固而欲立威驕虜臣竊危之且西寧有亦不剌之賊莊浪有山後之寇儻表裏應合竝

起而爭不知中國可制其死命否以臣愚計請及今款關之日令鎮巡官馳使責諭土魯番若悔罪果誠亟送出拜牙卽撤還哈密之戍歸我所擄掠人口執送主謀犯邊之人明正厥罪我則通貢如故且休威服德惘疑不前而我業以其閒隨宜備守計無便此者上是之其明年故錦衣百戶王邦奇疏邊事言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皆繇兵部尚書彭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及前大學士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僊所致宜誅此兩人則哈密可復邊境無事上下兵部議邦奇者故錦衣衛帶俸署百戶正德中傳陞爲

千戶廷和草登極詔書革削之望甚及奏復舊職於兵部澤又抑焉以故一疏攻二臣上命給事中錦衣衛官往勘而牙木蘭款關則言非敢不恭天朝也所以入寇者以誅寫亦虎僊失拜苔烟故今願獻哈密地及所擄掠人上心怒九疇奏捷時言滿速兒中流矢死今乃復署奏下兵部議兵部言滿速兒若果悔罪輸誠者當歸我哈密及所擄掠械送叛臣稽首闕門爲信上從之吏部尚書桂萼言夷狄誠歸中國不誠待之則哈密何時可復邊患何時可息請留質牙木蘭遣譯者諭滿速兒以前意待其歸議進止上復

下禮兵二部議二部臣言諸番累年入寇先後上書委罪前事詞雖抵飾事亦有因宜遣官按之上曰番酋不悛吾將問罪焉恐及無辜故閉關絕貢今雖累奏未見悔過輸誠之實禮部遣通事譯字官一人齎勅書與之俱如獻還哈密城池及所掠漢人縛首謀犯邊者付吏乃聽哈密子孫有宜襲者訪問之事發有因誠如卿言卽令先遣給事中錦衣衛官按覈先年功罪之實先是邊臣言速檀滿兒死今何存也九疇獻民妄奏冒功其逮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犬羊之性故不可測通事譯字官在朝雖微使外境則重爲

一有意外變非所以全中國體上曰卿言良是其第以勅書屬之甘肅鎮巡官遣撫夷官往諭之九疇逮至上命兵部會三法司議其功罪刑部尚書胡世寧奏昔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臣服四夷撫綏戎落藩屏中國是以北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阿魯台爲和寧王西封脫脫爲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至于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地建立交阯尤爲偉績宣宗以來黎賊覆據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爲馬哈木所兼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莫

考先朝並置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有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强求其親黨曰罕愼曰陝巴而立之旋亦不得久存今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土魯番哈剌灰畏兀兒生達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拜牙即自願歸土魯番反欲導彼入寇使今土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眞有嫡嗣可立朝廷助之往彼爲王誰與爲守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强辱我皇命徒使再得金印城池爲後日要

索之資耳夫土魯番變詐多端胡可信也其欲間我附城屬達則稱哈剌灰畏兀兒教之入寇其欲間我謀臣則歸咎陳九疇其欲使彼番使得內通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其夷使故來執仇蓋自眞帖木兒久住甘州習知風土欲圖之久矣一旦擁兵城下諸夷潛爲內應向非九疇奮身應變近遣屬夷遠交瓦剌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未可知也臣謂文臣之有勇知兵亡身爲國無如九疇者也九疇輕信僚屬之公移謬聽姦回之詐報罪誠不免乃邦奇武夫蜚語誠何足憑夫此虜自弘治以來不絕桀驁亦不絕悔罪

不絕通貢亦不絕騷擾今又絕貢三年祗開來求不開侵犯者意力有餘而心不欲蓋亦懲前夷使之被殺瓦剌諸夷之後患而有所不敢也以臣愚心但欲捨置不問如先朝所以處和寧交阯故事唯陛下裁之蓋是時上怒九疇欺而張璁桂萼新貴用事楊廷和相左慮無不欲排陷九疇罪廷和者世寧歎曰使我典獄殺忠臣寧死旣上章上亦悟曰我都御史殺償回夷命耶乃發九疇戍極邊而彭澤奪職閒住李昆與諸將降罰有差居頃之牙木蘭爲滿速兒所疑懼誅而罕東番族帖木哥土巴者土魯番故威屬之

歲徵其婦女牛羊不勝侵暴於是盡率其族帳男女
叩關求附嘉靖七年也提督尚書王憲言牙木蘭番
酋腹心土巴羽翼也內相猜忌挈族來歸中國之利
義不可拒頃之王瓊起代憲爲提督土魯番持譯書
具言滿速兒欲獻哈密械送教誘犯邊者還所擄掠
人口然皆其小醜自爲非滿速檀眞印信居亡何滿
速兒又使其酋虎力納咱兒引瓦剌犯肅州遊擊將
軍彭濬擊破之虜言非入犯也欲問通貢果否狀因
以番文來委罪瓦剌詞多誇謾而王瓊復爲請詹事
霍韜疏言土魯番圖哈密久矣我置不問彼將劫我

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殊可
虞也王瓊所譯進番文皆裔夷小醜之辭無印信足
徵之語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牙木蘭土魯番
腹心擁帳三千遠來款塞安知非詐他日犯邊安知
不曰我納叛人彼來報復又安知不曰我不歸彼叛
人彼不歸我哈密則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而或者
遂有棄置之議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
所以保陝西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
守亦棄甘肅乎因棄甘肅則幷棄臨洮寧夏乎西北
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疆埸棄守之議不

可不愼也北狄南蠻體勢各殊漢棄珠崖宣德問棄
交阯置之化外而已西北二邊據險以守我一失險
虜必據之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當
時且以棄珠崖藉口此其明戒也上以韜留心邊務
命兵部究悉之是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言夷性無
厭自土魯番來侵我邊見利則進知難而退我所以
禦之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
內鬨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攘入寇■之■奔勿追
慕義來歸則撫有之誠心來貢則禮待之自古帝王
及我祖宗所以安中國撫四夷道不過此未聞敝內

事外撤藩籬延賊寇者也土魯番弘治間連殺虜罕
愼陝巴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孝宗赫怒執其貢
使安置兩廣彼以絕貢失利見恐諸夷方乃送還陝
巴後復許貢彼復潛置奸回內地通其交結受其反
間其人自京師以至甘肅所在而是至正德十一年
大舉入寇方藉內應欲唾手肅州幸陳九疇奮勇大
創之乃內縱反間致九疇死罪皇上卽位開釋復用
又值彼番大舉九疇復擊卻之請絕其貢彼番復縱
反間仍致九疇於死聲言搶擄恐赫我人然迄今四
年並不敢一騎南侵近提督等官方爲請通貢彼番

又勾引瓦剌直犯肅州伺令彭濬諸臣私創九疇之禍牿守通和之說遲疑不戰則肅破而甘以西皆難守矣此閉關通貢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乃知也今邊臣又因番夷所執爲詞委罪九疇夫既稱求貢矣而引瓦剌犯肅州又語多誇誕王瓊乃言其有懼悔之意當宥不知之罪此臣未喻也霍韜謂土魯番悔罪未實則誠然矣乃以番文無印信爲疑不知卽有印信又何番文足徵而制其死命乎牙木蘭故曲先衛人我屬番也被番用事非其腹心今遣來邊求和不得入寇不敢受疑遲罪束身歸正與土巴等窮迫而

來我業撫處已定正當撫而有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更欲驅遣使無所往勢將轉恩爲讐臣反覆思維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興復哈密之事殊念不及此也臣聞哈密外隔流沙距我肅州千五百里比之太祖建大寧都司於境外四百餘里而太宗遷今保定太宗置郡縣交阯而宣宗棄與安南者殊爲有閒太宗立元遺孽爲忠順王三立而三爲土魯番殺虜今其主自願歸番反導彼入寇其民皆孑然四散此與立元順寧和寧諸王事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昔漢武開西

域斷匈奴右臂正今甘肅之地爾若哈密興復而遂能絕北狄之通西域以固我甘肅保我陝西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鎭何不能邀截北虜令不過河人套也哈密之復豈其力能勝我三鎭臣見謂立之無益而歲受土番挾我爲奸利故興復哈密之事臣念不及此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滿速兒先倚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使閒我中國今火者他只丁巳殺寫亦虎仙巳誅牙木蘭又攜貳來歸其勢當亦漸弱且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地先

有罕東赤斤等衛故我屬番被彼驅脅今復歸我款塞彼來所經空地千里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毫無所得蓋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卜刺北有虎刺皆北狄驍勁瓦剌又比土魯番去我頗近今又被土魯番勾引來寇此則甚可憂也宜勑邊臣無以能招土魯番爲功而以諸達迫近恐其寇我難禦爲患此所以內固甘肅之術也上深然之命王瓊察牙木蘭上巴情僞以聞瓊言土巴故我罕東左衛屬番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窮來歸我勢不可絕牙木蘭雖稱降其妻子尚在番

中棄之不仁留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遼東爲宜上曰其置之湖廣八年滿速兒復求貢書辭頗遜瓊復爲請下兵部會議兵部尚書李承勛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牴牾請令王瓊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爲征勦之計瓊言制御西夷與北虜異舜數文德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卽叙土魯番哈密沙州之地卽古西戎酒泉張掖燉煌漢以來尚矣我朝洪永之間亦不絕也臣願遠法舜禹敷格文教近守祖宗懷柔成法許之通貢以罷兵息民便詔如議自是哈密歲貢十一年定五年十貢貢毋得過百人留七

十人守關送入京師者二十人著爲令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明竟置不問要之其地守否不足爲中國利害也

郎曰漢開西域斷匈奴右臂彼都關中與今勢異故胡世寧之議確矣

安定韃靼別部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里洪武七年酋長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來貢賜以織金文綺分其地爲四部曰阿端曰阿眞曰苦先曰帖里各給印章而賜卜烟帖木兒銀印明年獻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許之遂以夷酋沙剌爲指揮等官安定王立未幾爲沙剌所殺部落潰散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賜印誥復故封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畢力江爲賊所殺洪熙元年都指揮李英與必里衛土官指揮康壽等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言賊中國使者安定曲先二酋也英進擊攻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闊地安定斬首四百八十級虜安定王桑兒加失夾及男女千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遠遁安定王詣闕謝罪命禮部主事楊鏞齎勑勞英壽厚賜之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隴領

占爲威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自是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在國師之上正統中則有領占端剌麻竹領占完卜札巴監參禪師正統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斡些兒嗣成化中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弘治初安定王領眞斡卽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正德七年爲北虜亦卜剌所破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其部酋嗣爲指揮然安定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處

罕東罕東左二衛皆在沙州古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土酋哈咎等侵寨大將軍藍玉討之深入至阿

貢川不見虜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剌思爲指揮僉事永樂元年與其兄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而以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自是貢不絶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吉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成化中爲土魯番所困夷酋奄章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至奄章之孫只克以罕東衛既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從之以只克嗣官領衛事已進都督僉事弘治六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罕東失期我師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道其國令給食而亦不剌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正德時往往款塞求恤矣只克卒孫日羔黑剌嗣爲都督嘉靖初與別酋沙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半居威虜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白羔黑剌約部落浸蕃而我邊以餉夷坐困焉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燉煌酒泉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西夏據之元屬沙州路永樂二年故元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等率所部男女百五人來歸詔設赤斤蒙古千户所以塔力尼爲千户賜誥印尋陞爲衛以塔力尼爲指揮十一年擒叛寇老的罕來獻上悦厚賜之進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進都指揮同知正統元年自言與韃靼戰有功進都指揮使五年進都指揮僉事且旺失加卒子阿速嗣是時瓦剌也先强盛嘗求昏阿速阿速未卽許也先使人名阿速往受聘阿速懼請內遷以避之詔曰婚也先可也往受聘不宜往而見詐悔何及矣赤斤爾所守地奈何遷避之赤斤蒙古雖與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瓦剌市受其平章等官畏其强也始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其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隷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隷以達達人左帳部故雄於右帳部至是阿速欲併右帳取之日相仇殺右帳酋指揮同知鎖合者窘擕所部來歸未幾死景泰元年阿速以擒叛寇功晉都督同知復晉左都督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塔兒嗣其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是時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

多走塞下其衛遂虚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後爲朶兒只巴所攻曲先入安定居阿眞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郎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從治樂王淮報可以三郎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劫殺中使都指揮李英進擊之皆遠遁宣德五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都督僉事史昭充副總兵及都督僉事趙安充左參將都督僉事趙彧充右參將

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逃遣弟千户堅都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内徙失故地此外又有哈烈哈三哈烈兒沙的蠻哈失哈兒哈的蘭賽蘭掃蘭亦力把力乜克力把丹沙把力黑俺力麻脫忽麻察力失斡失卜哈剌怕剌失剌思你沙兀兒克失迷兒帖必力思果撒思火壇火占苦先沙六海牙牙昔牙兒干戎白兀倫阿速阿端耶思成坤城捨黑擺音克乩凡三十八國朝貢道皆經哈密其貢期或三年或五年哈烈國一名黑魯其王有沙哈魯者元駙馬帖木兒子東有俺都淮八荅商等城皆隸屬之永樂初遣使招諭七年其酋麼賚等來朝貢久之復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來貢馬玉石亦力把里故名烈失里在沙州西去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餘里或曰馬耆或曰古龜兹國元時名别失八里也元裔馬哈麻王子居之其所隸有火州東荒城古高昌國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所居洪武二十一年藍將軍窮征殘元獻元俘撒馬兒諸夷在俘中上遣使送歸别失八里國王里的兒火者因使者入貢上嘉之二十四年遣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評事唐鉦

報王書徹至乃被留獨遣敬鉦二人還上遣書還諭之永樂四年王沙迷查遣使貢五璞等物十一年陳誠使其國其國王納里失只罕爲從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國西去更號亦力把里歪思又與其子撒兀治兵相攻宣宗素知歪思之毋忝順朝廷勑示以教畜子孫之道其後朝貢不絶也

土魯番古交河縣之安樂城漢爲車師唐爲伊西唐時入職方用開元曆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其人類高麗貫入食馬以下食羊或凫爲樂多琵琶箜篌好騎射火州東七十里爲栁城古栁縣也永樂七

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表魯番萬户賽因帖木兒椨陳城萬户瓦赤剌俱貢馬及玉璞其後朝貢者第稱土魯番成化中其酋破哈密虜王母弘治中殺罕慎虜陝巴語在哈密記自後叛服不常正德嘉靖中皆來貢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亦力把力西漢罽賓也洪武二十年國王帖木兒貢駝馬繼貢海東青厚賜之藍將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眞撒馬兒罕人皆遣還之帖木兒奉表謝貢馬千二百疋表文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爲天

下君自古所無之國皇帝有之自古未服之國皇帝服之臣帖木僻在萬里外恭聞聖德寛大弘庇覆載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爲億兆主茲又恩被下臣俾異域商賈得覽觀都邑城池之盛如出昏瞎睛又承數書恩撫勞問俾站驛相通道路無壅臣國中部落懽舞感戴歌仰聖心如照世之杯臣惟仰祝聖壽福祿如天永永無極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寛徹等報之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不入貢上使禮科都給事中傅安與御史姚臣往征之以官軍千五百人往撒馬兒罕怒拘留安等洪熙元年其國兀魯伯爲王乃奉表入貢送安歸安留撒馬兒罕二十年矣歸惟十七人與俱而姚臣死久矣傅安太康人起家縣吏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末累遷禮科都給事中撒馬兒罕弗賓成祖遣安持節使其國酋長負固不服且誑安降安曰天朝使臣肯從汝邪酋長怒羈留之縣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因獻名馬珠玉爲謝自是其貢遂通安歸以老乞骸骨賜一品服致仕命有司給月米輿夫宣德四年卒遣官諭祭治葬墓在朱仙鎭岳廟後正統四年來貢馬馬色玄蹄額白詔圖之賜名曰瑞鴹九年來貢其王曰兀魯伯曲烈干朝廷賜之金玉器皿及龍頭拄杖玉事件細馬鞍各色織金紵絲衣料等物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關外奏遣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獅誠奇獸顧不

異郊廟之犧牲備乘輿之驂服不宜受上乃第遣中使往二十二年又進獅取道廣東浮海還云欲往滿剌加更市以進廣東布政使陳選上書拒止之弘治二年其王阿黑進獅禮科給事中韓鼎請却之上嘉納焉四年又進獅及鸚鵡至廣東守臣以聞禮部尚書倪岳言陛下即位却珍奇罷貢獻頒傳中外撒馬兒罕貢獅臣知聖心必不嘉納第此夷入貢道故從甘肅涉海而來則勘合印信皆屬虛文矣抑臣慮其習知海道而生意外之變望遣行人馳諭彼中厚爲宴賞治其歸船勑諭國王自此貢從故道獻但土物

庶使賓服夷醜知明天子不勤遠人不貴異物之意上嘉納之大學士李東陽作却貢詩以頌其服屬有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達失干荅兒密卜花兒諸國

陳誠西域記曰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四面多山有西流之河東北山方十餘里哈烈城在焉國主居城東北隅室壘石平方若高臺無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十地鋪氈罽窗戶牖扉刻繪花紋金碧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

戴小罩剌帽以白布纏頭辮髮鬢後國人尊稱之曰鎖魯檀華言君主也國人之服與國主同制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稍屈身初相識則屈一足三跪以爲大禮男女皆然飲食無匕筯釀酒多用葡萄大宴會則亦設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酒行則陳幣帛次珍寶又次金銀錢布坐間餘者撒坐外左右執事競拾之皆大諠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銀錢大小爲三等國人成造而輸稅於國主國主記印焉不者不得行市有征什取二有權衡無斗斛完事者曰刀完有施行國主與刀完直書紙上

各記花押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鐫名焉國無法律傷人及死罰錢而已婚姻以姊妹爲妻妾男子兒首纏白布婦女如之居止相混喪則易首布以青赤凡喪百日葬不棺囊瘞之不祀鬼神不祭宗祖祭宗祖則於墓惟拜天擇日而聚拜無月朔甲子七日爲一周班列大土屋一人大呼則班拜每月二十日爲把齋至于月盡不敢飲食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聚衆植長竿懸葫蘆藏白鴿葫蘆中躍馬射之射中鴿飛者爲得采國中有通回回經者衆稱之曰滿剌國主尊禮之城中置大土屋

設銅器如古鼎周圍數丈刻文器上遊學子弟聚而習之若中國太學然若警報則有急足持箭急足日走可三二百里蓋幼而習之其俗終其土沃饒多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育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榆柳槐松檜栢楊菓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羣獸有獅子豹良馬牛羊雞犬獅子生阿木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而開明養馴獅當於閉目時取之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

大谿遶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北有子城國主居城中居室稠密西南諸番之貨輳錢用其國造禁酒屠牛羊者瘞血城東北隅亦爲土屋拜天鏤青石爲屋柱中置講經壇經皆泥金書護之以羊皮其人物秀美工巧過哈烈風俗土產與哈烈同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亦與哈烈同哈烈之屬國也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居平村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而市貨焉哈烈之屬國也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木河東岸城南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多魚河西多蘆林獅子產處也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廣數里西北臨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有浮梁渡舟其南近人居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蓋煑其液成膏阿魏也又有小棘叢生可一二尺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如珠食之如餳採而煑之名達郎古賓塞藍在達失干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

平遠深蔚多居民盛五穀秋夏之交蜘蛛生草中黑而小螫人通體皆痛掃以薄荷擦以羊肝誦經一晝夜乃瘉而膚皮盡蛻傷六畜則多死止宿傍水可以避之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環城多水田南北近山西行數十里俱小山多苾思檀巢樹又西行三百餘里有大山石峽出其中高數十丈若斧截峽口有門曰鐵門關通西南之路養夷在塞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其地界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別失

八里沙漠地也馬哈麻王子居之王子者元餘裔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而已其王戴小罩刺帽簪鷺鴒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褁白纏項衣窄袖衣以肉酪爲食乳潼代飲米若麪時用而已間種穄麥織毛布爲衣有松檜榆柳細茶梧桐六畜之屬羊馬最衆山谷中伏暑尚霜雪人性[illegible]無君臣上下之體其國人云東連哈烈至撒馬[illegible]罕故疆也今西至脫忽麻北接瓦剌東南抵于闐河端于闐有河產玉又有地名哈石實石金銀之所出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地多熱山

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多僧少民東有荒城古高昌國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隷別失八里柳城古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川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云人蚤暮獨行則鬼魅迷死之出大川渡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焰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卽魯陳城四面多田園環遶流水樹木陰翳土宜穄麥荳麻桃杏小棗不瓜胡蘆葡萄最多小而無核者名鎖子甚甘畜有牛羊馬駝氣候煖其俗醇朴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布髻垂額俱衣胡衣男子削髮戴小罩剌帽者號回回妝婦人白布裹頭者號畏兀兒妝方音皆用畏兀兒風俗大較同火州土魯在火州西百里卽古交河縣之安樂城城方一二里地平氣候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葡萄亦多牛馬城中有屋舍信佛法多建僧寺其國在漢爲車師在唐爲伊西城西二十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中有新崖其下二水交流倚崖爲城故名崖兒城城廣僅二里居人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王所居也今土魯番有之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十餘里城居平川

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鏤山產石鹽殊堅白可琢爲器器盛饌可以不和鹽故名鹽澤哈密西者諸胡往來要地也其北有山界瓦剌其西接火州等城其城居平川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鹹鹵間有楸杏農種須糞壤種惟豌豆二麥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而禮俗殊異達失干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周二里居平原四外多園林菓樹土宜五穀其民衆多負戴則任車牛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川地勢下氣候溫和生菜冬食土產五穀桑麻絲綿布牛羊魚天鵞雉兎俗殷富民戶以萬計

魯迷嘉靖三年始通貢所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剌馬駝珊瑚珠玉從甘肅入世宗以其新入貢下禮兵二部議納否給事中鄭一鵬禮部尚書席書請勿納上憫其遠納之五年復以獅子西牛貢弁送謁御五人自言跋涉七年費二萬三千餘金矣御史張祿言聖德廣被遠人來貢第華夷殊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物不惟違物亦且拂人今奇獸西來豢之馴調京師遠邇咤異喧傳不知此物之在西土亦猶中國

之有虎豹也其調御馴習亦猶虎豹之豢於中國也
臣聞養獅子日用二羊月計六十羊矣歲計七百有
餘羊矣臣聞養西牛以菓餅不嫠豆食人食矣獸相
食食人食聖賢所惡也又適事人役煩費多端以光
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養殊爲不經抑其攜帶
方物覲賞規利不過希望之私寧復歸嚮之誠伏惟
返其人郤其物薄其賜以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如
此也上復憫其遠納之後定五年一貢

天方國在西海之盡古筠冲默伽國民無貧苦繁富
和淳無雨雪霜雹濃露夜霪遂滋生物產珍美色色

而是疑古所謂極樂國者國有禮拜寺寺分四方方
九十間層次如塔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
石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月初生其酋長率衆拜天
以號呼讚揚爲禮日中以熱市用日夕宣德七年國
王臣深以獅子麒麟貢正德中貢嘉靖中定五年一
貢

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
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有陰陽星曆醫
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
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

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
中有佛經三十藏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
開皇中其教始入中國教以事天爲本宣德中國王
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而今中華回回種所在有之

于闐國在葱嶺北二百里即瞿薩旦那國也地最大
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設都護治之今在肅州西
南六千三百里永樂七年酋骨打魯哇亦不剌遣人
貢玉璞十二年陳誠至其國先是國削弱鄰國交侵
永樂以後奉職貢始藉朝廷爲威重行賈諸番遂富
饒俗喜浮屠好歌舞尊卑禮節有中土風有河產玉

又有地名哈石寶地金銀之所出

日落國永樂中朝貢

亦思弗罕永樂中朝貢

黑婁宣德七年朝貢

米昔兒即蜜思兒正統六年朝貢其王曰速魯檀阿
失剌福

額即乢嘉靖中朝貢

合辛嘉靖中朝貢

畢力木江衛指揮使司畢力木江在西番中國使諸
番皆繇其地其頭目管著兒監藏等迎送有禮宣德

中道人朝貢宣宗嘉之九年立衛給印以管著兒監藏阿黑巴爲指揮僉事其餘爲千百戶者二十餘人齎勅往賜之諸胡往來要地又有哈密西者北界瓦剌西接火州城居平川周三四里東有溪西北流地鹹鹵間有楸杏農種唯豌豆二麥人性獷猂與蒙古回回雜處而禮俗殊異

西戎下

烏思藏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雜道長官司附　朶甘思附朶甘直管招討司

董卜韓胡 別思寨安撫司加渴瓦寺附

金川寺番僧　雜谷安撫司

打喇兒寨　遠思蠻長官司

長寧安撫司　韓胡碉怯列寺

洮岷等處番僧　洮岷等處番族

古刺國

烏思藏西番也古曰西戎又曰西羌在秦者曰義渠在漢者曰燒當先零其屬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唐初爲吐蕃所併地屬吐蕃宋則唃廝囉元滅金盡併吐蕃地郡縣之以其國尚佛領以大寶法王帝師其弟子有曰司空曰司徒曰國公皆佩金玉印洪武初受詔來歸高帝處之因其舊俗六年名其酋長京師受職賜印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爲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奇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招討使等官自是番聖僧有封灌頂國師及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管束番民又有護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凡七王俱賜銀印令比歲或間歲朝貢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滄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

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滋曰沙里可哈鬼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闊側魯孫其地緣陝西四川雲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數千里闡教闡化輔教三王在西寧黃河北使來從四川入贊善王在岷州黃河南使自陝西入各有勘合比號印信番文大乘大寶二法王游僧也不管束番民不給勘合無進貢年限有欲來者聽許遣僧徒十人齎印信番本隨西

王貢使入上欲建法壇雞山之陽超度妖厲迎取有
道僧於烏思有惺吉監藏者與七僧俱來登壇作法
有天雨寶花之異上構西王殿錫黃金居之成祖即
位欲薦福高皇后聞其國中高僧有尚師哈麻立遣
中使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親勞已建大法壇
請爲高皇帝后薦福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
青鳥青獅白象白鶴連日畢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
而下羣臣表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上封尚
師爲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
賜鞍馬儀仗黃金百兩白金千兩宴華蓋殿自後京

師寺西僧而日瓦領禪教廻光禪師爲上首別見方
外記成化中劉實巴以法王受大養乘棲轎導金吾
然爲放濁招權賂誅死正德中武宗習僧門自號大
慶法王被服如番僧建僧寺於西華門內悉封諸國
師予誥命於是法王佛子禪師國師之號充滿京師
上給番僧度牒至三萬緯吉我些兒烏思藏使也上
悅之以爲保安寺大德法王出入豹房雜處貂璫中
一日言其國有異僧上使中使允齋幡往迎禮部尚
書毛紀諫不納嘉靖初番僧盡屏斥隆慶三年定三
年一貢大率吐番在唐世獷頑好戰至元而信佛重

僧我國家亦因俗制夷自嘅北以南至松潘威茂各
建僧寺番族叛亂仇殺遣沙門諭遣之即頂經說誓
而散諸番來貢多至千餘亦惟僧人是遣朝廷賞賜
綵段表裏有差其回賜土官及妻皆有綵段表裏所
以撫綏良厚蓋不如是則將備於邊鄙有養兵餽運
之費矣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洪武十六年置長河西等處
軍民安撫使司歲一貢從雅州入境後陞宣慰司隆
慶三年定三年一貢雜道長官司長河西部落也初
附本司進貢每貢僧徒百人成化十六年始專達隆

慶三年定三年一貢

朶甘思洪武七年陞朶甘衞爲西安行都指揮使司
給銀印十八年改朶甘思宣慰使司及萬戶府招討
司東道萬戶府塔爾千戶所每年入貢從雅州入境
直管招討司朶甘思部落也初附本司進貢襲職成
化後始專達隆慶三年定三年一貢

董卜韓胡吐番諸部中之慕文教者成化中奏請書
籍兵部尚書余子俊上疏曰臣考唐玄宗之世吐番
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
略愈生變詐非中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吐番久叛新服因其請而賜之陶甄聲教亦在於是於是玄宗如光庭言今董卜韓胡奏求書籍臣以爲除方輿圖籍之外餘皆可與若不與之彼市亦得反失朝恩若俯從其請就中因而賜勑令其漸舊維州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許之其部落曰別思寨安撫司加渴瓦寺附董卜韓胡來貢弘治中始專達其地寒薄朴魯法令嚴整上下一心酋長有友五六人號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其治刻木結繩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刖鼻其樂吹螺擊鼓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章飾最上瑟瑟

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下差小大綴臂以辨貴賤貴壯賤弱重財懷惠貴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懦者辱其首以垂狐之尾交易用劂毯馬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爲六

金川寺番僧在四川威州保縣地舊三年一貢每貢許百人多不過百五十正德以來漸多隆慶三年定貢五百五十人

雜谷安撫司在四川松潘地舊三歲一貢隆慶三年定每貢千二百七十四人弘治中又有新招撫上草坡克州等寺寨附隷本司

打喇兒寨在四川威州地正德四年招撫奉勑爲冠帶頭目三年一貢

達思蠻長官司隆慶中定三年一貢

長寧安撫司及韓胡碉怯列寺皆番僧也在四川松潘茂州等處地長寧以三歲貢每貢三百人韓胡碉怯列以三歲貢每貢百五十人

洮岷等處番僧每寺許四五人年終遇大節一朝貢

洮岷等處番族

古刺國在百夷之外萬餘里載籍未之前聞也永樂中給事中周讓使百夷聞其國人慕華莫爲先使歸

以聞天子嘉之遂命讓繇滇池入踰數月乃至至則其酋驅象馬建旗鼓具舟供張陳兵出迎作新亭館以居讓即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勞燕甚至讓還朝遣使貢方物請臣置吏天子授以古刺宣慰使賜冠帶印章

凡貢朝鮮貢金銀器皿螺鈿梳函白綿紬各色苧布龍文簾席雜色細花席豹獺之皮黃毛之筆白綿之紙人參種馬馬三年五十疋凡十二種日本貢馬盔鎧劍腰刀鎗塗金裝綵屏風灑金廚子灑金文臺灑金手箱描金粉匣描金筆匣抹金銅提銚灑金木銚

角緻貼金扇瑪瑙水晶數珠硫黃蘇木牛皮凡二十
種琉球貢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象牙螺殼
海巴櫂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
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黃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硫黃磨
刀石凡二十五種安南貢金銀器皿犀角象牙白絹
薰衣香降眞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紙扇凡十種
眞臘貢象象牙犀角孔雀翎寶石土降香蘇木烏木
黃花木胡椒黃蠟凡十一種暹邏貢象象牙犀角孔
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
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

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薔薇水碗石丁皮阿
魏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
豆蔻蓽茇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
紅撒哈剌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
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
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紅
花絲手巾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人象雜色紅花
文絲縵凡六十種占城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
橘皮抹身香薰衣香奇南香金銀香土降香燒碎香
檀香柏香花藤香龍腦烏木蘇木花梨木蕪蔓番沙

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
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羅綿被洗白布
泥凡三十一種瓜哇貢火雞鸚鵡孔雀孔雀尾翠毛
鶴頂犀角象牙玳瑁龜筒寶石珍珠薔薇露奇南香
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
香龍腦丁皮沒藥肉豆蔻白豆蔻藤竭血竭蘆薈阿
魏大楓子番木鼈子蓽澄茄蓽茇悶蟲藥黃蠟番紅
土烏爹泥金剛子碗石錫西洋鐵揩鐵刀鐵鎗苾布
油紅布蘇木烏木胡椒凡五十一種彭亨貢金水罐
象牙乳香速香檀香片腦胡椒凡七種百花貢白鹿

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倒挂鳥胡椒香蠟凡十種
三佛齊貢火雞五色鸚鵡孔雀龜筒黑熊白獺諸香
米腦苾布兜羅綿被肉豆蔻番油子胡椒凡十三種
浡泥貢五色鸚鵡倒挂鳥孔雀鶴頂犀角熊皮生玳
瑁龜筒寶石珍珠金戒指金絲環金銀八寶器梅花
龍腦米腦糖腦降香沈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
螺殼西洋白布黑小廝凡二十五種其單目用銀須
文達那貢馬幼苾布隔著布八的力布花滿直地番
綿紬直地兜羅綿撒刺八幼賴隔著撒哈剌薔薇水
降香沈速香凡十三種蘇門答剌貢馬犀牛龍涎寶

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回青錫碗黃香刀弓撒哈剌檖
眼木香丁香降眞香沈速香胡椒蘇木凡二十種西
洋瑣里國貢黃黑虎鳥兜羅綿被漫折的花被皮剔
布稿泥布沙馬打里布凡七種瑣里貢馬紅八者藍
布紅撒哈剌覩木里布紅番布白苾布珠子項串凡
七種覽邦貢馬孔雀胡椒蘇木檀降香凡五種淡巴
貢苾布兜羅綿被沈香檀香速香胡椒凡六種蘇祿
貢梅花腦米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蓽茇
黃蠟番錫凡十一種古里貢寶石珊瑚珠瑠璃瓶瑠
璃椀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錫阿思揆達塗兒

氣龍涎蘇合油乳香檀香木香梔子花胡椒花氈單
伯蘭布苾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
花靠枕凡二十一種滿剌加貢犀角象牙玳瑁瑪瑙
珠鶴頂金母鶴頂珊瑚樹珊瑚珠金鑲戒指鸚鵡黑
熊黑猿白鹿鎖服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
西洋布花縵薔薇露梔子花烏爹泥蘇合油片腦沈
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樹香木
香沒藥阿魏大楓子烏木蘇木番錫番鹽黑小廝凡
四十二種娑羅國貢珍珠玳瑁殼白焦布花焦布降
眞香黃蠟黑小廝凡七種阿魯貢象牙熟腦凡二種

小葛蘭貢珍珠傘白綿布胡椒凡三種榜葛剌貢馬
馬鞍戧金瑠璃器皿青花白瓷撒哈剌者抹黑答立
布洗白苾布兜羅綿鶴頂犀角翠毛鸚哥糖霜乳香
烏香熟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
麤黃凡二十四種錫蘭山貢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
撒哈剌西洋細布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硫黃
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象凡十八種此東南夷之
貢也迤北小王子瓦剌三王貢馬駝貂鼠皮海青凡
四種順義王貢馬鍍金鞍轡撒袋達弓雕翎箭凡五
種朶顏衛福餘衛泰寧衛貢駝馬凡二種此北狄之

貢也海西建州貢馬貂鼠皮舍列孫皮海青兔鶻黃
鷹阿膠殊角凡八種殊角者海象牙也此東北夷之
貢也哈密畏兀兒貢馬駝玉速來蠻石青金石把咱
石金剛鑽梧桐鹻鐵器諸禽皮等物凡十種罕東衛
赤斤蒙古貢馬駝梧桐鹻凡三種土魯番火州柳陳
城貢馬駝玉石鑌鐵刀鑌鐵銼各色靶小刀金剛鑽
梧桐鹻羚羊角鐵角皮紅絹道布柳青撒哈剌禪衣
鞍子撒袋花手巾凡十五種撒馬兒罕貢馬駝玉石
阿思馬亦花珠賽蘭珠瑪瑙珠水晶椀番椀珊瑚樹
枝梧桐鹻鎖服矮納鑌鐵刀鑌鐵銼碯砂黑樓石眼

鏡羚手角銀鼠皮鐵角皮凡二十種魯迷貢獅子西牛玉石金剛鑽珊瑚珠花瓷珠花瓷湯壺鋅鎖服撒哈剌花帳子羚羊角捨列孫皮西狗皮鐵角皮凡十五種天方國貢駝馬玉石瑪瑙鑌鐵刀鑌鐵鋅花銅鍾賽蘭石硇砂金剛鑽鞴班兒香眼鏡鎖服羚羊角鐵角皮凡十五種烏思藏貢畫佛銅佛銅塔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盔明甲刀劍凡十六種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雜道長官司貢畫佛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明盔刀毛纓凡十一

種朶甘思朶甘直管招討司貢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氆氌左髻明盔長刀凡六種董卜韓胡別寨安撫司加渴瓦寺貢各色氆氌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珊瑚明盔鐵甲避甲麻衣白毛纓紅毛纓黑毛纓黃左髻凡十一種金川寺番僧貢珊瑚胡黃連木香氆氌足力麻左髻毛衣凡七種雜谷安撫司貢珊瑚胡黃連木香茜草海螺左髻毛衣氆氌足力麻凡九種打剌兒寨貢珊瑚氆氌凡二種達思蠻長官司貢珊瑚犀牛角硇砂木香凡四種長寧安撫司韓胡碉怯列寺貢珊瑚明盔明甲刀乾松氆氌凡六種

洮岷等處番僧族貢銅佛畫佛舍利子馬駝酥油青鹽青木香足力麻鐵力麻氆氌左髻毛纓明盔明甲腰刀凡十六種此西戎之貢也馬象犀角孔雀尾象牙象鉤象鞍象脚盤蚺蛇膽金銀器皿青紅寶石玉石圍帳金絨索各色絨線各色布手巾花藤席降香黃蠟檳榔此湖廣廣西四川雲南貴州腹裏土官之貢也故夫朝鮮之貢果下之馬長尾之雞不與焉日本之貢白珠青玉不與焉琉球之貢熊羆豺狼鬪鑊之樹不與焉安南之猩猩狒狒紫貴翡翠白鹿白雉蟒子之醢菴羅波羅之果不與焉眞臘之貢金篤

速暫之香建同浮胡之魚不與焉占城之貢大火之珠猛火之油不與焉三佛齊之貢貓睛之石膃肭之臍不與焉蘇祿之國徑寸之珠不與焉古里之貢駿馬不與焉婆羅之國瑪瑙車渠不與焉哈密之貢大尾之羊不與焉火州之貢砂鼠不與焉北虜之貢[illegible]羊角鯿不與焉不貴異物也凡貢者享也取其歸嚮也其餘入貢之國不籍記其一定之物隨其嚮也有比年貢者有三年貢者從其便不貢不責也諸所貢物惟朝鮮之國設爲庭實文物之邦也勘合號簿以給海外諸夷也誥命勅命勅諭所以賜諸番夷之等

也有以數千人入貢有以數百人入貢留之邊外量與其人入京師無使擾民也更使往返皆有伴送病亡者有棺斂而祭葬之所以柔遠人也

宋西事案二卷

〔明〕祁承㸁撰

明天啓刻本

緝宗西事彙引

詢士居海濱於天下事懵
如也而獨有憂累顛卵
之念自奴酋狂逞甲由鼎
沸閭之道路言日異而予
日危夫天下亂則無安
國一國亂則無安家士不
能忘安敢不能忘國叢脞
無謀臧焉如棋奕顛自廢
歸耕以來眾務儒上多書
天下事即至天之于而裕
人殘藩未食數行學而令

人輒思嘔者士不為也又不
然而談天說劍高步闊目
纚之之至接如繫風而害乃
滋甚士不欲也士生平雅
喜觀史〻至宋寶元年間
會寶臣之主驗而獲焉種
畫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天子不得怡寧相不暇餐
百官不能休沐於私第中
書置議事之廳四路樹旌
聯之閩方是時也以呂許諸
輩之詞聽當鄭公輩

之稟樞以韓魏以范文正之壯猷𡸁塞以龐籍王堯臣之體量安撫种仲平之材當八面狄襄武之勇冠乎時此諸宇宙間氣之所鍾萃跡兼人集極一時之選

然而智勇俱竭中外殫耗僅得固吾圉以禦戎馬之蹂躪止矣望敗衰之難古大一體乎說者狠狂乎宋人之弱夫宋人之弱未易進也自西夏用兵以來狄青

有保安之捷許懷德有永平之捷任福有白豹城之捷周美有金明之捷王珪有三川之捷張亢有麟府之捷及定川之敗以寡敵衆好水川之敗雖進墮捺

然猶皆賈餘勇以自奮雖死猶有生氣也惟豐州之潰望敵而奔令人飲恨當必如張方平者已謂其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矣倘其兩兵

未接而萬衆立潰一矢不
加而堅球倏摧〻方平叉〻
又蜀何如哉士故起以道終
慶曆十五六年間凡以制禦
西夏者採之正史合以記
傳附以奏議而總識之曰

宋西事案試觀前子亦
末敗得失之林已令
天子龍飛車西之吉海濱
詢士滬濱

宋西事案目

卷上

分秦鳳涇原等四路經略
范仲淹請寬高延德之罪
韓琦奏增土兵
又處置屬羌事宜
義勇保捷之刺
葛懷敏之潰
吳育議諭元昊以謝契丹
劉滬議城永洛青苗二城
夏以歸劉元孫

元昊之敗契丹
元昊之亡

宋西事案卷之一

海濱詢士漫輯

元昊西平之封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起手便失一着）。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事畜牧，衣皮毛，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視朝自是不苟），倣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面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按曰稱子國中已見無傷日中無宋）

中○先是王䝉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䝉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䝉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德明常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聽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䝉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䝉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陳執中等同罷䝉始歎瑋之朗識

夏虜無未於宋而西平之封何其取輕於夷狄也擅易年號稱於國中僭端萌矣宋之失着於是焉始○瑋之先見國遠然終不及一處法何耶

華人張元吳昊之投叛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寨番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冠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舉援之次

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場屋薄游不得志闚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華州人張元吳昊與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横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覩覘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粤干戈未息有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仲淹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主以抗朝廷連兵

十餘年、西方至爲疲敝、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
聞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
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此邊帥始待
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
天、張更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
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捲滿天飛、卽
此數聯、可想見其氣魄矣。先是二人之投昊
也、自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更其名入夏國
都門、過酒家、則終日劇飲、輒引筆書壁曰、張元
吳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
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旹昊
尚仍賜姓、遂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

人才苦不相遠、顧用之何如、張吳能展其
才略於西夏、而姚嗣宗不能堅尺寸于中
國、豈中國獨能困人哉、以古鏡今、用人得
失亦略可見矣。

唃厮囉河湟之戰

十二月、吐番唃厮囉大敗趙元昊於河湟、趙元

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厮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
元昊自領衆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
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塘宗哥帶星領諸城、厮
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
部兵溺宗哥河及飢死過半、未幾、幷兵臨河湟、
厮囉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厮
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
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厮囉來獻捷、
詔加保順軍節度○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
羅支舊部往往歸厮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厮囉
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
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强、朝廷欲使犄擊元昊、以
破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
節度使、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至大功、

駕馭元昊、只此一着、以夷攻夷、然厮囉衆
寡不敵、勝不可常、惜哉宋人不能爲唃氏
善後之計

元昊分衛統兵規制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州、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土番回鶻、餘兵駐賀蘭山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

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置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敎國人紀事。元昊既志在恢拓、數侵諸蕃境土、鄰國數怨之、常選部下驍勇自衛、分爲十隊、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訛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毋嵬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又分兵爲左右廂、諸酋各選精騎、目爲生擒、捉生其廂左距契

丹、又抵甘州、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號爲謀勇者、人或言皆有異志、元昊並誅之、而勢亦不衰、朝廷東自麟府、西極秦隴、關五路帥府、儲衆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併兵一路而來、諸路兵勢隔遠、不能救援、故敗者數焉、加之儲峙供餉、中外彈耗

　如此布置、豈是小醜規模、英雄之生、當帝王耳、黠虜自是不凡。併兵一路、此黠虜相傳秘密、藏而中國徒解分兵之事、安得

不敗

元昊僭帝始末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插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綸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番・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衆、伏願一垓之土建爲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陛下以西郊之土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自郭勸械送山遇以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殺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絶矣、賊爲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有僞置名職、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昊欲自帝其國、何能禁之、獨恨郭勸之執還山遇、勸肉其足食乎

議削元昊官爵

三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絶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辭、然後陰勑邊臣密脩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士遜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至下詔削元昊官爵、絶互市、揭榜於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勑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元昊之叛、正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者也、

吳育援國初江南故事、可以順附而收之、

昊之桀驁、豈似恭順之比乎、即密脩戒備、亦不在聽其帝與不帝也、此奏宜爲士遜

所笑然士遜下詔削奪常一討及其嫂書否先是昊母族人山喜謀殺昊昊醜其母并沉山喜之族於河遣使告哀凶逆之罪蓋載不容士遜何不以此聲罪致討即未必能以此服昊然彼方儼然而帝國中亦足少奪其醜失此一着令人扼腕

劉平石元孫之敗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

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部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縱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鬭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遶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截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

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illegible]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才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日備邊要覽、皆西鄙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

之、○先是夏人之欲攻延州也、雍洶懼、請濟師、俾侯士三百、平以環慶署兼鄜延、雍領之、十二月以甲五千乘留半月、所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池、寇又聲由保安來、俾懷德壁承平、部署元孫、鈐轄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貴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取金明、貴介以侯、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貴、十九日、寇及城下、前是雍聞寇且至、亟自華池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

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鄧遂曰、吾未識寇深淺、而暫進必敗、請止此、先偵而進、平叱曰、吾以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爲食、[illegible]踐雪行數十里、寇僞爲雍使、督進平、且日寇已至、道險、宜單引衆、平信之、寇稍前、取亡數指揮、乃悟、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遇陷陣確戰、俘馘而反、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爲兩翼以拚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

雍之、遣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圍、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二日、乃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鄜州、奏平[illegible]衆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聞、乃斬德和腰、賞平元孫家、初雍辟用章自副、令康伯監安撫兵、鈐轄守勤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棄延保鄜、康伯垂涕、守勤皆叱之、圍解、守勤欲白二人、雍使先之、遂大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安、○丙子、黑風自西北

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賻、

劉平石元孫之戰、以寡敵衆、殺傷猶略相當、力竭而沒、不可爲二人罪、獨黃德和之潰走、令人切齒、殆文彥博置獄問狀、而德和腰斬、朱之賞罰猶爲不失、君憂臣辱、理固應然、況於旬休、自當着急公之義、晉事其何足法、而引以爲請耶、

韓琦表章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曰、欲鬬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鬬、賊失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鐵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爲賊所害、閤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

郭遵雖戰沒、猶有生氣、魏公獨爲表章、正得馭將之體、

仁宗不減兵吏祿賜

嘗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或欲捐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仁宗之見遠矣、眞是帝王之識

韓琦薦仲淹知永興軍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臣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希文以魏公之薦用、而好水川之戰、畢竟堅守持重之說、不爲少徇、此所以爲希文

劉渙請使唃氏

康定初元昊擾邊官軍頗覆屯田員外劉渙抗章請使唃氏令率衆擊元昊以分兵勢自秦州踰四旬方達唃氏所經道路艱危非貨不行既見倨慢殊無外臣之禮逼渙拜之加以言語不通朝音不能悉達徒捐金綃數萬而還

河湟之戰唃氏得志之時南徙之後文法寖弱勢在危窘自固不暇豈能爲朝廷困元昊哉渙策疎矣

吳育通西域之議

吳育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

○此○柄○古○今○一○体○元○方○可○尊

所爲遠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眞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弟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國因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因錄上眞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虜之强弱亦是時勢使然今日之元昊豈繼遷比而西域諸番孰使如昔日之潘羅支越境而通使徒滋敵笑

狄青保安之捷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都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靑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靑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如此留心邊將自當人人自奮矣

詔添河北各路弓箭手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於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侍制高若訥爲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戶分量戶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需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强壯

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爲一營置指揮使一人教習

此法得之

王吉倉卒遇虜之捷

王吉常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皇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今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卽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副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常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乃喜曰如此眞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卽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

倉卒無以拒我則我擒矣吾前後數十虜陣其戰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吉之通身是膽故一往無留行直可爲陷陣擒敵之法然如此驍將而不至顯官宋事可知

范雍李士彬之處降夷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

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知白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引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衙校賀眞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歛而葬之官爲致祭眞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帳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羸馬進遂鞚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詗虜皆爲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于虜中○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遠塞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砍壞兩重門監押侍禁趙元吉追下軍士斫追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寨主殿直高益監押

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趙元吉及寨門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先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珎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充安遠寨主

　士彬與范雍之愚何兩人會合于一時乎

　種種癡絕令人發咲況于劇虜能不輕視

張方平平戎十策

元昊陷塞門諸砦、殺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嘆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得科人矣、十策載第　卷

元昊阻河爲固、渡河不易、又十日而始至。兵力疲矣。即至其巢穴。夏人能拱手而聽之乎。吾未見其奇也。

范仲淹防禦延州事宜

康定元年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爲業、　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所縱腰射、腦射一綽箸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芻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

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
上鉄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
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
者爲中馬槍鉄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斫
劍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鎗刀木槊五十斤以
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
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用
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
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

密院行之

此之謂以守爲戰而租稅就近爲輸移兵
就食尤爲可法但於防守之時爲有礙故
只以春夏爲然○如此乃爲實藝可爲後
世練習之法

任福白豹城之捷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
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
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
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殷
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
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
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
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
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輙出一人聲言巡邊
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
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寄部分諸將使
駐泊都監王懐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嶺來路

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
譚嘉震攻其北（分市亦有條理）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
承受石全止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
英主入城門鬭敵福以大軍駐子城南界骨策
應是日引兵發柔遠寨置蕃官等于福馬前而
行凡七十里二十日午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
寅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置李太尉衙署
酒稅務倉草塲及民居四十室里內禾稼聚積
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七

人、斬獲二百五十一、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勑告身及蕃青幾通、軍士亦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爲殿而還、任福破白豹寨、捉虜到偽首領季家妹在慶州官負充奴婢、恐蕃界首領聞及轉生怨毒、別起奸幹、遂差指使侍禁石斌往慶州取同、延州通判馬端及本路都監朱青問得所說事文狀一紙、及稱于慶州准安鎮有投來軍、是親叔、即差石斌押送慶州分付與親叔歲奴收管、令嫁士人爲妻、後石斌回稱到彼歲奴骨肉並來覷視號哭、

好水川之敗、白豹城之勝、易之也、兵家勝負其可恃乎哉、只處置一酋孥亦不草草、前輩臨事乃爾

种世衡城清澗并知環州始末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砦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

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横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

過石而及泉、人皆知之、特不肯以百錢屑一畚耳、重酧之下、何事不辦、特一鑿井哉、

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

其帳待人歡心爭為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
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
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諸寨
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此法不特可教射凡一切攻守之具皆可
倣行

胡部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
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入
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

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
是得其效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
克

　此邊吏之苦心然亦止可以籠絡慕恩不
知當夜入牛奴訛之寨尤足動人

延州東路清澗城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
化基手下熟戶蕃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
數并投來蕃部並在逐寨及本軍側近任坐未
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蕃界仲淹遂牒种世
衡等勘會驚移熟戶蕃部有未敢歸業即便招
度鄰近官私空閑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
者官與量借粮收買又勘會驚移人戶并投來
蕃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
逃走又牒种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
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
嘗切照管安撫無令失所又金明砦蕃戶三百
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經討虜後無力耕耘
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蕃部每家十口已下

各支斛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于本處
砦食支給

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
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
救當收去遂不敢犯

　真老術吏撫民之政如此撫夷異類安得
不歸心向化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于點
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

豫且早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擧入寇攻鎭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人○以○堅朴）

（此○最○得○之○蓋堅則利害禍福不能奪朴則肯說拳止不敢擬乃可寄以生死）

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它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遣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蔀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于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

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皆近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效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趨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

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清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眞可也時昊使其妻之兄弟寧令之男野利旺榮及剛浪唛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

使嵩爲民服齎詣旺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因使旺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歸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畧

非世衡不能用間非王嵩不能供世衡之用間嘔盡心血能令最黠之元昊在其玩弄中亦自夏人犯邊以來絕快意事也但二將繼亡而夏人兵力卒亦不衰不知何故。

仲淹累奏薦种世衡知環州未用又上言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猶輕此一路臣恐將有辯府之禍雖加罪于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投左司郎中一官廻授种世衡轉諸使司知環州推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虛妄甘受上書詐

妄不實之罪

希文薦賢如此懇至安得邊事不舉然亦惟世衡足當希文之薦耳

种世衡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鄜延經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荊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

能使鐵石心腸下淚者乃能使不有其軀

命。此理易曉。但以世衡之素尚氣節。而尚
有不法事。可以按驗。則邊將文網之當寬
確矣。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
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滑淵城已完、乃奏徙世
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
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
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
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

諸胡、胡可失期也、遂冒雪而往、（正是秉可往）既至、奴訛大驚
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
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
不求增兵、不煩益粮、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
不可誘、十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
復以環爲意、

以恩信結諸酋、得其衆力、須如乳母之哺
兒、又如狙公之賦芧、權實錯行、乃見妙手、
而尤妙在每事出其不意、如世衡雪夜之
往。此謂兎起鶻落。不容措手者也
世衡種種作用。出之深心。而飈馳電逐。如
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制
馭西夏以來。吾以爲第一異才。然以此才
局。以此信任。而僅得困吾圉以伐虜謀。卒
不能剪滅此而朝食。豈元昊之勁爲古今
所莫敵哉。于視仲平。彷知武功縣。用刑嚴
峻、追呼不使人執帖、片紙榜縣門、人莫不
驚懼、如期至、後再知澠池、葺南山廟而梁

重不易舉、仲平期以某日合手搏、傾城人
往視之、既至、佯語之曰、先爲我致廟梁、然
後觀手搏、衆欣然下山、須臾而上、其爲政
多此類、大較仲平所長在權衡智略超人
一等、而於旋乾轉坤之手、終是有間

仲淹乃城承平諸寨

仲淹以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
寨、即是建圖、乃遣使命令臣將諸將出兵、先修
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通近蕃界、彼或黥涅人馬、

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修復城砦以招集蕃漢之民亦是因時制宜之法未便可以律別路之形勢也

史吉力守永平城寨

當夏虜寇延州永平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率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

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粮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從行也寨主監押漸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

賞不及功所以令戰士之多向隅也如史吉者可多得哉

紙甲之製

四月戊子都轉運使奏請令淮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刀手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

遠年帳籍取製紙甲事舉而不費

王堯臣安撫陝西

仁宗時王堯臣爲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于民自元昊反三年於今

此之謂安撫

關中之民凋敝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先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奚挽轠注射鋒不可當遂至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勑邊吏常遠斥堠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

詔以其言戒邊吏

此眞安撫使也、遇賊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定不至臨陣奔潰、

韓范攻守之議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

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此仲淹守之本意 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范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當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强之、終非已謀、將佐閒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來、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

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希文之議力自定、

任福好水川之戰

康定辛巳歲、韓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尹洙爲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太師、意不甚主、呂夷簡居上

弱天下之務一斷于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徒果如此豈可沮之韓尹既遂請即馳而西自幾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須入閣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州皮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與有期仲淹固執不可遂徑走延安見仲淹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

為出討之計○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議淹自為書貽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

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至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馬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

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在此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豎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

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壍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創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

傳皆歿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

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於行陣又爲時所誣爲作憫忠辯誣二篇○任福字佑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

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兵馬都署安撫使是歲九月帥與諸將襲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衛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

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喉。懷亮墜馬。援福馬缺。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鬬。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爲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邪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使。懷舉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王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好水川之敗。非獨違魏公節制也。臨敵受命。所統既非素撫之人。又且分出趨利。人各一心。如此行師。未有不敗。若任福身被十矢。猶揮刃決鬬。忠勇之槩。雖死猶生。安得以成敗論人。○任福之死戰。即愛子墜馬。援歎以告。猶絕無一念憐惜之態。此真

能以身許國者。然而宋之卹其身後者。亦自有恩。此宋祚之所以尚遠也。

韓魏公定出師臨敵之法

琦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令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罷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歿者。并斬從之。

此千古不易之法。此法即今之家丁也

招集吐蕃熟戶

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又持兩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爲昊賊脅從。魏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賞鈔還巴。用師焚蕩。未人漠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琦以恩威既行。仍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目兩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

宜駐營于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

此一萬三百餘蕃兵雜之、雖在一朝結之、則在平日若以騍集爲用非徒無益而且滋害、

周美城金明之義

延州都監周美言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

之、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千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頓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鬬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噪、賊懼走、獲牛羊馬橐駝鎧以數千計、遂募兵守其地、

美亦奇士、與种世衡畧相當、心誠求之、何患天下無才也、

范仲淹議罷行營之號

慶曆元年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巳下勇於戰鬬、賊退便追、不依韓琦約束、因至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非不能督主官員、須令討擊、不管踈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

念之、其鄜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所部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聞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又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

敗事之後、誅之何益、然不誅更何益、所以操縱之權、不得他諉、

范仲淹答書之議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

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耶、時朝
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
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
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
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
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
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
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
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

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
州、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希文之通書、豈以毀
譽利害動念哉、但以朝廷使鉞制閫之臣、
欲通一書、而議者紛起、何以展布、

張亢築建寧等堡

慶曆元年秋八月、元昊陷麟府、相繼閔敗之、皆
夏竦爲經畧招討使、昊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
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
以絕麟府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
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
又戰于柏子砦、及兎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
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楊偕請棄河外、恐以輸餉資敵、及張亢一
戰而五堡十柵建矣、事豈不在人爲、

軍興用度之議

時軍興用不足、因聽並入邊中芻粟、予券趨京
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

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
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
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
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
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
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
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桥務
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蜀中以售、
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軍與供億之苦正書言利之臣利未見而害已叢

夏竦陳執中之罷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陳院張方平以豐州之敗言竦爲統帥三歲於茲師惟不出出則丧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統帥爲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帥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

每閱至此令人欲涕方平之言尤爲晚矣

分秦鳳涇原等四路經畧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按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

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
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
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
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冬十月戊午、癸定州
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
其妻女無倚者、養之宮中。○十一月壬申黑風
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
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祕翰林學士王堯臣體
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

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
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
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
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
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
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
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
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
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略

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
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
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
言琦等既爲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
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
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
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
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
輒犯邊境、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

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三年
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
凡軍期申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
臣請也、

魏公之倜儻、龐公之馭衆、范公之撫夷、具
是眞正經濟才、而龐公能使十萬戎兵散
處城中、不敢犯法、尤見妙手、嗟乎、安得起
公于九原哉。○諸臣皆極一時之選、而輻
轃于朝、用之各適其長、然亦僅僅備邊使

無犯而已。豈諸臣之才。果止此乎。抑邊臣之難措手耶。(　)用兵日久。自知事難中制

范仲淹請寬高延德之罪

仲淹以西賊攻塞門砦。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砦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竄遠方。因言漢家將卒。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卒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

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卒。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乞朝廷留意。

范公此意。終是以招來西夏爲主。故於破擄將士。特寬一格。然力屈而擒。與背主而叛。原不同科。

韓琦奏增土兵

韓琦與仲淹。在兵間最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初京師歲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河之道。又請於鄜延涇原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寨則平夏兵素弱。必

不能支。我下覷興靈穴中兎耳。

即此所料。興靈恐未必爲穴中之兎。言何容易。但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爲一。此乃至算。

又處置屬羌事宜

原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隔絕鄰道。韓琦聞涇原欲襲討之。因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嘗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

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元昊別路大入之際即幷兵北取細腰葫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不爲擾而環州鎮戎等處徑道通徹可以忘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葫蘆諸砦屬羌歸服

深得據勝之法

義勇保捷之刺

慶曆二年二月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歸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刺軍之法非厚犒無以易其心其心易其命乃聽此亦不得已一權法耳然兵之衆寡全在所用西夏之急呂許公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減陝西保捷八萬卒未見後之弱於前也

葛懷敏之潰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唛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唛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情便于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人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番潘兵援之元昊乃還

劉平以三萬衆禦十萬虜騎尚斬馘以千計力竭而陷非奔潰也任福好水川之戰初亦頗獲首功排兵鬭凛然丈夫如葛懷敏則直束手奔潰而已呂夷簡謂一戰不及一戰信哉

吳育議諭元昊以謝契丹

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鬭鬭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髪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驚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絶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内附若有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

廟堂之體自合如此

劉滬議城永洛吉公二城

先是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廵檢劉滬建策修永洛吉公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彦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决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番部皆遯止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違番部之意别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因之以聞於是城中番漢之民皆迸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

事多避形迹或致賞罰間有差悞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西路于永洛城此事比之它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輙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答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戩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況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成之

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況越疆而城，何以為守。彥博與尹洙之見與魏公合，舉事安可草草。

夏人歸石元孫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羞，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請如故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子禁傳

于禁之事亦何足法。

以對，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奪追之。

元孫以陣亡褒卹，何面目復歸見朝廷乎。恩澤之奪，何足示懲，宋於是乎失刑矣。

元昊之敗契丹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蕭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

其馬飢人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明朝冬間即遣人于近邊燒荒

夏人之善用兵也，不獨長於制勝，亦且巧于處敗。每退必赭其地，此是困虜一法。

元昊之亡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昊初娶退乞從女，

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爲太子既而欲爲甯令哥納没移氏爲妻見其美自娶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龎家爲訛龎所殺元昊因鼻創死時諒祚方期歲没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龎訛龎因與三大將分治國政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昊之才畧亦夷狄之雄也乃以自亡其身豈天故祚宋而奪之魄乎非宋處置西事之失其最大者在元昊未請而西平之封以見輕戎狄元昊既死而諒祚之冊以坐失事機夫古之所謂柔遠者以其爲不侵不叛之臣耳未有虜制我人民焚蕩我邊疆震驚我宗社而尚以煦煦之恩存立

其遺孽者即三勁將分治國政未必遽衝覆巢破卵然一番除亢雪恥亦足少舒百餘年飲泣洒血之憤而程琳之議此眞迂儒頭巾語也讀之欽卷太息

宋西事案卷之一

宋西事案目

二卷

宋西事案目

海濱謅士漫輯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疏

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略曰頃聞元昊猖獗敢犯邊吏出車遣戍頗煩旰昃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豎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闕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熟閑略至於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

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為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確或有一得上稱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為上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若因鄜道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北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野深溝足挫其鋭倘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為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

懼數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掩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拓益蹙專為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錢無功損威示弱討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

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徹警也、
　牧拾人心正是攻心之第一義、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為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揆其事勢、必先畏結我與契丹通好三十餘年矣、自漢以來夷虜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

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為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為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於國、至於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僭廢貢職、蕃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遠與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喻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為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虞訓辭、居然愎息、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天之强、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勅守將、蕩滌鯨鯢、如此則我與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開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鄰伐叛、兩有辭矣、
　伐交而交不可伐、日後契丹尚以元昊輸款邀功、況初發難時言何容易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

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昔吳為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戌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算也、今緣邊城壘、縣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略、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齊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于

兹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堠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磧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隨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專勝二字大是可味惟專則自勝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即此便操勝人之勢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川大首領唃廝囉令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讎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界於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當所贍賄恐未足以致其力倘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掎角是令邈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强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兹亦多算之一端也

收唃氏之用異日劉渙之使徒然有勢而無益則聯絡異類自當别有作用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寔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博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兹亦患起於甚微孽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内矣伏惟陛下深念兹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才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

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使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民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此堂堂正正之議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也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褒漢之北滎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

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鐏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大約根本之地尤在中樞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

勞敝令誠能援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責經界間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乏餉百姓至挼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遠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與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碾磑以故亡天府之利貽天下之

害故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於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此卽是屯田之意理財正大之道舍此更無別法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實弊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糜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寘復定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沉之費欺侵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急也

可與足食合爲一條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於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塡淤遂至河底高於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流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卽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於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芻廩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

視潴有決鑿汗潴我良田損壞我邑屋徂絕我
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
障岔望擇勘幹吏密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外敵戒嚴事事須有密酌防維不特在決
隄一事而宋之都汴則所重在此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
讎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

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
護戎人不義聞利必動則彭寵喪元於家奴符
生殞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幷善於用間者不能用購蓋間密而購顯
以間爲購始不召侮外夷

張方平請罷陝西招討經略疏

曰竊惟羌虜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
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
之空國事邊於玆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
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寨殘傷無幾內屬蕃
落驅略向盡鈍兵挫銳肘殫力屈去歲劉平石
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
經略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效太輕然
猶薄示擯懲微塞物議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
敵至於覆軍殺將縻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
安用名爲統帥也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
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者自漢至唐
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

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蓐寢訖平羌
虜若將卒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
陛下何憂焉事既乖失理須更張臣切聽與人
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
何哉凡諸邊臣稟命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
急即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其
謀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扶文檄矛楯人無適從
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救決
衆謀于獨斷通四路爲一家近如鱗府之鬬雖

非陝西疆域、然爲統帥、苟急國患、郎未能請行赴救、術須整師境上、助爲聲援、陛下旰食軫慮、遣勑使齎璽書督之、出偏師使遙牽賊後、逗遛立却、畢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幸存、勢已孤絕、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郎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爲救也、陛下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逐其自全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爲攻家自爲固、

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爲軍路根本、以爲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就倉牧、命城將修治城壍、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秋則閱其訓練之法、蒐捕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降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㲉賊、若將卒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中國之弱、往往自取其敗、成敵之強、而機宜緩急牽制之弊、尤取敗之本

　夏竦陳西事十策疏

寶元元年、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陳邊事十策、狀曰、今月八日陝西安撫使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到府、奉傳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竊以繼遷一族、本党項遺類、居呼韓舊地、東扼銀夏、西至靈鹽、南趣鄜延、比抵豐會、迨遷平下、輻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畢海、邀險肆掠、爲害不一、至道初

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蹈藉、糧卒並沒、守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關輔騷然、太宗皇帝召宰臣議之、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鄜延環慶三路趣平下、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三道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爲將帥、何人護輜重、表裏砂磧、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

出麟州五路趣平下蝎內帑之國財罄關中之（分遣出師[illegible]）民力繼隆與丁罕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黔內地不可向山而為在內地術可因[illegible]于收示戰不守而寄命之地道[illegible]所）（將則退師所歸分道進出未有不敗）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隸於廷召備見輕舉之害然是時繼遷當兄繼棒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迹窮蹙可知凉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授朝廷節度使犄角追討靈州河外大凉小凉河西北臧才等數十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有累歲積年

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日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臣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不悅久之先皇帝即位鑒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唯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地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之聖斷遠圖也然拓拔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役屬小蕃德明元昊久

相繼襲貿易華戎招剝財用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於妄作名器僭製車輿姱咤旃廬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付以犬羊置而不問芻豢過飽猖獗遽彰所宜誅夷以塞公議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將限于事如[illegible]公[illegible]）繼

（策賓勝之難必須審己乃肯必折）遷逃伏平下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糗則不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晝設奇伏夜撓營柵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苟賊列寨河上（巢穴亦安得是邊若夏人拒我于西地米斯之至則[illegible]不為元昊[illegible]）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攻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輕議追討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

東將佐控扼險隘，但輒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則慮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有後憂。若庶以文詰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衽席，必有成算係於前籌，此非臣之可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秦州地遠，易爲控扼，所最憂者涇原，次則環慶。涇原莫急於慶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趣險隘，此敵情之易料也。古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當矢石，謂之握奇跳蕩，是爲奇兵；其次疲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強弱兼用，強爲弱累，戰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強弩，近年之弊，恭以他兵，不能專用己長，攻彼之短。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於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內擇弓刀槍槊手三二千副之，涇原令高繼嵩、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振主之，日夕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

自涇原界至環慶路，橫絕邊徼數百里間，往來交擊，互爲首尾，傳矢持滿，俟中而發，一發萬矢，三得一中，則十萬之矢以發三萬餘人，羌胡豈不易支也。仍乞立爲強弩指揮，特升兵額，稍增月給，以震軍聲，以壯士心。但恐賊界聞此有謀，必不敢容易窺塞。其偏裨將校、道路堡塞，並委劉平等臨時選擇處當，此實制勝之大端也。

二、緣邊熟戶，號爲藩籬，除延州李金明、胡繼諤二族與賊世讎，受國厚恩，勢必向漢，自餘熟戶如二族者，十無一二。羌戎之性，貪利畏威，若不結以恩信，懼以威武，而欲倉卒驟之禦敵，漢強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矣。其明珠、滅藏等族，又納質賊境，居既首鼠，戰必倒戈。元昊窺見此隙，所以勾招打虜，脅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知其若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固藩籬，此西陲之急務也。

三廿涼首領河西大族、編還賜爵之後、德明承襲已來、仰恃國威、吞噬畧盡、回鶻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効、惟有吐蕃與賊世讎、唃厮囉住宗哥、對賊巢穴、蝦𤇦來歸心據賊上游、臣累奏乞詔唃厮囉進討破賊之日、許以西平之封、授二子靈夏節制、又乞遣使割心撫存蝦𤇦、令父子協和共力破賊、未奉回旨、竊慮議者以爲元昊既破地入吐蕃、則唃厮囉勢大、復生一敵、此議

乃計之不熟者也、下逆當習於刼掠、吐蕃雖衆、兵技不敵、但欲使且牽賊勢、未必能盡平狡穴、若此際不收實效、而狥空言、非國家之利也、先朝潘羅支充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尚欲蠻夷相攻、遂制遷罪、況今厮囉向化、父子受官、不於此時遂其忠憤、差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昊賊未敢輕離巢窟、

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多少、軍卒有勇怯、防虞合減兵、雖守處當增兵、兵之增減、即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隆遠、但因逐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匀加兵、今來伏蒙朝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悋、卒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燧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鄜延安撫、兼涇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

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擇一平易分路、併兵衝突、其餘邊界、即分三二千騎往來出沒、牽制我師、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馬、總而計之、數亦不少、若各分路、分則不足、互相策應、則最近者雖朝旨許令互相照應、切恐緩急邊臣執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有賊馬犯邊、令

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鄜延可以策環
慶、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
聲大振、是計倘行、固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

元昊旅拒以來、陝西加兵、所費根餉不少、
尚賴累年關輔大稔、易爲置計、今夏稍早、
二麥薄熟、菽豆苗曉、秋成未克、設使元昊
復稱臣納款、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兵塞
上、邊稼不豐、持久之謀、未知安在、所以臣
前奏乞令陝西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
軍各一兩指揮、令逐州訓練精熟、却乞那
移關東軍馬歸回、有急警則令逐州量留
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土兵勁悍、
耐于馳驟、二則減省沿邊芻粟、三則可爲
悠久之計

七

關右沿邊舊俗、輕悍喜爲寇賊、山林深阻、
難爲捜捕、加以近邊蕃戶、以藏盜爲業、若
虜犯邊、人情恐動、或飛輓稍煩、丁夫逃潰、
之先
互相扇搖、聚而爲盜、關中官司、不可不預

爲之計也、咸平中陝西轉運司曾抄點保
毅軍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今來西陲
安靜多年、若據行此法、則恐人戶驚擾、別
生寇劇、前奏乞添置弓手三兩倍、又乞置
壯丁、獵戶、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
却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令之寓令也、
朝廷檢詳前奏、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
添置、候賊平日、卽却罷遣、一則不費供饋、
坐獲其用、二則不動擧情、易爲辦集、比點
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

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禦備饑饉、
防遏逋逃、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則難于處
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定、則所
畜芻粟、爲寇根、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
城寨、滋發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宣旨沿邊
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係要害、
先支沿邊等巡檢軍馬就食、盡糧草所有、
小寨逐月廩給、却令就大寨旋請、如有大

段警急勢必難敵則令併小寨士卒入大
寨把隘相殺一則免資寇盜二則併得兵
方于要衝之處以衛奔衝
九方今備邊之計最宜積穀故趙充國云羅
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況關輔稅租
有限歲時豐儉難常若卒調兵食急賦償
斂則秦民輕悍咨怨易興此不可不預計
也近者有部入粟拜爵須是巨富之民方
能佐縣官之急欲望朝廷詔關中州縣有

犯過誤連累之罪情願收贖者許令召保
于沿邊諸郡入粟贖罪每銅一斤准粟五
斗良民救患何止樂輸諒不踰年寨下之
粟必稍充美寬宥過誤全民膚體足以上
副陛下至仁之德又慮議者以為國家全
盛之際不當貨刑示弱此議亦思之未切
也且爵者名器尚許拜授若寬刑赦過得
粟便民比之拜爵此為優矣
十候教習勁弩指揮招至士兵添差弓手各

有次序即乞委自當司差官揀選沿邊冗
兵于近裏州軍及減騎軍回關東仍省沿
邊閑冗吏員仍乞指揮諸路總管司臣寮
令後每事遵稟安撫司指揮不得怯懦自
謀妄說事理聞奏上惑朝聽如有寇賊奔
衝並須出兵守險持重伺便痛行殺戮不
得披城縱寇放過賊馬令人他處如違以
軍法處分如此令行下則邊防畏懦之臣
預謀戰鬬不敢只作守城自全之計

夏竦所陳十事儘自得竅得情不失禦虜
機宜安得以人廢言但至于身臨成敗得
失之際便多徘徊顧慮所以竟無建立若
其行邊乃携侍姬軍中幾至醸變英公功
名人也恐不宜作此劣狀

劉平請選用酋豪守邊疏

寶元二年劉平為延鄜環慶路副部署乞選用
酋豪各守邊郡疏曰太祖掃清天下謂唐末諸
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

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
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
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彝、靈武馮繼業移于內地、
自此靈夏漸微、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出屯、千里
就粮、遠近搔擾、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
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
修藩臣、朝廷姑務惜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
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
四州、限山為限、使德明遠遁漠北、則無今日之
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幷授之、而鄜延環慶涇
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令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
叛親離、復與嗃厮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
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
（若如不防料是天之所亡也西北之憂豈是可測也為元昊天助窮人耳）
旦為人殺戮、酋豪代之、與嗃厮囉通和、約契丹
相為表裏、則西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
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
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
多、乘人心離散、與嗃厮囉立敵之時、沿邊州軍、

轉徙粮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
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
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
勇者貪于祿、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
或授嗃厮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
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
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
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
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
勁勇而喜戰鬭、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
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
給資粮、以贍之、若收洪宥、限以山界、憑高據險、
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
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遠
戍、老師費財、官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
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
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
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

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重者爲先輕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德明兩鎮之援固是朝廷失計然招集土豪授以職名亦須有一段聯絡呼應之畧乃可駕馭而使之爲用惟是元昊與唃廝囉相持之時正宋人乘隙攻瑕之日失此急着後便犯手矣

封唃氏而敵元昊人人皆知之然唃氏果能敵元昊否

以夷攻夷而即以矣地封夷人中國之策甚得但甌脫之地計不能守即不與夷地將焉往正恐夷人亦能解事轉歎中國之愚耳

陳執中論西夏事宜疏

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論西邊事宜上奏曰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逹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譎詐之說失於嚴戒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分援遠近駭驚自金明李自彥族破而沿邊藩籬大壞塞明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爲弓箭手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驅逐每城選閤門祇候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爲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塡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爲三寨之援使上下應援左右相顧爲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

逃徙者委邊臣撫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爲難信議者欲結西域諸國爲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縱涇原康奴滅臧大蟲巉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更賭氊以沿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此語固然）邊兵（但皮膚之傷傷而不已必及腹心況非皮膚者乎議邊者以不可輕此等論）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

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餉未及況民力乎當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戎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爲上策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

爲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增土兵漸減騎兵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減優爵秩之科以誘兼幷寬茶鹽之法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心畜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亡生也

撫羌夷而恤民力自合如此防邊之無奇策所從來久矣

范仲淹乞嚴邊城實關內疏

康定元年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乞嚴邊城寔關內上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寔之勢寔則避之虛則攻之今之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寔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

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討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累歲終未收復繇

大軍之行、被軍甲乘、動須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且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係難制之勝、臣以為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以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

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實關內、使無虞、可乘此老成持重之見、然實最不易言、必處處隄防、事事周密、乃可言實、不然則一城瑕、百城皆瑕矣、

韓琦陳用兵練卒疏

康定元年、韓琦以樞密直學士、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事、公事因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衂、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粗、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儒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

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輩、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官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弁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鎗刀稍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糧加龍衛、而在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

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為節級若後來闕人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總三年以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疋無馬者并馬者給之詔從之

　兵貴于精精在訓練所患強弱溷雜臨敵以弱累強此弊善用兵者所宜深講

韓琦請鄜慶渭三路添兵疏

康定元年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邊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

經略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為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將為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于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惟無所舉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自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慶環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意若以見屯之兵為保境之計則虜歲月之間邊民苦

其居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歲計根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謂以民為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弱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

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為彼衆我寡而為蹙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令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于鄜慶渭三州令臣為陛下討尋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

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潛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羌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審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為亂則可以嚴立隄界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部兵火邊就食根草如此

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土民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為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

魏公之欲添兵非徒聚而縻餉大端分佈要害而又止揀刺土民以[illegible] [illegible]兵則名雖增而實省矣

范仲淹論夏賊未宜進討疏

慶曆元年仲淹爲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論夏賊未宜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兩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旣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其擄刼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踏無人之境今延東路合隄防一處巳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塞其西路亦委王

信張建侯狄青王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寄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竝入且併衆力禦賊或政得一處卽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巳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事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寨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多況鄜延路巳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又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闕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

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旣退戎類復居狠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大將屢動不立大功必爲戎狄所輕臣又近召張元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于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

計如此則橫山一帶番漢人戶去賊㝠相遠懼漢兵威追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希文之意只以招納為主而隄防虜寰亦自精審

范仲淹上攻守二策疏

仲淹改知慶州上攻守之策疏曰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

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復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援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建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能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河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于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据守

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取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除官軍外蕃兵更可十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其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强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殲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据其地（如舊城以險而增脩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强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兵方稽事將係官閑雜

并勸令近土人戶以雇夫錢散與助土兵士食錢其帶甲兵士猶然情愿諸寨益以興攻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范全今為鄜延鈐轄副使慶州北部巡檢趙明令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都巡檢使必嚴其戒曰賊大至明斥堠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六十里西南柔遠寨六十里西去柔遠寨十里南去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負使臣勇夫身效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極范全劉貽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王信達王文王遇張宗武譚加震王守恩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如此用人乃得參于前隊張信張忠郭達張懷忠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絜李韓楊聊劉廓游張繼勳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常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糧亦稍足用其

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彼有胡盧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覬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卻西渡黃河側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已上三路內詵皆一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見山川道路次第也如此處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穩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食祿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絹春冬之衣鞋價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于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黠賊數而中國賊數之外有攻戰則安得不[illegible]降城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允

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振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就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罷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寔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圖營田據畝

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從家寨下重田利習地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處許召部進荒田以邊資酧獎或量給與之田價）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與擇官員約古之議酌今之宜行于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克雖夷狄時爲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中制也

議攻則明賞罰議守則營屯田雖属老生之常談然希文計畫之周皆以身履其地故易而可循詳而可久前賢作用不爲奇特相只合如此

龐籍詳定仲淹攻守之策疏

仲淹既上攻守之策昔龐籍知延州仁宗詔令詳定因奏曰臣近奏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謀臣竊爲虜衆之舉齎糧不過

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兇此則宋之賊守大帳堅持安得攝者宋人之將）殺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剉衂若諸砦有樓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壘而動誠得全師禦戎之體萬一宅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沿河洛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慮恐不能盡如預筭或寇深入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

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東兵則危、
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
也、且當撫馴訓練、與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兵
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
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為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
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僅足償
所費、入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
益窮、心必益怨、歲月之間、變必生、心危勢動、
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

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事體有大於此者、

亦只就希文之說、稍為調停、殊無痛痒、姑著、

張亢知鄜州論西事疏

忠州刺史知鄜州張亢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
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
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
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
有議論、互報不同、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
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
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
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
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土將與軍伍、
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酌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
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
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
飢餓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
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

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
策前鋒、一為後隊、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
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
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援、此所謂常山
蛇勢也、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
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
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聲援、某城
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
扼要害、又合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應旗幟為

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精藝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𢇁弩

者三百五十人引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止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鐙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纔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知此乃馬溉坊訓練。）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官兵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

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二餘以步軍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効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鬭戰不及山界部族而

財粮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粮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唃厮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

亢之氣甚勁而爲謀亦周然終無一着可以制虜之死命

張亢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疏

慶曆元年七月亢知延州論邊機軍政所疑十

事上疏曰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竊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之所逼或困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寇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鬬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山路險惡而入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之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日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

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認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汰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諸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數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糜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營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圍集況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奸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它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十疑極悉邊事之弊惜不見其救弊之方耳

韓琦論備禦七事疏

慶曆二年樞密副使韓琦論備禦七事上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可痛哭太息豈無故哉蓋憂深思遠爲國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于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憂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于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晉昔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

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也、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奸亂逞志、併吞涼諸蕃、以招境土、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非連契丹、欲成犄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州全勝之氣、遣

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以爲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邀盟、過邀尊大之禮、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辭其事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士力、與環衞統帥、比眞宗北征旹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軍家、室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畧、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悟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日之盟約尚可

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盟、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于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有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乃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救時弊、而彌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瑣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

面奏其餘從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據簽書而去何暇及邊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效祖宗舊制于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三員客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畜材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強葺洛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廪庾則皇居壯矣

魏公爲有宋第一輩人而議事止切實易行未嘗一語作沾沾喜事態前賢持重之意自可想見

范仲淹議河西攻守疏

慶曆五年仲淹爲參知政事奏陝西河北攻守疏曰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邊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

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平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甥舅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妄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

長驅深入有吞併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偽照誘脅邊人、欲之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內侵、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非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于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并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便

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于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畧、為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 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巳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非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衂、而乃輒求通順、寔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又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戎王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大宗馳六騎于渭上、見頡利與語、

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思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寔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時情畢注於此、則希文亦不得不為調停語矣、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阻敗乃求通順蓋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

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非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于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櫨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于緣邊任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移家居於寨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彌精强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自今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以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剩保捷土兵其中尩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

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熟戶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沿邊軍馬盡可勾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阪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僥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少無

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然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故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防守專用上兵，自是可久之計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先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强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彊，理固明矣，所以漢秦舉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必深入，儻元昊歸欵，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瀆武，角勝于絕漠之外

也，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惣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粮，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敵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邀我，爲主當邀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邀，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

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熟，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番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避來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疲，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如有

州、秋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臂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落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畫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三師迭出、子胥困楚之計是矣、倘敵人乘勝而長驅、則奈何、又在度事勢之強弱以用之耳。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同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才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便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府、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

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又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畧、方可預定法制、臨旹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事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畧、或有材武、

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藉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于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受以新議入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

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觀此二國王居之地更宜備固金湯 傳毋云王者有道守在四夷也）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於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遶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

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後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矣、七謀密定伐討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

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綿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昨盟好已援、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畧、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為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北虜近而西虜遠、故防近虜與禦遠夷者、
其法自異

攻守二策大意不越前疏而著數更較緊切至于末段之備契丹尤多遠見靖康之際卒如公言若公者可謂社稷臣矣

田況上西賊十四事疏

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疏一曰自昊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爲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援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

恩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爲辭王師伐叛吊民之體自此失之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呼可愧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久不經戰之士欲令向敵亦見臨陣一法）卒未練欲使趨功鶩利習于鬭戰爾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没極多如郝仁禹打尾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閤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馘十人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備守以俟賊至然後別爲一策以破奸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没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爲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爲得計陝西雖有兵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或昊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

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于偶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徼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筴非可恃以爲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牽他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飈馳霧捲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覘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困食野積而歸爾此苟一日之不賊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于斯且

賊之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可深入、所以然者。
主客異勢、退進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
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于一舉、豈勝筭哉、自
李士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
日者山外之民、東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
境、人漸定矣、料賊今春秋或來春、猶且驅劫、而
必使勝負畫空、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
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
可測、驅朝廷爲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在乎發

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彊壯之民、五七萬人、分
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
手、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
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
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
拘近之論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
進退、權于大將、旗鼓常在軍中、自西陲用兵、每
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福違爲大將、而不能指
揮統制、以爲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

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材
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
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
非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
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爲鄜延部署、張亢爲鈐轄、
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卽當誅之、乃
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爲經畧副使、
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
所法也、夏竦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爲士卒先、

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
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
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爲國家
盡力者、奏罷之、則分部立而功可異矣、四曰自
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昊賊所
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故視我機宜、動
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
與茶綵、止于熟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爲實
落、賊臣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

寇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野利剛浪唛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胷碎首、是去賊之手足、王沿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日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安輯、皆朝廷固無意及此、今昊賊大肆殺掠、沿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奸人恣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候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番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以得

其驩、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瑋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慴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僎、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于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整、人堪戰鬬、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熟戶販鬻清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熟戶之利、無以資其

生、太宗朝、鄭文寶請禁清白鹽以困賊、遂可不戰而屈人兵、部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死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内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熟戶無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窘、而又興費不貲、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唃厮囉、欲誘以為用、賜帛二萬、以從其出師、唃厮囉日益危弱、今欲以為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

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日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禦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内應為患、欲遷襄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徙、若驟加起遣、則戎心動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沿邊閑田、編于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内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日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强、戰鬬常為士卒先、自昊賊擾

邊以來，惟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餘請給其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二百五十爲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麤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塡材質綿弱，而云不如戰鬪，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爲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爲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日汾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披甲

上馬者，況驍勝、雲武二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騎軍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于茲也。九日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頭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于今日，獲罪必先于諸將矣。邊臣苟死事，猶獲子孫之福，

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怯不即邏討，並行誅之。十日主將用兵，非素撫不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會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虜酋長遲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如此安得不萬舉萬勝）昨任福在慶州，番虜各以信服，士卒亦以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

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佐（深得要領）非大遇毋得輕換易，庶可責其成功。十一日古之良將以撫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遇寇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令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校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寇戎併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

年帳藉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爲無例而罷今請涇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署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都督司別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年或因都關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霑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閫外之事無不專制材量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

大體也十二日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綱甲鐵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覩透箭深淺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日今春昊賊寇邊

器械攻城之具極爲拙鈍此備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氏熟戶使爲先登以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故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十人諸處指教善治器用大爲不備賊動必求會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日昊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秋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奸鋒其

勢未已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料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爲戰所爲步奚此皆去賊地遥向漢甚邇若承戰勝之勢賊君皆散乘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殛降順者招係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關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謂田土給與有功熟戶必不可守則從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歸款則裁割縱捨制之在我弭患如此則邊垂可安矣

十四事於西陲用兵之失制馭之跡無不了然如指掌亦嫻習邊事之才也然其救時急著亦只在招熟戶練土兵嚴守候皆韓范諸公已行之事大約事取寔用便不能人吐一奇

歐陽修論永洛城事宜疏

修又論永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上疏曰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永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

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永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于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于滬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永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嫌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永落城之初奮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戰勝取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永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任事者少此永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

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永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今劉滬即與狄青異議縱使永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付則永洛必須複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于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大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解和

務要兩全必先諭密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眾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它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麾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嘗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

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之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

城一水洛而意見參差若此甚矣邊事之難舉任事者或作或輟豈無故哉

附錄 以下四議非元昊時事而深得制馭防捍之方故附錄於此

張齊賢論陝西事宜疏

宋真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論陝西事宜上奏曰臣竊見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覘城池劫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寨非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它惟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讐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

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責得十三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它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捍邊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或得馬畜貲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

心孰不見利爭進今靈州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之死地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虵豕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敎諭彼心向風恐遷賊日蕃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以稟命沿邊兵勢自雄

則鄜環延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伺閒而興則萬山閧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賊遷矣如此靈州孤壘未至旻處今議者謂六谷虛名終容吝惜靈州孤壘綢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羌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壁地而豢豺狼之勢則壁地之壯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

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實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于窮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恥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乎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甚切其謀甚深置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旌節之命遂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

我使遼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爲失乎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雄豪若於平時但以市馬須爲羈縻則一懷化將軍亦巳厚矣酌今日事體以失權宜兼恐今後邊事兵機更有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奸宄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沴恐之痛心顧惟靈州還同穽獸外則虜寇戍

之逼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毒餌虎口然
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視覆敗運籌者安然自
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虜之性
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俟閒隙伏望明諭
邊將內脩外虞臣不甚憂國思報之至

繼遷以吞并未盛之虜當宋朝未忘兵戈
之時舉朝精神畢注於此不難措手而此
着既失遂至養成德明元昊之勢悔之何
及

李繼和論守靈州事宜疏

都巡檢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命兼涇原儀渭鈐
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畧因訪繼和
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
又為環慶原渭儀秦蕃戶所依正當回鶻西凉
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
軍以來克張邊備方于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
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
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邊
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卹宿此事苟
廢則過此新城止皆蕃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
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
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
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
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
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
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
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

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鄜延石隰
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
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振懼皆為吞噬西北邊
民將受驅刼若以可惜之地并安賊攻便恩委
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
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
費止出四州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綜方興
屯田屯田若成積畜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
得況今繼遷強盛有窺覦靈州非河外鎮戎

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
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迯、事
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部蕃
震懼、絶無鬪志、兼又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
經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
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
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
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至謨深遠、不惑群議、復
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

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
遠絶、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
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
繼遷西取秦成之郡、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
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
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
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
馬、曷足禦捍、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
延石門路入、縱鎮戎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即

回鶻西涼路亦斷絶、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
不得出兵生事、蕃夷益謂賊如猛獸、不怫其心、
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它日愈熾、不若聽驍將
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妖黨
纔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
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嚴若望非他
州、尤加存卹、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属之窘匱、外
憂奸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
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

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
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深則士
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
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
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
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
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
超居則營生、戰則誓衆、貲產厚則心有所繫、必

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俸給其家半俸資其用然後可以責廉潔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内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内地盜賊國之飢民況靈武絕塞西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

術異于它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寛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鎮戎一軍關係西陲自當嚴守但嚴守既苦自當厚恤以結人心俱是鑿鑿可行之議

王韶上制服河湟疏

前輝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言曰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閒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雖然有歸服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

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數欵塞而内爲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内也而邊臣以董氈故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氈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瞎藥等在河用瞎征與其舅李篤氊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等屯結可欺巴溫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黄河頭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

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西路番兵及洮河宕疊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唃廝囉欺董氊繼立文法祗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爲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彊梗頑硬不爲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併合

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爲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于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寃濫治其戀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則稍以恩信綏之身與之爲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服之意然後徵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唃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

之而唃氏諸孫今在洮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桂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鷄羅瞎藥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爲主雖有瞎征及欺巴溫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原城與漢界相近

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畧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及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剎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于漢界寔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爲制賊之上策也一臣竊見鄜延環慶兩路番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鬭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遇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藩籬所以益固也今四番兵

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黨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寔皆出于西戎而已何獨在鄜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徽使曹瑋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只因經略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今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爲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爲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

材畧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因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勉奮勵樂爲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爲心腹之用矣

一臣以謂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大首領也勢既離弱又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爲吾用臣愚以爲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爲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能識畧爲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爲都大提舉以揔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爲過而久遠並爲吾用矣

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邊蕃部畸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項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爲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竊計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

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萬人既散居）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十萬餘帳之間何以能使其心腹之一此語恐未深思）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

一臣切見官中自來盡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蕃人所以顧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置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則蕃人顧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

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民耕蕃部荒閒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服、語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買、今之蕃部正同此耳、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土地皆可貿易而致、臣切案古渭州一帶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安南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闇亹、臨羌、抱罕、邯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羌戎而已耶、

王韶此疏、制服河湟、招撫西蕃、大有聯絡、駕馭之妙、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二語可謂善於用夷者矣、說者論韶方鋭意功名、以開邊釁、與日熙河之役、皆其嚆矢、不知剪逆滅叛、惟力自視、若機有可乘、而甘於隱忍、以偷目下之安、亦何顏眉以報君父、故熙河之事、不當與似道江淮之啓釁同日而論、何者、神宗全盛之勢、

非南宋疆土日蹙之比、而王韶終不失為有用之才、此疏非元昊時事、取其說之可以因虜振邊也、特錄附於後、

蘇軾增修弓箭社條約疏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蘇軾知定州、乞增修弓箭社條約、上奏曰、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驚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務、習以成風、將校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繇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飢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

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切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已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十數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

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書、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

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聚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群賊一夥、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為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

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鬭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谷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倒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雖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自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

强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寔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

箭社寔為邊防要用、其勢必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切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輙復給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八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勅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

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狃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慮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使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列下項、

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

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貼黃窩鋪下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差、
每社置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有物力、或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習。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腳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腳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

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三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桿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弛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邏、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

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攙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衆私施行今參詳增補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彊虜爲隣各自守護骨肉墓坟曉夜不住巡邏探視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入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盜賊既知逐社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覷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切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寨與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爲主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

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頗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習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闕頭目

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頗見與其餘人戶苦

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令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假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句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

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愿自相團結并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

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屢蒙奏請並是因舊畧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一村為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所管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

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腳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來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兢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義緩急易為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

既免冬教即保甲司抯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切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瀆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

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切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效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於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閒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眞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加費用錢數年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蘇文忠公此疏在元祐間去元昊叛命時已易兩朝而龐籍弓箭社之議尚足爲地方一大保障修舉邊事豈在議出於己乃爲得哉此社法至今當行特錄於此

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一）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弇州史料序

武陵後學楊鶴脩齡父

余從陳眉公購求未見之書眉公遺書數種其一弇州史料余暴得之以為先生秘書也不謀而剞之雲間已而問之則錯見先生集中董生復裒彙為一書者也板行者十之四也矣余因歎我

韓刻百四十卷雜錄尚難朝史嘉隆之際有一弇州先生而坐失之可歎也國家世運污隆人材升降往蹟具在國史其闕於政治之大者如兵農錢穀九邊士馬登耗之數太倉水衡冏寺會計盈縮漕鹺與夫水利屯田河渠海運何事不載舉之

清問以故使臣予講求
利病不獨藏之金匱石
室而已宋初定史兩制
一脩其後或三朝一脩
或四朝一脩未有如今
日之淵略者大率史職
之人家各亦只百年之
脩百年之内故老傳聞
譜識相去未遠且墓表
漸樹日久論定董狐南

史漢[illegible]舊業宜盡遺逸
綴法未立或知也今國
統凡十一傳如華陰四世
三公金張珥貂七葉問
其家尚無譜牒猶為國
有人乎弇州先生家藏
琬琰之書世擅雕龍之
業凡東序西清之秘皆
購而得之而又束髮登
朝驟歷中外且援館延

賢吐哺下士網羅搜佚博采異聞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其是非不謬證據獨精今考其書所稱引故實皆他人耳

目所不經見若非先生好古冥搜一代之跡遂成零落先生之用心良尔勤已余讀眉公叙先生傳杯不御欷歔太息之狀

傷先生有志不就悵不痛哭赵先生於九京北面事之也今先生不可作矣如吾鄉李本寧先生者一代良史之才實

先生之後一人典刑具在是尔詢兹黃髮之時也今别開史局與館閣諸公共事纂脩之役不尔可乎或謂先生早年

趙家中秘名侯姬於相
遁呼何陋也陳同父有
言曰欲為社稷開數百
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政
恐官之不肯就耳海内

通今博古之士如眉公
輩者使得廣招名儒畫
賜尚方筆札於以鼓吹
休明潤色鴻業書成之
後放使還山園尔有光

盛典第居今之世見務
疑形轉喉觸諱難言之
已適者
廟堂鋭然講求曆法然
而未幾旋罷至史則絶

無人及之及今不脩愈
久愈失其真悠悠長夜將
不知所終矣雖然文中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
幾乎罵頌年上殿之爭

抑又甚焉公車之讀傳笑外夷是且輕藻令大書特書不一書後世見之兌蒙識史之諸弇州先生而在不知當如何攢眉也此又世局之一變歟

序　九

史之有實錄也似而非者也夫子事非一家一人私事則原錄自不能逮丞民而至名曰某帝某帝實錄矣丞民之有銘狀傳誄云耳公臣而銘狀傳誄至矣又以利乎錄及丞民而又盡用褒乎前朝史與實錄矣益乃本朝無史而以實錄為史有

序　十

識者猶以野史因是紛然錯
出或失於寡陋或失於好異
或失於偏信而甚者以讒口
修郤至於今處士橫議朝亟
聚訟矣不可質問故老彫喪

踰三十年來是非得失紛然
叢亂向瑯琊正陳文憲脩國
史意甚銳未幾沒遂東之高
閣焦弱侯太史時分修經籍
志大內有秘書請文實奏付史

館乃不果乃君致於史情哉侍
語史楊修齡慨然文獻之不足徵
也獨念弇州王先生以烏衣之
彥傳青箱之業至所評論雜
見人間者無不典嚴存則人

亡則書迄今不收且日就散佚
而雲間董復表業已謀諸陳
眉公彙為史料侍御湯之亟
下郡邑鏝梓翁公與侍御為
序具矣而更委序不佞不佞僭

[illegible]
録多據本十六七非國家有大目於
華不旧豈視史官力不給繕寫
繕寫多訛缺嘉靖間野史數家
似不甚見寘録而至家或瞶僚

序　十三

父兄子弟於朝章國故曾不經
目猶目者不必究心
世宗有天下四十五年
穆宗嗣服凡諸大禮倉卒具
舞衍與舊儀不相合而況其

孫平原先生三世大臣耳目
所睹記家庭所講求固已什
百千萬於恒人負史家三長
敏而好學自少迨老采葺不
佳中懷坦易無作好惡是以存

序　十四

輕取舍於中繩準若辛伯諗
周桓公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
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
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
威而齊姜引之相距遠者堇三

[illegible]用之乎晉師曠對晉平公曰譬之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用史料者不知何代何人搦管為之三歎

京山李維楨撰

弇州史料敘

唐鄭惟忠嘗云自古文人多史才少予謂史非乏才也史之難難於料耳史才無料如良賈不挾金大匠不儲材雖鄭卓公輸立窘矣予嘗少從王弇州先生游居恒談咲諧謔無所不委蛇而偶及國史輙停杯不御為慨然感嘆久之曰李賓之最稱憐才而北地信陽多不振西蜀陳公以正史請會又當鄉衮為跌其所部署分屬自史官外不他及而予與冉冉老矣此似有天意非

人力也予曰先生雖未老師天欲授公而人不能就公如魏收顧直東觀鄭樵求入秘書公能表請之不見諫乎即召入中秘金匱玉版之書能抉扃抽縢以盡示公乎能給大官酒饌筆札乎能聽開局召辟如司馬君實之於范祖禹歐陽修乎能募專門如李淳風為天官五行乎先生曰審若是之烏白而馬角畢數百世而不一遘也大抵文人之才在善用虚史官之才在善用實虚者得自創而實者不得不因遷因談固因彪思廉因察

延壽因太師而家學罕承者則虚稱以王隱為因隱所私録晉書及功臣行狀是也蕭嵩以吳兢為因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是也老人東髮入朝行而嘗竊有志矣故上自

列聖之彙言累

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鎮徽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舊聞文學掌故之私記皆網蒐劉録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予老矣其散見於四部及續集別集者尚斑斑可采後有作史而善因者庶不能廢也予雅辱先生後死之

[illegible]證深而僕〻無清暇吾友董
韋甫則彙而成之私署曰弇州史料
其前載年表志考世家列傳公皆為
史而史者也其後撮志狀碑表為次
實而以藁記〻錄附之公雖不史而
可以入史者也此史料之所由以名

也
鹽臺侍御楊公性好異書而尤好搜
朝家典故遂採陳子言屬郡司理吳公
邑侯鄭公暨梓之而命序陳子昔者
宋文憲與危學士共脩元史欲訪尋
元事不可得危公袖餅餌藁實以啖

老兵得語輒書之其難如此況吾
朝車書文物之盛重以累葉
列聖培養振作之精神目今不為整齊
僅取上章之腐牘而少裁之以登起
居注宰相不主議史官不執簡遍相
推避以延歲月而已予嘗謂吾

朝有兩大恨楊忠愍受樂於韓范洛
思之極夢舜授黃鍾試樂之日有九
鶴飛集於庭而公以忠諫死王弇州
負兩司馬之才若置之天祿石渠而
以伯玉諸子為副其史必可觀而老
為孝於以殁皆

本朝大恨事也猶幸有史料一書存什
一於千百而楊公又行之以永其傳
若使採風使者盡如楊公收合郡國
秘書上之太史副上丞相如漢廷故
事後之作者因而籍手以成一代之
書豈不快哉史柱下事也公於職為
又　二十三
宜故有取於弇州史料者以此
萬曆甲寅花朝日華亭陳繼儒譔
門人楊汝成書

弇州史料引

鯫生表者早謝青衿妄意竊古家有遺
書稍購而廣之不繼且捐負郭以佐之
最所涯癖尤在史籍間嘗負笈江以北
諸地謁闕里鄒邑歷齊魯之故墟而返
蓋所搜訪佚僻之牘併名勝記述與夫
郡邑志乘以迨
國朝先達講求典故之書約畧千百一二
引　十四
終歲杜門蠹魚其中酷暑挑首寒夜篝
燈參互考訂陸沉斗室無長物架有
千卷棄人讀書真宇內贅事也因伏覩
王弇州先生好言史自入仕以至三事
撰搆種種當代史學之富無踰先生而
不及成史一二梓行之者滂置詩文集
中卒為詩文所掩海內拱璧先生之詩
文而與舉其史筆其他傳錄又以避忌

弇州史料前集目録

第二十六卷 先後四文臣伯
王靖遠傳 驥　楊興濟傳 善
徐武功傳 有貞　王威寧傳 越
第二十七卷 弘治三臣
王冢宰傳 恕　馬少師傳 文升
劉司馬傳 大夏
第二十八卷 傳紀贊敘
蔡子英傳　伯顏子中傳 補史二臣
陳友定傳　擴廓帖木兒傳 補人
元遺諸臣紀　壬午二臣傳
壬午諸臣贊 有序　又壬午諸臣贊敘
壬午諸臣紀　死事諸臣贊敘
開國功臣贊 有序　永樂功臣贊 有序
浙三大功臣贊 有序　嘉靖以來首輔論
第二十九卷 名卿續紀上
劉文成傳 基　章聘君傳 溢
李太師傳 善長　姚恭靖傳 廣孝

楊文敏傳 榮　王忠毅傳 驥
侯少司馬傳 璡 楊寧附見　楊忠敏傳 善
王莊毅傳 竑　于肅愍傳 謙
徐武功傳 有貞　羅中丞傳 通
韓襄毅傳 雍　項襄毅傳 忠
陶方伯傳 魯
第三十卷 名卿續紀下
俞肅敏傳 子俊　馬端肅傳 文升
王襄敏傳 陳越 鉞附見　王文成傳 守仁
伍司馬傳 文定 劉深清附見　胡端敏傳 世寧
李康惠傳 承勛　楊文襄傳 一清
王恭襄傳 瓊　陸冢宰傳 完
彭襄毅傳 澤　馬中丞傳 吳
王康毅傳 憲　唐文襄傳 龍
劉莊襄傳 天和　陳中丞傳 九疇
附
二奇士傳 曹鼐　胡繼世 寧子
已上續紀皆單記關外之勳也故劉李九人重見但其文原與前傳別出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同姓諸王表序

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价人維藩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之誼蓋首廣樹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之號僅為三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親勛德無所周公而爵斬九命地裁百

里衛鄒以下可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維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王王楚王濞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並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馬易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而苛責以法而削其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為常伯出鎮岳牧積資累望始遷爲司當是

時王字下天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隋唐始以品級以一字為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為之正一品以二字為郡王屬之稍疎者為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參之以祿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分部西北或為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為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始約畧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　明興　高

皇帝損益百代以成憲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即位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　秦王都長安　晉王都晉陽　燕王都燕　周王都汴梁　楚王都武昌　齊王都青潭王都長沙　魯王都兗從子　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　天子一等　靖江歲

祿雖濟寵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
親王 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
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之極矣 親王
之支子尚得為郡王郡王之支子始為鎮國將
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為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
為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為鎮國中尉
從四品鎮國之子為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
子為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
尉不系齊民而 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

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
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謂厲
矣 高皇帝既厭羣臣 太孫都極而 二
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
幾不自 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
黃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棰龔時下僇辱繼之
叔惴惴人不自保 文皇因燕之成資奮戈
嚮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僇力
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紐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

驕蠨之斧鉞龐之鼓而當伏鉞不旋踵而糜碎
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
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
口之命仰給於縣官即小有淫佚越志者片紙
旦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之杜須不屋矣然而
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
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
仕宦永絕農商莫通於是裡王不知南面之愉
支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

施而司農宗伯技殫裝困而無所措手迺有請
減歲祿者有限官媵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
徒損 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於大計愚竊以
為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
山西河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
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足以閑朱
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
東南譜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
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為量給道里居室之

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品為冠服而亡奉廪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疎不閒親下不議上毋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毋又不可舍置弗覲悉也作同姓諸王表

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余讀　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曰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誖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削銅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

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勳相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掃矣夫以馮宋公傅穎公之雄而卒不免死爍謂其不敵法也而諱之即諱之猶不為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

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旨哉所以稱罔少密者人五不覩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覩其先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為愚而難為[illegible]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　天

勳若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
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為公者亦
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
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
當是時　天子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　明詔
太宰大司馬追攷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
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為徽侯誠
意伯基後仍為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厚焉而
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　德意至使宋穎二

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
陰吳靖海之裔寥寥靳一命之澤將無望於[illegible]
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
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國
興廢云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　京師即大位
明年為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　制詔褒
兵部歷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
等十三侯與安等[illegible]等伯邑文錄降附公增爵
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
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
等[illegible]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
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
皆為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
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　文皇帝之世
凡再大封至　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
功進封武清侯為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

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諸帝世
僅一大封而其他破軍殺將戡亂僝工之特封
者不與焉嗟乎靖難諸將臣從　藩邸起以一
旅之師彈丸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
於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　英主寔在軍攻
堅覆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縣
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
而下柳何僅庭也定興之拂安南固自偉新[illegible]
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久復失之今　高帝

[illegible]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解有封者[illegible]
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崔苻之盜鹵級數[illegible]
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illegible]
綿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illegible]
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
能無畏於首尾未服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
取叛王不煩　天子璽書不發太倉水衡金錢
縛之於股掌宰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
遺敵國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徼侯等而縉紳大

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恠恒也
又陋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公侯伯表總序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
其下為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為附庸其命
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
則以功德不以親疎秦始幷天下創尊為皇帝
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為三等
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徹侯則

[illegible]建成武信之類皆有邑[illegible]不稱國下者[illegible]
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illegible]
侯倫侯至位丞相上而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
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
不得沾其慎賚可畧推已漢高豁達裂天下以
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為徹
侯亦有關內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為王雅非其
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誅
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尠細

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益侈於
是苛為之禁以伺其過即尠細亦見削而高帝
身與共創業之臣所倫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
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與削
亦漸寡而終西東二京六制畧相彷彿中間雖
移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益為公未幾輒罷自
魏氏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為五等曰郡縣公侯
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
內侯有不稱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

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敘王爵待勳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封郡公侯或□□而僭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為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募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為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為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為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公無忌梁公玄齡之類

皆得世襲而他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為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倘儓韃棒酒炙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有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郊恩遞進徙以繳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示其斬焉自蔡京之公兩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為王而王制踰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

宗室執政樞密侂冑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尨易即將相非勳德可以一嚬笑而得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 明興 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常遇春為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徇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 皇帝之子為 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為 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

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光祿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勳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為大帥鎮留都蘆鎮轄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與宋□亦獨隆崇云

[illegible]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於他官制皆草創而未捐其爵封以勵庇主殉義者故於死事之臣必有贈而胡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公國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云蓋不嫌肩並矣第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追郎　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殺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

大慾罹辟或以微愆忤　旨皆格不復舉都督繇僉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上未有沾被者至洪武二十年而後　上春秋高有司怠於修舉彝典遂寥寥矣永樂初大概仍　高帝之舊而丘淇公以北討失律不得王而朱手陰以嗣公北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嗣公侯伯非功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合爵邑而贈公者有[illegible]贈公孫西稱[illegible]者易世[illegible]盡出獨斷政府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後主所是則為令其然豈其然哉今考而表之

進封王公侯伯表

恩澤公侯伯表序

古恩澤侯凡有三曰外戚則如呂武之為王與王氏之五侯丁傅梁竇之類曰中官則如趙高孫程單超之類曰嬖幸則如董賢趙修之類是三者皆能干數典章變動玄象使帷幄汗馬之

勳解體而不可牧志節之士輕視貂冕而不樂於用　明興　高皇帝母外家三尺之微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楊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隴西駙馬主而僭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兄模貴不過參省而又奪矣獨於晚年梁公之券施於宛姬某從子顯貴相貴邸及陪禁籞至建文而謝籞識者以為非不幸云　文皇入纂之頃[illegible]寅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園憫其禍收

[illegible]
家有兩公胙及百代不為幸也　昭皇后母緣
奕世幾於奕嫩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漸因
之至有自保而進公者自保傅而正太師者然
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　人主之喜怒壽寧建
昌能易　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貴富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
怒不過行閭閈雞匹而已　世廟憤壽寧建
昌之積侈軌而繫僇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致

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以
中山故彭城惠安以　昭皇后故且半援帷幄
汗馬他則擁護心乎　孝烈而家一襲晉接
雩乎榮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
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為肅也若夫中貴人之
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鑿其竅不敢身冒封爵
而正德之亂其昆從以迨廝養皆得濫竽焉嘉
靖之數吝[illegible]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絀削
雖之者為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

作恩澤公侯伯表 方 孝烈 世宗后也父 銳特封安平侯 榮恭嘉靖中 駙馬都尉 崔元也

衍聖公爵系表序

昔唐虞三代之盛其子孫為賓恪者久而或替
㓊孔子起韋布踐素王以筆札紹明聖人之統
寖明寖昌稱萬世師爵則真王禮樂則天子其
子孫亦以漸而隆崇號為上公秩乃六卿雖以
夷狄僭竊之主不能有所裁損嗚呼休哉然孔
子實成湯後論者不知其所自起余故因表衍

聖公之爵系而備識之明孔子非　因宋所得
而封建也

弇州史料前集卷[illegible]

琅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公孤表序

三公古官也自周公制為一代經典而係之曰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坐而論道者其體誠重而其選誠不易矣漢承秦制設丞相大夫以至九卿而罷三公不復設至安漢公莽竊政始

自為太傅而以虛名崇故丞相孔光為太師東漢以後惟代置太傅一人踞三公上而隆其秩曰上公至董卓竊政自相國拜太師踞諸侯王上而幾成鼎革矣晉以避諱故改太師為太宰然猶在丞相下與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江左宋齊以後鼎王導謝安外非宗屬尊貴者亦不及而北魏之季太師與大丞相並加以待執國之臣北齊周之太師與太宰並設至太師而序遷太傅[illegible]叙遷左右丞相則又舛矣宇文泰

[illegible]權而宗[illegible]讓因之其貴雖美其[illegible]欲與三代比隆得哉自隋迨唐大抵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曰上公而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宋氏亦因之然三公不時置而所謂三師者抑何寥寥也太師重矣乃有謂太尉次重宰與太傅而不與太尉者宋徽宗政和定官制始以太宰易左僕射少宰易右僕射為真宰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上公以少師少傅少保易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孤無職而有秩以隆宰執之資深績崇者南渡而後因之元人得中土公孤皆如故而復置太尉司徒司空環衛之徽勞與言色之昵合朝拜幕加不可勝紀明與高皇帝始釐正之罷太尉以下官而李韓公善長徐魏公達以舊德元勳為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不置掾屬坊閣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來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竟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為之　賜坐倡和

[illegible]傅之[illegible]
[illegible]魏公彥韓公雍亦絶響矣將下視傅采鮮矣
嘗意溝謂無其人則缺者耶建文永樂代不置
此官 仁宗初即位謂羣臣 皇祖考神
聖無所藉毘師傅即朕末何敢於是拜張英公
輔太師沐黔公晟太傅陳寧陽侯懋太保蹇吏
部義自少保屢進少傅至少師楊殿學士奇自
少保進少傅夏戶部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
官備矣然以是寓美稱耳非必有燮理之實也

獨宣德三年 詔太師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
保原吉太子少傅榮俱輟所領從容謀議以不
時召對凡所游幸必從庶幾若真授矣而士
奇榮領閣務如故自是而後三公僅公侯伯而
文臣限三孤以為常嘉靖二年以大學士楊廷
[illegible]品滿九載且有定策元功加太傅四辭
[illegible]萬曆[illegible]大學士張居正一品滿十二載
[illegible]甚以邊左功加太師不久辭
[illegible]以為非故典然而嘉靖中加太

[illegible]太師[illegible]
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譏者何也夫燮理責
之統衿論道以施乳臭即公侯伯奚取焉然則
文臣而加者非德媲則譏非績崇則譏非齒宿
而資重則譏以譏江陵可也夫四者備矣而譏
不必也政和之制又有以太尉冠武階者於義
可采云

東宮三師表序

東宮三師古官也漢獨置太子太傅二千石至

東漢為中二千石後少傅比二千石後亦為二千
石魏晉以還雖並設三司而往往不備官大約
太師太傅太保為一品下少師少傅少保二品
上 高帝初因勝國之制自太師至賓客皆
無所關掌而詹事以下至於坊局始實為官臣
然洪武元年丞相善長達平章遇春帶少保少
傅少保右都督馮勝帶詹事平章廖永忠趙鏞
帶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帶左右率府使副御
史大夫湯和鄧愈帶左右諭德中丞劉基章溢

[illegible]等皆大將帥從試之不遇然則[illegible]
虛名被之而已所日授經者宋濂葉耳洪武二
十三年以馮勝傅友德領太師公藍玉李景隆
領太傅公常昇侯孫恪領太保而尚書詹徽兼
少保尚書楊靖領賓客亦不聞有關掌永樂初
以公李景隆丘福領太師朱能領太傅尚書蹇
義金忠侍郎墨麟領少詹事而學士解縉等七
人皆兼坊學士庶子諭德中允等官顧獨僧姚

廣孝專為太子少師會　上狩北京廣孝與義
忠麟留輔　太子學士楊士奇亦以諭德輟閣
務輔　太子而自是以後三師至賓客仍為虛
銜以待文武大臣之資重或有功者然三師視
三孤三少在尚書上賓客在侍郎上故為表之
使有敬焉

柱國表序

[illegible]柱國與勳[illegible]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
國柱國以待將及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

[illegible]
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為[illegible]
柱西京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
拜柱國蓋所以表閥閱叙門廕也宇文周之世
為柱國者日益衆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冠
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為從二煬帝之末復置
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為一二品階罷上柱
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為三四品勳而自
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

儀同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
為正一品勳加中書丞相而他官之至一品者
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　明興因之以授左右
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
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
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
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
[illegible]光祿大夫柱國而亡所謂左右柱
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

[illegible]
則無功欲毋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illegible]
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也周太保尚文之卒也
岳都督懋之戰歿也宜伯而靳之一崇以太傅
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孤自尚文懋始也鄒
濟少詹事也王汝玉贊善也於　仁廟為舊
宮臣故即位而贈之太子少保賓客文臣之得
贈東官大寮自鄒濟汝玉始也王一寧侍郎也
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躐得三太自一

寧始也凡　國家之典始則吝濫觴繼則滔滔
焉又繼則湯湯焉今而猶吝有所裁者則諸典
司力也作贈公孤宮臣表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剪
[illegible]棘日[illegible]暇給矣而猶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illegible]
時除文學士基最貴幸嘗惟中寄丞相以下[illegible]
敢[illegible]勸馬上業進學士承旨同及[illegible]
文最幸得備[illegible]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

[illegible]
務所當久之　上倣宋盖置華蓋謹身文華武
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
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惟庸敗析中書
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為置
僚屬亡所治　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
至　文皇帝繼大位始即文淵閣召侍講等
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　上上所與謀羣臣
甚秘稍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書矣

仁宣朝用　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
宣皇帝右文遇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
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
召得迭入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
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顯職由　上輕重
裁耶論道之體創尊　仁宣迨　景及[illegible]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夫閣臣於[illegible]
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illegible]
喜怒借　上意故　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

故前庶應也創台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遺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永樂壬午其姓氏歲月備致見云

翰林諸學士表序

學士非古官其職初散寓於中秘諸省至唐文皇開天策府而始有學士之目武后中復置北門學士間以親暱充之如漢鴻都而加重其後至德宗朝始定設學士繫銜於翰林與中書舍

人對掌內外制然無定品往往寄祿於他官其資重者至散騎諫議而淺者僅拾遺參軍尚不能與舍人埒獨其長一人最貴曰承旨往往竟拜宰相其次亦不失三司觀察卿監至宋一切因之而益加重然不為定品如故元豐制行自是稍稍有恒秩元之初與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以下遞降有差其後進承旨為從一品視中書平章政事學士視左右丞　高帝初下江南庶事草創有所聘擢僅寓名以備顧問而

已吳元年五月始置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脩撰典簿正七品編脩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脩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脩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　詔承旨與六部尚書同然班在其上十四年而改為正五品罷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二年二月始定學士一人

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孔目為首領一人未入流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待詔六人從九品皆稱屬又脩撰三人從六品編脩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別為史官亦係屬焉是歲侍讀始列侍講前建文初大有所更置然於職事無損益永樂初仍品直　高帝舊尋擢史官解縉而下七人入內閣預機密典綸綍然自學士王景卒解縉胡

[illegible]
翰等驟遷至三孤躋六卿止遂不復領院矣翰
[illegible]內署於諸曹異文移往復猶以翰林行[illegible]
今雖稍稍變革而猶有一二存者如史成焚草
中貴傳　旨猶傳大學士爲翰林學士翰林公
署中左設大學士三座學士一座而講讀學士
東西對列是也學士秩雖卑而職與內閣通故
係其名氏於後

中書省表序

自周六官廢而奏及列國皆設丞相其重者曰
相國掌丞天子佐理萬幾漢設一丞相以御史
大夫副之東漢曰司徒其職分於太尉司空而
權移於尚書令僕自晉以至宋其省或尚書門
下中書其長或令或監或僕射其佐或叅知政
事或左右丞或侍郎要皆為人主理庶務無所
不總攬蓋眞爲相而名避之三公爲貴官以旌
賢貴耆舊者而南渡以後至孝宗而正其名
曰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叅知政事元因之置中
書省令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爲之左右丞相
品同令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叅知
政事從二品叅議正四品　高帝定江左以
至即　大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設餘俱如故
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革十三年
以丞相胡惟庸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其柄
於六尚書而係之甲令曰後有請立丞相者文
武羣臣劾奏其人凌遲處死嗚呼聖矣百餘年
來　天子不獨斷必有所寄不能不歸之內閣

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萬曆初
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辟勢重矣是不可不變
而通也作中書省表

國子祭酒表序

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
酒以酹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
晉而始以祭酒屬國子遂為諸生師　高帝
因元之舊而廢其察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典
簿學正學錄掌饌之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為

從西京以濮陽為中都亦置國子祭酒未幾
永樂間於北京設國子監其國子監冠以南京
云

六部尚書表序

尚書非周官也自秦寄國事於丞相而內廷有
尚書其為令丞不可考但其職僅以通章奏而
已漢興至武帝而始削丞相權躬自覽斷而設
中書令以侩尚書至臨崩而始命大將軍霍光
領尚書事裁斷萬機可否保護萬乘兼馭宮禁

而九卿將軍守相所諮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
軍富平繼之稍自抑詘至大將軍王鳳而復脩
光故事權至侔人主丞相取充位而已成帝始
置尚書僕射一人尚書四人凡四曹曰常侍曹
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後又益四直三公曹是為
五曹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而已後漢光武不
以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
不與府而至孝明以後天子初即位輒置錄尚
書事以太傅居之或以太尉參之然時置時罷

而令僕射及尚書號[illegible]其可否庶務出[illegible]
內閣而參考功法詰責公卿又有令所不敢望
者然令秩不過千石僕射八百石尚書六百石
銅印墨綬令以久次始得為郡守毋望九卿而
尚書至有補大縣令者以故委寄雖重而不敢
萌肆心至魏晉時令僕不出為他官往往徑為
三公如山濤衛瓘或領開府如荀勗而居然端
揆自命矣魏分尚書五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
度支晉分為六曰吏部五兵客曹駕部屯田度

支而尚書始以其職入銜矣渡江後定為吏部
祠部五名兵左民度支凡五歷宋齊梁陳又加
都官為六當是時六尚書雖分寄省事於令僕
不稱屬而吏部尤重沿至北齊周隋有錄公則
錄為真相而令僕為參執無錄公則令為真相
而僕射為參執無令則僕射真相矣而中書主
參綸門下封駁與尚書省次體而為參執唐
[illegible]宗為尚書令遂罷令不復置而左右僕射
[illegible]為[illegible]開元初改左右僕射而左右丞相始

[illegible]
文武二選其後遂以中書令為右相兼文部[illegible]
書而李林甫楊國忠居之左相兼武部尚書而
李適之陳希烈居之尚書之重盖未有甚於此
時者而左相武部其權寄不能右相文部之十
二亦人主為之低昂耳至德以後侍中中書令復以
重故為勳臣加秩而二侍郎同平章事為真相
資望之深重亦有至中令侍中者其左右僕射
或以為加秩或以為優資大抵省事非關係天

下大計而六尚書亦因之矣宋初以至元豐政
和淳熙宰執之更改不常而六尚書之係尚書
省如故元制中書省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
以覆天下之務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為曹
官率屬分職其尚書遇理財則以權幸臣為之
往往奪中書柄然不數歲輙革而以尚書部隸
中書省於職名頗不維矣 明高皇帝下[illegible]
國朝置衙府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改置中書
省而於六尚書勢不遑故洪武元年始備六尚

[illegible]
書而皆隸中書省二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illegible]
四科尚書尋亦罷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專擅
蒙蔽誅分其職於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
府為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陞尚書正二品左
右侍郎正三品雖並稱政府而名位不極事權
不專 天子之威福無下移盖隱然周世六官
之職而獨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
小異耳建文之 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

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
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太驟識者以為未
然至 文皇即大位而悉更從洪武之舊矣
是時改北平故燕國為北京設行部尚書以總
布按二司事行都督府總都司事永樂四年
上狩北京討北虜經畧定鼎之業雖備行九卿
印以從然 皇太子以元良監國大小庶務悉
遷[illegible]雖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職六科
都給事中以聞而戶部主糧餉兵部主軍旅禮

[illegible]主朝儀始以行在尚書夏原吉[illegible]
從而九卿印務往往令原吉兼攝是時六卿政
本猶在南十七年而[illegible]皇太子歸青宮以[illegible]皇
太孫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十八年行在
六部落行在字諸九卿大小省署之留者皆稱
南京洪熙元年　天子留意豐鎬諸九卿大小
之在南者皆落南京字而六部復稱行在宣德
三年始定如永樂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而六
尚書日益輕然老臣勳業稍重加三孤東宮三

師若吏兵之長猶能與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
則若外藏矣江陵之當國則若曹郎矣嗚呼[illegible]
人主不可以太阿授人哉余因攷六尚書姓名
自永樂四年而後十七年而前其在南北者皆
列之本部十七年而後在南者始列之南京蓋
以政本為重故也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授[illegible]
於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印
青綬位[illegible]丞相[illegible]
大夫以次選代成哀之際遂為大司空與丞相
大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
改而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周
足承君矣當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
蘭臺秘典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
史與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司空
設而中丞廢獻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
於丞相俾任之而郗慮以御史大夫為之副然

不復置中丞至魏黃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
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
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臺矣後魏以至北齊
改中丞為中尉最號雄峻若李彪崔暹之類糾
[illegible]廉貴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
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夫罷中丞唐
初亦因之有改其官為大司憲者以臺為肅政
者而職[illegible]故開元之際復為御史臺而大夫
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

[illegible]糾劾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御史蓋
[illegible]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為班知諫
院司諫正言以為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
階進監司牧守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
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
御史正三品皆為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
言中書省樞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
右手病者也旨矣　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

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
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
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
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
四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
[illegible]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
[illegible]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
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
[illegible]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
[illegible]則[illegible]
僚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
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
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
已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
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
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巡撫各鎮初自本院
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
多則往往自都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以為恒今表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
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僉事表序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
職實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
官之舊五季兆肺膌其權寄宰相上宋顯兵政
[illegible]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搢紳大夫為之至
[illegible]用異國不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
[illegible]至二三搢紳以贊其䇿畫至　明興而截然

洪武數異宜之　高皇帝之下集議置中書省節
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為同
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
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為大
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
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
為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
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
即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

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
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十月進階
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
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
馬大數嚌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
三年分大都督為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為品秩
如其故者而與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
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
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而下至同知皆以加邊
將之有功者其僉書以待序遷者否為掌印僉書
之類又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為都督
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
復贅焉

卿貳表序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大祖有
天下漕東南粟於海以餉遼東五年屬靖海侯
吳禎後卒乃遣都督朱壽張赫領之二十年冬
十月饗　太廟封壽舳艫侯赫航海侯又嘗

建漕運使尋罷　成祖始　命平江伯陳瑄
治漕河內地贍北京景泰二年特　命都御史
王竑總督與總兵參將同理其事尋令淮揚廬
鳳四府徐和滁三州屬竑巡撫監督常盈倉以
淮為治所至成化八年改巡撫總漕各設一員
明年復舊正德十三年又各設一員十六年復
舊嘉靖三十六年又改各設一員四十年復巡撫
自永樂末九年命吏部尚書蹇義巡行南畿
考察官吏至宣德五年始　命刑部右侍郎曹

[illegible]巡撫正統八年又　命工部右侍郎王永[illegible]
巡撫十三年又　命刑部右侍郎薛希璉吏部
尚書趙新相繼巡撫然未奉漕　命故另列表
首今詳漕臣年表於後其行實見於事紀其勳
德茂著者表為列傳焉奉　敕清理田地賑濟
饑民并考察官吏有事准向不可以類附者亦
另列於後云

重地開府大臣表序

總督宣大○宣大始黄理鎮朔征西二將軍軍

務兼理巡撫後或合而為一或分而為二自尚
書石璞之總理則總督昉也然或置或否至嘉
靖十年而始定耳

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最為
近設嘉靖二十一年因虜警胡守中以兵部右
侍郎提督駐劄薊鎮二十九年孫禬以兵部左
侍郎提督未久俱勒歸最後始剏設總督開府
密雲總轄順天保定遼東三巡撫總兵以示[illegible]
聽節制仍兼理糧餉

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illegible]
王達等下陝西遂悉平甘肅寧夏諸鎮秦[illegible]
三公鎮之而侯伯都督耿炳文等理兵政間
命宋頴諸國公一按閱操練而已永樂始　命
寧陽侯陳懋西寧侯宋晟填寧夏寧遠侯何福
等填甘肅而文臣不過分理文移治糧餉正統
初西虜弗靖始　命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諸軍
据總兵官任禮蔣貴上討平之而陝西合右都
御史王文陳鎰分歲鎮守然實未嘗合三鎮而

歸一總督也成化初滿四據石城叛　詔左副
都御史項忠總全陝三邊兵討之已　詔右都
御吏王越右副都御史馬文升總兵如之然有
事而置事已則革不為恒也弘治十年始起王
越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禦火篩十一年
平卒五年秦紘以戶部尚書起寄如越自是定
矣嘉靖十九年避制字改總督

總督兩廣軍務○洪武元年師未下廣東西
命永嘉侯朱亮祖出鎮廣永樂中廣西則都督

韓觀山雲侯柳溥相繼為大師得專征及誅
獨有文臣督攝之寄至正統十四年苗寇蝟起
廣東則　命侍郎揭稽廣西則　命侍郎李棠
各巡撫之然二廣地勢犬牙則東西豕突來往
叵測而武臣自守便利不相策應　天子用兵
自尚書于謙言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翺
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一切便
宜從事然事已即歸不恒設馬昂再以提督至
葉盛以巡撫至成化元年復　命都督趙輔至

大兵討之陞浙江參政韓雍為僉都御史贊理
軍務然於　制書獨重雍既平寇遂　命總督
軍務兼理巡撫久之雍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
孽復生重貽邊患請於　朝願得文武大臣分
理其事　上命副都陳濂撫廣東僉都張鵬撫
廣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五年復起雍以右
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府居中調
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而兩廣巡
撫復不設仍不於總督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為

[illegible]等因廣東寇發遙制不便題
部題准總督軍務止撫廣西於廣東另設巡撫
至隆慶四年又以總督開廣兼理糧餉巡撫廣
東於廣西另設巡撫

南京守備協同參贊大臣表序

永樂中　皇太子監國南都府部大小諸臣六
軍堵如故自二十二年　皇太子即位為
仁宗於何晏駕　皇太子来自南都即位是為
宣宗始　制詔太監鄭和王璡總下西洋及留

都水陸兵馬與駙馬都尉沐琮襄城伯李隆同
督守備於是和等稱內守備琮等稱外守備而
於何琮罷陞專督守備久之以南京戶部尚書
黃福參贊機務參贊所理專外守備亦時與內
守備參畫經畫而權實重景泰初年始設協
同守備與守備皆以公侯伯任今列外守備
及協同守備及參贊諸尚書於左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巡幸考

高皇慎舉動惜煩費自即位後以天下大計嘗一幸汴梁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宮無都外之蹕　文皇定鼎幽都壯巡者三　世宗相大顯陵南邁者一然不過傍覽形勢行游較獵獨　三廟輕離六師馳騁八駿不無祈招之

歎焉書巡幸考

高皇帝

洪武元年四月癸亥　上以大將軍達等定河南山東有勸都汴梁者　躬往視之是日以宿衛兵十萬發　京師五月癸酉駐蹕邳州庚寅至汴梁辛卯改汴梁為開封府左右副將軍平章常遇春都督馮宗異師還入謁癸巳置中書分省於開封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右丞相達師還　謁　壬寅　躬祀開封諸神仍遣官祭境內山川癸卯大將軍辭行在還次河陰乙丑　賜江征諸將夏衣七月壬申　上親畫征進陣圖授大將軍徐達辛卯　上將發開封大將軍達復自陳橋入辭丙申　上發開封　命右副將軍宗異留守閏七月己亥朔遣師搗北征將士丁未　上至自開封八月己巳朔　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以春秋往來巡狩

八年夏四月辛卯　上幸中都鳳陽府是日發京師抵徐州遣官祭滁陽王廟甲辰駐中都祭告

天地於圜丘謂臣每詢儒者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臣心不忘洪武初年定中原臣即至汴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觀生民凋弊轉輸艱難恐益勞民遂　命羣臣會議皆曰濠地古之鍾離於此建都庶合古今之宜以此兩更郡名今為鳳陽府立都城土木之役實勞民力功將告成惟　上帝后土是鑒乙巳仁祖淳皇帝忌日　上躬詣　皇陵致祭是日遣官祭開平忠武王常遇春祠丙午遣國公李

文忠祭外祖楊玉墓辛亥　皇妣淳皇后忌月
上躬詣　皇陵致祭丁巳　京師　詔罷中
都役作自是　上不復巡幸矣
文皇帝
永樂六年八月丙子朔　上以明年春巡狩北
京　命禮部會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
院等衙門官會議合行事宜己卯禮部議奏巡
狩合行事宜　上覽之曰可七年正月乙亥
命禮部遣使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　賜

八十以上者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加帛
一疋二月辛巳以巡狩北京告　天地宗廟社
稷壬午遣官祭承天門及旗纛京都諸廟禮典
并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師癸未駐蹕滁州遣
官祭司馬豐山栢子龍潭滁陽王泰山池河之
神庚子　車駕至濟寧州　嗣魯王肇煇迎於
道傍周旋進退儀度可觀　上嘉之召至行殿
賜酒饌錫賚甚重仍　敕山東布政司賜王米
一千石三月甲辰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

駐蹕景州望祭恒山及北京山川壬戌　車駕
至北京於奉天殿丹陛設壇告　天地遣官祭
北京山川城隍諸神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八
年冬十月丁酉　車駕發北京先期於奉天殿
丹陛設壇告　天地遣官祭告北京山川城隍
旗纛諸神其所經　陵寢神祠祭禮如初甲寅
車駕次濟寧州　魯王肇煇來朝賜綵帛等物
敕戶部加賜米千石丁巳　車駕次臨清時賢
妃權氏侍行以疾薨　賜祭謚恭獻權厝於嶧

縣甲戌　車駕至京師遣官祭告　天地　太
廟　社稷　孝陵承天門及　京都祀典旗纛
諸神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群臣
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將巡狩北京　敕諭天
下文武群臣凡親王及官吏軍民朝見與道途
宿頓供給悉準永樂七年之令己丑　命五軍
及錦衣等十二衛各選精銳將士扈從二月甲
子以巡狩北京告　天地　宗廟　社稷辭
孝陵乙丑遣官祭承天門旗纛　京都諸廟及

大江之神　車駕發京師　命禮科給事中監
察御史所過存問高年　賜幣帛酒肉辛未[illegible]
車駕至鳳陽祀　皇陵　賜耆民年八十以上
者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加帛一疋三月
乙酉　車駕次濟寧　魯王肇煇來朝錫鈔幣
幷米一千石夏四月己酉　車駕至北京　上
於奉天殿丹陛設壇告　天地遣官祭北京山
川城隍諸神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章皇帝

宣德三年秋七月壬辰　上御奉天殿召公侯
伯五府都督面諭曰胡虜每歲秋高必擾邊比
來邊備不嚴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
務將畢朕欲因田獵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整
齊士馬以俟丁酉太師英國公張輔上扈從士
馬之數命行在戶部每卒給一月行糧加麥三
斗為乾餱行在工部給胖襖鞋襪戊戌　命行
在太僕寺選民間所畜官馬給騎卒壬寅　命
行在兵部凡扈從文武官及將軍悉準永樂中
例給腳力馬騾及其傔從悉給行糧[illegible]敕通[illegible]
三河薊州遵化軍衛有司諭以將親巡邊毋[illegible]
擾軍民以為進獻道路可通行足矣毋勞民脩[illegible]
治。敕都督陳景先脩灤河橋癸卯　命少師
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
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左侍郎王驥刑部左侍郎
施禮工部尚書吳中僉都御史淩宴如太常卿
兼學士楊溥太常卿姚友直大理少卿王貴等
各率其屬扈從仍　諭諸將師行須嚴紀律申

號令盔甲必鮮明兵器必鋒利軍容必整肅毋
縱士卒擾百姓丙午告　太廟丁未發京師九
月　車駕入薊州境駐蹕州西之五里橋州文
武官吏耆老朝見　諭州官以漢漁陽太守張
堪為欣　諭耆老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辛亥
至石門驛喜峰口遂親征兀良哈（以下見親征考）

毅皇帝

正德十二年五月癸未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
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

遊窮極[illegible]遊[illegible]至[illegible]焉[illegible]月[illegible]辰朔[illegible]
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幸末
上度居庸關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
出者九月甲戌朔 上駐蹕宣府江彬宣府人
欲挾 上自恣始誘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
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
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
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
戶閉十一月戊子 上還至宣府十二月內閣

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 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還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
廷和等以次出視 郊祀牲如常儀有 旨戒
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
上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
僧與婦女數百[illegible]載婦女各執圓毬軍既馳交
[illegible]僧頭或相觸而墮[illegible]上視之大笑以為樂是
[illegible]順天府官於奉天門進春如常之儀 十三
年正月庚戌大祀 天地於南郊祀畢 上復
幸南海子[illegible]上自南海子還宮出御奉天
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以所獵獐鹿 賜文武
大臣及科道官辛酉 上復如宣府二月庚午
朔上在宣府己卯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
越三日壬午 上至自宣府乃發喪六月庚辰
孝貞太皇太后梓宮發引先期結平臺與順天
府交衢相值 上晨出北安門迎 皇太后
及 皇后御平臺候殯復入至清寧宮率番僧
梵呪乃發引遂親奉 梓宮朝 祖百官衰絰

徒步送至德勝門外其送葬官騎送沿途 皇
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祭時 上戎服馳馬適
顧侍郎馬逸為邏卒所獲牽至 上前遂乘之
是夜宿清河癸未 梓宮至山陵 獻殿行安
神禮遣工部尚書李燧祭告 后土并 天壽
[illegible]之神遣駙馬都尉崔元林岳馬誠分告 長
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上
忽馳馬至山下陪祭官皆驚散 上飲於帳殿
遂宿焉七月己亥太監蕭敬傳 旨近年以來

虜[illegible]誠恐逆[illegible]
誤虜乘其遁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illegible]
尤為要害今特　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朱壽統率六師隨布人馬或攻或守即日
各地方制敕與之使其必掃腥羶靖安民物至
於河南山東山西南北直隸倘有小寇各給與
敕壽使率各路人馬剪削朱壽者　上別名也
是日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
諭意衆皆泣諫不納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

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丁未　上
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
江彬勸　上於宣府治行宮越歲餘乃成靡費
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
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
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
數導[illegible]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
朝[illegible]出禦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
更以宣府為家矣八月戊辰朔　上在宣府己
[illegible]上自[illegible]至左衛歷天城陽和至大同[illegible]
戊戌朔駐蹕大同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
[illegible]第為獻遂為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illegible]
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
庚子　上至偏頭關時　車駕至貴近多先掠
良家子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
左右不敢聞十月戊辰　上度黃河己卯駐蹕
榆林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
尋納欽女戊申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

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十二月戊子駐蹕太
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
良女嬖之及是復　召見大得幸〇十四年正
月戊辰發太原壬申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
騎戎裝冒風雪以行有司具　輦却勿御二月
壬午還　京師文武羣臣具綵帳銀幣羊酒迎
於德勝門外如先年儀五月己丑　上手敕禮
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朱壽令
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尊奉　聖像

祈福安民内閣府部大臣及科道部屬等官皆
具疏懇諌　上不納八月甲辰寧王宸濠反書
聞　詔討之詳見親征考　九月癸未　上發京師丁
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十月壬辰朔駐蹕
保定府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藏鬮醉
之酒以為樂癸巳發保定戊戌至臨清山東鎮
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畢客　上視
之笑曰憐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珝獻
觴妝緩　上目之總兵神周因怵珝謂　上意

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
上以為珝也江彬從傍厲聲叱之翌并罪兩
人　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
罪者鑑盡出所有以獻復取償於有司珝不可
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於　上上曰此
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
退癸亥　上自臨清北還初　上南征也與劉
氏有約劉贈以一簪且以為信過蘆溝馳馬失
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

辭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偕
載而南道過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其妻
乃行乙卯過州十月壬午發臨清十一月辛卯
發濟寧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乙巳至淮安
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為樂時提
督參畫平虜伯朱彬尤横縱旗牌官考縛郡縣
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
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為屈即
詬辱之又遣官校四出矯　上旨索民家鷹犬

珍寶古器無得免者壬子　上在清江浦羣臣
於張陽第稱　賀甲寅　上至淮安都侍衛步
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丁巳覊管掌錦衣衛左
都督朱寧於臨清已未至寶應縣漁汜光湖十
二月辛酉朔至揚州府太監吴經前選民居壯
麗者為總督府矯　上旨刷處女寡婦因取其
金無金者悉送入府壬戌　上以數騎獵城西
遂幸上方寺　命總兵神周摎括泰州鷹犬奎
未得一旨正月於南京郊祀　天地大學士梁

備將寬力諫而止戊寅大閱諸妓女於揚州總
按官具實却之　命折價以進癸未漁於儀真
之新閘因視大江　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
昌家閱太監張雄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
舟中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丁亥祭南京　太
廟○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謁　孝陵丁酉
上迎春於南京備諸劇戲如宣府戊午傳　旨
執大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
都指同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
弇州史料〔八〕卷三　前集十一（？）
寧黨也六月丁巳朔後數日幸牛首山宿馬諸
軍夜驚左右皆不知　所在大擾久之乃定
閏八月壬辰　上請　陵辭癸巳受江西俘
丁酉旋蹕發龍江辛丑至儀真壬寅漁於江口
次日如瓜洲避雨民家久宿望江樓癸卯自瓜
洲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
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
考以進又明日飲於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
賜一清　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　駕還凡五幸而又幸故大學士靳
貴第時柩在堂　上臨撫宸悼之　命所從衙
僧為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
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
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綵帛若干
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
應復漁於氾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貢物不得
以鐵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
蘭鎮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弇州史料〔八〕卷三　前集　十（？）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官
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
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
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
不豫十日戊寅至天津庚辰至通州十一月甲
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太監商
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衛都指揮薛
璽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林正茂等下錦衣
獄令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閻住皆以與宸濠交

道也不敢傳[illegible]旨擅離[illegible]詔告仍[illegible]命兵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錦衣衛六科十三
道每衙門止留佐貳官一員在其餘併内閣
皇親公侯駙馬伯俱赴行在十二月巳丑提督
賛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
平虜伯朱彬奏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掌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示方畧
擒獲宸濠逆黨乞明正其罪奉　旨褒諭賞賚
是日　賜宸濠死甲午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

於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
屬數千人陳　輦東西　上戎服乘馬立正陽
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肅皇帝

嘉靖十八年正月丙申　敕諭禮部　皇考顯
陵昔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茲朕躬
詣闕下與左右大臣周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
玄宮於安[illegible]　皇考　皇妣神靈於無窮親擇於

是月之十五日[illegible]丑時發京前期五日[illegible]
告　皇天於玄極寶殿及　太祖　睿宗廟
遣大臣祭告　北郊　成祖　六宗　太社稷
帝社稷朝夕等四壇所有合行事宜爾部臣會
同在廷羣臣詳議即便開具奏聞處分己亥禮
部尚書嚴嵩等上南狩注於是兵部尚書張瓚
等條上扈從事宜　詔俱如擬尋復面諭嵩發
京更二月十六日寅時前所上諸儀有當增定
更正者嵩退乃疏言　駕至承天一應禮儀俟

至彼另具謹先遵諭發京沿途諸儀增正具聞
得　旨祧廟不告百官迎送但立而已　親王
尤不可伏謁道左從官不得需索有司不得媚
奉違者廠衛科道察舉以聞二月庚子朔冊立
皇太子封　裕王　景王丁未　命咸寧侯仇
鸞掛左副將軍印東寧伯焦棟掛右副將軍
扈　駕尋　詔左右將軍翼行參將二人為
鋒後衛以翊國公郭勛等掌中軍成國公朱
忠副之仍給勛希忠旗牌各六面尋以内府

賜侍衛留守衛關防給發從官員無者給發
營官軍兵千人扈　駕乙卯　駕發京丙辰次
失候迎　命錦衣衛捕治順天府治中潘璐
駕至真定望於址嶽壬戌定　諸王朝見儀凡
親王迎接去處公郭勛朱希忠侯崔元輔臣夏
言禮卿嚴嵩夏卿王廷相左右從行拜　上朝
見處殿門侍班　諸王迎接已　命文武大臣
侍於途　王於道傍立文武大臣下馬侍　上
左右禮部尚書跪奏　王某王某恭迎　聖駕

見內侍官引　王至　駕前跪行叩頭禮禮部
尚書進立於　上前候　旨承旨訖起立傳
旨侍　王隨行至行宮　上入少憩　王具冕
服欽定文武大臣於殿內左右侍從從官於丹
墀東西侍班候　上陞座鴻臚寺官引　王於
殿左門入至拜位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內侍
官引　王於別次少候從官叩頭如常儀鴻臚
寺卿跪奏禮畢癸亥至趙州執宮外稱宪者以
錦衣衛官陳寅等不在切責之乙丑趙州臨洺

鎮三處宿營　駕發後只遣治所司至磁州
趙王厚煜道迎入朝行殿降　旨勞慰　賜宴
遣公溶尚書嵩送還國　賜書褒獎及金帛歲
增祿米三百石丁卯至衛輝　汝王祐梈郊迎
入朝行殿　賜宴餘禮如　趙王加歲祿五百
石夜四更行宮火內侍有殞者法物寶玉多燬
戊辰至新鄭　鄭王厚烷郊迎朝行殿慰勞
賜宴如儀歲加祿三百石　敕錦衣衛將衛輝
知府王聘知縣侯郡等俱逮送都護軍門御押

前導示衆逮兵部侍郎張衍慶巡撫都御史易
瓚巡按御史馮震二司掌印守巡官下錦衣獄
三月己巳朔渡黃河庚午至鄭州　周世孫朝
堈來迎朝行殿慰勞　賜宴加祿如儀以　諸
王所獻馬匹金帛頒　賜扈從大臣公勛等有
差辛未至鈞州　徽王厚爝迎宴勞獎　賜加
祿如儀致仕大學士賈詠自臨潁來迎失朝奪
少保太子太保乙亥　唐王宇溫迎慰勞　賜
宴加祿如儀丙子以推用忤　旨罰吏部尚書

議讃俸三月郎中朱策先是崇伊王訏淳失郊
迎及朝見下禮部議　特旨宥之戊寅至承天
庚辰舍舊邸慶雲宮謁　皇考主於隆慶殿謁
顯陵　駕至純德山及紅門降　肇稽首遂騎
登陵山立表於　皇考陵寢之址　命改營焉
製初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以娛送　親王
降尚書李廷相侍郎詹璧詹事陸深俸二級壬
午定　新一顯陵玄宮之域　賜扈從文武大
臣金幣甲申饗　上帝於　龍飛殿奉　皇考

配祭告　皇考於　顯陵由左門入詣祾恩殿
行三獻禮扈從及所在鎮巡官各吉服陪拜
上悲思瞻敬再製　獻陵之歌丙戌　楚王顯
榕来朝宴勞加祿如儀戊子以大饗禮成御
龍飛殿受羣臣賀頒　詔天下是日召承天父
老子弟百餘人見　宣諭賜之酒食庚寅以迴
鑾辭告　顯皇帝后神位於隆慶殿以扈從
後期降翰林學士張治俸二級壬辰發承天製
思恩之賦超拜御史胡守中為右僉都御史丁

酉　崇王載境請朝於裕州　上以廻鑾日迫
免朝因　賜書徧諭　諸王四月　朔至鄭
州　伊王訏淳来朝宴勞如儀癸卯　上諭行
在禮部純德山　聖靈安悅流慶子孫三處視
地悉已行之行宮道路止勿治戊申以御史謝
少南請入慶都尭母墓於祀典合　旨陞左春
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辛亥奪葉縣知縣李
浦職為民以置扈從官員公舘令吏持牌道上
迎候故也壬子還　京師留守大臣率文武百

官俱吉服奉迎闕外不至者千一百四十二人
奪俸有差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四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illegible]

親征考有敘　此敘別集不載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寇亂雖其文曰張皇六師然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着於牧野之誓即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是故垂旒於柔扆而天下蓋謐如也漢高滅秦蹙項芟薙羣雄而帝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

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為餌噫嘻亦危矣哉我　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後不復　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頃而九有[illegible]靡於　賜履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　文皇帝斬神鼇之足而立　壯極與虜牙角躬啓六飛為吏士先夫豈遠慕雄畧而近遺廟[illegible]哉夫亦鑒萊于之輿尸且為萬世深長計也然

而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illegible]臣謂其望而徇[illegible]污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强[illegible]良而從事屬國之兵勇若山壓卵然使閫振狎之而輕以萬乘委敵即令氊裘稱魄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矣三改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人主之價寧直千金據九重之沈沈而尚不能忘戒心余率然而臨廣莫寄命鋒刃其殆甯獨垂堂哉故

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畧紀其事自　高遠　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内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高皇帝

元至正乙未歲以大元帥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常遇春鄧愈廖永安等舟師渡江拔采石下太平

丙申二月率遇春等大破蠻子海牙軍於采石

三月率諸軍取集慶路得其軍民五十餘萬[illegible]

取西四州達等攻寧國宋下[illegible]國以
師進討克之
戊戌十一月率親軍副都指揮楊璟等兵十萬
會胡大海等討婺州十二月下之
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 上遣馮
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
軍南門外楊璟住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
師出龍江關外 上総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
弟五王率千艘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

暑熱甚忽大雨 上督諸軍競前投柵友諒麾
其軍来爭戰方合復發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
德勝兵亦至内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
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辛丑八月 上親率舟師討友諒於江州克之
友諒走
壬寅正月下洪都
癸卯二月率達等破安豐呂珍兵四月友諒大
舉圍洪都七月戊辰朔癸酉 上率舟師二十

萬討之癸未師至湖口先遣[illegible]屯涇江[illegible]
以一軍屯南湖嘴遏其歸路又調信州兵守武
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丁
亥與大軍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舟大首尾聯接不利進退
可破也乃分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
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
短兵擊之戊子達等進兵搏戰達先諸將敗其
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遂乘風發火

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無算火延達舟
樸之更戰 上遣舟救之敵乃退 上舟膠於
淺敵驍將張定邊奮欲来犯遇春從傍射中之
乃退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中百餘
矢日暮諸軍欲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
明約束咸懸死自誓是夕 命達守建康己丑
旦 上鳴角舟師畢陳親布陣與友諒戰諸軍
奮擊殺傷太相當至晡戰未解會東北風起乃
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其中令敢死士操之

逼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烟
燀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
略焚死斬首二千餘級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
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殁矣有頃
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
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午賊遂
大潰友諒遂奪氣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
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　上命通海等移
泊於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

其左右金吾將軍各率所部來降　上乃移書
責之友諒怒不應我師遂出湖口　命遇春永
忠等率舟師横截湖面邀其歸路一軍泊於岸
控湖口者十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責之友
諒亦不應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而
遣裨將交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友諒食且盡
所遣舟五百掠糧於都昌復為朱文正兵所燔
八月壬戌友諒欲奔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
南湖嘴為我師所扼遂突湖口　上麾諸將邀

[illegible]流而下自辰至酉[illegible]
涇江口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来奔言友諒
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歡
奮躍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
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等悉以其樓船軍馬
来降得士卒五萬人惟太尉張定邊等乘夜以
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走武昌追之不及
甲辰二月乙未　上以吳王親率師圍武昌
命遇春擒其援兵丞相張必先等癸丑陳理率

定邊等肉袒銜璧出降
按　太祖自渡江之日親御戎行者九而戰
苦號危久而後決者惟鄱陽之役自克武昌後
下僞吳取中原　六飛俱不在行矣
文皇帝
洪武二十三年以　燕王出塞降元太尉乃兒
不花等男女數萬口二十五年復出塞不見虜
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遂以　燕王起兵癸未
率精騎八千破擒宋忠等於懷來斬首數千級

參密機務太子少保吳中尚書吳瀴張本通政
使顧佐扈行辛未發　京師侯泰還匿高煦反
狀不以聞丙子發哨騎五百與陽武侯兵接丁
丑　命崇信伯費𤤯以精兵益陽武侯時高煦
分其衆為五軍王斌領前軍濟陽王監之韋達
領左軍臨淄王監之盛堅領右軍昌樂王監之
朱恒領後軍淄川王監之高煦親率中軍世子
守宮城擇日出兵會聞　上親征而所使結山
東布按二司皆不應又欲選精騎趨　南京皆

不果戊寅　上復遺書諭降之庚辰次盐山陽
武侯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
命大軍蓐食兼行辛巳昧爽至樂安　駐蹕城
北分　命諸將壁四門高煦等乘城守大軍進
攻之神機銃砲叠發如雷霆屋瓦皆墮後遣
敕諭高煦許待以不死及午遣　敕諭之且別
敕射城中曉示順逆禍福咸感動有欲執高煦
以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
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　上許之是

夜高煦盡收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
書爔之城中竟夕火光燭天壬午高煦從間道
出至大軍為吏所執以獻文武羣臣請僇之
上不聽以章示高煦頓首請罪乃俾為書召諸
子同歸　京師執其同謀偽太師都督尚書王
斌王或韋達朱恒錢巽等下獄癸未改樂安州
為武定州甲申太監孟驥等馳奏　皇太后諭
鄭襄二王及文武群臣遣書　趙王高燧乙酉
班師　命陽武侯及尚書張本留撫武定軍民

九月丙申還　京師作新館於西安門內處高
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如舊己亥殊
逆黨王斌等六十餘人族之庚子誅通謀者山
東都指揮使靳榮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
山西都指揮使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史誠
河間衛鎮撫溫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
等六百四十餘人知縱藏匿應死而戍邊者
千五百餘人編置邊者七百二十七人壬寅大
宴從征文武羣臣英國公張輔等六千八百五

千餘人於奉天門賞賚有差

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邊至薊州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報兀良哈虜萬人侵邊入大寧經會州將入寬河　上欲親擒之壬子　駐蹕遵化縣選精銳三千人人挾二騎十日糗糧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峯口大兵從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為戍兵悉衆來逆戰　上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殪其前鋒三人兩翼爭前奮射飛矢如雨既而神機銃砲叠

發虜衆大潰　上以數百騎直前追之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獲其生口駝馬牛羊輜重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分　命諸將搜虜巢穴壬戌忠勇王金忠及其甥把台各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止喜　命中官　賜之內廚酒饌飲以大金爵併　賜之諸將捕虜口至者無虚日甲子　詔班師丙寅射虎於喜峯口癸酉還　京甲戌文武羣臣表賀諸將之鹵獲者次第悉至

視永樂為成辛巳　賜扈從巡邊文武官員從紫宴鈔官每員五錠舍人將軍校尉軍士人二錠辦事吏廚役匠人軍伴人一錠

睿皇帝

正統己巳七月虜分道入寇脫脫不花王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也先寇大同至貓兒莊右參將吳浩迎戰敗死報至遂議　親征府部大臣諫不聽癸巳　命郕王居守駙馬都尉焦敬等輔之大師英國公張輔等從征宣府

總兵官楊洪奏虜圍馬營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是日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等與虜戰陽和後口全軍覆沒瑛及總兵官武進伯朱冕俱死監軍大監郭敬伏草中得免左參將石亨奔還大同甲午　上親征乙未較技虎臺軍中夜驚丁酉道居庸羣臣請　駐蹕不許辛丑至宣府大風雨邊報益急羣臣請　駐蹕大監王振怒俱令掠陣壬寅次雞鳴山成國公朱勇等取王振進止廠　而前戶兵部尚書王佐

[illegible]老會先行擣　上[illegible]草中至[illegible]
[illegible]天監正彭德清以天文止行振不聽學士
[illegible]有言亦不聽八月戊申朔至大同太監郭
敬密告振以虜設伏塞外會大雨振議旋師庚
戌東還次雙塞黑雲如蓋覆　御營俄雷電風
雨大作六師驚囂徹夜不止議從紫荊關入王
振邀　上過其蔚州里第既又恐損稼轉從宣
府行丁巳至宣府庚申将發宣府報虜将襲我
後遣恭順侯吳克忠都督克勤為後拒力戰敗

沒至晚報益急　命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
以兵四萬逆之至鷂兒嶺冒險入遇敵復敗沒
辛酉次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渴虜分
道入撓我師不得行壬戌虜詐退振令移營虜
逼而薄之遂大潰　上蒙塵王振等諸中貴及
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
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
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鄺埜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
丁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鄧棨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通政龔全
安太常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少卿
劉容尚寶少卿淩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
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
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
齊汪馬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
事俞鑑張鏜鄭瑄大理左寺副馬豫行人司正
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

恭石玉等皆死焉
毅皇帝
正德十二年二月丁未　上親督諸軍禦虜於
應州虜遁　駕還駐大同左衛城先是虜五萬
餘騎營玉林将入寇　上在陽和聞之　命諸
将分布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勛總兵張輗遊擊
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參將蕭滓軍聚落堡
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
延綏參将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巒軍平虜遊

擊虜政寬威遠時九月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
下營於孫天堡等處勳覩鈺鎮率所領禦之
上命春寧往為之援政鑾及大同右衛叅將麻
循平虜城叅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
官朱振叅將左欽都勳龐隆游擊靳英俱會陽
和叅將江桓張昶後應十月甲辰勳遇虜綉衣
村督軍步戰虜南遁應州而去明日覩鈺鎮與
勳復遇虜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有殺
傷薄暮虜傍東山而近仍分兵圍勳等比曉大

霧圍乃解勳等入應州城鑾及守備左衛都指
揮徐輔兵至又明日勳等出城遇虜於澗子村
大戰寧春政時循等兵至虜以別騎迎敵我軍
不得合　上乃率內外提督監軍太監張永魏
彬張忠都督朱彬及振杰王欽勳英隆雄叅將
鄭驄等兵從陽和來援政殊死戰虜稍却諸軍
乃合會暮即其地為營壘　乘輿止焉明日虜
來攻　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至酉戰百餘合
虜乃退明日引而西　上與諸將且戰且逼追

至平虜朔州等處[illegible]止欲復進兵會天大風黑
霧晝晦我軍亦頗困乃還復合勳及巡撫都御
史胡瓚以捷聞於　朝是役也斬虜十六級而
我軍死者王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
乘輿幾陷按此所謂應州功也還　京日文武
百官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不敢稱　尊號惟
稱威武大將軍文武列銜名亦不敢稱臣大學
士廷和奉觴儲執壺酒冕奉果紀奉金花七月
論功太監張永魏彬張忠加歲祿二十四石廕

一侄錦衣衛千戶都督僉事朱彬陞三級廕如
之太監佛保英趙林陞一級廕如之其餘總兵
副叅侍郎都御史御史郎中主事及官旗軍舍
應陞賞者至九千五百五十五人又　敕兵部
曰總督軍務朱壽親統六師勦除虜寇汛掃腥
羶安民保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清　神功聖武
宜加爵顯以報其勞今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
俸祿仍　諭吏戶二部加之又　敕曰軍前內
外有功官員人等已陞賞矣尚念太監谷大用

[illegible]剌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於
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揲林山勝[illegible]
師亦至友德手射死元平章不花斬其黨四百
餘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住等至甘肅守將
上都驢以吏民降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
木兒以城降進師破元岐王朶兒只班獲其平
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千餘友德

復追敗之於瓜沙洲收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
羊二萬餘而還甲辰文忠師至口温地虜棄營
遁獲牛馬輜重無算進至哈莽來虜別部驚潰
復進至驢駒河輕騎襲虜營至土剌河虜將蠻
子哈剌章覘知之悉騎兵結陣以待文忠與虜
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騎益衆搏戰不已文
忠馬中流矢急下馬短兵接從者劉義直前奮
擊殺[illegible]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勒兵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閒
暇居三日虜疑有伏兵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
引歸宣寧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張耀章榮皆
戰死是舉也大將軍所遇勁故敗失士馬數不
可致然孤懸塞外而能還保塞諸將無所亡失
蓋一敗而能整故耳左副將軍雖名為勝之敵
深入失亡過當幾至喪師征西將軍所過靡故
全勝而右副將軍功最多然賞罰俱不行史謂

上遣[illegible]與諸將固請北征恐未必然也前是月餘[illegible]
上特召達文忠勝　賜之文阯弓五十彤弓百
而不及鄧衛公無何三將並　命實　上意也
故不得而罪之宋公與指揮千百戶俱不賞而
貞北旗軍則聞其私駝馬之議耳
討川藏夷○洪武十年四月吐蕃部川藏邀殺
使者　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同知
沐英為副將軍率陝西諸衛兵十餘萬討之五
月愈等分兵為三道搗其巢穴大破川藏之

衆追奔至崑嵛山斬首萬餘級獲馬牛羊十餘萬遣梁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愈行至壽春遇疾卒追封寧河王謚封沐英為西平侯將士陞賞有差

討故元孽○洪武十三年故元國公脫火赤知樞密院愛足率衆數萬屯於河林為邊患 命西平侯沐英等率陝西兵往討之英師至靈州遣候騎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遂率精騎度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

至其境去穹廬五十里分軍為四道至夜啣枚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愛足盡獲其部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悉封諸將安陸侯吳復等十餘人為列侯

平雲南○洪武十四年九月 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左右將軍率三十萬衆征雲南丁未友德至湖廣遣左右都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永十二月戊辰友德等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里麻兵於白石江擒之斬獲萬計友德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分兵援王英趨雲南壬申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走羅佐山轉入晉寧州草舍自縊死癸酉王等入雲南定之遣將分道取雲南諸路庚辰友德大破元右丞實卜兵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望風降附十五年正月辛巳別將攻威楚路降之壬午降其曲靖宣慰司中慶徵江武定三路七州六縣閏二月癸卯左右副將

軍兵進攻大理克之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於是車里平緬等俱降雲南悉平

討故元納哈○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丑 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洋武定侯郭英率兵二十萬北伐以元丞相納哈出近邊故也三月辛亥師出松亭關駐大寧五月丁丑勝等至遼州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遂

進師金山者西使其故將乃剌吾來云納哈出有三營畜牧甚盛不肯會虜主期至是見逼於我乃遣使至大將軍謁為納款而實覘我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見我兵盛還報納哈出乃指天嘖嘖嘆曰天不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王大喜與飲懽甚納哈出酹酒酬玉玉請之先納哈出即先飲更酌以授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因相與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

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薄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其所部將士妻子凡十餘萬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勝遣觀童諭之其降者凡四萬餘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追獲北奔車輛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傷殘達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是役也踰於霍冠軍之降休屠渾邪耳第以大

將軍與鄭公茂爭功相訐勝還、朝待罪茂雖爵流雲南舉軍無賞者然王處置之失宜僅亞於茂而茂之直前斫納哈稍失之躁耳亦未可盡非也

討北虜○洪武二十年九月丁未永昌侯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討北虜二十一年三月乙卯出師至百眼井丙辰至捕魚兒海偵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

以定遠侯王弼為前鋒直薄之虜方欲北向閒大軍至太尉蠻子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兵數十人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代王及平章八蘭等三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

符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輛聚其甲兵焚之尋又破故元將哈剌章營獲其軍士一萬五千八百三戶馬騾四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匹

討東川夷○洪武二十一年七月西平侯沐英奏東川諸蠻據烏山路結巢而叛上下三百里人跡阻絕　詔大發馬歩兵　命穎國公傅友德仍為征南將軍英為左副將軍普定侯陳桓

為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為左參將靖寧侯葉昇為右參將往討之尋　賜友德　敕諭友德等謂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羅羅厥後子姓蕃衍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近稱諸蠻不叛者號為循良固未[illegible]逆詐然須知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illegible]謀然後賊可破也又加以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菁深邃其人如猿猱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九月友德等討越州叛酋阿資又遣靖寧侯昇破平東川獲叛蠻五千五百三十八人十一月友德討阿資置平夷千戶所於其山二十二年正月破阿資普安寨獲其兵千三百馬牛羊五千三百頭二月進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　宗等五十餘人獲馬牛羊萬計阿資勢窮與其母請降三月　命友德駐沅州申國公鄧鎮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

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棗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忠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屯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　諭以休息士卒控制蠻夷七月

以友德爽[illegible]召還
討故元孽○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以故元丞相
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平章忽
哥赤等將爲邊患　詔晉王燕王各率所部大
軍討之尋　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
南雄侯趙庸爲左副將軍懷遠侯曹興爲右副
將軍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全寧侯孫恪爲右
參將赴北平操練兵馬聽　燕王節制復　命
齊王率山東都司青兗州護衛及徐邳二衛精

銳馬步官軍隨征聽　齊王節制仍遣都御史
鐵古思帖木兒以　敕諭咬住等降二月　燕
王率兵出古北口友德等各以所部從　燕王
諭之曰吾與諸將軍受　命提兵沙漠掃清胡
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
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聽　命發哨騎
探得虜跡知乃兒不花咬住等駐廬帳於迤都
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　燕王曰天今大雪
虜必不疑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

虜不之覺乃先遣指揮觀童往招之觀童與乃
兒不花舊至則相抱持而泣倉卒間我師已壓
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欲上馬走觀童諭以
燕王自至毋恐也乃兒不花咬住素聞　王威
信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　王王降辭色待之
卽　賜之酒食令醉飽　慰諭遣還營虜甚喜
過望遂無適意將至營又復　召還如是再三
遂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以歸捷聞　詔乃兒
不花等將校約二百餘人入　朝獻太尉等銀

印四金牌三銀牌八鐵牌五幷所受元宣命二
十八道以乃兒不花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
帖木兒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爲副都御史
忽普赤爲工部右侍郎　賜紗帽金帶襲衣鈔
錠銀兩有差　晉王兵出塞不見虜而還

建文朝

傑靖難師○建文二年七月　燕王起兵北平
執殺都指揮使謝貴左布政使張昺事聞　命
征虜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三十萬衆伐之公

月以一十三萬衆戰於真定敗績炳文僅以身
免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顧
成都指揮劉遂俱被獲九月　命太子太師曹
國公李景隆率兵五十萬代炳文　賜節鉞得
專征伐是月遼東總兵江陰侯吳高復敗績大
寧失守　寧王與其三護衛兵皆為燕十月景
隆等悉衆攻圍北平不下十一月　燕王自大
寧還救景隆等大敗走屯德州以　燕王閒書
削遼東帥吳高爵戍廣西專任都督楊文三年

正月　燕王圍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救之遇
燕王復還德州令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右副
將軍安陸侯吳傑駐真定尋合兵進至白溝河
與　燕王大戰連日復敗績死及降者數十萬
景隆走德州燕師來薄景隆走濟南燕師遂取
德州追擊至濟南景隆戰復敗走燕師遂圍濟
南山東布政司左參政鐵鉉擊却之　燕王歸
北平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講和於燕八月
都督徐凱等敗於滄州被擒　詔都督盛庸以

兵駐東昌與燕兵戰大破之　王走北平進封
庸歷城侯為平燕將軍諸將咸屬焉三年二月
庸進兵大戰於滹沱始勝之再戰大敗死者十
餘萬庸走德州閏三月吳傑及都督平安兵復
敗於滹沱北死者復十餘萬順德廣平大名俱
失守遣大理少卿薛嵓使燕諭罷兵五月都督
袁宇兵復敗十月都指揮花英等兵復敗被獲
十一月遼東兵圍永平者復敗四年三月平安
兵復大敗於徐州　命駙馬都尉梅殷以重兵

守淮安號四十萬盛庸率餘兵走與殷合左都
督何福等復大敗於靈璧福走左副總兵陳暉
右副總兵平安右參將馬溥都督徐真等三十
七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
監副劉伯完等一百五十員皆被擒死者六萬
餘人泗州失守盛庸兵復敗於淮安失戰艦以
千數　燕王遂南揚州失守　命皇從姑慶成
郡主如師請和割地不許六月盛庸等集舟師
拒之瓜洲復大敗　王遂渡江鎮江失守　命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等率兵分道出禦
之復大敗遣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
督王佐行成不許景隆等遂納款復 命諸王
如師行成不許 燕王兵至金川門 谷王橞
開門內之 京師失守
文皇帝
討安南○永樂四年五月安南國王陳天平還
國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之封其僭臣
胡查為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三月己巳胡

查邀殺天平四月辛未事聞 上大怒七月辛
卯 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
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伯李彬雲陽
伯陳旭為左右參將統兵八十萬征之仍 敕
占城王木邦宣慰夾攻之十月戊子將軍能以
疾卒於龍州新城侯輔代總其衆以進乙未輔
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前哨破之檄安南將吏數
胡查父子二十罪丙申破雞陵關庚子搜芹站
伏賊昌江造浮橋至北江府諜西平侯晟兵至

白鶴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諜知賊衆號七十
萬沿洮江涖江富良江立柵以守丁未下 詔
以新城侯為征夷將軍十二月辛卯西平侯奪
宣江江面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新城
侯攻洮江造浮橋濟師遣朱榮賊敗於嘉林江
北尋克多邦城大破賊遂循富良江南下擣其
東都破之癸卯復破西都屢敗其兵三江等路
皆請降五年正月內丙辰敗其援兵斬首三萬
七千餘級己巳復敗之於木丸江斬首萬餘率

已復敗之於富良江斬首數萬胡查父子脫身
走五月甲子獲胡查父黎季犛於海口山中乙
丑獲黎蒼於南望山即胡查也安南平六月癸
未 詔示天下定為都布按三司衛十千戶所
二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安撫人民三百十
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
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共二十三萬五
千九百餘船隻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
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三件進封新城侯為

英國公西平侯為黔國公
討交阯○六年八月乙酉交阯賊簡定鄧悉等
反。命黔國公晟率兵四萬討之尚書劉儁參
軍事十二月丁酉晟與簡定戰生厥江敗績尚
書儁都督呂毅皆死之二月壬午 命英國公
輔為征虜副將軍清遠侯王友副之發兵南討
八月己未英國公敗賊於鹹子關九月庚午復
敗賊於太平海口十一月生獲偽虞上皇簡定
等八年正月丙子敗賊黨阮師檜等丁酉簡定

及偽將相陳希葛等伏誅英國公還京八年五
月丁丑黔國公晟追賊首陳季擴等於虞江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戊寅晟別將江浩與賊黨鄧
景異戰不利季擴尋請降赦之以為交阯布政
使鄧景異為都指揮九年正月己卯英國公仍
佩將軍印率兵二萬四千合晟兵往討七月丙
子輔晟敗賊於月常江十一月癸亥復破賊於
沿海盡殲其醜類十年八月癸丑輔復大破之
於神投海十一年十二月復大破之於愛子江

十二年正月壬辰誅賊酋鄧景異甲午獲阮師
等三月癸未獲偽楚國大王陳季擴等餘黨悉
平英國公等賞賚加等
討北虜○永樂七年秋七月癸酉 命淇國公
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
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
右參將率十萬騎討北虜本雅失里治其殺使
臣郭驥之罪也甲寅福以千餘騎先至敗虜遊
兵於臚朐河遂越河諜知虜相距三十里不待

諸軍集徑薄其營與戰相持三日每戰虜輒佯敗
引去福銳意乘之虜衆益盛福謀遣同安侯使
虜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同安侯不可福厲聲
曰不從命者斬既行虜伏發安平武城二侯率
五百騎突虜陣殺賊數百人力屈死兵遂大潰
福與王忠俱被執見殺士卒死者數萬人追削
淇國公爵遷其家海南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命將征討考下

宣宗朝

討交阯○宣德元年夏四月　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兵部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往交阯等處征討叛寇黎利發楚蜀護衛兵二千人南直隸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弩手三千餘人

及本省土兵三萬人使將之前是交阯總兵營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利敗績故也九月　命鎮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五千益通其月通抵交阯十月通所部都指揮袁亮兵與利黨黎善戰不利善等分兵為三道來逼交阯通等出戰參將馬瑛破賊於清威與通師會應寧縣渡寧橋遇敵大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中傷而還黎利自　安聞之自率衆會善進圍東關十二月通大懼傳檄清化州迄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赴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分兵擊之不能下事　聞詔以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為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為右參將太傅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與安伯徐亨為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為右副將軍分兩道討利升所統兩京湖浙二廣十二省兵晟所統四川雲南兵合七萬人二年正

月通出兵大破賊斬偽司徒黎豸偽司空丁禮等萬餘級衆請急攻之通不決三日利兵復振三月再發諸省兵四萬五千二百人益升黎利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智知州利子輔等俱死之八月柳升兵至隘留關具書請罷兵立陳氏後兵進累破柵直抵鎮夷關升意輕賊以輕騎百餘前進渡橋遇伏中標死從騎皆沒軍中洶洶是日銘以病死明日李慶亦以病死大兵為賊所乘遂覆没崔聚被擒不屈死之而

發兵邀佴沮不敢進十月事 聞黎利上章遣
方物請立陳氏後 詔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
部右侍郎羅汝敬為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
徐永達為副使齎 詔撫諭之 命王通等班
師十二月王通不俟 命與利盟巫師及文武
官吏家屬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還三年閏四
月至 京文武廷臣劾奏通及馬瑛方政三司
官布政戈謙等俱論死錮禁之籍其家五月李
琦等還奏陳氏之當為後者嵩於正月中病死

文裔遂絕於是 命利權其國事而交阯失矣

英宗朝

討思論發○正統六年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
軍印充総兵官兵部尚書王驥総督軍務率左
副総兵李安右副総兵劉聚等合漢土兵一十
五萬討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初洪武間平雲南
獨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為其頭目刁千孟
所逐赴 京陳訴 命為宣慰使居麓川分其
餘地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隷雲南路江等四
長官司隷金齒永樂元年陞孟養木邦為宣慰
後孟養宣慰刁木但與其鄰讐殺而死緬甸宣
慰新獻加乘其敝取之新獻加復為所殺麓川
思倫發之次孫思任發代為宣慰復乘緬甸敝
取之遂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州欲盡復祖故地
累 詔撫諭之不從遂用兵而黔國晟兵往不
利都督同知方政等戰死晟暴卒弟都督同知
昂繼之復敗至是始大用師焉十月進兵破其
上江寨其將刁放戛刁招漢等斬首虜五萬餘

人十二月至騰衝進兵累破其衆遂平麓川殺
溺死者將十萬人思任發父子走孟養師旋封
賞有差八年五月以思任發走緬甸索之不獲
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為寇復遣貴驥等率大
兵五萬討之九年二月破麓川兵進至緬甸敗
之獲賊妻孥家屬九千餘人捷聞 詔班師陞
賞有差然叛賊終不能正法而正南騷然矣
討三衛○正統八年正月 命成國公朱勇恭
順侯吳克忠太監僧保出喜峰口興安伯徐亨

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都督馬亮太監劉永誠
出劉家口都督陳懷太監但住出古北口各將
精兵萬騎約至黃河土河兩叉口會遼東各路
兵馬勦兀良哈等三衛達賊二月勇等各捕鹵
首級俘獲人畜器械陞賞有差

討福建寇○正統十四年正月　命寧陽侯陳
懋為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
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參將刑部尚書
金濂提督軍務太監吉祥陳蕪為監督大發兵

討福建寇鄧茂七等先是茂七以沙縣押拒捕
殺巡檢遂反聚衆至五十餘萬遂自稱閩王初
以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副之陳詔劉德新為
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陳詔兵未
至閩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死茂七勢益熾
攻建寧掌府事左參政張瑛戰不利死之賊遂
進延平與劉聚遇中流矢兄子伯孫代之十一
月懋等進兵平之凡斬獲萬餘人

討鑛賊○正統十四年三月都督徐恭為總兵
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宗留者銀坑盜也以十
二年反而征閩者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明年
張楷兵征閩過於宗留復遣副總兵陳榮討之
復敗沒乃遣恭以二千騎馳至處州會宗留中
流矢死其黨益熾恭與都指揮沈麟耿定至處
出戰麟兵皆殁恭僅以身免會張楷兵至稍稍
得敗之遂諭降其黨以敗故功不論

討廣東賊○正統十四年十月　命都督同知
董興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討廣東

賊黄肖養先是肖養叛圍廣州殺都指揮王清
勢大振景泰元年三月興兵至廣時賊畏信民
恩威稍稍降散四月興遇賊於大洲頭大戰破
之殺溺萬餘人肖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
平

憲宗朝

征叛蠻○成化元年正月　命都督同知趙輔
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左僉都
御史韓雍贊理軍務調兩京江西湖廣兵萬人

及土兵一十五萬人征两廣叛蠻二年輔雍破大藤峽賊寨三百二十四斬首三千二百七級生擒七百八十二人獲賊屬婦女二千七百一十八人改大藤峽為斷藤峽尋又攻破五村大帽山黄沙吳岡等寨斬首四千四百三十八級生擒二百餘人獲賊屬男婦二百七十餘人奪穫被擄男婦三千九百四十六人　詔輔班師雍留封爵陞賞有差

討荆襄賊○成化元年十二月　命撫寧伯朱

弇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北

永為靖虜將軍都督同知喜信為左參將都督僉事鮑政為右參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右少監林貴監軍統京營山東下班兵萬五千及川貴湖廣兵討荆襄反賊劉千斤等二年四月賊平擒千斤等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五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一百八十有奇招撫脇從流民一萬八千五百三十餘人續斬賊首二百三十四人獲賊屬三百六十七人九月復破平之擒石和尚劉長子等六百餘人永等封爵陞賞有差

征建州夷○成化三年五月　命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武靖伯趙輔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遼東征建州女直凡五萬騎　命朝鮮以萬騎佐之十月從撫順關出塞抵其境破之左哨擒五十一人斬首二百四十五級俘男婦一百六人奪被擄男婦七百十七人獲牛馬器械無算右哨擒十五人斬首一百四十四級俘男

弇州史料　卷六　前集　外

婦二十九人奪被擄男婦一百九十五人獲牛馬器械無算尋縱兵深入先後復擒三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九級俘男婦一十六人奪被擄男婦二百五十三人獲馬牛器械亦稱是朝鮮奏賊酋李滿住等三百八十六級生擒二十三人獲牛馬羊二百餘　詔班師輔進封侯秉等陞賞有差

征都掌夷○成化三年　命太監劉恒兵部尚書程信総兵官襄城伯李瑾征四川都掌夷分

六哨進兵四年二月克龍背豹尾等寨尋焚寨一千四百五十七處斬首三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俘賊屬八百餘口馬牛羊豕三千鉦鼓鏢弩等軍器五千餘事瑾等加祿賞賚有差

討叛寇○成化四年七月　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太監劉祥監軍率京營延綏寧夏等騎兵一萬三千討石城叛寇滿四等先是滿四等以虜裔散處

固原邊地家富饒為衆將劉清指揮馮傑迫賄不能應清遣滿四姪指揮璹捕之四等遂擁璹入石城以叛衆漸集五千餘人清傑攻之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討之復大敗事聞　詔會寧夏延綏兵討之陝寧兵先進戰復大敗賊附者益衆至是始遣忠等尋益邊兵合五萬人忠初至敗其衆斬首數百而伏羌伯毛銳中流矢死我師遂挫乃議築營為長圍五年二月滿璹降四之腹心楊虎力亦降乃使虎力誘四出戰徽擒之又三日城潰斬首數千級擒千人以二百獻俘餘悉斬之夷石城險其餘黨走彗蒂山者至明年亦就擒忠等陞賞有差六年又　命忠總督軍務督同湖廣總兵官右都督李震撫勦荊襄流民七年七月奏斬叛者千級俘其族屬老幼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　諭還復業者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後疏又云一百五十餘萬人忠等陞賞有差

征虜三大捷○成化十五年　命太監汪直監

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征虜將軍印征遼東建州夷右副都御史陳鉞叅贊軍務仍　敕朝鮮國王李娎夾攻十月永等奏破焚四百五十餘寨斬首六百九十五級俘四百八十六人以大捷　聞明年娎遣使奏捷直加祿永進封公陞賞有差○十六年正月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勇為平虜將軍率京兵萬人赴延綏征虜宣大寧夏固原甘肅諸鎮出精兵三萬應之三月王越

奏與直襲賊於威寧海子生擒男婦百七十一
斬首四百三十七獲旗纛十二馬一千八十五
駞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盔甲弓
箭皮襖之類一萬有奇以大捷 聞直等加祿
越封伯餘陞賞有差（）本年十二月太監汪直
仍為都督威寧伯王越為提督太子太傅保國
公朱永仍佩平虜將軍印為總兵官往大同征
虜十七年二月破賊於黑石崖生擒十人斬首
一百十二級獲馬七百二十九匹器械六千二

百餘件以大捷 聞直越加祿永與世襲餘陞
賞有差

孝宗朝

討貴州賊○弘治十四年七月 命南京戶部
尚書王軾兼左都御史提督軍務師湖廣雲南
播州等處土兵三萬三千人討貴州賊米魯米
魯者普安州土官隆暢出妾霑益州土官安民
女也隆暢老以子禮代職米魯依禮居而與營
長阿保通禮與父暢隙暢逐保而燬其室保
遂叛與禮借外兵焚暢別部廬舍殺其從人暢
怒誅禮米魯遂與保發兵攻暢破其百餘寨暢
走之雲南鎮巡使之講和魯陽聽命而誘暢毒
之遂益熾分其兵為四寨保逐僭稱王總兵東
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發兵萬餘討之僇阿保
及其子米魯亡走父之復熾官兵追捕之不利
都指揮吳遠被執乃 詔軾督太監楊友總兵
官豐潤伯曹愷都御史鉞討之軾未至而太監
友貪功率兵先入其地米魯以萬衆劫營遂擄

友而殺右布政使閭鈺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
宗武等凡五將貴州大震軾至具以 聞詔大
發兵合十萬人討之十五年七月分八道以進
累戰破之獲米魯及賊黨福佑凡下寨千餘擒
百九十人斬首四千八百餘級俘男婦千餘人
賜敕獎諭班師餘陞賞有差

武宗朝

討川廣賊（）正德四年三月 命太子少保刑
部尚書左都御史洪鍾總制湖廣鄖陽及陝西

河南四川等處軍務并總理武昌等府賑濟事宜以湖廣等處荒旱多盜故也六年 命鍾督同都御史林俊等討四川大寇藍廷瑞廖麻子鄢本恕七年永順宣慰彭世麟誘獲廷瑞本恕加鍾太子太保俊右都御史餘陞賞有差未幾廖麻子等復熾八月 召鍾還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右都督時源充總兵官代之八年四月擒廖麻子係喻老人復叛九年二月就擒賊平澤等陞賞有差

弇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上三

討寘鐇○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寘鐇反 詔
詔御用監大監張永總督軍務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總制三邊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統京營兵二萬及各路兵討之戶部右侍郎陳震督代一清行事兼整理糧草本月遊擊將軍仇鉞擒寘鐇五月 詔班師鉞封伯餘陞賞有差

討土寇○正德六年二月起復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等處軍務鎮巡等官悉聽節制聽以便宜行事五月東鄉等處賊平破柵二百六十五俘七百五十餘人斬首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八月姚源賊平斬首五千餘級又破華林賊斬首二千餘級金等陞賞有差八年以餘賊猶熾 命右副都御史俞諫為提督代金權任亦如之右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十一月大盜王重七等就擒金諫後先雖平賊有功而所縱狼兵殺掠人子女劫剽財物金帛尤甚故人為之謠曰王賊尚可官兵殺我

弇州史料 卷六 前集 上

討流賊○正德六年三月 命太保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精騎二千及河南山東北直隸兵討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八月 命兵部左侍郎陸完為提督統宣府延綏兵合討之其月以中錫偉無功下獄完專督師太子太傅伏羌伯毛銳為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監督陸閣監神鎗數戰有功賊衆楊虎趙鐩入河南者尤熾伏羌伯敗績七年三月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咸

寧伯仇鉞為總兵官陸誾為監督率邊兵討之
閏五月河南賊平劉七等入湖廣　詔都御史
澤伯鉞與完相去督軍撫鎮而下悉聽節制八
月完平劉七等於狼山前後斬獲數萬人鉞進
封侯大用誾皆封一兄伯爵完等陞賞有差
禦北虜○正德十年北虜犯宣大近邊　詔御
用監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忠監督
神鎗發京營騎卒二萬合宣大遼薊兵禦之仍

賜永金關防鋼劍得便宜行事賞賜兵銀數十
萬計不遇虜而還
討土魯番○正德十一年土魯番陷哈密虜其
王及金印仍犯甘涼等處　詔太子太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經陝西三鎮兵討
撫之以綵幣易印及王而還後以不得要領奪
澤功
世宗朝
討叛卒○嘉靖三年大同兵叛殺都御史張文
錦　詔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督兵討之都
督桂勇以討僇其叛者再亂再定瓚等無功而
還十二年復叛殺總兵李瑾　詔總制兵部左
侍郎劉源清都督郤永督兩鎮兵討之遇虜敗
戰不利遠源清下獄以左侍郎張瓚代郎中詹
瀠等誘捕叛逆誅之張瓚等賞賚有差
討岑猛○嘉靖十年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姚鏌
總鎮太監潘潤總兵撫寧侯朱麒等討破田州
府叛守岑猛僇之以捷　聞鏌進太子少保左

都御史潤等加祿賞賚有差田州土目盧蘇王
受以七萬人挾猛子以叛討之不利事　聞詔
奪鏌等加職即家起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
守仁提督兩廣江西湖廣等處軍務督同姚鏌
等合兵進討鏌尋放歸里守仁至軍招諭蘇受
請降杖之百赦不誅并赦猛子改田州府為田
寧府設流官統之事　聞賜守仁白金五十兩
綵幣四表裏　遣行人獎諭
征安南○嘉靖十六年禮兵二部會廷臣議安

南偽酋莫登庸僭逆十大罪當討 詔會推素
有才望大臣以為總督等官起原任南京刑部
右侍郎胡璉為戶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高公
韶為右侍郎俱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璉雲
貴公韶兩廣鄖督僉事等官江桓充副總兵都
指揮楊鶚田茂充左參將孫繼武充右參將樊
泰蕭鳴湯慶陳偉充遊擊將軍各領兵征討兵
科給事中李鶴鳴御史傅鳳翔往兩廣給事中
馮汝弼御史胡時濟往雲貴各紀功起復右副

都御史毛伯溫至京將 命之大師已悖俱停
止十七年 命寧夏鎮守總兵官咸寧侯仇鸞
還京掛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總督征南諸
軍工部尚書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參贊軍事尋以兵部覆議用兵事宜不報 旨
復暫停以恭上 皇天上帝大號 皇祖謚號
陞丁憂服滿禮部左侍郎黃綰為本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右春坊右諭德張治為翰林院學
士齎 詔及幣招諭安南仍令至承天行在

面諭行事蓋欲寄以相機撫討也十八年登庸
子方瀛遣使臣阮文泰等奉表款鎮南關請降
復 命禮兵二部會議尋以綰它奏忤 旨罷
之仍 命侯鸞伯溫南征十九年鸞至廣東挾
璽書責征鸞將軍安遠侯柳珣戎服行屬將禮
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上書自列 詔勒鸞歸以
珣代之本年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
廣狼土官軍十五萬拜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
會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哨烏雷山等

處水兵為海哨及議雲南所集漢土兵於蓮花
灘為兩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
軍務侍郎蔡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
定馳檄安南吏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
罪止於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
郡縣優之擒登庸父子降者賞白銀二萬兩官
以顯秩其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順亦待以不
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乞
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 制許之會登庸子方

灜已死乃於十一月三日留其孫福海守國而自與從子文明大酋阮如桂等約四十餘人入關銜組繫頸詣所設　闕廷徒跣蒲伏驛上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內屬仍諭承正朔舊賜印章護守以候更定伯溫等乃諭之歸而上疏言狀下兵戶部議上　命降安南国為都統司以莫登庸為都統使秩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印信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

山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付登庸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廣西布政司歲給大統曆俾奉正朔三歲一貢乃加伯溫太子太保蔡經右都御史珣太子太傅胡輔太子太保參政翁萬達等進一官輔臣夏言仇鸞以決策公郭勛禮部嚴嵩以與議及仇鸞汪文盛兵部張瓚等賞賚有差

禦北虜○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北虜俺荅阿不孩等犯塞入掠畿甸以咸寧侯仇鸞為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主客兵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都御史楊守謙陞兵部右侍郎同提督內外諸軍討之尋以守謙不擊賊棄市大將軍鸞尾虜至白羊口遇東紅橋等處猝與虜遇潰走死傷千餘人　詔賞鸞及諸將金幣各有差仍進鸞太保總督京營戎政三十年議開馬市俺荅尋執叛人蕭芹等以獻加仇鸞兼太子太傅歲祿二百石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監馬市兵部侍郎史道轉尚

書各賞金幣八月鸞帥京邊兵馬二萬七千分布白羊等口十一月總督都御史何棟等獲奸細哈舟兒陳通事告於　廟社侯鸞加太傅兼太子太師歲祿一百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何棟陞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千戶總副等官陞賞有差兵部尚書趙錦史道俱加太子少保各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侍郎聶豹陞俸有差輔臣嚴嵩子世蕃進工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李本陞禮部尚書徐階加少保孫承恩

太子太保公朱希忠兼太子太師都督陸炳太子太保餘賞賚有差三十一年正月虜犯威遠城等處鸞自請行邊　詔不許三月鸞始出師至大同上言出鎮川堡行二百餘里伏兵起溝下前軍陣亡者二十人傷者二百十三人失馬二百匹鹵賊首五級獲達馬三十匹　詔賞鸞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諸將戴倫等三十六人各白金十兩鸞尋還師八月虜聚大衆邊外謀犯京師鸞當出師而病乃奪其大將　制

鉞兩印章其夕病死數日鸞虜事發　詔戮其屍分懸九邊妻子俱斬籍其家

討倭夷○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以倭寇犯浙江南直隸等處勢猖獗　命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直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一應兵馬錢糧悉聽便宜處分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揮文臣五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三十四年工部右侍郎趙文華條陳禦倭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禮部覆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右之遂　命文華往祭告幷督察軍機賊情文華至促瓦氏土兵出戰敗績尋以張經久無成績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剋期平賊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七

琅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功賞考中　節錄論除其餘是賞籍仍存別集

右賞格最重覆軍破城者至黃金千斤緣幣萬戶我　朝規制最為不浮今得而畧志之蓋自　宣　英二廟以後薄賞而重陞一時幣藏雖不至大空匱而所陞祿秩其為百年之費蓋不啻數十矣

成化三大功陞賞○建州夷之捷斬首九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寨牛馬千餘撫寧侯朱永進封保國公太監汪直歲米三十六石韋朗十二石右副都御史陳鉞為右都御史領兵右監丞監營都督同知馬儀僉事白全繼謙王諧白瑜都指揮同知崔勝周俊署都指揮使韓斌俱陞一級紀功御史楊徽為按察副使試僉事王璿齊經俱實授總餉郎中王宗彝為太僕少卿儹餉都指揮同知常凱署

都指揮使參議張盛副使魏秉加俸一級將上陞賞者五十人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威寧海子之捷擒幼男婦女百七十一斬首四百三十七獲旗纛十二馬一千八十五駝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七十六盔甲皮襖弓箭一萬有餘太監汪直加歲米四十八石太子大保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世襲鎮守太監韋正歲米十二石奉御孫勝韋敬總兵都督同知花瑾副總兵都督同知孫越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盧欽宣府副總兵都指揮同知江西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闞斌陞一級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周璽陞都指揮同知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孫洪轉左支正二品俸紀功給事中孫博為山西按察僉事督糧山西右參政李岳為左參政將士陞者二千九百八十六人賞者一萬七千九百二人○大同黑石崖之捷生擒虜賊十人斬首一百十三級獲馬七百三十九匹器械六千二百件監督太監汪直

歲米三百石總兵保國公朱永世襲總督[illegible]伯王越加太子太傅增祿四百石仍廕一子錦衣百戶　神鎗太監傅喜歲米十二石與鎮守太監韋正廕同越監丞孫勝陸閏奉御鄧玉各一級右參將都督僉事李俊署都督同知遊擊將軍署都督僉事馬俊實授左參將都指揮同知周璽都指揮使副總兵都指揮使江山署都督僉事紀功御史劉璧為按察副使督餉郎中孫忠為右參政贊運副使張文昭右參議傅允

各俸一級將士陞賞者一萬七千七百五十二人右建州威寧海黑石崖所謂三大邊功也皆汪直主之而朱永王越各居其二陳鉞居其一爵賞冗濫府庫空竭自直與越敗後邊事稍稍寧息矣

正德中寧夏之功獨仇鉞耳張永至加歲米四十八石賞白金五百兩綵幣五十表裏然誅劉瑾功亦可當也而後遂封兄富為泰安伯弟容為安定伯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加特進左柱國廕子兆蕃尚寶丞楊廷和加少傅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子恒中書舍人劉忠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仍各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四表裏梁儲以後至改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王敞太子少保廕子會錦衣衛百戶尚書白鉞劉機田景賢劉環俱加太子少保與敞及兵部侍郎陸完李浩各白金三十兩綵幣四表裏他侍郎副都通政大理俱二十兩三表裏司禮太監溫祥賴義谷清秦文范宣張欽祿歲

米各十二石賞同內閣廕弟姪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千戶有差已復推永例封太監谷大用兄大寬為高平伯馬永成姪山為平涼伯魏彬弟英為鎮安伯而義子朱德亦為永壽伯後永弟震復為右都督大用等難免同瑾亂政之誅東陽等內懷不能救正之愧而皆叨冒崇爵厚賞儼然[illegible]朝宁何也東陽等當力持持之不可則力辭然潔身差為彼善而計皆不及此一時之人品與時事皆可知也與永謀者楊一清入為

禮部尚書太子少保賞白金五十兩綵幣二表
裏及蔭一子錦衣千戶後改吏部加少保太子
太保則猶以前功云
山東河南賊平應加封擢者獨仇鉞彭澤陸完
而已鉞進封咸寧侯澤與陸完俱加太子少保
完為左都彭澤右都一子世襲錦衣百戶而太
監谷大用陸誾各歲祿二十四石一子錦衣千
戶大用弟大亮復進封永清伯誾弟永鎮平伯
兵部尚書何鑑加太子太保蔭敘如完澤侍郎

李浩石玠陞俸一級錄子入監以至內閣大學
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銀五十兩綵
幣四表裏蔭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辭改蔭文
職又辭東陽兼支尚書俸廷和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儲加少傅太子太傅謹身
殿大學士宏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與何
說也
討寧王賞格領軍內官將官并提督巡撫等官
督兵擒斬宸濠者俱封侯下手擒斬者陞五級

督管千總官陞三級把總官陞二級管隊官陞一級督
兵擒斬首惡主謀用事者一名陞一級武官陞
正一品文官至從一品止原係伯者五名以上
進封侯左都督五名以上進封伯不及數者每
一名本色俸一百二十石下手擒斬者每名為
首陞三級為從陞二級本管千總每名陞二級
把總每名陞一級管隊每名賞銀二十兩一名
以上加賞四名以上遞陞二級督兵擒斬從賊
一百名以上陞一級四百名以上陞二級隨伍

軍人擒斬三名陞一級六名陞二級而止二名
賞銀十兩陣亡者陞實授一級原無職役不願
陞者賞銀十五兩陣傷回營身故者陞署一級
願無職役不願陞者賞銀十兩前項俱世襲後
王守仁等擒獲寧王有　旨江西反賊勦平地
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裡即會官集
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
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伍文定陞右副都
御史蔭子孫世襲正千戶戴德孺陞三級邢珣

謝遷各升級伍希儒一級陳槐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謝源吏部陞用王守仁本當行取來京宴勞但　先帝山陵甫畢禮儀從省竊　敕差行人前去　慰諭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南京光祿寺辦宴內外守備并府部掌印侍宴

按此與前旂迥不同矣

自平寧藩之賞後惟遼東兩捷內閣大臣及總兵有至白金百兩者餘不能過八十兩幣亦無至十表裏蓋賞例之有節未有過於我　朝者

也

營繕功陞賞附

永樂十一年營建長陵功武義伯王通進封成山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侯爵散官勳號如故賞綵幣六表裏鈔四百錠掌金吾右衛事都指揮僉事許亨陞都指揮同知金吾右衛指揮僉事李旺陞指揮同知羽林前衛指揮同知吳剛陞指揮使亨賞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旺剛各賞綵幣三表裏鈔百六十錠營繕所正蔡信陞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不視司事賞綵幣三表裏鈔二百錠其營繕所正王寧等并督工官吏及軍民工匠賞各有差復論初卜吉之功陞知縣王佩州同知賞綵幣三表裏鈔二百錠陞給事中馬文素太常寺博士陰陽訓術曾從政陰陽人劉王淵皆欽天監漏刻博士食祿不視事五官靈臺郎吳永始以僧授官改僧錄司右闡教各賞綵幣二表裏鈔百六十錠[illegible]

正統六年三殿二宮成　賜太監阮安僧保各

金五十兩銀一百兩紵絲八表裏鈔一萬貫都督同知沈清陞脩武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少保工部尚書吳中陞少師尚書如故各　賜紵絲五表裏鈔五千貫太僕寺少卿馮春楊青俱陞工部左侍郎各　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所正工作人等各賞絹鈔有差

賜賚考 稍錄事例數條餘但賜物籍而已故删之

登極賜賚

即位之賜 高皇帝時無之自 文皇以
藩邸入紹大位始有賜然不過在京文武吏民
而已 仁宗登極爰布大賚徧及藩封最為
優渥自是後代稍裁省然府藏之積往往不勝
其費矣

武宗即位承運庫太監奏 大行皇帝喪葬用
度浩繁又今方將舉行徽號并大婚等禮須用

金五千餘兩給賞內外官員人等須用銀一百
八十萬兩有奇庫中所積不多宜預行區處下
戶部集議言戶刑二部都察院收貯贓罰等銀
贖罪銅錢并太倉銀總計不過銀一百五萬餘
兩即令給散在京軍官春季俸銀十萬餘兩遼
東宣府甘肅各邊年例及奏討銀又四十八萬
餘兩矣據支贓罰贖罪銀錢行令順天府收買
金千兩其寔見在銀則留備各邊糧草之用蓋
今壯方大旱虜勢猖獗不可不慮給賞之數宜
先支承運庫所有不足則於各衙門借補議上
詔更議處會給事中李貫御史李良減為有裁
減查覈之疏因言通因宣府等處傳報賊情數
日之間已用銀三十八萬餘兩財用匱乏莫今
為甚唯京庫及各邊官軍勞苦窘急須如舊給
賞此外一切禮儀賞賚宜如李貫等所言悉遵
遺詔減省且查成化二十三年則例重加裁定
親王則銀鈔相半在京官員如公侯駙馬伯儀
賓都督都指揮錦衣衛堂上見任并帶俸官及

文職各官各給鈔有差武職指揮以下則遞減
給銀其銀以戶部十五萬兩太倉二十萬兩及
內庫見收者兼用不足則取內府歷代舊錢
國朝通寶三萬二千萬文准銀二十萬兩以補
前數又不足則於天下歲報在冊錢糧酌量查
取三分之一歲為之上備用之金宜令四川產有
之處收買五千兩此後賞用則待各處解到折
糧銀及查解淮浙等運司各項鹽銀以漸給之
又先年所賞 皇親駙馬功臣內官寺觀莊田

將六萬餘頃每畝徵銀三分歲約得銀二十萬
兩宜遣官查解內庫以備給賞俟庫藏稍充仍
歸業主此皆因時權處以應目前之急而邊方
意外之需又有當慮者宜令承運庫會同司禮
監將老年所積金銀查盤見數仍會內閣計處
今後支用務守　祖宗成憲計算庫藏盈縮量
入為出加意樽節不經之費無名之賞并無益
工作不得妄支本庫每年終具數開奏聽戶部
戶科查考如御史李良議若仍以齋醮等項為

名浪費支用宜追究引誘之人從重問擬庶
國計可充　命再審議乃言　親王賞賜宜仍
舊典各項莊田子粒銀兩量借一年其南京內
外守備參贊及各處鎮巡分守兵備等官賞賚
在京公侯等官例俱給鈔　上曰賞賜照成化
二十三年則例銀兩以漸措置支給莊田已之
餘如所議

建儲賜賚

景泰三年　皇太子今　旨賞文武百官公侯伯
各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一品二品四十兩三
表裏三品三十兩二表裏四品二十兩二表裏
五品十五兩二表裏六品七品十兩一表裏八
品九品庶吉士五兩一表裏不係賞朝與各雜
職及僧道官二兩絹一疋將軍一兩監生并順
天府學生員絹一疋窜校勇士力士廚役各五
錢辦事官吏當該吏典人材知印承差樂舞生
軍民匠醫士樂人陰陽生養馬小廝坊廂里老
人等各布一疋各官軍在京操備者官各銀二

兩絹一疋旗軍五錢又賜各處內外守備總兵
贊撫等官太監袁誠等各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少監蒙泰等各十兩一表裏都督沐璘等各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方
瑛等三十兩二表裏都指揮陳達等十五兩一
表裏給事中劉清等一表裏時以易儲推恩非
例也

優賜親藩

天子即位而賜　親王公主歷朝皆有考○成

祖賜　周楚齊代諸王幷　靖江王各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千錠文綺四色色或十疋至四十疋（四色者曰紵絲曰錦曰紗曰羅此定規也）○仁宗賜　漢趙二王各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萬錠文綺四色色各百疋或二百疋良馬百匹胡椒蘇木各五千斤以同母弟故也賜　周慶寧代瀋唐魯晉蜀九王及　平陽王美圻晉庶人濟熺白金五百兩至千兩鈔六千錠至萬錠文綺四色色或六疋至二十疋胡椒蘇木各三千斤廐馬

二十疋　周王加黃金百兩其公主白金鈔綺有差○宣宗賜　諸王白金三百兩至五百兩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鈔二萬至三萬貫綺四色色或三疋至二十疋或外加㲲羅錦西洋布二色色各數疋公主亦有差○英宗賜　諸王白金二百至五百兩鈔萬貫至三萬貫綺四色色或三疋至二十疋公主亦有差○景帝賜　諸王白金二百至三百兩鈔萬貫綺四色色或五疋至十疋公主亦有差○憲宗賜　諸王白金二百至三百兩鈔萬貫至二萬貫綺四色色或三疋至十五疋公主無聞○孝宗　武宗賜　諸王大約視　憲宗略同○武宗以後史畧其數不可攷大抵　宣宗時數已薄於仁宗自是而後差次減削益懸絕矣攷之漢史惟呂太后崩遺詔賜諸王各千金其後人主加元服賜諸王黃金皆百斤而即位之賜不可攷也惟元自成宗即位大會諸王比世祖應賜黃金五十兩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

至三百五十兩鈔幣各有差武宗即位賜如之仁宗即位普賜諸王金凡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兩銀一百八十四萬九千五十兩鈔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九錠幣帛四十七萬二千四十八疋英宗即位普賜諸王金五千兩銀七十八萬兩鈔幣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四疋木棉九萬二千六百七十四斤衣八百九十五襲泰定帝即位普賜后妃諸王金三萬五千餘兩銀二百六十五萬兩錢鈔幣帛稱是其視我　朝不啻

數十倍矣
之國而賜者僅洪永二朝可攷○洪武時　楚
王楨之國武昌賜黃金千六百兩白金二萬兩
鈔二萬錠○永樂時　汝南王有爋之國雲南
鈔二萬錠海肥十萬索綿布五百疋　寧王權
之國南昌鈔二萬錠　周王橚之國大梁鈔萬
錠又以朝辭加二萬錠紵絲紗羅絹千餘疋馬
百匹　谷王橞之國長沙銀五百兩鈔三萬六
千錠紵絲紗羅絹二百餘疋馬二十四匹金鞍

二副　末年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賜金一百
兩白金五百兩鈔二萬錠綵幣九十表裏馬十
匹金鞍二副
來朝而賜者僅　成祖朝可攷○永樂元年
楚王楨鈔二萬五千錠綵幣二十表裏　代王
桂鈔七千錠　晋王濟熺鈔五千錠　永興王
尚烈鈔千八百錠　平陽王濟熿鈔八千錠
周世子有燉鈔二千錠　二年　周王橚鈔萬
錠又追賜羊百羣酒千瓶及外國貢物　九年

谷王橞白金千兩鈔五萬錠紵絲百疋衮龍袍
服三襲絹五百疋白兜羅錦十條 被也 西洋布
三十疋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胡椒蘇木
各千斤馬十匹羊百甕酒五百瓶椰子三百枚
火者百人　十四年　周王橚鈔二萬錠紵絲
五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兜羅錦五十二條
火者二十八人馬百匹　楚王楨鈔三萬錠紵
絲三百疋紗羅各百疋絹千疋紅白兜羅錦五
十二條及紅撒哈剌獅子尾等物胡椒千斤椰

子千箇馬百匹鞍一副　蜀王椿銀三千兩鈔
六萬錠米萬石紵絲五百疋紗羅各二百五十
疋絹千疋兜羅錦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
千斤馬一百五匹鞍二副火者百人　肅王楧
紵絲五十疋紗羅各三十疋絹三百疋　末年
漢府世子瞻坦織金紵絲羅紗衣各三襲文幣
二十表裏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馬十匹　臨
淄王瞻域昌樂王瞻埠淄川王瞻埈俱織金紵
絲羅紗衣各二襲文幣十六表裏黃金八十兩

白金四百兩馬八匹　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
儀贊偕各鈔二十萬貫是時鈔已賤故也○高成之世
諸王來朝歲無虛月不聞以煩費疑禍為嫌自
仁廟辭周王以下入臨而　宣廟後遂絕矣
惟正統中襄郢兩朝天順中　太皇太后疾
亟召諸王甫　命下而　駕崩竟罷之
王生旦而賜者僅　成祖於　周肅二王可
攷○永樂二年賜　周王橚布五十疋氁絲將
樂布各百疋日本扇二百握　四年又賜金衣

龍紗三疋織金鸞鳳鞠衣材二疋素貼花紗十
三疋高麗布二十疋氁絲布十疋又紵絲紗羅
各二十疋綵絹四十疋鈔萬錠馬十匹及羅帕
金扇等物　九年　肅王模來朝是日適模生
旦賜綵幣十表裏羊五十羫酒百餅仍　命光
祿供膳羞
有功而賜者僅洪永可攷○洪武二十年賜
楚王楨秦馬二十匹黃牛二千頭犛牛一千頭
羊九千隻并陝西草場一處以征雲南阿魯禿

等處功也賜　晉王棡及　燕王諱各鈔一百
萬錠以征迤北功也○永樂元年賜　谷王橞
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槍大劍金三百兩銀三
千兩綵幣三百疋鈔三萬錠馬四匹金籠鞍轡
二副歲加祿米三千石以金川門功也　十四
年賜　蜀王椿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
錠玉帶一金織衮龍紵絲紗羅衣九襲又紵絲
綾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綵絹千疋兜羅錦
十條高麗布百疋米千石胡椒千斤馬十匹金

鞍二副以發谷府反謀也　二十二年賜
王高燧白金三千兩鈔三萬貫綵幣二百表裏
馬十匹以護送山陵勞也
特恩而賜者僅　成祖時可攷○永樂元年
賜　周王橚鈔八萬錠　齊王榑鈔二萬錠
四年後賜　周王鈔又六萬錠　楚王楨鈔二
萬錠　蜀王椿珍珠一百九十二兩白金一千
五百兩鈔二萬錠　谷王橞紗羅絹布各五十
疋鈔二萬錠　慶王㮵紗羅絹布各三十疋鈔

三萬錠　慶成王濟炫織金衮龍紵絲袍服十
八表裏各色紵絲一百表裏撒哈剌二疋兜羅
錦被十條金廂椰盞一鈔五萬錠　末年賜
寧王權黃金百兩白金三百兩錦十疋綵段二
十表裏紗羅各十疋　周王橚無黃金白金綵
幣全鈔二萬貫　晉王濟熺白金百兩綵幣六
十表裏鈔十萬貫火者六十人什器香藥（咸備）
其特恩賜公主可考者僅　成祖於寧國
大長公主極為優隆（高皇第二女也下嫁梅殷第一女已夭）〇永

樂元年賀　公主生辰銀四錠（每錠五十兩）綵段十
表裏鈔四百錠羊二十羫酒百瓶果四盒　二
年賜特製鳳冠一頂　八年賜花銀六百兩米
五百石鈔六萬貫紵絲五十疋（暗花二十六疋素二十四疋）
綵絹二百疋羊百羫酒五百瓶米三萬斤炭萬
斤閹者十名　十二年賜鈔二萬貫米三百石
紗羅各十表裏高麗布五疋毯絲布五疋臘猪
羊各色食物無算又賜金銅佛像二尊金廂佛
骨一塊金廂紫檀木數珠一串金鋼杵紅字輪
金字輪金廂索金纍絲紅刻香盒等物　十三
年賜鈔五萬貫兜羅錦十林海外番盌十堝計
三十斤　十四年賜銀二十錠鈔五萬貫綵段
綵絹各三十疋黃鼠一千箇酥油一百斤及榛
棗栗桃等食物　二十年賜大吉祥紗輪十一
箇（紅漆一黑漆十）　二十二年賜銀五百兩鈔三萬貫
紵絲二十疋錦六疋紗羅各十疋（國初鈔每貫值白金一兩五貫為一錠百錠為五百兩）

優賜勳衛大臣

洪熙初　賜太師英國公張輔羊四百牽酒六
百餅米二百石逾月復賜羊二百牽酒四百餅

優賜大臣

景泰三年　賜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各
白金一百兩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一寧戶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蕭鎡翰林院學士商輅各白
金五十兩尋各賜黃金五十兩

自正德寧夏平內閣大臣賞白金至百兩前後絕響矣嘉靖隆禮元輔若夏嚴亦未有登此數者　今上之賜江陵公居正則不一而足其可攷者辭即位首殿之加賜白金一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四表裏○以造居第賜白金一千兩○考六年滿正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鈔五千貫茶飯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又加賜白金一百兩斗牛蟒衣各一襲○遼東捷賜

白金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又特賜坐蟒一襲銀錢五十兩○考九年滿正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內大紅胸背麒麟一羊三隻茶飯五卓酒三十瓶鈔五千貫加賜白金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一百石○奏廣東捷賜白金一百兩蟒衣一襲綵段四表裏○聞父喪　上及　仁聖　慈聖二宮各賜白金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辭歲祿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二百枝柴二十擔炭三十包○太后還宮付託賜坐蟒蟒衣各一襲綵段八表裏白金二百兩○上婚禮成賜白金一百兩紵絲六表裏○告歸省葬　上及　慈聖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　仁聖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六表裏○還朝入謁三宮各賜白金五百兩綵幣八表裏○服滿入見上及　慈聖各賜白金三百兩金壺一把金臺

盞一副○十五年考滿賜白金三百兩坐蟒一襲綵段十二表裏羊十隻酒六十瓶茶飯五卓鈔一萬貫

優賜致仕臣僚

洪武中　賜光祿寺卿徐興祖白金一百兩鈔一百錠○永樂賜太醫院使戴元禮白金五十兩鈔一百錠綵幣四表裏二臣皆庶寮得此尤為異也

仁廟初　太子太師致仕郭資白金百兩鈔

[illegible]百錠綵幣八表裏自是以後雖內閣輔臣遭
者不過白金五十兩四表裏而已若　高皇
帝念致仕秦府長史文原吉勞特賜　敕獎勵
賞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尤前後
所無

優賜丁憂大臣

洪武中　上以布政使魏鑑臧哲徐中知府李
亨居官勤慎即喪所賜鑑哲米六十石鈔二十
五錠中亨米五十石鈔二十錠諭以服滿來朝

分理庶務

仁廟　賜夏尚書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
一百斤

憲廟　賜劉閣學吉綵幣四表裏銀五十兩米
十石鈔十塊羊四羫酒十瓶

今上及　仁聖　慈聖二宮賜張少師居正白
金一千五百兩紵絲三十表裏新鈔三萬貫白
米六十石香油六百斤檀香六十斤燭三百對
麻布一百五十疋奔喪　上及　慈聖各賜白
金五百兩綵幣六表裏　仁聖白金三百兩綵
幣六表裏蓋曠古無前之典也

優賜大臣父母妻子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
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
仍賜　敕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妬勤勞啓家
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
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
挈家避難皈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

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於大廷今也
功成名遂携長幼而歸故鄉嗚呼昔爾夫婦鬒
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
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
領之

永樂八年遣行人余昊　敕涼州都督吳允誠
妻曰比韃寇以兵脅爾為叛爾夫及千從朕征
討而爾能守節勵志與子管者謀執叛者戮之
以婦人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脫患朕

甚嘉焉今賜爾綵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千貫
羊百羫用示褒嘉陞其子管者為指揮僉事共
所部都指揮保住等各賜綵幣八表裏米八十
石　十四年以觀燈　賜户部尚書夏原吉母
鈔二百錠
萬曆二年諭大學士張居正　朕聞先生父母
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　朕心嘉悦特賜大
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綵衣
紗六疋乃奉　聖母恩賜咸欽承著家僮往

齋之外銀錢二十兩是先生的　六年　上
大學士居正母金嵌寶石頭面一副銀八寶一
百兩青紅蟒衣四疋裏絹四疋甜食盒二副
仁聖皇太后金頭面一副紵絲六表裏食盒八
副　慈聖皇太后金嵌寶石頭面一副珎珠
環一雙青紅蟒衣二套銀八寶五十兩食盒八
副
賜勞侍駕
天順初　賜錦衣指揮袁彬居第白金三百兩
綵幣十三表裏以娶妻賜黄金三十兩銀二百
兩綵幣八表裏生子亦如之而金殺其一
賜勞迎駕
正德辛巳以迎駕安陸賞太監谷大用韋霦張
錦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
禮部尚書毛澄各白金一千兩綵幣二十表裏
奬賜外臣稱職
洪武元年　賜徐州衆政陸聚白金三百兩綵
幣三十四疋酒三尊部曲文綺銀椀各二百〇

八年　賜浙江按察僉事解敏白金一百兩文
綺二千疋
恤賜戰殁將士
洪武元年給陣亡將士四百十五人百户鎮撫
人給米二十石麻布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錢
一千二百麻布二疋又指揮孫請家米三十石
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及帛各十疋千
百户楊貴俞清嚴整家米二十石布各十五疋
鈔各百錠又千户王仲家鈔一百六十錠百户

鄭檀家鈔一百四十錠龍虎衛指揮弟胡誠弟
文綺帛各二十疋鈔二十錠千户俞賢家米二
十石布二十疋又綺帛三十二疋○又征南死
事家屬指揮米三十石麻布十五疋鈔五錠千
户米二十五石麻布一十二疋鈔四錠百户米
二十石布十疋鈔三錠
永樂中征安南死事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
疋二品米五十石麻布五十疋三品四品米四
十石麻布四十疋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
十疋

隆賜番僧

永樂三年迎　帝師哈立麻於西番至四年十
二月至　京賜宴華蓋殿盖用親王禮迎　賜
黄金百两白金一千两鈔二萬貫綵幣四十五
表裏及法器裀褥鞍馬香果米茶等物幷　賜
其徒衆白金綵幣器物有差明年正月　賜哈
立麻牙杖二金爪骨朶二幡幢二十四對香盒
二拂子二手爐三對紅紗燈籠二魫燈二傘二
銀交椅一銀脚踏一銀水罐一銀盆一誕馬四
鞍籠二銀杌一青圓扇一紅圓扇一帳房一紅
紵拜褥一尋　命哈立麻於靈谷寺建大齋為
高皇帝后資福事竣　賜黄金百两白金千两
鈔二千錠綵幣百二十表裏馬九匹灌頂大國
師哈思巴羅等各白金二百两鈔二百錠綵幣
十馬三匹餘徒衆　賜賚有差尋封哈立麻為
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
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
釋教　賜王印誥命金銀紗羅綵幣織金珠袈
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孛隆通瓦桑既三人皆
為大国師　親宴於華蓋殿又封国師宗巴斡
即南哥巴藏等為護法贊善闡化等王俱　賜
金印誥命銀紗錦綺衣有差又　命哈立麻於
山西五臺寺資度　仁孝皇后　賜白金一
千两綵綾羅絹布二百六十疋大國師等賞有
差五年十一月復　賜綵幣香果法器等物六
年四月辭歸仍　賜白金綵幣佛像遣中官護

選蓋猶用元故典也闡哈立麻頗善法事工呪
術其為　高皇后薦福報恩寺又為　文
皇后薦福五臺山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花獅子
瑞像之異以故　上尤信之　后宮國戚俱瞙
拜致敬檀施山積威儀文物極一時之盛
隆賜方士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　賜高士陶仲文綉蟒
錦囊金銀事件又　賜林隱玉印一顆黄金法
鉶一金銀水盂各一又　賜金帶一圍大紅金

紵絲紗羅孔雀衣三襲雲鶴紵絲紗羅衣六襲
進真人　賜大紅金綵膝襴飛魚紵絲紗羅衣
三件綵叚四表裏　十九年元旦　賜玉帶一
圍斗牛蟒龍衣各一襲凌虚子圖記二四月
賜宮扇金玉環獅蠻玉帶一紗蟒衣金鶴雲絹
四八月　賜大紅五綵織遍地金八仙雲鶴紵
絲紗羅五件金冠一貂皮八十張又　賜大紅
雲紵絲二宮袍四　御錠法酒　二十年二月
賜斗牛蟒衣等物銀盤五執又嵌寶金冠一頂

鞶匣三月賜玉帶一圍三色銀鍾銀飾　二十
四年　賜金嵌寶石冠一頂如意簪金廂玉寶
石法鉶珠穗鞘金嵌寶石水盂一洒綉紗衣一
二十五年　賜金絲寶石冠一如意簪一金嵌
寶石香水盂一道衣三大紅紗羅叚各一又
賜玉帶一圍大紅金綵雲鶴紵羅各一襲　二
十七年　賜玉帶一銀幣蟒服酒饌　二十八
年　賜銀葉百兩　二十九年　賜銀幣珎寶
繫絛金冠如意簪納紗法服一金玉玎璫嵌金

鉶金水盂銀數先後不可考然至乞休之際再
進　賜銀萬两其數之多見矣
賜旌小民
洪武中民王竹遺書誨其子平涼知縣瑱赦瑱
罪　賜白金百两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十斤
○軍人王二以隨征獲馬入官身故賞白金百
五十两鈔五十錠○民蔣公達王剛袁峻蘭秀
山盜各賞白金一百二十两○黄再文破長陽
盜賞白金一百五十两○軍章不花執叛偽右

丞燕海雅賞白金三百兩
永樂中小旗射三箭中者賞牛一羊一鈔百錠
銀椀二○鄉民謝定住孝行　賜鈔二百錠米
十石
賜賞發贓
洪武末河南按察僉事王平行部至孟津有司
歛財為賂平執其人以聞賜　敕奬勵又綺襲
衣被褥鈔百錠書吏半之
賜賞告密
弇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三一
洪武中太原衛軍林旺韓伍兒以發劉原利叛
陞百戶賞白金各三斤文綺十六疋○千戶張
豫以發詮成黨逆賞白金二百兩鈔四百錠衣
一襲良馬一金帶一圍後陞陝西都指揮賞白
金二百兩鈔二百錠綵段十表裏牛馬各六
永樂中總旗靖西京驢告叛陞百戶白金各五
十兩鈔百錠綵帶二表裏衣一襲○寧夏都指
揮韓成預言叛虜謀鈔二百錠羊十羫酒五十
瓶○梅殷盛庸俱建文舊臣之見嫌者然都督
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謀擠殷水以死至
磔於市籍其家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封永新
伯又發殷子順昌都督同知永貞　孝陵衛景
福旗手衛俱指揮發盛庸之罪者致仕百戶王
欽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指揮同知○發周王
逆謀者中護衛丁俺三為錦衣指揮僉事　賜
姓名趙誠○發都督梁銘罪者羽林前衛千戶
卜王賞鈔三千貫衣一襲及靴馬陞指揮同知
後梁銘復以功封伯○發孟指揮趙郎王瑜功
弇州史料　卷七　前集　三二
最大然僅陞指揮至末年始進瑜指揮同知
賜鈔千錠織金錦衣二襲白米五石○發王倫
妖言指揮僉事馮傑陞一級　賜鈔二百錠衣
一襲授遼東衛百戶　恩威之叵測如此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八

瑯琊王世貞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京營兵將考

永樂八年北征始分步騎為五軍　命靖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為前哨

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領中軍與安伯徐亨都督馬瑛童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青領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馬聚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營圍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　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等領韃靼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二十一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領中軍武安

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與安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與安伯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二十二年北征柳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為成國公朱勇而前鋒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附焉既歸京師則為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　駕騎兵圍子

手管上直叉力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
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效義營管京衛軟效
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
司管執　大駕龍旗寶纛負　御寶及兵仗局
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　大
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　御
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
執　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
營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

侍　東宮宮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
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
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英公輔寧
陽侯武等俱為總兵官後英公寧陽謝兵事陽
武殺始以成公勇為大將景泰中土木變後兵
漸耗散選慄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
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
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
侯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

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
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
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
騎兵神機銃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
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惟撫寧伯最久自侯
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
來代正德中英國老成不能無朘削士而監軍
大璫張永谷大用陸誾等橫甚不制也前後所

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国
公朱暉俱有聲會　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
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　京師號威武營
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將軍而十二營
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勳為帥故太
監張永尚書李承勳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
所飭勵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
弛矣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掊克以鉅萬計中
外怨之劇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国公朱希忠伯

陳鏸代朱少等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総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　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既闔門兵少不足救睥睨於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　詔勑太監高忠等歸内希忠鏸聽辭任改京營総

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爲之兵部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叅將四員遊擊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叅將六員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雜而征戍曰轉弱爲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貿放嬰如故至肘腋之間廁以豺虎蓋人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其以大學士嵩言奪印綬遂憂死或云

伏誅未可知也金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黥其屍誅父母妻子矣而襄城侯李瑾代[illegible]江伯陳圭代圭故與時相有連視咸寧貪愈甚久之卒鎮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既　命下人人舉額也然寰僅自潔巳小剔宿蠹而已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内府有事則領　敕挂印而命將閫外事完則繳

敕納印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総兵一員統之各給　敕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総理之餘如貞吉言於是　命総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総兵官繼爵耻與正等伍稱疾以務爲言官所論褫以三將名位輕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総兵滋每月輪祭神旗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於

是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勳臣總督戎政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彰武伯楊炳用兵炳任職久得士心累加少傅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按叙永樂乃兵制之初也叙洪熙以後則皆洪之變也皆督理京營戎政

近年以来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 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 輦轂權貴

所卒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往往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糧者又一僧裘氊帽出操畢還復應付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强得乎

太祖破陳友諒師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至十萬乃出戰盡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又 太宗於淇國公十萬騎乃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

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文襄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日耗於攻戰而疲散於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此言國家兵力

市馬考節錄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為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四夷市馬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為幣自是馬漸充實矣其互市之詳會典與志皆不載故記之

洪武七年　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以文綺百疋紗羅各五十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鐵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

弇州史料　卷六八　前集　七

九年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監察御史闞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於蠻境轉市以售於官官雖償其直而道途往來甚費民以為患　上聞之曰民為國本馬資國用柰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乎　命厚給其直○十六年　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為常賦庶使其尊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諸處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　詔以鈔賞之○請州民王思聰李朶兒進馬各一　賜衣一襲鈔二百錠○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二十年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不聽　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令彼言

弇州史料　卷八　前集　廿

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為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其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驚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報其王知之　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　勅償其直既而耽羅國亦以馬來貢　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癸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illegible]將[illegible]住等以為言　上乃令高家奴

等就熹之至是高麗因送所市馬遂以遼瀋派
民奈朶里不歹等户四十五口三百五十八来
歸○二十三年四川嚴州衛奏每歲長河西等
番商以馬於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衛經
黎州始達茶馬司茶馬司定價每堪中馬十匹
給茶一千八百斤令於碉門茶課司支給不唯
番商往復路遠實且給茶太多今宜量減馬價
移置茶馬司於嚴州將碉門茶課司所貯茶運
至於此馬至則驗馬之高下以茶給之 詔茶

馬司仍舊唯定其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
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番商不願者聽○
二十四年 詔於高麗市馬一萬匹八月權國
事王瑤遣判繕工寺楊天植等進所市馬一千
五百匹至遼東奏云今奉 綸音敢不竭力但
比年所產之馬軀幹短小懼無以副 命然欒
倭致遠負重耐寒小邦賴之敢先以獻其餘以
次奉進十一月權國事王瑤遣其臣金之鐸等
送互市馬二千五百至遼東 上命定遼衛指
揮僉事張豊送廣寧中護等衛牧養
永樂元年湖廣四川雲南廣西所隸宣慰使楊
昇等并西北諸夷各遣人貢馬 上以其至且
舊所定馬直薄 命禮部第馬之高下增給之
上馬每匹鈔千貫中馬八百貫下馬五百貫○
又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
貢馬 命賜鈔幣襲衣并償其馬直上馬每匹
鈔五十錠中馬四十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
鈔幣表裏一○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

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
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
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
西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朶顏三
衛各去城四十里○四年兀良哈等處告饑願
以馬易米 命所司議其直遂定上馬每匹米
十五石絹三疋次上馬米十二石絹二疋中馬
米十石絹二疋下馬米八石絹一疋駒米五石
布一疋○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

丑疋布廿疋一等布十八疋騎子布五疋○十
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上上馬一匹米五石
絹布各五疋上馬米四石絹布各四疋中馬米
三石絹布各三疋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匹駒
米一石布二疋
宣德元年兼兵部事行在工部尚書黃福奏近
大軍東征皆給馬匹民以馬赴太僕寺各衛官
兵理當赴官領馬乃輙於城外迎候馬至擇其
善者徑馳去民莫敢與爭今民来訴者計馬一

萬七千餘匹請令五軍管隊官挨究但非經太
僕寺關領者悉送法司問罪追馬還官 上曰
彼時官軍爭取馬者盖以師出甚急故耳姑勿
行五軍但揭榜曉示令自首還官不首許所管
官旗及同隊之人首告得實者追犯人鈔一千
貫充賞仍罪不首之人
正統十年增定邊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
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户
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鹽商以道路險

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真以為言故增之
景泰元年朝鮮國王李珦遣陪臣李含等貢馬
五百匹奏曰有勅以扯虜犯邊令備馬二三萬
赴 京臣念世蒙 列聖恩澤至深至厚敢不
盡心奉 詔但敝邦比因鄰寇構釁邊警不絕
戍守馬匹騎坐馱載踣斃耗損十居六七雖收
拾中外大小官員有馬之家未堪依數充辦臣
竊欲措辦五千疋以進倘有餘力可為安敢構
詞欺罔伏唯 聖慈垂憐 帝曰虜寇今稍息

王又措辦艱難馬已至者受之以銀三百兩紵
絲羅各三十疋絹一百疋償其直未至者止勿
貢仍 命致知等齎 勅并冕服冠服白金三
百兩紵絲三十疋羅三十疋絹四千四百三十
一疋棉布二千九百五十四疋歸 賜其王及
妃
嘉靖三十年 詔給西番諸族勘合先是二十
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
給茶其洮州衛列市等河州衛子剛巴等西寧

衛沓市等諸族大馬蕃給以金牌沖卜鸞罩等
一十七族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未受職事者
與之職名原授未襲者類奏承襲嗣後有新撫
之番亦許附入如例請給至是總督尚書王以
旂等亦以為言下兵部議部覆　國初制金牌
信符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侯令鉗制其黨納
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為北虜所據套
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散失漸復遷使
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齋符比號之事今番

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時脫給而再失失
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為
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為命不
得茶病且死矣嚴私販之禁則不撫自順雖不
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則在我無以繫
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今稱各番
告給寧以勘合與之每歲以是為驗使彼族屬
無統者易於號召而於文移則革去交易之名
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至於授職承襲必

勘合類奏而後許之則恩威兼濟諸夷可風矣
詔如擬
隆慶五年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
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
官市順義王俺答部馬千三百七十疋價萬五
百四十五兩私市馬贏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
百八十一兩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
黃台吉擺腰兀慎部馬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
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贏牛羊三千撫賞費五

百六十一兩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
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馬千九百
九十三匹價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贏
牛羊九千撫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八月初
四至十九日官市俺答多羅土蠻委兀慎部馬
二千九百四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
馬贏牛羊四千撫賞費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
入得　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　誥命賞銀
四十兩綵絲二表裏巡撫劉應箕陞俸二級楊

絑孟褱一級總兵馬芳趙岢副總兵麻錦實職
一級副使申佐朱裳叅議崔鏞等千户鮑崇德
等各陞賞有差又以本兵及該科有經畫建議
勞賞尚書楊傅侍郎谷中虛及郎中王緝給事
中章甫端銀幣緝仍俟　京堂缺推用端陞俸
一級

藩祿考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親王歲支
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
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
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
五十匹其段疋歲給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
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　親王減半
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每歲支
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

二百兩已封　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
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
絲紗羅絹冬夏布帛同公主未封例女未封者
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
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
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
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疋女已受封及已嫁者
歲支米一千石鈔四百貫段絹於所在　親王國帶
造○皇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候出　閤歲支

縣郡主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女總封女同樹
是時親藩既少而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
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
秦晉楚蜀慶魯寧瀋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
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各一萬石　代王六
千石　唐王五千石　遼韓伊王三千石　岷
王千五百石　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
宗支蕃衍為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
岷府之千五百石肅府之一千石反不如他府

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岷府之郡王五百
石更不若本府之鎮國尚有一千其他如代府
之六千唐府之五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
或係轉餉之難或係暫作行糧俱不可曉也又
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　太宗母弟之故至
其子孫尚存萬三千則　秦晉二王獨非
太宗之母兄乎
會典載宗藩每歲支撥之數云○親王唐制歲
該穀每年不百石絹四疋八百疋綿四百五十
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
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两
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
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
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两今定米二千
石○鎮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
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
祿今定米一千石○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
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百石○奉國將軍唐

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今定米六百石
○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頃今
定米四百石○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二百石
田八頃今定米三百石○奉國中尉唐制歲該
米一百石今定米二百石○公主及駙馬食祿
米二千石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
儀賓食祿米六百石郡君及儀賓食祿米四百
石縣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君及儀賓食
祿米二百石　皇太子次嫡子併庶子既封郡

王之後必俟出閤每歲撥賜與親王諸
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每歲撥　賜與　親
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
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按會典所引唐宋制
為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公何鹵莽不學至此
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郡公正
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閤之類視之耳非
為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封邑當武德時
公卿大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

祿秩至貞觀而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
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
錢六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降一等後又改
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閤庶僕別給
令所謂　親王穀絹錢數何據也郡王視從一
品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
考之太宗為秦王功大至三萬戶齊王元吉亦
二萬而諸王少者千戶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
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戶太府卿韋嗣立奏食祿

之家用六十萬丁一丁絹二疋過於國家本數
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割貲高丁多者
為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戶不過三丁親王封止
千戶然則食千戶者大約可得絹六千疋或為
職官始有兼祿而幹力防閤視品秩為定耳然
食貨志又有親王公田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
地當是食祿而戶則調絹其郡王及郡王次子
以下郤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量材擢用今
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皇子節度領侍中

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
而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閤止領觀察而郡王支
久有轉至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為等也其下
明載領節度留後者歲錢千六百貫加絹五十
疋綾十疋春羅一疋冬綿百兩領觀察者錢千
貫絹三十疋綾羅同綿五十兩以下又有領防
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封亦
有國公郡侯郡伯之名又謂郡王之子即量材
授官抑何舛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為準而有

官則有祿宋制食邑眞食皆爲虛而以無官制
祿與本　朝之制異不可强而引也
仁宗洪熙元年謂户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
在者無幾諸兄弟惟　趙王居　京師餘皆守
藩於外朕旦夕在念盖　帝王之治莫先親親
况朕親嗣　大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增　諸王
歲祿於是　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
支本色　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　寧府
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　代府加

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瀋府加
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内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
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　遼
府加米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肅府
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　秦府原
祿一萬石内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
本色餘五千石折鈔　伊府加米一千七百石
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靖江王加米七百石

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　漢趙二府各加米二
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　晉王給
米三千石明年又　命户部給　韓王歲祿米
三千石内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　襄陵
王　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内五百石支本色
餘折鈔致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　趙
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世宗嘉靖九年禮部覆　豐林王疏議處宗室
事　上自爲書　賜諸王欲将　朝廷皇子皆

封郡王　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詔成未發
以示少傅張璁璁言　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
一旦裁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减
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悉依京
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有米鈔兼
支者亦量爲遞减以示撙節　上遂不果行嘉
靖末禮部議上　宗藩條例於是　秦晉周楚
蜀趙慶襄淮德崇歲祿萬石辭一千石　魯益
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　崇王萬三百石與

慶王[illegible]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
[illegible]尉皆有所減削矣

諡法考

余嘗有諡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序之所以標先王制諡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　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編考　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諡請　敕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於上而自擇之是以具釋義也洪武之尚爲異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傳

之諡終　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侍制王禕得諡文節矣文臣之有諡自禕始也其諡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　太宗世文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諡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勞於　國詛於　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諡廣然　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　予且夫　魯王愛子也

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曰荒曰愍而耆
之册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　宗室
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顏也則瑕弗掩
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貶矣
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死節也　公
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
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
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

淫也當　世廟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
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而後
牽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
子為市焉非　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
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
削勿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
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隱之而柰何為大臣修
怨賈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
遇大臣以謚請有　俞肯則翰林之司纂者為

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評之復議而上之
閣臣復裒而取　上裁凡文武二品而上及勳
親臣必謚公侯伯之蒞軍府加保傅必謚謚無
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庶寮有德行政術
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
也自　國初以至先臣勳臣若傅友德若徐輝
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
類武臣若劉王馬永王劾之類諫臣若楊瑄黃
鞏王思楊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

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
類追之以謚可也勳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
忠耿炳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
之類追之以謚謚而不盡蔽瑕可也又若于謙
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
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隱
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
也

謚例

親王用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與否取自　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　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

議謚

洪武初議謚俱本部奉　旨施行二十五年令本部行翰林院擬奏請　旨弘治四年令今後有乞　恩贈謚者本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槪比例濫請十五年奏准凡　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等官覈勘郡王病故行本府　親

王及承奉長史等官核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又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上請得　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績本部定為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為上行實頗可者為中行實無取者為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旨

附録謚法通紀序畧

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鞹飾漢藻且其人也冠屨之不卹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為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　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　親郡王而非謚終無勿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勿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謚終無勿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勿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勿謚也不亦斌斌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

凡若干卷而為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其謚籍存別集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九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科舉考序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閥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王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裳稍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

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與自朔漢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臚於其族類科舉之牓分為左右右蒐虜而左中國掾吏紛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

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由杖策皆朝起鎌耒夕登揃席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為諸儒生多未脫佔俾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楊士奇之擔簦劉中敷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疎蘗牙其間盖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更買奴亡不循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紈袴薦璽郎夕拜而不就乃至挨萬乘之臂而奪其鼎甲談之齚齒聞之扼腕蓋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

已弗竟也乃作科試考

附錄別集科舉考小引

國家初起右武其於文事亦不數數焉大要各以其途進然庚戌詔見　天子意在矣百餘年来日以益重非從此出者多見擯異途不輙當要津此豈一朝一夕哉作科試考

洪武初科舉條格○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五百名為率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不及數者從實充貢其中式可

南省四十名山東省四十名江西省四十名陝
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四十名江
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
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
一會試額取一百名○一高麗國安南占城等
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
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一仕宦已入流品及
曾於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其餘各
色人民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罷

閑人吏娼優之人竝不得應試
又定條格○三場畢後一日面試騎觀其馳驟
便捷試射觀其中數多寡試書觀其筆畫端楷
試律觀其講解詳審　詔曰今開設之初騎射
書律未能徧習今科免試以後兼全方許中選
又定殿試士出身○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
第三名正七品　賜進士及第二甲一十七名
正七品　賜進士出身三甲八十名正八品同
進士出身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若鄉舉士百二十
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鄉試兵部尚
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濂仍為序壽合諸省之
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是歲取中
俞友仁等廷試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俱及第
狀元授員外郎餘及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
縣丞會元亦授縣丞高麗生入試者三人唯金
濤登三甲第五授東昌府安丘縣丞餘皆不第
三人俱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厚給道里費

遣舟送之濤尋為其國相儒籍中者六十三人
六年諭中書省臣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
文詞若可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
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應朕非朕
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
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是
年遂詔天下舉人罷會試選河南解額內四名
張唯年二十七王輝年二十八李端年二十一
張翀年二十七山東解額內五名王璉年二十

三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十五皆拜翰林編脩又選國子監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鄒傑等拜給事中於文華堂肄業命太子賛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塲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

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减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塲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塲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减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塲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隷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閒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明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

人會試禮部官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官在內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司官二人供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皆擇居官之清愼者充之巡綽監門搜檢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督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凡供用筆札飲食之屬皆官給之舉人試卷自備每場草卷正卷各用紙十二幅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經

書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會試殿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場每人用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冒至晚納卷未畢者給燭三枝文字迴避　御名廟諱及不許自叙門地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謄錄者用硃考試官用墨以防欺僞其會試中式者三月朔日赴殿試

是秋九月應天府奏中式者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按雙槐歲抄云內多國子生　上悅命

有司出榜原籍旌之

十八年乙丑會試及廷試　賜一甲進士丁顯練子寧黃子澄俱修撰二甲進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承敕郎陳廣為中書舍人三甲危瓛為衛府紀善李鳴岡為潭府奉祠正楊靖為吏科庶吉士黃耕為承敕郎蹇瑢等為中書舍人鄒仲實為國子助教其諸進士觀政翰林院承勅監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庶吉士六部俱稱進士

是歲沈溍楊靖咸受　上知不兩歲至兵刑部尚書而皆不克終蹇瑢改名義授中書舍人滿九載溍靖死後始進官而為吏部尚書者三十四年俞憲登科攷名姓次序俱以會試錄為準然不載楊靖蹇瑢其脫略可知矣

二十一年戊辰殿試第一人任亨泰　命有司於襄陽建狀元坊以旌之亨泰甚被　上寵任毋　召議手書襄陽任而不名後自禮書謫御史不知所終第二人卓敬第三人盧原質原質

方孝孺之姑子也十年而為太常少卿題名記敬原質以死難磨去不存

二十七年甲戌取中彭德等廷試　賜張信及第信定海人為侍讀後坐以教　韓王寫杜詩含譏刺及策稿削　御製二語得罪後坐考試事誅彭亦坐事除名

三十年丁丑會試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為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　賜閩縣陳䢿為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

謫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　上怒　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讀戴彛右賛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黄章紀善周衡蕭揖及郟昌隆謫人各閱十卷或言劉白囑信等以陋卷進呈　上益怒　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焦勝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授第一名韓克忠為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為編脩第三名焦勝為

行人司副進士陳性善為行人陳誠為檢討考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戍郟謫安置戍虜唯赦載彛尹昌隆郟謫取回為司賓司儀署丞復殺之宋琮拜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建文三年庚辰命會試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巽志為考試官取中吳溥等及廷試王良策第一以貌不及胡廣又廣策多斥親藩遂擢廣第一改名靖良為第二是歲得人最盛如胡及二楊胡濙俱登顯要為時名臣而良能徇節尤可重也

命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事者給俸三年入禮部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旅進士出身資格遞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稱職平常不稱職黜陟否仍署職減俸十之五乙榜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

永樂二年甲申會試　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讀黄淮為考試官取禮樂制度為問欲以求博洽

之士唯曾棨卷記獨詳　上喜　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第二第三人周述周孟簡從昆季也亦皆有　御批褒許之辭至謂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授脩撰編修等官仍於二甲擇文學優長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湯流等十人俱改翰林庶吉士進學　賜棨與述孟簡羅衣各一襲五月擢庶吉士杜欽王惟正鄭慶為户科給事中周王羅亨信張伺為

工科給事中又 命翰林院試下第舉人張欽
等六十二人 召見皆 賜冠帶 命於國子
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以立志謂爾等學已有
根但更百尺竿頭進步爾後科第一甲人有不
在爾曹者乎至次年正月復 命學士縉等厯
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
王訓柴廣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惟哲袁天
祿吳紳楊勉及棨等二十八人於文淵閣肄業
時人謂之二十八宿進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

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 命增入之司禮監
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
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止是歲人知選二十
八人不知初為六十一人也
是科自曾棨等三名外得留者僅王英王直二
人而至入座者亦僅二王及周忱耳陳敬宗李
時勉皆已授官而復入者
十二年甲午北京行部請鄉試始 命翰林院
侍讀曾棨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
主之應天則 皇太子命司經局洗馬兼翰林
編脩楊溥編修周述主之此兩京 命主試之
始也
十三年乙未始 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 命
翰林院修撰梁潛王洪為考試官初拆卷得第
一名曰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
文秸既又以秸字難識定洪英為第一第五名
王翺者塩山人也 上喜得畿輔士以布衣召
見 賜酒食既 廷試復試陳循及李貞陳景

著及第景著時年十八
二十二年甲辰 廷試 賜邢寬梁湮孫日恭
及第初 上取曰恭第一嫌其字近暴曰孫暴
不如邢寬遂擢寘第一仍用朱書塡黃榜一時
稱異事云
宣德七年九月順天府尹李庸檢舉科場詐冒
事御史楊懷給事中虞祥等劾奏庸及監試等
官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 顧
侍臣曰舉賢 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

可知已御史給事中所刻本不可宥但念斯事
因庸覺察不然奸弊不克覈矣
宣德八年癸丑致仕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黄淮以謝　恩至　京命與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為考試官取中劉哲
等　廷試　賜曹鼐趙恢鍾復及第先鼐舉貢
士為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劾改太和典史
以解糧至　京請與試許之中第二人廷試復
第一人十年之內入閣輔政矣

上復命内閣禮部選進士及乙榜筆少質美者
得進士尹昌黄瓚趙智陳雲傅綱黄回六人為
庶吉士乙榜龍文章謹李滄梁琛黄平陳韶田
鈞李蒲王鑑朱奎袁和林同崇同恩張承翰陳
康龔理相佐黄興李森王佐鄭觀胡如賜趙彖
游榮祖二十四人送國子監庶吉士令王直教
習　賜居第給酒饌燈油鈔龍文等　賜冠帶
給訓導俸以待下科會試翰林院三月一考其
文至十一月復選進士徐珵賴世隆吴節李紹
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瑄
為庶吉士亦　命王直教之
正統元年丙辰會試是歳　詔增鄉試會試取
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
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無
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
以為維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
請量寛解額　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
才無滯於是行在禮部議增會試為百五十人

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其應天浙江等處各
増舊額有差　上定順應天淵百人浙江福建
皆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十人
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陜西山
西皆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
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順天府尹姜濤奏本府八月鄉試例取舉人八
十名近者浙江等布政司并應天府舉人俱視
常例有增順天府仍舊然本府與應天俱有監

生弁各處儒士吏典應試乞准應天府例增三
十名從之
三年戊午鄉試是歲順天初試之夕場屋火旋
滅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請更試欲請修
場屋以終後兩試主考學士魯鶴齡曰必更試
然後可以滌弊而不枉士子有司具二說以進
詔更試日
七年壬戌會試是歲同考則有永新知縣陳員
韜京衛武學教授紀振俱進士岐陽教諭彭學

中式十二名 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
刑部吏一百二十一名鄭溫公陵驛丞
十年乙丑會試是歲同考一教授二教諭又水
東日記云是科會試登科錄天字皆稱萬字今
考部本不然以為葉傳聞之誤葉是科進士豈
有誤理或本部翻刻未可知也 廷試讀卷有
兵部尚書徐晞戶部侍郎掌光祿寺柰亨俱吏
員也
十三年戊辰會試是年同考二教諭一訓導辦
事官舒庭模中一百二十五名
是歲登科錄李燾書父永昌司禮監太監
廷試唱名日呼第一名彭時不見 上候之良
久始至特釋之明年八月時以修撰入內閣預
機務
是年讀卷戶部右侍郎無學士陳循列於戶部
左侍郎柰亨後又讀卷官太常少卿程南乃習
書字人右都御史掌鴻臚寺楊善亦守城生員
也

景泰二年辛未會試是年讀卷工部尚書學士
高穀以內閣列本部尚書石璞後閣體猶未重
也
先是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今年會試禮部奏
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詞質
實江南之人文詞豐贍故試官取南人恒多北
人恒少洪武三十年 太祖高皇帝怒所取
之偏選北人韓克忠等六十一人 賜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 仁宗皇帝又 命

大臣楊士竒等定議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
十四今禮部妄奏變更意欲専以文詞多取南
人乞　勅多官會議今後取士之額雖不可拘
而南北之分則不可改刑部侍郎羅綺亦以為
言事下禮部以為頃者　詔書科舉自景泰元
年為始一遵永樂年間例行本部查得永樂二
十年間凡八開科所取進士皆不分南北已經
奏允今侃稱禮部變更意專以文詞多取南人
失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

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
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曾思孟皆非南人
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翺王文
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
無其人況本部止遵　詔書行即不曾奏請多
取南人少取北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　勅翰林
院定議　命遵詔書行侃等所言不允
是歲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二尚書同考侍講劉
儼秩尊於林文又有廣東叅政羅崇本教授訓

導各一
廷試王越卷為風飛去　上復給卷足成之或
云墮於朝鮮次歲送還　上喜擢越御史
四年癸酉鄉試禮部祠祭司主事周騤奏議科
取士當遵　國法禁例洪武以来舊例曾由科
目出身未入流品官生員簽充吏罷閑官吏臨
生生員娼優隸卒刑喪過犯之人不許入試其
生員軍生儒士及未入流品官農吏承差軍餘
人等若無錢糧等項粘帶者聽從入試如有不

實照例論罪已中式者黜退不錄未中式者然
与不許入試今順天府景泰四年鄉試取中舉
人尹試汪諧陳益龔滙王顯李隨李森錢瑜俱
係冒籍人數於例不該入試以此之徒欲求事
君而先欺　君今日苟圖如此他日居官可知
乞明正其罪以警將来　命錦衣衛俱執送刑
部問未發露者許出首逮問同學知而不首者
同罪今後科場知貢舉監試提調等官務在防
範嚴切不許容情冒名換卷截卷傳遞文字并

說話作弊監門搜檢巡綽監試官軍敢有如前
容隱不舉作弊者俱治以重罪其外執事官臨
期於吏部聽選文舉出身者充之
五年甲戌會試禮部尚書胡淡言翰林院及春
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作同考京官由科第有
學行者宜無職以充勿再用教官著為令許之
是歲高學士才閣三科已作正考而同考則中
允楊鼎贊善錢溥皆已未也登科錄牛輪書叔
玉司禮監左監丞
弇州史料　卷乙　前集　十七
七年丙子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劉儼左
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黃諫主順天試內
閣大學士陳循王文等言考中譯字官劉淳送
試不中為失舊制　詔儼等回話宥之王文陳
循又言循子瑛文子倫不中式為考官忽畧之
故又出題偏駁犯　宣宗御諱　詔禮部同
大學士高穀等覆驗取中舉人徐泰等文卷有
優於倫瑛者有相等者有不及者又第六名林
挻珠卷無批語奏上有　旨劉儼等考試不精
罪不容逃但無私弊俱宥之林挺并該房考官
俱下錦衣衛獄鞫問情實以　聞王倫陳瑛明
年俱准會試六科論該循文罪當誅斥有　旨
覽爾等所奏誠為有理但陳循王文輔導有年
國之元老豈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加之罪姑貸
之少保高穀乞致仕　詔卿持正之心嫌疑之
情朕已具悉但館閣之職正當用賢不允所請
今後尚加秉忠直以全名節蓋穀面斥循文之
私而奏全儼等不自安乃有此奏也
弇州史料　卷九　前集　三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同考則尚寶少卿錢溥司
丞李泰翰林典籍徐秘處官制初變也是科最
號嚴整然外人有以俚語戲者所謂薛瑄性理
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
祭如何有太王皆指摘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
姪獨軒昂蓋指石亨從子後也後坐亨敗除名
及以怨謗剮於市
廷試讀卷官凡三伯武功掌內閣靖遠掌兵部
興濟掌鴻臚

三年己卯　命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倪謙主順
天試謙有門生不中式為所訐陷謫戍
四年庚辰會試是科閻禹鈞以國子監學正同
考有下第舉人訴學士呂原等狥私顛倒　上
試之皆不稱囊三木禮部前以狥
七年癸未會試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主
試官俱越墻免　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出身
改試期以八月
成化二年丙戌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

弇州史料 ■ 卷九　前集　十二

詔以中式商良臣閣臣輅子也程敏政[illegible]
廷試　賜羅倫程敏政陸簡及第
羅倫以上疏論閣臣李賢不奔喪久之章懋莊
昶黃仲昭以諫元宵燈火俱得罪外謫時號翰
林四諫
八年壬辰　廷試　賜吳寬第一寬有時名久
不第嘗投詩李編修東陽李薦於同列以為其
人必狀元也
十一年乙未　廷賜謝遷劉戩王鏊及第或曰
鏊以鄉會元有盛名對策復當第一閣老商公
抑之置第三
十四年戊戌廷試　賜曾彥等及第或云閣老
萬安得彥策擊節歎賞久之一日唱名過視之矣
而傾長也擢第一陛傳彥老而多髭且短萬意
憫然退再取策閱之平平耳
是歲庶吉士張潔年十七楊廷和年十九
二十二年丙午鄉試是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
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

弇州史料 ■ 卷九　前集　十三

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從之
二十三年丁未會試是歲試錄序稱宣德丁未
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
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為中數是年以言者
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弘治十二年己未會試是歲給事中華昶林廷
玉論程敏政鬻題先是敏政問策秘人罕知者
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日窺得之為其同年
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疏人也見則

矜直得上第為景及廷玉所論併敏政下獄拷
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寅曾以一金
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
俱充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為之也
正德三年戊辰　命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王鏊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梁
儲為考試官取中邵銳等　廷試賜吕柟景暘
戴大賓及第時焦芳子黄中二甲第一劉宇子
仁第四皆逆瑾之黨也因刻黄中及三甲第一

人胡瓚宗策俱授翰林院檢討改仁及邵銳黄
芳為庶吉士踰月超擢黄中仁及邵銳黄芳為
編修黄中再進侍講而焦芳為題名記盛稱所
改之制為當後瑾誅黄中仁為民銳芳纘宗俱
坐貶
或傳會試鎖院後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
欲登第主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先生輩恐
奪賢者路耶即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
六年辛未是歲狀元慎新都公子也或曰新都
以子預試請迴避不允而首相長沙公密以
制策題示慎所對獨詳遂首冠給事御史復論
學士靳貴家人鬻題通賄不報
九年甲戌　廷試賜唐皐蔡昂黄初及第初貴
溪人也朱寧悪大學士費宏譖於　上論其私
鄉人罷官
嘉靖五年丙戌會試先是舉人廷試納卷之日
彌封官以會試首列數卷潛送　内閣以備一
甲選或　内閣密覘狀頭儀貌及平日有聲者

閲卷官出自東閣歸宿私第是歲禮部尚書席
書疏其弊乞彌封官不得預送讀卷官退朝直
宿禮部　詔曰可著為令
是科改進士袁袠陸粲趙時春林雲同金璐張
鏊連鑛詹瀠華察屠應竣毛渠王宣王嘉賓鄺
汴郭秉聰張渠余裴江以瀾楊恂李元陵王格
張鐸等俱為庶吉士明年十月　詔以庶吉士
為部屬科道等官而陸居首僅得給事中其次
部屬又次御史其江以瀾楊恂為評事李元陽

以下為知縣蓋大學士張璁等意也

七年戊子　命左春坊左庶子兼脩撰方鵬右春坊右庶子兼修撰韓邦奇主順天試命司經局洗馬張潮主應天試御史周易言錄文裁改聖經且失體邦奇降南京太僕寺丞鵬奪俸四月是歲諸省鄉試用科部等官二人主試

八年己丑　命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孚敬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學士霍韜為考試官皆大禮貴人也張亟登進士八年

耳初變文格以簡勁為主其程式文僅三百言云

取中唐順之等　廷試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以洪先文德名及唐順之陳束任瀚六卷進　覽　上一一品題首卷各　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探本之論於名曰能守聖學以為與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東曰仁智之用著之君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曰勉吾敬一之為主忠哉六策以有　御批刻錄中

是歲大學士楊一清等考庶吉士以唐順之任瀚陳束三名為　上御批取首列而盧淮諸邦憲汪大受郭宗皋蔡雲程楊祐汪文淵王表曾汴王穀祥熊過安如山鄭大同李實孫光輝吳子孝次之居數日有　旨遞年以來每為大臣徇私選取市恩立黨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有才行卓異學問優正者吏部舉奏收之翰林以備擢用

十一年壬辰　廷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及第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爍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　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成拱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冐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徹可誦也取為第三既呈　覽　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

十有二第二名孔天胤以　王親例補外為湖
廣提學僉事
是歲改庶吉士已取錢亮許樾閔如霖衛元確
段承恩韓最邑永通呂光洵謝九儀劉光文黃
獻可劉士逵劉思唐閻樸胡守中錢鏄王梅雷
禮邊涔李大魁郭希賢矣　上閱卷見彌封宮
姓名疑有私遂報罷後復選呂懷范瑟黃應中
秦鳴夏王珩浦應騏游居敬趙汝濂李本趙維
垣何城而錢亮閔如霖衛元確劉思唐閻樸胡

守中王梅邊沆李大魁郭希賢仍留
十三年甲午　命翰林院侍讀學士廖道南翰
林院侍讀張袞主順天試以初場進題遲下禮
部条道南辭鹿鳴宴不許時吏部尚書汪鋐有
子不第上疏指摘場事以　太祖誅劉三吾
為言道南引劉儼事答之俱不問
十四年乙未　廷試　賜韓應龍孫陞吳山及
第先是大學士李時等取中十二卷進　覽
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甲卷十二來呈朕各覽

一週其上二卷說的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
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
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
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治於行其
下二都似讜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
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咼
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御批首三
卷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一甲第一名於孫陞
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為心

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是歲并李機趙貞吉郭朴敖銑任瀛沈宏駱文
盛尹臺康太和九人策皆刻之
是年四月內禮部請考庶吉士以故事聞　上
詔於文華殿大門外親出　御題考試大學士
李時會吏部尚書汪鋐禮部尚書夏言吏部左
侍郎顧鼎臣霍韜右侍郎張邦奇禮部左侍郎
黃綰右侍郎黃宗明選進士李璣趙貞吉敖銑
郭朴任瀛駱文盛尹臺康太和沈瀚歐陽瑜王

立道嵇世臣彭鳳鄭一統胡汝嘉林廷機髙時
黄廷用奚良輔姪集郭鎜沈良才陳東光王維
楨張緒李泰何維栢盧宗哲全元立趙繼本名
上奉　旨朕覽趙貞吉等八名盧宗哲等二十
二名可留卿還具題來行内列吏禮二部堂上
官及輔臣名不必部疏此盖朕　親試也可作
例又陞顧鼎臣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教
之後又益以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張邦奇
十六年丁酉鄉試初以南京進　呈試録考試

官批語失列名下部㕘看謂事属不敬考官提
調等官皆當提問議上　上謂考官既失塡名
策題又以　國家祀戎大事為問所對語多譏
訕諭德汪汝璧洗馬歐陽衢令錦衣衛官逮治
提調府尹孫懋府丞楊麒監試御史何鋐沈應
陽南京法司究問考官李正許文魁等所在巡
按御史逮問所取生儒不許會試後謫汝鋅為
廣東市舶副提舉衢為南雄府通判
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試録字如　聖諱

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擡頭及稱陳白沙倫遷
岡之號有失　君前臣名之義且録中文體大
壞詞義尤為荒謬宜治罪得　旨學正王本才
等布政陸杰等按察司蔣淦等俱　命巡按官
逮問本才等奪其禮幣御史金光　命法司逮
問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為怪
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十七年戊戌　廷試是歲内閣初擬吴人陸師
道為狀元　御筆批作二甲第五取袁煒第一

文華宣讀已出復　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士
顧鼎臣入改作第三親擢茅瓚第一見陸彦章
深家書中
二十二年癸卯鄉試　上覧山東所進鄉試小
録　手批其第五問防邊禦虜策曰此策内含
譏訕禮部其叅看以聞於是尚書張璧等言今
歳虜未南侵皆　皇上廟謨詳盡　天威所懾
乃不歸功　君上而以醜虜饜飽為詞誠為可
惡考試官教授周鑛李弘教諭劉漢陶忱胡希

賢程國吳紹魯葉震胥胡僑率意為文叛經離
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糾正責亦
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叅政張臯監試官
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　上
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
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即首篇論語義
繼體之君不道葉經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并同
鑛等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差官校速繫至　京
治之尋逮經儒臯愷恩至　上以經狂悖不道

命廷杖八十為民乃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
於杖下及補儒等為宜君等縣典史尋貴州試
錄至亦以忤　旨御史　為民右叅政等各降
三級
初順天鄉試歲多冒籍中者慈谿人張汝濂易
名張和冒良鄉籍禮科給事中陳棐劾奏之因
歷陳京闈之弊其劾　謂國家求賢以科目為
重而近年以來情偽日滋敢於為巧以相欺工
於為奪以相弊其中奸宄之徒或居家之時禄

求作奸賍倫傷化詭籍為民兼之負累亡命變
易姓名不敢還鄉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衆多
解額有限窺見他方人數頗少遷奔入　京援
結鄉里交通勢要鑽求詭遇者有之或以順天
鄉試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識暮夜無知可
以買托代替者有之一遇開科之歲奔走　都
城尋覓同姓假稱宗族賄屬無耻鄉官於同保
結不得府學則謀武學不得　京師則走附近
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冀遂捷徑及其

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四顧罔利直
同壟斷而其未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發烽
起浮議呈帖匿名　聖明輦轂之下豈宜有此
不美之事請令所司覈究順天府學冒籍生員
俱遣回籍降等肄業京衛武學非武職職應不
得濫入歲貢援例監生如舉人教官會試例止
得一入　京闈後但本省應試而　京闈鄉試
如各省法唱名辨驗不得混冒庶乎前弊可革
得　旨錢仲實張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員提

學御史覆勘餘俱下禮部會議
給事中李念疏論工部侍郎陸杰從子光祚太僕寺卿毛渠子延魁鴻臚寺卿陳璋子策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劾杰等欺罔不忠提學御史謝九儀以被許冒京衛順天二學中式鄭芝綱等十人論奏俱下禮部行所司覈其真偽至是議上謂孫鐩孫鑨王宸陸宏共四人係錦衣衛太醫院見任官的親子姪當存留會試鄭芝綱陶大壯沈譜丁子戴陸可成翟鍾玉共六人俱

許冒籍貫當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鄉試陸光祚陳策毛延魁雖稱隨任終屬冒籍亦當一體發回得 旨孫鐩等鄭芝綱等俱依擬陸光祚等姑准存留不許對制陸杰陳璋毛渠俱貸之明年言官復摘左賛善浦應麒賣題事下獄狀之六十幷舉人翟鍾玉等俱為民又與取中翟汝孝汝儉并左中允鳴夏俱逮捕奪職
冬十二月南京河南道御史包孝奏辛丑會試以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試翰林院編修秘世臣為禮經分考賄中進士徐爨梓陳志潘仲驂當追罷且言左庶子童承叙之酗酒右賛善郭希賢之輕險編修袁煒之放蕩俱不當與試事下吏部覆得 旨俱勿論
二十三年甲辰 命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張潮左春坊左庶子江汝璧為考試官時潮入貢院三塲畢以病死輿屍出考試唯江一人而後序則屬同考修撰茅瓚
廷試 賜秦鳴雷瞿景淳吳情及第而少傅翟

鑾二子汝儉汝孝俱與焉少傅以嫌故辭讀卷不許既試以進呈卷上 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寘第三復抑第三卷寘二甲第四拆卷果汝孝也 上又憂聞雷遂拔鳴雷為狀元
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晙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

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婣
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
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
陽暵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
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
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
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何奉翟鑾
之罪　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㕘看鑾隨
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　命部院大臣覆試

上怒曰鑾被劾有　旨㕘看乃不候處分肆行
攙辨屢屢以直無逸為辭同夏言禁苑坐轎止
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玄修為欺朕
內閣任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莅君行事二子
縱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僻如此
部院其㕘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壁
於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　上以跡弊明顯大
壞　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并汝儉汝孝奇勳
清及鳳暵俱為民汝壁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

法司會勒謂汝壁鳴夏應麒雖各阿附輔臣之
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煒節之取一中亦然獨
彭謙實以校尉張岳賄節五百金而中監察御
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　詔杖
汝壁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不敘珩越降一
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為民坤一中煒存留供
職

二十九年庚戌　廷試　賜唐汝楫姜金和呂
調陽及第時以汝楫與首相有連故第云

三十二年癸丑會試是歲特開科凡四百人

三十四年乙卯鄉試是歲　上以應天試錄中
詞旨不明且有所忤內閣大臣為解釋其義乃
寢

四十年辛酉鄉試禮科都給事中丘岳等奏應
天錄文既已傳布而考試官吳情屢行更易胡
杰不行救正乞分別究治得　旨俱調外任情
遂調廣東布舶提舉杰廣平府通判吳君無錫
人其邑之預薦者凡十餘人以是籍籍而胡之

家僮有泄題而遁者未必皆有狥也其後胡廣
起亦竟不利而呉以老不赴官自是南畿之在
翰林者不得入南試以為例
四十一年壬戌　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袁煒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
詹事府事董份為考試官取中王錫爵等是歲
煒承恩特　賜白金文綺御膳於棘院份亦與
焉蓋異數也
廷試必保共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潘恩以子
弇州史料　卷八　滄集　徵
中式辭讀卷不許工部尚書雷禮以附工辭讀
卷許之仍敕列名於錄又特用吏部左侍郎李
春芳不為例
是歲考庶吉士得　旨行其以科疏乞嚴覈羅
永復考
四十三年甲子春禮部覆南道御史史官所陳
兩京鄉試革弊事宜二一今後兩京主考不用本
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用北北人用南以別嫌
疑一纂同考用京官進士出身者易詩書各二員

春秋禮記各一員其餘参用教官以便覽察一
謄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但此三事
專為兩京鄉試而設其各省及會試亦當因其
說而廣之因更上四事○一會試及兩京鄉試
監試官預於二十日前選差以便防範○一巡
視搜檢務加嚴慎以杜奸弊○一各省務精選
才望内簾官無令外簾干預應舉生儒二十五
名中一名中式之文務崇簡易凡浮繁冗譔詭
僻不經悉行黜汰仍参取後場以采實學○一
弇州史料　卷九　滄集　定
解原卷到部以憑稽查不用公據得　旨令鄉
試但照舊規令監臨公同考官揭書出題提調
監試等官不得干預餘皆如議行
是歲詔自今兩京鄉試同考官仍擇文行俱優
年力精壯教職充之罷部臣勿遣時給事中辛
自修鄧楚望御史羅元祐交章摘發科場奸弊
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閧節監生項元深等三
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也於
是自修等併劾元佐曹棟復言戶部尚書高燿

薦屬官陳洙為考官托其子高堂遂得中式而
外簾為之關節者即宛平縣丞高燦爆之親弟
也踪跡顯然人所共知俱請論如法以振頹綱
號下禮部查議獨黜冒籍陳道箴呂祖望回籍
充附禮等各行原籍勘實堂元深等以覆試文
可俱准中式燿元佐洙俱不坐燦以始不引嫌
調外任於是罷部僚與試而行提學御史徐爌
通查在京冒籍生員斥遣有差復 詔增拓舉
場前地臨入試時增遣監場御史二員先於場

門外檢閱以進著為令
四十四年乙丑會試 命御史李邦珍鮑承蔭
監試周弘祖顧廷對場外搜檢 詔申嚴懷挾
傳遞之禁犯者執送法司問罪仍於禮部前枷
號一月已邦珍等條上革弊四事○一舉人試
卷禮部印鈐既完送提調官收領臨期舉人入
場至大門內驗票領以防洗改脚色及彼此交
換之弊○一請箚朝覲二司及府縣官臨期箚
集所屬舉人照依省分及府縣次第挨次點驗

序進以防冒籍代筆之弊○一舉人有不服搜
檢及攙先落後不循序進如新規者輕則扶出
重則叅奏以防喧競抗違之弊○一請增軍三
百餘名嚴密搜檢場外仍選差叅將官一員帶
領官軍置夜巡邏俟揭曉乃止以防懷挾透漏
之弊 詔皆允行
命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高拱
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正蒙主試初場進題 上
以民之秉彝為忌問少師階欲寃治拱等階解

釋之乃已取中陳棟等四百人
廷試讀卷工部尚書管吏部左侍郎事董份亦
用李春芳例也份遷禮部坐事為民與大學士
袁煒以病故登科錄不載
是歲進士陶大順子允淳同科亦奇事也
丙寅直隸提學御史耿定向奏科場事宜○一
兩京鄉試主考宜簡學行兼長者毋拘年資○
一兩京同考官廣取正偹卷呈送主考如所取
未稱責令再閱或付別房覆校主考仍自行搜

閱落卷果有異材亟收錄之毋避嫌輕棄○一
主考官宜發初場試卷付同考分經校閱二三
場更易品訂毋專委一人致令偏重初場遺真
才積學之士○一邇來經書時義體制大壞有
浮蔓至千餘字者宜嚴立程式一篇上許五百
字以上六百字以下違式者不與謄錄○一命
兩京各省於揭曉之日以中式舉人硃墨卷發
提學官查驗鈐封送京府各布政司解部以防
偽濫○一革去兩京應試監生字號與生員一
今刊史料通卷九　前集　里上
體彌封取中之數仍如舊額滿三十五名則止
已而御史陳聯芳亦言重後場以羅實學及令
兩京同考閱卷不必書各房字樣主考止以文
字去取毋以考官為額數分房為次第禮部議
覆俱允行之
禮科給事中何起鳴奏申飭科場事宜一曰重
懷挾之罪一曰革傳遞之奸一曰慎同考之選
一曰正謟諛之風一曰預監臨之差一曰嚴[illegible]
騙之罰疏下禮部覆奏得　旨懷挾傳遞諸弊

依議枷號重處今後科場搜檢不嚴關防不密
責其外簾舉動不慎校閱不公責其內簾禮部
并都察院分別条奏餘悉如議行
先遣御史凌儒陳聯芳監順天鄉試　上以科
場事宜邇年弊多諭儒等悉心綜理嚴加禁革
先是兩京監試御史皆臨期方遣禮部以為倉
卒之際不便防奸故是歲遣官特早儒聯芳條
上科場六弊一買求二債代三通同四夾帶五
傳遞六偏重請盡行釐革　上皆從之內偏重
今刊史料通卷九　前集　里上
一事請考官校抑貢生及世家子弟以[illegible]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

琅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科舉考下

隆慶元年丁卯鄉試　上用議者言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於是南監中式者僅數人虧舊額四分之三既揭曉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鋌等至國學謁文廟而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諠譟於門外伺希烈等出遮詬語甚不遜巡

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事　聞詔南京法司逮治其為首沈應元等數人如法發遣祭酒呂調陽蒞任未幾且勿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米司業金達以鈐束不嚴奪俸各二月監生編號如舊

四年庚午鄉試時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以科學校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御史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旦日思問未至士爭門入駢雜喧亂都指揮王國光呵叱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是歲鄉試南昌知縣劉紹恤主彌封紹恤在縣中有素所獎拔士試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從落卷搜出改洗冒中於是南科道官請論思問萬言罷紹恤并黜二生下吏禮二部議思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式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下以起事端其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萬曆元年癸酉　命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

侍讀王錫爵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經邦主順天試是歲少師張居正子嗣文在湖廣者得薦其試順天者懋修不得薦

萬曆二年甲戌　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王希烈主會試取中孫鑛等三百人張嗣文不與中式

萬曆四年丙子　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何洛文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檢討許國

主順天試是歲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次子嗣修中順天式呂調陽子與周中廣西式張四維次子泰徵中山西式

命左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戴洵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陳思育主應天試洵以故中允孫世芳爲厲中之病甚閱卷事皆屬之思育

五年丁丑　命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申時行主會試取中馮夢禎等四百人嗣修與周復

與焉

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少保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王崇古以子嫌辭讀卷不許　賜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及第

是歲讀卷官初擬宋希堯爲第一而嗣修在第二甲第二　上拆卷得之擢置嗣修第二且謂居正曰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子孫後始知慈壽及大璫馮保意也希堯遂三甲第一

七年己卯　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高啓愚翰林院侍讀羅萬化主應天試故事中允與講讀對品中允得入門序揖前導雙呵講讀不得也然至主兩京試及脩史列銜則皆以講讀前而中允後行之二百餘年不易至是忽改命啓愚主試萬化副之云自政府意也是歲首輔居正子懋脩湖廣鄉試中式

八年庚辰　命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申時

行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主會試取中蕭良有等三百人時懋修與其兄敬修次輔張四維子泰徵復俱中式敬修即嗣文更名者

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俱以子入試請迴避不許賜張懋脩蕭良有王廷譔及第懋修有兄敬修良有弟良譽廷譔弟廷諭同榜進士或云首輔戲之也

十年壬午鄉試是歲新晉輔少師張四維子甲
徵中山西鄉試第二名太宰王國光子○○亦
與選次輔太子太保申時行子用懋中順天試
第六名次子用嘉復中浙江試礽外議籍籍皆
謂楚解元必前首輔太師張居正少子會居正
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南京亦中篆
子之鼎篆居正所舉也於是南京給事中疏論
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敬修登第而併及篆
二子又及監試主考等官有　旨以居正篆權

姦諸子俱勒為民而不究試事
十一年癸未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申時行以子甲徵用懋中
式引嫌辭讀卷不許賜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
及第時御史魏允貞條呈行事中一款論二相
子不當中第二相臣俱有疏辯辭甚峻允貞坐
外謫

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禮部疏議覆科場事宜
袪積弊以光　盛典事該禮科等衙門萬象春
楊廷相等條議前事大要於科場之弊各有所
見欲懲前慮後稍有變通以垂永久其意甚善
臣等謹各據所陳參互考訂間附已意益人言
可采不必其盡出於已而已見可施不必其盡
同於人惟求釐弊既往貽法將來以仰裨我
國家掄才至意其間有監臨主司可徑自施行
與無關大體者亦不敢槩行議覆撮其切要數
事列款議擬上　請伏候　聖明裁定　敕下

臣等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庶諸臣所
見必酬而臣等職分少塞矣
一議京考令甲　兩京鄉試府臣先期題請試
官　上命詞臣二員往典厥事一切分考充以
四方文學之臣及辦事進士甲科有司等官最
善制也乃各省則獨有不然者豈　京考之制
可行於畿甸而不可行於各省耶甚非　聖世
同文之治也查得嘉靖六年本部題准各省鄉
試比照　兩京事例遣京官二員前去主考一

時號為得人乃行之二科輙以報罷則以監臨
主考禮節小嫌遂使同文大典不無纖嗇之異
今科臣象春有見於此議重內簾廷相議擇內
簾之官繼先議照嘉靖六年事例用京官主考
其意相同俱可依擬合無仍照舊例凡遇鄉試
之年各省巡按先期奏　請本部具題於在廷
諸臣訪其學行兼優者疏名上　請每省分遣
二員主考至用何等銜門臨期取自　上裁仍
量道里遠近以為點差先後其他分考不妨照

舊每經各聘教官一員各該巡按及提學官務
要嚴加考選限三科以下卓有文行方准應聘
不許濫收充數仍於本省科甲有司監臨時揀
選數員同充考試簾以內一意校閱不得狥私
干犯簾以外一意糾察不得越俎侵事有不然
者各所司參奏至于禮節坐次之間應照繼先
所議奉　命典試諸臣在監臨提調之上不得
仍前爭競以傷大體以致阻格庶　京省一體
文教同風此試官之所當議也

一議程式夫士子中式既藉其名以獻矣并錄
其文以風四方制也後乃惟主司代為之所繇
非所取致使草茅自獻之意蕩然無遺非以樹
向往之的明正始之議也且先時預擬有洩漏
之嫌臨卷搞詞妨校閱之務緩其所急而急其
所緩計莫有不便於此者夫入彀之英文必可
采而裒集即可成錄縱風簷未盡所長主司者
一刪潤之足矣奚必窮年累月躬自撰擬而后
為工哉先是科臣王士性嘗有此議今萬象春

張棟所陳俱為有見行令　兩京各省考試官
今後場中不許撰文就將中式文卷其純正典
實足為程式者依制刊刻其後場果學問該博
洞悉時務者即前場稍有未純亦許甄拔登錄
以示重實學之意中間有字句煩復文不甚妥
而才思充滿者不妨稍為脩飾但不許增損過
多致掩初意仍俟錄卷解部之日本部即行比
對有仍前代撰者參奏罰治若謂場中之校閱
不暇而瑣闈之時月有限必俟取定士子之文

錄動費錄稽數稽遲合無少破舊例姑限次月初旬開榜似亦無害如此則庶乎事體從容文皆實錄而四方之士咸彬彬然求合於矩度矣此試錄之所當議也

一議進題查得　京闈鄉試會試進題　御覽一以見臣子執事之恪一以慰　聖明側席之懷所來久矣顧繕寫不正則蹈欺慢進呈不早則致稽遲不得不預擇善寫之人徹夜書寫以圖早進乃洩漏之弊往往在此夫以　京闈近

在　輦轂之下而不以題　聞臣子所不敢也以進之故而時刻轉相洩漏致辱　盛典左臣子所不安也合無擬題已定先裝寫一通向闕設案捧至其考試等官行一拜三叩頭禮待士子散題已畢然後進　呈大約不出辰卯二時則庶乎不失臣子敬慎之忱而亦可免先時洩漏之患此進題之所當議也

一議墨卷為照士子三試墨卷謄寫送部名為公據墨卷獨未解部也續經言官建議硃墨二卷一併解部不許謄寫真跡尚在一有物議即可取而諦之公私立辨法甚當也顧行之未久旋復如故殊失解卷初意令科臣萬象春議要於各省直揭曉之後即將硃墨真卷解部本部會同該科辨驗是否原卷通行嚴閱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斥一二以示戒懲相應依擬合無通行各該衙門查照該科所議即於揭榜三日之內發解試卷仍以揭榜日期容臣等會同叅閱施行至閱過數卷亦宜申飭所司盡數收

貯以備不時查核如有私自傳覽致有遺失者責在典守此覈卷之所當議也

一議覆試為照　朝廷設科取士法嚴令行且二百年來未聞有假公典以濟己私者近因一二黨緣之徒犯科作奸被論削籍殊玷　盛典今科臣萬象春張維新俱建議覆試先是王士性議亦及此誠為革奸之法顧諸臣所見不同吾亦稍異在萬象春則泛指形迹著聞為人指摘者在張維新則槩指大臣子弟在王士性則

[illegible]
逃說緣實跡者不問大臣及民間子弟即行參
奏乞敕下本部會同都察院該科并原奏官鎖
院覆試關防搜檢一切如故若係南京科道官
參奏者不必會同試題大要明白正大經書論
策四篇而止比照中式卷不甚相遠即准中式
其荒謬不堪者請旨斥落為民被參舉人或有
當年丁憂與自揣不堪遷延規避不赴會試者
行原籍起送如中途稱病及到部稱病不出或

被參在逃者即行除名不必覆試併咨到司坐
以應得之罪夫待參奏而行覆試則真才不蒙
謗而被疑覆試而因參奏官員則夤緣者難匿
瑕而掩垢凡參奏者即槩行嚴試則法令均一
人皆不敢有倖進之心庶乎事制曲防弊端永
絕得人之盛恒必由之矣此覆試之所當議也
一議關防為照　京闈欽差監試二員非但防
範糾察乃其專責即場中事務孰非倚重而責
成之者其任亦重且鉅矣查得往年監試御史

被命之後不即入院雖稱往來監督似非事體
且既奉有專責亦宜自為關防合無今後監試
御史即於欽遣次日入院至於聘到考官舊規
順天安插豈不稱便臣等切謂府門之啟閉無
時而從役之往來甚煩務為關防實乃故事查
得三場考選例有巡視御史二員合無今後考
官到京送赴察院嚴加扃鑰多撥兵番巡察或
即同起居尤為慎密候順天府會宴之日即於
是早伴行入朝主考監試等官陛辭交割監試

御史方回　南京鄉試查照前例一體遵行庶
可杜絕奸弊此關防之所當議也
今據科臣所見與臣等所議覆者雖大槩有此
數端而內簾不許撰錄與外簾不許閱卷似尤
為切要者蓋主司不分心於試錄則校閱精而
去取必當監臨不分心於試卷則防檢密而奸
弊不生庶乎　祖制可復臣職可明而弊習亦
頓革故臣等以是為要宜嚴行申飭者也抑臣
又有說焉薦賢為　國者蓋臣之上務也明罰

敕法者皆启之大機也臣所議數事亦有經該
官條議部臣題覆者豈不班班可攷然有視為
泛談漫不加意彼其敢於抗　明詔而樂因循
者何也則罰之輕而人易犯之也況未必罰乎
今科場積欲請　陛下覆嚴禁之罰其見良是
合無自後各省直考校監試等官敢有沿襲舊
套故違　明禁者即重行議處則法嚴而人心
知畏弊有不盡釐遴選有不盡公者臣等所不
信也如　兩京監試不許與聞編號布按二司

不許仍充總裁減外簾以省奔命之煩為各分
以杜通同之弊禁積役以屏傳遞之奸與夫文
格之當辨也士習之當正也諸臣所議纖悉具
備均於虛典有裨是在監試主試督學諸臣一
加意焉可無俟臣等喋喋矣伏候　聖裁奉
聖旨科場事宜既酌議停當各處試官准照嘉
靖七年例差用還酌量地方遠近先期奏請監
臨等官不許干預內簾事務其餘俱依擬着實
遵行有故違的你部裡及該科叅奏重治

是歲分　命翰林院修撰孫繼皐主浙江翰林
院編修黃洪憲主福建翰林院編修史珂主湖
廣翰林院編修余孟麟主江西試餘用六科給
事中各部員外郎主事有差珂辭改　命編修
張應元是歲科場甫畢　上命順天府官以中
式舉子卷入內將加檢勘已而發還無所問先
是浙人胡正道等以二月入都冒通州籍入學
遂得中式者八人為馮詩章維寧史記純陳邦
訓楊日章董紹孫唫都下人士鬨然不平投匿

名文書訴中式不應皆外郡及各州縣進學之
弊給事中鍾羽正劾奏請清冒籍生儒　上下
其章於法司而順天府生員張元吉者父故商
商交通宦倖遂益鼓煽其詭言考官有私並及
提學飛語乃聞內　上僉疑法司劾上有　旨
六人者發原籍為民史記純係編修史珂子以
珂從子冒籍亦褫職而併疑馮詩章維寧曾館
主考張一桂家復下法司再從公審究意在必
坐考官於是尚書舒化左都御史趙錦禮刑二

科都給事王三餘顧問會多官　廷鞫許維寧
有無關節各加刑考具覆言詩維寧館張不過
數月家貧而其試卷取中又非獨出張手委無
隱情疏上　上終以扶同回護為疑　詔張一
桂改南京別衙門用詩維寧各枷示衆發為民
并謫提學御史董裕於外仍　諭天下巡按御
史各覈諸新舉子復原籍為諸生及削籍者凡
十餘人是舉　上雖有意嚴察科場獘習然京
師頗傳其譛出於宮闈及訊獄具都御史錦欲

勿用一桂係講官非臣等所敢擅擬向尚書化
龍不肯蓋示隙端聽　上自處議者薄之而給
事中史孟麟御史蔡時鼎疏言冒籍之當寬采
訪之當慎切責時鼎降馬邑典史孟麟疏取出
不果上
前甲申御史丁此呂追論禮部左侍郎無翰林
侍讀學士高啟愚主試應天時命題舜亦以命
禹為阿附故太師張居正有勸進受禪之意為
大不敬得　旨免究矣吏部參論此呂調外遂

奪啟愚官削籍還里并收其三代　誥命諸大
臣與言路相持者久之乃定山東則吏部尚書
楊巍子中式山西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子濟初
中解元湖廣巡按御史論推官李槃用強侵各
試官權多取中諸生禮部員外郎李同芳故庇
之不行裁沮得　旨降級調用同芳罰俸三月
廷試　賜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及第先是内
閣大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人道賓第三
人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　上意不

懌寘之二甲第一而拔進　是科末春弘志第
三弘志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應龍子年十九
策奇麗甚而語多刺譏時政且侵言官之擯者
大臣惜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忽拔之中外驚
異稱服以　上神明且得人也
四月　命内閣吏禮二部翰林院堂上官會選
進士袁宗道等十八人為庶吉士前是言官請
每歲考庶吉士其選數與謁數俱不必多得
旨如請故止十八人蓋少三之一也

是歲南京禮科給事朱維藩極論南京新陞國子監司業沈懋孝前以翰林院修撰主壬午應天試時得安福劉士理丹陽賀學禮上海王尚行嘉興包文熠一用銀各千餘兩取中鄉試及阿附故權臣王篆子之鼎俱濫中鄉舉詔勒懋孝解官回籍聽候發落而 命各巡按御史遣官押解諸舉人赴京覆試凡再閱月俱抵京於午門前試三日禮部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堂上官督覈文成內閣尚書會閱卷士理

等四名皆文理平通准應會試賀學禮發為民學禮實房考教官所鬻也懋孝降一級調外任補兩淮塩運判官不赴

監場御史林應訓張一鯤以故為王篆子道地貼號先後勒為民時應訓已轉南尚寶卿一鯤移疾請告矣尚書沈鯉以王篆子實其所取乞休且請吊原卷覆查溫旨不聽辭

十六年禮部參浙江提學僉事蘇濬江西提學副使沈九疇取偭等卷怪詭濬等各罰俸兩月

諸生發充社

禮部尚書沈鯉題為士風隨文體一壞懇乞
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習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効及今不為嚴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其害甚於洪水甚於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

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沈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此洪武二年 詔頒取士條格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限

一千字以上惟務直述不尚文藻　仁宗朝
俞廷輔奏准科目取士務求文辭典雅議論切
實者進之　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
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為式故今鄉會試進
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
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為文式乎不式乎自臣
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為
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為常
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六子

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
而用之鑿朴散純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
極矣乃文體則趾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
實講為妙以艱澁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見
之字謂為博閒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為玄解
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
脉以就己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
及一一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白日青天
之下為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
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為正大光明之士作
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為典雅篤實之人可乎
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
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為重而為世
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
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
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
諸書已經　頒行學宮及著在　令甲皆諸生

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若臣等不
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群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
官師所訓廸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
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
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中式文
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
學宮以為準則使官師所訓廸提學有所課試
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濫取焉除鄉會試
選經臣等題奉　欽依遇場屋揭曉後各該提

翺官即將中式硃卷盡數解部逐一叅閱有犯前項禁約者隨即指名叅閱外其各省直提調學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為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為險僻奇恠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等竊知其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以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　命下容臣等咨都察

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　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為已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為諸士倡始下時訓諭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隨其所習攻叒講究務令貫通至於臨場校閱品題高下則一以見今　頒行文體為式毋復有前項險僻奇怪决裂繩尺及于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句語者即使大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

其甚有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考過所屬府州縣衛運司儒學生員原取優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歲終解部科舉年場屋畢解部臣等逐一考驗不許另有謄改如有故違　明旨治襲前弊壞亂文體者定將提學官分别卷數多寡題請罰治本生行提學道黜退除名仍乞敕下吏部令後考課提調學校官員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為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閱畢咨送吏部一體考驗施行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是近来文體輕浮險怪大壞士習依擬着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稽查如有故違的你部裏摘出開送内閣從重叅治科場後叅閱硃墨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實舉行毋事空言欽此

六月内禮部覆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題查得各省直同考先該南京禮部尚書姜寳議欲盡用有司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酌量兼用今該科臣以試卷數多各經同考僅有數員窮日校

閱易得潦草欲以本省甲科有司選其學行供
優者易詩書各增二員春秋禮記各增一員使
得從容校閱相應依議但計各省應試人數多
寡不等又或偶有一經於彼獨多於此獨少亦
難局定員數惟應総計塲中五經試卷酌量增
添取其適用而止如或偏遠省分偶乏科甲有
司即於鄉試中出身一體選用但不可逐次增
加啟濫觴之端閱卷完日主考一員即將各房
落卷盡數取出會同各經房考互相搜檢拔其

所遺呈之主考當面裁定定已畢通將取中試
卷均分各經房考加以印記互相評品先是同
考官員雖有去取止用浮帖開具批語不而直
書卷上令人先有成心也前次題差　京考之
時亦令酌量道理遠近稍加餘日以備陰雨計
今各處凶荒道路梗塞似應更早數日以寬塵
及之懐冒籍生儒先年累奉〻明旨發行禁革
今該大比之年本部已曾通行申飭去後茲據
該科是議猶恐人情易玩合候　命下移咨都

察院行各監臨御史各提學嚴督所屬提調及
儒學官將應試生儒逐一查覈保勘但有冒籍
來歷不明之人一槩不准送考已在取中者即
據實申報不准入試如有隷署容隱或被人報
訐或中後事發本生照例黜退教官并保勘生
員鄰里人等坐贓究問如律有司及提調官參
奏罰治各該監臨御史先曾題奉　欽依科塲
已畢即查中式人等中間有無冒籍人等具奏
一次今宜限定本年十二月以前通行未到如

有場屋前後交代接管若供宜一體遵行本部
於次年正月內通行各省巡按已未奏到緣由
類題一次两畿額設三十名以待　國學四方
之士今該科欲照會試事例分南北卷無妆大
才不欲有所偏重其意甚善但既分南北必有
中卷分析太多恐屬煩瑣且歲貢入監者少而
北方納粟人等多有意外於科名方一填榜之
時不能取盈額數反為難處不如仍舊為便京
有外官相見禮節本部前次已會題　准考官

一至地方止許監臨御史一與相見以避嫌疑
此於衲到禮儀已無可議矣鹿鳴宴典禮讓衲
先益無可議從此以後館寓隔別不但六科吏
部原有相見成規即在翰林各部平日亦有出
使於外者矣今既同奉　差遣共事一方為地
主者不欲過有分別以傷雅道亦以尊　君命
而重　朝廷也及查會試入簾出簾二次宴主
考官員雖有秩在尚書之下者坐次亦居其上
所據鹿鳴等宴亦宜正考居中副考居左監臨

居右乃見巡按御史為其地方顯明主考初意
伏乞　聖明裁定　敕下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
禮部題為科場伊邇乞飭典試諸臣嚴斥違式
試卷以正文體以羅真才事先該臣等見得近
年舉業崇尚奇詭大壞士風已經題奉　欽依
嚴行禁約仍頒舉業正式以示標准俱通欽遵
去後今訪得遠近士子猶多膠守故習崇尚浮
舍舊圖新朗然一變者蓋緣此項禁約

先年每遇大比亦曾預行申飭及至臨場較閱
則入彀中式者未必皆屬平正所以士心狃玩
至於今日雖奉　明旨猶復徘徊觀望未有轉
移蓋亦主司之過也適今典試諸臣新奉臨遣
綸音有嚴如揭日月孰敢不遵且殊卷解部之
日臣該會同本科逐一覆校果有故違　明禁
詭倖中式者將本生參斥致試等官亦分別卷
數多寡題　請降罰孰敢曲庇所慮應試諸生
習見往年事或仍有不信之心而首鼠兩端不

盡所長堅守迷途自甘淪落中有高才不無可
惜用是不避瑣瀆再　請申飭合候　命下移
咨都察院轉行兩京監試及各省監察御史除
通行禁約外仍於考試官入簾之日大書簡明
告示張掛貢院左右人煙湊集之處使各應試
生儒的知　上意所向堅如金石與考諸臣共
承　休德必不取違式試卷苟且完責自取不
追之罰即諸生有懷奇韞異欲見所長者第能
於理致之中發揮旨趣如先年進士王鏊近日

唐順之瞿景淳等儘可馳聲秇苑擅長一代何
必湊泊難字如番文鳥篆譯而後如餖飣浮詞
如步虛傳偈迥然異俗而後快哉且近日小考
優卷間有一二浮詞已經臣等叅斥然尤俱存
其一線之路者則以法禁初行情在可原也今
明旨已不啻三令五申而士方被褐挾策之日
乃椓忍罪違　君命詭遇獲禽若以服役在官
亦何所望　國家亦何敢於此人而進用之耶
儻僥倖中式雖欲原之不可得矣臣等叨掌風

敎自知庸菲無可効其轉移之力獨仰藉綸
音申告多士及諸有校士之責者共遵軌轍以
襃盛典伏候　聖旨裁定　敕下臣等遵奉施
行奉
聖旨是該考試官務遵屢　旨取士其違式卷
你部裏及該科着實条治亦不許姑息
八月　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黃洪
憲感訥主順天試洪憲踈為文衡重任聞　命
暢衷懇乞　聖明申飭責成以重　大典事臣

等行能淺薄學術迂疎蒙　皇上過聽　命主
順天鄉試臣等兢兢業業惟不稱任使是懼且
今士風薄惡人心險危或未事而憚主司之嚴
明先為浮言而計阻或既事而忿主司之擯斥
肆為誣揭以中傷考官臨期題　請甲乙未定
也而即為如鬼如蜮之計場中糊名易書鬼神
莫測也而先有避親避仇之疑簸弄百端險巇
萬狀故今以文場為懼府而謂主試為厲階臣
等聞　命驚危誓天相戒所憑者試卷所取者

文章固不敢營私而罔　上亦不敢引嫌而棄
才此則所自盟於心以圖報稱者也然語有之
前車覆後車戒臣等深懲往事重慮後艱者方
受　命而飲氷敢先期而吐露臣等所受　命
者主考也主考之嫌疑有二一則先期撰文恐
防漏洩今程文既用士卷已無所慮先洩之嫌
且臨時揭書出題必由同考官擬定然後臣等
錯綜緣手探筴而決之自謂可以無私一也一
則文字之中疑有關節今閱卷去取先由同考

同考所取臣等乃得寓目爲同考所棄臣等無
由見之近經部議搜求落卷然亦俟同考官互
相揄揚反覆詳校而後臣等因而裁决自謂可
以無私二也顧其間有臣等所不能知者請言
其畧如往年冒籍之禁来伸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容有冒昧而進者不足恠也今三令五申蒐
伏巳甚萬一猶有漏網混薦鄉書後或發覺臣
所不能知也或游冶之子平生不習本業臨期
賄囑同號襲取他長希圖僥倖一時失察致有

後言臣等所不能知也內簾止閱硃卷其墨卷
在外當謄録對讀時若有賄緣改竄朦朧謄入
倖而得售不恊與情臣等所不能知也或彼此
相仇而互揭或才名相忌而謗生臣等所不能
知也諸如此類各有攸司今監試臣風裁素著
防範加嚴巳經告示曉諭諒無他虞但臣等懲
前慮後過議蒐伏不得不預鳴於　皇上之前
耳今且　陛辭入院約同考諸臣申朙約束䇿
飭從事校閱務使其細批評寧過於詳有如目

力不竭品騭不當臣等之罪也或明珠暗棄魚
目濫收臣等之罪也至於所不能知則有司存
非臣所能與也請申飭各衙門執事官員遵照
節奉　明旨愈加嚴密無一滲漏則不惟弊竇
可塞真才可得而足以明主司之心亦足以重
賓興之大典至於揭曉之後中式文卷如例送
科校勘仍乞　命順天府官將落卷送國子監
及提學御史分散下第諸生使各閱批抹以服
其心歸與父兄師友無後言且示之向往以圖

後進如是則雖諸生之好事者亦無容其喙而
閱卷諸臣將益矢公矢明不敢潦草塞責於
咸典有光於風俗人心亦有裨矣臣等不勝戰
慄懇欵之至奉
聖旨科場事宜該部已題明申飭考試官只秉
公閱卷遵照行事監試提調官還用心關防如
有匿名投揭挾私害人的厰衛及五城御史嚴
拿究治禮部知道
九月監試北城御史毛在疏謂中式舉人李鴻

踪跡可疑覈之則國子監生李一鶚按察副使
遴子也初嚷呴南場考官問斥改名入試斥為
民　　　　　　　　　　　　　[illegible]
南京兵科給事中杜蘼恭中式應天一百三名
王國昌係徽州監生該前科餘姚縣生員胡正
道冒籍通州中順天鄉試已經出革奉　旨着
巡按衙門查明問革
十月應天府尹張檟等題萬曆十六年九月初
三日揭曉將中式舉人周應秋等一百三十五

人姓名榜示外隨將中式舉人文案依式刊刻
試錄進　呈隨准攷試官當塗知縣章嘉禎呈
稱查得四十九名硃卷原係詩經荒字十號職
尋墨卷誤將春秋荒字十號拆名曹祖正填榜
緣對卷之時燈下荒忙止見號數相同失於查
對經書以致錯悞本職罪不容辭合應呈請臣
等照得榜出四十九名係填寫姓名錯悞未經
題請奉　旨改正不敢擅刊成錄恭候　命下
之日方敢刊刻進　呈誠恐時日稽延臣等不

勝罪懼等因又該左庶子劉元震等檢舉事又
該南京四川等道御史孫鳴治等題為科舉失
錯事又該南京科臣朱維藩奏為科場鉅典將
成經房對號差誤懇乞　聖明俯賜查處以全
盛舉事等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看得
科場鉅典法至詳密所取硃卷必查墨卷比對
相同方可拆名填榜此定制也今當塗知縣章
嘉禎始而不辨經書謾查字號已失之周章既
而不加磨勘輒行拆卷又失之息忽雖心本無

他而責實難委考試官劉元震等提調官張檟
等惟據本房之呈送不問經義之異同固屬倉
忙亦欠精密合候命下將章嘉禎重加罰治以
為科場不恪之戒其考試提調等官劉元震等
職在統理似與專司其事者不同既行檢舉相
應量加罰治惟復別賜定奪再照填榜刊錄原
屬一事今榜出已久而錄尚遷延未呈御覽甚
非慎重大典之意合無行令各該府官將原試
錄墨簽進呈其誤中四十九名曹祖正相應查

革復舉肄業仍將本生一并原取詩經荒字十號
硃墨二卷辭部覆閱以憑上請　聖裁奉
聖旨是童嘉禎着罰俸五個月劉元震等二個
月
正月禮部郎中高桂奏謂我　朝二百餘年公
道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俑公道悉壞勢之
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挾私求進倖門
四啓私囑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以為
定例牢不可破着何哉見聞熟而積習之私難

挽也彼居正初壞科場每以意授人忤者立見
顯斥能先意承志者則以美官酧之若持左券
此其貼玷冠裳至今唾罵者未已也且明憲在
前　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冨室有
力者皂白可以衣紫寒酸無援者倚馬不得登
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若不一洗
而更新之則濫觴日甚不知其何所底止也謹
以近日科場有議者為我　皇上陳之查得我
朝開科取士之制簾以外主防撿簾以內主校

閱何善也邇因各省巡按御史越侵職掌內簾
絕不與事寖失初制且弊孔煩興矣萬曆十三
年科臣王繼光建議仍復京考之制數　旨釐
正中外翕然然內簾之弊反有甚於外簾者宜
臺臣之有辭也累科故實兩京主考必於翰林
中資俸深而物望隆者以　畿輔首善之地自
當選擇而使以故得人斌斌稱盛近因規規資
次人得預擬或陰植私交遂至辱大典而羞當
世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該府以主試請翰林

院具題蒙　旨以右庶子黃洪憲等往隨接邸
報見本官一本文衡重任聞　命惕衷懇乞
聖明申飭責成以重大典事大畧謂私揭中傷
及閱卷去取全由同考與夫彌封對讀謄朧改
竄之弊乞行申飭等因衆方愕然以為主考自
綰臣分耳何至嘵嘵若此詢之咸謂今歲場屋
必至決裂不得不先為張本也旬日之間滿京
喧傳以為其兩浙冨人以得華選某三吴巨室
兄在前列臣以為道聽不足信也至榜一出太

半宥合辭書矣揭曉之日士人中有謂某必
毅進某以里閈交遊進臣尚以此為滑稽之
未必至此及閱遺失試卷始信前言有據云議
卷場中最為嚴密未閱之先責在收掌既閱之
後責在提調等官且各卷例當送部科校閱者
也可聽其散逸而不為之所爭昏夜擾擾之際
必有收貯之地典守之人此一訊而可明者也
乃監試跡中謂禮部委官到場擁雜混失硃卷
謬矣臣前科曾為會試提調官知鄉試之終為

會場之始臣於八月廿七日往貢院封鎖什物
見千餘人混入詢之乃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
軍天明方行驅出彼時試卷先同榜出矣何竟
無一失耶無知之民肯冒不宥之法而取必不
可得之利耶夫揭榜之先遠近傳言場中失火
後竟不然則今試榜之失毋乃先去以滅其跡
耳不知此欲蓋而彌彰者也奉　旨追尋數閱
月矣何乃逡巡觀望宜聞而久不聞也查得禮
部遵行科場事宜內開各省直揭榜之後即將硃墨

真卷解部會同該科辨驗是否後將卷通行覆
閱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斥一二以示懲戒
此非刻也杜漸防奸不得不爾也今各生試卷
旣無下落抑不知所中者為真耶偽耶抑恐以
甲為乙移花接木所不免也且彌封等官多有
認記改作之弊今雖欲辨之無由矣舊例凡士
子草稿不完者先行帖出不准進場今第四名
鄭國望稿止五篇執事官若罔聞知乃巍然綴
高科矣縱才邁董賈以典制則悖矣第十一名

李鴻論語篇腹中有一國字孩之悔篇直音國
音歷調私取貌詢之吳人土音以生女為國此
其為關節明甚矣孟義大結尾云呼偽而可以
為國吾未知新莽之果不可為周公也經書二
篇結云傳岩之遇方自以為不世之遭即有賢
者豈能盡出其右而曰吾姑待之豈理也哉文
義難通又若此第二十三名屠大壯首篇云以
後來之識見合諸前此之圖謀以新生之意見
合諸初時之謀議有以一夫奏言徹行者中庸

篇云邇之端由此造其知乎道之端由此造其
能乎孟義大結云之嚕者流於唐虞爭烈至後
場以創作瓶以闢作鉴以蜉蝣為浮游等字太
率不通類此即置之於小試當在斥降之倒況
可以黜賢書乎他若二十一二名茅一桂浦之
惺二十八名任家相三十二名李鼎七十名張
毓塘即數字數句之疵謬不堪過求然亦嘖有
煩言矣夫士在明經適用而不經之字豈宜妄
書順理成章為文而不通之文豈容收錄且文

卷遺匿真偽難憑公據混淆辨驗無自不審本
房作何評隲主考曾否参訂向來硃墨卷類為
一處何獨至硃卷而遺之昔人場中有用三十
字作冒今柰何互相牢籠恬不為怪耶大抵会
之科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為能主司以文
場為市利在則從利勢在則從勢錄其子以及
人之子因其親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答
義掃地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思踏
等主試至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遣於邊

一棄於市…　聖祖豈無意而重處之哉正謂
開科取士　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奸不作
矣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矣臣偷員清署非不
知包容之為得顧義氣所激不能自已乃敢披
瀝血誠上干　天聽伏乞　敕下九卿會同科
道官將順天中式卷逐一檢閱要見原卷見在
多少有無積弊逐一查明據實上　請以併處
分其餘跡涉可疑及文理疵謬者通行議處以
嚴將來之防即將臣重加妄言之罰以謝當事

庶公論可明倖門可塞衆憤可泄數十年之錮
弊為之一清矣臣又有說焉天下之公與私不
並立而人心之疑與信不兩蒙自我　朝設科
以来豈無公卿之子以才見收者乎而人不之
疑故相張居正諸子後先並進而一時大臣之
子遂無有見信於天下者今輔臣王錫爵子衡
素號多才豈不能致身於青雲之上而人之疑
信且半也臣亦乞將榜首王衡與茅一桂等六
同覆試庶大臣之心益明可以信今而傳後矣

奉
聖旨這草稿不完事在簾外硃卷混失事在場
後字句訛舛或出一時造次有無弊端看禮部
一併查明來說不必覆試自後科場只照舊規
嚴加防範毋滋紛紛議論有傷國體該部知道
大學士申時行等疏懇 恩覆試以昭公道事
奏舉人李鴻等應行覆試奉
聖旨卿等懇請覆該具見公慎高桂本內有名
舉人着禮部會同都察院及該科道官當堂覆

試看閱具奏欽遵差官與高桂一同閱卷
禮部一本會試屆期乞行申飭 前旨以隆賓
興盛典事看得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等題稱
會試屆期乞行申飭內外簾諸臣校閱關防當
加精慎不得尚奇好異及徇情縱法又該本科
給事中李周策條陳五事以裨大典內除謹撤
簾一款先該本部題覆雲南道御史屯任等條
議大畧與本官所奏相同無容別議外所有慎
校文免送試覆試卷嚴謄錄四款相應併議覆
列前件擬議上請伏候 聖明裁定 勑下本
部通行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一曰慎校文前件臣等議得 國家以文取士
非徒欲炫奇弔詭將因言以占其素蘊也往年
文體之弊在於冗長自限字之法行則又流於
空虛甚且文以子史粗踈之字雜以異端隱僻
之談而文體益壞矣去歲已經本部申飭釐正
又經頒示正式用為模範所以挽浮詭而還之
雅道者已不遺餘力夫何士習日漓積弊未袪

今據給事中苗朝陽等欲要經義論策期於平
正典雅該博暢達及是雖工弗錄給事中李周
策欲要初場限以五百字論策限以千餘字共
冗長怪誕及引用佛經等語照辛未科例摘發
戒飭俱與本部先今題 准事例相同相應再
行申儆合候 命下嚴行典試諸臣力挽澆風
痛革夙弊本部將前申飭文體章疏大書告示
張掛貢院本部門首俾應試舉人往來觀覽如
傷中仍蹈前獘不許謄紅或送內簾考官不得

取中違者聽該科參奏究治其初場論違照允
年　題准限字不許冗長過限其尤怪誕不經
者照辛未科以不得謄錄例摘發數卷送本部
戒飭庶文體漸復於古而真才自是輩出矣伏
乞　聖裁
一曰免送試前件為照　國初士修實行詐偽
既鮮防範亦疎邇來人心不古多有奸詐致玷
盛典故乙丑科始有入覲官送試之議遵行已
久今科臣李周策議稱司府有總轄之責州縣
今州只科　卷一　前　聖
有民社之寄欲速其赴任無非為地方計也吏
部題稱查點舉人合照近日題覆事例惟用二
司已經奉有　明旨無容再議直隸府縣官未
議及相應題請合行各省直隸府縣正官俱候
照點舉人其司府首領并州縣官領　敕之後
即起程無得留滯庶良法並行不悖矣伏乞
聖裁
一曰試覆卷前件臣等議得場中硃墨試卷收
掌原有定員彌封謄錄各有專責邇來　詔旨

徒勤奉行未至兩鐵失卷覆轍可懲至於彌封
謄錄等官往往以進卷為完事其中遺失多不
暇顧似於掄材之典猶有未稱臣等方欲具題
令給事中李周策條議及此委宜申飭合無行
令各分考除將上等硃卷先期呈送主考外其
落卷各封固鈐記備開數目於揭曉前日交付
掌卷官查無缺少隨即登簿至於墨卷則令曉
諭前二三日擡入聚奎堂俟各分考比號對同
訖共不取墨卷掌卷官即檢查細數封貯會經
余州又科　卷十　前集　聖
堂同前硃卷於揭曉日付在場官押送本部交
收庶關防密而意外之虞可免矣伏乞　聖裁
一曰嚴謄錄前件臣等議得簾外諸臣職在防
閑一切奸蠹皆當稽察邇來飭法申令可謂嚴
密但日久弊生不無怠玩以故科臣苗朝陽李
周策欲要嚴責簾外諸臣用意關防殫精振飭
俱於試典有裨相應題　請合無行令監試提
調等官入場之初責令兵番官軍人等嚴加防
範如有搜出真正懷挾識認果係倩代并同號

簿傳遞互換者許即時首告照例枷號示衆問
革至於塲屋取士全憑硃卷以爲去留則彌封
謄錄對讀等所尤爲緊要一有脫誤即文堪中
式未免淪棄今後各所官員務要親加查對加
意防閑毋得專委吏書生員以致差錯如有三
塲硃卷字號不同字畫糊塗脫落比數者許監
試官指名參究庶上下交警而宿弊可除矣伏
乞　聖裁奉
聖旨墨卷塡榜之日送進原係關防只照舊規

其餘依擬行
二月禮部一本科塲生儒阻撓擾檢買衆騷擾
事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
檢狀亦爲民胡東湖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
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
方准會試奉
聖旨是
禮部疏爲懇　恩覆試以昭公道事該禮部抄
大學士申時行等奏前事奉

聖旨卿等懇請覆試具見公愼高桂本內有名
舉人着禮部便會同都察院及科道官當堂考
試看閱具奏錦衣衛還差官與高桂一同巡視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禮部尚書朱賡偶感傷
寒註籍不與外左侍郎于愼行等謹會同都察
院等衙門都御史吳時來等於本月初一
日黎明至本部堂上公同揭書出題嚴加覆試
隨將原卷彌封從公品隲看得七卷文理平通
一卷文理亦通臣等奉　旨看閱未敢擅擬將

覆試原卷各帖浮籤實封隨本進呈　御覽伏
乞　聖裁奉
聖旨這覆試舉人你們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
都准會試
刑部雲南司主事饒伸疏謂邪臣朋奸欺　君
徇私滅法懇乞　聖斷以培公道以快人心事
臣竊惟權柄　皇上之所獨馭也　主上人臣
之所共事也而奸邪人心之所共惡也名器不
可以假人況賢科乎犬馬報主揩草指佞神手

觸邪況臣子乎今邪臣所為罔上行私者莫如
科場之弊臣有慨於中久矣夫科目者國家所
以鼓舞天下之大權大柄也君不得以私諸臣
父不得以私諸子法至公也故古之奸臣多矣
而鮮有壞此法者畏人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
達奚珣中楊國忠二子宋湯思退中秦檜之子
若孫書之史冊以為醜詆此亦曠世一見耳未
有人人冒濫如今日之甚者自舒鰲何洛文中
張居正之子人猶以為駭也及三子連占科名
弇州史料　卷十　前集　罷
而輔臣乃遂成故事於是戴光啓沈自邠並收
二相子而恬不知怪一時用事大臣乘此而得
所欲者不可勝數也然未有大通關節肆無忌
憚如黃洪憲之為者以為一第不足以為重則
居然舉首矣勢高者無子則錄其婿利重者非
子則及其孫矣洪憲之情狀已見於　陛辭一
疏及析卷對號之日反覆搜尋盡中所私而後
已非惟敢於欺　皇上且空天下為無人焉故
撈出而人人切齒無不欲　唾洪憲之面而箸其

背也幸有禮臣高桂之發其奸也據所指字眼
關節雖才有可錄猶當亟以徇私棄之況文理
詭謬章章若是而猶俱得保全洪憲醜然在列
臣恐　皇上有此不復有國法矣臣聞覆試之
日尚多不能文者左都御史吳時來不分可否
輒曰通得高桂面斥之而時來忍恥力持竟爾
朦朧擬請夫始猶掩耳盜鈴今則入市攫金始
猶一人為欺今則朋黨而欺矣此何可令後世
見也臣又見大學士王錫爵之辨疏內舉祈奚
弇州史料　卷十　前集　罷
為言夫奚之舉子自舉也豈假手於人哉即此
一言而為私弊亦不能自解矣且字字劍戟而
其中有曰突出一高桂尤非大臣之語錫爵為
相三年矣不聞與人為善而聞與人飾非自錫
爵趨邪而忠臣賢士悉被斥遠使夫憸人躋
顯要今又巧護其私以凌轢正直欺誑　皇上
其勢又將為居正之續矣臣切觀　皇上仁聖
聰明抱大有為之資而邪臣壅蔽欺罔致大權
大柄不由　皇上而由邪臣天下後世將以此

為　聖明之累矣夫邪臣共享壟斷之利而令
皇上獨受不察之名此臣所以終夜捫心不覺
一身以報也豈願碌碌與貴介子弟比肩事
主以為科目之羞郎署之玷哉今會試事又將
竣矣臣恐復有觀望効尤者伏乞　皇上大奮
乾斷將高桂所論徇私舉人嚴究斥退發下覆
試原卷九卿科道從公細閱量留一二可錄者
以示　聖恩重治黃洪憲作奸市私之罪以為
人臣欺罔之戒至於吳時來附勢滅法不稱臺

長王錫爵庇黨恃勢殊乏相度均乞速　賜罷
斥如是而公道可培人心自服他日之流弊永
絕於此舉矣臣昧死披瀝干冒　天威不勝戰
慄隕越之至奉
聖旨科場之事已經各官條議積弊已革王衡
等又經覆試若有欺弊同閱科道豈無言者饒
伸這廝妄言排擊大臣刁訐輔相好生無理顯
是黨護高桂朋奸逞臆甚失　國體饒伸着拿
送鎮撫司究問朋黨主使來說○鎮撫司奏奉

聖旨既究問明白饒伸憸邪小人出位逞臆誣
謗大臣混淆　國是本當重處念輔臣奏救姑
着革了職為民高桂雖為主使亦是朋黨着降
二級調邊方用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二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一　官制　事例

余讀范蔚宗所論譏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大監人刁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即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丱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僇將相置滿宅於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為徹

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於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参夷五宗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舘碁列都鄙子弟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於私藏歌舞充備於内宗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剥割萌黎以濟其欲搆剪明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簡所陳閒一挑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繳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爐同焰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纂以及六朝皆事由獨斷叅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絶閹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憏屠僇深謀脅借唐之階重防自楊高輔國幽圄太上蹀血椒宮爵擅真王稱為尚父重不可反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借擅季明復恭之詩逆雖强藩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赧

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為陳竇不肖者為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為内童貫為外酣歌高飲以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自天朋亡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閒而　宮府謐如也　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諸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

以交阯予敵矣　天子幼冲　毋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監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於鸛起烏合之虜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籍貲產足以紓泄億憤蒋開中興斯則　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湔洗何也吉祥之剗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啟釁縲紲盈朝尸骨盈邊則兴制媒之哉夫以　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而况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虎橫三老

然瑾獨犴牙其間　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恭伍狡弁表裡作奸非　高廟神靈昭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擿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獨猶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迨於今即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　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德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　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余故考著爲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昺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洪武三年重定內使服飾之制　上諭宰臣凡內使監未有職名者當別置衣帽以別監官禮

部定擬內使監官凡遇朝會照依品級具朝服公服行禮其常服葵花胸背團領衫不拘顏色烏紗帽犀角帶其內使無品從者常服團領衫無胸背花不拘顏色烏角束帶烏紗帽垂軟帶年十五以下者惟帶烏紗小頂帽從之

四年命吏部定內監等官秩品內使監令正五品授中衛大夫丞從五品侍直大夫皇門官門正正六品授內侍郎門副尚寶奉御俱從六品授內直郎尚冠等奉御內府庫大使內僉監令

俱正七品授正奉郎庫副使倉丞俱從七品授
正衛郎局正司正俱正六品授內侍郎局副司
副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東宮門正局正俱正六
品授內侍郎門副局丞俱從六品授內直郎王
府承奉門正丙正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承奉副
門副丙副俱正七品授正奉郎

五年定宮禁令凡內使於　宮城內相罵其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

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鬬毆先鬬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伏本官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六年更內倉監為內府倉以內倉監令為大使監丞為副使內府庫為承運庫仍設大使副使皆以內官為之

十六年置內府寶鈔廣源庫大使一人正九品用流官副使一人從九品用內官內府寶鈔廣惠庫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俱以流官內官兼之職掌出納楮帛入則廣源庫掌之出則廣惠庫掌之

二十八年重定內官監司庫局與諸門官并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秩　內官監十一曰

神宮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監皆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五品典簿一人秩正六品○神宮監掌灑掃　太廟殿庭廊廡○尚寶監掌御寶璽敕符將軍印信○孝陵神宮監掌灑掃殿庭及栽種果木蔬菜之事○尚膳監掌供養奉先殿幷御膳與宮內食用之物及督光祿寺供奉宮內諸筵宴飲食之事○尚衣

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司設監
掌內用車輿床榻衾褥帳幔諸事○內宮監掌
成造婚禮奩冠舄傘扇衾褥帳幔儀仗及內官內
使帖黃諸造作并宮內器用首飾與架閣文書
諸事○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
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
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寺供應諸筵宴之事○
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進貢并典牧所關牧馬騾
之事○印綬監掌誥勅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

合符驗信符諸事○直殿監掌洒掃殿庭樓廊
廡之事○又設長隨奉御秩正六品○又各門
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曰午門曰東華門曰西
華門曰玄武門曰奉天門曰左順門曰右順門
皆設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秩從四品
○又司二曰鍾鼓曰惜薪司皆設司正一人秩
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秩從五品鍾鼓司掌
祭樂及御樂并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鍾鼓諸
事惜薪司掌宮內諸處柴炭之事○局庫九局

有太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
曰酒醋麪庫有三曰內承運曰司鑰曰內府供
用每局庫皆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
各一人秩正五品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
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宮內所用梳篦之刷牙針
剪諸物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段
疋絹帛之類針工局掌成造諸婚禮服裳付內
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蓋諸事巾帽
局掌造內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

諸事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菜及種田之事酒
醋麪局掌內官諸人食用酒醋麪糖諸物內承
運庫掌收支段疋金銀珠玉象牙諸寶貨之物
及同司鑰庫掌鈔錠之數司鑰庫掌各門鎖鑰
及收支錢鈔之事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
內用香燭油米并內官諸人飲食菓實之類
其 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
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局丞二人秩從五品
帷典璽局增設紀事奉御秩正六品典璽局掌

璽寶翰墨諸事典藥局掌同御醫修合藥餌供
進湯液之事典膳局掌供進膳羞典服局掌冕
弁冠帽袍服佩刀靴襪諸物典兵局掌甲冑戈
矛弓矢刀劍諸物典乘局掌車馬之事
其　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
史司并護衛指揮使司行之與內官衙門不相
統攝設承奉正秩正六品承奉副秩從六品所
三曰典寶曰典膳曰典服典寶掌王之寶典膳
掌飲膳之事典服掌冠冕袍服諸事各設正一

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門官二人掌正
城宮殿門啓閉閑防出入設門正秩正六品門
副秩從六品設內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
司佩一人司履二人司藥一人司矢二人
又各　公主位下設中使司掌府中諸事司正
司副各一人皆雜職
三十年置都知監秩正四品掌內府各監行
移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監
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

一人正六品又置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設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一人從五品
永樂五年復改上林署為上林苑監秩正五品
有左右副丞典簿之屬凡設十署秩正七品俱
以內臣及文職相兼之不審何年革內臣
按已上皆內官之初制也

洪武二十五年遣尚膳太監而聶司禮太監慶
童齎敕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
馬以茶給之而聶等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
敕諭之諸族皆感　恩意爭出馬以獻於是得
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三十餘萬斤給之諸
族大悅而聶遣使入奏　命以馬分給河南山
西陝西衛所騎士按此內臣奉　使行事之始
也
永樂元年遣內官李興等齎　敕勞暹羅國王

昭祿群膺哆囉諦剌并　賜王文綺帛及銅錢
麝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按此內臣奉使外夷
之始也
三年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
長子叅烈昭平牙為王按此內臣封夷王之始
也
是年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人行賞
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按此內臣將兵之始也
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寶太監

八年都督譚青等營有內官王安王彥之三保
脫脫按此內臣監軍之始也然名次青等後
其年敕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
宋琥處事有未到處審與之商議務要停當爾
卻來回話按此內臣出鎮之始也然職尚止巡
視事畢回京
十八年立東廠　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
情以聞按此不見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奏
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廠環內云東廠之設自

文皇帝至於今五十六年故攷訂于此
二十二年　上崩於榆木川太監馬雲等以六
師在遠外秘不發喪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
含歛畢載以　龍輦所至　御幄朝夕上食如
常儀壬辰次雙筆峰大學士榮御馬少監海壽
馳訃　皇太子
洪熙元年　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
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
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

沐昕計議而行按此南京守備之始也
其年　勑甘肅総兵官都督費瓛鎮守太監王
安按此鎮守之始見者也計永樂末已有矣
宣德元年　上以漢王反遣指揮譚順内官黄
讓内使陳錦助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按是時
内臣尚列於指揮之下也
七年　賜司禮監太監金英范弘等免死詔内
弘詔略云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
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忍於欺蔽進必務於忠誠

免爾死罪於将来着朕至意于久遠按　太宗
於光禄卿井泉張泌皆有之則其時内臣所必
有者但不可考耳此見范弘墓誌史所不載也
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又曰金
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見水東日記
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弘各有銀記之　賜而又
不傳見墓誌　景廟於與安王誠舒良韋亦各
有賜　憲廟賜司禮監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
誠不怠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

一曰補衮宣化　世廟賜司禮監太監張佐銀
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端忠誠慎曰輔忠曰勵忠
麥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右皆於墓碑中錄得
之正史所不載也然則内臣之膺　賜者蓋不
止於此矣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
督造三殿按此内臣督工之可見者也
四年遣太監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麓川宣慰
思任發敗績此内臣總兵之始也

六年三殿工完太監阮安僧保各　賜黄金五
十両白金一百両綵段八表裏鈔一萬貫按此
内臣功賞之至厚者也
七年陞太監王振姪千户山為錦衣衛世襲指
揮同知尋命山侍　經筵
九年太監僧保出喜峯口曹吉祥出界嶺口劉
永誠出劉家口但住古北口同成國公朱勇等
各率精騎萬人征兀良哈陞賞有差
其年賜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此

內臣加祿之見於史者也○至十二年亦失哈
復以征討功同太監楊宣各給歲祿三十六石
按十二石為一級
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率師討鄧茂七
等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按此監鎗
內臣之始也
十四年大理寺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二時不雨
恐刑獄不清厥致請會審刑部都察院獄以消
天変　上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之

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也出則齋　敕張黃
盔騎導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尚書以下俱
左右列坐
其年虜入寇德勝門外　敕太監興安李永昌
往同武清伯石亨尚書于謙整理軍務按此內
臣總京營兵之始也
景泰三年總督少保尚書于謙總兵武清侯石
亨等議選精兵十五萬分為十營太監阮讓都
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瑄盧永都督郭震馮
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亨及太監劉永誠吉祥
節制按此內臣坐營之始也
天順元年以迎　駕功陞太監曹吉祥嗣子錦
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欽為都督同知姪鉉及太
監劉永誠姪孫聚蔣晃弟成葉達兄成俱為錦
衣衛世襲指揮僉事且賜吉祥等　勅書褒諭
之是年封司礼監太監曹吉祥姪欽為昭武伯
按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欽亦自以戰功及
從奪門封後及誅成化初御馬監太監劉永誠

姪聚封寧晉伯從永誠積戰功至都督自以破
西虜功世襲○正德中泰安伯張富司礼監太
監永兄也安定伯容永弟也高平伯谷大寬提
督團營太監大用兄也永清伯大亮大用弟也
鎮安伯魏英司礼監太監彬弟也平涼伯馬山
提督東廠太監永成姪也鎮平伯陸永監鎗太
監誾姪也皆用永等恩澤封後俱革馬山雖貴
衣蟒圍玉為永成汲水澆花調馬於庭他亦往
往類是

詔復司禮監太監王振官爵立祠賜額曰旌忠按此內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御馬監太監劉永誠祠曰褒功弘治司禮監太監懷恩祠額曰顯忠此二臣皆可紀者自是而後繁且濫矣

八年　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監趙永果勇營奉御鄭達效勇營右少監米童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右副使張璘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鎗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按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

成化三年御馬監太監葉達奏以長河峒功蒙賜寶鈔幣帛辭之而陞兄錦衣衛千户官兵部執以無例不許詔特陞為指揮僉事此辭賞乞陞之始也

十二年　命御馬監太監汪直立西廠領　勑刺事按此立西廠之始也雖與東廠併而勢出其上矣十三年革西廠以御史戴縉言仍復之

御馬監太監汪直初以緝事功加歲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寧海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後累至四百八十石至正德中司禮監太監張永初以恩加歲米十二石以平寧夏逆瑾功加四十八石以獲妖人功加一百二十石後累至三百餘石夫約米至七十二石則視文武官為正一品而傔從衣料亦累增益不可勝計盖又王振劉瑾之所無也自永後谷大用魏彬張雄張銳張忠輩亦及

之按張司禮佐初加歲米四十八石其後復加祿十有七皆十有二石當為二百四十二石麥司禮福至三百七十石黃司禮錦至五百石皆在嘉靖間具神道碑其他可以類推矣

正德元年太監陳寬傳　旨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監太監劉瑾管五千營御用監太監張永管神機營并顯武營神機營右掖御馬監徐智調中軍頭司管奮武營而以司設監太監馬永成代智御馬監太監王潤代瑾五月以御馬監

太監魏彬管神機營中軍頭司并奮武營按此八虎之抝見也

二年太監李榮傳　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設守備内官仍舊添補蓋自時諸邊無餘地矣此內臣遍播邊關之始見也

是年太監李榮傳　旨御馬監太監谷大用之父奉御用監太監張永之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此内臣父見在授官之始也○後三年瑾復傳　旨奉友俱陞都督同知

其年又贈御馬監太監丘聚司設監太監馬永成御馬監太監魏彬之父俱錦衣衛指揮使母贈淑人各與祭一壇此内臣贈父母之始也史謂恩礼濫施前此所未有也○後三年太監劉瑾乃傳　旨贈瑾父祖三代俱為都督同知

三年太監李榮傳　旨御馬監官勇士旗軍係禁兵重務其令太監谷大用提督太監楊春坐勇士營李堂坐四衛軍營此内教場之漸也

四年太監劉瑾奏疏通塩法四事　旨謂經畫周詳防範嚴密誠為國家重務既多官會議户部查筭明白經久通行軍民户口食塩仍舊餘俱永遵行之司礼監立碑在側時常省察按司礼監立碑非典也

五年太監張永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掌十二團營掌　乾清宮事兼掌　御用監提督尚膳尚衣司設内官諸監整容礼儀甜食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按内臣兼職之至多者也

其年命御用監太監張永総督寧夏等處軍務御馬監太監陸誾管領神鎗選京營精兵三萬人討安化王寘鐇兵部言舊無総督軍務太監關防特造給之按楊一清為永墓志云特給金關防金瓜剛斧楊與永同事所見必真故見於此永之西征及還師　上皆幸東安門戎服送迎

九年起太監張永掌御用監仍総制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處軍務簽京營兵二萬人禦虜復

錦衣兵六千人使太監張忠監督之聽永節制
忠請自為一軍不許
十四年命御馬太監張忠提督軍務同威武副
將軍安邊伯朱泰平賊將軍右都督朱暉討寧
王宸濠命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　上尋以
太師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命太監張
永率團營壹後及宣府北路官軍提督贊畫機
密重務平虜伯朱彬亦如之○按已上皆總督
軍務始見者也

其年贈司礼監太監張淮父全為錦衣衛都指
揮使母李為夫人廖鑾父文應母張亦如之皆
予祭葬此內臣父之有祭葬自全文應始也
十四年以營建　乾清宮定𥖄廕總理提督御
用監太監張永東廠太監張銳內官監太監劉
恭御馬太監孫和團營太監谷大用司礼太監
蕭敬魏彬溫祥賴義秦文張欽韋霦張淮李英
弟姪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ム匠工內官監太
監劉祥劉永趙俊王銳班浩汪偉　趙銳崔文王

富溫璽周永各副千戶世襲此內臣營工廕官
之始見也
嘉靖六年大學士費宏等言　皇考實錄成其
於　聖謨睿德紀載頗為詳實然臣等不敢自
以為功也蓋　累朝實錄皆有章奏可據若今
獻皇帝三十餘年之事臣等所賴以考據者則
有司禮監太監張佐黃英戴永編實錄一冊載
御帝睿製序文及各年章奏為詳功當首論後
又得司礼監太監楊保陳清錦衣正千戶翟裕

陸松所纂修之助功當併論伏惟上裁　上從
其言　命廕佐等各弟姪一人以酬其勞佐指
揮僉事黃英戴永俱正千戶楊保百戶陳清總
旗俱錦衣衛世襲翟裕陸松俱陞指揮僉事時
佐英永已用扈　駕功賜廕心不自安上疏辭
上嘉其誠懇許之仍令原廕指揮使張琦於錦
衣衛堂上僉事指揮同知黃壽陞指揮使僉事
戴仁陞指揮同知此內臣與實錄賞之始也
隆慶元年登極加恩內臣歲加司礼監太監黃

錦王秀馮保等各歲加祿米有差廕弟姪為錦衣衛指揮千百户等官世襲從龍太監李芳梁鈿歲加祿米廕弟姪餘不加祿廕弟姪有差俱世襲此登極從龍加恩祿廕之始見也

按以上皆歷朝內官之事例也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二

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未嘗不為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

已豈宜預政典兵唐漢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二年　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心腹即心腹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也

三年九月朝退有雨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　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於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

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　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四年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役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

十年有内侍以久侍 内庭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里 命終身不齒遂 諭群
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誅為必與公卿大夫
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之人得
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
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
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為
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預政
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

矣朕嘗以是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許干預政
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
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十七年 敕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
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前代人君不鑒於
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
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
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
之事深可歎也朕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

建文三年 燕王師至德州而 朝遣錦衣千
戶張安持 詔諭 世子降許以 燕王之位
世子不發封并縛安詣軍前時中官黄儼從留
守以姦險為 世子所惡而素結 三郡王乃
先遣人馳報 上曰朝廷與 世子通窺誅矣
王不信俄而 世子所縛安及書至 王大感
悅儼與江保於永樂中數為 趙王即三郡王 傾
太子即世子 幾奪嫡 太子即位儼保皆伏誅
永樂五年 上諭都察院謂去年曾 命内侍

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
不令採比聞進詐傳 詔旨偽作勘合招集軍
民復以採辦為名大為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
來此與胡藍齊黄欲壞國事者何異即遣御史
二員徑詣山西將進等一千鞫問明白械送
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
治之雖闗 皇親亦不恕
洪熙元年内官馬騏傳 旨諭翰林院書 敕
付騏復往交阯闢辦金銀珠香時騏被 詔召

還未幾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
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生民乎交阯自
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
詔書不信將壞大事乃止按 仁宗既已知
之矣乃不僇騏何也
宣德元年司禮監太監侯泰還自樂安 上初
遣泰諭漢王高煦高煦嚴兵而後入覽書謂泰
曰 朝廷知我擧兵耶泰曰有言者 上以至
親故不信也高煦曰爾舊人宜知我擧兵故泰

曰不知也高煦曰 太宗聽讒間削我兩護
徙置此州 仁宗不復我護衛不徙我大郡
而徙以金帛餌我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徧
觀其兵馬器甲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爲語爾
主即送姦臣來然後議我 欲泰歸 上問高
煦何言曰一無所言問治兵乎曰無所見已而
錦衣官校從者白其事 上曰事定必治泰不
可宥也二年十一月復以奉 命直隷選騎馬
擅作威福陵虐職官捶義勇經歷董純至死又

受人賍賄事覺始下都察院獄
六年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莽
武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
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
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於
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
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爲之事
覺 上下法司議罪 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
十人於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衛

獄考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經死 命錦衣衛磔
其屍梟首於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
獄具械赴 南京凌遲於市梟首示衆 上諭
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
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
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
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
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同罪今後內官內使
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

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指害人者悉處死罪　上退朝御乾清宮　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即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啣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　天地

鬼神共怒事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共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祐之若違法越禮務為貪虐鬼神不祐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少保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逮中下獄論斬錦衣衛指揮王裕知而不舉當連坐詔　上宥中罪革其少保仍罰尚書俸一年裕下獄已而釋之內官裴宗漢管木廠坐盜市官木又賄太監楊慶求免罪事發法司亦論斬　命枷繫錦衣衛一時　英斷赫然第不知於楊慶作何處耳

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言願效用　內庭行在禮部以聞　上曰已有側禁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當是時京衛官尚未貧也而內臣自鄭和王瑾後

其富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害已嘗罪其尤者　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　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貪橐并其人械送　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素悍暴又時大醉而酗鬧有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於所聞而肯之侍臣或言銘酗

酒擅繫朝使　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正統八年内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
衛鞫之得實　詔磔於市仍令内官俱出觀之
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十年户部右侍郎焦宏等奏臣同司禮監左監
丞宋文毅等奉　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
場多被内官内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
者起蓋寺廟立窰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

致草場窄狹馬多瘦損請正其罪　上曰朝廷
設馬場令内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
今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内官各　賜地一頃内
使淨軍各　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
還官都察院仍給榜禁約每歲遣給事中御史
各一員巡視敢蹈前非者必殺不宥
鎮守遼東太監王彦卒　上命太監喜寧檢閲
其家財彦妻吳氏訴喜寧私取其奴僕驄馬金
銀器皿并園鹽引等物　詔宥寧罪追取田園
鹽引給主餘物悉入官
謫監察御史李儼戍遼東鐵嶺衛儼在光禄寺
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
錦衣獄已而謫之
錦衣衛卒王永為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
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
造妖言斬罪　詔即磔之於市不必覆奏
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
贖　特命髡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

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
大監喜寧侵太師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
率自淨身家奴毀輔佃户居室毆家人妻墮孕
死事發宥勝贖徒自淨身者戍廣西南丹衛因
敕禮部盡收功臣私蓄閹奴入官
十四年七月甲午　車駕親征北虜發　京師
是舉也司禮太監王振實勸成之故群臣雖交
章諫止　上皆不納　命下二日即行扈從文
武吏士皆倉卒就道丁丑　車駕至宣府風雨

本至邊報益急群臣復交章請　駐蹕王振怒
俱令畧陣壬寅　車駕至雞鳴山衆皆危懼
上素以諸事付振至是益肆戚成國公朱勇等
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
書鄺埜管老營佐埜先行振怒令跪於草中至
暮方釋欽天監正彭德清勸振曰虜勢如此不
可復前倘有疎虞陷　天子於草莽振怒詈之
曰設若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下命不
足惜　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

八月己酉　駐蹕大同振尚欲北行鎮守太監
郭敬密告振曰行則必墮虜計振始懼會驟雨
復至始議班師庚戌師東還是夕次雙寨雷電
風雨交作師行徹夜不止初議從紫荊關入振
蔚州人也始欲邀　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
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壬戌次土木虜襲擊我
師大潰　車駕北行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死
庚午　郕王御午門左門都察院左都御史陳
鎰合諸大臣廷啓六科十三道亦有言　王曰

汝等所言皆是　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
皆趨進號慟哭不起飈言曰　聖駕被留皆振
所致　陛下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
指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捽順髮
嚙其肉曰順倚振肆强今猶若此誠奸黨也百
官爭捶死順且請籍振家　王准言衆猶哭未
退守衛士卒亦泣下　王起入令太監英問所
欲言咸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
遂於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尋執王山至衆

相戒勿捶死使伏法遂縛山赴都市凌遲處治
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宦專權所致令已
悉准所言置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人之怒
以慰　社稷之靈爾文武群臣務須各盡乃職
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
屍於道軍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
長隨家　王令免籍
是月令旨籍沒太監郭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
等家以皆王振黨也○科道會劾僧錄司右覺

義龔然勝道録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撫周銓等賄囑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巨富

令旨降論有差復請誅籍之不許　詔

九月法司跪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　謂振傾危社稷罪惡深重但朕即位之初体天地生物之心姑屈法伸恩但係振本宗不問太小皆斬首以徇婦女給發功臣之家為奴其家人婚者宥死杖一百發戍邊衛

是月鎮守大同太監郭敬潜回　京師下獄初

敬與振厚遞年多造銅鐵箭鏃甕盛以振意遺瓦剌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楊和之敗又為敵所制　上皇至大同群臣劾敬失律振矯　旨不問至是法司議凌遲處死

詔固禁之

十月御馬監少監跛兒干伏誅跛兒干本降虜給事　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為虜使至　京有所需索

命執而誅之

十二月誅遼東百户施帶兒帶兒獲虜泄我虛實且數為虜使張彼聲勢又為脫〻不花致意於鎮守太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御史劉孜鞫之因劾亦失哈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反狀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　詔即誅帶兒仍置亦失哈不問

景泰元年三月叛賊御用監太監喜寧伏誅寧既從　上皇陷虜輒為也先畫策邀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擒而

會　上皇知寧謀患之乃言於也先欲使寧及總旗高鑾達於納哈出還京索礼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　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遂為參將楊俊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幷科道等官劾奏寧以俘虜溷沐　恩榮受　列聖之深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負　國背義忘恩屬奸臣之不軌致　上皇之蒙塵喜寧回自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　駕為名重要　朝廷金帛既又乘機復往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

境犯我京畿上而宗廟震驚下而軍民荼
毒雖 天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遁弃生靈受
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正之典刑碎屍萬段
不惟無以大彰 天討垂戒將来抑亦無以慰
宗社之靈以雪臣民之憤 詔群臣雜鞫之具
狀 命磔諸市三日
又金英者正統中司礼太監也王振没掌監事
景帝以其擅權惡之 命言官論其家奴郭廉
趙顯多支浙鹽謫戍邊衛復以運使吳方受囑

勤為民復以錦衣衛校尉結英冒陞百戶於午
門外採聽各處事情抵英論斬復調御史謝琚
為吉安府推官降給事中張聰為均州判官御
史宋琛為安福縣典史俱坐英事琚應奏不奏
聰代王訟稿琛奏事不實為法司所論也又運
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囑御史林廷
舉求解杖廷舉百戍邊衛崇為民又以錦衣指
揮僉事呂貴因賊侵境陞署都指揮僉事出征
及還貴恐調出失勢託英家人錦衣衛百户金

善以賄得辭陞職仍舊官又索營膳所軺冠等
料萬餘以造私室賂管海子内使葉景榮景榮
以石及草與之事覺下都察院論貴善景榮俱
應斬英宜究治 詔斬金善降調貴於邊衛景
榮送司礼監別用贓物俱追入官執英付都察
院鞫之左都御史陳鎰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
支官鹽累受賄賂陞指揮韓志等為署都指揮
僉事陞内使汝住為長隨奉御陞都指揮孫鏜
為都督總兵陞校尉劉信為百户工部尚書石

璞結王振得職姦受璞賂以保其位又准呂貴
仍理錦衣衛事姦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極
刑籍沒其家 帝命錮禁英執鏜璞志鞫之論
罪皆應斬 命姑宥之再犯不宥金英家奴李
慶罪當絞遇 赦特誅之御史宋琛坐不劾調
用琛左都御史王文沮之文奏琛浼免不允晁
誣 詔不問仍降琛楼英之狼狽若此不知異
日復受寄託然其拒南遷議稱薛文清好官亦
不可盡泯也

是年十月庚寅山東右布政使裴綸言山東內地與邊徼異已有都御史洪英巡撫替同三司常操軍士保固城池兼今歲禾稼豐登流移復業正當靜以優恤不宜煩擾今內官唐廣來鎮兹土有司日逐供給未免動取民財以一科十且廣隨侍人不無詐冒名目生事侵漁請 敕廷臣會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 帝曰往歲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令內官鎮守得

知事情緩急今綸擅欲取回主意安在爾都察院令其陳狀如飾辭不宥六科給事中上章詔鎮守巡撫內外官員俱受 朝廷委託恐其從人需索財物如綸所言者亦不可必其無也 命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見有此等之人具聞處置既而綸陳情服罪宥之

又太監吳誠卒其妻某氏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大同右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奏右少監韋力轉嘶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下巡按御史覆勘有驗都察院請再覆從之

二年鎮守內官陳海以鐵鍋與夷人哈丹易馬 詔劾奏捕鞫之又司禮監太監高顯侍御強奪人房屋仍飾奏 命法司禁錮之

五年內使田福私亡至真定藁城縣錦衣衛捕得 詔即誅之內使阮絹附司禮監太監興安囑管工太監黎賢擅於西海子作佛菴及西山寺處作生壙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都

察院坐絹絞并劾安等罪 詔姑不問所造廢寺令內官監毀之物料入官

南京御史鄒亮奏定淮等門外城壕為太監陳公等占種蓮藕禾苗 命南京戶部委官勘劾禁約

六年都知監左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死遺下河間府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 詔不許給民間耕種完辦 按 景帝不假內豎如此南城之禍所由搆也

天順元年正月壬午執司禮太監王誠舒良張
永王勤等於禁中已出付錦衣衛獄群臣言誠
等串同都督黄玹搆成邪議更立　東宮尋又
謀迎已出汪后又與少保于謙王文等圖為不
軌糾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謀反凌遲處死丙
戌　命斬於市籍其家是日校尉逯杲縛錦衣
百戶楊瑛謂為張永親且與舒良善　命錦衣
衛考訊之又　命錦衣衛差官往執寧夏管神
銃內官高平公幹雲南內官閻禮并籍其家以

来俱磔於市○鍾鼓司掌事陳義教坊司左司
樂晉榮誅景泰中榮諂事義義承　旨同榮選
妓女李惜兒等先後進ヽ宮中至是教坊司
發其事　命司禮監釋放女給親榮義下錦衣
衛考訊具伏誅於市○戊子六科十三道劾司
禮監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內之
門易　青宮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為黨明知逆
謀不能諫阻而伺覺乘機心持兩端觀成敗為
向背宜梟兵首以戒權奸　旨謂安罪本當死

媚徇寬貸之今勿令視事○癸卯誅司設監太監
廖官保御馬監太監郝義司禮監少監許源官
保提督御藥房　上嘗索藥不得故也義坐與
王誠等同謀欲發勇士擒殺吉祥石亨等源故
從　上南內坐謗訕俱誅
二月戊寅枷內官劉茂於內府薪房外茂嘗被
旨以馬載唐妃遊西海子馬驚妃墜因　命茂
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　上復位有言茂欲擒
太監劉永誠者遂執下獄枷之內官監太監單

吉掌內庫金帛奇寶籍記　郕王所賜諸妃白
金三萬餘兩寶石萬餘不以聞　命執送錦衣
衛固禁之○丁未六科十三道被　旨劾司禮
監太監陳禺阮簡謂禺內與王誠舒良同腹心
外以王文于謙為羽翼擁立　郕王廢易太子
始則倡不必扗迎之謀終則造幽閉南宮之計
禁　聖母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
臣之義傾竭府庫崇尚異端忍令僧人清昊為
國師數撥僧官道暨入禁闈俱宜顯戮於市以

懷人心以回天變　上曰給事中御史言是此輩負國背君罪在不赦但元惡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擯冎居南京司禮監簡守長陵永不任用○癸亥廣西柳州衛千戶處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景泰時忠為錦衣衛指揮平居尚衣監與忠厚忠密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　上與太監阮浪南城內使王瑤圖復位於是浪瑤及忠俱下錦衣衛鞫瑤被殺浪擊死忠得釋既而坐他事謫官柳州至是　上知其狀特遣

人收忠平磔於市三日且籍其家○乙亥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參政掌大同府事時嘗為鎮守太監韋力轉怒其逕回都御史年富家衆杖之十餘至是瑄奏之且言力轉宴輒命妓為戲僭用金器若王者復強取所部女為妾諸不法事　上怒遣人執之太監韋力轉以工部右侍郎霍瑄奏其罪下錦衣衛獄遂條奏瑄嘗同都御史年富侵盜官物且行賂於都督石彪強取所部女子十三人為妾都察院劾收瑄與力轉

覈其有無　上命俱宥之○癸丑調給事何玘等十三員為判官監察御史吳禎等二十三員為知縣尋命復職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御史言其過惡欲箝制言路共譖御史給事中之短　上命吏部尚書王翺查御史給事中年三十五以上者留任三十五以下者調用得玘禎等三十六人俱調之　命既下會有風雷雨雹之變　上悟召翺等諭之曰給事中御史朝廷近侍耳目之官何乃聽人主使妄劾人論法

難容但念職當言路俱留任事自後言事務須從實否則治以重罪不貸

十月丁酉　賜故太監王振葬祭時太監劉恒等言振恭勤事　上端謹持身左右贊襄終始一德陷沒土木歲久未沐招葬　上亦憫念振故有是命

五年七月庚子司設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　命懷寧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及

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以奪門迎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敗隨亨冒陞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復日犒諸達官月給以米銀布遂相與為死黨諸達官日出入其門惟恐吉祥敗而已隨之黜退也吉祥亦自疑與石亨同功一体之人亨既被誅愈自不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為言官所劾錦衣衛密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

亨敗時預降 敕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 敕諭欽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 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監事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群飲于家厚贈之時鏜候陛辭宿於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時琮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鏜同於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 上即召吉祥

縛入宮城鎖繫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於中夜自往錦衣衛指揮同知逯杲宅執殺杲遣其黨殺左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斫傷內閣學士李賢於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岸甎石堆塞各門賊往來嘷呼於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强賊反獄獲者有重

賞且不可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 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東安門天漸曙欽黨稍〻散去欽遇鏜子軏於路軏奮刀斫欽中膊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

注欽寧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鐙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即與之於是官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濬皆為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焉諸達官逸出者先後皆被誅○辛丑　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反賊黨未盡就擒也○壬寅　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為及賊所脅從者無得驚疑○癸卯曹吉祥伏誅　上出吉祥

命群臣廷鞫之具伏　詔磔於市并磔欽鐸濬等屍以狥○丙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等伏誅序始以天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　駕功累陞至禮部侍郎後以占候天文失實降少卿懷怨望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亦以附吉祥冒迎　駕功陞都督同知等官至是序為欽選擧兵日時守忠順忠從欽犯　闕俱被執磔於市籍沒其家○戊申達官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兒從曹欽反既越城逃至通州民瓜

田中盜食瓜民欲毆之也先帖木兒窮蹙吐實民執送鎮守官械赴京法司論當凌遲處死
上命錦衣衛禁錮之也

成化元年罪斥典璽局局丞王綸初綸事　上於春宮一時群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侍讀學士錢溥教內書館綸嘗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暱至是　先帝不豫溥意綸必預機務有入閣覬覦遣奎通款曲於綸綸因偕奎造溥修弟子敬懽飲至晡而去內閣

學士陳文以隣故知及　帝崩奎持晉州知州鄒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遺詔也綸亦以例當柄用驟驕肆司禮監大監牛玉恐其軋己王姪春坊贊善綸復與溥有隙搆之會大行就殮綸衰服襲貂裘於外　上見而惡之王因數其過惡勸　上執下獄又囑人發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擬斬以赦例從輕綸降內使發南京閒住溥降順德知縣奎臨課副提擧和瀾滄衛經歷凡平日與綸往還者詞連

及之兵部右侍郎韓雍降浙江左叅政順天府
尹王福兩浙鹽運使治中丘晟福州府同知通
政司左叅議趙昂瑞州府同知南寧伯毛榮都
督馬良謫廣西都督馮宗劉聚謫廣東各總
兵官調遣殺賊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門
達指揮同知郭英陳綱指揮僉事呂貴俱調貴
州邊衛帶俸差操
其年立中宮皇后吳氏之月餘有　旨太監牛
玉壞　朝廷大婚下都察院獄幷太監吳熹究

治獄詞謂　皇太后欲立王氏而玉以王氏非
其所選説　太后止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
子雄同熹賂玉立后詔皇后廢居別館玉熹南
京　孝陵種菜俊戍登州衛雄隨住玉親家懐
寧侯孫鏜閒住姪太常少卿兼侍讀綸謫吏部
員外郎琮除名○十一月丙寅南京六科給事
中王徽等言切惟　人主之治天下在號令行
紀綱振由　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
則號令不行紀綱不振欲求天下之治難矣伏

惟　皇上嗣登大寶祗遵　先帝遺命冊立
皇后蓋以繼承宗祀為重豈意賊臣牛玉大肆
姦欺横貪賄賂朦朧進退其意欲固寵於內擅
權於外包藏禍心深不可測幸賴　陛下聖明
廢退吳氏蓋亦出於不得已也然遇此大變處
此非常朝野騰喧中外駭聽以為吳氏既退則
牛玉之罪必萬死無疑矣今不意牛玉得放南
京全首領夫牛玉故違　先帝之命其罪當死
一也謀立　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　陛下

當死三也使　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
也凡此四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玉兼有之
明正典刑梟首街市以明號令以正紀綱可也
今乃將牛玉輕放者臣等知　陛下用心仁慈
不忍加刑也書曰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今　陛
下不忍殺一牛玉則今後侍　陛下左右者恣
肆無所勸懲天下之人謂　陛下好行姑息誠
恐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然臣等非欲
啓　陛下好殺之心亦非與牛玉素有睚眦也

但為 朝廷號令紀綱惜耳然奸臣之惡固所嘗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冊立 皇后將以奉承 宗祀表正六宮輔助 君德母儀天下豈有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恝然不加之意哉方牛玉肆姦之初婚禮尚未成也掌禮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其舊情而苟容李賢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

者而禍已也黨惡欺君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剛毅明斷即將牛玉明正典刑梟首示衆仍將李賢等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紀綱斯正中國尊嚴外夷畏威矣奏上 詔曰牛玉壞大婚禮衆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徵等不知情實妄言要譽希求進用令吏部俱調官遠方於是徵等俱調州判官徵晉安州王淵茂州朱寬潼州李翔寧州李鈞綏德州奏草蓋鈞筆云

成化四年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五萬九千引乞令其姪潘貴中納關支下戶部參覆奏 旨朝廷存積餘鹽以待邊用 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況內臣乎內臣給侍內廷凡養生送死自為之處置固不必營利以殖生況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按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崇開中遼東鹽萬引矣自是 賜太監陳鉉萬引潘午萬引

上遣太監鄭同瞿安 冊封朝鮮世子李晄為

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既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於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聞 旨謂英所言是令後齎賞遣內臣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 按此內臣不封王之始也

五年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少監鄭忠南寧伯毛榮各帶參隨縱其後占軍伴辦納月糧奴辱有司營求貨賄頃者太監錢能出鎮雲南道

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騷亂乞通行
取回兵部覆以　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巡按御
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
其年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
繆諒為之支費下都察院議當贖徒有差　詔
即斬於市
六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
果有為政務歸一本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
鄙之

十一年安南國請由雲南道入貢蓋以太監錢
能私與通故也不許
十三年巡撫雲南右都御史王恕等劾奏鎮守
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安等都察院覆
奏差刑部署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事并
逮能還京通治之　詔能果有罪奏來處分初
能遣指揮使郭景奏事　京師以安南國有捕
盜夷兵犯境為刼掠者請　敕國王戒約之
朝廷因命景齎　敕以往舊制使安南者道必

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條蟒衣
羅段犬馬弓箭鞍轡諸物附景私遺安南王遂
由雲南至其國受饋遺甚多及還誘其貢使仍
道雲南至中途給以他語先行及貢使至雲南
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為安南人入寇
相率驚疑欲避之総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
再四其人始還　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
男子自安南來歸言嘗見一指揮從三十餘人
至安南以犬馬諸物饋王　詔下巡撫巡按官

究問蓋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揮盧安蘇
本百戶楊能等徧歷諸夷千崖孟密等宣撫司
求索景獲其寶貨至遍淫曩罕弄孫女許以開
設衙門治事還至　京師被逮遂投井死於是
恕同巡按御史鞠景同行者得其本末始奏於
朝云
九月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等劾奏能及
都指揮方明周佐布政司叅議金醞按察司僉
事翁遜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等能

侯再拗至日處分　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户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挺杖之死者一人明死其屬以病死報乃委遂偕醞竟其獄復以贓誣死者既而佐礦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　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鞫得其實通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

勢獨緩其事

刑部郎中鍾蕃等勘報巡撫雲南都御史王恕所奏能遣指揮郭景以玉帶蟒衣并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本等與千崖孟密諸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

上特宥能降　敕切責之曰法司奏鞫爾違法事皆實及爾所奏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欲械爾至京依律問擬但念爾在邊歲久姑曲法寬貸爾以鎮守責任爲務以地方人心爲重嚴束下人毋得於所屬軍衛有司騷擾况土官化外之人　祖宗以来但俾其以時納貢羈縻之而已比之内地不同今後事事須與黔國公沐琮并撫按御史三司官公議委三司廉明官員撫諭勘問毋得任情擅遣無籍之徒仍前需索詐騙以起釁召亂萬一有失咎将誰歸爾其戒之慎之

能又爲指揮姜和李祥乞恩免罪從之初能在雲南數使其下往孟密等處索取金寶等物爲

巡撫都御史王恕所奏　命官勘實　上既有能罪止罪其下九人而和祥猶怙勢潜匿不能就逮有　旨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爲二人求宥稱其不避險難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爲詞竟從其奏

十四年南京内官監覃力朋　進貢還有馬快船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牽挽且徧索州縣驛遞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巡檢司申報武成縣遣典史率人盤詰力朋乃以其衆

捐擊典史拔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內官汪直縻得以鬧逮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之其後力朋竟以倖免

司設監太監沈繪下獄擬斬罪繪侍寵稔惡後為 上所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使家童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禍者遂發其平日多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并言其弟千戶廣貪淫邪僞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皆實 命繪祥斬廣絞皆如

所擬律仍下獄監候其黨二十一人免贖送司礼監奏請處治

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校勢益横公私騷擾道路以目朝臣亦皆惴〻不自安內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翊劉吉有言 上震怒 命司礼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生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一意為 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〻〻要說但不敢耳某等同受 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翊奮然泣曰某等奉事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幸而 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為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恥黜譴罰亦惟 命

耳所不避也於是恩降辭色徐曰 朝廷命恩等開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話倘 上召問輩勿变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肯為 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 青宮輅以 先朝舊恩恐 上疑已且慮三人者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而恩等復至傳 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害事朕實不知今便革此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 恩曰先生不

知吾輩數人者已稱其口闕為誰曰黄賜陳祖
生也皆闕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其
福建人與楊曄善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
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
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 召恩數直罪而責之
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撥散諸旗校還錦
衣衛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
日久未還 命都察院移文令巡按御史隨處
出給告示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然 上遽

猶未釋然也
初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行法司考證至
是廠革罷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武宗者
因服到家家人猶不知覺乃譎黄賜陳祖生於
南京
是月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錦衣衛副千户吳
綬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千户楊瑛仍還本所
聖事綏貌陋而心險頗通文移善詞翰時西廠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猶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

文事者以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户
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 至擬三批答封進
稱 旨遂有是命綬後以敘壼遛其鷹巳云諸
六月甲辰革兵部尚書項忠職為民忠既具奏
草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參革西
廠汪直嘶之忠不自安乃乞歸養病未行直囑
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使劉江與指揮黄賓
姦私事謂賓為求於兄太監黄賜使鎮撫尤鑑
囑忠并武選司郎中姚璧得內京衛選江西都

司事方下都察院而左給事中郭鏜監察御史
馮貫等亦交論忠違法事詞連其子錦衣衛千
户綬及興寧伯李震守備靖州指揮使莊榮甘
肅參將都指揮同知劉文寧府儀賓王允壽併
及彰武伯楊信等十五人皆與忠平日交通
上命三司錦衣衛會問於廷忠抗辯不服然衆
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左都御史李賓等具
奏忠竟出為民璧調外任賓為民賜降長隨震
降左都督南京閒住榮降指揮同知文降署指

揮使綏降湖廣九溪衛帶俸差操仍差官徑江
西逮江及允壽至京鞫問而宥信等餘罪悉如
所擬
是月監察御史戴縉言近年以来災變洊臻伏
蒙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脩省夫何訓誥彰
彰乃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
以固邦本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
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曄吳榮等之姦惡
高崇王應奎等之貪贓又如奏釋馮徽等冤抑

之軍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
以服人而警衆者也柰其部下官韋瑛等不體
聖心張狂行事已得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
革罷又以見 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
之盛心也伏望 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
俾宿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乃
將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 陞用
乂益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
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所與
錦衣衛所千户吳綬直得之為言於 上然後
奏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詗察益苛人不堪命至
有破家毀族者勢焰熏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
端寔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
蓋直常謗楊曄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
書董方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施行縉言適
中機會故尤為直所喜云
江西人楊福詐稱太監汪直事覺問擬斬罪福
嘗奴事崇內使隨入京而背之還過南京遇所

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僞
為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蘇由杭
州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內
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為之理
至台溫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操縱以張威所
過雖假廉以取信然為僞校尉所得者已多及
抵福州稱有 敕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
小官忤意者即杖之竟以無符驗為鎮守太監
盧勝等所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

人乘之以擾人如此
十五年詔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戍四川重慶衛
初文升奏　敕往遼東撫諭夷人時太監汪直
亦往按事巡撫都御史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
朝會兵部尚書余子俊有參陳鉞本鉞疑文升
所為遂嗾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姦不忠撫安
無方致啓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
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陷之
錦衣衛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成獄刑部不敢

違比依指揮千户致所部軍人反叛者遂　命
謫戍人皆冤之
十六年正月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緝
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
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過於大
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義事一或失實所損實
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
浮泛之辭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淡
西夏事急[illegible]淨博面加切責仍令紀功引與偕
往人皆為博危之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
監韋朗總兵官緱謙舊巡撫都御史陳鉞等起
釁冒功失機匿罪以　祖宗法度為不足畏生
靈血肉為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為甚雖為御
史强珎所劾不過停俸帶罪情重法輕公論未
愜恐邊將効尤視失機為等閒以匿情為得策
請重治為人臣欺罔之戒監察御史許進等亦
以為言且謂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
分其已之既而太監汪直自遼東還憾珎奏其
事乃奏珎行事乖方妄參被虜人畜名數過多
請治其欺罔之罪　命錦衣衛千户蕭聚往勘
如珎奏不實即械至京鞫之聚往勘械珎及宗
至京直先執珎於御馬監考掠然後奏聞　命
會官廷鞫之珎坐奏事不實宗坐違制各當贖
杖還職內批　朝廷於風憲參奏事情未嘗不
以為實如珎之懷奸欺罔誣人重罪雖循常例

處治謫戍遼東邊衛宗降三級差操尋以兵部
及科道官先嘗妄劾鉞等都察院奏差御史不
當俱令回奏皆服罪　上責都御史陳鉞等不
謎姑宥之仍戒再犯不宥停兵部及科道官俸
各三月鉞等舊所停俸皆免之時論為不平然
皆默默無敢言者
命太監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
受命征遼址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遊
擊將軍京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　上已

知其向者交搆欺妄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越
選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識
之間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
陳鉞謀欲竄越〻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
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内竊衣米者時索之
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
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
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而銘懼欲訪
其害適越所厚者巳亙目潛以其語語銘〻達
於内因發其交搆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
直既在大同不得還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其背
察紛擾大傷國體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
有處置於是内閣臣太子太保萬安約太子少
保劉珝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欲革之　朝
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當有以勸　上宜從衆
言珝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
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題曰仰惟　太宗
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無不用其極初令

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姦大惡等
事猶恐外官徇情隨設東廠令内臣提督控制
之彼此並行内外相制行之五六十年事有定
規人易遵守往年城禁妖狐夜出人心驚惶載
勞　聖慮添設西廠官校　特命太監汪直提
督緝訪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
也更混混紛擾臣不贅言茲者汪直已受　敕
鎮守大同地方京城大小官員以及軍民人等
衆口一辭皆謂　朝廷革去西廠為便伏望[illegible]

聖明洞察俯順下情將西廠特須　敕旨革罷
官校悉回本衛庶舊制以復人心以安緣西廠
存革實於人心治體關係最大臣不敢緘默疏
入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
十九年六月調鎮守大同太監汪直於南京御
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官許
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
生嫌隙不相和協試舉其五事為證寧令士卒
分曹攢槽飼馬直以為拘留一處下人不便一

也寧直嫌於共事預將人馬分為四營營二千
人人自為戰自分彼此何以禦敵二也寧欲將
人馬撥野口宣寧黑山懷遠四處直欲撥沙河
紅寺二堡往返數次尚未定議三也直以右衛
遊兵調大同者止有五百而把總官乃有四員
官多軍少欲令二員回衛寧以為業已調至不
必取回下人惶懼無從遵守四也遊擊將軍董
昇近在天城截殺直以為地方無事可以取回
寧謂調去未久宜留勿取爭論數日尚未能決
五也他如此類未能悉數平居如此猝遇大敵
豈不喪師僨事此臣之所以憂也事下兵部看
詳尚書張鵬等言今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
克有濟直寧屢被戒諭而執迷尚爾若不早為
處分恐貽後患　上曰直寧不以邊寄為重互
逞私忿事多乖違萬一有警何以禦敵制勝昔
廉頗藺相如尚知先國計而後私仇直等顧不
此之思耶今姑宥其罪降　敕切責直可調南
京太監蔡新調大同簡顯調宣府務令協和行

事仍　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往諭直而遣之
初直之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騾車日夜馳
逐有司追候不及動遭鞭撻有定州知州裴泰
者預釀具以待直至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
之至是既被遣道經曲陽縣有司聞風皆畏避
直至閴寥困卧公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曲陽
上司迎謁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糒餱進直遂
忘已汝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
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

曰諸至明趣駕而去勢聲寥然人以其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降咸寧伯王越名安置安陸州華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原籍為民工部侍郎張頤致仕

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疏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劾其八罪一孤負 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

三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進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蓄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廷八輕挑强虜擅開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奸宄本當寘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斥直等仍追奪越誥券編發綸鈺春世寧為民爨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俸已故 命文升琛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閒住陳鉞已致仕并永憲俱不問云

十九年九月誅妖人王臣傳首江南示衆臣任錦衣衛千户以妖術為太監王敬所任敬奉使蘇常等府奏請臣及百户王完等十九人以從所至凌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 詔旨括取奇玩之物皆出臣所為臣又多取美女因為淫亂既還京為太監尚銘發其事下都察院鞫治得實獄上 上曰民情常患於不能上達王臣等在外矯詐為姦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之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以謝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被害州縣敬充南京孝陵衛

淨軍種菜王完等發開原肅州二衛充軍家屬隨任

是年十一月太監王敬千户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掺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畫玩器之奇絕者擒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録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鬨然攘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

罪奏繳從之江南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畧曰近見内官監太監王敬齎来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别無行拘大戶索要銀两緣由何期王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銀两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来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氷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两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两又發鈔四百塊於松江府索銀二千两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

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两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幾千萬两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两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啣満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将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壊事之小人明正法典　詔差官校械繫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浄軍王臣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為敬等猶倖免云時常州知府孫仁為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之（按王三原論劾之疏適與尚銘訪採時合而王敬之得罪實為銘所發也）

二十年正月東廠行事司禮監太監尚銘有罪黜往南京壽遣官校追械之還将窮治之既而有　旨銘管理東廠不公欺心罔上大肆姦貪贓濫顯著有壊成法當置之死刑姑從輕處治不必来京仍令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

浄軍發　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薦自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悦色以釣取名譽而内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輙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至是籍其家得資數萬輦送内府者累日不絶云

錦衣衛軍餘責鐸擊登聞鼓訴太監尚銘因索金珠寳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用刑訊鞫備極慘毒又受其賂金百两銀三千两及他

奇寶其下人乘獲重賂得免死充軍事下都察
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辨有　旨
宗源犯人命法司問結已免死發遣且銘贓已
入官連坐者其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
府人匠凌安徐茂輦市青紅石飾為奇巧首飾
器用託內侍之親幸者以進互相佑直得利百
十倍歲費內帑金鉅萬數年來府庫殆空諸人
暴致富貴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多效慕之
一時後物價貴多於往時不可計料云

二十一年十一月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鄧
才護不之避為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
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獄才護
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贖之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三　弘治一朝　正德朝首年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曰減稅利謂温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四十餘兩近來礦脉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産以充其數官司逼迫有因而自盡及散為盜賊者乞量為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以進貢為名斂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之工無時休暇而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

事驚疑人心官吏受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于理藉其所積以助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司行之於是吏户二部請以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御史同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京師以釋民怨　詔銀坑冗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修省以消天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糧課及各窯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畝之數洲與内官監原撥蘆場相隣江東巡檢司舊管工部蘆場二所亦與比近瓦屑壩下有廢官房酒樓地一區石城門外有湖地一所舊嘗收積木料及畜放水獺老鶖其後事已悉賦居人歲供租銀百五十兩於守備廳公用太監黄賜時奸人悉以獻於三廠指為原撥供應之數賜及後差太監張本等受之盡收其利而歲

額租課復責償諸人相承至太監蔣琮不改成化二十三年 詔書令投獻山塲湖蕩地土悉歸於民縣人相繼奏言下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等覆按而琮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外情用揭帖而抗 詔旨刑部請移文於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辯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陷因

條析綰等所言而況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孜省同鄉奸黨而綰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附和加參有 旨行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 使兩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事鏞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遊禁地劾之鏞還自辨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不發請遣官覆按 上命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錦衣衛指揮楊綱偕往綰等及琮更相奏愬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煩凟 聖聰琮不當占管獻投蘆洲湖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遠問都察院議以為穆等所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

綰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等再勘歸結於是綰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覃肅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云

三年司禮監何穆等按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及御史姜綰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綰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累辨誣陷人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強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塲之賴并侍郎阮勤等擬罪不當有 旨御史

不顧大体構辭訐奏煩瀆　朝廷姜綰劉遜俞
潛孫紘繆樗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
俱調外任將琮等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
琛錢能李榮免問於是六科十三道俱疏論不
聽
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為同類所惡　上亦厭之
每為正言以迎合　上意及繼曉李孜省等遇
赦琮奏請復治　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
法綰等劾之琮支辭深辨勘官亦右琮而抑綰

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論奏南京兵部
郎中裴性不法事　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
戚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
附掩飾又參兵部員外郎袁爍罪亦連性性疏
辨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亦奏琮開掘聚
寶山有傷　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
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監太監趙
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為民琮等逮問所掘聚
寶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填補琮獄成　詔姑宥

死發　孝陵充淨軍種菜初琮訐性時疑二當
道者庇之揚言欲舉二家不法事二家恐因文
通欲奏琮遂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
其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　皇親罪初　孝穆
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
悉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　上在東宮時太
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為　太后親兄鏞心知
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
李福邉與兄以來愷姨壻韋父成知其家無人

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
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田
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
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許父成之
偽會　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
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
眷等聞　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　賜第持
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聞之至京爭辨　上
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為解令父成馳驛歸

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梵黃監生蔣瀾等挾僮入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徃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决郭鏞本知其偽黨比禁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　陵寢勞勤發　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回京閑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十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一禁傳奉謂太監李廣以千户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玉李恕僕隸厮役為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籙之伎雜進並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　太子立寄子壇之名而有燬炕之說三擅置　皇親希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背開偉門大肆齋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祚自稱廣為教主之人而廣為傳陞官職求　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七幾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户為名侵奪土地幾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之於法以為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俱報聞

十一年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幸罪惡貫盈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萬要皆夤緣躐進之徒多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旨奔競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

司設監太監滁昭為故太監李廣請祠額葬祭

旨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贓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 賜之葬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於 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之已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若干石白米若干石 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

言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為隱語耳 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未即施行於是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殺貢夷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 陛下乃寬容之太監汪直梁芳等撓亂 國典熒惑 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 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賄致 陛下受姦諛蠱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惟貪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愬今雖不追戮其罪豈可併還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 聖心凡昔求餽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

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奏 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都督孫貴副總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參議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寺少卿楊瑛河南左參政張琡右參政李瓚山東右參政謝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田滁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縱跡詭秘吃癰舐痔何所不為婢膝奴顏無復羞恥乞賜罷斥仍乞 敕司禮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得旨干礙人眾且無指陳實跡 命仍舊供職簿

籍亦不必追究（僕出小說中所載用影中壽宮僕門有幡千三乘畫籍僕以解者也）於是尚書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競彼亦退縮如畏虎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即係交結將臣斬首市朝以為奔競無耻之戒尚書滽亦乞查簿籍有臣姓名即凌遲處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

禮科給事中涂旦等兵科給事中王鎮翰林檢討劉瑞復論王越黨李廣乞特罷用監察御史胡獻又謂李廣雖死簿籍循存越及屠滽李蕙皆以賄廣得用身為大臣率衆為奸宜先正其罪然後次第行罰不聽

禮科給事中吳士偉請悉罷鎮守內臣俱不聽

是月南京科道官復論劾王越屠滽周經徐瓊王宗彝史琳林鳳李溫崔志端掌通政司侍郎元守直掌鴻臚寺侍郎賈斌都御史錢鉞陳瑗劉憲太常少卿布自雲太僕寺卿宋琮大理寺

丞劉憲光祿寺少卿趙玹順天府丞藺琦南京戶部侍郎鄭紀太常寺卿呂憲通政徐說少卿魏富祭酒劉震太常寺丞黃輔致交通不職請斥之俱不聽

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內外文武臣僚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遷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寺之尊將相之寄負天下四夷望之必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凜然恒有畏懼之心而不敢慢易竊發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堂堂天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亦不復信矣此大可憂也又凡人之遇窘迫窮急苟可以免其一時之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所不至將有甚於前日求李廣者是閉一門又開一門塞一穴又開一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名惟降　旨密諭之使各自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

[illegible]亦不動遂致在[illegible]
[illegible]消之說也[illegible]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奏讀太監李廣畀月賜物鉅萬簿籍尚
存姓名可考欲乞究竟其事明正其罪伏聞
陛下初欲行之既而中止豈因綿修羅玘有不
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又從而傅會之與邇
來羣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未
得其路以為無左驗恐不足以取信於 陛下
也今幸而李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證盖 祖宗

在天之靈持此而告 陛下也若復縱而不治
豈不坐失事機況白米黃米之隱語已諱然於
中外而其官其人之饋送想亦昭然於 聖心
在 國法既所難容於事体亦豈可已但其倡
為不必查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諂諛側媚之徒
[illegible]以此為邀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玘官斥歸
田里并劾屠滽白昂為奸邪魁首 詔已下慶
分劾論○又言玘嘗為太監蕭敬門館敢庇之
未可知也○都察院覆府部會疏言故太監廣

招權納賄賊物累鉅萬討莊田鹽貨尤多乞籍
其所有盡沒於官不聽
十四年四月先是內使劉雄過儀真知縣徐淮
不以時供應雄怒棄關文渡江愬諸守備太監
傅容奏其事 命械繫淮付錦衣衛考鞫之時
給事中許天賜監察御史馮允中皆上疏請宥
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為言皆不允刑部擬
淮贖杖還職 命免贖對品調除邊方
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

命送 涇王之國長史張顒范兆祥承奉韋瑢
張賢等沿途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榜笞至有自
溺死者行及天津減曳黃船夫百人責令納錢
而瑢及顒等皆自增夫數散各船者競縶掠索
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於輔輔集訊舟人
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衛正張璠即
以擅執 王府從人稱 令旨差校尉擒捕三
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黃船
留六日而發殿後者復肆掠柴市居民貨物時

鼓吹先行瑢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詣於
王王與輔由是遂有言輔奏顯瑢等貪暴　王
惑其言不可禁　王亦奏輔始至府即由中門
入讀　詔踞慢在途專擅欺侮前後各數疏而
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之事有
旨捕順等至京拷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璽刑
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
二事及瑢贊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
夫時　王止令如例蓋上體　聖明飾用愛人

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
本心必承奉長史掩飾蒙蔽之過且瑢嘗阻輔
啓請於　王前稱呼爾我其縱肆可知請重治
其罪　命錦衣衛逮繫瑢等至京鞫治之輔等
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勇等三
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人
俱逮遣坐罪有差
十八年五月　上崩司設監太監張瑜掌太醫
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

獄初　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　命瑜與太
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
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昊等進
藥皆與證乖　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
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
其罪　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
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
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
奉　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參議丘鈺假

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薦文泰及高廷
和同事並緣為姦　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
等徼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繼診視
俱醫不對證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
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
有　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閑住鈺追贓五
百兩并泰發為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
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依交結內官
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為解脫之地識者恨之

正德元年　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周璽曹來旬等各疏語初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今　詔璽未乾弊端復作何以全大信於天下因疏興罪惡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監齊玄指以煉丹為名糜費帑藏乞寘於法與即成化末與梁芳等亂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興於成化年間引用憸邪進用奇巧大壞　朝廷之法　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今　泰陵之

土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　聖孝不為無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與斥退俱不聽

大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裁革者不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韋興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貪緣分守累劾不退三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還延至今未正典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筭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與皆閹內臣者報聞

吏部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為外夷竊笑況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為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為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

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經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斂侵剝勢若虎狼武職藉以貪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鬬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又甚者跡未離於京師名已登於奏牘使沒者嚬究被劊者抱病欲兵威之震邊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

廣行都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肅
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
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許踰數
旨不許
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杲等以織造奏討引鹽
假公售私貪求無厭利歸於己害歸於上乞
賜裁革有　旨切責其奏擾於是大學士劉健
等上言　皇上旨頒　明詔分布大臣清理天
下奬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　命隨下

生財之源既塞蠹財之孔復生臣等若坐視不
言依阿順　旨不惟負　先帝顧托之重亦且
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　敕決不敢撰寫況崔
杲奏討引鹽不過变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
尤為省徑若仍給鹽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
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於前
清理之官雖為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
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伏望收回　成命止
將該部所擬給與價銀織造則供應不乏鹽法

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言之而上猶持
全予意於自講罷　召健等至煖閣開曰昨差
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長
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
今可全與健等對曰如是已足用矣　上曰既
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對曰戶部亦為
朝廷節用耳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
半價以引鹽與之不亦兩便健等對曰價銀不
若鹽引之費大　上曰何故大學士李東陽對

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
此私鹽壅滯引鹽不行　上曰若夾帶事覺朝
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對曰此輩一得　明旨
即於船首揭黃旗書　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
赫州縣驛遞官酬應少慢即加箠辱至於鹽商
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訴究所以不若禁之於
是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
內官壞了文官十人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
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已而曰此事務

罷舍行健等對曰至閣再議退而上疏極力
争且求罷上始曰昨閣卿等面奏今復覽奏
勝心已悟引監支十之五餘議與價銀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乞休許之先是健遷與少傅謹身殿大學
士李東陽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
丘聚谷大用張永等蠱惑 上心連章請誅之
皆留中不出會九卿衙門戶部尚書韓文等亦
上章請誅瑾等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

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從
等以為處之未盡皆厲聲曰 先帝臨崩執老
臣手付以大事今 陵土未乾而使變幸若此
他日何面目見 先帝於地下寬等乃辭去其
意尚未決而王岳者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
監范亨徐智皆恨瑾等姦將請於 上有所處
健等方約文與九卿伏 闕面諍而岳從中應
之會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於八人者乃瑾尤
狡佞狠戾敢為惡環 上而泣 上心動而瑾

遂太司禮矣是夜遂入傳 旨榜皆岳亨智於
南門遣之南行質明東陽遷及文等方伏 闕
聞之健東陽遷即日疏辭皆報 可而東陽獨
留 史謂請誅瑾等疏實出東陽筆第太監陳
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為事不
由之故獨留而八人亦幸其留也瑾既入司禮丘
聚遂領東廠張永把總神機營兼提十二營魏
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岳范亨至臨清殺之惟
徐智幸免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與左侍郎王

鏊俱入內閣 其月南京十三道御史陸崑等
論劾太監馬永成魏彬傅興羅祥谷大用蒙蔽
左右游宴無度以致上干天和災異疊見內閣
部院大臣受 顧命之托者所以弘濟艱難隨
事匡救言之不聽尤須伏 闕死諍以悟 聖
心顧乃怠緩悅從間有論諫亦多巽順退託其
如 先帝付托天下屬望何哉乞 敕內閣部
院會司禮監通查變倖馬永成等盡行屏斥以
絕禍端蓋未知事之變也

遊宴騾馳射獵等事 上大怒逮銑杖之 闕
下勒為民事連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俱降三
級致仕兵部主事王守仁江西清軍御史王良
臣各杖之瑾矯 旨下鎮撫司訊具獄良臣杖
三十 闕下為民守仁杖三十謫貴州龍場驛
丞
瑾矯 旨枷尚寶司卿顧璿湖廣副使姚祥於
長安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
違例乘轎為東廠所發也枷巡按隆慶御史王

時中於都察院門外以酷刻亦為東廠發也琇
等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時中以左都御史劉
宇疏潰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後矯 旨以
南京御史潘鏜阿附王岳斥為民○史謂瑾每
構雜藝 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請
省決 上每曰吾用爾何為而乃一一煩朕耶
宜亟去自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惟意
裁決 上多不知之矣
敕諭文武群臣朕以幼沖嗣位惟賴廷臣輔弼
匡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
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
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
仁王綸孫盤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
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
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
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王蕃葛浩
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
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玨揚璋熊卓朱

廷聲劉玉逓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
黨比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
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務優容
後漸跡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
致之情若自償則公議讁之與其赦內未罪者
吏部查令致仕毋使惡稔追悔難及○史謂是
日早朝罷傳宣群臣跪於金水橋南劉瑾以
敕授鴻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
芳為之

瑾傳旨陞文華殿書辦帶官張駿等駿由光
祿寺卿陞禮部尚書周惠疇由尚寶司丞陞光
祿寺卿楊立由大理寺評事陞太僕寺卿高
全泰由評事陞鴻臚寺左少卿華英由鴻臚寺
丞陞光祿寺少卿朱天麟由中書舍人陞太常
寺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司丞王杲等十一人
由序班陞中書舍人黃璽等三人由書辦官陞
序班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欲栽抑纂修官以
謄寫不謹得譴　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改

謄至是謄畢進　呈乃皆超進官秩裝潢匠役
寶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若張暉之陞光
祿少卿儒士姚瓏之授序班又不與謄寫者也
三年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員浙江右參政梁
澤等致仕江西右布政使李韶等閒住都勻知
府黎臣為民得免矣劉瑾忽附批翰林院學士
吳儼帷慔不脩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
欺詐着為民後有托病請假及丁憂違限不起
復者通奏懲治儼以瑾索賂不應故也

瑾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點用[illegible]
工科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鑰
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淮安知府趙俊賂
劉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鄒夔奉
敕榆林功自經於公署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彧劉子厲以查盤
錢糧後先忤瑾意下獄奎彧枷項警衆且死大
學士李東陽等疏救之始釋為民希曾子厲杖
三十亦為民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
縣民吳登顯等三家於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
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
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寡賂之冀免其禍自
是人不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騎馬實
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
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
且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
紹正等駁論　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

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拔是時惟有此一學
尚近法耳

六月壬辰午下朝後御道遺匿名文籍者侍班
御史奏之司禮監隨傳　旨面加詰問諸司官
皆跪於丹墀午後執後班官三百餘員通送鎮
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東陽等救解始釋之

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乂既起御史揩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瑾事
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　瑾傳　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長列　命堂上官起出已
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齊

呆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收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
干你每把朝廷事件件壞了累加處置就都怨恨　太祖法度你每不曾見豈不開知瑾
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公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
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新了人理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黃公
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瑾已亦此事若非黃公不惟摟害不知摟出
何等無端事件為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儻着數人命掩出黃公念曰你帖
子說的都為國為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
該死罪　御前如此是何為國為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榮臨之
事曰你每餓了命衆內使擲下氷瓜甚多李自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都跪者來承

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宅閑住黃公南京閑住尋刺　旨出都拿送錦衣
衛追究進士陸伸昬迷瑾至錦衣衛監中不能容丟放脫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詢
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責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
子乃內人所為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廣東按察僉事方良永服闋赴部違限僅三月
吏部請補信陽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
也劉瑾矯　旨責吏部夤緣作弊且謂新添官
職既議革矣而良永何乃營幹選補遂勒令致
仕

上諭鐘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
廢非所以重　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
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

瑾傳　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
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
又立內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二
廠尤為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
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
出千餘人集於城外東郊待白挺劫人聲言自

死必死欲甘心剌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
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鬨然瑾恐
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去內
廠後事也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巡撫
等官止是督理不嚴請寬追賠或罷斥不用瑾
矯　旨謂糧草　國家重務巡撫總理等官委
托非輕既治遏無方以致浥爛糠粃百有餘萬
及事發坐罪倉官小民監追至何以陪償且巡

撫加以糸贊總督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擅
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
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閽
尤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為　史謂東陽等所
奏及糧餉而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可駭也○
奏追項任遺失文冊罰原任尚書韓文米千石
輸大同倉侍郎張縉五百石輸宣府倉○再擬
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雍泰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致仕馬文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
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禮科右給
事中趙士賢貴州道監察御史張津俱為民吏
科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廣西道御史陳順等五
十六人俱輸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一
死戍者免之以嘗薦及用雍泰故也
以土官岑猛叛事逮故原任尚書劉大夏潛藩
伏羌伯毛銳等至京大夏戍肅州衛銳革
太子太傅并祿米五百石
四年勅大學士劉健謝遷俱為民禮科給事中

眘大顯降浙江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桃源
縣丞仍各杖二十以查盤忤瑾意也
瑾請於陝西興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安王廟
賜額忠義令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　敕防護
立碑鐫祭器房屋之數以禁侵盗　制可瑾擅
權得志納賂既多於京師朝陽門外斥地數百
頃創建玄明宮土木之費至以數十鉅萬計而
馬嵬鎮則其家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侈大鄉閭
誇耀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檜陞豸胡玥王瑚監察御史房瀛
沙鵬復改户部郎中胡文璧張諾馮顒邢部郎
中朱埜張榆劉祥陸棟兵部員外郎屠奎爲御
史查盤兩直隷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
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
餘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所
貯賠償之其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爲異時
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
其蹟也

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貝儀以出差多
斂金帛賂瑾發之照貪例爲民

以朝陽門外描行廠地給付玄明宮初瑾奏請
作宮奉玄帝祝延　聖壽　上既賜之額而瑾
復請描行廠空地供奉香火　上復許之仍命
工部履畝定價以聞即請咨户部蠲其常稅民
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描行廠者止據儕閭
兵部亦無冊籍可攷軍民廬於内久已爲業從
便瘞葬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瘞
骸骨力能徙葬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寃號之
聲沸於郭外

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當
代願更留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
故也及鑑歸璟厚有所贈士論鄙之

實録成以擴充政務擬陞調翰林院侍講吳一
鵬於南京刑部侍讀徐穆於南京禮部編修顧
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俱員外郎編
修賈詠李廷相於兵部溫仁和於户部劉龍於

禮部翟鑾於刑部崔銑於南京吏部陸深於南
京禮部檢討王九思於吏部汪偉穆孔暉於南
京禮部易舒　於南京户部俱主事編修董玘
爲安成知縣次日復改玘刑部主事始瑾惡翰
林之慢已每與張綵謀欲調之外任綵不可至
是瑾復持之綵爲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
段炅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嫌者乃以各授
瑾從史成之

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

璿同知王璽贓貪無厭　命福致仕璿璽俱為
民璽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
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龍為民賓閒住
江西勘事印綬監少監李宣錦衣衛指揮同知
趙良還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䌖言
乃降宣為奉御良為百戶俱南京閒住仍勒同
勘刑部左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
員各罰米三百石而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
輸内承運庫

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查屯田逼刻奏帶同知
劉王等至錦義諸州屯卒亂守臣大出白金撫
諭始定
追奪為民充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
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　誥敕其
徒遷所被　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五年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
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瑾矯　旨謂江西土俗自
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省黃

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
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
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
兵科給事中屈銓奏請刊定正德元年以後見
行事例以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
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内外官民多有不
遵者其議擬刊行永為遵守○史謂瑾所行新
例變亂　成憲擅作威福天下側目重足朝不
謀夕而銓乃助瑾為虐承望風旨故有此奏律

以　國法百死不足以償怨也後兩月國子祭
酒王雲鳳亦效為之事未行而瑾敗
安化王寘鐇反偽檄諸鎮謂近年以來　主幼
國危姦臣用事舞弄　國法殘害忠良蔽塞言
路無復忌憚致喪天下之心幾亡　神器之重
蓋指瑾也
給事中邵天和會巡按山西御史馬昊及參政
[illegible]僉事蕭淵查盤河東鹽課將還畏瑾索賂
課於運使李德仁德仁遂斂所屬銀一萬八千

淵頁有肯稿貨吳麟淵及巡鹽御史周廷徵魏彦昭分取各數千潛至京寄於給事中白思誠家而德仁自入者亦數千為瑾緝事者所發時和已坐事為民乃遣給事中田汝耔往按之具得其實還奏有　旨陞汝耔俸一級德仁罰米八百天和二百彦昭三百吳廷徵麟淵一百思誠五十各宥其罪德仁彦昭仍降二級吳麟淵一級廷徵以巡按陝西俟滿日治之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四　正德朝

太監張永還自寧夏　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於朝東寘鐇及親屬十八人有　旨送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　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於　大內是日　上置酒勞永劉瑾

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有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固共詆瑾　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　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於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　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啟東華門繫於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擬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於永者永遂先期入瑾將然以　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為計亦甚密故瑾遂為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　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　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閒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是時事猝從中發遣卒飛騎交絡於道黃紙

累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譁如沸浹日乃定

先是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塟祭加等公卿爭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𦵏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竄　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於路觀者道側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塟瑾以客與其黨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

罩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瑤者關甲然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裴期二日云下瑾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偽穿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　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於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　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　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於午門

外會多官鞫訊既而鞫瑾於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　國戚何賴於汝呼官校前拷掠之瑾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

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鷙悍陰狡有口辨嘗慕王振之為人在　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扼斷文臣　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為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　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　上意巧為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　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輩譔偽　旨付

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於瑾天下不復知有　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為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

情黠陞官謝滸者隨即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
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
處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
瑾故競為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
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
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
率叩頭為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
僕隸然往往惶怖蹴踏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
書名直稱為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餽送少不

滿意即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
必鈎致遠年故牘錢粮虧損并侵盜者累加倍
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為新例罪
無輕重類決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
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或一家有犯輒連坐
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
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
大臣并收其妻子讁戍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民
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宦

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
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禍瑾又欲私取天下庫
藏及剝歛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
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
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
賊乘之而起寘鐇之变移檄以誅瑾為名官司
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為張永所發繫獄
按治反狀益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
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

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变瑾俱禁令勿奏
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
太監蔡昭潘午為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偽
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悪極反形
已具當寘重典獄上　命狗於市凌遲三日不
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示天下行刑
之日仇家毎以一錢易一臠有得而生啖之者
海內聞之莫不踊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無
上生殺予奪皆自已出　累朝成憲変易幾盡

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 上信任既
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
由 上之英斷也
斬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於市姦黨
左堂等發廣東海南衛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
局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俞日明謂當大貴至
是併收繫論死仍籍其家
大學士李東陽上疏言臣誤蒙 先帝及 陛
下委托扶衰力疾强劾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綿

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
瑾專權亂政備員 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
旨撰寫 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滯
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遲出謄黃逼令落底真假
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
循隱忍所損亦多蒙荷 淵衷明見謂不於内
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
伏望特降 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卿以宏才
碩德佐政 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
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為蒙蔽卿委
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
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傳 旨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毀照舊徵
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
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
巡撫兵備官裁革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
額併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
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

○文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賠浥爛
糧米併罰米者免○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
者仍還其田宅○凡瑾所行有虧 國體者諸
司即令衆官一一條具奏格○於是工部奏瑾
亂政十三事户部奏瑾變亂舊制三十餘事兵
部奏瑾變法十八事吏部奏瑾變法二十四事
俱准改正
傳 旨敕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事都指揮
使楊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

獄○張綵者性黠辨深邪不修行檢初為文選
郎中被劾家居大學士焦芳以其與劉瑾同鄉
力薦之得復職蓋媚瑾也不數月間超擢僉都
御史吏部侍郎因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日出入
瑾家與朝士言輒稱瑾才畧過人嘗呼瑾為老
者進退人才一惟瑾意是徇其有所言瑾亦無
不從之因不時考察内外官員諸所選補不循
舊格率意變亂賄賂肆行後與劉瑾姪結婚往
來益稔瑾陰懷不軌常屏左右與綵謀瑾敗綵

收拷死獄中仍剉其屍於市籍其家左右流之
海南○石文義者本内官石巖養子也因以別
禮餽瑾留為爪牙累陞錦衣衛指揮同知理北
鎮撫司事官員以事繫獄者納賄非滿瑾意不
與問理又有錦衣衛百戶沈彬者因賄楊玉入
東司房辦事往往詐稱訪事扇惑人心以張瑾
威錦衣衛副千戶郝凱者賂瑾與文義同在鎮
撫司理刑陞正千戶至是皆伏法文義凌遲處
死彬處斬凱發邊衛永遠充軍文義家屬亦戍

海南
雙溪雜記則云初張綵為文選司郎中每見
瑾談論吏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
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
天下官有餽送礼物者非出於官庫則斂於
小民取怨貽患公所當知也瑾大悅納遂禁
察饋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四饋未至瑾
偵知之捕下錦衣獄撫死少監李宣侍郎張
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斂銀貳萬餘於瑾
收其銀於承運庫宣降長蘆趙良降南京而
户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仕其餘因償遣得
罪者甚多謫削之獎一時少息綵又言於瑾
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之其
他赦並顏多衣冠之禍必藏然綵在吏部惟
知數瑾其同謀事者以為瑾之謀同數皆綵
救之又楊廷和弟廷儀為劉宇心腹宇遷吏
部朝廷儀為郎中視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

為綵所亂在訓私綵不毀廷儀兄弟謀殺之
令放事吏部推大臣密謀於內閣官狀以為
事在於瑾内閣不得預每輕之東陽等以[illegible]
藥内閣權共對之及瑾被繫亦捕錦下都察
院獄謀以交結迄侍扶同奏赦斬罪遇赦免
死廷和等與都察院改擬同劉瑾謀及罪綵
病死獄中仍正其罪然非真誅及流其毋妻
子弟於嶺南不誅配綵為部中時楊一請嘗
薦綵諸曉翰累堪任遂方都御史及寧夏之
變一清致仕居鎮江綵薦於推起用一清同
征李夏至是綵被誣
謀及一清亦不能赦

楊玉既下獄科道等官因劾玉先年勘事遼東
誣枉人罪蒙　先帝優容不即誅戮胡廣南衛
副千户乃乘劉瑾專權貪緣進用陞錦衣衛都

指揮當事考選軍職擅自去留貪財壞法奸惡萬狀遍差旗校多樹爪牙密共奸謀親為心腹劉瑾之惡由玉以成乞將玉肆諸市朝以洩神人之忿奏入 命都察院并問以聞

謫前侍郎韓福戍固原衛福瑾鄉人賑濟湖廣時歛銀巨萬餽瑾致所在盜起累年不靖又差往遼東丈量屯田致錦義二城作亂瑾敗為言官所劾令為民瑾獄詞復連及福故治其罪

斬張文冕於市文冕華亭人初為縣學生被黜

潛至 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户瑾傳 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燄傾一時至是瑾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科道等官復自劾不職因劾內外官為瑾奸黨者二十六人[illegible]吏部尚書張綵户部尚書劉璣兵部右侍郎陳震[illegible] 南京禮[illegible]書朱恩都御史魏訥楊武劉聰徐以貞翰林[illegible]侍讀[illegible]中編修劉仁大理寺[illegible]南京[illegible]寺少卿劉介[illegible]同務[illegible]聰[illegible]憲捕盜御史[illegible]鳳鳴員外郎[illegible]御史宋衮河南僉事白思誠參議王鈇掌真定府事參政楊儀順慶府知府莊釋徽州知府何英杭州知府楊孟瑛吏部郎中王九思王納誨請明正其罪或賜罷黜得 旨瑾引用憸邪布列中外或交通賄賂或憑籍權勢或阿意奉行盜竊名器圖利害人致傷 國体法當重治但以連及者衆姑分別等第處之綵已逮問璣已致仕已之元震恩訥武海黃中仁恬介憲鳳鳴

思誠欽儀釋英孟瑛二聰俱黜為民以貞衮九思納誨降二級調外任各科道官以言為職乃不能預發瑾奸既引咎姑宥之於是以貞降鳳翔府同知九思壽州同知納誨易州同知衮新昌縣丞

又 旨新陞僉都御史蕭選阿奉超遷革其陞職降一級併翰林院傳奉授職者俱對品調外任於是選降鄜縣知縣其與焦黃中同傳奉為檢討者為胡纘宗調嘉定州判官與劉仁同傳

奉為庶吉士者為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
韓守愚芳寧國府推官志學真定府通判守愚
濟南府通判銳以丁憂俟服闋調用
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等劾奏致仕大學士焦
芳劉宇阿附權奸夤緣入相黨惡之罪同於張
綵去任侍郎韓福陰詐田邪諂媚權奸兵部尚
書王敞交結權貴薦陞崇階通政吳釴小道取
容擅權納賄南京工部尚書李善都御史屈直
貪婪桀驁刑部右侍郎張子麟南京太僕寺卿

王彥奇清議不齒工部右侍郎胡諒處脂膏而
大肆奸貪丁憂都御史馬炳然司郡牧而首先
納賂南京戶部尚書張槩催科急而恒存媚竈
之心南京禮部侍郎常麟素行廝而叨濫春卿
之位秦昂出按西藩而為營私第趙松違限賂
免而反得美官左布政滿揩按察使張禎貪濫
倖進府丞石祿按察使仲本奔競取容檢討段
炅之陰險主事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聰等
丞紀世榮貪財怙勢御史宇文鍾陷害忠良皆

劉瑾[illegible]芳[illegible]積[illegible]開[illegible]致仕然罪惡深
必重治乃快人心會禮科給事中李貫等亦劾
為言具及副使闞絮郎中高選夤緣陞遷乖[illegible]
罷黜　上俱納其言謂芳宇既致仕已之福邑
有　旨敞釴子麟炳然燦麟仍留用善直彥諒
奇致仕昂松聰世榮閻佳楷禎鍾為民祿本降
三級繁遷降二級自明炅對品調外任本尋調
兩浙鹽運司同知繁延平府同知自明安慶府
通判祿荼陵州知州選均州同知炅徐州判官

炅為焦芳門客援致翰林又以陝人與劉瑾張
綵皆厚善後瑾少厭芳炅綵因共傾之至是被
請衆稱快焉
十三道御史趙應龍等劾奏右副都御史楊綸
行奸心險貌厚情深以劉瑾有鄉里之親張綵
有腹心之托自按察未幾而為巡撫巡撫未幾
而入內臺二奸既敗綸豈獨存況綸為綵所[illegible]
送入而復治綵之獄故觀望遷延以希輕[illegible]
罷元陳震以瑾黨猶知罪自陳今二人既[illegible]

為民而綸安居如故又元震之罪人也乞即罷
黜以清朝列六科給事中胡玥等亦劾之得
旨綸既因瑾進用又不自陳引避令致仕綸方
與段炅爭買居第不虞其皆敗士論嗤之
南京十三道御史張球等劾奏僉都御史張禴
通政司參議張龍尚寶司丞屈銓南京鴻臚寺
卿趙履祥南京大理寺少卿王彥奇四川布政
使潘楷湖廣參政尹灝山西參政甯杲原任湖
廣荊州府知府王綬俱結交劉瑾納賄轉遷者

而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首為阿附同惡相濟
其罪尤著乞將禴等罷黜芳宇仍加重罪追奪
封誥以為朋黨不忠之戒　詔黜綬為民履祥
灝降三級其餘已處者置之灝降嚴州府知府
履祥瀘州知州
十三道御史平世用等奏五官挈壺正皇甫政
為瑾相看塋宅五官司晨李文及其父監正源
敎瑾私習天文丁憂員外郎邵伯宗希求進用
以其子舉人昇為瑾姪婿全無廉恥乞明正其

罪　詔政革職為民文降天文生源姑宥之停
俸六月伯宗昇俱為民
六科給事中張潤十三道御史房瀛等言逆瑾
已誅群黨繼黜其遺奸尚存者如尚書畢亨洪
鍾柴昇劉纓侍郎李瀚夏昂陸完崔巖張志淳
都御史文貴大理寺卿張綸府尹陳良器御史
崔哲李紀皆賂瑾求進者也亨聞瑾敗感念私
恩為之泣下鍾嘗憲議法惟事迎合至撻屬官
以張威及總制軍務復湛樂玩寇昇巡撫陝西

為瑾治第修墳極其華侈民受其殃纓志淳嘗
瑾初熾攘臂納賂一時小人靡然爭趨瀚總督
漕運貽毒江淮昂行汚完心險而巧於夤緣巖
督河渠僨事尤甚貴築修墩臺盜國財幾數十
萬而大半輸之權門綸側媚小人與瑾舊識良
器先任藩司黷貨無厭紀以親故哲以府同知
而皆營任風憲僉都御史張禴大理寺丞張禬
都給事中段豸尚寶司卿吳世忠司寺屈銓御
史周霖皆助瑾為虐者也禴禬豸查盤苛察世

忠請查屯田銓請刊行新法霖侍同鄉大璞風紀他如都御史林廷選一歲屢遷功名實損於憲副右通政王雲鳳五經掃地行檢有玷於司成太常少卿楊廷儀力致要地侍郎李遜學陞越常資通政參議張龍行類俳優大理寺丞蔡中孚進柗物議乞量情罪重輕調用罷黜或置之於法得　旨亨冠帶閑住良器嚴志淳哲致仕責己致仕免究銓中孚豸紀霖各對品調綸龍各降三級俱調外任餘晋供職

陝西總兵官曹雄謫海南戍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為增置鎮西將軍印遂陞署都督同知與總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也雄擁兵不救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謐復以姪之女妻之雄再陞左都督謐亦授千户凡雄所請瑾無不從者自是相結益深人莫測其謀也瑾敗降指揮僉事尋收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戍瑾黨韓範陝西西安縣人初以承差服役焦芳門下會劉瑾用事以範陝人每私遣瑾舊以範隨時令往來傳語為奸利範巧黠得瑾意一時奔競者遂群附之有所干請皆因範以通賄雖達官亦與抗禮忘其為賤役也後選水源驛丞甫之任復假公事留京中上官亦莫敢問瑾既誅械繫錦衣衛獄拷治辭連吏部尚書劉宇刑部侍郎張鸞南京太常寺少卿劉介通政司參議呂元夫大理寺丞蔡中孚按察使仲本參政彭桓僉事王相知府郭經羅瑋皆因範通

賄者也宇銀三千介中孚相桓經瑋各千元夫本金百盞範所招止此數人賄實不止此數如宇者前後所賄蓋數萬而範所入者亦不貲獄具招範及家屬俱發廣西馴象衛永遠充軍諸所連及者以人衆且多遷謫為民病故姑宥之在任者仍奪俸兩月

書辦官劉淮以瑾黨繫獄詞連原任户部尚書致仕顧佐刑部尚書致仕屠勳刑部尚書韓邦問南京吏部尚書致仕王華刑部右侍郎致仕

詵銑先任布政使兩淮鹽運司同知陸珩等者嘗託淮行賂於瑾者命各巡按御史逮問俱贓杖釋遣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逆謀未覺之先臣嘗草一疏擬俟賊平隨上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危亦至矣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閹寺國為無人今瑾賊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

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不如永也謹錄前奏稿附進其畧曰劉瑾古今悪魁也　陛下視朝不時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傳與其官勑賜其酒饌皆出瑾口各官叩頭已而鴻臚唱東向揖以給事內臣朝著之上敢受諸臣朝見之揖可乎又言瑾對諸臣嘗許臣忠義今又起為巡撫臣宜以知己為報而乃操戈入室不敢以一德之私忘天下公論也得旨瑾已正典刑俊乃稱奏成於瑾亂政之日未及進呈其懷奸畏罪明矣宜從究問但以流賊未平姑令自効俊好名進退皆矯矯為異當瑾用事時乃應召命出為巡撫蓋亦欲避禍以全身耳及瑾既敗又覬保完名節故上此奏然亦為許已拙士類莫不笑之

命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刑部員外郎吳一鵬工部員外郎汪俊丁憂擬調南京兵部員外郎顧清禮部署員外郎賈詠吏部員外郎劉龍兵部主事劉廷相戶部主事溫仁和吏部主事董

玘刑部主事翟鑾南京吏部主事崔銑戶部主事易舒誥禮部主事汪偉穆孔暉丁憂擬調南京禮部主事陸深俱復原職穆清翰林院侍讀一鵬侍講俊詠龍廷相仁和玘鑾銑深編修偉孔暉舒誥檢討初焦芳及其子黃中暨段炅乘劉瑾惡翰林因擠其所素怨者假擴充政事之說調之及是瑾敗穆等始復而黃中炅皆削奪云

正德五年贊皇縣知縣王鑾疏稱太監張永

言今歲五月赤旱千里永奉辭西征過真定大雨隨注百姓稽首曰天上雨露張永帶來也永不坐乘不張蓋不作威福真今之皐夔伊傅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亦褒永百餘言再 賜璽書諭意蓋劉瑾擅權臣民被其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計除之人以為大快事故頌其功者多溢美云

揚文襄西征録云初張公總督命下西人震懾畏罪然雅性慎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廪數升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恒以己資散給群

下徒隷厮役不許恿財賢州及城而決句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勒五百餘人數共遣約束無狀譁若居人若罔聞知已熟稍公皆詰及地方事輒作禅曰天下事彼伊喙得如此時瑾敵方烈乘公與于初頓參之左右參腹心爪牙于嘿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子劉奎等二人從至獨不肯曰不然伊無有也子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從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辦招商找事有所論列予思謀除逆成寄告之曰二公皆椎惶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愚贊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子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鑒也張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嘗聞張言

為將不利幸其歸速不[illegible]所為卒除奸黨於呼噫問然危矣[illegible]社稷宗在天之靈實相之主上之明斷又皇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涿州男子王豸者足有涅刺龍形及人王字太監張永以為妖異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因請加永 恩典下廷臣議永復疏辭不允於是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清等議以永勞績重大不加 恩典無以表忠藎不諒所請無以成其讓德得 旨永有功問讓再加祿米百二十石 賜勑褒揚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

二人指揮三人千百户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至是欲身自為侯至以劉馬兒三保太監為言輔臣辯二人者非身受永意沮乃佯為辭免廷議因而成之又方為同類者所忌故不遂

永罷司禮監仍舊理御用監事託言欲有稽查令庫官吳紀等竊出銀七千餘兩舁入私宅造作玩好諸物御用監太監丘聚發其事執紀等付鎮撫司勒問具得情實以聞永多方營救僅調御用監閑住紀等降調有差

命御馬監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鋭充總兵官太監張忠監管神鎗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人會侍郎陸完勦殺山東直隷等處盜賊時完以邊兵屢破賊大用忠謂賊可即平故謀督軍以出冀亦如寧夏論功也○七年太監谷大用奏副總兵許泰劉暉馮禎時源叅將金輔神周游擊將軍郤永等屢有斬獲功都御史陸完閑於戎務侍郎楊潭督餉不乏請亟施大賚又言軍中勞苦及賑䘏㪔事得　旨大用統率

軍旅多效勤勞兵部會官議以聞既而會議以四方盜賊蜂起自出師以來所向克捷諸將親冒矢石其功居多而督軍督餉者亦與有力陸賞宜厚但始者奏定格例謂殲滅山東河南大夥賊盡絶者乃如寧夏例論功封拜今賊首未擒雖以卒議且泰禎永源周及完近已加陞宜通候功成之日奏請定奪若軍士首功勘籍已至者請即如例陞賞其未至者令紀功官以次勘報矣上以大用特　賜勅奬勵時大用自臨清召還懇於無功其為此奏實欲自要爵賞廷議不可乃已然不敢逆其意故勞慰如此

大學士李東陽言司禮監昨宣　旨京城内外近有訛言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進　敕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　祖宗舊制辭免西廠辦事皇上特允所奏内外懽傳無不稱頌　聖德若數日之間驟革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愚

民驚疑將謂真有妖物尤於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

謫淮安知府劉祥戍貴州平越衛降錦衣衛指揮僉事牟斌常璽為百户先是尚衣監太監喬忠自南京織造還過淮安時南京給事中劉絃亦以公事赴京祥其族姪也發巡卒衛行中舟數十艘方開怒絃舟阻礙執其二卒榜笞之俄而群卒至皆强悍者遂擊忠舟絃不能禁忠走避而仆傷其顱至今創猶未愈訴於　上謂絃

倚言官勢不讓黃船而擊之者實祥主使 命
錦衣衛官校執祥紘送鎮撫司拷訊祥紘亦各
奏辯斌璽以獄上謂非祥紘罪宜坐卒 詔以
斌璽回護革其職任於原所帶俸以千户張璞
張榮代理司事仍嚴拷鞫祥等送法司擬祥紘
俱贖罪還職紘准擬祥發充軍以大理審擬欠
當奪其堂上官俸二月斌璽復降為百户調沔
陽衛帶俸祥治郡有聲斌治獄平恕時論之惜

巡撫河南都御史鄧庠奏河南盜起民窮財盡

皆由先鎮守太監廖鏜與其弟指揮使鵬括利
害人擅作威福糾用群小朱文寀等所致乞正
鵬典刑并籍其私宅以給公費 詔鵬降二級
為指揮僉事南京閑住仍籍其私宅并逮捕其
黨治罪是時鵬稍失權貴意故有此鵬大懼欲
求解於朱寧思財貨珍寶百無當其意者乃令
後房素所寵者一人出入寧家寧遂暱之因其
兄奏辨又復其職自是鵬拜寧為恩父寧每自
豹房休沐歸輒過鵬家止宿鵬不知耻反以誇
詡於衆罰未行而寵賂益彰矣

九年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為金壇縣丞王廷相
為贛榆縣丞時陝西鎮守太監廖堂誅求無厭
天和廷相相繼按其地稍裁抑之遂致怨會堂
奏 旨於蘭州等處造辦進貢燒餅宜関白巡
按天和以蘭州為御史馬溥然所轄辭不往又
洛川妖民邵進祿謀為亂事覺自首於官廷相
釋之堂遂摭奏天和違 命併及廷相釋賊事
詔遣官校械繫二人至京送鎮撫司拷訊獄久

未釋言者多救之乃付法司擬罪當贖杖還職
內批特降之蓋堂以厚賂結同類諸權倖為之
助也時各處鎮守者罔利作威甚於虎狼而堂
為尤甚御史既連得罪由是官司無敢與抗民
不勝其擾矣

北虜小王子連營數十近宣大邊欲寇天城陽
和又令邊騎入懷安總制都御史叢蘭以聞
命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宣府大同延綏等處軍
務都督白玉掛印充總兵官與蘭協同行事發

京營官軍二萬人以署都督僉事昌佐署都指
揮姜義充左右叅將統之又發宣府京營諸軍
凡六千二百四十人 命太監張忠監督而以
都督温恭充副總兵千總官湛臣宋贇充左右
叅將統之俱聽永節制蘭居中調度各鎮巡等
官協謀戰守仍調延綏遊奇兵馬倫大同偏頭
關應援居庸紫荊等關并薊州密雲各提督鎮
巡等官嚴兵防禦永因請凡軍前機務悉聽便
宜從事違者先處以軍法然後奏聞且請給勘

合三百道銀牌五百両綵段五百疋以賞有功
許之○忠奏欲事權與永敵不受節制相持久
之 詔不許惟符驗旗牌准如例給之
賞從征宣大京營官軍二萬人及張永張忠等
下參隨并京邊軍餘人二两永等奏帶參隨多
者四五百人少亦不下一二百人及因賞軍洛
為之請本兵司計者莫之敢還時邊鎮各急國
用空虛兵未出京坐費已十萬矣
太監劉寧劉允徵皇莊子粒於通薊河間傳白

帖下兵部索太馬廪餼兵部覆請皆許之時中
官廝養出無不給驛以私帖傳遞兵部無敢違
者
授太監張雄父千户鋭為後府右都督母冠氏
贈一品夫人雄援太監髙鳳故父贈官例為鋭
陳情乞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為疑兵部尚書
陸完言雄忠謹勤誠受知 聖明加以祿養亦
不為過 詔令鋭帶俸朝叅初雄為後母所凌
因自宮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者亟

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
泣自是遂至濫冒寵恩如此云
命劉允往烏思藏賚送番貢等物時左右近幸
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
傳 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
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為幡幢黄金為七供之賜
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内庫黄
金為之一匱 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
行事又所經路帶塩茶之利亦数萬計允未發

南京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竊謂刑者帝王馭
世之具也曩者　陛下信任逆瑾擅弄威福政
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啟　聖心與民更始數年
之間政化肅清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
輒乘間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郡守所與共理也
則以翟瑤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
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芝以史宣之誣而
逮王鑾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
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

太監王堂以編畫地理圖為名每縣科銀至二
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嫌怨羅織陷
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內外臣工皆欲
為國盡職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
繹於天下縲紲騈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
氣是亦瑾之為矣向者瑾亂政於內令以蠱
惑縱橫於外民怨且作　陛下思之能不寒心
伏惟　陛下懲目前之弊戒意外之虞割塞私
受大明政刑節非常言乾綱獨斷[illegible]韓邦奇等

之法司無對公門使天下謂　陛下之不私於
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究治天下稱快矣其劉
瑯于喜翟瑤等罪惡請通行查革革退閑住仍
敕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飭毋
得倣傚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即下法司治之毋
令旗校驚動天下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
順矣不報

初鎮守河南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
名之徵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為常於是河南

巡撫都御史李充嗣言近時鎮守太監進貢有
古銅器窯變盆黃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皆
假名科歛自為取財之計此外又有拜見銀圖
本銀稅課司銀出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
銀甲首夫銀快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動以數
十萬計而左右用事之人私於下屬賣馬賣布
賣紙賣鈔賣鋪陳又於沿河抽索客貨其弊甚
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　詔進貢如舊其下人
科取者禁之

覈浙江按察司僉事韓邦奇爲民苦鎮守太監
王堂採辦土産鮮品進貢邦奇奏言不便宜停
正又輕堂凡事不以關白堂積忿遂奏其沮格
上供欲沽美名而使怨歸　朝廷爲不敬且借
用乘轎用刑酷刻皆違法　詔逮至錦衣獄拷
訊邦奇不服令復鞫治之尋送法司擬贖杖還
職有　旨特黜爲民既而給事中王爌御史王
栢等皆言邦奇禁奸戢暴甚得憲體不宜以小
過棄請如原擬不聽時各處鎮守妄作威福每

弇州史料 卷一四　前集　三十五

誣奏人輒賂權倖者助之故凡遭搆陥無得免
者
十二年給事中任忠言臣奉使陝西傳聞有張
大監者來辦進貢諸物陝西非隣胡虜西接番
戎地瘠早寒民多穴居野處衣皮哺藿無他生
計頃因非虜入寇沿邊之民耕牧盡廢腹裏禾
遭蹂掠者僅三四府又以調集士馬日費芻糧
千里轉輸亦皆疲敝況春夏亢陽麰麥少熟繼
以霜雪摧稼盡死流離逃竄十室九空去歲臨
鞏平涼及織造龍衣費數萬今陝太監復至歲
督峻急竊恐民不堪命矣夫鳥窮則啄獸窮則
攫今外有交侵之虜設若內有不逞之民乘釁
而起雖有智者豈能善後伏望收回成命以固
邦本不報
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塋
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
自正徳以来奉　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
銀五百兩本部俱於別料料價銀內借用今已

弇州史料 卷三十四　前集　三十六

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聶璽劉宣兩
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有乞塋者請令司禮監
會禮工二部查歷年深淺勤勞有無分別等第
奏請不許一槩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
天下得　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爲太監徐通
治塋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
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
甫假郴桂流賊爲名奏乞巡歷地方兵部謂不
須行而鎮守湖廣所請不知甫何以得此況湖

費困窮已極始以倚郎轄制之科斂繼以劇賊
劉七之擾攘今水旱交作徭僮竊發捄水之文
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血已竭欲以善藥
循恐不保況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年跡其
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今使出巡有司
饋遺僕從騷擾倉卒生變則楚之可憂不獨徭
僮而已易曰履霜堅冰至他日倘懷不軌假名
耗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之爲者亦將許之
乎餘十三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誠恐旬月之

内皆擾甫劉奏内有坐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
禍天下矣　先朝雖承設鎮守等官未嘗許其
巡歷惟逆瑾擅政乃許接受民詞瑾之敗誅鞫
亦坐此甫可不知所懲乎伏望念　祖宗之成
憲恤百姓之困窮停罷　敕書仍治甫欺詐之
罪以戒不忠十三道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
巡歷輯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科斂有出
適促之爲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違制聽訟
孝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

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　陛下始順
人而大咈天下之情臣所未喻也疏入俱不報
十三年　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褒
勑先是太監劉璟諷杭民爲已請建生祠既許
之堂襲璟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
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
禁不可　詔特許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
大興土木與璟祠相望民苦古墓多罹毀掘者
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

戊辰降徐州兵備副使余祐爲廣西南寧府同
知徐州知州樊準爲雲南寧州同知先是南京
尚膳監奉御王敬進鮮過徐州例外索祈乾錢
不得因與準及指揮王良子詬良發其舟中私
帶硃黃諸違禁物敬詣祐求解不應敬遂誣奏
準良毆擊之并祐俱逮至鎮撫司鞫治且命刑
部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特　旨各降二級調
邊方邊衛敘用
論剿妖賊功加太監張銳祿米一百二十石都

督米寧於折俸米内改支本色一百二十石仍
各蔭陞其子姪一人三級東廠錦衣衛每捕獲
妖言輙蒙重賞至有豫設邏卒於鄉村誘引愚
民爲非尋以妖言發之文致以法法司心知其
寃不敢與辯至是廠衛旗校言賊人劉學孟等
爲妖言聚衆数百人於河南地方將爲亂尋捕
獲之遂以爲謀逆　命三法司官會鞫擬凌遲
處死仍　詔有司督捕未獲者於是兵部言銳
寧提督有功宜加奬賚故有是　命

上發　京師傳　旨命平虜伯朱彬提督參贊
機密重務仍軍門提督官校辦事左都督朱周
協賛行事又傳　旨命錦衣衛掌衛事都督朱
寧量帶官校隨　駕南征不妨原任西官廳提
督操練兼管西路關口都督僉事朱琮同太監
劉祥佛保統捕盗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
運神器官軍賞賜銀布如例給之寧因乞以官
校錢傑等五十六人營兵二百五十人琮乞以
官舍王萁等四十人西官廳兵一百六十人及
舍都督朱周乞以官舍許芳等三十八人西官
廳兵二百人各自隨俱許之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討
不足以誅身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爲
爲應援真在江西未踰年而遂有浙江之調王
爲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輅嘗劾宸濠樂官
真則搒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劾宸濠諜
者真繹之以隱其迹舉彝行以釋主疑賞軍士
以行私恩又於七月廿五夜令都司發官軍與

器械期三更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揖且欲收
各城之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動地
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其
夜不知何爲也又聞真遣人賫金帛至寧府賀
壽驅弓匠十二人畀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
西之盜其初至浙出軍器堆積如山又有周疊
家者淩辱有司毒害人民勒取財物已踰十萬
殘虐罪惡不可紀極況真逆瑾餘黨積習已成
乞械詣京師明正憲典　詔真已有　旨取回

候至淯再議以聞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鈌司鐵於午門賢八十
鈌七十鑑六十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沒其家
初賢以伶人得倖於　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
行賄於太監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為內
援　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於濠故反謀益固至
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
徉殺之以滅口云
上親征宸濠十二月至揚州府先是太監吳經

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為提督府將駐蹕焉經
矯　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
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
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斫耶瑤
不為動徐曰小官苟逆　上意自分必死但百
姓者　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
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娼戶
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開城門傳呼　駕至令
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捽諸婦以出

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
遠近尋以諸婦分送尼寺寄住有二人憤恚不
食死瑤為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
得歸貧者悉收總督府云
傳　旨執太監畢真劉瑯劉璟都指揮廖鵬鑾
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瓛等送錦衣獄真初附劉
瑾鎮守山東侵牟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
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為出貲夤緣改浙江
真至即厚賞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

濠反密遣人馳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未取浙
矣浙中大震會進　聖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
當集於鎮守署真先夕收城門鑰令官軍夜半
皆甲以入將為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為備真不
得發瑯守備南京虐斂張甚欲自託於濠陰遣
弟璋事之濠以為南京有瑯浙江有真下之如
反掌耳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菹貯大藥
軍器出城欲為濠應事洩乃已璟初鎮浙江貪
利亡厭賂錢寧敗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

鎮河南過江西時受濠餽遂與通鵬福建人投
附太監廖堂冒姓稱為弟與其子鎧鋭鉞皆冒
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往百計朘削公
私一空及廖鑾鎮陜西復令鎧隨朘削亦如之
河陜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寢如鬼諂
事寧無所不至後掌南鎮撫事奢僭無度公卿
士夫多與還往及宴會其家靡然不以為非獄
亦累冒功起白身至都督依憑權倖出入公卿
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有拂其意者則用計傾

之遂得禍 安其位與之厚者為達於寧而至
台輔者有 嘗謂寧通賄竊以自入者亦數萬
計與鵬皆與濠通佐準皆寧壻驟貴家既敗分
遣官校收捕真等并籍其家瑯先已被逮尋與
準俱死 今上即位法司以獄上真坐誅反凌
遲鵬獄佐鎧以交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發
為奴璟瑾華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
鎧死獄中
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錦衣衛

都指揮薛璽指揮使陳喜監察御史張鰲山河
南右布政使林正茂等俱下錦衣衛獄先是司
禮監太監張雄東廠太監張鋭嬖幸用事宸濠
欲結納爲賂伶官臧賢以通鋭忠明以通雄餽
各萬計由是関通相屬凡所奏求二人必助成
之 明與用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賂以探
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
嗾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許杖殺其長史莊典璽
往按之曲為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喜家販鬻

幣貨濠使至京餽賄不足則出以貸之裕守宣
武門為濠使出入所禁亦受其賂而館之鰲山
為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悦之自後每有餽問不
能卻正茂為按察使時與鎮守太監許滿皆與
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為張永所發 詔逮捕忠
等付獄并收其家屬裕尋死獄中 今上即位
後法司以獄上忠明用秀璽喜皆論斬滿鰲山
正茂華職初官兵克復南昌得濠簿籍所記乎
日餽送主名徧於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

于李士實當疑其大費濠矣曰此為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連及者衆令焚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辛酉傳 旨令司禮監太監蕭敬李英閒住亦以嘗與宸濠通也

太監于經者得幸豹房誘 上以財利創開各處皇店榷斂商貨後復隨 駕巡幸不離左右上感疾以來飲食多不當意經狎寵應對時有觸犯 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其寘內書館令

翰林官約束之每日自辰至夕必當在館俟其知悔出言能慎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諸內豎肩自是踈斥不復得見上矣

十六年丙寅 上崩於豹房先一夕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詔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鋭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

俄而 上崩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於 大內是日傳 遺旨諭內外文武群臣曰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 宗廟請於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諭群臣曰 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 興獻王長子來京嗣 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 嗣君至日

處分於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 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 旨廷和等候於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衆不答瓊意乃沮

是日又傳 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

遼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　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秦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

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以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於　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時內臣得幸豹房者張銳張雄為首銳居東廠雄入司禮監皆弄權納賂勢行中外宸濠前後饋遺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事稍不順者即中以禍尤甚之次則張忠性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備功受賞時談武藝誘　上巡遊其家霸州保匿羣盜張茂等分入所掠而劉寵劉宸卒為大患實忠縱之于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榷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己有創寺置庄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孫和謀管團營挾勢取賂劉養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掊斂役錢公私匱耗錢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拳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昵劉祥丘得英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踵銳雄及錢寧出

為鎮守復踵江彬扈　駕巡遊與淮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　上為此輩蠱惑而莫之悟天下莫不恨之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 嘉靖一朝

上登極正德十六年四月福建道監察御史王鈞劾奏司禮監太監魏彬與逆惡江彬結為婚姻內外盤據御馬監太監張忠于經蘇縉或爭功啓釁排陷忠良或首開皇店結怨黎庶或導引巡幸流毒四方他如宣府鎮守太監劉祥総兵都督朱振巡撫都御史甯杲貪緣內批侵盜邊餉甘肅鎮守太監王欣總兵都督柳湧巡撫都御史文貴假貢獻而重困邊方引外夷以窺伺中國此數臣皆彬之黨今彬既捕治此輩亦宜亟賜併處以明法紀以清姦黨得　旨魏彬已有處分張忠排陷忠良于經首開皇店蘇縉導引巡遊本當重治姑從寬各發　孝陵衛充軍劉祥罪惡深重着巡按御史提解法司會問王欣已去任甯杲文貴冠帶閒住朱振柳湧兵部查議以聞

先是宸濠叛都御史王守仁倡義討之濠既就擒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太監張忠張永等乃復冒功陞賞於是紀功官給事祝續等言泰等兵至江西時去宸濠就擒之日已將兩月其所捕治止是助逆郡王將軍及從逆文武職官軍民人等俱事定歸府或逃匿民間束手待罪非既解復聚臨陣克獲之功及平虜伯朱彬隨　駕駐劄南京未嘗親到江西所報功次俱係揚州府等處繫解人犯事屬攘冒其先曾給賞官軍銀牌並宜追奪疏入下其事於兵部

吏科給事中閻閎言臣伏聞　陛下賜扈駕太監谷大用等人銀千兩帶二十疋隨行人員銀百兩少者亦不下數十兩臣竊以為過矣臣觀歷代以來　藩王入繼大統者序援立之功則封威藝私邸從之人則侍衛驕弛威倖之禁則謹飭行此治亂安危之幾辨之不可不早也願陛下裁擇　上嘉納之

祔司禮監太監魏彬為其弟英辭免伯爵得
旨伯爵准辭仍令為都督同知子弟世襲錦衣
衛指揮使於是給事中楊秉義言魏彬著名八
黨流毒四方結姻江彬固寵怙勢罪不容誅乃
掩其滔天之惡全其弟世襲之官非所以示天
下也乞收回成命亟治彬罪削英之職革其世
襲以昭至公會給事中徐景嵩亦言魏彬及御
馬監太監谷大用先附逆瑾繼黨江彬交彬引
援竊弄威福並宜寘之典刑以謝天下給事中

吳巖亦言魏彬不宜仍令供職其弟英不宜止
削伯爵及言安邊伯許泰依附江彬同惡相濟
昨至江西陰嗾太監張忠箠辱守臣已復深夜
勒兵云備倉卒思以動 先帝之疑畏而掩都
御史王守仁之功至其擅權納賄殘暴陰譎之
惡擢髮不能盡數宜斷自 宸衷亟 賜處治
實社稷蒼生之福於是 上命錦衣衛執泰送
都察院鞫治以聞而魏彬等仍寘不問及雲南
道監察御史蕭淮等奏太監谷大用丘聚張永

等蠱惑 先帝黨惡為奸放逐大臣陷害忠讜
變亂成法盜竊名器並宜誅戮以謝天下得
旨谷大用丘聚降奉御 孝陵司香張鋭張雄
張忠于經等執送都察院鞫治魏彬張永閒住
其弟姪義子人等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書革
賜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贈官仍各廕弟姪一
人為錦衣衛百戶世襲正德初年內侍劉瑾等
八黨亂政岳亨與大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泄
瑾矯命杖岳亨於內門遣發南京尋令人追殺

之至是 上念岳亨以忠死故有是命
罷鎮守湖廣太監李鎮回京以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孫元劾鎮毘駕襄陽箠辱知府吳華也
舊制守備內臣在鳳陽者止令奉侍 皇陵兼
管 皇城安插庶人司門禁鎖鑰在密雲者亦
止以分守名仍聽薊州鎮巡官節制正德以來
中貴恣橫夤緣內批奏討符驗旗牌無轄地方
奏改鎮守或充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
是兵部遵奉 詔旨請一切復舊制改給 敕

諭奪其符驗旗牌　制曰可
先是正德丁丑大同應州役止生擒虜一斬首十有五而將士黨緣內降濫陞廕至是兵部奉
詔議裁除許泰已奪伯爵江彬江勳神周張洪俱已繫治獄李秉等八人有斬獲功丁見等三十三人曹惠等三人皆死於陣宜陞級如故鄭山等十六人在陣被傷宜改陞署級其谷鐘王勛馮政等九百三十四人及中官張永魏彬張忠等九人廕授弟姪等錦衣衛官悉宜裁革

上從之
雲南道監察御史蕭淮劾奏太監張永前在江西擅權納賄故縱逆黨輒以私忿械繫無辜即今刑官雖多所辨釋而庾死含冤者尚不可數計宜寘之法典以謝天下因言谷大用魏彬公黨之首惡並宜逮治得　旨谷大用等已處分永降為奉御徙南京　孝陵司香
福建道監察御史盧瓊請罷各處鎮守內臣疏入報聞

錦衣衛都指揮郭鰲指揮正欽殷堂周賛姚謙千戶王錦王銓周保藍華章璉下獄鰲等皆以黨附錢寧江彬擅作威福給事中汪玄錫等御史李鎮等交章劾之故有是命
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　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為奸利　上登極　詔革其弊進解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

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　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
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　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除
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建昌太監趙欽貪暴不法惡黨依憑煽虐請逮治之兵部尚書彭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　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新房其黨雷[illegible]等俱下獄

分守官仍令司禮監推補
守備紫荆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畧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户部議言往者夏秋稅法不盡一承觧包納之徒得以候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漁攫其中頃年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於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關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廢而軍餉

恒苦不給今請自元年正月為始本折間月關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或價直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二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上是之
户部言由祖宗朝設尚書侍郎總領天下財賦督祭委之臺官放收屬之郎署當時不聞内官與事法至善也宣德間京通二倉暫該總督監督二員其後復增至二三十員刱設中瑞館之冗濫積弊實為國家大蠹今 詔書裁革若倉内使至二十七員矣乞悉罷中瑞館盡取其餘人代還内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督之使宜一切罷勿遣疏入得 旨前已釐革自今第勿更加
詔歲歲供内府塩課之數初弘治時内府供用庫歲派青白塩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煩費至是御史

鄭光琬言 陛下登極首 詔選汰内府各監局員缺悉依 祖宗故事今冗濫既清供用無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年制以蘇民困户部覆議從之
宣大兩鎮連歲凶荒軍粮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鎮守太監於教場操練一軍鼓噪求粮幾至為變巡撫都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鎮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强悍聚為盜賊肆行刼掠比虜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為議

處下　部議於二鎮量增月粮折色每石一兩按月支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沒官銀二十兩作速運赴該鎮趂時糴買米豆與折銀內兼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於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官設法究運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邊一體遵行從之

差內官監少監注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巡按直

隷御史朱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　旨革回令俟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工部覆議請罷勿遣　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

正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內府各監局供事官不係朝參者牙牌已奉　旨裁革令御藥房太監孫端不遵前　旨復為衣鑑等朦朧陳乞宜治罪得　旨查見在供事官職名以聞

南京印綬監初奉詔革去匠役一百二名至是監丞宗璽託以裝表符軸乞留之戶部言璽違詔宜重懲得　旨匠役遵　詔裁革璽貸勿問

吏科給事中劉濟查盤甘肅錢粮言山丹遮東倉場空虛粮餉全乏永昌新添游兵三千徒為耗費甘涼已有叅議總兵其分守太監徒為虛設俱宜裁革兵部覆議游兵已裁一千發回原衛其二千仍令周尚文督領巡邏涼州在天順間民猶繁庶故添設分守今民力不堪革之誠便乞將太監取回從之

刑科給事中劉世楊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提取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聖旨吳善良等照前　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發落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凡　旨意批於題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凡重大事理傳奉　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早朝面進此外未有硃寫　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敕旨防詐偽也今累批浮帖徑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褻　綸音更張舊制

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戒憲重　命令徵
旨意俱遵　祖宗舊制疏下所司知之
初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
貢新茶給事中張翀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
總兵官到任貢馬謝　恩皆非令甲宜罷禮部
覆議宜遵　詔一切禁止如翀言　上是之
監察御史李鎮言定策之賞內閣文臣俱已辭
免此外或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禮贊襄　潛
邸供事皆得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為公侯

等爵非元勳不得濫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
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　成命給事中史道亦
疏言內臣等祿廩宜聽辭免俱下所司知之
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
地土草場巷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
正額外一切科擾通行查革從戶部請也永樂
初設上林苑監於京師取山西平陽澤潞之民
充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品物時止設文官
職專進送於民無擾後增設內臣九員至弘治

間漸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督僉書監丞
等名至九十九員於是科擾百出擅將牲地草
場徵派二粒占用伴當御牢名目過索月錢節
年通計誅求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
多　上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
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弊復滋甚至
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并占種場地頃畝
開奏請如舊額釐革　上是之
七月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其畧曰　上初即位

天下忻然庶幾復見唐虞之治邇來漸不如初
中二條曰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令一二
犯法舉朝論之卒貸死而罰金後將何懲此八
漸也中官有過者初皆不得任用今鎮守之借
稍稍營換倖門復啓此九漸也
議[illegible]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illegible]
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illegible]
千五百斤[illegible]黑鉛五百斤山東椴木五百[illegible]
[illegible]千個廣東白圓藤五百

斤陝西明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
長節猫竹三百根大名府細銅絲三百斤黎絲
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千斤土硝四百斤水
平府灤州榜紙三千張炉甘石萬斤順天府青
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
斤易州山廠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
八九已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秋木等物
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蠶蘆葦　上從
之

詔陵户墳户全復其丁礿太監楊閻等為各户
奏請事下户部議謂墳户止復三千丁載在会
典上全復則京民投免者多一切重徭遺累下
户非便　上以　陵寢至重特與全復先是各
内臣犯法屢　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於是
刑部尚書林俊等言宮中府宁宜為一体諸内
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如罪之不當自宜
奏請治之不宜廢　祖宗之法　上報有旨
刑科左給事中張翀請罷鎮守内臣疏下所司
知之
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陳時明以災異請斥太監
蕭敬其畧言敬素與宸濠交通幸逃國典今又
舞其才智熒惑　聖明迩者大婚之議敬入劉
政重賄欲引納其女賴大臣毛澄等力争不果
納其姦邪無忌如此　陛下縱釋不誅不宜久
留於宮掖請罷敬司礼出之外宅以洩臣民之
憤消　上天之变章下所司
大理寺卿鄭岳言内臣賈全等侵盗倉庫宜伏

正法而特蒙曲貸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盗設至
敗露又圖幸免其害不可勝言且自　皇上即
位以来如陵户任文舉千户鞫王英等輙以内
臣奏請事從中央部臣執奏不聽其他下司礼
監處分者甚多夫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
近倖輙有輕重是法不信於天下矣古人有言
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為一体故申屠
嘉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為忤韓琦安置任守忠
而英宗不以為專前史書之以為美事　陛下

宜爰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内官
内使等有犯悉聽部院問擬發本寺奏錄則可
以昭　聖朝平明之治得報有　旨
山西道監察御史楊百之言革任錦衣衛千户
張儀當宸濠逆謀時力勸太監張銳却其饋遺
私語御史蕭淮發其罪惡今銳得免死准得美
遷而首功不録臣竊冤之乞量授一官薄示酬
報疏入給事中安磐劾奏百之為儀游説陰與
張銳交關為復起之地百之復訐磐先因請囑

不行挾私行謗事皆下所司看詳吏部尚書喬
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黜罰而刑部則謂安磐之
劾交關百之、劾私囑情狀未明宜通行法司
逮問以昭曲直得　旨揚百之安磐俱列言官
自相訐訟本當逮治姑從寬奪百之俸三月磐
一月時儀以附託張銳結交江彬褫職不除彬
銳皆逆濠内黨銳見濠事且敗遠跡滅口士大
夫方以漏網為恨百之乃稱儀首倡大義謂銳
力祈奸謀雖得薄譴公論鄙之

舊厰倒衛齋　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錦衣
衛千户白壽等齎　駕帖提東厰訪獲犯人詣
刑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
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　上命會
查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
但　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厰衛節奉
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對壽等爭之不已
詔　駕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畧會同署名實不
係　御批原本　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

章令自以狀對既而宥之
二年正月户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日者　皇
上念畿輔莊田之害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樊
繼祖主事張希尹會勘安州鷹房草場涿州薰
皮厰敕曰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
侵占者盡給原主管庄人悉取回大哉　王言
民切仰戴及言等勘報户部覆請而兩奉　明
旨曰仍舊曰督用該部執奏再三竟不之從是
非所以全　大信昭　至公也　先帝時群奸

擅政八黨爲首惡故蕭皮廠起於馬永成爲房
草場創於谷大用今馬俊趙宗詩 濬邸舊恩
妄乞免查是復蹈永谷大用故轍也漸不可長
乞察諸臣查勘之明從部臣執奏之正盡革廠
房草場蕭皮廠并罪後彩以爲欺妄之戒不允
二月先是都察院疏請差御史巡塩批答稍誤
以未下閣臣票擬也刑科右給事中黄臣諫曰
我朝設立内閣處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
票擬令使内閣虚代言之職中貴肆專擅之奸

關係匪輕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
疏入即改批如制
大學士楊廷和等上疏曰人君一身天下根本
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前後左右皆用
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
務選老成謹厚内臣以侍 陛下任使甚嘗經
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端左道
尤宜痛絕頃僚奏慎如脩德十二齋共一謂齋
醮祈禱日費不貲此皆先年亂政之徒芟鋤未
盡妄引番漢僧道試嘗 上心夫齋醮之事乃
異端誑惑虚誕誣罔聖王所必禁也昔梁武帝
宋徽宗崇信遵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
則纍繫金虜求福不得反以召禍又加近日劉
瑾錢寧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略
不蒙佑剝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惟 陛下留
神采納八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
清查一切冒濫恩賞實萬世無疆之休
詔蠲太岳太和山香錢一年備賑從湖廣守臣

請也太監諸真奏婿不許
内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
宋鈺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死事在
法司問未結文爲陽鳳訴冤得 旨改令鎮撫
司訊理尚書林俊等執奏以爲 祖宗朝以刑
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寧
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
起此 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
復以小事訛法傷平明之治 上不納明日又

奏　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猶
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
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
是夫太監崔文乃　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
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其罪已不容誅茲復
飾詞巧辨脅奪見因謂法司為無人謂　祖宗
成憲為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
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為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
敢愛死　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

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
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初杲等交章論
諫章凡有十四署名者共八十人疏上皆付之
所司

戶科給事中孟奇言太監李宣故逆瑾黨也已
奉　詔革職近者諂賂皇親結為姻好領緣左
右復有提督京倉之命自　皇上中興以來除
舊布新而　先朝奸黨內臣弟姪家人紛潛居
都城布列禁地鑽刺伺窺無所不至若其謀遂

成則其禍匪細伏望將宣取回閑住凡一切奸
黨弟姪家人盡逐之使肘腋之下豁然清謐而
勳戚之家敢有貪嗜權利與廝養下賤結為婚
媾者即如法禁絕以警將來　上曰李宣已有
旨矣一切奸黨所引宦豎人查發回南京監局
看役弟姪輩無得入禁門　勳戚仍與婚者必罪
不貸

十月臨洮府知府郭九臯為藥州民趙紀誣以
前任永平府事訐告東廠太監芮景賢奏　聞

命差官校逮問巡按陝西御史劉翀言東廠之
設專主緝訪在京奸偽無受理詞狀遠差官校
拿人之例趙紀細民不訴撫按而越訴東廠實
由書手陶淳通賄景賢所致也乞將趙紀陶淳
九臯同解法司問理六科給事中劉濟等言趙
紀小人無忌憚實定國公徐光祚主之查得國
初魏國公徐達修理山海關　欽賜彼處田土
即於洪武末年具奏辭已經順天撫按官孟春
鄧[illegible]奏　旨查復給與軍民屯種今光祚欲隱

情奏討故嫉趙紀恒奏土豪欺占[illegible]之地耳
法當並究而十三道御史彭占祺亦合疏力
言並下鎮撫司知之巡視光祿寺科道官王瑄
等劾奏東安門内使張遷田博孟貴及軍役蕭
名胡杰等索要粮長解户財物數多乞行提究
命逮蕭名等下鎮撫司如干礙張遷等擬實奏
聞
十一月劉景既調廣德州判官去而東廠太監
芮景賢復奏最在途仍用禮科舊銜乘坐船取

夫役而長蘆巡鹽御史黄國用復遣紙牌送之
並屬違例 上命逮最國用下詔獄鎮撫司具
獄上得 旨最謫戍國用降遠方雜職刑部執
奏最等情罪宜下法司擬評不報
三年二月給事中鄭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必下内閣擬議而行頃者中 旨事不考
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
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

縣縣丞時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
孚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南京 孝陵司香内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
禮科給事中章僑言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爲大用等所誤内連瑾賊外引
彬寧樹八黨之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
不得正其終 陛下知之悉矣節奉 明旨列
其罪狀 天語森嚴凛於鈇鉞大用死有餘辜
不知一旦何所窺瞷故違 詔旨而敢於陳乞

叙奉迎之勞懐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技千
進之機其設謀積慮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
而痛遏之恐乘閒伺隙群兇競起不至復亂天
下不止矣章下所司知之
已已錦衣衛百户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
管事兵科叅論謂事宜裁革兵部覆奏 祖宗
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夤緣
乞陞則 孝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又 陛下
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公家之勞又非太

監子姪違以錦衣官事之銜而加之僕隷厮養之輩輕褻名器紊亂典章誠如科臣所言者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嘉靖三年十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內官監監收白熟粳米額外科索無厭大率正粮一石加費二石方獲批单雖屢奉　旨禁革而該監科索如故請令提督太倉大監一員與倉塲侍郎兼同監收庶弊奸可革民不為病户部覆議總督倉塲與內府不相統攝難以行事今但宜嚴

加飭戒及請命巡視光禄寺科道帶管訪察奸弊以聞　上曰然今後內官監收粮悉如故事毎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巡視科道官不必滞管

四年三月御用監太監黄錦等言成造龍床及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於蕪湖抽分廠并龍江瓦屑壩抽分局将抽下杉木板枋照撥印記令彼中軍衛有司運送應用工部執奏謂蕪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應器具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於此每歲所抽竹木易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萬兩是罄一歲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况南畿災傷頻仍軍民並困責以輔運或至太虞乞　敕該監酌量緩急以其濫冗先以南京　御用監見存木料取次應用不足則於龍江抽分局支補其蕪湖課銀仍供粮船器具賞賜之用則成法不亂人心亦安

上竟從錦所請云

正德末太監黄玉鎮守潼關貪暴恣肆邑并無頼多投之指揮彭松貴鉉王臣等倚勢為姦横索行旅之貲即小民任負仕宦行李無得免者至抑勒故官欲發其櫬求藩府餽遺不厭則杖殺其使者積資以鉅萬計嘉靖初為巡按御史丘道隆所劾　詔革玉任閑住彭松等下山西撫按勘報至是都察院據勘詞列上罪狀　上以玉罪重仍令逮問松鉉發邊衛充永遠軍王

臣等俱邊衛充軍
六月守備鳳陽太監王德乞更換敕書兼管盧
鳳淮揚徐滁和地方事　詔許之兵部執奏
祖宗設立鳳陽守備供事　皇陵兼管　皇城
及高墻鎖鑰督操八衛一所軍馬初無管理地
方之例正德來始有夤緣兼管頃已奉　詔改
正豈可復許乞收回　成命戒諭王德安靜守
法得　旨鳳陽守備所管地方依成化弘治間
例行已南京御史譚魯等給事中顧溱等並疏

言德乞兼管地方非舊制不宜許章俱下所
十一月鎮守薊州等處太監李能奏其家人李
和等青山口斬獲有功已註羽林右衛小旗復
求改註錦衣衛兵部執奏言其詐冒軍功不可
許　詔許之
太監梁謙奏內府供用金寶珠石缺乏請下戶
部措處戶部尚書秦金等言內府供用例取之
各處解到折粮折草等項數內其金征雲南年
例一千兩急缺則該部量為辦用今　朝廷經

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區處乞行催各省
應解之數至於珠石原非中土所產　祖宗朝
俱有內藏　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
具勞民動衆矧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
採取民何以堪　上不允令照先年事例採買
先是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司太監賴恩比例乞
換　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　旨
許之兵部執奏市舶司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
任雖有稱成化間太監林槐例係出一時創行

尋復改正不宜復引為比況動調官軍係　朝
廷威柄賴恩小臣豈得專擅不過欲假此以招
權罔利也乞收回　成命戒恩仍守舊規　詔
如前　旨給之都給事中鄭自璧亦言市舶提
舉司建於　太宗之初年而提舉沿海之勑乃
頒於　憲宗之末歲准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
即為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百弊滋興
而市舶一敕不敢輕議請換胡乃於　聖明之
世而有貪倖狡詐如恩者顧可徇其請耶乞痛

加功責取回別用另選老成以代其任章下所
司
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鄭自壁等疏言頃太監
扶安病故 皇上軫念舊人優恤其家既令太
監李清董治喪事復以 恩陞錄錦衣者八人
夫 祖宗之法武職非軍功不授蓋謂彼以生
命博之也然猶聚實乃授無輕得者若扶安輩
之於 國家臣不知果有如前所云助否耶且
中官傳乞之典 先朝間有惟正德為盛 皇

上登極一 詔裁革殆盡遠近相傳以為盛事
今復自反之何也借使扶安生事 陛下勤心
納忠有所裨益則但官其弟姪一人而已足償
報胡可不計親疏俾異姓厮役皆得竊盜衣冠
耶伏乞守 祖宗不可輒易之法戢 工者不
可輕食之言從輿論不能曲回之公原臣等不
能將順之願收回 成命庶乎之者有節而受
之者亦不為濫兵部尚書李鉞等亦疏諫皆鄭

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趙奎等五十四
人以太監張忠一言盡行陞職 祖宗列聖以
来臣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於民
民窮必至於變今官賞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
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無涯之用度 陛下為
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
報會本監周縉王本等奏乞錄已故太監蕭
秦文宗屬 詔從之於是尚書李鉞等驟諫言
我 朝舊制武階專以待軍功曾事必由於推

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壞幾危 社稷今釐革
未幾而內臣乞 陛之奏隨請隨得如 祖宗
成憲何天下公議何況小人之欲愈得愈貪若
不早 賜禁絕恐將來無復底止 上以陞授
官職亦 先朝故事戒鉞等勿復言
五年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者給事中衛道御
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稱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襄請宥豐熙等衆
陛下既命部臣議上矣俄而復已之夫熙等[illegible]

愚罪固難免・陛下謫之已足示罰人才難得
若不及今賜還恐歲月彌深死亡踵至縱・陛
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祺論內
史谷大用不當召還而 陛下不聽夫大用罪
悪不假臣言幸逃法網不足以泄神人之憤而
一旦與王堂先後起用誠恐此輩根據日固威
福日移 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
望 陛下推昔者復衛道黜崔文之心宥豐熙
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叙用之退王堂谷

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
之明斷將並日月侔天地而匹休古帝王矣章
下所司
八年先是營 悼靈皇后陵度用鄉民尹甫元
地六頃已而守 陵內臣郭鑑又度其地十五
頃餘將為果園給事中張潤身言此地為民恒
產且上有墳墓百餘所宜仍還民便 上命給
民種佳其 陵域占用者仍於近地如數償撥
九年初南京兵部奉 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

南京守備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運具疏請益
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覆奏言南京各
衛馬快船隻乃 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
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奉 乘輿北駐及
進貢方物而設自 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
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
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
內官乃有假進貢以規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
物務求多船以濟已私蓋緣未辨其輕重多寡

故不能盡發其欺隱而折其偽辭今臣等查議
先論其物之輕重次計其扛之多寡後定其船
隻之數目雖有奸貪欲求多撥不可得矣嘗聞
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為 太祖高
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 孝陵神宮監
苗薑香稻等物南京內織染局 龍衣南京印
綬監 誥敕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
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
統天順成化以來傳 旨取用可減者多如枇

杷非南京所產青梅酸澁不堪用天鵝鷲老鶴
鴈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又北方有之所屬
可省　龍衣絲錦紗羅綾段諸物既有織染局
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造
可備數年之需一襲　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
是尚衣有餘似不當織造此則以會計停止者
也南京内官監竹器論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
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數年之用
量為停止雲南膳桌朱漆器皿及銅錢諸品皆

堅久可行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
即此一事之行　聖恩所及甚廣伏望　皇上
獨斷而必行之　上以所奏下該部議禮部尚
書李時等言薦新品物除枇杷非北土所產楊
桐子風鰣魚并入水木樨雞鵞彈俱宜如舊進
貢用船裝運其青梅石榴柿子天鵝鷲老活鴈
鸕鷀俱可省供停減船五隻工部尚書蔣瑤等
言南京工部每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
六百件節年免進減造其數亦多原擬用船十

五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　龍衣并竹器彩漆
桌盒銅鐵器物俱如所擬減免　上曰此疏所
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俱依擬行著為令例自
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參奏
十年三月工部言科道官監收錢糧如甲字等
庫乃祖宗之舊規近遵明詔推而及於各監局
則今日之良法茲者内承運庫段疋及惜薪司
等柴炭軍器局等物料俱奉　明旨免行監收
其餘各監局若御用監御馬監司設監計工局

巾帽局司苑局供用庫甲字等十庫廣盈庫則
原差科道監收内官監印綬監尚衣監尚膳監
銀作局織染局兵仗局酒醋麵局寶鈔局盔甲
廠則續差科道監收謹開具請　旨以便遵守
上曰御用尚衣織染三監局不必監收第令守
法盡心製造餘如議
八月　詔革回陝西鎮守太監張紳四川鎮守
太監蕭通皆以貪肆為撫按官劾奏也
詔籍没故中官谷大用財產初都察院覈大用

獄入　上御平臺　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問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當否時對以所擬招罪與律不合家產入官律止是三條謀反叛逆奸黨大用所犯未應籍沒坐以此律恐無以取信於天下故臣等止擬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壞政正是奸黨如何不取信於天下鑾曰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時等請俱收入官　上曰然於是盡沒其產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聞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

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伏誅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　武廟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許泰輩猶搜求餘黨攀引善類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　武廟還至通州江彬[illegible]擅重兵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賴永耳迨及武廟宴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官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illegible]與同事寧夏知之為真　武廟末年之事則臣魂在京所親見者今置之閑散終為可惜乞　特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於內者皆知為善之有益而勉於効忠矣　上曰卿等欲起用張永足徵忠愛至意永在　先朝多立戰功勤勞茂著其令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神機營操練

嘉靖九年革元任大學士楊一清職閒住一清往在陝西與鎮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永之麼而復用也一清有力焉及永歿復為作誌而永弟容乞恩得陞錦衣衛指揮僉事兄富為副千

戶後富責永家人朱繼宗侵沒貲產繼宗因訐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饋一清轉陞容等官職容隨具疏辯　詔下法司推鞫應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日賀禮金百兩及容求文餽儀銀二百兩無盜宸濠金事擬容違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清請自　聖裁奉上詔革容職而貰一清罪所受金帛令所司追收入官既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以為言乃奪職令閒住

南京兵科給事中秦鰲上言南京内外守備三弊一曰投托二曰役占三曰威虐并劾魏國公徐鵬舉太監賴義姦利不法事　上以鵬舉勲戚大臣姑宥之戒令改過自新義罷回　京餘皆知議

工部尚書章拯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奉　旨會勘錦衣衛軍匠章源所奏事言品官墳塋原有規制内官已故往往　賜塋造碑亭享堂皆出特恩或有因而盛興土木華靡踰分又有預修

越制之工以冀後來　恩寵積弊既久玩襲為常非止張忠張永一二家而已其事有實者下法司問擬諸墳塋過度者通行禁約甕山紅石口山脊先經空掘廣源閘石隄水溝先經開引者即行填塞仍　勅金山管事太監嚴禁山原無致傷龍行正脉　詔法司看處以聞

嘉靖十年都察院童源所奏査勘過太監秦[illegible]張永張忠墳墓在甕山廣源閘等處俱係・山陵來龍過脉及環拱處所且奢麗踰制俱宜改正其餘官軍墳墓不下數千凡有奢侈僭分者亦行改正其山西一帶開占煤窑俱應禁約

上曰秦德等墳墓越禮奢侈俱改正拆毀其餘官民墳墓但有奢侈過分者限三月以裡一體改正如與龍脉無干並無造作奢僭者仍舊不動煤炸係民生日用所不可缺不係緊關應禁處聽小民照舊生理

詔革鎮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全守備永寧城内臣先是都給事中張潤身劾奏

鎮守浙江等處太監鄧文張賜潘真少監師章貪縱害事宜黜分守獨石等處奉御田霖監丞李俊姚保皆冗員宜撤兵部覆請悉行裁革永勿差補　上然之故有是命

二十五年諭巡按湖廣御史包節逮衛永遠充軍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至欲繩之而語泄斌懼忌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　陵時故獻膳羞遽使徹去而詭稱節靡出之鍾祥縣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詣節告斌黨庇

奸豪周章等諸事節令指揮黃恩邵勛收章下
同知范昕驗問意欲以此持斌而斌遂匆飾不
以正旦謁　陵延及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行
傍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
上怒以節奏乃欲抵飾已罪捕逮下法司拷問
以節至既不謁　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
陵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宜坐謫戍所宜
為民黃恩邵勛宜革管事　上以節恣肆作威
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姑從寬永戍邊衛逃則

殺之昕恩勛亦戍邊衛王憲口外為民安置
二十五年內使侯章之毋晉殺使女章恐事露
支解其屍入甕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
上諭輔臣夏言等以章殊屍可惡且係閹奴何
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嘉靖廿二年辛未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
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
詔下户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
匹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

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
政如例從之
先是內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　旨繫內獄
尋被釋無何即有宮婢之變　上甚疑之至是
月忠以建　大享殿請祭司土之神易磔字以
定順　上大怒謂其包藏惡念任意欺罔且定
磔常言何礙理而諱避也令所司論如律斬之
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　上曰朕初因定磔
一字一時怒疑人將謂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

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磔非也自後內外
文移其仍定磔如故
嘉靖十三年初童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
并許永墳建造違制及礙　皇城龍脉詔下所
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後大越制　詔損
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郭祿為所逐恩有
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脉容不行
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袁坤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

人太監自為虛設况以筆類多殘貪怯懦原非可寄以兵柄者請并革之疏入上 詔錦衣衛逮陽赴京員缺不必更補已而陽捕至亦訐紀索賄不得挾私妄奏 上乃命并逮紀送鎮撫司與陽面質紀坐調為大理寺評事

四十四年先是湖廣黃岡縣民胡大順首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偽造 萬壽金書一帙稱為呂祖所傳得之鸞筆且言祖授

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王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王玄隨妖人何廷玉賚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楹獻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進法秘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 上西內因交懽楹時 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樂進 上覽其書悶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召之也

田玉等遂詐為 聖諭徵大順入 京至則屢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云將他喚至詐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攪官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以仍用否階曰大順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觀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於扶箕若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 宮擾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其用後 宮擾果息

及不敢保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繩之以法之為正也 上悟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 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言水銀非可服食詐傳 聖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禍 聖明速斷以消隱禍 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藍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所由楹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詞 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 聖

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
揮將若之何與其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
祭重深寄也乞　聖明斷而行之　上乃下大
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搖具容疏匿殿檽中伺
間疏　上前爲大順等申解　上大怒付司禮
監栲訊具得田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
田玉萬象廷玉玄俱論將錮於獄搖尋死獄中
部臣請驗而瘞之空上以逆囚當戮之於市怒
該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得自盡　詔李郎中

方良署俸二月該吏論如律

弇州史料前集卷之十六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中官考六　隆慶一朝　萬曆附

隆慶元年正月　勅禮科左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好問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戶科給事中張憲臣劾敏等抗違明詔當治罪得　旨內府錢糧　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數與科

道官查理不許違抗其　詔內不載者亦不得槩查敏等勿論於是治等復言　詔令已下不宜以中官言輙罷給事中何起鳴亦極言其不可

二月內官監太監李芳劾奏前工部尚書革職閑住徐杲與監生王儒等六人冊脩理蘆溝橋侵盜官銀萬計得　旨命錦衣衛執杲等送法司鞫問刑部擬如律例追贓發邊從之

先是內府匠役以工完陞秩至太僕少卿者二人死馬卿二人布政司叅議二人郎中一人員外三人他如鴻臚寺丞光祿署正等銜以百數冒濫不可勝紀　上心惡之於是內官監太監李芳等奏請裁革事下吏部議冒用閑住及裁減職級俸薪食粮供役有差仍請自今有夤緣乞陞者聽本部叅治從之

七月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七罪乞徵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內臣有事太和山始於成化初然止用以提督道流

於地方無與也宜如省言罷之便　上是之詔革分守徵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丞劉進代祥　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疏言臣訪知劉進大本劉俊當守　顯陵誅求萬狀肅皇帝下之獄已充　孝陵衛淨軍今逃籍易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饑虎也　上悟還命罷進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內官監左監丞柳朝自司禮監典籍得推用仍兼分守

兵部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其令固
時也故傳曰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山内臣再
部臣曰分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科臣曰分
守可革 陛下亦曰可革而 旨從内降旋復
易之傳播中外殊駭聽聞臣等以天事 陛下
願 陛下以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
上是之 命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
守
八月吏部議恤 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祿寺少

卿馬從謙及戶部員外郎申良給事中張達常
泰右春坊清紀郎周鈇名上 上怒不許部復
引例奏亦報罷蓋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而
部臣首議䘏錄故中官挑之於是吏科都給事
中王治江西道監察御史龐尚鵬各上疏援部
議力争 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
惟申良以下四人得追贈云
九月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巡視京營給
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上疏言内臣不當

坐營且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 前
命 上以示輔臣徐階等言 太祖時原無團
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年間至嘉靖二十九年
已經 先帝裁革特以大明會典脩于正德中
未及明載今内臣忝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礙施
行言官所言無非仰望 皇上遠邁 太祖
初制近守 先帝之定制似應俯從 上不
悅因詰階何故不奉 詔令具以意對階等對
言 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

靖二十九年 先帝因虜賊入犯懲戎務之廢
弛考 太祖之初制將團營裁革内臣取回
數年以來事權稍得歸一操練漸覺有効良法
美意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今 命内臣坐營
若據見在之制則以無營可坐若必欲用内臣
則須將 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
竊恐 聖心亦有未安者且團營始于景泰革
於 先帝臣等下情實願 皇上惟以 先帝
爲法是以昨蒙發下科道之疏輙有陳奏無他

意也 上納其言遂 命罷之

隆慶二年三月先是有 旨命太監李佑往督蘇杭織造工部言頃以 明詔取回織造内臣中外傳頌 聖德今 詔墨未乾而 制使復出殊駭觀聽請行撫按官加法督造而罷佑勿遣毋渝 大信而損儉德 上謂已有成命趣佑敕令亟去于是都給事中孫枝御史郝杰各疏言比來東南諸郡賦役煩苛財力困竭即乘輿服御有數而工役科派費不貲且內侍聲

勢尊嚴有司承奉惟恐不及一切供億皆民脂膏惟 陛下如部臣議以蘇東南久困之民俱報有 旨

七月内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參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内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捽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 上聞之大怒 命錦衣衛執内使十餘人至東上門狀爲首者一百發煙瘴地面充軍餘各杖六十充 孝陵衛軍學道亦以擅笞内侍不諳事體調外任

九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復上疏引疾乞休因言本部上供錢粮已經奉 詔節省而為太監滕祥所持危言横索事事掣肘如近者傳造壇欞採辦膠漆修補七壇樂器祥輒自加徵所靡費以巨萬而工廠存留大木圍一丈長四丈以上者該監動欲御器為辭斬截任意用違其材臣禮力不能爭但憤惋派涕而已

今嬿隙既成事體相悖若留臣一日則增多事于一日乞早賜罷以全國體 上覽疏不悅令致仕去史謂禮在 先朝以土木容悅致通顯上初即位攻之者甚衆是自知不滿於公論故以事忤中官求去挾詐沽直非大臣去 國之道也

十一月 命錦衣衛逮問任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究且將

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事　內廷日久今差
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
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上以芳在內事
上無禮第　命錮之盖芳數以直諫忤　旨故
也
隆慶三年司禮監太監滕祥疏請查汰匠役以
省糜費工部言匠役之濫已經奉　旨裁革千
餘人迄今二年占恡猶故臣恐此輩仍蹈前轍
則不如不查之為餉也得　旨命該監速查造

冊送部科存照已而祥奏裁去者二千四百四
十人止存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十二月降
巡視皇城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時尚衣監右
少監黃雄者　乾清宮近侍也嘗以番休日私
出徵子錢與居民鬨闘市中兵馬司捕繫之明
旦執送御史松所事不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
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　駕帖召雄松驗問
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　詔旨雄亦自
辯不如松言　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　旨輒

拘係內侍官　命降調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為
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
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於是巡城
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　輦轂
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為　陛下執法安民
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等臨事
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其於　聖治關係
不細惟　陛下幸宥松以光　聖德不聽
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届期請釋

繫獄內官李芳等章下刑部議芳等二十五人
已瘦死其六茲復餒瘠者半宜放釋　詔釋芳
及陳錮楊義楊添爵喬朗發充南京淨軍李智
王進鞏真甯春李珍還鐘鼓司應役餘繫如故
六月命錦衣衛逮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六
十黜為民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
外承芳見之疑有奸使使收繫鞫問辭連內臣
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乃先奏言死者初入內
時偃卧無恙因念　禁中非外人卧所故遣軍

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杖尉當治
上信之遂反坐承芳而釋繫者勿問户科右給
事中査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俱請以
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不聽
十月　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爲王仍支
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　宗藩襲封莫重於
親王萬世遵守莫嚴於　君命縉熿以　懷王
從父例不得繼襲此　先帝獨斷　皇上親裁
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熿復使　延長等王

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　明旨不必信也
且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内地不得稱極
邊即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
必變更條例　皇上即欲聽許宜下廷臣雜議
之使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越然後
可　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既而禮部請封
縉熿爲　郡王他宗藩如縉熿者率以此令從
事　上不許竟封爲肅王都給事中周詩等御
史劉良弼等争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
故力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萬曆元年大學士張居正等題文書房官丘得
用傳奉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
着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種菜爾等司禮
監管事牌子既受　朝廷爵祿朕一時昏迷以
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畐一時歡喜
不言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
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
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

示到閣除欽奉　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看得
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
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慈訓下失臣民仰望
逆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　皇
上違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燭奸之明
等於日月宥罪之仁同于天地矣臣等查得舊
例孝陵種菜者皆軍人之工犯既發令看役不
宜止降火者須充做凈軍乃爲正法臣等謹擬
票上請　聖裁施行所有原奉　聖諭謹用揭

群臣等亦屢諫諍勉強聽納容臣矣必宗社
社靈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臣等切聞近日列謗之人在孫海客用為尤甚
而其中謟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
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温太兵仗局掌印周海
輩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
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内以為 聖德之
累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斥

除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牌子等官平日為
忠為佞諒莫逃於 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
聖裁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謟佞放肆者悉加
擯斥且近日入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之星亦
宜其衍掃除以應天變以光 聖德此 皇上
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 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
實共其事皆宜與聞臣親承先帝遺命輔佐
皇上踐阼之初[illegible]重命俾從事內外之

不直言匡救以致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
之意萬死莫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 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
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宮壼內事
但有所聞即竭忠數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
忠如孫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
法請奏處治仍望 聖明俯賜施行 皇上亦
宜仰遵 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逸遊以重起
居專 幸御以廣衍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

玩以端好尚 親萬幾以明庶政勤 講學以
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為虛言將來之 聖
德愈為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依
擬行

十年司禮監太監馮保奏為衰年有疾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事臣嘉靖十五年蒙
選入內中館讀書十七年 欽撥司禮監六科
廊寫字三十二年轉入房掌印三十九年升管

文書房蒙簡拔秉筆與同黃錦一同辦事　賞
蟒衣玉帶祿米許在　內府騎馬弄　賜坐蟒
四十五年　龍馭上賓　恩典照舊賜攬杌
命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又　命掌　御馬監事
隆慶六年五月內　聖躬不豫特召內閣輔臣
同受　顧命以遺囑二本令臣宣讀畢以一本
恭奉　萬歲爺爺一本授內閣三臣次日卯時
分　先帝強起臣等俱跪　御榻前　兩宮親
傳　懿旨孟冲不識字事體料理不閑馮保掌

司禮監印蒙　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辭又蒙
兩宮同　萬歲俱云大事要緊你不可辭勞知
你好纔用你迄今　玉音宛然在耳豈敢一日
有忘萬曆六年舉　大婚臣得以奉　勅賛襄
累年荷蒙　眷注之隆蔭錫之寵臣不能悉述
萬一為此感激矢効犬馬事事竭心時時惕念
任勞任怨以荅　三朝天高地厚知遇之恩臣
於此際正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忍言去但
犬馬之年見逾六十精力日衰疾病屢作萬曆

三年臣因思慮傷脾積成濕熱毒流徧體幾損
厥生仰仗　聖母　萬歲怜念孤忠[illegible]神保祐
始獲全愈五年復發於背上歷　[illegible]今春首
右足破傷痛關心肺醫藥罔効伏蒙[illegible]　賜存
問愈自踊躍不寧茲者恭逢　聖齡日長　聖
聰日開　大婚大禮籍用謁　陵俱已完畢迄
今三月以來氣血頓覺衰憊步履日益艱難頃
因隨侍　聖駕不過斯須微勞輒不能勉強支
持且臣自覺多涉顛倒諸症一時復發力不從

有辜　任使臣見　萬歲前後左右多有賢能
堪用伏望恤臣犬馬効勞四十餘年容臣在外
調治少延殘喘朝夕焚香祝延　聖壽仰答終
始成就罔極洪恩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爾受　皇考遺囑保護朕躬永奉　兩宮
聖母忠慎勤勞夙夜匪懈今　宮門肅雍內外
寧謐實賴爾匡襄之力朕倚任方殷豈可引疾
求退宜仰遵　皇考付託之意不准辭　，
江西道御史李植題為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

大惡極懇乞　乾斷亟賜重戮等事奉司禮監
太監馮保奉　聖旨馮保欺　君蠹　國罪惡
深重本當顯戮念係　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
從寛着降為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還賞銀壹
千兩衣服二箱伊弟姪馮佑等都着革職發回
原籍為民不許僣住京師張大受周海何思何
忠劉定王銘楊册李忠降做小火者發　孝陵
司香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又錦衣衛十二
月初八日於會極門接奉　聖旨馮保并伊弟

姪馮佑等家財庄宅及盜去御物等項張大受
周海何忠劉忠劉定楊册王銘李忠各家財庄
宅着劉守有等同司禮監太監張鯨并監官回
王張斌楊住黄勉典簿孫政陳炬各帶官校長
随封鎖抄沒入官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舊丞相府志

入西華門數百步更入重門又百餘武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為三門以通中涓指謂余此故丞相府也廣庭延袤老樹嵯岈其間已而有堂巍然前翼縣堂背以入中涓曰此相府後堂也其壯麗亦可敵諸宮殿檜栢雜植皆數

拱餘東南一樹亦老矣曰此五穀樹也當初夏時其實若稻麥者則稻麥登為魚形則大水已復縣堂背入甍棟逾壯麗曰此相府庭中十檜皆兩刻其本相距可十武而枝樛結為門若飛樹樓奇詭不可名狀曰丞相所植也丞相為誰曰故僇人胡惟庸也樹之前數十武有井曰胡相於井傍鑿一孔別取甘酒轉注之詭謂醴泉出邀　上　高帝親幸因而伏甲謀不軌者西偏叢祠前而西數百武復有門自西門而[illegible]

西千武而始為西門樓則　大內矣旁之贈司禮監太監雲奇墓碑與中涓所稱者畧同奇南海人也以內使守西華門時胡丞相居第距門甚邇而欲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知之亟走當蹕道勒　上馬銜言狀氣鬱舌𡱁不能宣　上恚甚左右撾箠亂下奇臂將折猶奮指逆臣第　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眺顧見丞相第中壯士褁甲伏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捕擒之而後召奇氣絕矣　詔贈

奇內官監左少監　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堂等復上其事請于　朝特贈司禮太監加諭祭而故司空何孟春實其碑石與中涓所指稱並[illegible]但玆也以國史則謂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而會其所居定遠舊第井忽生石筍水湧起數尺[illegible]三世祖冢夜火光燭天遂以為己瑞有非分之望會[illegible]子若孫相注廣洋以[illegible]不能持正外謫益[illegible]其子嘗走馬衢道中誤踐人死　上怒

欲使其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不許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諸將吉安侯陸仲亨平
涼侯費聚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同謀逆節
恐事露奏發之尚書商暠時謫為省吏亦發之
上親賜鞫皆驗惟庸與陳寧皆磔死節坐不早
告亦死而姑寬善長史之紀茲事詳矣第不及
醴泉出要　上臨而伏甲謀為逆也雲奇發惟
庸逆謀功甚大而史逸之且又以府第醴泉溢
為故里第石筍發井涌起數尺何牴牾若此第

上既登城樓覩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
假於涂節之告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
於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
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為層者三又軒敞
無所蔽兒皇城直徼者一覽而當悉之亦不
待雲奇奔告之此必登而後見也甲士入西[illegible]
[illegible]門者豈不又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猶[illegible]
[illegible]西華門外後西華而廣之併其第錄故耶惟
[illegible]寵遇重似不先賜第於中山王諸[illegible]

臣且在　禁中而又南嚮其高與宮殿等要[illegible]
沖涓狎舊聞謬指以為惟庸故第耳余故為志
之而不敢飾其疑以俟後考

後舊丞相府志

舊丞相府云胡丞相府也既高大逾等而又在
禁中南嚮余以為必非　高皇帝所賜若自
治第恐必不敢或以為中書省則又誤按
高帝初下金陵即故行御史臺改為中書省居
之其後稱　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以

居左右相國平章左右丞明年即　帝號徙居
大內而舊內與中書省如故省中丞相以下至
六尚書侍郎各有堂閣當不下數十而此特五
楹二層耳縱旁有廢地東西僅百武不足以容
諸公卿大夫也十三年革中書省析為六部仍
析大都督府五之御史易臺而為院稍殺其秩
後院太平門外與刑部大理寺列今欲問故省
府與臺之遺址而不可復得矣賓卿五府去部[illegible]
地耶然　禁苑金陵即有此省府及臺自當[illegible]

舊内桐近其後始卜大内以　鍾山形勝居都城偏左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旁也夫以　國家全盛二百餘年之蹟泯泯不可復究而况南宋之行在與李唐之故宮又至孫吳司馬晉宋齊梁陳千載之陳蹟耶然彼尚隱隱有一二可指數者而今乃不然即使不佞而欲繼平子太冲之緒椊不律以叩掌故者其誰爲我荅噫吾不意金陵之文獻僅僅如杞宋可嘆也已

錦衣志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余以所聞荅之退而詮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所千户五品副千户從五品百户六品鎮撫七品冠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　上大朝賀宴群臣指揮自使而下得刀介侍左右廷列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六九入園宿候指使　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毋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　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其禄秩名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文有所操舍　上徵其狀執退之悉火榜掠具又六年　詔内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　高皇帝世錦

衣衛不復典詔獄稍稍吏屯軍矣而　燕王初起師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　王與語悦之綱善騎射頗月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爲績　王日益幸愛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户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天子既由藩國起以師脅憯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與㒵覘之益布其私人日夜操切陰計闚上　上大以爲忠暱之

咳亡閣即淇成諸公號元勲見則自匿引不敢
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
指揮莊敬袁江千戸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
奉綱相縁借奸利數百千端　上久亦頗悟踈
之中貴素伲綱者白發其端　上令給事御史
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　上大怒即日捕
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
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僄薄騶儈陰斂陽[illegible]
枀蠆尾包藏禍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

役使腹心幹偽為　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
餘萬還復稱　詔奪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
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立槁又即獄喝持大賈
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為黄金三百五十兩白
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
取交阯使黄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
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
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
王乾沒黄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illegible]

具又從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illegible]
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禄
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芳卿等無恙敬
舉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
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鞴床玉石馬
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
怒内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輙將至家具洗
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
盡更數日將至市煞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

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媵為都督薛禄所先怨
之遇於　大内持鑁鑁禄首腦裂幾死禄懾噤
不敢言又道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
冒賞事搵之死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
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
流左右役詔選婕好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
綱輙簿錄其尤者内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公
誕夫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　高
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illegible]

持其短恚之因錮舍人蒲伏見白進黃金百兩
白金千兩龍文被一休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畀
繒綺四十疋願得從贊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
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驅百石布帛以時進食
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
若為我具中徵好者不爲數文度因是挾綱什
伍而分民閒室亡誰何者綱自唯威日重重且
迫　上冀得所欲當端午　上射柳綱私其司
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譟以

覩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瑛折柳鼓
譟竟射無糺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
綱為　天子腹心臣賢委任妄意不軌擢綱擬
不足數罪罪誠當萬死其條指揮敬江千戶誅
春鎮撫瑛比周爲諂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
輕重受條　詔曰尊須示天下自紀綱誅終
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畫可領諾而已飲
伺洲不復能望綱矣　宣宗朝初理衛事者錦
指揮使王節　上嘗抶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

容曰公有是乎在可加恩幸太師頓首言主臣
愧若軌者蒙　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
石然者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
也　上召見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遷
錦衣指揮使予世襲信為人潔廉於詔獄頗任
云未幾出為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
為左頗不懌然自是　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
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謂選遞進
治事鮮世業矣　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

事劉勉指揮使劉恭咸文無害　上年少中貴
人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
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濫飲
爹闘雞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事頗推由馬順
爲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藏
條咸施振甚寵愛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
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裳三木廟門久之欲
釋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
劉事語多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

用道流不稱請自爲鄉共杞忤 上下獄順懲
哲璘使引球爲具槀草即朝班中捽之出球不
知所坐欵第曰若史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
與董璘盆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靡之弗得也
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矣欻起持順髮
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腧我我劉球
也順再拜謝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 上
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 郕王監國朝
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山海未

報衆忿閧無所泄而馬順前訶衆詬已胥後命
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
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墟起不可辨矣 王恐
乃下令誅出海籍中貴入振家因併籍順蓄藏
金寶無算於是理錦衣衛者指揮畢旺綠綠循
職而已而 英宗之在虜營也校尉袁彬始
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緹騎隨
從征沒虜庭亦牧馬矣久之乃使侍 上上方
蹙穹廬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姿

辭歡善言笑時時爲隱語悅 上獲一六筆游處
而共啖之晝斧薪伐氷夜則以背承 上足而
寢虜挾 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瀾關而下趨
京師小不遂輙欲僇殺彬 上至爲泣請之不
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爲賜姓楊以譯靼從陷
虜頗幸也先間以諛詰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
尚 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
嘗病中寒 上親爲治靡啖之身壓彬背汗洽
良已及春 上還稱 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

衣百户 太上皇還爲 皇帝即日召見彬語
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 賜城東
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黄金十鎰
白金三十鎰綵綺豐膠醯醬乾脯充實又加賚
婁與楊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户 賜半之間
叒實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
達逯杲顧達彻嵝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
積功次稱遷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逯杲繼起與
爲刻 上於綠中貴人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傾

天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　上心厭之欲
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數倚
忠國公罪狀聞　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
上益貴重杲理篆者都指揮王棊取充位而已
杲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
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
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擒　詔族吉祥贈杲右
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無
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

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曹鉤發者俱以委鎮
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為人沈
毅善計算所讞恒規　上旨而伺時　上業已
誅曹石內惴不自安頗備達為疆而達多所陰
厭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　上最所
禮信者李賢達伏之每朝而左顧則　命賢在
顧則　命達實賚無算而達內害賢寵請於
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尚書者　上疑之不
發所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

薄之構以死罪劾奏　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
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
脅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
少年楊賢者嘗為漆工　尚方奮曰袁公　上
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達奸
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
不宜罪　詔併下達治達恚極貿至百餘賢恐
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役與
前前乃變達耳曰吾小人何辦為此李學士草

耳達大喜趣罷皆出湯沐沐賢醪肉食之持牘
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為袁彬地獨不畏
陛下法乎　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
楊賢度　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寬
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
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柰何冤他人為也
乃悟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
是達寵漸衰不復寄腹矣居二載驛召袁彬還
職寄恭敬[illegible]崩李賢益惡達內不自安出怨

望語御史言之　詔執赴法司論戍嶺表濱行
表彬師條出餞郊墅握手語纏綣已揮爨僉爲
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
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銘亦仕至都指
揮代彬者都指揮牛循中貴人玉猶子也亡何
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户家
貧未娶落魄不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
下晨偃而侍揥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
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巽謝不敢夫人恚曰老

詩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革耶少保笑謂非兒
女子所知卒以歸驥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
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
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篆者一人所統
緹騎百人顓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奸譏察大
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西司
房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
始出領廠事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鉤

察出人惟薄間錦衣二千户理其牘而中貴人
得持牘徑至　上御所稍稍出衛上矣　憲
宗朝　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之別爲置西廠
所領緹騎倍東廠而蹊得糺察中外文武大小
及民間事皆入郎署紲椋郎至死擅乘傳凌濟
河入　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内脅惕摇手毋
論東廠詎翦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　孝
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
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匿自斂不敢

有所爲而其帥如季成季珍趙鑑亦後先逡逡
守祿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字
盂之博學曉文義爲儒衣冠其所理恒傅經而
法户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　旨
下獄斌曰郎封事太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其實
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
難吾能翦厥羽翼也因傅輕牘具上夢陽得不
死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
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菃戴銑等數十人後先

下詔獄斌輕刑與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
察亭奏署其名已寬它出不與也戒曰吾有恥
不與黨人名若公為中悔耶劉瑾復發斌去奏
會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
御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元以失原奏被害吾
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
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遼劉瑾誅驛召斌
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摶其守閹因相論奏
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閹賂陰喝彬令歸曲祥仍

為閹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
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治
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
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盍庫屋敝衣再遭譴
怡怡若素云桐臺崔銑記其事感稱服斌謂直
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始劉瑾用事
時諸中貴人相與蠱說　上復建西廠使谷大
用領之而馬永成丘聚分領東廠皂衣團牌縱
橫緝事人賦鄉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綵

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綵表裏作威
福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
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
也文義尋從瑾伏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
璋罷亡何錢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
孤鬻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
頻巧媚異常兒能頗嬖之時鎮滇攜以往俾主
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
異其相因大遺贈金帛曰苟富貴毋相忘寧賜

謝曰君侯辱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
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日以重餽氏而會中貴
人能死推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　上時從
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若張公子
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　上於豹房為擐甲走
馬手搏諸戲　上大悅絕愛幸之　賜國姓命
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
悉隸屬焉凡所從　幸南海西苑網魚兔射狐
豨手搏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疆

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　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熵幾威澤所顺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叅將鎮金齒嘗故勘殺平人二煆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和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由中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死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　皇太后為請

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顧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為　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為薄擲弗顧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媚　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譖傾寧居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伏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貪緣中人托號義子濁亂　國姓玷污　天秩諸所顺使同於山嶽及非受　上云何稱詐得請或口授王綸或手寫　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脅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奎巨百萬其姻族錢永安子傑等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　國姓奎都督都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下兵部允之倒授阿鍩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貿萬方遁戍還左　上未有　太子庶人有子自以昧且

非次不當立欲伺　上間內入　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為契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閙粧七寶帶一奇繒綵十為　御書加璽詭言　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捕后室宵晝寧信且馳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令連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誅死　詔曰

可籍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
二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祖母綠佛像二胡椒
千五百石他奇寶弓弩器甲名畫稱是斥賣園
宅直三十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安等
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
誅人頗有稱惜之者　上既誅寧因悉誅彬等
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策輔政　詔下革傳奉
遷者錦衣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
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

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
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尋能遷為指揮僉事能
遷者清平人素陰猾亡賴多計數　武宗末
冒功累官錦衣千户後亦在汰中　上時下群
臣議崇　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璁桂萼言
上實　獻皇子何以考　孝宗宜考
獻皇帝　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特不可能
遷故善中貴人崔文有所窺見疏稱璁萼議是
當聽　上前以是逐二三大臣而召璁萼等議

矣禮成能遷亦得擢指揮領鎮撫事而會[illegible]
修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疏言臣為
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為奸臣張璁桂萼所
忌詘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傅備
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衛賈人子拾級可便得
耳且詹事黃綰私薪建伯王守仁為行賂璁以
萬計許大用守仁請悉賜罷　上怒下御史院
雜治能遷語誣妄獄上杖之百戍嶺南尋度死
天下快之未幾王佐為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

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户累遷督漕參將佐為人
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筆吏能稱也然時
時援古義　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
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法警
之　上以春朝　慈慶不為禮銜鶴齡等未發
而建昌侯坐故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
劉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　上意與其儕偽為
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
[illegible]誣鶴齡兄弟毒魘呪詛　上盜內藏金寶通

慈慶侍人至祠與為巫蠱以急變聞　上大怒
下鶴齡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
不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
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
情論誣妄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東山等闕
門外昂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安
慈慶曲成　上孝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恩
過度得疾死　詔特贈二階為左都督代佐者
陸松故從　上興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體於

上怒時時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
松者陳寅寅亦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欲
謹身自殖耳不能有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
命監南壮郊壇立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
休　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
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炳少以力
聞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
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　上幸承天行宮火炳
從宿衛排宮門負　上出於焰　上心德之不

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實獨驟貴異他
人莫測也炳既歘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
黨炳陽為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巳者又能
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嘗檀殺兵馬指揮為御
史所繩　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
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糾炳亂巤政檀榜禁小錢
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救
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銜大學士言刺
骨而會言與其同列嵩爭寵不勝免炳合謀嵩

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　上怒為誅言大學士
嵩更德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筴矣炳所選用衛
士緹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
目所睚眦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
而炳亦得幸　上言無不從久趨　麾下唯諾
者最拔置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趨之恐後
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權勢盛
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獨意憚
炳亦[illegible]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

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行其誅反狀
族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
廠者也李彬司櫃密者也其人咸耆宿握重自
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
寒而慄凡豪貲滿萬以下少酒食過輙收而籍
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敬礼士大
夫士大夫即　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繇之不
令死以俟　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適里飲
設費不惜也炳既貴驟得薦紳聞聲而又善

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咸與炳結
婚姻盤據相重矣　上彌益幸之召入侍西苑
直供奉青詞加兼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遴緹
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
畿輔秦晉齊魯間騈齎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
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
大司馬持其籍仰屋嘆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
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
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

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翁含
實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常出
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
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
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忠寬然長者不恥為
屈得元相嵩錢炳既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
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
卑下多遜炳以故無意害之嗚呼錦衣一禁校
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奸則司隸也至炳

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宰三
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泰　綸綍不亦殆哉
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怒麥祥黃浦此皆中貴
人子弟飾輿服把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
身如是耳此乃炳所羞棲席者何足道哉

安南通志（此紀歷代之安南也後州存志／別特紀國朝之安南云）

安南古交趾秦并天下盃斥南荒服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起兵擊捕叛者稍稍易置故守令王之至其身亡而漢因爲置九郡安南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將軍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後漢置交州又爲交趾郡至隋文帝平陳癈郡置州煬帝更置郡唐武德中爲交州総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唐亡曲承美者土豪也據其地稱節度使而絶不通嶺

表劉隱攻執之以其將楊延藝爲節度使延藝卒子紹洪嗣紹洪卒州將吳昌岌起而代昌岌卒弟昌文嗣昌文殘虐不有衆迫卒而其屬將吳處坪矯知護楊輝枉景碩爭立管内俱亂起驩州剌史丁部領勇善戰率兵悉逐捕者遂自稱大勝王三年傳位子璉璉立七年而宋師平嶺表乃使使貢方物求内附詔授安南都護進封交趾郡王貢歲歲不絶太宗時部領老死立胡璉亦死弟璿嗣尚幼牙將黎桓擅權錮璿幷

食其族而代爲節度使事聞太宗怒發兵步騎自邕欽舟師自廣入進其境歳敗歸帥坐罪誅抵罪而桓歳使使來謝罪求封上春秋高稍厭兵而桓請無已責物盛許之授安南都護進封交趾郡王桓雖得爲服中國者而兵郡邑寇盜剽民居廩食子女萬計詔切責之桓即謝罪真宗立進封南平王尋卒子龍鉞立未封爲弟龍廷所殺即封龍廷爲交趾郡王改名曰至忠復爲大將李公蘊所殺請封封公蘊如至忠進封

南平卒子德政嗣卒子日尊冦欽邕諸州安撫使余靖發兵與占城合而夾攻之乃上表謝爲罷兵尋擊虜占城王僭稱帝國中天子固知之分莫較也卒子乾德嗣卒子陽煥嗣陽煥卒子天祚嗣乾德故側室子奔大理以其兵内不果孝宗朝進封安南國王卒子龍翰嗣卒子昊旵嗣謝表不至輒加恩云卒亡子以女昭聖王國事遂爲夫陳日煚所有日照故福州長樂人謝拜鄉逆識壽寛姿貌而落拓不事家人産殺

人變姓名之安南見國相會應試居首而王交
從窓隙窺而悅因歸之有安南政封國王符元
已破蜀輕兵下大理迺使使招之日照未見强
大狀下使獄破竹束體入而彎之元將怒率精
騎日夜馳抵境大破其守兵乘勝圍國都日照
跳匿海島元盡焚其宮廟發藏貲屠戮其人而
又日照還不得意奏於宋請傳位子威晃宋授
威晃國王而尊為大王元既滅宋威晃懼易名
光昺請降元即故封授之尋卒子日烜嗣元所

以僭攝安南甚苦歲責供巨億不可支而復設
達魯花赤忝其國事日烜意惡未決會元伐占
城假道因發兵拒不前而元鎮南王急擊大破
之復追破國都日烜走清化其弟益稷降元即
拜為安南國王久之瘴暑還師其後軍為日烜
所追多敗死者久之鎮南王復来伐入國都已
而返元兵凡三破國殺獲幾十萬然終不可久
而日烜亦進伐身金人贖罪詔止不伐日烜卒
子日燇嗣日燇卒子日奣嗣日奣卒子日爌嗣

日爌卒日焊嗣日焯卒子日煃嗣為貢歲不乏
然元亦取羈縻而已無所望之 大明洪武二
年、高皇帝既已北定元遺 詔諭海外諸國
而世子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
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六月抵應
天、詔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告諒
往使其國封日煃為安南國王塗金銀印龜紐
詔畧曰咨爾安南國王陳日煃惟乃祖乃父昔
奠茲南土傳之子孫世世克恭臣職以永世祿

朕荷天地之靈肅清夷夏頃以書往報冀咸享
安樂而爾首奉表來賀惓惓勤意深可嘉尚是
用冊爾為安南國王爾尚益茂令猷永為藩輔
欽哉別 賜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
者人文綺二羅一紗二以寧等十月抵國界而
日煃等以下五月先卒弟日熞嗣遣大夫阮汝
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
命先是占城舊羈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迫而
梯衡以益强遂與安南抗日煃數遣兵擊侵敗

之於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旦麻都等告急乞援
安冬十二月壬戌　明翰林院編脩羅復仁禮
部主事張福持　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
南王贈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　上嘉之而
加賜其國使人遷復仁等官是歲　明中書省
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既內附國山川宜有祭
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徹園曰武
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劫曰傑特曰安子曰地
覲曰天養曰神頭曰龍岱曰文瑒曰安復曰卞

山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瀏曰分江六曰
川瀘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歷曰蘊歷曰三帶水
六安石淵曰石龍門曰茲廉曰浪泊曰越裳究
曰九德究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
等以王日熞卒來告哀請　命上素服御西華
門見遣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
林唐臣持　詔封日熞為安南國王四年二月
侍讀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事唐仁還自安
南夫日熞遣阮汝亮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於

道是歲冬日熞兄叔明殺日熞自立五年二月
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禮部已受表將入
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熞今叔
明何也白尚書詰使者得其故奏上　上怒曰
島夷何狡獪如此卻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
使譯應昂等奉表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昂為叔
明言日熞寔病死叔明遜於野國人請立之
上曰日熞死爾國人當為服叔明且以前王印
視事俟能鎮撫人民恭順無闕更議之仍　賜

應昂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
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老授政弟端許之叔明
既已授端政然實自專制八年端來貢九年復
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
年　賜陳端上尊文綺既至端已死叔明更署
弟煒代國事十一年遣使謝　恩貢馴象方物
且來告端喪　詔賜煒文綺紗羅中使陳能弔
祭端十二年二月禮部尚書朱夢炎奏定遣使
安南相見禮凡使者抵境先報王遣人郊迎設

香案王府正堂龍門置公館王率寮屬至館
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者立龍亭左王
與僚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抗禮居
左王居右時安南占城雖以 詔故罷兵而
安南疆吏為寇剽占城不已 上詔責叔明畧
曰書不云乎毋為亂首爾國與占城搆兵十餘
年朕未覩是非所在然以社稷為博剽椎焚遺
男女不得耕織朕兼愛海外元元甚愍之往者
　詔諭爾等使寢戈紓忿爾寔不奉 詔陽

解陰搆毋乃首亂違書戒哉春秋列侯國無慮
百數相繼迸殄無他背君好戰二者已爾爾其
鑒之二十年九月 明皇帝萬壽節煒遣使獻
誕馬三十 詔荅幣帛有差久之德明卒二十
六年陳煒為國相黎一元幽城外天陽坊卅兵
月弑之立德明子日焜立國事一元德明猶也
季犛二十六年 明詔安南國弑君不道絕朝
貢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毋得納使者
二十九年正月日焜遣使以德明喪來告 上詔

禮部臣曰叔明弑日煃而有其國今一元又弑
陳煒矣更弔慰之是與亂賊厚也勿許時日焜
又遣兵取思明府地三十年正月 明遣行人
陳誠呂讓諭還地久不決誠讓貽書日焜使者
不佞爭 主上明命久未決無以復 主上也
使者今援古証今析利覹害以告執事在後漢
時徵側叛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經內外界唐虞
五管之一宋始自樹然乾德寇邊郭逵討之擒
僞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

桄榔之地降元初有天下爾先王光炳首稱臣
脩質追日烜嗣改操於是世祖來討爾日烜蒙
荊棘竄島浮舶城郭宗社人民幾盡日燇鑒前
失祈命于元且曰向者天賜辱臨小國迎送止
祿州懼冒侵越之罪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
以北地不在爾國明矣今爾國乃越淵脫險如
鰲慶遠而盡有之將乘元末亂解隙僥倖而得
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故屬
安南不言所以始也無乃為大言誑我耶抑王

懼以侵地得罪強自飾耶　主上神聖不計王前罪乃計王飾罪耶其孰圖之日烜復書辯不已且遣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沉檀香百斤誠等却之日烜曰𧹞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尉佗以彈丸黑子地與彊漢抗是賈禍也賈受重賂分諸子是賈利也王以尉佗自處固耳乃欲陸賈我乎日烜無以難更咨戶部曰伏見上司為思明府奏侵占地遣行人陳誠呂讓至下國令還之下國竊惟丘溫如嶅慶淵脫五縣自

昔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無爽而洞登乃淵縣之地　天使往來去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於憑祥界坡羅惟閑今思明人乃謂下國於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孱也夫立站者意以為圖得其地耶地舊屬我又何俟圖夫所以建室舍者蓋上司有把截過界之命稍截便吏宿耳已乃復撤何預於侵又謂寇時大軍二次捕交回軍設永平寨置軍填責發交人助粮竊攻元帥二次來伐多不利歸史

雖諱不議然至鎮南主剆曰王在內傍關賊寇大集以過歸師王遂由準巴縣趣盃州間道出觀此則軍勢可知歸路夏辨豈有回軍永平而設寨以守又責交人助粮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侵占其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計銅柱初立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年陵谷遷變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同其役雖於伯顏將州信耶又謂因前王宮失於申明作襲收職畫

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為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識古事乃在廣成耶下國與思明接境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田土殺掠人民牛畜下國僻在荒裔無所告愬思明狃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此下國固畏罪自反不暇何敢有侵占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爾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必不敢付之思明　然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愬焉敢

遣罪誠等還　上召群臣議或以其抗　命當
討　上曰蠻夷相爭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當取
禍耳毋動久之國相季犛復弑日焜而立其子
胡登自稱同太上皇　明建文君即位使使者
來朝貢方物五年　太宗皇帝自燕起遣　諭
安南諸國永樂元年胡登遣使賀即位别貢方
物其辭曰昔我前王日煃首倡群服輸饗　先
帝先帝是以嘉惠下國貢賜之使絡繹南北無
絕不幸日煃死喪支庶零洗無可嗣者臣胡登

不佞以陳氏甥為衆推迫理國事且四年矣徼
幸　聖化四疆謐宇家頗人給然未嘗一位號
無以供事上及主祀卒下也　天朝幸哀憐之
下表禮部議安南絕遠多詐難信宜遣使廉察
之　詔可是月行人楊渤等持節　諭其陪臣
耆老曰得胡登奏欲就封者果陳氏甥否陳氏
得無絕否爾國人誠欲戴之否得别有簒殺之
故否其悉心以答毋誑秋八月分賜諸番王文
綺紗羅諸物安南以行人呂讓丘智往十二月

行人楊渤還以耆老臣僚表上與登表合遂詔
封是月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登安南國王
二年六月遣使者奉表謝　恩詔還思明府侵
地八月更　敕安南王胡登曰適者占城奏爾
攻掠彼地剽人畜蕩廬舍又邀奪貢道逼與冠
服印章使隸屬甚非遵奉　一統之義思明府
臣来言爾奪其西平祿州永平寨此中國疆土
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無赦是月安南故
臣裴伯耆詣　闕告急曰臣事陳氏祖父皆執

政大夫女又親屬也臣故少得左右陳王既長
為武節侯陳渴真裨將統兵填東海三十二年
臣代渴真將而奸臣黎季犛弒主簒位屠戮勛
賢族者無慮百數臣聞變勢不能抗棄軍遁海
島附番舶得至此臣兄弟妻子肉季犛之几久
矣季犛乃故[illegible]暴使國耄子世任心膂叨竊榮
寵[illegible]者亦貴倖[illegible]旦得志遂覆陳宗擅易姓
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登僞號改元大逆無道
陛下念陳氏忠順孝號憫此無告遍施吊伐臣

得肴努前驅壽血草野以報陳氏足也　上令
有司給衣食踰數日而老撾宣慰使綠歹遣前
安南王陳天平来朝奏曰臣故安南王烜嫡孫
也先王奉事　大國無敢虧傳至臣煒號臣黎
季犛當國擅作威福臣煒稍裁抑之便反刃向
煒而立其子顒顒即日焜也亡何更弒顒而立
其子㷆尚在襁褓中更弒之而自立其子蒼為
大僕皇帝臣先被黜在外僅得免他子孫近者
誅夷盡矣臣方欲集兵討慨復而季犛猝来捻

君皇出䜌鏑問道抵老撾始得覲　闕廷也夫
興滅繼絕　陛下之大恩也陳氏之遺燼得少
然者臣之大幸也　上引見賜第居與裴伯耆
處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出天平示
之使者識故主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而裴伯
耆以大義責之不能對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
李錡行人王樞切責安南國王登令具實首罪
安南兵寇明寧遠州掠吏士數百千去五月安
南王登遣使臣阮景眞等隨謝罪曰臣父子實

陳氏甥以彼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國人舉爾
屬臣耳臣飭賦率妻子竭力作奉上國之不暇
疇敢抗天平其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
領足矣祿州諸寨地已退還臣俯伏俟　命詠
之宥之惟　陛下大度於是　上悅遣行人聶
聡往為約十一月聡還胡登附表謝仍迎天平
上于是勅廣西副揔兵黄中呂毅將兵五千送
天平歸國封胡登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
平　陛辭　賜羅紗鈔甚厚四年二月中毅以

兵送天平至丘温登遣陪臣黄晦卿等候稟餼
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欣
躍中問晦卿登不至何也曰登踴躍俟　命而
天使儼然辱臨之敢不至第不幸有霜露之疾
匍匐前道以俟中遣騎覘之無所見而迎者壺
漿續於路遂前度隘留雞陵折芹站山路險峻
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忽大呼伏發刼天平鼓
噪振山谷且十餘萬人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已
斷賊遥拜且曰遠夷何敢勞王師天平實疏遠

求人眩　聖聽欲滅我胡氏我幸得殺之以誑
天子中等歸上状　天子大怒遂决意興師討
安南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請行許之仍
敕雲南捴兵西平侯沐晟練甲士以蜀兵八萬
益之七月戊子朔祭嶽鎮海瀆神以出師告辛
卯　命成國公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晟為左
副將軍新城侯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
左叅將雲陽侯陳旭為右叅將兵部尚書陳洽
叅賛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寛指揮僉事朱能等

為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毛八冊朱廣指揮僉
事王恕等為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麟王玉
指揮使商鵬等為横海將軍都督僉事呂毅都
指揮同知朱榮江浩僉事方政等為鷹揚將軍
都指揮朱榮金銘吴旺指揮劉塔等為驍騎將
軍發京衛浙江湖廣三廣雲貴四川諸衛步騎
於師及土舍達官奔命共八十萬人討安南能
輔兵由廣西憑祥進兵入坡壘雞陵度富良江
晟兵由雲南蒙自路入別　敕古城王巴的
賴以國兵擾其境十月成國公能卒于軍輔為
征夷將軍是月將軍輔發平祥渡坡壘開令都
督同知韓觀以廣西兵運餉修道伐木繕橋梁
出遊兵偵賊鷹揚將軍毅等前哨攻隘留關取
之敗賊三萬衆留兵守輔移檄數季犛父子二
十罪度關軍容整肅秋毫無犯民悦降者相繼
驃騎將軍榮等取雞陵關復敗賊三萬衆得軍
資器械無算次日輔度雞陵諜芹站兩傍皆有
伏遣呂毅黄中以兵捜捕之賊遯遂哨昌江市

遂浮橋築堡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北
而大將自芹站西折至新福遣驃騎柴往約沐
衆兩進三帶州偽僉都鄧原南策人莫遼莫遠
等來見輔言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洮滝冨良海
潮希麻牢諸江自固緣江樹柵築土城綿亘九
百餘里盡發諸府州縣民二萬守之又於富良
江南崖置椿水中盡取戰艦列橋内都守備嚴
輔刻象馬陣凡水陸號七百萬我師自新福移
營三帶州造舟爲進取十二月副將軍晟李宣

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將軍蒯遵
參將陳旭會晟濟師驃騎榮等大破賊於嘉林
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舟師與朱榮應而自
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柵皆逼水不可上惟
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賊設陷穽下設重壕
壕內外布簽刺輔處分部定夜四鼓遣都督黃
中等御枚舁攻具過重壕至西南城下以雲梯
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衆蟻趨上賊不支遂下
師隨入賊又城內巷戰驅象前輔以畫獅蒙馬

神機砲翼而前象披靡走賊大潰殺其帥梁民
獻蔡伯樂鹵獲人象無筭賊棄西都走五年正
月朔將軍輔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困
枚普賴二山萬劫江斬首三萬七千餘級獲偽
圍副工部曲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踰兩月輔
乘次鹹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大敗之蒙艨
艟百艘殺其將阮子仁等首級擒黃世罔百餘
人皆誅之遂窮追季犛父子至悶海口地下濕
不宜駐乃詳爲還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

賊果來躡輔回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亙十餘里
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輔與諸將奮擊大敗
之斬偽翊衛將軍十餘萬級江水為赤乘勝追
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偽吏部尚
書范見覽等降季犛等走又安輔遣都督柳升
前追之得舟三百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獨
詗得季犛所前格之縛送升軍李保七等十人
又擒季犛諸子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
等獲黎蒼等于永盎海口高望山安南平輔等

露布獻俘　闕下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偽大
虞國主黎蒼偽衛國大王黎澄偽梁國王黎澂
偽新興郡王黎注賊孫偽太子黎芮偽郡嗣王
黎滷偽郡亞王黎蒄幼孫五郎賊弟偽唐林郡
王黎季貔賊姪偽公黎原晉偽侯黎子綽賊姪
孫偽侯黎叔林黎伯駿黎廷燀黎廷爌賊將偽
護軍國子祭酒黎景琦偽侯伯將軍陳湯夢范
六材等二十五人　上御正殿面詰季犛父子
頫首請死下之獄先是　上勅輔訪求陳氏後

封之輔上言陳氏已絶無可繼者乞郡縣其地詔可立交趾都指揮使司以呂毅黃中掌之布政按察二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等為布政使以下官有差前来歸附裴伯耆為按察副使凡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洲又安順化府十五衛十千戶所二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十地東西相距一千六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獲

蠻人二百八萬七千有奇粮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合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餘舟八十六百七十七艘兵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件 制詔太宰大司馬新城侯輔功最大西平侯炎之其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賜金幣冠服晟殺十之一都督升封安遠伯黃中呂毅得贖罪餘手捕黎季犛及蒼者授三品官有差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肯事黎季犛而[illegible]別既從下安南為別將頗有功矣

定知 上雅不欲復陳氏後還待 命頗與故所親陳希葛約竄行至與化州說群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至萬餘益南合慈廉蠻行剽下大堂應平石宣諸州邑勢轉盛遂自稱大越上皇改元興慶陳希葛為太保郡公八月鎮守尚書黃福来告急 上命發郡邑兵四萬征南將軍黔國公晟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軍 詔降肴待以不死十二月黔國公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左叅政劉昱皆死之

七年大發兵復拜英國公輔為征夷將軍黔國公晟為副將軍八月大破賊於鹹子關獲舟四百艘尋又敗賊盧渡江又敗之於大平海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擴季擴者蠻人奸黠自云陳王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擴別據地稍遠 明兵而 明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分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從江中行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卒趨地冊合美底簡定望兒震恐潛行之民皆弃馬走吉利柵

深山內大索捕執定并其將相陳希葛阮汝勵
等送京師磔於市八年正月英國公逐捕其黨
阮師擒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獲偽將軍范支
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是月
天子勞苦征夷將軍久暴師役　召還朝於是
英國公上言簡定固伏誅而陳季擴及其部陳
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潘季祐各率兵掎
角相援未即下演州清化諸鎮適被殘而又塞
神投福成江口道請多留兵付沐晟期盡賊乃

已　詔曰善其以征夷將軍麾下並晟五月晟
進擊破季擴等於靈長海口斬首三千十一月
季擴使使上表請降　詔以為交阯布政使陳
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
察副使趣之任然季擴實詐言緩師兵耳不復
肯之任而掠如故　詔英國公復往會討之破
賊於月常江殺溺者幾二萬十年八月復大破
賊於神投海擒偽頭衛大將軍鄧汝戲等數千
人悉磔之十月其少保潘季祐適可富山乞降

輔承制季祐以按察副使理乂安而其將仰陳
敏阮士勢等相繼降矣十一年十二月英國公
輔等復大破賊於愛子江昆傳山躁殲其衆陣
斬偽少尉阮山等十二年五月獲季擴及其太
傅阮師等送京師戮於市行賞宴南征將士
賜英國公輔黔國公晟金五百鈔二萬錠帛絹
各五十餘有差亡何黎季犛釋自獄充戍廣西
而季犛子蒼澄各以善兵器用累官俱至工部
尚書為別賜姓名豐城侯李彬以將軍鎮交阯

定歲貢翁萬杷翠羽萬箇十六年正月豐城侯
上言清化巡檢黎利叛利故王季擴臣也善戰
挾計數為金吾將軍來降授巡檢而因人心不
大德明故遂反行剽郡邑自稱平定王拜弟石
相國陵恭都督豐城侯使參將朱廣等討捕頗
獲首六百餘而利剽如故十八年四月左參政
馮貴右參政侯保與戰俱敗績死之二十二年
七月　仁宗皇帝即位遣中官山壽諭降授清
化府是月都指揮陳忠敗死利攻茶籠郡守琴

彭堅守不下洪熙元年七月　宣宗皇帝即位
詔參將陳智發兵救之智逗遛不即救茶籠潰
琴彭戰死時宣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雲南
寧遠州紅衣賊出刼掠勢盛甚皆遙受利節度
宣德元年二月參將智與都督方政等進擊利
於茶籠州大敗歸四月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
為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為參將發步騎十餘萬
討利尚書陳洽參軍事陳智方政削官爵白衣
隸軍中自效九月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

黎利弟善攖廣威州都指揮袁亮指揮王冕司
廣陶森輔等禦賊偽為敗者走亮追之渡河伏
發亮被執森輔歿吏士陷者五百餘冕廣僅以
餘兵歸坐失陷大將徵十一月黎善衆數十萬
來攻交阯城分三道俱拒却之成山侯通於是
悉兵出擊善參將瑛別率兵大破賊於清威至
石室合通俱抵應天駐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多
伏宜姑斥堠持重擇便通不從麾衆渡天雨且
泥濘人馬擠伏不能列而伏群起衝盪軍遂大

敗㪚死者二三萬人尚書洽亦與焉黎利時在
乂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沮
陰遣人許為利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黎氏
其吏民悉出城赴關獨清化守羅通謂指揮何
忠曰吾守此數賊恨深矣出賊尾而掩之必覆
先帥非　君命而欲賣城賊乎不可違與賊戰
敗之十二月成山侯通来告急以太子太傅安
遠侯柳升為征虜副將軍保定伯梁銘又副之
都督崔聚為參將凡步騎七萬人太傅黔國公

晟為征南副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為
左右副將軍發滇兵討之師行遣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李慶參軍事二年二月黎利来攻城
急而成山侯日夜訓精兵五千出不意猝擊利
大破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太監黎秘黎
太尉少尉正督同督而下萬餘級利皇懼不能
軍棄走諸將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決賊
得以暇樹柵立塞掘壕塹修器械四出攻掠未
幾賊勢復張三江圍丘溫都指揮孫聚拒破之詔

發四川湖廣諸省兵四萬五千人益征南征虜兩將軍四月利以八萬人破昌江中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死之五月黎利來乞和成山侯通等以聞其年九月安遠侯升等至交阯隘留關黎利偽為其国人書詣軍門乞立陳氏後升不啓封奏聞　上而趣兵進破關隘大小數十如無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鎮夷關保定伯銘尚書慶俱坐癱暑病寢劇礼部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纍日不得休囿罷矣而少斥堠不據險握重而欲急発卒如敵伏何慶力疾以語升〻唯〻抵倒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〻壞陷泥淖伏兵起升中刃死是夕梁銘以驚死李慶又死崔聚圍宿將然倉卒不復能約束吏士而吏士又新喪元帥沮且懼過昌江賊卒衆陣來衝師遂潰聚與史安陳鏞俱被執不屈死之七萬人無遺者成山侯謀知升敗益懼更啗利請和棄交趾而教利行求得陳氏它族屬者為立為請　上意亦憂南方事

遣朝請大臣而顧英公輔白交阯棄衡輔曰安遠成山侯非將也而少發兵少發兵不足以制敵臣請出征以一年擒利　上嘿然退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奇榮計兵力非能加　太宗時也　太宗三下交南中國士馬物故幾萬轉饋度支大小費七十億得城三百餘而亡尺寸之利十餘年間叛者四五起今縱或勝平利後竟非我有也乃許之利奉表進代身金人及向所掠都督等萬三千八百九十一人馬騾千二百疋成山侯輙引還至京以擅矯制下獄當斬贖為庶人三年五月行在禮部右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勘實還黎利使〻言陳暠者正月病死無後諸為陳氏後者悉絶臣利謹守封疆候〻命詔更遣汝敬往切責利俾更訪實以聞又賞中國人無隱是月利圍廣原州判□蕳色新圍守不下四月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且奏言陳氏子孫實已盡絶所喪吏士兵器家屬悉四成山侯師還之矣臣利有女九歲於□

兵中失之後乃知為中官馬騏進充宮婢 陛
下幸既以赦臣罪歸此女臣仰戴恩德萬死無
二六年五月利遣使何粟等入貢兼請封六月
遣行在禮部右侍郎張敞右通政徐琦持詔利
權署安南國事六年二月利使阮文狗等附敞
琦謝弁貢金銀器皿方物九年利卒子麟嗣麟
卒子濬嗣亡何濬庶長兄琮因會酖殺濬自立
使来告哀乞封 英宗天順四年遣通政叅議
尹旻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琮而會王濬弟灝率

衆討誅琮事聞詔停旻豫行而以五年 命翰
林侍讀學士錢溥攺授册灝初有國耻屈下欲
殺所以見使臣禮溥先為書貽之往復甚苦乃
定 憲宗成化七年王灝侵占城十七年復侵
老撾来告急 上諭之曰朕代天理物不忍兩
國横罹兵禍其已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 皇
太子出閣遣太子洗馬梁儲 賜詔其王使隨
入貢謝恩 武宗立遣修撰倫文叙等 賜詔
正德三年其王暉復使使来貢方物十年國相

陳暠等作亂弒暉國人立暉兄譓而暠率衆據
諒山諸府地譓累有表貢及乞師討暠不得達
而會其都指揮莫登庸降譓登庸者蛋人也勇
而善戰繇武舉累遷隸暠以罪奔譓大喜用為
宣陽叅将将而與陳暠戰大破殺暠還進封川
伯時國将鄭綏阮洪裕者世臣也坐争權不相
睦罷歸登庸多齎遺金瑶賂王譓所親信文臣
曰王知國所以弱争在世臣植黨而市勝王不
若拔寒賤有大将畧者任之王譓遂任登庸既

已任則與所厚謀夜率兵逼圍王宮王譓間行
得脫至清華嘉靖二年 今皇帝遣編修孫承
恩等以 即位告不得達而登庸遂立黎氏疎
屬黶為王已相之易號令練兵積粟國人不復
曉黎氏矣尋娶黶母已又鴆殺黶而立已子方
瀛仍冒黶名氏僭號曰統元凡王譓兩遣使来
請兵俱為登庸慕取不得進亡何王譓卒世子
寧立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跳之海陽
據延洪下洪荊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悉發

兵二十餘萬起鄭綏將而炎圍海陽一月登庸固守不下而別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擣都門寧錯愕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及張世子旗盃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壞散奔久之寧後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帥郭遼鶴使襲寧復大敗九年登庸僭稱太上皇帝子方瀛為國大王改號曰大正拜其腹心臣裴緒為丞相填海陽武護為西軍都督鎮山西阮如桂為北軍都督鎮京北阮如驪為南都督

杜世卿軍為東軍都督俱鎮山南阮亖為總太監鎮河北太監阮世恩中軍都督楊金鐮兵部范嘉謨禮部尚書阮時雍共執朝政十六年

明皇太子生　詔遣使告禮部尚書言前往諭不達究所由未報　詔促報而世子寧閼道使陪臣鄭惟獠來乞師而宣光總兵使武文淵左都督黃明哲等各據地請內應當是時　委予銳意討登庸群臣諫不聽亡何登庸使所親杜文莊來覘我師獲之文莊言方瀛都黎王故京有精兵肆萬人戰象百舞象百馬五百匹舟五百艘而登庸出鎮都無城四圍鉄力木作排栅兵可五萬人象馬及舟如前而又言登庸六十餘矣騎捷不施銜勒所有國士十八黎王僅得清華數郡藉占城援耳嘗使其大帥譚百步以兵二萬來討大敗失百餘艘而去詔下文莊獄而使兩廣滇蜀諸鎮整兵待登庸聞之懼使使以地圖人民籍來獻請委國附然實無意特緩我師耳詔不許拜咸寧侯仇鸞為征夷將軍

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事得專生殺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兼征夷副將軍兵部侍郎蔡經以二廣兵合征南將黔國公沐朝輔以雲南兵合凡三十萬人壓境登庸來言願得束身自投請決死尚書伯溫與左參政翁萬達計令兵食非能加我　太宗時也不許而深入勝則可萬一負當壞散不振為中國耻遂開軍門見之解縛待以禮而彼此俱盛戒不得發登庸上表進代身金人贖罪仍請封詔拜為安南都紋秩

二品銀印兵遂罷歸尚書伯溫等以功進秩而
登庸遂急於篡黎王矣登庸死子方瀛嗣貢不
絕

論曰西南夷君長以計數安南為最鉅地瓲中
國得十一户口得十二漢覧九郡後共賦稅出
力比於中土馬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皆自
奮勵起為將相有聲至宋始棄以畀其酋然猶
授王官質子貢物饒富不敢妄異同也宋弱漸
以恩寵縻其逸彼益驕不復覲中國大矣元得

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欲脩漢舊累發兵伐
之三四入國都終靡要領當是時東南吏士物
故者十餘萬轉漕饋餉之費不可貲計更遣使
好喻數彼巧撫厚幣陽餌而陰羈焉大都之闕
庭終不可望其世子之跡迨 明太宗文皇帝
𢧵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偽王伏斧鑕 闕
下畫經界置吏受約束吏樂夷俗畏恐朋法峻
旋叛雖得屬圖版之末二十餘年大司農量得
褎什而不當一耳 宣皇帝難用兵采楊士奇
楊榮議罷之南土稍息宥然交州均迄今云洪
武時傅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郡大理古六詔唐
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今彬彬然內
郡無慮矣用兵等耳豈善後之策異耶非耶國
家地羸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析然去漢唐
時闊矣建議者非不斬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
役興獨 主上銳而群尼之此豈偷佚忘大執
善理疾者必先究吭領要害而餘功建於肢節
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

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
有大盜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
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
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
宋非失策也吳國而後宋可伐也

竊先生此紀甚備甚晰直欲以接太史公之西南夷云